

癸未孟冬述於瀋水

我之宗教政治

雪航趙克善著



俠丐子步關福堂肖像



像肖善克趙航雪者述著

全書大義

樹立博愛人類

合理生活

純公正義和平

統一世界

全書要點

提倡公明國境、免互慘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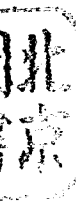
仁風普遍、光照無遺。

德化種族一心、大同團結。

清賊洗腦、覺別私爲。

我之宗教政治宣言

世間人事，亂源而不清者。弊在腦穢私貪，遂無涯之欲浪。以致天下紛紛，永無寧靜之日。巧取爲治，盜以精奇。治之益工，賊私愈妙。達於今日之禍者，悉數不免於今日之禍。是以老聃曰：絕聖棄智，盜賊無有。彼所抨擊者，盜名偽聖，欺世狡智，以禍天下。非絕棄其自私自利，排棄裸體生活，拯民救世之靈智。耶蘇曰：變賣一切，毫不私藏，雪世無穢，以息爭端也。私身，私家，私國，私主義。忍嗜殺人而圖利權者，皆在耶穌變賣，老聃絕棄之類。私身，弊起於肉體單位而外侵，有碍他人之生活。私家，弊起於情欲團結而外侵，有碍社會之生活。私國，弊起於部落種族而外侵，有碍天下安定之生活。私主義，弊起於黨派濶大而外侵，僞宜催眠，有碍完璞之生活。嗟乎，狂風巨浪，世戰不息，弊在於盜賊數多，而尙私爲也。華屋美食，係我人類農工之汗而滴成，虛榮富貴，係我人類農工之血而結成。英雄千古，係我人類農工之骨而堆成。何我人類爲虎作倀，不學農工之益世。而慕賊世之殺人。嗚乎農工，蠢似牛馬，慙作以菟食。不如虎豹豺狼狡，而食肉也。所以老聃，悲世賊增，贊揚古風。騎牛遁隱，返其天真，此私身之士，無補於人類，啓後世之盲從。蘇秦說趙，光輝門第，張樂設飲，父母郊迎，此私家之士，無補於人類，啓後世之橫貪。商鞅變法，以苛強秦，併吞列國。而霸天下。此私國之士，無補於人類，啓後世之屠夷。歐風東漸，主義繁生。拿蒂斯，法其斯，馬克斯。慘殺過當，不如林肯，大放黑奴。赫瓦斯已弛禁，原子炸彈又重出。巨禍期臨，人將自滅。盲從利權，私欲之職者，空逐幻景於無窮。借其有上智之靈覺，而昧行下愚之實在。嗟乎，以我人類微末日需，終身肉體有限生活。易於文德情感，宗教解決而不爲。瘋狂武力，屠殺之征伐。噫嘻哀哉，酷自相殘，互無公愛。不至地球焦，而不止也。私愛我身，私愛我家，私愛我國，私愛我主義。深深沉醉謬於私



獵之愛者，紛爭碎裂完整之寶輿。何如速醒，公愛天下，大塊所有一切之人類。是以雪航趙克善，爲世界和平，著述我之宗教政治。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建天國，築樂園，實現人間。行增產，革空談，榜樣新生。農工携手，勞資合璧。不分種族，集德大同。竭我群策羣力，盡忠人類。解決列國，所有貧富，多教之痛苦，完成大家快樂，一切之生活。是我全書純真，篤誠工作，主要目的，誓願之宣言。

子步，關福堂，脊序，

奔踉絕塵，時逢伯樂。功立非常，斯馳士展。不平則鳴，物所必有。貧富無爭，世所難能。觀鳥獸之相慘，可知人類之戰端。察鷄犬之爭食，既悉動物之生存。侵襲攻守，莫不爲之肉體自衛。况人爲萬物之靈，超諸一切。智愚雖殊，競食無異。而且猶有名疆利鎖，愛河欲海無涯之私弊。僞樹善職，展其賊勢。巧立主義，擴其盜世狂大之淫欲。禽獸食爭，屆時有記。人類欲爭，物填無盡。弱肉強食，互爲噬吞。智者自動以發切，愚者被動，趨共轍前而軋斃，血流深深，悲慘觸目。循環報復，期無止境。嗟我人類，麻醉名利，甚於蜂腰纏足式之腦。數遯凶禽猛獸，億萬倍之慘者，皆不悟也。以民生日用之有限，而盲逐於愛河欲海，賊私虛渺之無窮。造成世間，奸狡叢生，忠誠毀滅。輪迴不已，地無淨土。是以歷代聖賢，苦心弭亂。垂教立切，德音救世。維護人類，博愛以公。無如年深失本，反爲釀成儒釋道耶穌等教。形形色色，變幻脫化。多數爲徒，盜名賊飾。以致殺機大起，愈演愈烈。積於今日之極，遂至種絕而後已。每讀老冊，剖解世病之源。欽其脈理精微，盡善盡美。惜無醫病之方良藥之救。玄於空談，無補於人類。余也貧寒，世交已絕。未料氣同，而靈感相應。忽聞雪航趙克普先生，所著柳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悟言宗旨，詳考筆述。剔清私愛，集德大同。邦無中外樂園公業。始爲清洗蜂腰纏足式之機腦，終以德化部落酋長犄角之私爭。農工携手，勞資合璧。人無倚賴，各奔榮食。文替武平，弭亂侵攻，貧富良安，智愚適切。便夫狡詐，不敢妄貪，生其私念之偏心。雖不能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著作。以其發善貶惡，闡明新生。剔私集公，光顯弊革。實可作我人類，迷津指路，渡世寶筏。尤能醒彼部落酋長私愛之執，修爲公愛天下大同所有一切之人。余偵雪航趙克普先生，屢受惡私打擊，飽嘗滋味。品學兼優，俗視斯弛。清潔自操，息影蓬廬。雖處貧寒交加

，乞食不飽之際。無忘其人類，應盡之義務。幾經歲月，完成彼之宗教政治。在其最危險時期，在偽滿鐵路範圍以內，搜殺活埋，仇視槍斃，思想犯之間，坦然工作，絲毫無恙。豈不是天道恢恢，神愛世人！無棄生靈之救數。尤其奇者，十五年前，既絕同寅名利之邀。固窮而今，不言苦狀。六十衰翁，精神殊旺。甘願裸體生活，犧牲一切。今世大亂，實因人罕坦白。先生性如賽雪欺霜，白而太白。可謂義人之至，奇而特奇。無愧克善雪航，名次，救世之行也。大哉其言，壯哉其作。余慚學寡力棉，景仰於斯。不自揣量，聊以管見蚊負之助。深望

列國，無私愛之。

君子，博學大雅，英雄偉人，爲福是輔。以便造成人類大同天國，耶穌民生之樂園。實余資枯力竭，向我世人感禱泣血忠告之序。

旨在戊子孟春序於濟水

復活耶穌民生·德化世界和平。

逕啓者，雪航趙克善言。洪水滔天，方舟腐沉。茫茫巨劫，坐視待斃。嗟我基督信徒，空分

聖靈，一無其救世之責。麻醉神迷，無補於人類。嘉禾蝕侵，有碍樂園之新生。嗚乎，盜耶穌道，而啗賊食。僞徒起舞，弊竇叢生。陰霾遮我神光，魍魎掀然跳躍。神迷之覺，有悞民生。以致崇力擴大，戰端不息。燃起卡爾馬克思學說，特爲殊輿。列國紛紛內亂，莫不與之僞徒對峙。狂風巨浪，全球震蕩。殺氣騰騰，世人爲之恐怖。血流殷殷，天地爲之悽暗。強者擬以武功，征服一切。弱者俯首貼耳，唯命是從。一方菌瀰種佈，滋其各國之中潰。一方收買同情，窃備利刃之武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蓄意極端，禍近燃眉。嗟乎，原子炸彈，尙堪幾試耶。而且積極研求殺人之器，必有超乎原子炸彈億倍之慘者。互爲孽演，各懷報復。期至於人類，自行屠夷而後已。當今列國所有人類，咸爲祈禱和平，皆顯彰顯耶穌之仁政。迄今一千九百四十八年，而無一日耶穌博愛和平之效者。是我人類欲令智渾，羣失耶穌民生博愛之大牧。腦機知濁，盲戀私貪。根錯絲毫，謬差萬里。民生也有涯，而逐於無涯；安有和平之日哉。是以雪航趙克善，身充善丐。在於乞食不飽之中，著述我之宗教政治。神農洗腦，德化大同。復活耶穌民生，收降馬克思學說。不以武力，而行仁道。農工携手，勞資合璧。朗耀天下，貧富相宜。覺我人類，集德太平。全書已經脫稿，字約三十餘萬。罕力印刷，泣貸無門。爲我人類請求列國，所有

賢哲，碩學大雅，仁人君子，以及

宗教家，資本家，有志和平於人類者。大發慈悲，資助完成。貢獻於世界，實爲人類大同和平之瞻祝。如蒙

惠顧，祈

駕辱臨。陋室面談，

檢閱爲荷。

六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小南門外音徹半街二二五號大聲巷

在未研究本書前之所必讀

溯考文字用意之起始，以代結繩而記事實。綴字成句，集句揮文。是我中國民族，遺錄史冊，載知興衰。中骨碑銘，格言良箴。通於古今，不亞親目。斟酌損益，警惕後人。使夫當道，采諸善政。剔滯時弊，匡佐社會。漸漸體態變幻，花樣翻新。詩詞歌賦，駢散策論。於是東方士子，競其文彩新舊之鳴。華麗鮮美，名隆價高。染於空談，而弛實作。滅世生產，時尚虛榮。幸遇權勢者，耀彼俗間富貴。與世無補，反禍同類。生逢不辰者，窘於形狀難堪。皓首窮經，頑石其堅。率性篤誠，而行文字儒道之學士。甚至於餓斃，有碍其生活。嗚乎哀哉，原以文字利益於人類，未料人類反被文字愚弄之累矣。然而陰陽循環，運轉於無窮。矛刺盾撞，損益適切於世人之意。大凡物體，有利必有害，有害亦必有利。盈虛消長，文字利害何能逃乎，物理之外。究實文字爲用，輔助人類之公益。其功能，在於傳達意思，記載事物，解決時間與空間之限制而已。悲我世人，多以寶貴之腦力，迷陷於雕琢之詞藻。嗟我儒林，文龍之錦繡，又多被蠻野凶猛盜賊權勢富貴所淫役。於是獨夫胤秦，橫吞列國，嚴法制定。書同文車同軌，律爲一致。秦雖亡於法苛民怨，而有大功於我族者，文字之統一。是以人多言殊，地廣產異。風俗複雜，偏重奇特。營私利己，情多猜妬。勢如散沙，破壞逞雄。自相慘害，無顧耻格。慢云內鬪結而外擴充，侵略異族之疆土。閱我史節，無不兄弟忿爭，以閹將爲光榮。察其禦侮毫無自衛固守之可能。噫嘻悲哉，漢奸走狗，奴媚賊勢。國亡族滅，難移其私己利權之心。以世間軍政各項觀之，我族已早爲之境外蠻貊夷狄而盡滅。豈能存在於今日而有如是種繁廣大之國哉。詳察我族民多地濶，久遠堅實逾於金剛而不破者，在我文字大同之精神。任其有何種力量，擊之而不碎。至於大浸稽天而不溺莫之能傷所以漢族民居之區域屢被似虎豹強橫者之鯨吞。無不宜賓奪主奴役我之

先人。然而似虎豹強橫鯨吞之侵入者，莫不被其奴役之主，大同文字精神，醜夷其虎豹強橫鯨吞之資。可見文字化力，優烈於武功，遠且大矣哉。邇來維新之君子，倡革文字，時尚西樂。節用字母，廢棄祖蹟。嗚乎殆哉，以我中國數千年之精華，突然自毀而自伐之。擇其雅奏，而變狄音。堅逾金剛不滅祖遺文字之至寶，遽為根株而自族夷。絃斷輻紊，聲雜軌亂。誠恐新誌難成，舊跡斷喪迨盡。畫虎類犬，知醜已晚。武焉而不精，文焉又不詳。試問我族，除其祖遺文字精神外。再以何種技術，可能自保而能自衛。國防與科學，勿用我云，咸能感覺而知之。果而革我固有之文字，與生活政體毫無補助力，與種族大有崩潰之勢。以良好烈競之時間，虛擲於無益。費盡寶貴之腦汁，空為自銷歿。奇學士子，復又紛紛，較論文體，新與舊簡與繁矣。語文相辯，互為攻擊，各鳴所長，爭其優劣之點。語體注意普及多數，以便下層民衆之廣識。文體重心簡錄易述，利於史冊典章之短載。斯文與言體態之變幻，固無新舊字義罕有之甄別，字如故也，事迹猶如昔，毫無人類公益之新思。文雖白話，等於腐朽之陳迹。字如故也，專述穢弊革，輝展人類適切之生活。文雖古鄙，逾於白話之新鮮。果能利於人類生活適切之漸進，句劣辭拙不可云其為腐。感想益於世界和平之幸福，無論白話與文體，皆可曰之其維新。無需乎雕琢之詞藻，何在乎體態之形容。是以思想新，而能實踐有益，文雖舊吾亦謂之新。思想舊而履穢穢之陳濁，文雖新吾亦謂之腐。今世需要本係昔日舊文字，而思想藝術，又無新闢人類，生活政體適切之佳境。只知變而用幾句，語體白話文，即已為之新。無乃愚者盲從，智者亦可哂矣。我之宗教政治一書，重心之點，在於人類集德公益。樞要之機，踐於良好世界模範。願我天下所有至道之賢哲，豪慈慧力，建築人類大樂園。尤盼我之世界所有人類，擇善從簡，減私增公。速為猛醒，勿再虛耗光陰，清談文字之玄空。費盡寶貴腦汁，辯論文詞新舊之優劣。注意之點，宜重於至世人類一心導和平，謀幸福，積極益衆於民生。斯雪航趙克善，愚言之貢獻。為我人類祈求天下所有，

仁人君子，熱心救世，解決民生。能想出適切生活政體之大家。

原宥我之濁思，志誠團結而輔助。尤爲希望。

覺光朗照，增刪謬述，期達人類生活久遠之和平。再有曷言賞世，擴大參考者。世人皆慕科學發明之精奇，而不知彼之神力尙未大通也。空飛水游，始啓拙劣之技。原子炸彈，不過微塵之巧。天道恢恢，至要無窮。人之神氣通也，無所不能。摘星換斗，隨便轉移。利用日光，暫以科化。碎此地球，造以更新。成毀如意，有無適中。身軀雖小，而神氣至大。集空間之妙有，運神力之幻製，一切諸物之無，成其諸物之有。一切諸物之有，亦可毀其諸物之無。故曰神道通，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即耶穌之聖靈，釋迦之佛性，莊老之真宰。三家之慧覺，名雖云異，而理論實屬一致也。於是釋迦信徒談空，莊老弟子言玄。次則誦治，孔孟謀爲，人事之生涯，玄空奧妙，講其無爲出世法。偏於寂靜，有碍人類互助生活之工作。誦治尊王，宜其貴賤治世法。近於諛諂，有啓大盜藉口嗜殺之爭端。趨於寂靜者身滅，因其玄空虛渺。逐於諛諂者世亂，因其王道霸術。厭其身累而喜自滅者，佛絕入道之世教也。崇其高祿而喜自尊者，儒起爭端之世教也。醜已弭亂，爲天下先。舍身作則，爲元首倡。無貪佛成，而醒盜爭。不治他人，樂園大同。所爭者自苦，爲首者殉公。退殺止爭，莫如耶穌救世法。純而無私，博愛殊牧是以雪航趙克善，著述我之宗教政治。神農工作，衣食住三種真藥洗腦。維持身軀，極達耶穌民生，肅清邪症，期登最後神通斐然天堂之覺路也。

我之宗教政治序

十

世間大亂之源人類不知咎己之過。釋迦所言無我莊周亦云無己。李耳尤語，患在吾身。耶穌曾說，人有原罪。先知先覺，各同名異而理實同。罪孽集於本身而禍天下者，因其肉欲擴大而作惡也。果能認清耶穌裸體生活精神無偽之自愛。人必無所謂貪，竭力公德於世界，自然積極向善，以競天堂。樂園築於民間，人類始能和平。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節。所以云，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克善深思此節，血染十字，殉於人道。雪世不平者，方够耶穌信徒。盜名欺世，而求富貴。妄談聖經，厚顏鮮耻者，悉數不結好果之樹。就應砍下，丟在火裡。有毒果樹，盡行根誅，世界必定永久太平。靈性無滓，覺光朗耀。惡濁之物，唯身而已。天性本無私，肉體情欲迫之以爲私。情因羽黨自衛，以色相召。喜怒哀懼愛惡，眼耳舌鼻身意。種種團結，濁大其賊欲。時時仇視，擊滅其本身所有，純潔之天性。欲海無涯難填其可。類國防之徵兵，精不厭多。是以有我身軀骨肉族戚之環境，積極策之不得不私然。設使肉體無需食衛罕私情願。人人皆可云，無私禍之害。君子殉名而爭留芳百世。究其原動力，莫不藉資於衣食。設如絕其糧服，虧其精神。雖有志者，無力爭其名。小人殉利而爭，遺莫萬年。審其滅性理，無非爲之吃穿。設如絕其衣食，虧其精神。雖有志者，無能爭其利。衣食任三者，果能以善法適當解決。世間必無小人，皆成君子。否則，生活日需，維持身軀。吸風不飽，絕食乏衛。誠恐世間亦無君子，悉數迫成小人矣。仲尼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失之不去也。子路不悅佛肝召往。仲尼曰，吾豈菟瓜也哉，焉能繫之而不食憶其周遊列國，講道說仁。岌岌乎絕糧，未終於

陳。素王行道如斯，猶爲不免於食。庸俗之世人，尙何言哉。是以君子不容於世，因其義不苟取。卞隨，卞光，伯夷，叔齊，彭咸，申屠狄，徐衍，等。耻於彼時穢濁，死而留其遺迹者。憤其賊智，盜名欺世。惡其無故，被詐僞之臭薰，表明極厭濁貴穢痕，以死洗之而昭自雪也。

嗟彼昔日才懷救世，率性克念純粹無名之君子。未及施其善展，而身軀先行餓斃者，爲數不知凡幾。期草猶待秋實，君子中道崩折。黑白未分，芳臭不顯。哀彼餓斃固窮純粹無名之君子，曾期草之不如。詳偵世亂之源，崇尙多僞。賓主顛倒，芳臭星移。窃名盜利之徒，腦滿腸肥。虛榮時享之輩，而遺詐僞之迹。世皆認其賊智行之是，無論其賊世爲之非。悼彼昔日餓斃固窮純粹無名之君子，又不如賊智禍世之小人遺其僞芳矣。於斯世人咸謂君子餓斃之愚，皆頌僞聖英雄嗜殺之能也。嗚乎，何怪天下之人鬪鬪頑頑逐學穢君子，而嗜小人之僻食。雖有良教法誅世亂終無窮期。當今列國紛爭戰鬪無非爲之民生。私人貪而無厭，不過爲之衣食。是以禽獸爲食力展，知衛肉體之生存。極於腦節之禽獸，尙有情慮之食爭。何況人腦複雜，除其生活外，餘有多量之構思，管夷吾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又云，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足見動物以食爲先，政治以食爲礎。聖無食。不能成其聖。國無食，不能爲其政。民無食，不能維持其廉耻。食之關係一切，重且大矣哉。始於食者，各個生活。達於輔者，集團生活。至於爭者，私利生活。道於德者，公益生活。洪荒遊牧，部落酋長，王霸帝制，民主共產，極於大同。時時變遷，步步緊張。權勢功勳，私利公益，暴虐仁德，過激合衆。層層幕演處處對抗。財閥利己貪而無厭，迫於貧富仇殺。帝制專橫，奢泰淫侈，不免崩潰自斃。一黨獨裁，無異帝政。多黨思亂，樹立爭衡。於是黨弊叢生，虛設僞宜，履其迹者學搗亂。過激禍起，慘殺日烈，失政意者順其噴。宗教麻醉，默禱誦經，不知自咎孽作之賊食。奸商剝蝕，乘機盜利行同鼠穴之潰隄。至於土豪劣紳市井無賴咸悉禍人之巨尤。農工蝗生，罕智藏脫。馬克斯覩此

機緣，竭其噴恨之力，注射清血藥針。志在農工風起盡掃而滅之。誅賊思，剽鼠盜，減輕農工之負擔。倒階級，斃智慧，行其赤焰之一色。毒世催眠，烈逾瘋狂。慘殺過當，破壞尤甚。嗟我今世迷信學說之蠱蕩，甚於昔日迷信鬼神之盲從。克善目視狂迷之孟浪，不忍絨默之我思。緣是筆述言宣，盡我愚慮之誠。人類莫不求善，鑑在腦力之甄別。學說貢獻，力行奉祭。大善虐於速進，勢必驅於多數之民爲惡矣。須知潮流過度，必經之途徑。應悉時代支配者之痛苦，切於被支配者之重負。是以有德者宜行力之所當爲，雖慘死而無憾。耶穌被釘，厚愛仇敵。種灑苗生，增其方舟而濟世。釋迦支解，無嘔賊虐。因植果成，施其寶筏而普渡。耶穌釋迦，悲世人之惡爲。志在宗善多多團結，勿需抵抗而惡自滅。博訪周咨，虛懷采納。集天下賢哲之才思，誠恐難期完善之政道。今之剛愎者，欲以一二人武斷之學說，支配全世界所有一切之人類。蚊負巨嶽，力必不達。種族雜齊，地勢產殊。性質既異，寒熱怎可同衣。行馬克斯主義，又加之以暴力。搗毀慘殺，政施極端。富者爲先銷滅貧者歸終自斃。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謙遜恭讓，深恐識有不逮。是其不恥於下問，始成至聖先師之大道。老聃見世人之習狡，穢欲之濃厚。曰，絕聖棄智，盜賊無有。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彼之道德似全牛。今之昧者徇一毫。可晒竊之者，如得至寶。以爲世間，鮮有高其價。於是耀其一毫之知，欲塞天下世人多數之慧覺。愚輩過甚決其行途難以久遠。雪航趙克善，現狀極窘蓋罕數巧。足無立錫，食罕日飽。非官非吏，尤非巨商財閥。六十衰翁，有何可求。屈近殺期，死不足懼。類既不同官更財閥，決無私袒鼠盜之權勢。子可學侍於側曰，以我父之智慧果似彼之時豈續營私利。相信吾父，決不致於饑寒如斯。克善驟然而響曰，彼之富貴者日愈懼，我之貧賤者日愈樂也。窮則不失我道，通則達善天下。窮亦樂，通亦樂矣。耶穌負其天使之任，克善盡我匹夫之責。志於此殺，醒我世人。生於今時，甚於昔日洪水之際。適宜救世之方舟，寶筏而拯溺。曰富曰貧，貧富

仇殺。天生之人，各有用。不宜仇殺，極應調和，知互助。曰有曰無，有無破壞。造成之物，不可毀，在於良知能利用。式舊刷新，物廢更生。糞極儲穢，人人厭惡。着作肥料，植物欣欣。敏捷似人，尤易良教之感動。何爲苦自，五大屠殺，物悉搗毀。宜思破壞易，而建設難。破壞互殺，盲爲自戕無冤無仇之民。徵後有點良心者，極應互審，物與人皆受劇烈之傷。嬰兒體弱識昧，急於成丁之用則必斃。春禾初生漸漸迅於拔苗之長則必枯。今日中國之民識，何常不然。乏材之際，在於良工之斟酌。罕木之築適應公輸之巧，因陋就簡，物顯有益。趨輕趨熱，目的期爽。是以克善，疾喚世間多數麻醉，與施狂風驟雨革新之人物，速即反省。禍近燃眉，尤當急悟。速止狂風迅掃，急醒麻醉沉睡。善應團結，不宜再遲。潮憶昔日僞滿鐵蹄蹂躪，被倭活埋之民，不知量數。試觀今日同胞，自相慘害，破壞殺之區，不知有幾。國際地位墜落，民族聲價減色。况且引異類而夷自族，不思大恥之可悲。果而不悟，我族之子孫，從斯無噍類。凡有血氣思安，愛家愛國，愛種愛族之士，莫不仰天推心而泣血者也。克善悲世人之不悟，腦海之私爭。不但中國民族之愚昧而且世界列國各種民族之腦海，悉數倚米清楚。現在蘇美敵對論衡，莫不言其公德公益。冠冕堂皇，皆合乎世間人類之心理。考其工作，皆係醉翁之意。一方蠱惑愚昧，苗撒鄰國之自潰。一方救濟貧弱賑飢各國之歸向。究其雙方之陰謀，又莫不志在於主義，權達寶輿之統一。可笑類於部落今世之小列國，多數盲於內亂，私爭其本國小小酋長。勇猛互殺，不亞太古曠野之稱雄。稽其背景之實力，非充蘇之走狗，即作美之傀儡。各自得意洋洋，不思將來族滅之可畏。嗟我列國之小英雄，自驅其民族，悉數作蘇美獨狗而不悟。哀哉腦汁微清者，決不爲也。寡識者，注意武力以爭衡。殊智者，潤大文教而化之。是我漢族，始終罕逞其武。史載數亡，戰無不北。卒獲最後之勝利者，依我文化侵人之異族。現代世殊，種族競幻今非昔比，尤宜注意。腦應清洗，目光遠放。主義統一，輿圖色變。尙不知深思遠備，盲爲私迷目前蝸角之利爭。鹿

各有份，在於志者之獵逐。惜我列國之民族，舍卸世界大同之鹿而不顧。盲從黨惑，醉於附庸依人作嫁。執戈內戰，井底之蛙，不知有滄海之大也。或曰鹿死誰手，抑被富強之捉。吾曰，非也。鹿果有知，必投於德厚之懷，豈在國之大小強弱哉。孔孟力罕，時鏗萬代。逞武功者悉數不免於自斃矣。是以克善疾呼同胞，注意德化，擴充大宗。緣斯不才，窘於乞食不飽環境之中。著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名曰，我之宗教政治。無虧世人比例之平等，世人必守秩序之安寧。以德不以兵，無畏門爭之烈競。以公不以私，何患天下之不平。宗教國際情感，努力各人之職責。以真無以偽，普照黑暗狡詐不生。以功無以勢，緊要作爲，證以力質。父不徇情於其子，子無依賴於其父。夫不敢虐於其妻，妻無虛耗於其夫。崇尚各個之廉恥，根絕鮮芥之侵犯。五爲敬仰，忠孝節義。彼此烈爭，宗教道德。融化疆域之群雄，自知類醜力爲解放其新領區。情感列國之元首，悟其割據，摧殘人類之裂痕。穢穢肅清，大盜源殲。屍丘血泊，從斯盡掃寧潔。勞資互輔，經營增產。齊心努力，期達耶穌民生。勞働者有勞働之代價，資本家有資本之榮顯。民生適當，紛爭自息。中國雖舊，唯德維新。西歐各國，無不競其科學以勝利。東亞中國，宜着大德而化一。設如我中華民族，志善團結。無分畛域，極積首倡工作。普達良農良工，大成我之世界。以神農之行去行，力爲增產。以耶穌之心爲心，方卅普渡。宗教我之民族，人人能悟，志於天使之任。竭盡善腦，與天下所有之人類謀幸福。度彼天下所有之人類，必定筆述言宣，模仿樂從，篤誠率土來歸。斯匹夫盡盡義務，愚思之貢獻。敬待天下利民之賢哲，集竭慧力而大成。極樂可達，天國可登。使夫狡智者，不敢謀其私利之爭。雪航趙克善，尤爲我全世界，所有一切人類組織適宜生活馨芳禱祝之序。

大盜源穢序

國風行異，世俗相軋，造成人類之紛爭。彼遠此近，是非辯論，激起世界之慘殺。歷代英雄，鼎革維新，無非爲之貧富貴賤階級不平。參差優劣，羨慕妬恨，演出多數極烈主義學說。莊周曰天下大亂自堯舜始言啓湯武之私。黨結僞宣，盜源大闢。勢逾猛獸，間食同類。以致列國紛紛戰鬪，爲其少數私人利權之竊據。互相侵襲，悉數以良民作芻狗。嗟我整幅輿圖，裂成多數龜文。足證屠毒世人禍起部落疆域之因，匪團盜結，競殺良善之民。東亞西歐，勢如一轍。愈演愈厲，至於今日之極者。羣失耶穌大牧，弛於愛羊之責。愛羊云何，宜爲設法——豺狼。揭示賊隱，昭告迷羊。惜我世人，多被盜賊利祿薰誘，習以爲是。任其虎豹豺狼橫吞，無以爲非。類於東亞婦女纏足，風行中國楚愛細腰，俗達四歐斲喪身殘喪以爲榮。今日殺人之盜，戕世之賊，無異昔日婦女纏足縛腰之腦。教育提倡，唯恐不甚；風行顯耀，莫榮其光。嗚乎，世人既知足不可纏，腰不可縛。爲何不悟，殺人之利器，積極研究進步耶。晉之者曰，萬惡社會何其善人。數宰雪航趙克善曰，社會無惡惡在入腦。源源賊思，無期可了。是以著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喚醒信徒，人人負起牧羊之責。昭告天下似我耶穌坦白犧牲，大公無私之愛。身作模範，競築樂園。腦海肅清，大盜源穢。使夫忠君愛國民族之腦力，擴大愛其天下所有一切之人類，革其羨慕英雄之意念，幻成羨慕耶穌之良心。果能以此工作，何患世界不即和平。謹遵上帝愛我世人，以爲洗腦全書之序。

注 意

十六

本書著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爲便利讀者，明瞭起見。特分世類，篇目章法。良善信條，文言組織，內容區別。敬請讀者擇暇。

青覽，以便研求人類之補益尤希。

博學大雅仁人君子，

慈悲翻謬，勿吝

教言爲荷。

一 原述文字，理論事實，絕言妄誕。人物始終，難脫復元之化。

二 附言各項，鐵證有無，審醒是非。反省人事悟諸正軌。

三 篇章區別，物理名人，切言。時弊政治方術，宜作前車之鑑。

四 參核史載，篤誠狡詐歸終自審。難逃神範，指人不悟，嗟而疾呼。

五 古今事跡，私迷盲愛。諄諄忠諫，權衡利判。

六 神農工作洗腦，集思廣益，復活耶穌民生。道築樂園，潤達世界，衆志神通。

七 人間樂園，競登天國。

神農洗腦，不亞方舟濟世。

一 帝國民族，腦洗，保險其子孫綿長，宗廟久饗。

二 王者，民族，腦洗，保險天下無敵，傾心向服。

- 三 霸者，民族，腦洗，保險萬國來朝，不用武力。
- 四 共和，民族，腦洗，保險才德無遺，勿爭自得。
- 五 赤化，民族，腦洗，保險人類適意，悉無仇殺。
- 六 聯邦，民族，腦洗，保險泰然新生，同登豐潤。
- 七 資本，民族，腦洗，保險工潮自息，根絕赤禍。
- 八 英雄，俊傑，腦洗，保險名垂萬代，榮列聖賢。
- 九 文士，腦洗，公德天下，望尊無疆。
- 十 武將，腦洗，戰勝攻取，何須軍需。
- 十一 宗教，腦洗，公德利布，檢節空談。
- 十二 富豪，腦洗，財產無憂，永世可保。
- 十三 貧民，腦洗，齊肩富貴，光前裕後。
- 十四 父子，腦洗，慈誠孝篤，有補無累。
- 十五 夫妻，腦洗，互娛真愛，有利無害。
- 十六 仁人，腦洗，熱血蒸蒸，奮修公約。
- 十七 君子，腦洗，同情共鳴，平無遺憾。
- 十八 博碩，腦洗，光大覺域，多造方舟。
- 十九 大雅，腦洗，霖雨蒼生，普濟甘露。
- 二十 各界，人士，悉數腦洗，樂園築成，天國，實現於人間。
- 二十一 列國民族，腦洗無遺，世界化一，賽奧實達椰菜。

神農工作洗腦目錄

我之宗教政治宣言

子步關福堂資序

復活耶穌民生德化世界和平

在未研究本書前之所必讀

我之宗教政治序

大盜源穢序

(特)犧牲篇我爲人類誓願自臭

穢黨世典別開生路

原世審盜判諸公論

與蔣主席夫人書

克善糧絕乞陳鳳崗書

利害攸關衆宜審慎

神農會基督教民生

(甲)競德庸人類奮鬥濟惡向善

醫世簡言

觀妙

克善曰道

靈波

識透英風

寒夫

宗覺知惑

素僧

賽書黨競

築基

嗟悼齊殉

識函

(乙) 哲內篇善原惡萌覺域生僞

性欲鑑別

隱翁

僧無佛心

原情

道背莊老

寓義

耶穌喟然

世病

孔孟被盜

溯本

(丙) 法外篇聖治紊始慘殺日甚

堯舜愛子

剖與

伊尹病

欲厲

姜尙奮展

遲達

周公盡孝

厭患

管蔡殉忠

主義

(丁) 狡智篇物質歸原循環有理

鄭伯孽周

知變

坑滿焚書

德興

范增悞項

謬根

韓信瘋迷

識疾

張良投函

人害

蕭何疔疽

色幻

新莽學聖

閃光

魏武初忠

欲爲

肅魯忠偏

忠恥

武侯爲誰

私公

壯繆春秋

貴適

唐李黨慘

慎言

儒膽韓愈

良益

宋趙欺孤

世鑑

儒政荊公

妬癖

秦檜忍時

識較

佗胃螳臂

誅奸

武穆冤忠

國函

成吉思汗

盜騙

耶律楚材

常軌

英武元章

知禍

劉基失算

國風

仁聖光緒

時逆

南海純白

腦別

任公背信

釋義

洪憲彰顯

復始

總理民生

民學

實業劉坦

善濟

志剛果慘

福愚

克善妻嫂

神達

耀弔奇報

猶魚

印度甘地

原神

法國拿破崙

人禍

日本廣田弘毅

廉潔

義國馬可尼

黨害

(已) 大道篇曙光日透漸輝寶輿

英國余卿愛爾

宗覺筆錄

義國哥倫布

弭禍

美國哥納義

篤行

美國魯吉委勒

善談

美國查普曼約翰

勵德

悲慟帝王

風得

可憐財閥

無隱

苦兒私利

實證

國哉人禍

農德

家也哉窟

親追

盲殉愚貪

利產

窮納無盈

革教

神農工作復活耶蘇

解答

耶蘇復活德化兵災

息磨

神農大笑英雄猛醒

祈祝

修正公約朝化眈域

狡應

東西標典競善懸殊

優劣

競獻血疆公酌仁區

譽毀

良善振奮世界仁興

天使

公德護法國際神兵

大成

神農史觀爲民新生

聖經

演說洗腦清愚易風

(庚) 覺域篇新闢仁軌德以大道

陳情國際息戰和平

約章二十二

(辛) 公約篇誓篤信條天國競登

信條十七

應當力勉烈爭工作

極宜耻革人群禍害

我之宗教政治戒律(樂園天國)

(王) 樂園篇無憂無慮共娛醒悟覺

醒世漫圖

須知才力寓於困奮 (禍因惡積勢如瀑布)

覺我世人非神莫能

雪航言易

醒悟覺歌

濟水隱翁簡歷

(癸) 實錄篇以害爲利時風正熾

倭立僞滿慘殺屠異

祭趙司成文

李又生代賦悼詩

村錄因果

賽我內戰藉題宣諍

呈杜魯門書

與慧生劉啓智書

附錄狡賊劉啓智復函二件

與陳鳳岡書

(殊) 工作篇埋頭苦幹謹戒狡言

極可耻的敗類說而不作

最宜敬的民族作而不說

與司徒雷登書

復呈美國總統書

嗟我徒腐敵特賊斃

正奸不諱國何以立

與英國皇帝喬治書

再與司徒雷登書

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函

與羊來華特使魏德邁

否泰循環

與陳鳳岡書

賞善罰惡無須神判

遂鹿大同天下歸仁

遙祭張寅采先生文

與天業書社函

醒劉啓智書

(特)犧牲篇我爲人類誓願自臭

穢薰世典別開生路

惡莫大於盜名，善莫過於無私。盜名者賊行僞宜，沽譽藻飾以釣天下。大則禍全世，小則害地方。世亂之源，盜名者多。國際之禍水，人類之公敵也。無私者勞怨自任，舍身穢己，以利天下。世間不寧，無私者寡。大則潤寶輿，小則輔一家。國際之平治，人類之救星也。禍全世者，帝王餘孽，盜

名之私爭。潤竇與者，耶穌信使，舍身之德行。帝王餘孽，多競芳而納世，莫不爲之權利，耶穌信使，多舍身而救世，莫不爲之賊戕。雪航趙克善，誓願舍身穢已，裸體著述，革芳教育，以臭黨黨。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明知禍速於揭隱，敵衆而殺身。獨以穢力，謬轉多芳，名顯世毀，身備賊戕。尤願天下所有賢達，集爲團結研究我之臭料。身殺譽穢，始遂吾之志向。是以人競芳而我逐臭，黨黨世典別開生路。竭誠愚誠之濁篤，以遺天下之臭感禱我天下之 哲博。勿以黨爲尤則幸矣。

原世審盜判諸公論

氣始唯一，妙在茫茫無涯之太虛。無所不生，無所不化。任其萬物如何變幻，勢必難脫於此項大自然。無以名之，強名之曰上帝。滓始凝給水土楮圓，復塵星星之一。動植繁生，難數其名，無以名之強名之曰地，動者爲之菌，植者爲之物。動者之最靈，自稱之曰人。其餘動植之類，悉數切備人需，上帝厚於人類可謂濃矣，博愛其子可謂至矣。吾人既生於帝，當與是星，同食於是土。吾云不宜謬分畛域彼此厚薄，主義戰爭之慘殺，尤宜醒悟利那期間，人生互慰之快樂，應知寰球之中皆兄弟也。帝與萬物爲其子需，籌備周而且至。只求其子守份安良，互相友愛。自然是食足衣，無相侵害。則帝所施主義，樂之極矣。豈願自生之兒女，叢起其霸食，私有主義，互爲屠夷哉。天然之地球，類於父之與母，明顯愛我功德，超過肉體生身之娘。其身所生之同胞，不能全體共食於終身。地球利於吾人，可云始終食之不離於其體，人類之私衛，決難勝於此自然。帝之主義博愛於其子，可謂極全之至。彼又豈願出其不肖之子，狼烟暴起私有主義之紛爭哉。人類果能明瞭斯種大同胞，勢必互爲友愛，無分畛域之篤誠。日爲互助而互得利，互爲善感友愛日深。日爲互善，而互慘殺，互爲惡感仇視日深。知雖下愚，亦必識分其去就。是以太古德純，物無相傷。人與萬獸遊，毫無侵害之行。舍哺而熙，鼓

腹而鐸。純真友愛，物無相侵。及至賊聖出，而有天僞。挾公言之大道德，行其小小假仁義，而盜天下利己之大私。屠世屠人，屠其子孫，而不悟。飄海穢生，日濃一日。嗟乎，自神農以下，飄海之清者，唯有一堯，行其天下之大公耳。愛已，愛人，愛君，愛臣，愛子，愛父，愛天下所有一切之庶民。行其大德，無微不至。堯係皇統帝嚳高辛氏之次子，母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產生於丹陵。十二歲佐摯，受封於陶。摯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候廢之，尊堯爲天子，故號陶唐氏。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椽桷不斲，素飴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黍食不毅，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卮，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聖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義立，德博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雪航趙克善曰，唐堯之君訓，坦白善政，如斯明朗。民主共產，尤當如之何，後世蠢於治民，讀史而無媿者。又加之以濁貪，愚戾已甚。何怪芻蕘者，世世之族夷。甲辰六十有一載，是歲洪水爲災。堯問羣臣舉能治水者。四獄學靈堯曰方命圮族，不可用也。嶽曰試，乃可。戒曰，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堯子丹朱不肖，求賢自代。羣臣咸舉，舜替雪航趙克善曰，堯承帝嚳子摯之家天下，不私傳於丹朱。揖讓負民，身居匹夫之舜。讖緯不可用，勉從於獄試，愛臣而明戒，愛子而全宗。愛民讓賢，而免征誅戰端之禍。盡孝道於帝嚳，無懈諸候之廢立。釋迦乘太子而說法，世尊之曰佛。唐堯爲庶民而求賢，世尊之曰聖。彰天下之大公，無爲子私。樸儉身之需要，首爲民倡。佛施善渡，聖竭良政。咸有利於人類者，以其坦白無私，篤誠無僞也。舜則不然，以其父頑母嚚弟愚，倉廩浚井之焚溺。殊顯其大老有心而爲之矣。否則不焚於隰上，勢必淹斃

於井下，何來隧道降落之救哉。父有諍子，不失於令名，舜既智達，而故爲之，陷其父母於不義，吾故曰其父母之惡名，而舜彰之也。僞端開始潔而不純，啓後世賦智之叢生。決其性命之情，而鑿富貴。行其賊義，以盜天下。禹之方術，又爲幻然。嘗薦益於天，避其子於箕山。諸侯不之益，而之啓者僞也。試問薦益於天有何實效。堯讓舜之時也，察其才能咨之要政。試之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攝行天子事。禹不令益攝其實政，而虛薦益於天，狡萌詐顯，欺僞之甚。盜源大開，霸已起始。至於帝相，被污穿所逐。后羿復被寒浞誘烹，澆醜弑帝，后婚媼逃於有仍，虞思妻以二姚，靡盬復辟少康。榜標忠義，光復禹社。扈疇智私，日趨日下。桀以淫虐過度，成湯伐之。放於南巢，三歲死於亭山。桀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紂與妲己，以爲大樂。曰炮烙之刑。醢九候。殺鄂侯，西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乃囚昌於羑里，西伯於斯演易。昌之臣。散宜生，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置我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太顛之巨貝。種種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西伯昌薨，子發戡亂伐紂。殷戰兵北，紂衣寶玉自焚而死。正朔曰周，從此賂爲日展，智逐狡賄。粉飾遮掩，結黨僞宣。干戈大起，芻狗人類。世皆稱湯武之爲聖，以其放桀伐紂，民賴其力而得安然。嗟乎，湯武禍世之賊首，大盜之尤甚耳。匪源於斯生，逆獄以此起。莽卓操之同類，有何望德於人之可稱哉。桀紂暴虐，放之可，逐之可，囚之可，廢之可，誅之亦無不可。庶我人類莫不同情於可者，必能一致。咎桀紂之禍世，屠毒天下之庶民。唯湯武之自取，而又傳之於子孫。伊尹輔之不爲公，姬且翼之確爲私。世人又皆知，唐堯爲聖之善政。而不知感覺，功超一切產聖者之諸侯，廢摯而立賢。同德一心，爲安天下之庶民。惜湯武，上不學廢摯，產聖之諸侯，擇賢而立。中不思廢摯，復興夏社，臣於少康。下亦不如漢之霍光，大將軍廉潔之人格。是以克善，總觀始

末，不敢盲從衆婦之稱也。若論篤誠無偽之色，堯可謂純白，舜微萬於於灰矣。禹爲大幻天藍，湯武變成紫青。周朝以下，穢黑濁臭，何堪言狀。市井無賴，水賊土匪，皆可尊之於九五。稱之以爲聖敬之以爲神。媚其權勢，奴耀俗榮。朱寶盈於左美女聚於右。厚顏自肥，無顧恥格。是以天下囂囂互相侵欺，競爭狡詐慘忍之能所謂無獨不丈夫者，羨慕贊頌，黑心利己，淫奢濃厚，禍世之才力也。老對曰，絕聖棄智盜賊無有。云誅僞聖殲滅賊智，而天下平矣。是以克善無喪世人之朕我，原審盜判諸公論。絕賊念洗偽腦，著述我之宗教政治。博求天下所有至道之賢哲，集思大成。剖解利害，根化賊萌。悉競人類之公德，完整庶民大道適宜之生活。全書主要，以宗教築基，滌心洗滌。懲諫已往，勉求將來。循環有軌，神以確證章法首標以特，尾結以殊。申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東西史選，各名偉義。忠奸舛誤，公私彰顯。以耶以耶穌民生精神，解決列國一切政治。照項條公約，進行大同世界人類適宜之生活。盡忠誠，烈鬪爭，工業農仿森林牧養。種種曠採，一切建築。農工合璧其德，勞資互輔其力。獎勵實作，謹戒空談。血涼者以大德熱誠之感，醒彼愚頑知有自愛之心。豈饜者，以公益，究正之訓，醒彼私貪知有自陷之害。以我中國地大物博，庶民之衆。生活爲艱，貧窶至極者何哉。私貪自害，臨頌德歎也。果能修神農之德行，法唐堯之自愛。上下覺悟。寶輿無外，係乎我之一家。愚智同心，悉負天使之任。貧富情感，衆樂樂園之成。人間天國，何患難登。著耶穌精神，博愛一切。無須灑其苦血可以完整我之宗教政治。和平世界，輝光列國。雪航趙克善哲願爲人類，哀乞天下至德之賢哲。積極團結而大成之。克善即被世人之慘斃，亦無憾矣。

與蔣主席夫人宋書

逕啓者，趙克善言

蒼天所以攸久而不壞者以其容大無忌，納諸一切而不盈。神聖能以永遠而不滅者，以其福民無厭。拯諸水火登樂園。是以耶穌動高紀念，力超武功之上者因其闊大博愛無分畛域彼此之害。亞力山大學破崙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武靈寶輿，英名蓋世。設以救世耶穌之萌創也。是以列國，所有一切之人類。大少靈，亦必登其芻狗人類禍星之黑暗，不如救世天使耶穌之萌創也。是以列國，所有一切之人類。大少敬篤誠崇拜，至於武力之耶穌。未聞列國，所有一切之人類，祈禱亞力山大，拿破崙，成吉思汗，努爾哈赤，之德聲。山河依舊，人歿念殊。烈競相同，陞沉特異。惜彼權力能達者昧於良善萬代之方針。嗚乎哀哉，何其頑謬之深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東北同胞，被偽滿鐵蹄蹂躪戕殺活埋之民無稽黃數。世戰我之勝利，光復漢統朝野歌舞，莫不感頌涕零。噫，狂風暴起，陰霾日濃，嗟我醉而未醒之同胞，沉於異種迷惑，嗔恨而夷自族。破壞慘殺之血，甚於昔日屠我之倭。國際地位墜落，民族聲價減色。凡有血氣，愛國愛家，愛種愛族之士，莫不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搗毀焚擄，鞭策壯丁於戰場，以致生產特減。米珠薪桂，易于析骸。陣亡與餓斃之民，何堪言其計數。幸蒙夫人，仁兼義濟，竭力賑撫。東北難民，得慶重生。施以數十億之巨款，尤復努力募恤。賑員宣達夫人自憐，杯水車薪。堪羨耶穌大牧，復活於東北。分潤之世民，雖處涸轍而猶歡。克善不但為中國同胞慶，尤為世界所有一切人類，遠大輝光之祝也。唯善莫大於桑基，堅固則德久。唯仁莫良於建設，範擴則義濶。馬丁路德，革新宗教。英吉利，藉其贊助，語文足述其達日不落。今世列國逐鹿大同，類於我國昔日之中原。或曰，鹿死誰手。抑云，強大之國，吾曰，非也，鹿果有知，必投於德厚善獵之樛，豈在乎國之大小強弱哉。耶穌降於亡國多年之猶太，博愛仇敵卒達無分畛域之境。仲尼生於區區彈丸之魯地，文化侵入中國多數之異族。不但嫡派馨香祈禱，而且德感其庶歸，無不欣然躬誦歌頌。西彼昔日有國者。期終悉數不免於種族之崩潰。

夫人救濟東北之善舉，庶民歡呼，銘感無既。然而光陰利那，迅於雷掃。爲世遺於久遠之仁迹，莫善速從東北築基入手。積極創立神農會基督教團大永久範圍。救濟機關，悉數改作教會。德化珍域，復沿耶穌民生之大牧。一方布其善道，增產需要。一方生活解決，無慮前途。本國日日新集善競，無畏鬪爭之猛烈。良節時時勉力弊革，何患德教不彰顯。我以蒼天無私，力行耶穌大博愛。爲全世界所有一切人類而犧牲，又何患列國不風從。先行收集避難與貧民，無分男女與國籍。以其農工，勞力成績作股東，募集資本，以其慈善捐助，財力成績作股東。勞働者，除其每日需要外。餘存，按照十分之一，盡蓄股款，以備不時養老自由之慰。慈助者按照期年，生產餘利，十分之二與酌勞。以昭世界，所有慈善之來歸。勞働者，名齊於股東。資本家，輝耀其慈助。勞資互補，貧富互助。烈競各人之工作，愈競而個人愈富。奮鬥公共之道德，愈闢而公德愈增。生活雙能，和平解決，默端自然無由而生。如工業農務，牧養森林，種種曠探資源日闢，德業流遠。利用數學，平一盲目短笛。願乎東北民族之風俗，廣佈神農會基督教之大道。村姬農叟，工商士子，完全導入基督宗教良善信徒。國民皈依佛門者雖多。勢必盡數醒悟，認清耶穌精神，超過純粹，真正救世菩薩。蕪心洗腦，澈底刷新。道達東北全數民族，漸漸普及內地。同胞皆能明瞭，耶穌民生之無畏，咸知負責創造新世紀。再以全中國民族，團結之實力。而救寰與，所有一切之人類。西歐列國，競其科學以專利。東亞中國，宜着大德而化一，行其蒼天攸久之不壞，納諸一切而無盈。作我人類永存之不滅，福民無厭登樂園。試問孰敢破壞阻碍進行，孰即試噴速誠自身族滅。是以克善於乞食不飽環境之中，在奴範僞滿鐵蹄勢力，檢在搜索之際著速我之宗教政治。以我中國不抵抗之仁道，兼善彼競科學術之天下。冒其凶頑極恨思想密偵之期，幸而完成無恙。工作五年，字約三十萬，內容主要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本乎先總理，培植弱小民族，團結一致。尤無抵觸，現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之政體。窃在世亂之來源，在於

人腦思想之發軔。哲理之學說。皆於幻術之催眠。槍斃活理原子炸彈。決難根絕其蔓延。法律政治軍警嚴防，更難克彼之心服。足見世間屍丘血泊，在於無形思想腦力之動機。果能以耶穌救世法，收降馬克斯學說原動力醒我人類悟諸樂函。彰勉世人競登天國。世界雖亂，易於和平。腦機肅清，大盜源殲。中國雖舊唯德維新。宗教鼎革，宜速貢獻於世界，大哉國際無敵。否則人類，穢腦不清，誠恐世類永無寧靜之期矣。至於部落是非觸角之爭，若聞克善，不敢同日而語也。前呈

主席之函，虔邀

青覽，迄今未蒙

示復，切念殊殷。伏思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瀾大世界所有一切之人類。是以克善，不敢緘默我之著述，復陳

夫人之前而救世。稿存於瀋陽市，魏東印書館，經理陳長老手中，敬待集資刷印。所以遲遲不克全書即呈者，克善寄於環境，草稿未能清刷，深為目咎而自嘆。

夫人關懷民瘼，著耶穌心而救東北同胞。果能再以力展善途，一言高呼，即可潤大於天下。倘蒙悲憫今世阿修羅，祈為積極創立神農會基督教。工作洗滌，復活耶穌民生。急拯蒼生出諸地獄，而弭世界列國之大亂。如蒙

資助印刷，祈將半身

玉照一併

頒下，以便詳註全書刷印之首頁。使夫世界所有一切之人類，知為有感天使率領中國民族，悉數可負世界工作之救星。是否有當，謹乞

裁示，齊為人類切盼感禱之至。謹此敬頌

德綏。

克善糧絕乞陳鳳岡書

鳳岡仁兄道鑒。蒙謬

殊愛，良感無既。竊思世界和平，非以神農會工作洗腦，光展基督大牧，收降馬克斯，學說原動力，不爲功。否則不但慘斃世人，恐耶穌信徒，從此亦無噍類矣。內子徐寶潔通過彼有薄田數十畝，情願爲我著述之犧牲歸家出售，盡力補助我之印費。任窮之討，何勝感禱。不料八路進攻，交通破壞，迄今彼去杳然無音。喜極悲來，又爲之悵然嘆息。近被生活窘迫，阻吾文述一切進行。祈

兄分神，再與售紙兩匹。款交遣人，迅速帶回，以涉肩急爲荷。肅此函達，順頌
道安

利害攸關衆宜審慎

今世危險，兩大紛爭，資本與勞働。禍寓慘殺，貧賤與富貴。資本壟斷利權，剝蝕民脂。激成勞働，罷工搗毀。富貴倚勢壓迫，無恤仁漿。激成負富，仇視慘殺。陰霾四佈，不免風狂雨驟。雷霆電掃，終決一派肅清。列國紛紛，諸多吠影盲從。流血殷殷，不知爭之所以。搖旗納喊，無非附庸蘇美。愚爲可憫，瘋實可笑。共產類於周制，井田之法。腐古不堪，以爲新奇。資本類於帝國，專橫之勢。苛徵暴斂，不知反省。二派謬誤。極不相讓。理論難釋，卒必決於武力。嗚呼，科學之戰，尙堪試驗否。以有用之精神，竭耗於凶鬥。以民生之物資，盡銷於自戕。纏足式之惱，極至於今日。設再不清洗，思爲速解放。盲逐三寸金蓮，斲喪之芳艷。恐我人類，屆期無遺而後已。權衡輕重，庸俗知舍取

。斟酌利害，匹夫知去就。惜今兩大主義，識稱先覺，不如庸俗匹夫之知。各走極端，時趨玉碎。何不深思互讓有益。合璧其德，安定民生。競樹模範，勿以武爭。利平天下而無私，公德天下而不毀。利人克己，死而無憾。闢宗教大同之精神，行耶穌良好之德軌。惜我世人，舍善道而不爲，多步攻取軍事之慘殺。狡論是非，亂無期止。主義盾出，互攻有異。息天下之大亂，莫善於宗教。行人事之主義，莫良於耶穌。舍身救世，無非爲全體之人類。設使人人腦海澄清，負此特殊任責。雪航趙克善曰，利絕私愛，名罕人爭。嗟我世人，迷而不悟。自尋悽慘痛苦，歸終皆不免，人世間，地獄生活。詳考列國宗教，崇尚儉守潔淨。虛糜民食，不思節革。以致無神派，馬克斯學說，菌撒賽與，宣演大陸。宗教危險資本恐懼。狂風怒濤，波撻東西。貧民感動，勞工謁試，設無適切之調和，三次世戰，終必難免。嚴防杜塞，武勢威嚇。不但無效，反加倍厲。淫殺破壞，時趨必然。欲此風息，須要平其怨氣。揚湯止沸，不如澈底抽薪。富者宜洗腦，貧者當滌心。勞工可組範，宗教耀新生。四者喚醒，團結起來。建天國，築樂園，彰顯世間，標榜耶穌民生。闢朗路，登天堂，光大神愛，拔諸地獄之苦。目的神達，方舟殊渡。無神派，共產軍，皆必悅服來歸。洗腦水滌心滌，在於工作組織，實證模範之良生。貧也樂，富也樂，勞工樂，宗教尤樂。試觀現在社會工作，足證人類之苦海。貧也懼富也懼勞工懼，宗教更懼。貧慮生活而不安富慮赤禍而夷族。勞慮工資而不盈。宗教深慮，咎也懼富也懼。悽慘黑暗，悉在地獄恐怖之中。資本家，設能將其腦海澄清即可登天國，身達樂園。譬如天下資產，皆歸財閥一人之私有。試問財閥，所得者何。竭盡心血，選擇優劣。經營委託，褒貶獎斥。逐日完全所籌謀者悉爲天下人類之生活。自需餒末，負責甚多。深淵劇痛，尤非尋常人之所能知。然而天下乏識之人，不但無感，反爲妬恨仇視。盜賊破壞，甚至謀殺爾之生命。哂君有創業之智，而不能自保其身，若何腦海不清之甚也。愚矣冤哉。苦矣烈哉勞働者，設能將心滌朗。財奴自累，利多遭禍。衣

食無虧，人生快樂。須知罷工搗毀，諸多破壞。凡我人類，皆受其損。果無資本，創立工廠。貧民勞働，悉數失業。過激極點。同歸於盡。時及醒悟，悔之已晚。双方仁結，義讓利得。因陋就簡，維持世界之安寧。藉資維新，化一列國之德行。今世，所以恐懼不安者，唯一環境之不良，生活激迫而已。果能加入，光大神愛，基督民生。世間一切人類，悉無恐懼。快樂決必超過，私有天下之資產。無神派，應知研求，修補其學光。選用本身之神，以利天下之人。宗教家，當革其空談，無益於世。工作本身之實，以善天下之器。這用得法，光大神愛。朗清腦海，私憾汰盡。使夫，馬克斯共產軍，心悅口服。必然欣躍鳴鼓，解甲來歸。大德之謂宗，善導之謂教。宗教弛僞，天下大亂。是以著述神農洗腦，分清利害，古往今來，以作殷鑑。粗陳組織，建設良範。章法信條，力有不周，敬待天下之賢者。斟酌損益，參考究正。集天下之良慧，善謀天下人類之幸福，為禱。

神農會基督教民生

權利乃天下之大禍。思想為人類之亂源。身家國之傾夷，莫不禍生於權利。亂治平之彰顯，莫不萌發於思想。權利係人類之禍水，無辯護之餘地。思想，關乎人類之利害。有誠否之甄別。為權利之思者，人類之禍也。為公德之思者，人類之福也。以思想而成事實，而成政治。而成國家，而成教材。而成範圍。而成憲章。而成軌道。思想不良，事實惡劣，政治壞國家亂教材腐範圍潰，憲章弛，軌道廢，世界紛爭。戰端不息，人類誦其殃。思想完整，事實良善。政治平，國家治，教材新，範圍擴，憲章興，軌道行，世界和平。戰端不起，人類享其福。思想極善，白玉無瑕莫高於基督。犧牲於本身毫無權利之私。裸體生活，絕萌私欲之念。博愛無偏，大公無私。私利不爭，公德是競。爭也者，爭其公德，為人類之犧牲。流其鮮血，慘死無畏。智者，不敢前，愚者，不為先。非有耶穌，神聖精神

，難負神農會之元首。西歐民族，知有耶穌宗教。而不知神農，完善工作。東亞民族，知有神農食糧，而不知有耶穌，大道之精神。東西隔閡，宗教滯展。以致弛腐，天下大亂。著述神農，以東亞民族爲先鋒，歐美民族作後盾。創神農會，純化東亞維新，淘汰腐守雜亂之思，宣傳認清，食糧原始，撫慰愚昧，公益是競。民族耳鼓，必勇於聽。福地樂登，互爲勵誼。悉爲瞭解神農，食糧之裨益。（東亞民族，最注意者吃飯，）無疑無恐，無厭無憾。然後再輸入耶穌精神於東亞民族腦海，類於良藥糊衣，食多而無厭。撫賊心肝，決無叛理。庶免雜牌，惡疾汎視，神醫始能易於施診。有愛食糖衣良藥之適切，無良藥苦口厭惡之反感。惡症易於化消，邪氣易於自散。否則良藥苦口，雖知良而畏食。邪疾反仇視，大道等於無；神農爲民生之目標，耶穌作良範之師導。悉爲瞭解耶穌，真正之精神。無疑無恐，無厭無憾。合而爲一，篤而無僞。虛其心，實其腹不思亂，不爲盜。不偏不私，無憂無慮。公諸天下之權利，使夫智者不敢私爭。書以宗教爲本，性欲分清。神有鐵證，道義闡明。史載作鑑，醒我貪民公佈約章信條，團給良善民生。組織有法，粗爲略陳。榜作模範公諸世鑑。藥到病除，軀必康寧。大道途坦，神定安靜。或謂藥劑施外，抑云診症謬悞。希我，博學大雅，仁人，君子。慈悲剛正，勿惜，教言，實爲人類救星，克善尤爲感激涕零。切切勿忽爲禱，敬謹宗言。

甲，競德篇，人類奮鬥，濟惡向善。

雪航趙克善。丙戌，仲春，戊子日。

醫世簡言

國風世俗，斲喪自殺。有超過漢族，婦文纏足億萬倍之大害者，而人類無覺焉。贊美獎勵，提倡

唯恐不速。趨向之風日高，殺機之蘊日深。薰染習慣成以爲是。嗚呼，此風不變，互殺無了，斯於自滅。而後已。昔日，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喜怒特異。狙腦不清，因是紛爭。人之謬誤，何嘗不然。爲己者，終歸利人，情願以遭禍。利人者，終必爲己獲福而不作。利無增減，禍福懸殊。狙腦不清，以爭是。人心私昧而逐非。干戈擾攘，歲無寧時。病於腦濁心迷，鑑別力滯，輕重難明之故也。愛國，愛家，愛身，英雄志士，爲己熱誠之愛爲。舍國，舍家，舍身，大隳宗教，神道救世之舍也。舍爲利人，而愛實己。利人日益，獲福愈遠。己日損，期滅必速。循環至理，虛以納實。孔孟利人，以道德仁義。逝久不絕，馨香典祀。桀紂爲己不淫虐殊求。當時不免，名裂身殺。耶穌流血，以利天下。憫愚頑，而愛仇敵。凡我識高人類，莫尊類爲神聖之祈禱。亞力山大，耀武西歐，究竟如何。成吉思汗，雄稱東亞，而今安在。英風腥染，腦濁不清。以致列國紛紛，戰端不息。雄氣蕩蕩，心昧迷深，以致流血滔滔，爲己私爭。年久病成，習爲自然。哀我人業大也，利而不爲。舍聖道以爭雄。嗜於互殺，沉醉不醒。嗟乎，醫天下之腥穢，導世界之和平，非利人而莫能。利人之道，如之何，而後成。曰復活耶穌民生。咸悉上帝，神力庇愛無偏無私。皆知上帝，公諸裁判。無毀無譽。醫活者誰，曰東亞神農。滌心洗腦，卽化世人。觀象觀妙。博愛大同。書以史載，爲前車。利人爲己，鑑定平。全部十二篇，計一百九十一章。希我，博學。大雅，志士，君子。悉爲團結，大發慈悲。共襄斯舉，修正公約。翊達神農工作西行，滌歐私愛之腦，復活耶穌民生東來，洗亞爲己之心。宗教種族，無甄別。德化列國，爲一村。止血雨，降甘露，變腥氣，爲清風。建天國，築樂園，造成世界，神愛新生。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附言〕觀妙

若我世界，所有人類。皆知悅生，而不知慮死，咸知營利，而不知寓害。文士先導，用心費腦，

研求有益於人類之進化。初其父母，嚴策文謀，爲其終身生活，無吝一切之犧牲。聘師教受，履行督促苦至於成人。及其文達氣通，而精神與肉體，悉爲之疲。著書立說，窮究道理。名爲己，而實利人。窘困終身，貧死而後已。是其父母悅之生，實行苦其死。識高之痛，尤非庸俗之所能知。博學，大雅，樂於斯。聖賢，鴻儒，願極枯。武將立功建國，用心費腦，研求有益於勝利之戰略。初練身軀，深學陣術。爲其終身生活，無畏一切之犧牲。歷遊異域，驚寒殺場，苦至於成名。及其勢達權通，而精神與肉體，悉爲之疲。中途無陣，戰不陣亡。勞碌終身，顛險流離。名爲己，而實利人。智大之痛，尤非尋常之所能知。英雄，豪傑，樂於斯。元首，主席，願極枯。資本家，而創實業。開礦，開墾，工廠，牧養。終身役役，迷於私利。經理鹹否，悉心級選。技師優劣，詳爲斟酌。工人勤惰，逐日偵查。微顧不周，資本虧折。經理營私，技師舞弊。風潮蠱惑，罷工搗毀。提心掉膽，腦氣發渾。名爲本身之權利實爲衆人之謀生。擴大惡感，範集仇視。妬怨恨，勢所難免。藏弒盜理之必然。名爲己而實利人。自需之物，本微末。益衆之利，誠潤大。然而反其情心，諸多奇怪之仇視。稍微不慎，產盡身狀。巨業之痛，尤非細民勞動之所能知。資本，實業，樂於斯財奴，利徒願極枯。愚哉，不知觀妙。蠢哉，未識天道。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神之妙，化強硬，恤柔弱。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自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切痛，周時之政。是故耶穌，博愛而下人。舍己以濟世。歐美得其道，而國強。信其神，而種慧。不爲利先，而後人。不爲戰先，而後勝。克己服禮，愛衆愆仇。知佳兵之不詳，首倡弭兵之會。守非戰之條約，不敢爲天下先。行守其下人之道，天下莫能與之爭衡。侵則殆矣。爭哉殆而已矣。

克善曰道

大道始於無涯之自然，世皆稱玄聖之先知。唯無涯之大自然，又何嘗脫乎軌道之長生。無而爲有

謂之道，道之行也莫之能察。此成彼毀無非爲之結合分離。彼往此來，莫不如是垂直傾斜。斯世人之所能知者盈虛消長，量分質合。想像所易明者，實體凝結之滓，輪迴不已。若極至於靈性，昧於幻境而難達者，又何常不然。於是可知滯濁浮沉，天堂地獄之說，非荒唐之無因也。剎那間之色變，景幻無窮。蓋於哲學者，謂之玄空。是以云，薪有盡而火無窮。斯言目之所能見，俗之所能通者。寫實勝於詞藻，科學益於談空。時代之所需要，志士之所當爲者。哲達乎理，科驗乎實。哲科互輔，始能利善於天下，所有一切之人類。孰敢云玄空，杳杳無憑哉。蓋夫神之萌始，原生於道。杳冥虛幻，無所不通之謂神。天道始於無真空玄妙，無所不生之謂道。神有靈乎哉，視之無形，呼之不應。道有名乎哉，空而無窮，難命其名。神固無靈哉，動植物體，皆寓乎神。微生知爲自衛，細植悉爲向榮。果是何物也，神在其中矣。道固無名也，一切聲色，莫不緣乎道生。日月星辰，微塵細菌，道運其形矣。天有軌道，日月星辰不紊。地有軌道，春夏秋冬有準。然而天地有自然，軌道之運行。不如人身之內，寓乎大道，而生神靈。人以智慧，良知良能。可取空中，一切之所有。測星球，悉遠近，神乎大矣哉。雖然科學，如是神通，尙未達於至極。以科學智慧之所知，不過億萬牛之一毛而已。是以空無涯，而物無窮。人之靈光慧覺何有其極。所以不能極於完全透澈，而悉通者，肉體淫欲之私，而滯塞也。設問吾人，身寓之神，究竟以何處而生。曰，父母陰陽相感，運行之人道。以此證明神生乎道矣。是以天道虛空，無所不藏。地道自運，無所不生。至於無量數之恒星，碎如微塵。入道神通，無所不知。靈矣乎哉，內寓之神。天道真空，妙有一切。地道自運，萬物叢生入道神通，靈光浩蕩。緣是聖人，率其天性，運耀其神。知超乎俗，光大乎庸。慧力足能，克其私欲。庸俗則不然，縱欲迷性，貪而無厭。背乎神道，以亂天下也。君子畏神，而自審。克念，而寡欲。終身坦坦，以無禍。小人肆行而無憚。縱欲，而橫貪。逐日戚戚而自斃。苟能似聖以克欲，率性以行道。自然納諸正軌，而不紊

小人肆行無憚，爲所欲爲。慘殺大亂，歸終難逃。神範之自審。禍人禍己，而自滅。太古人稀，裸體完璞。毒虫，猛獸，而不傷。奚以，知其然也。潮地原始，先生萬物，而後生人，理之必然。設如先生人，而後萬物生。想我人類，決無可有活道之理。及其狡智生，而與禽獸爭。進步一層同類相殺。篤誠時也，壽命綿長。狡智生也，慘斃夭亡。完璞之時，熙熙融融，鼓腹而歌。妬詐猶生，干戈始起。日演日厲，刀槍箭戟。機械砲火，光電毒殺。以致於今日之極者，狡智毒謀之禍也。悽慘痛苦，血染寶輿。瘋狂欲迷，互殺日夥。設久肆欲，而不悟，期至於族滅而後已。欲怎克乎哉，莫妙於猛省，是以鄙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以大道，稷設天國。著神農，工築樂園。模範組織，榜樣實觀。啓我人類，光明之性。奮於人道。內寓之神。仁德公輔，期達完璞之性。科學無碍於進展，同登明朗之覺域。光照無遺，同歸於神化。使夫智者不敢私爭，武力弛於用也。

〔附言〕靈波

道易知，而難解。道易明，而難言。道爲何物，尤難形容。云道無物，實有其道。道可道，非常道。世稱老子，之玄妙。穿竇道無非常。所謂非常者，云其無爲治國，大道政體之非常也。吾所謂道。云易知而易明者。極爲淺顯易於瞭解之實。胎，卵，濕，化，一切動物，各有彼之道。花草樹木，五穀雜糧，一切植物，各有彼之道。成。人之身也，上爲食道，下爲糞道。一道不通，其人必斃。道可云極爲鄙淺之實。以鄙淺之實，可達大道，無窮之妙。足見道通則成，不通則敗。天以道生，地以道成。虛空所有，各自有道。極爲虛空之原，皆有道成之始。以鄙淺之實，言達無窮之妙。證而有據，毫無疑也。神生於道，靈生於道，性生於道。然而，靈，靈，性，名云三，而實則一。神，云靈則可。靈，云性，亦可。靈，性，云神，亦無不可。人之生也，有天性，有靈魂，有精神。求實，天性，

靈魂，精神。名雖異而實同。性無不在，生物各有性質。靈無不在，生物各有靈魂。神無不在，生物各有精神。生物無性難活，生物無靈必斃，生物無神則枯矣。性，靈，神，確有實據，非空談之無證也。既有實證矣，宗教則有研究之聲價。愚迷盲從者，無暇論矣。虛實有無，難逃乎神。神之玄妙無外乎道。神道易知，而難解者。冥冥無質，空空無體。緣是愚頑不信，惡盜橫行。慘忍嗜殺，天下大亂。今以人之淺識，能達其形容者，簡而言之。風有波浪，水有波浪，雷有波浪，空中有物質之精華，亦有波浪。無精華之波浪，則大地之植物，絕原不生。性有波浪，靈有波浪，神有波浪，性靈神無波浪，則大地之動物絕原必斃。科學之所能吸取者，物質精華之波浪，或實體內含之原子。至於性靈神，科學決不能驅策駕馭。所能毀壞者，亦不過形體實質之物。性靈神，科學決無，破壞之能力。況彼科學之發明，資藉其本身，性靈波浪玄妙之神。運用得法，確乎神道之達成。果使無神，死軀殞體。決其科學，無識不如極愚，有神之活人矣。然而性靈神，非固定之物。確係活波，息無停流。陰陽運轉，刻刻變幻。奚以知其然也，以一入之神情，即知有無窮之替換。時生時滅，時變時幻。喜也善念生，不知所由來。怒也，惡念起，不知以何原。腦乏靈力，心無定止，識不清楚，身難自主。禍兮福兮，瞬息之間。德行感動在於斯，惡行報應在於斯。吉凶變幻，亦在於斯。諺云神差鬼使，冤魂擾亂。言雖鄙陋，無價。云合乎神，理近乎道。善念生也，性靈神，陽波來矣。惡念起也，性靈神，陰波替矣。善念陽生，惡念陰起。一波一浪一幕一幻善行，者雖遇陰波之毒，必有陽波之解，因其陽多而陰少。惡行者，雖逢陽波之解，必有陰波之攪，因其陰多而陽少。如陰陽電之感觸，陰勝則風狂雨驟陽勝則月朗日輝。然而有輕有重，如水之清濁。大善者，陽波之清也。大惡者，陰波之濁也。清濁，亦有輕重之別。所以善惡，有大小之分也。嗜殺者，必被入殺。甲殺乙，乙既死，而不能殺甲，人皆知也。然而甲決難逃陰波，屠毒之神軌。早晚波及惡行之身，立起惡念而殺之。期之長短，雖無

決定。循環果應。勢必歸原。見某人，而生善緣。見某人而起惡念。千變萬幻，非自己之所能主。窮凶極惡之人，暴虐橫行之賊，即未被其害者，亦盼其速遭天誅，而精神爽快。人心乃天心，天心即神幸也。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欣欣然而樂道矣。

識透英風

溯考人類，史載以來，迄於今日紛爭慘殺，愈演愈甚，歲無寧時者，皆迷於英風催眠之疾也。研讀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足使我淤血澄清，靜鑑諸徵，腦海頓開，神別萬物。醒欲悟性，悉為征誅之非，不如同納大道之軌。天國即時行在人間，樂園當日現於世界。耶穌民生所以遲遲復活，未能普及者，英風傳染疾病之深也。神農工作，清醒英風之迷。復活耶穌民生建，築樂園之域。息戰止殺，無憾退之弊。仁化德服，免過激之爭。法簡意賅，人類易表同情。強弱有補，雨潤公平均沾。智愚無虧，互為竭其力長。公諸天下莫善於斯，謀諸和平莫勝於斯。可學青年寡識，厚於博愛之篤。歲將十上，正逢二次大戰，慘殺過當。迫幼稚於疆場，血肉橫飛。鞭老弱於工作，呻吟餓斃。兇猛甚於熊獅，相慘過於虎豹。憶，人之凶惡，超逾猛獸者何哉，貪欲之驅使也。嗚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天性之表率也。誠能率性以行道，建設公益大樂園，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覺今日之是，悟昨日之非，必不忍同類，以血博慘，醒諸英雄，同競大道，實為人類萬年之福。

〔附言〕 譽夫

趙可學，字寒夫。係雪翁，夫妻年逾不惑，獨生子也。內敏外篤，好學不倦。七歲能文，宋玉風賦，澈底瞭解。八九歲時，愛讀莊老。南華道德。最奇者，在奉天文廟，初級學校時代。相親基督信

徒，子弟同窗。每逢星期，或紀念假日，及雜神廟會，繁華市場。結隊歌頌，力佈基督道。庶民男女，奇觀幼稚。團體講演，所異無師指導。庶民以為特殊，雪翁聞之欣說。因其幼稚，奇特而感動，考察聖經者頭衆。及至十五六歲，鄙視基督徒，偽多真少，云牧師長老，類於方丈監院。佈道員工作，類於僧道沙尼。依佛吃飯，空談無補。信民日增，社會危險。舌及口銳，狡辯日競。況中國，雜牌神亂，無師派多，基督偽徒，數尙稀罕。真徒之數，何堪考周。道德淪亡，國怎能強。民尙狡詐，種怎能良。仇視基督，多為反對。利己心重，滿腦虛榮。談中國之強者，不知恨腐潰敗之悲。教弊不革，道德難興。設以工作為模範，哲理尋神證。那怕他，無神派不從。雜牌神不清。研求有益，於人類。勿為方丈空談，之牧師。實行耶穌大犧牲，貫輸人類之精神。信徒為偽，神農之工作。信徒生活，化成耶穌之裸體。勿類佛教之居士，粉飾外表，自欺而欺神。克繩耶穌，變賣一切。杜塞空談，建築樂園。為行神農之工作，復活耶穌之精神。遼寧省光復後，福音堂長老會議。派趙可學，充外縣佈道員。曹天曰：最可恥者，空吃耶穌，辭謝而不就。宗覺聞之，而大聲疾呼曰：耶穌復活，世界和平。宗覺為人類之高呼，宗覺為人類之祈禱。

宗覺知惑

嗟夫，狡詐多端，殺機起始。盲從靈惑，亂源世間。土智無礙，以成聖賢。下愚不移，而守良規。惟庸俗平常之人，易於變遷。見蠶疾之虫，而厭其俗媚。觀雕角之形，以聽嬰兒之聲。伏狗禦蠱，知防其毒。人為萬物之靈，三才之一。理智不清，不如狗覺之識。望熒惑之星，而棄日月之光。庸俗之遷，不如下愚之守。是以天下驚羈，皆因俗常之蠢動也。吾師雪翁趙克善，著述神農。醫世良箴，喚醒人類，切為求實。勿為盲從，以作籌政之先驅。祈禱世界賢哲，集思而廣益。歡呼列國英雄，

公德以大道。須知狡詐者，有狡詐之報應。凶暴者，有凶暴之結果。如影隨形，絲毫爽不爽。循環之理，實如物質歸原。當考篤誠者，有篤誠之綿長。忠厚者，有忠厚之久遠。天道昭昭，軌行不紊。明顯彰彰，人不自省。古往今來，善惡復始。世人不察，多步凶轍，良可哀也。緣是詳論自然，解釋神迷。宗教改善，有益科學之智慧。文化進展，有補國家之公利。寓義深遠，章法清奇。神農與耶穌工作，非釋道空空無涯之幻夢。東亞與西歐合璧，尤非茫茫無期之神話。論已往人物之興衰，史證可考。語將來禍福之利害，人力能行。核實求真，絕言虛誕。有益人類不鳴妄作。理智有輔於科化，耶穌實活於人間，悲世醒俗，篇篇有據。濟危拯溺，章章可法。吾師雪翁，恥於空言無補。乏實力，而創模範。於是靈澗水之陽，不求聞達。日依連山，以度殘年。息影陋巷，期待大治之化。叩而拜師願從學者，爲數頗夥，悉以婉言謝絕。所畏者，吾族狡詐欺騙，識增畢舉，而禍天下。突來孽緣，劉啓智，誓以身殉。救國濟世，哀憐懇切。纏乞數月，始允義務之教。素僧、黃宗覺、傍藉神光。始承唾餘之末。驚悉，無畏庸俗億萬之譽毀。最怕，有識者，一二之嘲笑。是以蘇格拉底，不恥於市井之棒脊。熙社會，雖多妬恨。卒不失，西方之大害。宗覺慧劣，蒙以高山流水。感師垂青，以德相惠。銘於五內，公益天下，紀以爲念。

(附言)素僧

黃宗覺字素僧。嗜於佛老，悲運極點。岌岌乎，險於自殺。癸未年春季，幸遇雪翁，暗談人生世觀。羽曰誤矣。佛學悲憫易趨迷滅。老學激烈恨隱林泉。於世無補與身有害。宗教之良，莫善基督。益世救人，添識增慧。精神清朗毅於勇爲。公德是奮博愛大同。說雖異而理定同。佛老之徒，日趨銷滅與退化。私重己身混食偷生。善雖同，而競實異。基督之徒日趨積極與新生。舍身救世，奮鬪犧牲。建設天國，工築樂園。佛老厲守，圓寂羽化，以爲極娛之道。基督隨時，維新革展，齊登天堂爲止境。

。一生一滅，上下懸殊。一進一退，行道大異。佛老空玄，演成多數之雜神。基督求資，闡明造物之天主。試觀列國，深信基督教者。文化物質，必超乎雜牌，神教國之上。道德仁義，尤能篤行，無神派國之先。耶穌未曾復活，既有如斯之先顯。耶穌復活實現，尤當如何之美觀，路德馬丁，革舊教而鼎新。基督信徒，始見步展。新教以寬大為懷，漸漸偽徒多而混真。驕而奢極，淫虐日甚，激成馬克斯之學說。勞働風起，農工用武，衝斃權貴，夷族帝尊平分資產，人類肩齊。全球震動，列國恐懼。此幕血劇，偽徒演成。因其自欺，以欺神。欺人，而欺天。資質歸原之果報，類於我國周朝之末代，舌鋒口刃之匪儒。遊說縱橫，簧鼓是非。流言蜚語蠱惑作亂。激成秦始皇，焚書坑儒。岌岌乎，險於儒教之絕種。基督狡偽，欺神之徒；亦類匪儒，應有之慘劫也。然而大劫，係應有循環之結果。儒匪雖坑，而儒道難滅。精神蘊釀，二世不免儒道之夷。今時云耶穌麻醉，辱及聖母馬麗雅。搗毀遺像，甚至焚書。大劫之源來。偽徒之穿造。耶穌大道，真正之精神，決難毀滅。匪儒不抗儒道不興。偽徒不死，耶穌不活。儒道之興者，秦始皇活埋，焚書之力也。耶穌之活者，馬克斯夷族偽徒之力也。不坑焚，而大地皆是匪儒。不夷族，而大地皆是偽徒。匪儒不消，天下難平，偽徒不滅，天下必亂。神農工作，首倡世界，模範之和平。偽徒肇事，儒匪肅清復活耶穌，儒道再興。宗覺聞雪翁之言，感激涕零，豁然而覺悟。

譽書黨競

國家良民，各政仁黨，公鑒。東北失地，忽忽已逾十有四載。軍警為奴，官吏受辱。厚顏媚寇，苟延殘喘。敵剝骨髓，貢敵殺我之利刃。血枯肉盡不厭誅求。渾渾沉沉，死生不得。幸有良民仁政各貴黨之精神，毅然奮爭。始終未奴其輓，卒達公理目的。挽狂瀾於既倒，作中流之砥柱。

指導殘弱之

義師，逐彼強暴之倭寇。雖藉聯軍，資援武助。實我

仁政各黨，熱血鼓蕩。明暗工作，精神運用之力。敵敵械，俘賊酋，光復疆域。庶民歡呼，重祝白日青天。雀躍鼓舞，欣感無既。是以大多數，有識之君子。咸謂我亦當今，強國之一。倭寇既斃，從斯可無患矣。殆哉，樂而忘憂，未曾深思漫毒之遠禍。當時世界，藉美施其公法，行其仁道。小康之平，因而暫定。否則弱國，殆而已矣。須知我之環境，處於虎豹著羊皮。頸掛佛珠口念彌陀，圍觀俎上之肉。以爲我佛臨門，慈悲普渡。感激涕零，身享極樂。果能，以耶穌神光，透其內幕，虎豹之質，皆必悚然震駭，魂飛魄散。衆兇皮毛之患我，未悉虎豹毒質，精力之大可畏也。菌撒內亂，種佈遠化。使我自動之歸，心悅之降。請其柔雌服雌，顛倒政侵。知雄伏雌，強者終被柔擒。孔孟文弱，擴大華夏。王霸賓服，銷滅元裔之武功。耶穌至矣，灑血潤地。寇仇心歸，精神遍達五洲。足見文弱，力能攻堅。大德精神，化滅武功。今世競爭，尤非昔日之比。以道德爲標榜，大同作目的。鹿死誰手，在於種族之奮鬪。溯自東北，喪失以來。鄙人無一日，不以精神作犧牲。身居鐵蹄虎口，嚴厲搜索活埋之際。鄙將神農工作，復活耶穌。良民新生，著述完成。息工朝。醒赤風，農工合璧。展精神助，道德，不武遠征。力圖結，導和平，世界大同。拯救人類達我民生。光輝寶與，樂園可登。倘蒙

採納，祈爲

選派道德學識兼優同志，

駢臨逢華

，核閱草稿。當面討論，以便進行爲禱。肅此謹頌

公安。
乙酉孟冬旬五日

〔附言〕築基

五〇

世界大亂之禍首，非武夫之罪魁。思想滅否之貢獻，足以左右安危之時局，武力雖能征服一時，終必被思想家而倒斃。貢獻之至寶，在於人類思想之公德。武力護法，修正公約。方達人類，悅從之和平。否則，甄別種族，遠近親疎，厚此薄彼之愛。微有偏私虛偽，決難久存其勢。肉葬專橫，主義獨裁。黨勢雖衆，終必被良善思想而崩潰。公德無偽之至寶，莫善於耶穌之宗教。赤身裸體，大公無私。微塵不染，流血純爲民生。勿論何黨，高超思想家。決其難污，耶穌潔白之犧牲。無爲本身，無爲父母，無爲妻子，無爲黨私。光超乎日月，普照無遺。神貫乎金石，乏物抵抗。耶穌首爭者，替民先死。次爭者，貧在民前。以此精神，給黨之爭。孰亦不敢先，孰亦不願前。以此精神作基礎，僞宜者難立足。以此精神作榜樣，狡展者無噍類。僞宜肅清狡展自斃。言忠信行篤敬，人類皆學耶穌之爭。天國必登，樂園必成。大德之謂宗，良導之謂教。宗教無築基，民生無統系。工作無模範，民生無榜樣。國境紛爭，區域內亂，宗教不完整，民生難良善。良政之道，無外乎，宗教，德教，範教，刑教。宗教以神，行教以道，範教以規，刑教以殺。窮凶極惡，人類之禍害，萬不得已，而動刑殺。殺以止禍，刑以教善。輕動刑殺，民野無畏，無畏則亂。於是刑教，不如範教。規其職守，範以良善。教之不敢逾規，不敢出範。規範不敢不如德教，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耻格，不如宗教之神。本身神靈，未動於前。善意可動，而惡意則止。恐懼乎深淵，如履薄冰。神畏乎止境，絕源匪萌。妙否既經內審，無需耻格之表現矣。教之不完善者，中國複雜最極。腦無適從，心多思亂。易驕易倨，易嚇易驅。東風則西流，西風則東隨。易變易幻易詐易欺。見利而忘義，利盡而仇視。性質流蕩，賊無主張。試觀中國之派雜，濁亂世源。親日，親蘇，親德，親意，親法，親英，親瑞親美。自己毫

無定見誘如散砂。尤無區區識力，悉心參考之斟酌。類於古玩博養，毫無新生之發明。衆知所爭者，無非權利之私。上好下甚，內亂不息。類於無識，毀教才立，絕色美麗之女。市井流氓，皆欲誘而染指。勞工農夫，勾引戀愛。英雄豪傑，切念結婚。名士碩儒，不忍淫辱。基督信徒，憐救護。悲哉麗女多難，祈禱天使救星。我國主義派，有如擇婚不定。不知戀誰是好，歸終以戀倒懸唯仁是從。混者失敗，清戀者勝利。過度時期，已如斯紊矣。建設時期，宜築堅固基礎。欲築遠大堅固之基礎，莫善於神範。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余友窮儒，吳丙午，聞之而笑曰，孰能守範，孰能信神。余亦笑曰，先生目混事實，而未留心。福爲粗鄙無價之範，清規可守。潤大神範，尙有何難。丙午曰，願聞守之道。余曰，先生，忘乎？汪哈爾頌，祿樂寺，教僧紀書時。靜觀方丈，出身貧賤。充過巨盜，性如火烈火。能言能文，滿腦虛榮。談詞之間，總想過過宜。選方丈時，手持巨斧，爭寺主席，其人格與品行，可想而知。及其方丈，一到手，權勢悉歸，彼有。該方丈，既有作富貴之心。年將不惑，身軀偉壯，焉無好色之念。然而謹守清規，不敢宿妓食肉者何也。吳丙午曰，彼破佛法寺範。內而衆僧，外而居士，立時群起反對，亂棒逐出矣。不但彼謹守寺範，該寺藉其才幹，緣多資募。內政外交，衆僧才力，不能達者。該方丈，着手成功。僞滿時代，僧作勞工，因彼交涉而免。稻米麵粉，各界停止配給，唯該寺，照官定價格，隨便食領。寺內豐富，爲東北僧道之冠。余曰，區區叢林，僧寺之範，實行有證矣。潤而大之，君主帝範。爲出窻纂者，多亂自斃。共和總統制範，野心獨裁，窻行帝政者，禍生必倒。共產主席制範，私貪竊儲，爲一己之利者，生命難存。足見範之章法，善於亂刑。可小可大，可範天下。再加之以前道，兼而施教。不亞軍規，超乎刑律。況教之心服，行於公德，勝於刑教之制。佛教消極，混吃等死。耶穌積極，日進新生。果能實革，腐守之弊。建設天國，工業樂園。社會設備完善無虧。同行聖道，公德是崇。展覽衆評，公益是榮。範內有天堂至樂，範外有地獄至

苦。榜樣模範，來歸必湧。教會益多，天堂益濶。信徒日擴，地獄日縮。以此類推，德化列國，無需武征。神光照耀，人人切盼耶穌來臨。子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大聲疾呼，耶穌復活。情願粉身碎骨，資助築基。造成人類，天下之樂園。

嗟悼誓殉

東北光復，庶民歌舞。億眾歡呼，欣欣然，祝勝自由。追憶流血志士，莫不銘感涕零。當此列國，高唱仁道，競謀人類幸福。爭先恐後，期達至樂之世。流血者，奮以身殉。德化者，犧以精神。生死雖殊，其志實同。流血，則人類之所不欲。德化，則人心之所悅服。剛強硬，誅虐侵，迫不得已。而大流血。刑期無刑，以殺止殺，無非維持人類之和平。展科學，佈宗教，竭盡腦海，以德良化。空行水游。敏捷利便，無非拯救人類之新生。尙篤誠，汰狡詐，煞費心血，以範德化。神農工作，復活耶穌，目的建設，天國之樂園。慧生，劉啓智，志近於斯。多方求道，誓以身殉。訂以傾囊破產，資助神農醫世之完成。熱血蒸蒸，可謂仁勇。無如東北光復，在接收繁雜繳械之間。慧生，劉啓智，忽而絕踪。父頑，母厲，弟象，焉能步武其塵。嗣聞因倭工業，而致暴富。抑改變方針，以作財閥耶。貧則奮，富則弛，我國血統遺傳之病。識則盲，腦則濁，見利忘義而寡信，宗旨流蕩，反復無常。誓能變幻，敏於欺騙。失踪歟失信歟，違背前言，履行初志之約歟。抑智，德薄識弱，而被俗惑，嗟乎，誓以身殉者，不見矣。哀哉，莫非我又被盜騙。雪航，趙立言，固無特識。乍敢言我之犧牲。性癡善道，篤以愚誠。乃因劉啓智，哀憐懇切，認師而稱叔伯。公天下之仁義，謀人類之幸福，逐日來求，纏乞數月。步神農之工作，效耶穌之犧牲。雪，以平老氣衰。光陰不待。息影澹水，不求聞達。苟安歲月，期待大治之止爲辭。慧，抱奮勇。青年自代。雪，因青年志良，有益人類。諾以弟兄相稱。

不可機襲人格。故不惜衰老，窳病之軀。燃起慈悲。苦力之舍。在日本卯翼。偽滿鐵蹄虎口之下。嚴厲偵檢，搜索活埋，華民思想之際。鉛刀无筆，奮不自度。窮巷陋室，開始工作。夜頂宿星起稿，冀與慧生講演。幸而完成，未曾出舛。精神已犧牲，流血尙未也。孝智已亡，雪航何敢私存。生活維艱，梓費無着。幸有俠丐子步，闢禍堂。熱心集資，願襄公益。然而貧寒力有不逮。資助刷印，完成書籍。最希望者，列國

博學大雅，賢哲志士，仁人君子。研究校正，增刪補益。同心努力，援助期達，人類幸福，爲禱。

〔附言〕識溷

腦海不清，而識必溷。鑑別力弱而信必寡。識溷之疾，多被私塵之掩。信寡之症，多爲情欲之牽。是以君子，絕妄言，無亂語，克念而達聖。杜私塵，寒情欲，裸體可通神。俗庶則不然，輕諾寡信，妄言亂語，以奪爲常。背師欺主，以利爲轉。欺神自欺，無畏一切。鼠行賊生，饕餮無厭。詭取巧竊，日無寧時。戰戰兢兢，恐懼乎深淵。勤勤志志，死生乎不安。類竊鼠之爲，避陽而行陰。生也無樂，猶存地獄之活。死也無形，生而有像。精神既不安，肉體負痛務。生也有像，死而無形。靈波既惡劣，陰性尤慘暗。無光期之回轉，乏輝耀之遊逛。生也如斯痛苦，死也如斯穢暗。哀哉妄食，悲哉巧竊。試觀，東北民族，逐日生活，類於盜鼠。軍閥時代，官貪吏賊，魚肉良民。野兵橫行，欺壓工農。土匪遍地，捐綁敲勒。都市城隍，軍羅警佈。村鎮堡壘，鄉團勇衛。燒殺淫擄，劫奪行路。警盜不分，軍匪聯和。良民類鼠，不慎貓吞。偽滿時代，國賊漢奸，大施活動。奴役軍警，竭力鑽營。檢舉反滿，沒收產業。活埋殺戮慘不忍觀。官軍軍閥，皆爲鼠竄。偽滿軍警憲兵特務。明敲暗嚇，欺詐誘騙逢倭軍警，似鼠見貓，生命難逃。庶民勞工，倭產出荷。食，衣，住，無不違法。公定價格，商賈

暴利。微背後則匪刑拷打。似鼠遇貓，生命不保。地獄生活，堪所難堪。應如何，自悟，反省德畜。公行仁義，可保我族之不滅。最可耻可恨者，以血堆成光復日。貧者爭先，富者恐後。奮勇倉庫大批開槍。街流巷溢，擄抗挑擔。殺氣騰騰，槍聲震耳。鼠眼黑睛，賊光四射。態度詭崇，神情不穩。交頭接耳，哭笑不齊。只聽，某也勇，某也怯，某也強，某也弱，某也發財，某也槍斃。初則網緞呢絨。棉布線綢。次則桌椅板凳，門窗隔木。再則，懷核器械，鍋碗勺盆。言不爲耻談以爲榮，甚至公有建築，價值萬元。折毀一元，而即賣。果能歸其私有，雖國寶而不惜。嗚呼，狀況如斯，程度如此。大聲疾呼，三民共和，新氏共產。或者能行，非吾愚昧之所敢知也。八路軍至，搜索國賊漢奸，偽滿走狗。盜掠倉庫，折毀公物。悉數槍決，沒收盜匪，鼠死頗多。能者善變，充八路軍，治安軍，青爲一色，似乎忠誠共產黨。倏而中央軍來，抖身一變，成爲國民新黨。光復軍，建國軍，警備軍，反爲仇視共產軍。奮勇討伐，鼠列成陣。一勝一敗，鼠屍遍野。一守一攻，鼠集日衆。可憐，其父母妻子，問卜求神，以淚洗面。無良教之民族，悉爲鼠盜之淫食。沃潤之地，變成焦土。庶民之衆，化爲肉泥。各黨各派，各軍各隊，紛紛招募。官多兵少，晝夜劫掠，勤儉篤誠良民骨悚。假建國光復之名，敲詐勒索。以收編之詞，恫嚇欺騙。類於猫入鼠穴，任其所爲。共產軍以其反復無常，槍殺擄斃。中央軍以其有碍無用，繳械監押。可憐群鼠銷滅無餘。最難堪者，青軍婦女。髮剃光頭，裝飾男服，鼠行竊窺。否則，逢蘇聯大兵，狂淫而斃。蘇聯兵退接收委員到。檢查贓物，究辦匪盜。媚倭工顧私通八路。奸商財奴，目光似鼠，大施運動。錢能通神，腥可慰鬼。鼠之肥瘦，在中央接收委員之檢視。鼠被猫弄，進退維谷。色變神頹，雜言其形。雪翁趙克善曰，向也不改其樂，吾今知之矣。耶蘇信徒，變賣一切，吾今知之矣。道富身窮，裸體無畏。鼠盜羣中，絕顏回之足跡。富貴範圍，乏耶蘇之影逐。處於當今之世，精神爽快，貧軀無辱。富貴非我願，帝鄉不可期。黨派吾不親，潔我裸體。

之新生。極娛遊於暇日，工作吾之神農。啓智學之而未通，甘願鼠盜之偷生。不被猫吞，必遭鼠機之軋斃。宗覺，聞雪翁之言。銘誌而不忘，勗勉而慎行。禮我人類，速爲快醒悟。

(乙) 哲內篇，善原惡萌，覺域生僞。

性欲鑑別

歲在癸未，孟冬之初。雪航趙克善。隱居潞水之陽，小南大聲響，松岩齋。歷經十二載，息影峭巷，不問世事，苟延殘年。突來崇子，劉啓智。特來造訪，態度鄭重。恭謹而求道，曰先生，碩博識遠。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果實有益人類，學子誓願忠殉，犧牲所有之一切。逐日來求，纏乙數月。雪，因其篤誠，燃起義務之念。曰，神農工作很難，耶穌復活不易。故而息影，期待大治之化。觀子神情，頗有憂世之疾。熱度極高，未審毅力如何。可畏，虎頭蛇尾，先熱後涼之物。反復無常。中途變幻。見難即縮，數多狡叛。幸而遇我，解汝倒懸。奠爾磐石，終身無危。否則盲詢，混食俗醫。昧於沉病，誤投劑試。是子不死於症，同俗斃於醫矣。滌慮靜坐，洗耳敬聽。公認動物，人爲靈首。其所以特異者，有性欲之甄別。其他禽獸游虫，無性欲之分也。性明大理而通神道，所爲者，君子。欲生肉體，而爭衣食所爲者小人。於是聖賢，名哲君子，率性而行道。惻隱慈悲愛人及物。盡性所有誠恐不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聚則彌於六合。散則爲造物之主。既明且哲如保赤子之身。釋言性，道云真，耶穌謂之靈。其名雖殊，理行無異。僧道叢林，庵觀寺院。無分畛域渾繁普渡。無別貴賤，修可成人。福音神召，安息救世。不論種族，博愛施仁。舍身濟衆，一視大同。積德善化成證於神道。於是，軍閥機吏，財迷小人，縱欲而食肥。空飛陸走，水游土爬網罟圍遶，類誘戈射。爭強鬥勝白刃交鋒。肝腦塗地血流成渠。機械砲火，毒質薰轟慘殺利器，惟恐不巧。欲獲之心，

尤恐不遠。志存宇宙，盡歸已有。聚則，腥風血雨。散則，旱潦瘴氣，鼠疫爲厲。補遂凶，蚩尤狼，桀紂謂之虐。時代雖殊，積欲無異。黨派奇特，主義各新。敲骨吸髓，淫擄燒殺。威脅誘迫，奴入其籠。性之善，既如彼。欲之惡，又如此。拯救者，而拯救。慘殺者，而慘殺。造物者何爲，樂作此業。或問，性與欲，孰輕孰重。曰，欲重十分之八。誰勝誰敗，欲操必勝之權。稽古英雄，大奸巨猾。有不希望後世稱其聖賢，名哲君子乎。病在，遏欲不堅，率性力薄，以致於遺臭。王莽，謙恭下士，儉樸放奴。克己維新于雲歸附。所希望者何，及其權達，而弑君，是其欲重於性也。曹孟德，刺董卓，拘喬勇，起義師。赤膽忠心，所望者何。及其勢成，而改節，是其欲勝於性也。三代以下，有如新莽之樸，孟德之奸者乎。悲夫常人何能制其欲。譬如，嚴冬赤子，裸體啼於荒郊。身爲盜賊，逐日淫殺。見其裸體之啼，必解衣巾，而憐恤之。因其無利可欲，盡怪拯救，恐有不逮。否則赤子錦衣寶飾，可填欲海，其命休矣。盜賊固一人，善惡兩懸殊。聖賢盜賊之事，頃刻之際，兼而行之。以操莽之智慧，盜賊之遇合。性欲鑑別之紛爭，迎刃而解矣。然則舍身救世，率性行道。標榜自苦。前導之聖，爲數頗多。而慘殺日巨。歲與時增。不但無減，而血肉如泥。寶輿之大，已無潔靜之土。聖焉無效如何能好。佛法輪迴，奈欲不懼。道真食瘦，欲勝身肥。基督路朗，穢欲不登。近代科學進展，理智亦盛。緣斯列國，賢哲萃出。黨派紛紛，無非積極謀於救世。然而日超日下，愈戒愈殺。了無止期其故安在。曰，欲爲肉體計劃，則貪。貪而無厭則爭。欲之爭者，爲其身軀之自衛。是以無欲，則肉體難存。除却耶穌無第二者之犧牲。欲盡則神成，人類之所難行。果而，肉體有保障，衛隊易解散。貧安全之生活，賊欲可肅清。生活極易，世法不良。以爲匪欲猖狂，盜欲橫行。人類所行者，莫不先爲本身之籌謀，俗常競利，體胖家豐，資其不顧命之爭。神聖，克念寡欲，固窮守窘。其靈性者，莫不神聖社會反對之眾生。食衣住，卑而無恐怖。賊欲可降，靈性放光。覺域同登，私欲自清。欲靜

而不鳴不鳴則無爭。敢問，撫欲之方。曰神農工作洗腦術機，復活耶穌民生。公築樂園天國競奪。腦清心朗，則世界和平矣。

〔附言〕隱翁

潔白莫賽雪，慈渡可云航。能制之謂克，純良始言善。是隱翁，雪航，趙克善之字義也。愛友，及其學子，同爲稱呼雪翁，以表敬意。性剛質直，小事謹慎，大則無畏。篤誠信堅，最惡妄語。身生名儒書香之家，天性嗜於宗教。云其釋道，宗法雖善，不足以救世。回經可蘭，特以腐守。儒道利於帝政，不適於今日。基督博愛，精神無所不在。力能攻堅，尤能化一世界。翁，以實業爲主體。官場，作遊戲。嗜於神道，而不迷。專求實據，考證。英籍，路牧師。神校，楊子育。幹事，郭仁夫，等。皆勸領洗，翁曰，餅乾紫酒，不如周鄭交質。袁項城叛逆於光緒，梁任公背信於南海。臣叛君，生背師。質也無效，誓也無靈。昔日割禮，尙有叛徒。信，在乎精神。作，在乎犧牲。誓言契約，無非俗世之證據。割禮領洗，難免僞徒之反復。點綴外表，華而不實。神信而不疑，慘死已無懼。中國基督教，遲鈍而不能發展者。佈道員，不能辭其咎。工作時間，滿街聲喧。教堂開講屋內祈禱。穢地不入，鄙人不禮。天堂地獄，界限裂分。上陞數少下墜數多。墜者，洋洋自得。墜者反爲仇視。雜牌神教，趁機風行。謠言誓誘，賊資材料。謠云隨了耶穌教吃鬼兩丸藥。過了睜眼橋，脫下褲子不知道。此係雜教，妬恨領洗信徒。雜教穢暗，本居地獄。既無基督信徒，尤乏佈道員之足跡。天堂雖朗，地獄之光。陰霾不晴，道行障礙耶穌復活，何日可能。目報斯弊，思以改革。翁，下決心，終身不吃耶穌，佈道之飯。替主作証，宣傳撒種。不辭污穢，不畏感誘。使耶穌精神，無所不在。化清陰霾，地獄展放吾之神光。與翁，見面之人。腦海中無不欽佩耶穌。心內無不感激神愛。農工商士，流氓市

井。販夫走卒，無知婦孺。遇有危難，恐怖不安，多來問翁。皆必詳詢始末，剖以哲理，告以人事。解決一切難關迷問。然後再告，趕快回期。速信基督，考查聖道。神清夢穩，災難遠離，化險為夷。微有善根者悉數得救。穢業惡深者，誘翁，恨翁，罵翁，仇視翁，云吃洋人鬼藥。冤哉我翁未領洗，捏證誤以吃藥。殊不知，鼠盜生活，迷沉地獄。朝生暮死，血肉橫飛。醉而無覺，實在可憐之虫。九一八事變，翁以長春，旋里務農。僞滿出荷，兼要勞工。倭法虐苛，入不抵出。緣是遊於澹水，隱於小南。依連山，充數丐，佈道基督。標語有，神農工作，耶穌復活。秦政法苛，商鞅自斃。今世長城昔日鮮血。鄰居對戶，皆云不知先生所貼何字。便衣特務，秘密偵查。恐其不免，要坐屍驢子。（犯人人小氣車）翁之愛友程向陽，忠告曰。大哥，謹慎，你危險，換換軍之標語吧。翁笑曰，我以基督精神無何可畏。不數日間果有便衣忠倭特務。來齋面詢，黃紙廣告，標語用意。翁曰古典。再問解釋。翁曰注意詳聽。神農，係我族，科化遺傳，吃飯始祖。試問今世子孫，不知爲何物。可嘆，神農子孫知吃飯，而不知有祖宗。耶穌，西方神聖，灑其寶血而救世界，所有一切人類。試問今世人類，不知爲何物，可嘆，基督僞徒。知吃主，而不知與主工作。果能認真，以神農愛民。替主工作，耶穌復活，世界和平。周亂列國，輕德重法。商鞅變秦而國富兵強。以此萌初，志吞列國。太子違過，以師鼻代。發其教育不良，觸犯秦國神聖之法。惠王權位奪其師傳，鼻替之辱，車裂商鞅。儒政固云之小人，作法自斃。始皇統一遠築長城，以固子孫萬代之帝業。焚書坑儒。根誅思想。汗血堆成，鐵騎遶牆。未料二世，被項羽而夷族。是其輕德重法之弊非武力不足之咎。當今日本天皇，首倡仁義，行東方之道德。樹植新亞列國，共榮之圈。莫，非台端，有疑惑天皇，類秦之政似商鞅自斃。該特務面紅耳赤，緊噤幾口唾沫。翁復云，關東軍司令梅津。見此標語，必有重賞。因其腦海明朗，鑑別清楚。不似，中國人，腦漿汁濁。爲吃飯，而忘祖宗。不顧前後，忍自屠殺。英武始皇，若大勢力。未脫爾

環，缺德之報。我等尋常，敢不自戒。鄙人殘年體弱，無求名利。身充數丐，苟延餘生。腦髓思舊，不過俗史故典。新辭不通，有勞下問。果而有碍於人類者，祈爲校正，該便衣特務，鞠躬笑曰老叟可已；願拜爲師，以增學識。翁云多讀勝於多師。含笑，點首，而別。程向陽，曰吾說危險，調查詢問，大哥行爲很多，看看如何。翁曰，黨員暗爲地下工作，悉數有絲毫酬勞之希望。我以耶穌精神作犧牲，光明地上之工作，毫無名利之可圖。弟所深知者，堵全三，云爲優枉子，我實承認不奸。啓智因翁，標語奇特，而不遭禍。認師求學，應付環境。外表非常篤誠，內容非宗覺之所知也。啓智以神農工作，爲己任。復活耶穌民生作目的。是以吾師，愛之深，教之切，宗覺在其次。期瞻將來，特以爲誌。

僧無佛心

生爲死兆，勞苦之起始。養爲殺機，慘忍之萌芽。嬰兒脫胎，父母欣歡親愛之，乳哺之保護之，無微不至。教育婚配，置產備財，營謀巨業以備長久之計。父母之於子，可謂恩施已極。爲人子者，可不孝乎。反思現形之軀，或大壽，抑夭殤。寒熱不均，飢飽各異。境遇既不同，哀樂時變幻。富貴則患失，貧賤又被欺。顛險流離，愛別惡聚。終身役役，日無暇憇，期至於死，卒云結束。嗚呼，苦業之咎蒼天假手誰歟。馬牛鷄蠶，爲人所牧養。誠心愛護，飲食無虧。健躍活潑，笑顏逐開。減食病頹，垂首喪氣。尋醫求藥，唯恐不癒。人類之於馬牛鷄蠶，可謂愛施已極。爲馬牛鷄蠶者，可不報恩乎。反思其年成，鞍乘車駕，卵絲日生屈至於老，終歸宰烹寢食之料。哀哉，慘忍之咎，可云誰歟。釋迦牟尼，忽見動物類吞，悲於互慘。舍其太子，天下嗣儲之尊決心憫救衆生。靜坐美遊，未得真道。晨光熹微，遽悟無我。係佛解脫，普照一切。守三心，却四相，般若涅槃，期達於正覺。邪道刪剝

形忍皆非，以致於無賴。男僧女尼節欲獨身。根誅人禍，形達不生亦不滅。物滓返其原有，靈性歸其眞奈斯佛苦心救世之目的矣。今之僧尼有三，學佛，吃佛，佛學。學佛者數罕，吃佛者數衆，佛學者寥寥若晨星。奚以知其然也，言佛之行爲，莫論佛之精神。棄富貴如敝屣，乞貧賤不辭穢。陳腐齷齪，節節支解，無生嗔恨，筏渡仇敵。試問學佛者，能有幾成。法衣僧冠，念珠長襪。潔美間屋，蔬食單棹。寬潤寺院，沙彌趨侍。論其腹內，佛學能有幾成。權勢失，財產損，被辱受欺。餓寒孤獨，社會難容爲衣食住者而求佛。避禍沽名，以藏其身。利祿未遂，志趣銷沉，謀而不獲者以求佛。噫，佛成酸水僧尼飯囊之海。原爲過汰不生，慈悲謔舍。息戰止爭，齊於大同。今則分道揚鑣，益趨益遠。無補於人物，悉成銷耗之器。病重矣。弊深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原情

物各有情，無情則不生。動物之情濃者，莫重於人類。剽影，可引沙笑。學說可起善惡。移風易俗，識人類之鼎革。聖道良化智慧濶大之情原。原爲善諒，原爲善解，原爲善宥。善諒不爭，善解無怨善宥良生，父原子則慈，子原父必孝。夫原妻則息，妻原夫必愛，兄原弟則友，弟原兄必恭，朋友相原，久敬不疎。父原子情，慈篤思其身苦。生死病老，自責業緣。父爲上帝之名稱，何等光榮。宜效神愛，預備一切，不慈而自慈。子原父情，子乃父之分身，神通氣貫。孝篤思其身苦，爲子作牛馬。不亞上帝之神愛，何等光榮，宜爲敬神，預備一切，不孝而自孝。夫原妻情，以其潔白之體，完整獻我。身心助愛，超乎一切。補我不足，慰我精神。夫爲天之名稱，何等光榮。宜效天之爲，預備一切，不恩而自恩。妻原夫情，名爲夫而行忠誠之僕。費心用腦，不顧命之爭，成則坐享其實，敗則彼效犧牲。天之恩，神之愛，亦不過如此。篤而思之不愛而自愛。兄原弟情，同一父母之生，弟在其

次。兄與父責無異，友愛其幼。力先臂助與子，名稱微亞於父，何等光榮。篤思於此，不友愛而自友愛。弟原兄情，同一父母之生，兄在前苦。諸般替我維護幼弱，爲弟何等幸福。篤思於此不恭敬而自恭敬。情同云朋，志合曰友，朋友係人類之同志。互以德感，無以利爭，始成終身之良友。今世則不然，互以利用，狼狽爲奸。利來則友，利盡則仇。兄弟鬩牆，夫妻離異。父視子爲利源，子望父如金山。情也不原，責人而不責己。諒也不解，計利而不計害。宥也悉無，偏私泰厲。父子相逼，夫婦相迫。利果盡也，父子仇視，何況其他。神道不信，仁德不講，今日之危機，情也不原之大病。子步闕講堂，聞雪翁之言，喟然而嘆曰。快快祈禱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道背莊老

勞勞碌碌，逐日不息。披霜戴月，無厭其求。所謀者何，名利而已矣。以有限之身軀，逐無涯之名利。果有益乎果無益乎。智欺蠢欺應有辯。眞耶，僞耶，當自知。爲名者，竭其熱血，不顧一切，卒以身殉名。謀利者，盡其智能，不顧一切，終以身殉利。求謀雖不同，以其身殉，無異也。食衣住輕微之事。稍能勞動，即可滿意。名利無涯之逐，欲海一闊，填無盡期。紛紛擾擾，咸脫人生之軌道矣。無而爲有，自然之謂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海，衆居成己，強名之謂地。動植生焉，靈優者之謂人。總揮一切，綱維成焉。噫，以靈優之人，愚逐無涯之欲，不如動植劣物之蠢矣。奚以知其然也，試以禪師，白紙描畫。山水人物，漁樵耕讀，隨手而顯。衆目所觀，皆必性靜，志在山水人物，漁樵耕、讀之間矣。忽而變幻，風塵大起。兩軍相攻，白刃衝鋒。屍橫遍野血染征衣。敗者狼狽逃竄，勝者完全鼓齊鳴。車前馬後，旗戟炫耀。威風凜凜身著戎服，變與其間。文武躬迎，兆民歡呼。皆必神移欲起殺機爭強鬥勝，志在英雄之間矣。倏而樓臺殿閣，畫棟彫樑，棹椅安排陳設鮮明。今古器血幽雅

倚。名伶歌舞，樂奏聲宣。才子佳人，携手齊肩。徐步登樓，雅舍密談。互爲酌飲，絕色瀟灑。日暮宴散，燭光輝朗。鴛鴦繡枕，錦褥綉被。貼腮接吻，裸體交歡。當此之時，皆必奮動，精神恍惚，意在酒色之間矣。設如檢查檢査，有觀繪師民衆。無論男女之身，必有不堪言狀之勞。究竟出自繪師之手色揮白紙而已。原始紙無手無，繪師已全無。國內元首世界先覺，指導所有一切之人類，無異繪師之爵的，彩筆浪談，引誘情感，隨手而轉移。社會何曾不然，民心因何不安，治亂興衰，善惡狡篤。悉在元首，先覺腦思，手揮之圖畫。一國之安危，在乎元首之政治。世界之和平，在乎先覺之師導。是以夢與繪同，幻景不一。名利與影劇同，實無二致。宗教九流，諸子百家。黨派新奇，是非風起，輿爲衆說之裂。名與利，導欲之凶器。莊周老聃而攻訐之。不貴難得之物，使民不爲盜。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神無功，聖無名，至人無己。塊然一域，誘然而生。劉啓智曰：吾知之矣。歷代傳流，無非夢繪劇。莊老知虛偽，度其消極。曰是何言以，是何言以。子歲二十一，善年五十五，以癸未孟冬，壬申日，午時計。已往者云夢繪劇則可。未來者，云夢繪劇則否。食衣住，焉敢謂之虛。晚無食則饑，夜無屋則露，身無衣則寒。不至羽化之時，則夢繪劇之期不止。是以玄聖善思，絕匪源，棄賁物，止民不爲盜。水利萬物而不爭，益民於實用。後世信徒，宜酌繪工之材料，期達正當之生活。矧其雜色，淫亂之混目，繪導有益於素戾。免其無量之憂累，庶知同納於正軌。子所云者，今之道士。多以激刺，感觸而避世，未悉莊老之神甫。子可詳考，玄聖道德。章章血淚，當局不反省。莊周南華，篇篇呼籲，積極於大同。所謂道背莊老皆成呆物銷化之機，何足以語大道。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基督民生。

〔附言〕寓義

人類真正之自由，莫善於老子之玄妙。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父母懷育之思念，無弟兄姊妹之

紛爭。無畏無讓，無備無虞，萬物莫之能傷。讀者驚異，合卷必置。互顧疑問，孰亦不信能言此種玄妙自中人。疑爲神話，爲怪誕。雪航趙克善，所求者實。最厭惡者，不合邏輯之妄語。老子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天道愚，無聲無臭。生諸萬物，雖諸有形。地道拙，不言不應。死生不能離，動植不能脫。公認於自然，或曰係神道。唯自然神道，非人力之爲也。人類之愚拙，莫過於玄妙，元始之始首生者之第一人。孰知父生，孰知母生。孰知天生，孰知地生。云有父母者，其人無常識。前無人類何來父母。既無父母，實有人類之生。生而無撫育，無備無食，無慮無虞。毒虫猛獸不能傷水火旱潦不能災，妙哉神聖之自由。今世，人之自由不知玄妙，自由之樂。於是老子曰，能返我之嬰兒乎。人物平等，莫脫於莊周齊物。混混沌沌杳杳冥冥。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至人無親。萬物始生於無，色色變幻叢叢繁形。大有無窮之播種烈烈轟轟。了期之無涯，死死生生。未開幕之先，卒諸無。既閉幕之後，終必難逃諸無。以肉眼觀之參差等有不平。神光普照悉數等於平。所謂聖而不知，大而化之謂神。子步，闕福堂。欣欣然，樂聞雪翁之言。特以爲誌，公益醒世。

耶穌喟然

詩辭歌賦，涕笑怒罵，文士之心疾，舞劍揮力，氣吞寰輿，武夫之膈痛。金山銀海，塵消不拒商賈之血迷。技術精微，通霄達壤，工匠之神思。類於牛馬愚頑不化，勞農之完璞。圓顛方趾，行爲各殊。進展不同，疾病亦異。瘋盲聾啞，禿髮跛僂。嗚乎，健康良善之身，皆染意外妖怪之癖。歷代遺傳，已成附骨之疽。耶穌降世工作日苦，導引勞働，自食其力。惡魔襲侵，時不得安。千奇百醜，屈膚剝蝕，吸盡血液，難填戕鬼之欲海，形形色色，自尊自美。洋洋溢溢，無廉無恥。乍見之而可懼，詳觀之以瘡寒。驚展神光透其魔體。始悉人類，染成妖怪之疾。憐彼醜態，不忍我類同胞蹂躪折磨。

奪奪忠告，速脫地獄之痛苦。諱道佈道，廣施濟衆之良方。無如病重穿深，反爲仇視攻擊。醒彼愚頑卒以身殉。血潤十字，種撒世間。得道門徒，繼志工作。努力展其神光，資達寶與之成績。信徒碧血，晶結四歐。唯獨東亞，神功，尙未特顯。悲矣，同爲上帝子孫，神無偏愛。唯子之不肖，舍天堂而墮地獄。鼠行盜爲賊生錫活。陰竄大陸，塵掩神光。黃種苗裔。而得基督道者固有。何其嘉禾，不如此種之多也，豈不痛哉。試觀東亞，信徒木不勇躍。以民族計算，不及百分之一。僞徒託名，數居泰半。今日信之明日叛之數亦頗夥。鼠行盜爲之輩，尤多仇視。神道不信，仁德不講，科學不通。鼠門賊慘，是其生活之本能。至於神父牧師，工商士紳。日挾新舊約，而祈禱。時唱寶詩篇，以佈道。神權牧府，曾爲一等。粉飾外表，僞充道德。空談無補於資益，反增其狡智與陰謀。奸商，剝食暴利。精工，蠱惑風潮。資本貨產，漲其售價。攻奇門巧，無非爭收愚農之血汗。冠履衛生，雪白潔靜。洋服大麾，手杖文明。失掉耶穌，工作真面。欺神自欺，可爲一哭。尤有憾者，盜耶穌神識，而新革命，及其功成，無倡神道。背主欺心，叛攻神迷。學英文，變教體，慕勢運絡。充信徒，等祈禱，藉瓜出頭。詭譎祟崇，營私自肥。以耶穌招牌，擴其遠大私圖。盲從者，不知所以。被欺者，不知何爲。耶穌以寶血潤地，原爲良善增產，培植嘉禾之肥料。無如荆棘質速，利其滋潤而大茂。是以天下大亂，中國尤甚。嘉禾體弱，飛蝗橫生。蔓於寶與，繁殖大陸。蝗災可畏，蝗災可畏。耶穌不耻於門徒洗脚，以表同類之肩齊。禱乞仇敵得救，感其悟己之非。無論種族，不分畛域。痛癢相關，視爲一體。欽哉博愛，欽哉博愛。考核今日之信徒，別於膏壤之殊。富貴耻交貧賤，智慧卑鄙愚頑。甲倒乙，研耶穌。丙攻丁，禱上帝。姑勢妖才，毫無恤憫，贊助之心。耶穌喟然嘆曰：世人皆盼我活。似此僞多亂真，私病特重吾怎能活。長老，鳳岡，陳百森，曰：上帝固定統係，確有常軌。雪航，趙克善，曰：靈無所不在。神無所不知。人類多數欺神中國民族更甚。然而善惡結果，決難逃乎大自然之神範。敢

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髓，復活耶穌民生，導前特顯於中國，決定天下和平。

〔附言〕世戒

表面華麗，軀幹健壯。幸於受養，人多羨慕。冠美服，手套草履。善於藻飾，人多羨慕。惘惘日光，神情灑脫。袞袞世間，胥標出衆。貧富貴賤，隨風轉移。凡我人類，尊首是瞻。然而，腦海偏私，殃民病世。心黑毒狠，嗜殺禍人。兵戈不息，同類相慘。一波一波，似流水之浪奔。國境紛爭，種族屠戮。一屠一屠，如電影之逐幕。世病之原，在於腦海未清。殃民之禍，在於心黑未明。此種惡疾，世皆盲從。列聖呼喚，難醒沉迷。人力無神，聖雖多而不靈。列國紛紛，無非名利與主義。流血淙淙，莫非主義殺人之爭。殆世不悟，人類自滅。無畏主義日新，實惡蠻橫肆行。主義日新，生活進展，人類之救星。蠻橫肆行物損推殘，人類之禍星。趨向救星，行其仁道，人類享其福。趨向禍星，行其匪盜，人類遭其殃。可笑，我族人類。仇視救星，親向禍星，世病類於逐影。狂奔競賽，氣喘聲嘶，頓於影滅而後止。日光朗照，影無時滅。腦迷不悟，逐無時止。愚哉可憫，愚哉可憫。舍天堂之路，墜地獄之慘。耶穌神道，超乎列聖之嘆。足以拯救世病，毫無間隙之疑惑。人類果能一心，悉數團結研求。息戰爭於無形天國可登。滌心洗腦，樂園築成。子步，闢福堂。聞導航之言，大聲疾呼曰：復活耶穌民生。

孔子被盜

巧爲拙奴，智被愚騙。譬乃臭根，巨以微成。事所必至，理有固然。殿閣雕楹，式樣鮮新。匠者心機，畢以鳩居。策謀周密，堅強遠圖。博士腦海，終於輔弼。雞羊牛豚，尾尾交精。蔬菜雜穀，

原以養生。數圍松柏，始於細萌。巨象舂餽，初孳微菌。類於此推莫不顯然而易見矣。仲尼大成，講道說仁。刪春秋，著孝經，維持綱常。行中庸，貶過激，適於時代，父慈子孝，君敬臣忠。兄友弟恭，長幼有序。名分尊卑，愛則資平。志在戡亂，以免互慘。禮以身作則，傳教於門徒。勞而週遊，饑於陳絕。率准行道，困窮終身。孟軻七篇，特標仁義。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善養浩然，卒保其身。至於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孝經首贊周公，祀文王以配上帝。以近及遠，聿修厥德。次第詳說，永保其尊。以德興於久遠，不失於大孝。七篇仁義榜昭天下。可攻堅甲利兵，城築之固。大成所言孝德，永保尊貴之厚祿。聖云之仁義，絕妙衝鋒之利刃。孝德與仁義，其名雖殊，勝利保險無異。爲帝王公侯大夫，謀遠大安圖。與士民籌思，公共安靜之福。智者勞心，愚者勞力。博學親仁，庶免交亂，流血之慘。借後世，背其道，竊孔孟之智，縱其私欲。上而責下不忠不孝。下而責上無德無仁。互竊狡論，聖道絕源。所學者賦智盜謀，多爲之富貴。慘殺逆獄，族夷屠出。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伊彼人而復哀後人也。已往者陳腐，無暇繁論；近世文明。知識大開。沽名釣譽，僞裝儒道之學。否則頑固不化，類纏足之婦。筋縮骨折肉爛，腦海腐臭難堪。次則狡詐，趨炎附勢。德亦可，釋亦可，道亦可，無可無不可。雌伏待機，盜其私利。無主無義，隨風而轉。民死如芥，曰破壞建設之始。骨髓已罄，曰不如此難悉以自奮。祀孔尊孟，禮樂奠牲。曰，孔孟信徒，社會先導。衣冠儒式，儼然文質彬彬。表裡即不同，行爲更懸殊。甚至土匪勢成，亂黨功就，恐後爭前，如蟻附羶。曰天與人歸，儒者應贊，嗚呼，儒道淪亡，法被盜劫。利賊欺，禍民歟，慘殺何期止歟。老聃，答孔子曰，去子之騷氣，多欲，態色風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足見，先知先覺，光臨今日之弊矣。孔孟之道，如之何而後可。曰，以天下爲公，勿私於一人。以庶民爲重，勿媚於權勢。非其道，以形聲強我，我不敢從，況無形無聲耶，非其道，不敢立身於其列，況殺其身耶。盜孔之徒，則不然。有利於我者，毅然

而爲之。試觀古今之小儒，有不尋權勢之寵者罕矣。失寵，則鬱鬱，騷人離客。失幸則快快，以鳴不平。詩辭歌賦，文章巨作。有不誇媚於人，爲權勢顧幸，而圖富貴者乎。寵矣哉，光榮非常。幸矣哉，精神百倍。俗風慕，庸夫羨，耀鄉里，如碑石，以爲誰不如我。嗚呼，陰謀詭略，筆鼓縱橫。敲剝天下之骨髓，屠毒天下之子女。竭盡其所享，誦媚私人之淫樂。不以爲耻，反以爲榮。噫，竊孔孟之道，而實宦官宮妾之行，何其多也。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則病無矣。

〔附言〕溯本

神農，造方書，醫世濟衆，民滅疾苦。易濱連山，民便曆數。蒼頡變革，以明記載。儒道日新，多爲驅民，莊老大同，痛詆亂刑，主義無爲，民生尙疾，仲尼春秋，多刪政體。善惡褒貶，賦子膽寒。孟軻仁義，切論時症。民爲重，社稷次之。儒蚊良軌，多爲利國。商鞅法苛，蘇張遊說。專爲利祿，不顧民命。儒匪日生，天下多事。諸子紛紛，競鳴其方術。李斯變體，文字刷新。黨奇派殊，鑽營富貴。儒賊成羣，民不堪生。蕭何陳平，甘願竄晉。忠實走狗，雌伏佞僞。儒格喪盡，頹風日下。王莽謙恭，董卓孝廉，始僞終篡，狡詐殊彰。儒盜特出，政治奇變。馮道侍逆，五朝元老。行同野妓，數多淫戀。儒耻喪盡，忠節風掃。狄仁傑，拜倒裙下。厚顏稱臣，不知穢后之可羞。曾國藩，効力清廷，陛下稱奴，認藩后爲佛爺。惜其儒學淵博，未脫奴範富貴之淫污。嗚呼，已往之儒，日趨日下。寒廉鮮耻，爲利是圖。背乎儒道，反以爲榮。今世之儒，尤以權勢爲轉移。無論主義，不問民生。簡而言之，自爲衣食。任彼殺天下之人，超乎洪水猛獸之禍。只要，私利於我，欺人欺心，欺天欺神。妄論僞宜，假託虛實。興波作浪，混亂天下。圖其一時之淫樂，不思果報之族夷。我國，窮乎儒道者，固有。嗟其，不如儒匪之多也。下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淚溍溍而嘆曰。願爲人類祈禱，

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丙) 法外篇聖治案始慘殺日甚

堯舜愛子

物大者蠢，智厚者愚。愚爲資之母，與爲取之主。君子宜深思，大人當計考。副程副振遠，不如魯鳩之虛敏。至聖萬代師，不及取夫之營利。滄海爲地球之匹冠，容納江河百川之匯水。耶穌施血，赤潤十字。深感仇敵，而醒禍星。巨者如斯之明顯，君子大人皆忽焉，可不哀哉。堯見其子，丹朱之能鮮，無益於國政，訪道求賢，謙恭揖讓無名匹夫於虞下。舜知其子，商均之識劣，不利於庶民，毅然決心，遜其大位於法強之嗣。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向禦之，子孫保之，大德之謂歟。後世君迷，家天下者，子孫無嫌類矣。詎如唐虞，爲私傳其子。政違人心，流血天下。民生惡感，必有夷族之慘，愛民歟，愛子歟，無待智者，而識之矣。况繼任之君，受其父知賢之遇。能無路感，維持其不肖之後嗣乎。桀紂之父，有愚愛殺子之癖，乏其知子，禍亂之識。謬傳天下，公敵之毒，以致於族滅。徇其輕重，雖下愚而不取。噫嘻，後世人傑，何其桀紂父之多也。四岳薦鯀治水，帝曰方命圮族。岳曰，試之。果而，剛復自用，勞而無功，卒殛於羽山。設如，鯀能自明，謝不當就。岳能知人，決不宜薦。帝已識之於先，而岳再薦試之，殛者，帝歟，鯀歟，四岳歟。後世爲政者，何其鯀岳之多也。今時爲子計者，置產爲恐其少，儲財尤恐不多。養成驕奢淫佚，期達六逆之禍。蠢哉不悟，良可浩嘆。執戈誦婦，瞻徇受賄，不計其才。營私盲舉無論其禍。及其，才劣不達，政壞而作法。抑或胡爲，而殺身。無思其始，不慮其終，利於我者，薦試之。嗚呼，道德淪亡，天性銷滅。任欲而爲，政多岐亂，豈不悲哉。雪航藉克嘗曰。君子宜學，帝之愛子。大人當察帝之愛臣，退欲身修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剖與

大德能善與，善與者，天下莫之能敵。無論身家國，善能與者，無所不在。如江河之匯海，億流自然來歸。仲尼善與儒道，化一東亞。馨香典祀，子孫永存。國亡君替，衍聖如故。釋迦善與法渡，根絕人苦。迄今數千載，歷史繼續，不斷之研求。耶穌善與寶血，足跡遍達五洲。預知將來，統一世界。人類和平，舍耶穌而莫能。東亞民族，尙未認清救世主，真正偉大之精神。緣斯腦汁，多數溺濁。私心特重，科學落伍。工業不振，自慊不醒。泰半厭惡耶穌，多數崇拜雜神。如水投石，自絕聖血滋潤。以致黨亂紛爭，日無寧時。道德淪亡，良心喪盡。只知盜賊爭竊，小取爲己之利。不知神聖善與，大獲爲公之效。知與之謂取，是謂先與而後取。始能善與者，終必善大其取。東亞民族，昧於善與之知識，盲競愚狡之詐取。時尙愚狡之詐取，無怪繁生地獄之痛苦。雲航，趙克善。知東亞民族，吃飯心重。祈禱神農工作，普及耶穌民生吃飯之道。邪說難以侵，雜神不能入。復活耶穌，洗洗腦筋。普及工作，醒醒愚狡。明瞭善與之取，天下莫能與之爭衡。中國安靜，世界始能和平。予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欣欣然曰。我爲東亞民族，日日祈禱復活耶穌民生。

伊尹病輕

虎豹熊狼，慈愛其子。鷹鷂鷓鴣，不食同類。人之行爲，有超乎猛獸慘禽之忍。雖智者，無覺焉。周公且誅同胞而作聖，唐太宗戮手足以成帝。石廩爲名大義滅親。隋場圖利，君父逆弑。餘步周公。太宗石廩隋場之志者，難以數計。嗚乎，名利之欲，毒質大矣哉。伊尹初爲，有莘之臣。既辨且庖，

揮汗於農工。成湯革命，聘佐杵機。放桀功成，阿衡於商。太甲不肖，別豎師訓。瞭然民命，恭迎還政。一髮千鈞，奠安磐石。愛民忠君，完成伊尹之志。後世君子，多稱贊焉。蓋伊尹，悲世之淫亂，冀爲誅暴。感成湯之聘，忠翼其子孫。全信篤愛，以明其性。悲世憫人，而遏其欲，當此放桀日淺，人心未穩之際，以太甲之冲齡，乏遠大之識見。著伊尹之聖智，仿成湯之放逐。雖曰不宜。所謂伊尹病輕，無忘庖厨勞農之道焉。周公吐哺握髮，以防少康復轍。管蔡武庚之舉，已經早爲之所。太宗黨羽既成，叛隋之初，建成元吉，何能抵制於後。石膽諫簡州吁，莊公不納。預知逆弑必所不免。桓公立，乃老以避政，名芻之喻。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嗚乎，瞽爲潔已，自愛既決，殺子之機，豈必待誅州吁之後哉。隋場初行，僞孝恭敬唯謹，賄賂左右，親近文帝之身。穢亂逆弑上蒸之機，已決於僞孝之初。豈必待竊父昭顯之後哉。周公殺同胞，不失其爲聖，太宗誅弟兄，無碍其明君。石膽名華竹，留芳千載。場帝金殿輝煌，遺臭萬年。名利雖殊，欲海則一。芳臭雖異，慘忍實同。是周公太宗，瞽場之辭重，伊尹之欲輕也。悲哉！後世志於周公，太宗，瞽場之欲爲者，迄於今日，尙未泯然。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欲厲

水火刀兵，疫染死殊。人類之災，大矣哉。曰否。荒歉饑饉，凍餒載道。人類之災，大矣哉。曰否。盜賊橫行，殭屍遍野。人類之災，大矣哉。曰否。水火刀兵，疫染死殊。有時期止，無謂入禍。荒歉饑饉，凍餒載道。有時豐登，不爲人患。盜賊橫行，殭屍遍野。有時肅清，何足憂慮。最可怕者，人欲之禍。無期無辭，無窮無涯。豺獠厲害，禍實大矣哉。欲源一闢，淹世界，吞宇宙，猶如徵塵。沒星斗，食日月，難以填滿。大無外，小無內，盡歸其有。水火刀兵，疫染死殊。荒歉饑饉，凍餒載道。盜賊橫行，殭屍遍野。種種之災，莫非人欲之爲。吸盡同類之血，難止其渴。食盡同類之肉，

難飽其腹。身不過五尺之軀，欲望無窮。口不及拳大之量，欲吞無涯。究竟微菌之一，欲禍最大。一切萬物之摧殘，莫能逃乎人欲之禍害。嗚乎欲厲不醫，人禍不止。雪航，趙克善。著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根誅人欲澄清腦海，人類始能安靜。否則，無和平之日。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悚然驚駭，曰。祈禱，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快醫人欲，根絕人禍。

姜尙奮展

物體進速，決無良質。發軔期早必定天輟。青楊綠柳，不如松柏之堅。項橐甘羅，不及彭祖之壽。青楊綠柳，數十年間，以成巨料，虛而不固。松千柏萬，始成棟材，實而益堅，項橐甘羅，名顯沖齡，歲不達耆，中途而夭亡。彭祖幼無特彰，罕驚人之舉，鮮赫赫之功，長久於天。遲速優劣，顯然孰別哉。紂名受辛，力劈猛虎。托釋換柱英武超群。巧辯多才，文過飾非。忠誅直囚，以絀諫官之口。頗聞諛諛是其好名之甚。政虐民怨，卒亡其國。行暴臣叛果殺其身。西伯姬昌，蒙釋羑里。順紂而不逆，和佞而厚奸。紂王，耳滿其忠，惡來，佞以證實。假以節鉞，遂意征伐。西伯功高，聲譽日隆。藉紂之實力，竊爲積德於民間。受辛信而不疑，命其歸國。聚黨徵兵，隨其方便。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錄賢納士，積極籌備。先伯所望姜尙，固窳於渭水。對酌詳審，宜託之以大事。復恐親勳之臣，輕其貧賤。紛爭讒阻，而起內訌。僞言夜夢，藏丈人，騎黑馬，偏朱蹄，依累於其身。朝集群臣移奪其夢。齋戒沐浴，態度鄭重。令子姬且，著以吉凶。群臣同聲曰。先王默示形顯，無疑何卜。從衆議決，而載姜尙。仔爲首宰，封太公望。咨詢國政，計劃周章。言文宣傳，受辛暴虐。童謠民歌無非周德。路彼權臣排擠君子。利用小人，雲集紂側。絕其忠路，杜其左右之諍。文武慎選，詳加偵考。試之以財，觀其廉否。試之以色，裁其品格。試之以酒，察其形容。試之以爵核其作爲。穩

練無疵，而後重聘。敬老恤幼，佈德達情。擢良將而武訓，壯年皆兵。澤及枯骨，生死施潤。西伯，曰：善。朝問羣臣，曰：寇須氏，有疑於寡人，伐之何如。管叔，應聲而曰：不可。臣聞伐無道，不伐有道。伐逆，不伐順。寇須氏，仁孝民多樂道。治國有方，伐之不祥。太公，曰：可矣。西伯，曰：何謂也。曰：臣聞伐無道，不伐有道。伐逆，不伐順。伐過，不伐不及。寇須氏，過之矣。於是，滅其國。西伯臨臺，託孤於尙。囑，子，發，曰：以父事尙，時至勿疑，銘而行之。嗟乎！西伯侯昌，可謂能忍。三分有二，慎盡臣禮。俗論，以爲周德。吾曰：正係周之狡智。時未至也，力未運也。尙怒，西伯，不以漁翁貧賤之軀，拔諸親，尊貴之上。竭其平生，所有之智。多贊姬發，進以爲王。尊昌，曰：父王。父未葬，而起兵。抱木主，以伐紂。伯夷叔齊，聞風而諫。左右欲刃之，尙阻不可。曰：義士，勿傷也。親自撫而慰之，曰：受幸暴虐，獨夫慘忍。王，爲民誅害，宜力相助。剖其亂源，靜安天下。爲民着想，理當歌頌。諍者，不知時務，伯夷叔齊，怏怏而奔首陽山矣。周讓伐商之初，王令弟旦，沐浴焚香，著龜兼卜。著草折，龜只焦，曰：靈示不祥。諫王息兵，立止干戈。尙曰：所爲者救民，何可中輟。行途未遠，狂風怒吼。主旆折，輦馬驚，輦損輪壞，炭爇乎未傷王。且，作色而憤曰：著龜靈顯，卜已因現。臣伐君名不正，言不順，天不助神示凶。速爲收軍，以避不祥，未爲晚也。尙曰：當今受辛，正在沉醉之間。飛廉黑來，三御草檣。賄賂公開，君子遠避，民心已去。待其猛醒，重任良輔。機會失，禍易得今日之舉，可將誰欺。及其罪我悔之已遲。枯骨朽草，焉有靈乎。急換輦馬，請王陞坐。揮令進兵，血流漂杵，誅紂露尸，周有天下。九十歲，封齊榮顯。夫，姜尙，營丘食販渭濱釣翁。陰謀嗜殺，流血億萬。忍而揮戈者，感西伯車載之恩，名重利巨之惠，滅此朝食，積糧興周。不顧身老，征粟之苦者，憤其懷才不遇，貧賤而至於老。復恨父辛，賢者之不用。怒之常識爲御之小人。飛廉黑來，掌握樞機。奮其陰謀，展其武略。搗毀濁池，悉斃魚蝦。流血難巨，而無恤心。名利不平之欲。

市且大哉矣。後世不平之鳴，而步其塵者，勢如長江怒濤。悲夫！欲亂。取同，止欲之方。曰神農工作，泮職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遲達

昔有宋人，拔苗助長。次日往視，則苗稿矣。今世英雄，似宋人者，非常之多。在己往，而知將來。博於古者，始能通於今。世界大戰已經二次。初，德意志，維廉俾斯麥。欲以帝制，統一世界。自不量力，卒亡其國。次，日本，東條英機，德意志，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秘密訂約，欲為三分天下。舍棄德政，獨用武製。最顯者可晒者，東亞共榮圈之愚想。是其暗於博古，昧於通今。孟浪橫吞，以致於崩潰。國力源竭，庶民遭殃。輕舉妄動，國亡身殺，卒為天下笑。溯我中華，鴉片戰史。愚昧幼稚，不知國際公法為何物。土砲戈戟，風帆盾箭。古特腐殊內亂尤甚。滿漢相慘，婦女纏足。完整民族，半數自廢。漢東全變，滿垂大弊。洪荒叢野，尊自文明。彼時英吉利，機械軍艦，直達奧國。鐵甲戰器優於中國百倍。海軍兵力，超於中國腐古。天津失守，敵圍燕京。清帝北狩，蒙辱熱河。迫於城下之盟，忍為春秋之恥。識劣武弛，不堪言狀。當此頹靡，極點之時。設使英吉利，滅我東亞，以何力可能抵抗。屢試屢侵，終不敢吞。不講公法勝利條約。僅僅海岸商租，賠賠戰款而已。英吉利所以不完整獨吞者，必有不吞絲由之所在。而今局勢，較昔大異。中國上級民族，知識慧開。雌伏雄飛，隨時變幻。舌辯不亞列國，交際很知輕重。而本庄繁，突為暴襲東北。擬仍中蘇之役，要挾條約。計劃難行野心不死。復步朝鮮傀儡海儀。東條英機，蠢獅怒吼。不顧國際信義，無畏非戰條約。擴大戰區，稱霸海洋。排英反美，如瘋如狂。目空一切，為我獨尊。類於庚子拳匪，纏足無識野妓之紅燈照。忍所難忍，就輒聯軍。堪所難堪，無條件降服。蠢獅雌伏，任人侮辱。不陣亡於裝甲

島，亦宜死節雷伊泰灣。自裁未斃，尤當自述。立憲君虛，天旱無年。閉令服從，將兵無罪。義務強迫，庶民無罪。勿爲誅連，罪認一人。詳論世界昭顯主義。以死了之，有何可懼。本國上下，能不感激。列國公判，好漢贊頌。釋此不爲，尙欲求生，何其螻蟻之甚也。文王慎重能忍，武王時至不疑。遲其德達，周興八百。拔苗助長，則苗稿矣。欲速不達，東條英機之謂歟。俗爲日本悲觀，吾云日本幸運。設無此番特訓，不遭挫折。勝利東亞，族漫各地。不出百年，種無應類。速則爲秦皇，遲則步俄帝。不復元史，必轍清廷僞滿酋十四載，危於戰期。彼族男女，驕態特顯。文武官員，悉受運動。大局果定，尤當如之何。敬告勝利國民更宜慎重。寧以德進，勿以武速。日本降服，團結益固。臥薪嘗膽圖強口篤。舍其武侵，而競工業。商戰決爲，東亞之冠。戰費賠償先緊而後弛。延期求緩，哀憐懇切。靜待戰機之來，必有身先列國之義。功齊國際何患不平。善運方針，必有復興之時。勝利國民可不戒勉。雪航，趙克善。著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洗我人類之腦，認清大德遲達必能超乎武功。醒列國之紛爭，樂園足可共成。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莞爾而笑曰。祈禱耶穌民生，快爲復活東亞。

周公盡孝

鴟與鴞逆食之禽獸。聖與哲敏世之人類。鴟鴞食母畢而後始翔竄。聖哲導人事，而後始名顯。鸛鳳鳴，以爲光瑞。鸛鵲單棲，鸕鶿無厭。聞鴟鴞之聲成爲手指唾罵。入誰之宅，皆爲怒捕而殺之。遠棄其屍，以除不祥。鴟鴞與人，痛痒無關。疾之甚者，以其逆食之故。孝敬其親，忠殉其君。信篤其友，慈育其子。廉潔其身，兄友弟恭。力行其事者，謂之聖明。聞名而敬，廟堂以禮。慕之深者，以其有益於人類。惡哉鴟鴞歟。善哉聖哲。周公姬旦，贊助武王，多軍謀劃。伐紂功成之後，爲朝輔

之冠。成王繼位，正在沖齡。侍講維謹，慎盡臣禮。吐哺握髮，廣納賢士。國體日隆，政治明朗。兄與弟管叔蔡叔霍叔臣武庚。見其賢於受辛，可步少康之志。忠直心切，變其監視。管蔡霍，弟兄三人，同謀復辟之舉，緣是流言四起，周公遠避。密爲籌備以迅根誅。復辟昭顯罪以叛逆，周公帥兵而伐之。戮武庚，滅其國。殺管叔，囚蔡叔，逐霍叔始達平穩。後世君子，贊美周公，迄今頌聲不絕。蓋周公，遵父遺囑，時至勿疑。助武誅紂大功告成，可謂孝矣。贊見立國可謂恭矣。輔翼成王，竭盡耳目之力，可謂慈矣。忠矣，贊之美之，歌之頌之亦宜矣。然而非公諸天下，不免有骨肉，族黨之偏私。較管蔡霍，志於有虞。復辟少康，忠直遠甚。夫，文武父子兄弟，原爲紂臣。以姜里之囚，終日拳拳納賢士而載太公，時至以伐之。紂之暴虐，誅露罔當。以家天下之制，父崩而子立。武庚賢明，廢繼帝位，以昭臣忠。大公無私，而彰國法。舜殛鯀而讓禹，重神器以惠民。貶逆廢賢，不分骨肉。國法嚴明，已有模範之師。舍此不爲，奪歸已有。一父所生之同胞，殺囚逐以作法。一君食祿之臣，弑伐攻而滅族。血流漂杵，足見人心之未服。弟兄互擊，可知理有不公。聖焉殺囚同胞，庶民尤當如之何。導權利之私爭。周公亦難脫其咎，老子曰，絕聖棄智，盜賊無有，其斯之謂歟。嗚乎，後世慕周公之聖者，何可數計。權利之毒，禍慘手足，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厭惡

世界極厭者戰爭之禍。人類最惡者物戕其身。然而列國日日練兵備戰。人類，時時貪利自戕。極厭最惡之事，反成尚榮之賽。聖賢難以理解，英雄狂悖特甚。原始相沿，以致於今。紊亂慘殺愈演愈厲。人人恐懼，無脫禍之方。世世防禦之息戰之術。試言近年，兩次戰禍。維廉逃，帝俄滅。東條英機，禍日。希特勒，傾德。墨索里尼，害意。明知怪物，人類夙從。實知巨禍。人類趨向。死人無量

數，寰球血淋漓，刻下之蘊釀，災期又不免。一幕一幕之慘劇，類於電影之演戲，始終不悟，猶如俱樂部之部。嗟乎東亞崇向周公之聖，爲權利而殺弟兄。西歐最信基督之教，爲權利以戕同類。殺人者倒乎聖道，無怪世亂紛爭。慘忍者逆乎教旨，怎怨戕殺過度。科學日見大進展，宗教爲何不進化。神道團結，推詭僞聖。革故鼎新，改善信徒。願我人類英雄，醒悟前非。換換腦力，變變救星。努力研求，神農工作。著糖衣，食良藥，復活耶穌民生之精神。共建天國樂園必成。予步，闕福堂。聞書翁之述。積極祈禱，大道實顯，世界和平。

管蔡殉忠

上智無疑，鑑澈清楚。下愚不移，膠固其欲。釋迦牟尼，鑑於夢幻。繁生必殺，絕欲固恆，棄其至尊，而無疑。莊周，釣辭字輔，不爲欲累。老聃，掛冠國史騎牛雲遊。絕名棄利，而無疑。愚者觀之以爲苦，智者爲之以爲樂。瞽叟瞶嫗頑固之象。膠其欲愛，愚思陷舜，倉廩浚井，屢行虺敗，而不移。桀寵妹喜，紂戀妲己。肉山酒海，終夜長飲。誅忠戮諫，膠其欲愛，至死而不移。智者視之以爲禍，愚者爲之以爲樂也。管叔，蔡叔，霍叔，事武庚。名爲臣，而萬監視，見庚賢於其父，才德不亞少康。感於有虞，忠義奮發，同謀復辟之舉。盡其無私，以昭大公。宣言嬖且，輔翼成王之非。復辟昭顯，周公帥兵而伐之。誅武庚，滅其國。罪以鴟鴞，賦以詩詠。殺管叔，囚蔡叔，遂霍叔。轉危爲安，周廷穩固。後世君子，褒頌周公之德，貶臭管叔，蔡叔，霍叔，苟逆之罪矣。夫，觀人之曲直側考其言行。文王議伐必須，管叔忠對仁孝。坦白無私，不同父志之取。令監武庚，焉無復辟之舉。家天下，君臣之制，始於大禹子啓。相沿已久，認爲定律。有虞忠君，少康亡而復興。步其良轍，警爲亂萌。所以管叔，行伊尹，有虞之志。事雖未果，臣道無虧。殉職盡忠，力竭死於君難。殉心可以

賀天，明節昭日月。衛其文武周公，歷世臣商，有斧壤之殊。巧辯難以言非，直書窮於錄陳。復辟崩潰，殉忠已定矣。設如功成山河一統。法制恢復，朝綱振展。文武周公成王。父也，兄也，弟也，猶子也。貶焉，逐焉，囚焉，殺焉，流血之慘，勢所難免。況周之黨羽，佈滿天下。饗其利者，謂之有德。肅清之期，難以日預。征討伐誅，決必超乎，血流漂杵之劇烈。權利主義，自古如斯。凡我人類，受其屠毒，而不悟。幸而彼時，力竭殉職。否則復辟功成，庶民又難免，戰爭之塗炭。嗟乎。石曆名標，大義滅親。武庚，管叔，咏以鴟鴞。成敗雖殊，志向無異。周公輔成王，管蔡弑武庚。勝敗雖分，顛逆未可定也。管蔡重於公忠，孝恭慈有所不完。周公厚私於孝恭慈，公忠有所虧缺。尤啓後世，巨奸篡竊，藉題之征誅。唐太宗夷同胞，謂行周公之事。名與時不同，流血之慘，實無異。豈不，大可哀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決無藉詞，間諒之弊矣。

〔附言〕主義

夫管蔡，與周公。一爲舊君之復，一爲家庭之得。主義既不同，行爲更懸殊。二者新舊之主義，皆可謂之下流。何不法效堯舜，訪賢推讓。翼君上行，研究聖道。日益求益，公安天下。中華，自禹子啟始，僞黨萌生，私利初動。以致湯武，愈趨愈下。獨夫橫行，盜賊稱君。歐風識開，變幻進步。言論自由，新而益新。部落酋長，王霸君侯。立憲共和，赤化國際，政體大革，衰輿色更。物質需品，時時演進。米筏風帆，輪船鐵橋。艇潛航飛，提取原子，馴其雷獸。工作大革，宇宙一新。政體云主義之進，物質言科學之展。足見世間，種種躍進，無一落伍。顯係革力，悉壽人事之爲。可笑舊教天主，逐日鐘聲，垂裳古守。類於同教範疇，無思道展。好在，尙未倒開割禮，羔血門第。馬了路德，知其有碍教展。毅然革新，始能種撒於人腦。志其後鳴者，有青年，神召，安息，救世。風起雲從，積極

神道之擴充。然而古守洗禮，神迷何禱。無濟於世，有碍民生。當連大革，團結實力，以耶穌之精神，應付時局之變化。力行耶穌之思想，平服各派之紊亂。否則古守舊道，步隨佛教之銷滅。宜隨政局之變幻，超乎一切。應仿科學之實現，人類依歸。今世之數，反對宗教，鄙視耶穌感醉者。異其所見神迷古守，有碍生產之力。虛耗物質，類於僧道沙尼之遊食。設不積極改善新生，終被馬克斯主義所搗毀。果能復活耶穌，精神與主義，世界皆必樂為趨向。馬克斯學說，決難超乎耶穌之勝利。否則世界危險，宗教傾頹。予步謝福堂。聞雪翁之言，曰：願為，積極祈禱，復活耶穌民生。

(丁) 狡智贏物質歸原循環有理

鄭伯孽周

迅雷風烈，天氣之變。干戈驟起，人事之亂。天氣不變，無春夏秋冬之季轉。人事不亂無物質文明之進化。變為轉之機亂為治之始矣。鄭伯，克以囚母孝女而破。周鄭交質，王綱樞塗。從斯日素，諸侯紛爭。干戈繼起，遊說大興。五霸七雄，奮戰逞能。始是合併，周社終遷。歷經二百餘年，同類屠殺。較力鬥智，文武傑出。傷亡之巨，難以數量。孽始於鄭莊公，而終於秦始皇。嗟乎！鄭伯秦皇，忍禍天下者，任其私欲橫行而已矣。夫，私欲起於微而禍終巨。失於檢，而毒波大。寤生之初，任欲廢彼，而立英叔段，武公未可。寤生始弟憤母，而陰起殺機。誘養成，動衆與師。以正其非，遂寤姜氏於城穎，嗟乎，一念之微，而擴巨大之禍。鄭伯為王卿士，王俾虢公政，簡則無之。君臣解疑，互以為質。繼則侵襲，周師伐鄭。寤生叛抗，傷王左肩。從斯諸侯，各自稱雄，天下大亂。禍國殃民，磨毒生靈，以致秦移周鼎。噫嘻，一政之失，庶民塗炭，宗社崩頹，可不慎哉。後世英雄，乘政得失，步武，鄭伯秦皇，陰謀之孽者，為數益夥。敢問止孽之方，曰神農工作洗禮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知變

人類所以爲物之靈者，善能知變，時時躍進。以原始裸體，而進婚配垂簾。競其美觀，風俗世集。中國至周興後，一大幻革。典謨訓誥，國風雅頌。文戰勝武，宣化根服。卑則諸子百家，爭鳴於世。女則，競奇裝巧藻飾超群，花樣時新，體態柔媚。列國如斯，寰球一致。足見，人類情同，進化無異。於是，西歐，女尚細腰。類於楚王辭風，如蜂之形勢。東亞，女足纏尖。類於匪法慘削，如箭之形勢。長襟，彫膚，式樣繁增。體育受傷，人生有礙。風頰羶染，競爲醜觀，自斲慘喪，不知醒悟。世界大派，數多考驗。有碍於人生者，悉數革洗。解細腰，放天足，長濤彫膚，免卽形傷。科學日新，政體時異。人類稱爲萬物之靈者，善能知變而躍進。詳觀種種之新展，不亞於電迅。何其宗教沉醉，其督信徒不醒。腐守舊禮，愚講古道。凡事莫不前進，惟獨宗教倒開後退。既不知，往活研求。尤爲神話，人力難達。科學，似電之進展。神道，如牛之蹢躅。神之全體，反不如科學政體之特顯。奇哉，怪哉，神迷死守。以致復活，滯塞遲緩，耶穌精神，不能實現，空談聖道，無補於世。神愛弛顯，愚頑疑叛。人類廢物，神之穢累。再不實行，耶穌大道，於人間。必俛神教，根本之動搖。建天國，築樂園，光照禍星之腦海。優範圍，高榜樣，醒其鄙劣之人智。試觀英雄，主義侵略，嗜殺之風。與細腰纏足，長襟彫膚，競美之斷喪，有何異，果能以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博愛主義。洗其，人禍羶染。足以正英雄，嗜殺之惡風如細腰，纏足，之解放。予步，闢禍室。聞雪翁之言，曰。願爲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坑儒焚書

禍必有基，禍必有始。言有是非，德有真僞。古公亶父，夷狄來侵。獻之金帛而不納。資之美色，

而不受。群臣主戰，竄父曰。殺人父兄弟，寡人母嫂妻女，佑吾之國非仁也。兩軍相攻，肝腦塗地，血肉狼籍，非義也。我之民，可以作彼之民。我之臣，可以臣彼之君。其義一也，其利同也。讓之可也，避之可也。遷於岐山，臣民隨之，而有其國。周興之基，德於此矣。商鞅變法，秦以日強。法苛欲殊，律無情徇。上及太子，下及庶庶。秦夷之禍，尊於斯矣。六國兼併，嬴秦日虐。密偵諛孽，以爲嚴厲之得。虜非田，改郡縣，變征爲募，築長城，捕匈奴，謀延萬世之基。偶語法詠，道路以目。野心勃勃，欲海無厭。六國王臣庶民，受其鉗制，死生不得。於壓迫之下，激起秦書流言蜚語，以穢嬴秦。異口同聲，呂不韋奸商淫種之子。偵查情報，始呈大駭。遷呂於蜀，遠避其嫌。密探尋原，究因何地。問策於群臣，決計於李斯。邀集名儒，盡歸咸陽。御宴歌舞，優禮倍加。造謠之書生樂不思旋。以爲始皇垂青，選賢任用。人類素有情之動物焉無好感。擬洗，誣言之舉。密議，更其污穢。以補，特惠之篤誠。無如，王道前引，導其郊外之遊。嗚乎！機爾地覆，可憐靈敏之儒。悉數活埋，無一幸免。搜其謗書，盡數而焚之。陷儒之坑，今日猶存遺跡。於是，旬動全國，結首骨慄。無論，何種經典。與人類，有益之言。多畏禍。而自焚。書不讀，秦漢以下。咸係，偽造之謂也。鬼死狐悲，悼於類傷。小儒憤憤，餘怒無息。手指足割，言秦而唾罵。列國湧義，假父老，陽物擊巨。舞輪生風，淫母滿欲。油漆諫臣，喪斃。弟。根栽證據，罵實過火。小儒怨謗，痛恨。同。俗論感慨，亦有可觀。警告淫虐，戒復秦轍。大儒求實，虛山面目。是非真偽，直書其事。賢聖明達，自有公論。止僞戒虛，以塞詐萌。人類模範，儒道宜慎。嗟乎。始皇知統欲之爲，未悉率性之道。知用法治。以強國。未悉種德，以保子孫之業。知用智力，以誅叛我。而不知，詐僞叢生，左右無篤信之臣。小人易近，君子遠避。儒云德無，根絕幹枯。秦之族夷，決於此矣，豈必待項羽之炬哉。後世英雄，步武始皇之志者，昏而不窮，良可浩嘆，敢向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那無民生。

蓋周之興，以古公宣文，能忍善讓，種德於岐山。家天下，八百載，所以如是長久者，其來德遠。後世子孫，典謨訓誥，克繩祖武。垂以仁政，吐哺握髮，勤禮資士。周公諄諄，銘於左右。設如始終不懈，周無亡日矣。惜幽厲，脫其良軌，以致於衰滅，秦以商鞅變法棄德尙武，二世族夷。足見德厚，超乎武力之勝哉。游觀世界列國，以武功成功者，存在有幾。大彼得，拿破崙，亞力山大，成吉思汗，究竟興旺幾年，俾斯麥，希特勒，墨索里尼。武力神速，戰如電掃。瞬息之間，崩潰瓦解。日本帝國，明治變法。忽染秦癖，苛政之資。步塵商鞅，蠶食侵略，伊藤博文，吞流球，併朝鮮，侵台灣，略三省威脅華北。田中內閣，虎視齊魯，襲我膠州，希特勒云，道德如牛。東條英機，視中國為蠢牛。張大帥口，欲為整吞。鄧棄牛德而學希特勒獅子吼。水軍填海，肉搏大陸。一吼山崩地裂，國本動搖。枚原子，葬送天皇。廣島長崎，化為焦土，活躍良民，變成枯骨。禍惹全世，人類慘死。東條英機之罪孽，尙堪言乎。原子彈，不產於德意日，積極發生，於美利堅者。天使，救星，維持人類之和平。英吉利，岌岌乎，未倒塌者，尙有牛力，餘德之存在。果能去其僞，而佈純真之牛德。日不落，足可恢復，長久之普照。美利堅，牛勁日旺，道德為列國之冠。中國愈厚，腐守古道，德存於不侵。國雖弱，而不亡，法蘭西，舊教猶存。天主鐘聲，鏗鏘盈耳。腐守落伍，麻醉自斃。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莫善，競大德，於基督。凡我人類，同為上帝之子。無厚無薄，悉奉耶穌之道。無偏無私，復活耶穌民生大牧之精神。德興超乎武力，而且攸久無疆。人人負耶穌民生大牧之精神，無需武力之平。人人似神農洗腦之工作，毒害自然不生。天國實現人間，何必死後再登。子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范增誤項

八二

巨大則易見，微末則易忽。功成庸俗羨，失敗聖名顯。觀象而注目，見鯁必大驚。戰戰兢兢，皆知避其害，重其體大之故也。松籽榆錢，細鳥可食。初萌似毛以成森林之巨。苗最速厲，傳染可畏。成木加備，輕其體微之故也。義漢高僧忍功成，而不知身傷於殺。慕項羽稱霸爲雄，而不見烏江自刎。神尼，出世不久，譎道受辱，害囚於終身。孟軻，仁義天下，晉謁諸侯，浩然於牖下。儒道之不行，古今莫不然。以孔孟，二子之學識，遭如斯之境遇。庸俗視之以愚腐，婦女見之以鄙笑。當日所目之怪態，廣聞之穢語，恐亦難逃乎，人情之外者矣。幸哉失敗，幸哉失敗。不失敗，無以顯聖名。范增，感項梁，聘作軍機，竟楚嗣以號招。集天下之英豪，與伐暴虐之強秦。當即訪楚道，得懷王孫心，於牧牛場。嘗爲懷王，羽檄秦罪。項梁戰死，猶子項籍，總揮其師。楚懷王，進義帝。封項籍，爲魯公。加劉邦，名沛公。分左右軍，爲二路。先入霸者，王。劉邦先下咸陽，隸俘於籍，禮躬辭卑。增謀夜襲，以除羽患。項伯救張良，密透而不果，項羽自稱霸王，命邦爲漢王。欲遣漢中，藉山險以圍閉。增誣鴻門宴，刺之以釋慮。項籍，見邦忠厚，而不忍，任其竄歸。增，以劍碎盆，曰：大事去矣。初，遷義帝，厭其掣肘。籍遣彭越，逆弒於江。增聞之，而悼惜曰：立帝之初，吾之意也。嗚乎，義帝誰弒之歟，雲航趙克音曰：范增也。項羽誰敗之歟，曰：范增也。後君子，論項籍，不用范增謀，以致於族夷。噫，何其見鯁巨之思防，而不知菌毒迅速之厲也。夫義帝，初爲牧童，度其平民之生活。設無，范增之計訪，租衣淡飯。騎牛背，而歌村野。終身農圃之家，誰得而逆弒之。項梁起義，以獵虎豹之策。名正言順，超乎湯武之上。爲民誅害，尤美於桀紂之臣。名分，關於勝敗，興亡之基礎。何可，輕舉妄議，而亂僭。況，不學無術之楚嗣，染成村夫豎子之習慣。智非舜禹，讓其神器。以

蚊負山，力不能也。設無帝之立，羽無君可殺。梁冀積積，而公同王，可謂可帝。張孟玉成之秦，而居九五之尊，誰曰不宜。劉邦身出市井，爲籍一部之著。稱將稱臣，且恐不及。焉敢矜肩縮盟，逐鹿於中原。名分既定，會專界清。藉題無隙，劉邦有何能，以叛項乎。襲也刺也，功不成也。設能，處邦於死地。以羽弑君之名逆，再添誅友之不義。爲帝討逆賊，爲邦復友義。決必接踵而起，搗毀其霸業之基。嗟乎，項羽失檢於微，劉邦得之特易。羽之誤者增也，邦之成者亦增也。啓後世尋隙之戰端，繼羽邦爭雄之大志。利用失檢點於微末，源源禍世不絕者，尤因范增詭謀開始也。無怪枯骨成堆，血染征塵，乏寧靜之日矣。悲夫，狡雄投機，痴羊泰苦。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謬根

棋慎初着，重於起點。一步誤動，全局失敗。人間事始，莫非不然。身家國之發軔，在於謀劃之計初。堯揖舜，舜讓禹，最好之模範。爲子爲民，詳酌細考。謹言慎行，鄭重非常。戰戰兢兢，若有所不及。視天下之安危，責在於朕躬。萬民有過，罪予一人。元首關心，何等切要。嗟乎，惜我後世子孫，弛於良辰。愚私日累，一代不如一代。濁迷時染，一步黑暗一步。趨向私愛嗜殺之風，以致於今日之極者，大禹不能辭其私愛之咎。僞造傳子，以言人歸。根誤一厘，遠謬千鈞。果然無私，研求堯舜之道。政治明朗，早駕歐美之上。湯放桀，武伐紂，繼開大盜之源。禹傳啓，逆舜志，私導屠毒讓之亂。中國政爭慘殺，禹私子謬之差。爲一姓延期之虛榮，而種滔天之大禍。相繼族夷，血肉崩。賢以致不可收命。發軔私僞，起點泰謬。夏禹之父子，東方始亂之罪人。果而大公無私，學堯舜之，天下豈無賢於子啓。况啓詳立功，更無特彰，禹徇巨黨之詔，私傳天下之公。設如行堯舜之志，

益求賢，亂無由生。公益求公，私無隙趁。市井流氓，乏其立足之地。儒匪巨盜，無其作亂之機。以堯舜政治，批讓賢德之道，積種進化。此時，如何文明，尤非吾人想像可能知。列國必爲我首是瞻，世界永慶我國和平。中國之不幸，謬於禹傳子啓之私，巨黨僞宣，染成湯武攢大欺僞之謀，周宋儒匪叢生，軍門遊說縱橫。翻波逐浪，獨夫橫行。法苛斂殊，儒道不純。以致項羽慘殺，劉邦露頭。市井無賴，而有天下，大啓小人行險之心。成則貴爲天子，敗則殺身而已。無賴結成巨夥，儒匪加入催眠。盜賊勢力異強，儒匪鑽媚參謀。中國，數千年政體，泰半如斯。焉有不亂，焉有不爭。類於婦女染成癩足，纏腰，腦海，難解難放之風。迄於今日之局勢解不成，放亦不能。甚於，筋縮骨折灑廢，怪以之足。雖有善導之元首，恐其難策，腦海染廢之競走。發軔建設，宜於，青年訓練。起點革新，當物蒼天一色。混雜傳染，終久難清。是以項羽失敗，被范增誤主義帝之初。中國塗炭，謬禹傳子之始。美利堅，國運興，發軔於華盛頓。道德展，仁義擴，林肯解放黑奴。世界和平，莫善於神農工作發軔，復活耶穌民生起點。蒼天一色，赤字實現。洗清腦械，濼朗心黑。世界和平，天下光輝。子步，關福。關雲翁之言，積極神農工作洗腦，快快復活耶穌民生。

韓信瘋迷

知遠近，眼識未壞。悉五音，耳鼓無障。香臭清別，鼻識有準。言談流利，唇舌無恙。一部分有疾，憂悶於胸，求神問醫，治痊方止。愚鈍至極。亦知自衛。惟，足智多謀，世稱英雄，身碎而無覺者，何哉。是其神經有病，瘋迷於知也。韓信，貧賤，乞於漂母。堅忍市井，辱於胯下。投項梁而受職，臣項籍以執戟。身列百僚，位乎中庸。衣食之豐，超乎平民之上。際此時也，忘其乞辱之初。淫

欲躍躍，瘋迷大作，專嗜殺戮，舍我其誰。背楚歸漢，百計鑽求，滅項自許，偽許夜逃，並釣惠何公之追薦。達其登臺拜印，展其慘劇之雄風。修棧道，渡陳倉，直搗咸陽。漢高親往，留信後防。若以此時迷悟，亦可解患。漢高軍北，詔信攻楚。奮躍拜迎，滅勿自任。虎視鯨吞，以過嗜殺之穩。破趙滅齊，師臨界域。齊嚴防而內恐，正在戰否未決之間。忽被噩生說降，息兵服漢，化險爲夷。止流血，現和平，可謂良民之救星。信納蒯生之策，攻齊不備，旬月下齊七十餘城。以致齊仇特使，噩生被烹。視王命如無物，漢高能無妬銘於心，欲海難退，纔有假王之請。漢高處於環境，堅忍而封焉。蒯生陳以三分，待機觀變。信感推解之愛，不忍背漢。兵逼固陵，紀信替於滎陽。漢高鴻溝盟遠，詔信不應。復又加王三齊，始竭盡陰謀，卒滅項籍。勸進漢高稱帝，韓信爲首。大賞功臣，獨免三齊而轉楚地，信於此時迷悟，亦可脫險。匹夫告變，雲夢遊擒。降淮陰侯，素位朝綱。閉門謝客，逐日怏怏。陳稀遠征，私謁信邸。呂雉藉題，夷其族矣。噫！先納蒯生之言，而襲齊。違漢命，忍噩生之烹。視王使如土芥，失大信於鄰國。後拒蒯生之諫，不忍三分。乏識寡斷，以致族夷。嗜殺果報，物質歸原食。精神顛倒，實應軌道。如韓信之智慧，尙未逃乎神範，何況其次。後君子，總觀始末。未嘗不嘆高祖寡恩，而深痛淮陰之夷，非其罪也。然則韓信，窮爲匹夫，而爲楚臣，叛項投劉。築台登拜，推解衣，愛之厚之，崇之榮之，可謂深矣。宜如何，感知遇之誠。謹慎盡其臣節，酬達漢高於陛下，表明羽項之不用。固陵觀望，滎陽紀替。逆王命之特使，忍噩生於齊烹。乘機要挾，見危不救。忽違命應詔，擅自行動，屢失固道。舍漢高之善將，孰能馭其瘋迷。咎由自取，死有餘辜。何憾之有哉。後世英豪，步其前車而不悟，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瘋迷醒矣。倏

〔附言〕識疾

形體有病，良藥能醫。精神顛倒，多感束手。識疾謬誤，人類遭殃。東亞婦女疾於纏足，愈小愈

好，西歐婦女華於細腰，益細益妙，長脖彫膚，長者俊彫者削。疾於雜神，形奇物怪。塑畫鮮新，等打銅鑄。可笑天主教，腐守馬麗雅畫影，盲爲謬謗雜神偶像。識疾之重，東西類同。沿習年深，成爲自然。不以爲非，多以爲是。鄙俗惡風，男女麻醉。日趨日甚，癖於斯愛。而今似乎風清，漸變漸革。識疾日減，自解自放。唯崇英雄，嗜殺之識。疾於私利之爭，甚於擲足細腰之禍。愛國愛種之風，過於長脖彫膚之害。主義日新，殺機日幻。電光毒火，人物焦枯。迄於今日，慕韓信嗜殺之瘋者，咸稱三傑之一。嗚乎殆哉，人類不悟。救世之信徒，死守神迷，不知進步。任科學之大展，背神愛之全能。識疾沉重，難醫猛醒。嗟乎，競食基督，而昧全能。以致神力滯攢，不如科學之顯，識疾誤神，神愛遲緩。雄風日狂，人類遭殃。神農工作洗洗腦穢。復活耶穌，與與仁風。神農會立，優優範圍。基督教新，高高榜樣。全球一致，列國歸仁。天下和平，樂園共成。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善哉復活耶穌民生。

張良疫菌

虎豹獅熊，食人之猛獸。疫菌疔疽，死人之惡疾。虎豹獅熊，產生於深林崖險之間。爲數極少，避與人居。聞其名而知戒，過其地以嚴防。百計千策，獵逐根絕。形影無踪，衆始安心。畏其凶猛，食人之厲也。疫菌疔疽，發源於骯髒污穢之域。初起甚微，爲數不多。聞其名而知懼，過其地以嚴備。百藥千方，注射隔離。醫治譙靜，衆心始安。畏其厲害，迅速之染也。世有超過虎豹獅熊，疫菌疔疽，百千萬倍，爲人類之害者。不但無畏其厲，而且恭之敬之，贊之，頌之羨慕之，歡迎之豈不怪哉。張良，世爲韓相，國被秦併，臣降僚散。張良萍遊，志在復仇。訪天下之豪傑，宣除虐政之民害。行至博浪沙，酒筵遇大漢。昂昂魁武勃勃英氣。同桌而飲，言及秦虐。大漢怒髮衝冠，自云滄海公。誓

殺此賊，以除民害。良曰：憤言，行宜迅密。聞始皇，巡過此地，機不可失。滄海公會意點首。酒僧告曰：秦皇來矣，速觀雄耀。滄海公，提其鉅錘，藏身猛力狙擊。悞中階車，始皇脫險。滄海公，以身殉。良投項伯，隱居待時。路遇圯上老人，拾履三次。納於橋下，良無懼色。老人曰：孺子可教矣。令其朝起，踰於斯。初遇次延，三次夜半，前於老人。悅與之書，囑曰：詳讀，可爲帝王師。項梁起義伐秦，梁戰斃，羽總揮其軍。恢復六國，以分秦勢，良參與其間。韓復立，而歸國。楚漢爭雄，項復滅韓，良始決心歸漢。藉力誅羽，以雪韓仇。增，謀襲咸陽，良悉秘密。爲劉弭禍，介紹項伯，與劉拜締兒女姻。增，計，鴻門宴，邦謂膝行臣禮，貢獻璧壺。盟遠鴻溝，大封王侯。雲集衆兵，銷六國鑄印。絕周外重紛爭之弊，政治統一天下歸劉。楚亡漢興，多出於良策。強可弱之，勝可敗之。顛倒黑白，等數是非，陰險賊狼，善保其身，良之學術也。夫張良，世爲韓相，爵祿期久，私恩情重。銘感日深，仇秦滅楚，難言其公。疫染，滄海公，而命喪。菌傳楚項羽，以殺身。厲附，漢高祖，而滲忍。陰損韓信，以族夷。憑三寸舌，鼓起狼烟，爲其私憤，屍骸遍野。初志復韓，更新立國，諫阻漢高，冒毀鑄印，復之滅之，矛盾自素。韓之罪人，民之疫菌。鬪市井流氓之欲海，導人類不祥之怪物。儒盜從此而生，賊戕天下之始。牛馬庶民，奴隸胥生。民無發言之餘地，儒有刑餘之兇臣，專制日深，黑暗愈甚。實以張良，私奮之開源。滄海公，則不然。既無名利之求，又無私恩之報。力舉獨夫悞中附車。奮除公害，以寒賊膽。巨錘狙擊，以傲效尤。無露名姓，卒以身殉，俠矣義矣，賢矣，聖矣，滄海公兼而有之矣。後世儒學，多步張良之志，罕見滄海公之義。穢菌傳染，天下大亂，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人害

哀，莫大於心死，無知無覺，不如植物之向榮。悲哉，至極之論。然則心死，不利於人，亦無害

於人，唯心不死，害人者多，利人者寡，滿目人類，有史以來。讒覺益開，人害愈大。野戰蠻戰，數十數百。漸漸滋潤，戰禍日熾。數千數萬，以致於今日，數千萬萬。再逾幾百年，或幾千載。戰禍之數，當演成如何之鉅。尤非筆墨，所能形容。是以，耶穌獨身，釋迦戒生。先覺一致，救世理同。獨身退欲，戒生滅殺。生而再殺，不如不生亦不殺。宗教神思，超乎政體。根本解決，庶免作天地之獨狗。果以宗教之思想，究正天下之大害。以慧不以智，以教不以殺。標以教範，本以利害。標本兼施，戰禍日減。研求利益，人害日清。否則，似張良之流，專尙陰謀。類愚頑之生，繁造其殺。世界大亂，愈演愈慘，畏影而逐，競斃無止數之期。平治天下，舍宗教之道，決難大定。或曰宗教麻醉，有碍民生。雪航趙克善莞爾而笑曰。諸君，所見實據者，神父牧師佈道員。神迷僞徒，欺主之類多。方丈監院，僧道沙尼，遊惰吃佛之禍害。世界無補，國家有碍。鼠耗物質，人類詭充。死腐濁穢，有汚神愛，豈止麻醉而已哉。果能，研求大道，展我神思。實現教範，特顯坦途。生活日新，光大神愛。予敢齒舞，武斷之云。樂園可築，天國可登。然則非神農之工作，復活耶穌民生，則不能。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爲我人類，祈禱復活耶穌民生。

蕭何疔疽

萬物爲天地之劇園，俗民悉被賊智之催眠。動植變幻，景緻鮮麗。美韻奇音，歌聲萬籟，文劇之演也。凶禽猛獸，相慘互鬥。英雄豪傑，弑殺彩血武劇之技也。著書立說，善移人欲。揣摩心理，樹衆之附也。黨派殊奇，理論特異。涕笑狂擊，主義之宜也。天地厥劇園賦。賊智斂，催眠賦。蕭何爲沛縣，刀筆吏。有奇才。知去就。民苦秦政，盜賊蠶起。縣令庸怯，鮮能政治。何與曹參，迎劉季。歸沛縣，民殺縣令，而起義附劉。集天下之豪俊，以伐吳秦。繼隨項梁，誓師誅虐。項藉，劉季，奉

韓帝命。軍分左右，先入關者王。季下咸陽，子嬰縛降。季悅繁華，態欲戀棧。喻以不可，張良復又力諍，兵還霸上。士將爭奪，壁崩金珠寶器。獨何，取秦圖籍詳陳利害。季悉悟，天下大事，餘無戀焉。除苛政，約三法。整軍紀慰民誥。衆感歡呼，沛公德政。羽遷季於漢，何籌劃糧餉吸髓於民。韓信投漢，季輕其出身。信逃何追，力薦爲將。築臺登拜，崇貴其名。信，拘審伐楚。何，運籌帷幄。項羽，刎於烏江，漢王，統一帝政。御宴功臣，諡陳得失。言進不一，多有不洽。帝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朕不如張良。籌劃糧餉，輸運適切，朕不如蕭何，戰勝攻取，決於陣前，朕不如韓信。朕有三傑，以得天下。羽一范增，而不能用。是其，趨於自滅。何以上林餘地，擅與民繫。帝怒下何於獄。王衛尉力諍，功巨過細。帝釋何曰，爾爲伊尹周公，我作桀紂，言之憤憤。欽哉帝敏欽哉帝慧。嗟乎成湯文武擅德於民，而取桀紂之天下。設如桀紂，似亭長之防微杜漸。湯武雖有聖智亦無能爲。或者，萌於殺身之禍。蕭何未夷，是其僥倖於功臣。高祖鷹鷂，猜忍，能有何之過者。亦蕭何乏於武略之益也。縣令被殺，民衆暴動，全係刀筆吏之鼓吹。虐政誅後，韓信族夷。蕭何力薦其能，而不能力保其身。市井劉季，固無大志。啓其淫念，誘其嗜殺。楚漢相爭，庶民塗炭。戕殺慘夷，原於蕭何疔疽之毒起。市井無賴，沛上亭長，無此鉅毒之力。血流成渠，枯骨如山。屠淫天下，奴隸庶民。爲一姓私利之走狗者，其病悉在三傑之毒。初得蕭何疔疽。次染，張良疫菌。成於韓信瘋迷。稱皇稱帝，釋其巨嗜。稱聖稱賢，（帝云聖，臣曰賢。究實，大盜與儒賊狼狽爲奸）。循循其眠。迷入盜範，橫眉怒目。摩拳擦掌，瘋癲呆傻。舞劍揮刀，涕笑狂殺。大展文武天地，芻狗之劇矣。嗚乎，後世英豪，沉醉斯轍迄於今日而未醒也。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腦海清而迷悟矣。

〔附言〕色幻

地球原無，萬無何有。道以色幻，物以地生。人類之始，爬虫之一。躍進於今日爲文明至國。究

實，未出過度，類於部落時期。蠻野獸鬥仇視相殺。逐日生活在於地獄，何文明之有哉。果能，光大神愛，無所不在。目力之達，即能身臨其境。刹那，可遊群星。瞬息，遍透萬物。人身之神，與上帝權能所在。人身之靈，無異基督。空中妙有，釋云佛性。空中妙有，即上帝之權能。靈性純潔，微塵不染。色不能誘，物怎能傷。樂園之享，毫無疑議。天國之登，在乎一心。惜我人類，舍神愛樂園之競，偏學蕭何，疔疽地獄之爭。一代一代，厚其毒風。以致全世，千瘡百孔。潰爛難堪，不知所以。棄明節之天堂，奔黑暗之鬼域。嗟乎，耶穌救世，不知研究。戰匪禍星，皆樂風從。迷哉不悟。神農工作，既知真偽。復活耶穌民生，宜悉世界色幻。悲我信徒，神迷死守。反不如科學之展。哀我造物，神的全能。猶不如人力肉體之爲。嗟乎，信徒死守。辜負神愛，鼠耗口疣。辜負神愛，鼠耗口疣。千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曰。謹戒鼠耗死守，工作復活民生。

新莽學聖

日月之速，逾於穿梭。寰與之轉，快於風輪。人生之期，大壽與天殤，多者不過三萬梭輪。以機體視之，瞬息即過矣。以此喻之，必有驚異。反對斯說，泰不合乎情理。鄙之以亂言嘗之以胡曰。解答地球之體，公認七萬二千里。二十四小時，晝夜轉一週。除電光石火，未有如是之速。飛機遼風，尚行數日。設以傍觀，決定快於小體機輪。因地體大覺遲人杳識盲知昧。以爲年期三百六十五日，時間很長。究實，快於機輪之轉。人類體微，識力不達之故。詳思人生，杳杳之軀，蠕蠕其中。茫茫之欲，無厭其嗜。愚哉可憫，愚哉可憫。王莽，初性誠篤，因外戚而仕漢。政聲清廉爲朝輔之冠。吐哺握髮有周公之風。訪賢求能，有堯舜之志。趨儒慕士，不亞於湯武。折節恭謹，博采周咨。大語放奴，平等人類。變法維新，解奴自由。庶民悅之以心歸。楊雄贊之而雅頌。夫人儉樸，勤慎耐勞。布衣

叙，烹勳自代。佈五帝三王之德政，展尹甲周公孔孟之仁輔。舉聖作聖而聖已遠。嗟其欲強，以欺弱。小人勢成，君子不果。弑君逆篡，鑄成大錯。光武藉劉姓，家天下之譜。誅逆賊而復興漢室。鳴荆，克念力薄，一失足而成千古之遺憾。夫奔初行，聖賢之道，譽美天下，庶民心歸。名士趨向，子性歌賦。欲勝性迷，血染中原。干戈大起，屍橫遍野。瞬息之間，繁華幕閉。幻景奇更，悲劇復演。乎盡西江之水，難滌萬年之臭。苦於自儉，妻尤勞作。可笑彼之夫妻，所爲者何。冤哉愚矣，愚矣冤雲。後世君子學新莽之聖者，又何其多也。天下焉能不亂，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用活耶穌民生。哉

〔附言〕閃光

地如電輪，瞬息千載。日光似閃，頃刻一世。人類壽期，無異電輪之極轉。以極轉，神化之壽軀，不謀樂園之享受，奮爭地獄之戕殺。愚竊穢私，頑莽驕敵。歲不達晉，多爲自斃。巧思主義，倒故更新。盲從模彷彿迷顛其術。甲云集而乙言散。丙方守，而丁方攻。奇形怪狀，無非爲權利之私爭。以主義作招牌，歸終爲黨派之分贖。彼言，爲民清匪。此語，爲民誅盜。兩賊相攻，良民遭殃。利誘威嚇，強征暴殺。俾宣民主，愚弄乏識。身不由己，詭狡者肥。廣播爲公，匪征私戰。民死如芥，強盜自由。欺人自欺，欺神欺天。國起內訌，世界大亂。完幅輿圖，裂爲粉碎。良好男兒，變成槍糞。一幕一幕，私戰血劇。不但不醒，而且日甚。主義倒主義，輿論亂紛紛。人類斃人類，腥血雨淋淋。幼稚無識，老大悲哀。壯年幾載，又鬧瘋災。活人地獄，謬云天堂。渾後，皆論王莽之非。何其實行，不如王莽之甚。王莽窃柄，無非新其主義。費盡私心，歸終崩潰。循環有軌，神範難逃。人造之主義，不能久存者，私心偏向。無爲父母，無爲妻子，無爲本身。專爲人類而犧牲者，赤血純公，耶穌救世之主義。無論如何思想家，決無間隙餘刃之攻擊。神聖，坦潔之大道，惜無人行。閃光諺爭頃刻地獄。

悲哉不悟。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祈禱復活耶穌民生，實行純公神愛之主義。

九二

魏武初忠

騏驥展千里之足，鶩駘不能望其塵。鳳凰爲千刃之羽，燕雀安能測其志。聖賢力濟天下之蒼生，庸俗反爲賊之以誘能。君子克己以作則，小人侵襲而毀譽。騏有千里之行無逢伯樂，不如鶩駘之肥。鳳翔鳴，而謂乎律呂。不知其音者，犬咬鷄騰。是以，哲博慈惠，不如盜賊之厚饜。君子愚固其窮小人詭利其身。物之優劣各異質之芳臭不一。天生靈，佛性賦，上帝之靈賦，皆被肉欲之害。老聃云：大患，唯有我身。曹操，字孟德，爲官於漢。董卓專權，篡竊已顯。王允憂涕，操笑曰：憂卓死乎，涕卓死乎。允驚駭，問計於操。曰：謀斃董卓之策，憂涕何損於卓。允贈操刀，操晨往刺卓，卓醒見操曰：孟德，何爲曰特獻寶刀。卓接視之果然，操乘機潛逃。卓覺圖形，通令全國。佈告郡，縣太守陳宮捉之。操力述卓，篡逆已顯。官感佩，棄官隨之而走。操疑，謀殺呂伯奢。宮見操狼，復棄而之他。操歸鄉里，聲卓逆罪。起義兵，會諸候，誓師共討。及呂布刺卓，李郭作亂。曹趁機，挾獻帝遷都許昌，而令諸侯。權高震主，帝憂恐懼。戚臣愚謀，衣帶血詔。操覺，搜證，誅同謀，縶董妃，天下大駭。攻馬超，擒呂布，討袁術，戰玄德，滅袁紹降劉宗，至於赤壁之敗。造成三分，蜀魏吳鼎足之勢。進王加錫，局歸曹有。傀儡獻帝，業成虛位。操覺不篡，改號正魏。尊謚武帝，藻飾功德。噉乎，殺人如芟草，死後而成，武帝之夢。子孫未久，復被晉篡。天理昭彰，循環有軌，何益之有哉。夫魏武帝，初問忠君，毫無虛僞。舍身爲漢，智略時幻，非常之才能也。設其死於卓手，孰敢曰非。及其權達勢重，功高震主。戚臣庸妬，以致血詔難堪。激起殺機，而展報負。千古之污穢，隱痛於九泉。設獻帝，似湯武之能馭英才。崇高其名，暗撤其實。優禮其表，重祿其爵。庸妬進讒，以辱國勳罪示法誅。徹其肆謗而勵將來。魏武雖貪，亦必步伊周公之輔，以報知臣之德。舍此不爲，突以血

詔之冒試。庸碌遭殺，狡獪喜題，而亂成焉。況魏武鄉慕，毫無稽漢之實力。顛險流離，舍死忘節。所爲者，忠君之譽，利祿之得。兵力將達三分之一，庸庸寡能，貪鄙之輩。妬賢嫉才，讒言血詔之下。激起魏武之怒，與君無益，速促漢亡。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者，殊可憾也。魏武性忍力薄，欲憤難遏，以致內外慘劇大演。設魏武果能堅忍，抑當死於刺卓被獲之殉。即削兵權恭還漢政。效周公恐避流言，自縛請罪，任彼獻帝之裁奪。帝資雖庸，決不致殺無罪之功臣。或者，悟其納讒之非，遠庸小而信賢能。外乏狡獪之題藉，內清庸小之蠱惑。即時蜀吳歸服，天下平矣。魏武，又舍此不爲。憤展駿足，與鶩比賽。鳳變鸞怒，與雀較力。忘其刺卓，舍身初忠之爲。甘作漢賊，篡逆之禍。慘忍驚駭，死於鷹鷂鐵蹄之下。羽翼盡摧，血染鉅鬪，鴛鴦之翔。嗟乎，微讒之起，觸大世亂。庸愚讒軟，造成漢亡之禍。後世英雄，似魏武變其初志，而斃讒軟庸讒者，難以數計。無怪天下大亂，悲夫。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欲爲

夫以微末肉軀之欲，而擴天下無涯之禍。人類之所大欲者，無非功名與富貴。以功名富貴始演成慘殺無期流血之大戰。以此觀之，功名富貴係人類之亂源。慘殺流血以禍天下，無非爲之功名富貴淫欲之夢。淫欲云何權利私爭。嗟乎，功名富貴，尙可留乎哉。或曰，人絕功名富貴。諸般腐退，世無進展。雪航、趙克善，曰。何不換換腦筋，研究科學道德。退欲減殺，將耶穌精神，行在人間。大展科學，無碍文化。積極進行，神愛主義。天國樂園，易於造成。以備戰，害人之物質，預備預備人類之新生。以流血慘殺之腦力，研究研究人類之福音。設如山原始人起，以致於今日。競賽不息，早趨乎聖經神愛之上。舍天堂而不登，謬爭頃刻功名富貴，無期慘殺之地獄。試觀，功名富貴，輕者戕身，重者族夷。功名愈高，危險愈大。彼時曹孟德，人人欲殺之。迄於今日人人齒恨之。以特殊之英識

，而竟危險之身。毒戕其身，禍殃子孫，豈不愚哉。腦筋洗清，孰爲覓禍。神農工作，裸體新生。帝活耶穌大牧，樂國共成。子步，闢福堂。聞雲翁之言，曰復活耶穌民生天國快登。

魯肅忠偏

正心爲忠，中正之謂也。能止爲耻，止耳之謂也。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心乎不偏矣。止能遏欲，消色財氣，而虛榮絕，止耳乎不貪矣。無名利之求，無私己之意。宜血潤地，以醒人欲，殺身無怨。耶穌心正不偏，救世之忠也。棄，帝王之尊。舍，財色之好。講經說法，遏欲滅殺。以身作則，支解無噴。釋迦止能，云住不生之耻也。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哉，忠耻而已矣。魯肅，仕於孫權，爲名宦之一。篤忠信，知大節，事難決，而咨詢，權之死黨也。曹操，驟降劉宗。據領荊州，兵屯江北，聲勢浩大，東吳震恐。股肱張昭，以安民爲重。力諫降漢，可免荼毒。武將躍躍，多欲戰攻。文士較多主降，贊爾張昭之策。周瑜，態度不明，權疑難決。肅密諫曰，昭等言降，皆爲其本身計。安享其祿，不失郡縣之守。將軍果降，位不過侯爵，節從數人而已。昭等之諫，俟將軍也。沃野數千里，庶民之衆多。恭乎趨服，志者不取。況有長江之險，可戰可守。兵精糧足，實以應敵。肅料劉備，新敗於操，必知虛實。肅往連絡，利用臂助。英拒曹兵，造成自主，帝王之業也。權始決心與劉結盟，併力而攻。采納諸葛亮，與周瑜之策劃。赤壁鏖兵，曹軍敗北。劉備，暫領荊州，以作屏藩。孫權，據有江東大地，稱王稱帝，魯肅諫力之基礎也。嗚乎魯肅一言，漢裂三分。百年紛爭血染長江。傷亡之慘，誰之咎歟。蓋夫孫權，在降戰未決之間。昭諫爲民，息爭止殺孫權劉操次之。肅諍拒戰，帝業爲重，庶民次之。孟子曰，民爲重，社稷次之。昭同亞聖之思，近乎肅道矣。肅忠偏帝業之私，王侯數人之利。兵運禍結，不顧民生。爲一姓之走狗，慘億民之戰征。大闢家臣，儒奴之弊。

矣。昭可謂，中心正大，爲公之惠。率性直言，爲民止耳，云佳之耻。昭爲民諫，以求安。肅爲帝諍而欲貴。一公一私，善惡懸殊。一正一偏，禍福立判。嗟乎！私爭家有，天下之日甚者，魯肅之類，諸奴多矣。後世君子。宜加深思，公諸天下。勿爲私爭，近乎歸德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忠恥

公諸人類，無爲私貪，可謂中正之忠。能止淫欲，無禍人類，可謂止耳之耻。中心之正，爲君子。止貪之耻作聖賢。忠與恥，關乎人類，重且大矣哉。人類之禍害，莫大於淫欲私貪。小人爲利，反復不忠。天下亂生，世界紛爭。盜賊讒起，淫貪無恥。慘殺日甚，列國不寧。公忠宜勉，公恥當獎。競忠尙恥，根誅淫亂，盜賊之原。是以魯肅，私貪忠偏，禍惹百年之滲。步塵效尤，人類塗炭。以致今日大亂之極者。淫欲私貪，鮮忠無恥而已。神農工作，公忠人類。復活耶穌民生光大廉恥。亂息止殺，世界和平。予步，關福室。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復活耶穌民生。

武侯爲誰

無爲己私，世息爭端。無爲刑治，天下太平。益於衆者，自獲多福。私於己者，期於自滅。何況嗜殺人類，而謀私己，名利之生活者乎。諸葛亮，字孔明，南陽名士。有濟世之才，管仲樂毅之志，咸稱臥龍道草先生也。劉備，聞之，三顧茅廬。仕佐軍機，策劃一切。備謂，如魚得水。藉資臂助，以躍龍門之幻。戰新野，締孫吳，敗曹兵領荊州，取西川，定蜀都。從風破浪，鷗翼大展。勸進劉備，正位漢中。灌穉帝政，聲罪討賊。名高吳魏鼎足三分。蜀小貧弱，實力不及吳，較魏更遠甚。備，

竭篤，臨危，遺囑。孺子，可輔則輔，否則自主。蒼生爲家莫僕時局。崩蓋昭烈，亮輔禪繼父帝位。總挾綱維，稱之祖父。征南伐北，七萬六出。竭其心血，忠酬劉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薨於軍征，封爲武侯。及蜀亡，全家盡殉。忠哉臣職，嗣族已絕。忠哉帝業，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後君子，贊美武侯，鞠躬補禪，終不自主。非議昭烈，臨崩疑亮。或曰反激，以堅其志，臆詐不篤，輕蔑良臣。嗟乎，有污，昭烈之明矣。夫昭烈之卓識，不亞於堯舜。在瓦解危極之間，知子龍不我棄。亮愛馬護之才，昭烈曰，言過其實，慎爾重用。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孺子之味，業經識透，而無疑矣。以血汗，堆成蜀地，銀任無知之孺子，不滅於吳，必亡於魏。何如讓資於亮，保其孺子之安全。是琦之愛子，與堯舜同也。惟武侯，絕舜禹之繼者。時代殊，而環境異，東吳鷹隼，北魏虎視。一髮千鈞，岌岌乎，未傾頹者。上下一心，團結實力，尙可維持殘局之偏安。策馭文武，在於鞠躬。士將用命，在於盡瘁。幼主雖昧，感丞相，忠上知下之明。奮於北伐，效死戰場，而無憾者，悉感其鞠躬盡瘁而已。設亮遺遺囑，而步舜禹。士將必以負心三顧，群起鳴鼓而攻之。境於東者，則投東吳。界於北者，則降北魏。土崩瓦解，身首異處。事敗名裂，蜀亡當日矣。武侯不自主，而輔幼昧。不失忠倫之託，無碍舜禹之實。有伊尹周公之馨譽，無王莽董卓之臭習。有蕭何張良太廟之勳繪，無韓信彭越之夷醜。亮非常人也，輕重之別，芳臭之遺，豈無鑑之哉。蓋武侯之腦海，感備三顧知遇之恩，始竭其所學之術。志在統一山河，恢復漢室。翼於懦弱之主，效伊尹周公之輔。忍嗜殺敵，戰場之慘，步履蕭何張良之策。可謂名臣良相而無虧，云之道學則遠矣。唯道至公，毫無名利之私。以庶民爲重，蒼生爲懷。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無分畛域，齊於大同。無感私恩，無私報已遇。以德化及，普於自悟。行之者，儒道之學也。臣，各忠其君，士，各酬其遇。不計臧否，無論公私。利於我者，而思報達。勞必天下紛紛舍公德而趨私也。不待言與崩潰，人類自滅矣。譬如忠甲攻乙，忠丙攻丁。起自

以至於無量。奮展智能，互相慘殺。以庶民作芻狗之前驅，爲本身逐無涯之名利。輾轉不息，血流無期者何。公德已無，而私爭日厲。道學腐退，虛榮劇烈也。後世英傑，步塵武侯，名臣良相，慘忍嗜殺，自絕其嗣者，多矣。豈不哀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公私

天下大亂，莫禍於私爭。人類服從，莫善於公平。以私擊公，決難勝利。以公擊私，足可搗碎其穴。公理，必勝強權，私力雖大，定則潰斃。諸葛武侯，慎重巨禮。藉忠君之公，而馭蜀漢之群雄。偏安一域，而無內亂之憂。臣，其家天下，應付彼時之環境。然，鼎足三分，各爲帝制之私爭。是以優劣不分，民受塗炭。武侯醉於名臣之貪，以致鞠躬盡瘁而死。公乎不純，名利未清。卒不免子孫，夷族之禍。孟子曰，殺人者人恒殺之。聖經云，以刀殺人者，必死於刀下。自三代以下，罕有名臣之武侯。尙未脫乎神籠，循景報應之軌。其他庸俗，豈能逃乎私爭之禍。愚哉不悟，前車覆，而後轍逐。神農工作，清清腦海。復活耶穌，醒醒心迷。改轍易絃，新啟覺路。裸體無私，公益共成。潔而無歲，天下不爭。子步，闢韜堂。聞雪翁之言曰快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壯繆春秋

鹽，爲食物之主宰，缺之則無味。參，爲藥中之補品，服之則有益。食無鹽，雖珍饈而不美。補之參，雖扁鵲亦無術。鹽，在庖丁之善酌，而後烹飪適於口。參，在醫術之調劑，而後補原氣之虧。鹽固尋常之物，人多輕視。一日不能離，離則諸蔬雜食。鹽味，逾於珍饈，多食則鹹死。參本尊貴之寶，人多密藏，終身共其用，用則原氣可補。參益，超乎諸藥，多服則熱死。素王，刪春秋，善惡褒

貶，直雷無隱絲毫無弊。欲求而不得，愈掩而愈彰。筆誅已往之實，以儆將來之效。奸臣逆子，咸懼誅心之論。愆惡獎善，公諸神判。維持社會秩序，可爲人間良世之法。若主時代，功莫大焉。然而人類五慘，芳臭各異。死於春秋喪貶，催眠之術者多矣。關公，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藉。篤信堅強，俠義超群。勢豪凌人，公憤而殺之。逃亡於外，推車於市，而遇劉備。面談時局，志合乎一，備奇敬之。當同張飛三人結盟弟兄。募勇，奮勳黃巾。因誅張角之功，任備爲山中府，安喜縣尉。公爲馬弓手，隨侍左右。下邳，備潰公孤。迫不得已，而降漢，操甚重之。引見獻帝，封漢壽亭侯。髯，最奇長帝曰美髯，操優禮厚之。操遣人，偵其志。公曰丞相厚我當立功以酬之。斬顏良，白馬圍解去志甚堅。操知難留，曰隨其志。於是尋備，三顧茅廬。戰新野，鏖赤壁，領荊州，備稱漢中王，加級上將。亮與書，稱爲髯公。吳主孫權，遣使求婚。公拒絕，權以爲羞。從此暗作惡痕虛僞盟好。於是奉漢中王命，聲罪討曹，誓師北伐。斬龐德，囚于禁，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操大懼，擬遷都遠避其鋒。吳乘荊州空虛，軍衣商服，渡江夜襲。優待俘兵，瓦解公勢。公知軍散奔蜀求救，半途被吳伏之詭陷。嗣子蜀亡，悉被龐德子孫，而仇夷。公，薨於後防無援，子孫族滅，良可哀也。公之史略，朗如日月，氣貫乾坤。羅本，著三國演義。以公赤膽忠心，卒無移志。描寫，畫面緣袍蠶眉鳳目。特表赤血之誠，殊彰思故之篤。面似，鮮花紅血。袍如，綠葉相襯。綴以，蠶伏鳳舞，極端贊美。龍鳳其表，燦光幻異。簡而言之，品格行爲，絕超人類。酒未寒，而獻英雄之首。贊公，武力神速，冠平衆將，秉燭達旦，財色不戀。顏公，率性於道克念謹守，君臣之禮。過關斬將，古城相會。言公，友弟恭兄，始終不二。華榮放曹，誓領軍法。述公酬濟之恩，舍身達報。心朗不黑，人情無虧活捉呂蒙，玉泉顯靈。筆力已窮，悲悼無術。羅本，老先生，可謂關公，知心之良友。口係心苗，類同言令，羅之八格，亦無異於關公也。薨諡壯繆，清封大帝。嗚乎，公竟慘矣。爲友殉義，爲君殉

忠。人深存於腦海，百言而不滅者，誠篤無偽之故也。夫謝公，秉性俠義而思君，不足爲奇。俠義忠君之士者多矣，奇何有之哉。人類之所最難能者，操勢已成。厚禮垂青，優逸羣僚，劉備窮孤，無立錫之地，東竄西逃，晉無准實，侍操，則穩食當世之爵祿，無巨險奔波之痛苦。尋劉，當即降爲匹夫，實有殺身之大禍。况其名分，僅充縣尉馬弓之手，雖云進級，亦不過校尉之職。初爲朋友，次爲長官，尤非君臣位定之可比。白馬圍解，功立辭曹，補其私惠，已經無虧。單騎而走，羽翼盡脫，依赤誠而尋兄，成敗不自計，毅然而爲之。人類所以難能者，而公能之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適於公之謂也。蜀蜀吳二國之全力，尙畏中原之曹勢。遣公一旅之師，孤軍深討。史論西蜀，未能統一者。實缺，王子城父，韓信，將兵之將。孔明輔才，管仲蕭何之類。軍乏連絡，荊州無援。足見史論，武侯戰畧之虧。斬龐德，囚于禁，威震華夏。操欲遷都，遠避其鋒。英武何如，無待繁述。設如此時蜀地增援，厚其兵力。掃北偽廷，肅東劫據，大功成於當日。何苦，動衆勞師，六出九伐。民疲財枯，有傷國本，無益漢室，驚敵武備，資賊邊防。鼓強隣之勇氣耗資蜀之庫儲，無利而有害矣。或謂，吳姻當就，可免賊襲。噫，劉備，非吳之婿乎。謀之縹之。簡之殺之，所爲者何。莫非荊州之地也。公拒婚。而嚴防。適得其切。否則。罪加。私親之身。荊州被襲。蜀廷難辭其失。運籌。在於帷幄。始能決勝千里之外。拙於外交，蠢於計劃。後路吳襲，輔弼之咎，非前綫將兵之罪。以一髮，孤軍之微，而伐大國千鈞之重。蜀無援軍，州乏佐翼，坐待捷晉之報，何其沉醉之深也。況東吳，踴躍欲取，已非一日。公薨之慘。決不冥目矣。循環有軌。虧補無憾。崇以廊廟。祀以大典。公侯將相。僧道沙尼。商販走卒。村夫愚婦，咸知尊敬。宇殿輝煌。香烟不絕者，慰其不冥之餘憾。嗟乎，僞而成真，虛以填實，公侯將相，帝王之尊，利用忠上而殿下。以固崇位者多，而爲關公之行者寡。僧道沙尼藉名寡化，養尊處優，不勞而食者衆，效關公忠義，財色不戀者罕。商販走卒村夫愚婦。聞靈畏神。

焚香頓首祈爲保護者稠，知關公之人格者稀矣。公爲食物之糧。缺之則無味。補氣之參，服之則有益。春秋之模範，讀之而義深。人類之榜樣，學之以忠信。或謂，學其殺人乎，曰否。抑曰，忠君乎。曰否。學其，果決辭曹，不棄貧賤之劉。富貴難淫，始終如一。聲色貨利，不動於心。及其慘殺，瘞境而迫之，處於時局惡劣，忠君嗜殺。公受中國禮教之毒，宜爲原有。擅美，參贊，當戒多用之害。深求春秋，褒貶之義。慎行，獎勵五刑，催眠之病。春秋所提倡者，禮教與名義。用之適切，則社會得其秩序保障之安寧，否則求其過當，而斃於禮教者，數可云逸於世戰之陣亡。矣以知其然也，詳稽古今，爲之禮教，死於戕，殺，謬，迫，冤，屈，媿，殉，之人，時時不絕。小人利用僞宜，狡取藉之攻擊。厚顏無耻之大盜，反爲倒剗殺人之利刃。可見禮教之善，而高於盜賊之惡源。後世英豪專侷關公，殺人威風者多，可不畏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貴適

帝政時代，教以忠君。爲一姓之尊榮，偏於私利之爭。君貴臣卑，民如土芥。演成家天下，巨闕之局勢。私思私利，銘於腦海。爲君一姓之殉者，數無期量。今世黨政，教以愛國。爲疆域之瓜分，偏於種族之爭。彼此攻擊，主義日新。演成團結，黨亂之局勢，私國私義，銘於腦海。爲一國之私殉者，數無期量。以此觀之，法如何新。私不割盡亂不能止。欲世界之和平非大同純公不可。大同純公之聖顯在於大同純公之聖教。純公無私之教舍耶穌而莫能。惜乎關公，未得基督道。設如雲長生於西歐，耶穌宗教範圍。其軍政，必超乎林肯放黑奴。再進一層，或者將耶穌主義，行於世間。教不宜偏私。行，貴於適切。嗟乎，關公之犧牲，猶有未盡也。子步關福堂。聞雷翁之言，曰，耶穌神聖主義救世人。

唐李黨修

舌爲心之苗，乃腦之機，動則言出，事實生焉。言爲是非之始，乃禍福之基。放則波起，興亡寓焉。閭閻而談，無濟於世。寒塞以語，不免禍生。舌動言放，可不慎哉。唐李世民，爲淵之次子。李淵，官隋，晉陽太守。場帝弑父逆蒸，臣民嗾叛，盜賊蠡起，國內大亂。世民屢諫父淵，革隋弊政，以兵伐之。淵曰：禍福在汝，即起義師，募草澤之英雄。集天下之賢士。勢如破竹，短期滅隋。李淵稱帝，改朔正唐。立長，建成爲太子，世民元吉王爵焉。淵曰：建國之初。秦王世民。功勞居多，宜繼朕位。建成，聞之懼，與元吉密謀，抵防。互結死黨，勢不兩立。魏徵，爲建成侍讀。諫殺世民，根誅君儲之患。建成不果，以致遲疑。厚賄帝妃，譏免世民之黨羽。朝無祿位，遂貶無遺。進言太子之賢，內翼君儲之固。淵無主張，廢立寡決。朝言，秦王功。夕云太子仁。反復不定，因循遷延。建成，積極，植黨，施其私惠。暗賂，尉遲敬德，籠爲己有。敬德將賄證，忠告秦王。文諱，房玄齡等。諫誅太子以絕禍害。秦王不忍，曰：舜何如人也，秦王曰：聖人也。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倉廩而不下。廩上之灰，井中之泥耳。曰：周公何如人也，秦王曰：聖人也。曰：殺管叔囚蔡叔，逐霍叔所爲周室之興。雖誅同胞，不失爲聖。事急矣，宜行周公之事。尉遲敬德，奮於早朝。大攻玄武門，搜索建成埋伏。殺建成誅元吉，勸淵遜位於秦王。淵迫不得已，而讓之。秦王繼帝位，擒魏徵，怒而審曰：汝何爲，離間我骨肉。徵曰：惜彼不聽吾言，始有今日之禍。殺之而已，尙有何問。帝解其縛，曰：忠臣助我，徵感降服。輔陳十思九得之諍，君有懷鶴之畏。尊李淵，爲太上皇。慎於孝敬，亂於元吉麗色之妃。云報阻勸，不殺世民之德。每臨朝，徵諫無隱。較顏難堪，退入後宮。怒而曰：殺田舍翁。后曰：爲何，帝以實告。后更朝服，鄭重禮賀。曰：國有忠臣之諍，君無失德之危。獎之則有益於社稷，何可輕

之言殺。帝曰，戲焉。后曰，萬乘之尊，天下之主。言出禍福隨之，興亡寓之。言何可戲，極宜慎之。帝反怒爲愀。每有要件，咨詢於后。后曰，先雞司晨，爲家之索。陛下，自裁可也。帝愍徵曰，汝可謂之忠臣。徵曰，不願爲忠臣，帝曰，何謂也。徵曰，願作良臣。龍逢比干，謂之忠。伊尹周公，謂之良。利害存亡，之分也。帝悅，重禮優之，君臣情感無間。可謂君明臣賢，爲三代以下之冠，誅同胞，亂吉妃，骨肉相慘，三代以下亦罕。崩謚，太宗。夫唐李，爲君儲，而屠夷弟兄。後君子，論太宗。以有餘於廷臣，不足於同胞，嗟惜明君之遺憾。雪航，趙克善，曰，黨爲權利離間之私，殺，非鬪墻之禍起。設如，建成，世民，窮爲匹夫，貧無立錫，決無流血之劇。魏徵，諫太子，誅秦王，於不備。太子遲疑，念其手足，不忍毒害。是魏徵之忠，而起殺機。太子危亡，爵祿不穩。名爲主，而實爲己。房等勸秦王，殺建成元吉。秦王，初亦不忍。文諫云行，周公之事，喻聖以鼓之。儒匪智毒，而決攻殺。忠於秦王之帝業，而獲爵祿之高崇。名爲君，而實爲己。黨匪儒賊，包圍弟兄，皆爲其權利之私爭。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乘隙攻擊，藉題誅夷，無非貪其富貴之得。試問，孰殺其弟兄，曰，李淵，家天下之荼毒。建成遲疑，世民不忍猶有同胞之愛。黨匪儒賊，毒水注射。李氏父子弟兄，卒遭潰爛。富貴，尙可貪乎哉。夫太宗之殺機，禍始唐高，言不謹慎。終亂黨派，各爲祿爭。嗟乎，異姓超於骨肉，陌路結成同生。妻言夫從，家起紛爭。讒及父母，力間兄弟。咸悉其害，而不悟者，私己之故。庶民細產，紛爭之如斯，何況大國之利乎。後世英豪，似唐李，昧於黨派。弄其傀儡，毒水注射。潰爛慘斃，始終不悟者，多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云）慎言

天下大亂，人類互殺，禍始言於不慎。家起紛爭，災因於婦女。弟兄仇視，害生於妯娌。舌長語

亂，產蕩夷傾。斯中國家庭之弊，人禍之所難免者，衆皆深知。是以君子謹言慎行，苦得立說。褒貶提倡，良教於後世。滅欲增性，以遏淫亂之源。斯我先哲聖賢，苦於世人。煞戮心血，以力正之。無如小人爲富貴而作亂，衆多慕之。季子，言成六國，實力團結。連橫防禦，虎豹之秦，張儀言縱，併吞天下。擊潰連和，防禦之綫。彼時七國，王侯宰輔，以及庶民。惡數未逃蘇張，縱橫之禍言。庶民多不知害，衆皆模仿贊嘆。於是，賊儒叢生，效尤富貴。言亂天下，以致於今日之極。馬克斯，學說出世，實與震動。列國色變，資本家懼，階級蕩平，王侯族滅。斯言力之大者，人類皆知之。至於，淫詞小說，邪教言異。人類被其害者，何可語數。述聖言，而猶亂。何況，亂言放肆，而無忌憚。李淵言不慎，以殺其二子。今世列國，主義紛爭，言多無忌。戕殺過度，人類驚駭。內憂外患，無一安靜，不恐懼之國。嗟乎，皆知，言肆多毒。而無止言，解毒之方。諸子百家，競立法言。同樣人類，派殊式特。當時新說，賽鳴其異。大好整幅輿圖，裂爲粉碎。奇哉怪哉，同爲上帝子孫。何不化一，親向主教。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行我基督教言，敬吾神愛世人。醒諸亂言，解脫諸禍。人類安寧，天下平靜。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儒膽韓愈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致知。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無論種族，不分貧賤。一是皆以，正心修身爲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息戰止殺，簡而易明。儒道近乎人類，實體之良益。豈不超乎，杳杳虛無，宗教之力，遠且大矣哉。然而斯道，迄於今

日，未有名實相符，而力行之者也。悲夫。韓愈，爲仕唐廷，深悉儒道，權微勢薄，志不得伸。自喻千里之馬，無逢伯樂之識。駢死於槽枥，受辱於惡奴。食不飽，力不足，欲與常馬等，不可得。麟之昭昭，羣於麋鹿馬牛犬豕，視爲不祥之物。龍雲從輔，顯乎靈異。比喻自彰，卒乏知己。衆鳥高枝，鳳遠遑而無棲。不平之鳴，了無鍾期之遇。朝廷迷於佛骨，尊祀舍利於大內。庸臣競媚，歌頌佛法。儒奴爭寵，互獻釋典。俯道沙尼，絡繹雲集。政殿變爲叢林，朝臣儼然居士。咸趨於寂滅，痛感於身累。帝弛萬機之理，民有輟耕之虞。韓愈力諍，衆媚之非。上好下甚，毒質深染於人類。民尙寂惰，社稷有傾覆之危。言弊懇切，而君不納。貶於潮州，復有原道之述。仁義博愛，超乎玄空。農工商士互助有益，道易明，而易行，文章之發揮，切言儒道之民生。極端，反對，佛老，寂滅滅生。入其人，虛其居火共書，老幼廢疾有養。欽哉，昌黎之儒膽。力主實行，儒道之精神。洞燭，僧道沙尼，遊蕩弛惰。與人無益，而有害。肅清掃盡，維持民生。物質進展，共同增產。忠君愛民，諸無所畏，迄於今日，聲價猶存。非尋章摘句灑足腦筋之腐儒，裝於催眠之詩詞歌賦平上去入。咬文鑿字枯經死典，雖虫一術曲士之書生，尤非行尸走肉高等留聲機供人娛玩，乏補世展機械偶式毫無生氣之腐儒。專播數千載陳腐催眠，聲韻平仄纏足，媚勢之辭文。又非纏成弱性頑固不化，應聲盲從臭儒之類也。夫韓愈之儒學，錚錚脫俗者無論矣。唯獨識最高，慮極遠。實在，人類，理想利益，之保障。老者安，少者懷，廢疾有養。論文，合乎耶穌，博愛之精神。性不背乎，釋迦實行，之普渡。近於老，謂上善若水。尤類莊周，齊物大同。無論大小階級，不分上下貧賤，一律懷思而恤憫。善則善矣，若云大道不免有絨衆口，排外之弊。武斷尊內，獨裁之鄙。人類進化，實因理論之大展。煞費神思，各揮智能。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利害相關，互爲對照，害現於外，利存於內，理之所必至。利表於外，害寓於內。凡物莫不然。釋以身作則，謙讓無私。棄會說

法，化愚貪而息爭端。哲理深奧，儒有不及之測。道，溯本求原，一而不裂。水利萬物，玄妙不爭，儒亦難望其塵。書可參考益於博采。火之滅之，止於智能之展。晉之諺之，近於蠶橫之野。人類所享，文化物質。日新月異，非一聖之所發明。僧道沙尼，空食虛耗，造成釋道兩教之害虫。獨身四寂，林泉羽化，鼠窃人類之偷生。目覩斯弊，有碍民生。昌黎，所以，痛之深，恨之切。逆衆媚，以力諍。觸其醜，揭其隱。言其，儒道政治，簡而易明，之精神。雖殺身，而不懼。欽哉儒膽，美哉儒政。至於，釋道之學，昌黎尙歎研求。後世君子，步昌黎，武斷獨裁，而絀他人之口者多。舉其儒膽，敢言時弊，保障人類，大無畏之精神者寡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良益

饑爲之食，渴爲之飲，夏葛而冬裘。疫爲之防，病爲之醫，老者安少者懷。斯民生之良益，無儒主義之奇新。春種秋收，夏麥冬藏。村夫農婦，皆知自免。建築房舍，製造一切。工匠藝術，皆知努力。農夫愛田，勇於增產。利世人之食糧，而不知主義爲誰。工人愛勞，勇於製物。利世人之用器，而不知主義爲誰。嗟乎，良民益世，而不知有何種主義。帝制爲君，共和爲國，均產爲主義。民爲君死，謂之忠。君衆忠多，民死必夥。君爲禍亂不祥之物，今人多悟矣。民爲國死，謂之愛。國衆愛多，民死必夥。國爲禍亂不祥之物。今人未悟矣。民爲主義而死，謂之烈殉。主義衆烈殉多，民死必夥。主義爲禍亂不祥之物，今人瘋狂，正盛矣。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誠哉，斯言。君國主義，無非大盜滋彰法令。良好農工，益世工作，皆被盜賊主義而禍害。嗚乎，農工不悟，死守摧殘。任其驅策爲獨狗，不知團結以自衛。或曰，不如此，而更大亂。侵吞欺壓，勢所必至。弱肉強食，決定難免。雪航，趙克善，曰。以有君，而大盜始。以有國，而爭端起。以有主義，而慘殺日烈。環境相迫

，演成如斯之狀況。祈神農洗洗腦，禱耶穌醒醒迷。覺我人類，皆係上帝子孫。應爲一視同胞，神愛無異。大地一家，良益安慰。誠意正心，致知格物。農工互輔，增產製物。良好民生，益世大道。何必多生，君國主義，盜賊之慘殺。韓愈曰，人其人，廬其居，廢疾者，而有養。君，國，主義，化銷盜賊乎不生。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宋趙欺孤

入易於僞，天難以欺，物質歸原，周而復始。人事亦然，多不察而自欺焉。堯之子，丹朱不肖，以讓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而讓禹。二帝智慧相同，二子之不肖，亦相同也。桀無道，寵妹喜。肉林酒池，長夜之飲，誅關龍逢，成湯放之，紂暴虐，嬖妲妃。肉山酒海，夜飲通曉。殺王子比干，武王伐之。幽淫於褒氏，酒色過度。烽火失信，身亡周衰，列國大亂，於斯崩潰。期之長短，雖云不一。結果報應，毫無異二。孰敢曰，天無神。誰能欺，神不在。秦法苛，以族夷，項羽暴，而身殺。魏篡漢，不爲蜀吳滅，偏以司馬取。司馬子孫，尤爲奇特，血統晉移於牛。成湯文武，行其假仁義。賊之善，以遲酬，秦，項，魏晉。盜之惡，而速報。弑篡詐竊，盜名欺世。無論，如何之智防，終必復其原軌。孰敢曰，天無神。誰能欺，神不變矣。宋，趙匡胤。官，於周世宗，有軍功。外樸內敏，世宗信任之。殿前，都檢典，爲天子。本荒唐，無根之物。世宗疑之，革其職，以胤代。世宗臨崩，託孤於胤，翼其沖齡，胤權勢積，黨羽日集。文武齊備，請命遠征。軍行陳橋，遽而兵變。黃袍加身，衆稱萬歲。胤令趙普，曉以大義。將官皆云，天下無主，宜正大位，以救蒼生。胤迫不得已，旋師歸都。忠於周，而反對者，胤黨擅爲誅夷。改朔正宋，匡胤稱帝。遷封，周世宗遺孤，王爵焉。林泉，方外士。陳搏，號希夷。騎驢雲遊，聞之鼓掌大笑，曰，從此天下太平，倒梓於樹下。黃麟，善觀

天文，顯歸大宋，童謡天兆，無一不吉。兵變飽加之際，胤母正在用膳，聞信，失寤於地，欣然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胤，誠篤馭下，友弟孝親。御宴羣臣，曰。歷代，君臣。君，疑臣，則夷戮。臣，疑君，則逆叛。互相猜嫉，多害此病。設如，爲臣，將實有軍力，悉數交於其君。君則，無疑臣叛。臣則，無疑君妬。共安富貴，豈不善哉。皆悅帝諭，即時杯酒釋兵權。曾母爲皇太后，封弟匡義，匡美，均食王爵。妻爲皇后，子作君儲。太后臨崩，而問帝曰。汝如何，得之天下。帝曰。天命所歸。太后曰非也。汝之天下，取於孤兒寡母之手。慎記幼稚，不可以爲君。汝百年後，讓之匡義。義讓之匡美，美再讓汝子德昭。遵囑勿忘，吾亦冥目矣。匡義有疾，帝親煎藥，先嗜而後與服。匡義外出，帝曰。龍行虎步，應當大貴。帝至趙普家，普讀魯論，問曰。何爲。普曰。半部論語，可以安天下。夷狄貢，先賄普。帝駕到，普慌迎。賂不及藏，帝見之。趙普懼，竊思相位不穩，帝始終不言。臨崩，匡義侍側，囑曰好自爲之。后與子，不在其內。獨影錦聲，內情有異。迄於今日，疑案未決。崩諡太祖，匡義繼帝。德昭，因諱西夏，功賞諸將。奏章捧進，匡義怒擲於地，曰。竅汝爲君，再行隨便。德昭恥憤，歸府自刎，義聞，驚惶急往。鮮血模糊，尙未氣絕。義涕曰。愚兒何至於此，氣絕淚下。德昭無嗣，太宗枝脈，至此已絕滅矣。簡謂，宋太祖之史略。外樸內敏，誠篤馭下。友弟孝親，冠於歷代之君。孝母，而母揭其隱。明言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以周爲戒，幼主不可以爲君。遺囑其讓，何等瞭亮。遠慮家天下之帝業，恐其愚昧再悞前轍。究實匡胤何嘗不知。故裝矜頑，以遮衆識。觀母，言其隱欺。逆篡，無可維護。殿前，都檢典之籤，匡胤已難辭其嫌。苗儀天文，陳搏大笑。決定，羽黨之僞宜。友弟煎藥，先嗜而後與服。龍行虎步，應當大貴。友之深，而愛之切。弟怒擲奏，逼殺其子。趙普狄賄露，始終不言。篤臣惡寬，能無感動。趙普，反媚匡義。一悞，不可再悞。嗚乎，母揚其醜欺，曰否。母之放蕪非常，恐其覆轍。痛啣得失，以免遺悞。詳而剖解，私

愛之深。勿組法聽，而審案已立。弟殺其子歟，曰否。遊辱未雪，太宗心疾。西夏戰功，補遊戰罪。怒擲奏章，斥其孟浪。尚曰待汝，爲君，心猶未變。親至叔侄，近而君臣。擲其奏章，何足爲恥。得昭自戕，愚兒何至於此。顯乎神判，循環之軌。趙普喪其天良，而狡獪歟，曰否。太祖，待其，深恩澤厚。何不諍太祖之悞，而媚讒太宗，不可再悞。是普，愧於狄賄，不敢直諍。畏太祖疑詔，逆母遺囑，不孝之咎。母私愛之，而實醜之。弟誠言之，而子戕之。趙普自畏，絀其當言之口，奇悞巧外者，何。黃袍加身，欺孤之僞也。所謂物質復原，人事亦然。或曰，匡義之報，而安在。試觀匡山之役，臣負幼帝，同歸於盡，豈不慘哉。篡周於幼稚，宋亡亦幼稚。周被臣欺而繼王爵，宋亡強胡俘匡海之魚蝦。果應胤母遺囑預防，終未逃其因果，可不畏哉。後世英豪，步宋僞欺。結果之慘者，多矣，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洗腦。耶穌，滌心，則悟矣。

(附言) 世鑑

竄與列國，東西各族。嗜殺英雄，帝王霸業。無行仁德，專以武力者，莫不速夷其族。假仁假義，維護民生者。期報遲遲，以其尚有，仁義之存在。明君智殊，行其仁義，必有仁義之循環。暴君肆虐，施其暴虐，定有暴虐之結果。堯舜智高，二子奇似。桀暴湯放，紂虐武伐。如影隨形，絲毫無舛。秦苛楚暴，迅於電火。漢發莽倫，曹操極奸。魏欺晉逼，逆弑風行。唐宋終局，五代特誅。元明悲慘，清族夷滅。中華民國，軍閥奇報。僞滿帝臣，特別法誅。亞力山大安在，拿破崙何存。大彼得，子孫之慘。俾斯麥，嗜殺之果。希特勒禍世，墨索里尼殃民。東條英機戰犯，本庄繁侵襲東北。無一不轟轟烈烈，聲名震世。無一不零零落落，慘刑自斃。嗟乎，人類何不鑑諸。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喟然而嘆，曰：除非，神農洗腦，耶穌滌心，人類醒悟無期矣。

儒政荆公

夜察秋毫之末，盡不見泰山之大，矜目異於衆鳥之視也。悉戰勝攻取侵襲之利，而不知身殺族夷臭骨之害，英雄愚於聖智之識也。聖智者何爲，博采周咨，多讀下詢，故而好學，謙恭遜讓。有益於人類，無害於民生。以身作則，言行不違。胸潤量海，氣貫乾坤。隱惡揚善，德化衆生。惻愚頑以良導，識達聖之行而後已。荆公，王安石。宋朝，名士。少有奇才，儒學淵博。新益求新，萃逾腐儒。衣敝冠垢，不尚藻飾。士多歸附，譽爲當時顏回。蘇洵，舊派，妬其喻揚，始作辨姦之論。禍天下之蒼生者，必超乎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之上。甚至謗穢，淫其子婦。好事者而賦詩詈。紅綾帳裏好琵琶，我欲彈來不敢拿。捏造污於荆公，腐儒不考實據，盲從笑罵。足見，當日老蘇，嫉之深，恨之切矣。及爲廷仕，變法維新。大革宋弊，貸款青苗。秋成收儲，賦稅無加。蓄資增產，以實國庫。保甲清鄉，十家連坐。寓兵於農，時以武訓。撙節募費，兵達全國。安內禦外，志在圖強。理財練兵，變方道行。每逢日蝕，帝例罪己。素食誅奸，以祈天佑，而延國祚。荆公力諍，無礙人事。日月常軌，凶行一線。解素宥奸，以德感化。愛民爲本，研求善政。日蝕，無關於君臣，有礙良智之慧展。帝采納，解往逐例。民有，鬥鷄鶡者，優秀超群。甲鶡乙索，屢次未諾。乙乘甲不備，遽而奪逃。甲急直追，以棒擊殺。縣呈郡，郡詳部。荆公檢卷，殺宜批釋。朝野大駭，咸云殺人無罪。新法顛倒，謬之已甚。或問之曰，天示蝕警，帝不齋戒罪己，以何規帝過。殺人不償命，以何作國法。荆公曰，是何言歟。諫帝宜明，以展事實。何可愚昧，而昧其知。劫奪鶡鶡，行同盜賊。抑云，小鳥之微，罪過亦不致於棒殺。荆公曰愛之以爲寶。金珠瑪瑙翠玉，與人有何補益。劫奪死罪，謂之盜賊宜殺，因人愛之以爲寶也。況其激起無心，失手之誤。棒殺有心劫奪之盜乎。簡讀宋史，自太宗，師敗遼擊，

武已不振。莫云國威，雪恥無望。歲祿貢幣，乃金日增。虎視耽耽，力食全羊。國病日危，甚於肺癆。守舊腐儒，粉頰太平。鼠飭鶴棘，奴媚帝悅。荆公執柄，洞悉斯弊。百政刷新，淘汰地陳。尸位日減，怨聲日增。俗儒腐仕，爲其飯碗。謗走於舊派，反對之門。新舊黨閥，影射國政。中智以下者，多，上智者，少。鑿別，既不清楚。安能，作疾風之勁草。寡識易於惑，罕有中流之砥柱。膽小被嚇者，秦牛驚着，袖手之觀。愛惜羽毛者，恐身穢濺，而遠避息影。愚昧畏謗，尤多降服舊黨。中智君子，已被震懾，疑於新政之難成。狡詐小人，爲利走圖。諂媚雲集，趨登仕版。蟻附維新，弊竇叢生。舊黨叢敵，俟諸風刺。怨聲四起，新法日頹。良善之計劃，被頑固者而摧殘。嗚乎，遼辱未雪，君臣不以爲恥。金勢凶熾，君臣不知爲患。財窘兵弛，上贖下惰。虎視鷹瞵，輔弼沉睡。詩詞歌賦，灑飾太平。君無心，而臣無肝。魚游釜內，欣躡燃底。儒多尙諂，臣多奴媚。新雖爲國之遠慮，難抵舊式之毀謗。彼此傾軋，互爲攻許。悉爭黨內，爲己秋毫之末利。皆不顧國外，有泰山壓斃之巨禍。朝多諛媚之安臣，野少直言之烈士。鼠膽鷄腸，愚昧乏識。沉沉然，已全醉。荆公獨醒，何能喚衆睡。況宋辱於遼擊，難伏日久。腐儒富道，何敢言其雄飛北肅。新法之備，煞費心機。漏神秘而國危，犯衆怒以身殉。無益於國政，有害於社稷。荆公，新法之展，難矣哉。舊派，誤國之罪，大矣哉。夫荆公，進者講節，日月蝕，與地相掩。使知天道，聲光理化，科學之研究。以此，進行不輟，中國物質文明，決不致落伍於西歐。貸款儲蓄，寓兵於農。節流開源，富國強兵。以此，積極發展，中國維新政體，可爲東亞之冠。金珠玉翠，無益於人。不貴難得之物，使民不爲盜。倡棄無益，廢物之奢。激行老閉，反璞無爲，而治之道。棒殺有心劫奪，釋放無罪，應有之物權。愛之者，以爲寶，喻以無益之。同。理智神明判力清楚。雪柔潔白微塵不染。總揆朝綱之大，勤諸庶民之細。磨巨才鴻，博求真實。橋政瞭亮，毫無敷衍。大橋識殊，古今最罕。設如我族，全賴荆公之儒識。必以儒道，統一實與。

予有之人類。正心修身，廣涉儒化，何來慘殺流血之戰哉。北金原係，匈奴部落，凍糲之酋長。不過恃其遊牧，肉食體健，烏合之勇。焉能侵襲攻略，變法維新，物質文明，國富兵強之宋。兩相較智，猶如聖獵野獸，逐散於荒郊。果無舊黨之障害，悉從新法之研求。焉有欽徽，被俘之禍哉。後君子步荊公卓識，巨瞻儒政，維新之精神，始終檢樸自廉，毫無藻飾者寡。效洵腐守，嫉才冒論，黨舊妬新株特鶴祿，誤國殃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者多矣，悲哉。敢問其方，曰神農洗腦耶穌滌心則悟矣。

(附言) 妬癩

聖賢多貧，色露多賤。君子固窮，佳人命薄。蒼天如斯之生，人類尤妬之甚。愚濁多富，醜陋多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人，偏生於權勢之家。愚智顛倒，妬癩叢生。善道難行，聖革不平。庸食厚饗，殺其不鳴。人類之禍，緣於妬癩之生。女多妬，則家敗。男多妬，則國亡。世界戰爭，無非列國，妬癩之深。宋有王安石之才。始生蘇老泉，之妬。新舊傾軋，危亡其國。日本，妬中華疆土之大，無故侵襲東北。蕞爾全國，而心不足。設如，東亞，共榮國成，猶妬美英之強存。德意志，妬大國之興盛，突起世界之戰端。馬克斯，妬天下，所有之資產，赤化一切。戰刃齒齒，血流淙淙，無非妬癩之沉重。貧賤，妬富貴之顯。愚濁妬敏慧之超。穢辭以妬清潔。淫亂，必妬貞操。中華民國，俊傑特產，妬心殊生。今日之攻擊，不亞宋時之黨訐。至於人類之救星，尤遭妬甚。耶穌，聖行之極。被匪，十字之慘丁，蘇格拉底，言聖之道，不免市棒，大盜之監斃。仲尼識高被妬罔窳終身。孟軻，仁義被妬浩然崩下。妬癩，雖云不同。人禍，實無二致。硝煙彈雨科化毒殺。陰霾無光，了無晴日。神農工作，瘞療斯癩。復活耶穌，醒醒世迷。裸體民生，根誅禍妬。行行宗教，張張廉恥。慮慮妬疾，享享和平。子步，霜霜臺。聞雪翁之言，曰。積極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秦檜忍時

一一一

夏虫以語冰，蠢蠢然而驚駭。勢必憤伸，秦檜相抗，咸昂首以反其說。是其篤生於時，知有夏熱之歎，不知有隆冬之寒蟄也。非蛙以語海，匄然而亂鳴。勢必怒目，憤躍相聚，皆鼓腹以抗其詞。是其，居生於小，知有淺水之樂，而不知有滄海之淵濶。釋迦，節節支解。是其行之杳遠，而愚者迷於知之憤也。耶穌，慘死十字。是其言之神測，而昧者盲於識之怒也。嗟乎，無知寡識人之憤怒，與虫蛙有何異。秦檜宋朝名儒，廷試及第。儀表豐彩，爲一代之冠。無論農工，商士，販夫走卒。以及婦孺，皆知其名。酒後茶餘，悉以檜作趣談之資料。喜笑怒罵，悉以檜作譏諷之競噏。弄舌門口，悉以檜爲毒莫之談諧。精忠傳小說，宣傳之力大，可想而知之。世人，咸欲比之周公，以爲榮。而不責周公爲權利慘殺其弟兄。知雖下愚，謂之秦檜，以爲辱。而不考秦檜爲宋祚誣捏莫須有。試問秦檜，理智資格，汝知之乎。咸云，皆曰惡。再問，壞之根惡之本，目呆舌縮，必遲半晌，而曰，人皆罵之。再問，罵之因何。請過說岳，精忠傳者。以及小儒冬烘夫子，悵然答曰，奸臣欺君賣國，害死岳飛。假金牌，一日十二。禍國殃民，無人不罵。繼問，岳飛，係當時名將。高宗親諭，設施之方，一以交卿。腦筋注意，心視特存，不可多得之將才。武畧超衆，氣吞兀朮。志欲黃龍，力可掃北。高宗身已填滿。欽徵二帝，父兄被擄。不共戴天之仇，尙未昭雪。秦檜暗害岳飛，而高宗不問。若大名將，全族誅夷。而高宗不尋，智脫北胡，較射力確，金人驚疑。亦非庸蹟，傀儡之君。秦檜擅行，僞牌，調飛。假證逆叛，天下當驚。全國悲悼，代鳴不平。莫非高宗質以木石，頑無知覺。皆必，詞窮語塞，默默然無辯。嗚呼，一犬吠形，衆犬吠聲。數人宣傳，全國響應。究問其實，不知所以。盲從敗事，家國之遺憾。徵欽被擄，認視不救。勤王義師，雲集不用。謀害岳飛，以謂仇敵。世人所以恨之深者，唯檜一

人，豈君賣國之賊而已。然讀宋史，秦檜騙翼高宗，在於危難，已極之秋。欽徵北俘，坐井觀天。高宗南逃，軍力空無。蜂起義勇雜亂烏合。籌餉既無着，訓練已乏術。黃河以北，盡歸金有。半壁偏安，尙未穩奠。紛紛勤王，無非多唱高調，喊破口號。草澤豪傑，趁機會而聲揚。綠林英雄，借題目以發揮。流氓土匪，咸欲出頭。紊似亂麻，勢如散沙。令雖統一，調轉不靈。正式將領，不過李綱張浚宗澤，後起岳飛，韓世忠而已。部下多數，收編義勇，土匪卒伍。原來既係匪羣，下級軍官，焉有異類。高宗餘喘未息。決無實力北拒。秦檜知金，肉食野猛，難以力抗。迫不得已，忍辱求和。仿朝鮮，田中國之禮，而和強胡。高宗僞作不知。其實內情，已經通過。奚以知其然也，割地大半，歲輸貢幣。非輕微事，可以瞞混。名將下獄，僞證族夷。尤非庶民之革命，可以掩君之耳目。是秦檜，委屈求全，以待時來。任勞任怨，忠於宋社。忍辱忍罵，維持偏安。清伐朝鮮，廷出主戰，將官抱奮。崔鳴吉諍曰秦檜北和，無人再敢履行其跡者，皆畏衆口之謗也。不納崔鳴吉和清之諫，卒被清俘。君辱臣死，將被慘戮。小不忍則禍大，崔鳴吉可謂秦檜知心之同志。或曰岳家軍五百，擊金兵十萬。設無權臣在內，痛飲黃龍之府。雪航趙克善，曰幻想夢語，難達其實。言之者而無常識，聽之者近乎盲從。彼時武器類同，無今日機械之科化。胡言蜚語，不合乎情理。韓侂胄，一敗塗地，軍喪身殺，以致於不可收拾，況其原氣，恢復之力，超過秦檜時代，數倍之上。岳軍五百，擊金十萬之衆。理有難通力有不逮。五百平均十萬，數差二百倍。設使強胡如牛人力亦有兼顧不周。何況金之將兵勇於野戰乎。史載拐子馬聯騎，鎗一倒十，以致金敗。橫連錦絆，行不自由。進退維艱安能出征。雖云金人下愚，亦不致於如斯之甚。抑云高宗，戀棧之過歟。忍視父兄之不救，延期富貴，偏安之小帝位。秦檜不宜納金賄，而賣忠君之將。曰否。敵我強弱，外交神密，關係大矣哉。割地歲貢辱降國體。君臣如何昧，亦能知其輕重之衡。以秦檜及第之學能無鑑別，區區人情之賄哉。交涉重要存亡寓焉。賄

賂徽末之私情，較割地歲貢之損失。雖下愚，亦知利害之多寡。設使秦檜，爲私賄而賣國。高宗失江山之半，例以常年輸貢。終無察焉，吾不信也。清太祖，戰崩於於錦州。明將袁崇煥，以禮往弔之。戰則戰之，無廢於禮往。明清之敵勢，依然如故矣。甲午日清，朝鮮涉起。李鴻章，力言主和，知清兵不及日軍。文無國際知識，武乏機械戰略。忍待廿年之後，先行遊采列國之新學。積極訓練，再可云戰。現在紙虎之表，只可保守於未漏。沉嗜鴉片，庸愚大臣貝勒王公，多數主戰。皇族貴戚，意志贊同。摘要彈劾李鴻章私通敵國，受賄媚外，窺竊神器。官民上下，一致辱罵。戰開大敗，朝鮮失守。臺灣將逃。渡鴨綠江，攻鳳凰城。如虎逐羊，似鼠避貓。文武狼狽，不堪言狀。遼東危險，清廷大懼。諭章求和，速解危局。章以東清鐵路，利誘於俄，暗抵於日始成朝鮮獨立，臺灣割讓。賠銀四百兆，方保遼東，殘輿之圖。全國尤罵鴻章，龜精現形。子竇日本，終必借外力，而篡清廷。庚子拳匪，狂殺耶穌教徒。釀成八國聯軍，京津塗炭。光緒蒙塵，朝臣無踪。鴻章，以南庭北，殺拳匪，誅戰將。奏之陳之，囚之配之，放之免之。開租界，賠款，償戰費，築領事館，駐衛軍，列國撤兵。清帝回鑾，復歸燕都。嗟乎，李鴻章，履崔鳴吉跡，被謗復清。崔鳴吉，效秦檜舊智。被衆毀，而救朝鮮。崔李二人，經戰敗後。顯其忠良，而洗冤謗。岳武穆，未曾見敗。秦檜，誅戰將，而北和。是以國人切齒，謗史難雪。足見，崔李之幸，而秦檜之不幸，而岳武穆之大幸也。蓋夫，崔鳴吉，李鴻章，讒高被譽。秦檜，爲宋受辱。時事雖殊，求和無異。唯秦檜，迎君意，而夷岳族。息一時流血之慘劇，而冀偏安之局勢。存高宗，延宋祚，美名歸於君，惡名歸於己。爲臣道之忠，辱得其所。僞證叛逆，莫須有三字。名不正，言不順，飛死不冥目，將兵同憤慨。迄於今日代鳴不平者，罪名之不當也。設以方命君意，有違朝廷之密策。名正其誅，誰曰不宜。惟高宗，又獲不忠孝之名。父兄之仇，不共戴天。雖以方命密策，出其權播君政，子弟之口。是以高宗手諭，明裝岳飛。設慮之方，

一以委翰，執將戍邊，力抗於外。態度暗示，秦檜和金。忍辱待時，整理其內。秦檜，揣迎帝意，兼核實力之不足。忍以三字之獄而延宋祚之期。飛之族夷，秦檜歟，高宗歟，應詳考。後世英豪，學檜，任勞任怨，忍辱待時者寡。步槍，媚迎君意，慘害愚忠者多矣。狡獪是競，天下大亂。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識較

天生萬物，人爲物靈，諸物莫不爲人類之利用。被用之者因何，以其乏識之故。物質不同，優劣各異。人類之識較，猶如萬物然。種族既不同。知識尤懸殊。識高之種，科化大興。識低之族，文理不通。禁野穴居，漁獵遊牧。識劣頑愚，自覺最樂。參差不齊，行爲大異。是以秦檜，安享二十年。太平宰相，死後封王。韓世忠，騎驢湖上，逍遙自得。岳武穆族夷中年，特遭殊慘之禍。幸有，韓侂胄主戰，愚廢勉將。袁世凱纂清，關岳合祀。私爲利用，雪其賊誣之冤。今世英吉利，民族識優。以基督化力，實達日不落語文之勢。中國，民族識劣，受欺被侵，公開門戶。美利堅，合衆民族，識爲列國冠。實因篤信，耶和華之神愛。中國民愚，信雜神而仇視基督。悉謂有識之人，皆云英美。利用耶穌，侵略世界。嗟乎，既然知其有識，何不研求英美，利用耶穌，侵略之道。是我，愚者待斃有識者不悟。任其撫弄侵略，達其大欲爲止。撫我無識，弄我有識。有識者反不如，無識得撫。遇有識愚無識，理乎極妙。東亞東亞黃族黃族。腦筋心死，多無深思。比較比較，白種白種。美英在天堂，中日在地獄。科化比較，物質比較，經濟比較，實業比較，農工比較，軍事比較，政治比較教育比較生活一切所有之比較。若云四大強國之一，而不羞惡恐懼涕者，其人必無常識。名爲四大實成附庸。何不深思可畏以文化我，超乎武力大矣哉。同生完整地球之中，因何我無常識。是我背乎神道，而信

雜牌邪教之迷誤。余友，萬子顯，係清那家理教。向余笑曰：是神我全信。惟獨耶穌，吾決不信。耶穌教，實在討人厭惡。余亦笑曰：設無耶穌教，中國早已不存。我族未脫，地獄似獸生活者，罪孽即在厭惡耶穌。美國仁道，以耶穌發生。物質豐富，實係神助。知識高超，確乎神通。中國，愚昧民多，精神信廣。至於少數與美英，讎齊之人，多領耶穌之靈。否則，愚昧下降，狡展力能。決其多數，難逃神籠，地獄之判。狡展力能之人市井流氓，鴉片嗎啡，賭徒淫黨，皆謗余為耶穌工作。恨余，罵余，而余不怒，反為感謝。感謝者，彼腦海。中有仇視耶穌之印痕。余三十餘年快樂，恨我罵我，而成全之。怨謗恨之程度，猶有未盡者。懣於未遺流氓市棍，不及蘇格拉底工作之虛斃。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喟然嘆曰：美國人識高，係基督道德之力。願我同胞，快認耶穌。

佗胄螳臂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智者作法，愚者守之。自動者，天生之敏慧。被動者，人事之催眠。和俗者，無自信之力。謀衆者，乏鑑別之能。以是聖智，導之於前。庶民，學之於後。柔以克剛。理以制欲。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剛以自強，愚而自用，囂然而起風波。止戈以武，治亂以刑，滔滔然而流鮮血。南宋，韓侂胄。鑑於秦檜，雖和強胡，國民皆罵。核考岳飛，冤沉三字。佗胄同俗情，而悼之。及其權達輔弼，積極籌備。選將征兵，志學痛飲黃龍。請貶秦檜，迎合國人之心理。褒揚武穆，而獎將兵之忠勇。上勉下贊，一致掃北。停輪歲貢，以作戰費。鼓勵官民，圍結逐胡。風起雲從，全國響應。邊戰始開，初獲小勝。歌功頌德，同視佗胄之良策。君民歡舞，決雪欽徽之俘耻。忠哉熱血，武穆冤申。人類有不同韓侂胄，之情者罕矣。及至金兵大舉，南攻弱宋。勢如怒濤，聲震雲布。虎逐羣羊，望風而逃。鴉雀無聲，鼠屍遍野。殘敗零落，不堪言狀。遣使求和，

而令索韓侂胄之首。生靈塗炭，非常之日。襄陽辱國，莫此爲甚。結果，歲貢倍增，與強弱。君已俯首，民亦避伏。罵秦檜之聲，反音韓侂胄之身。不學無術，謬作螳臂之擋。嗚乎！宋帝，忍辱息爭。夷族岳飛，以求金和，人民謂其賣國求榮之奸。侂胄，雪耻主戰，廢揚武穆，以肅北撻。而民謂其，不知輕重，謬作螳臂之擋。恨之辱之，古今一致。唾之罵之，異口同聲。試問，禍國殃民，輕起戰端，忍於誅夷者，其病安在。必曰，天生之奸孽而已。雪航趙克善曰否，人性生來，皆有善根，無不願作世間之聖賢。然而不能者，皆被權利私欲誘而壞之也。檜夷飛族，迎君意而媚外，堅其輔位之期。胄廢武穆，忠宋社而主戰，揚其弼祿之顯。和戰雖殊，名利欲誘而壞之者無異也。後世當軸，步塵韓侂胄，螳臂禍國殃民者，多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誅奸

世人，所生兒女，哀憊而樂奸。憊則父母憂，奸則父母喜。畏其憊，致其奸，百計千方，而諭訓。奸能獨立，父母始安心。是以天下奸子多，而憊子少矣。然，處世，人多恨奸。交際，尤爲怕奸。家有奸夫，穢亂難堪。國有奸黨，危亡崩潰。世有奸種，戰端大起。奸，係人類之禍水，世界之害星。稱爲不祥，宜速根誅。是以秦檜奸，人人切齒。韓侂胄，戰敗殃民，迄今無人不罵。奸弊，源生於識高，識高之人，可敬亦可畏矣。識高而篤，爲聖爲賢。能克念者，爲君子。行其禮義，固其廉耻，實人類之福星。神愛人敬，終必結成其良果。識高而狡，多詐多淫。能作亂者，爲奸賊。表面豐彩，內容極穢。營私爲己，喪其廉耻。手腕高，機智敏，多致富貴，愚者羨慕。盜賊，因此而生。戰端，於斯而演，實人類之禍星。神厭人惡，終必結成其壞果。良果者，何在那穌，釋迦，神農，蘇格拉底，孔孟，成其良果之神聖。卒陞天堂，而作上帝之愛子，壞果者，何存。陳，紂，幽，厲，莽，卓

槍，胃，袁世凱，拿破崙，俾斯麥，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成其壞果之賊奸。墮地獄，而作神判之孽子。天堂光朗，快樂非常。地獄，黑暗極苦，無窮無涯之墜落。吾所謂，愛子孽子天堂地獄。非俗世所云，神迷鬼怪，無根之偽語。試言，苦海，黑暗無涯之鐵證，以袁世凱作簡述。清日之役，禍種東亞。交涉決裂，朝鮮境敗，袁神不安。戊戌政變，敗君賣友，袁神不安。光緒遺詔，性如莽卓，袁神不安。辛亥鼎革，晝夜思維，趁機而取，袁神不安。洪憲被討，晴天霹靂神飛。斯生前，地獄不安之實在。死後其神，再行自審自判。茫茫苦海，黑暗無涯。勢必較其生前，尤為痛甚。以此類推，狡詐淫亂之人。無不時懷抱鬼胎。刻刻恐懼賊露報應。逢識高，篤誠君子，神不安而始心生。色詐神卑，偽厚融和。口密心毒，巧言奉承，氣味不投，疑即反謗。鼠行人態，體肥神黑，何時可能脫其苦惱。在世度其地獄生活，死後決必墮落。幽幽黑暗，永不見其曙光，毫無疑議矣。誅奸則安，無為極樂，生子教之以篤。知止則榮，勿貪必穩，生子教之以廉。篤廉者身貧，身貧者必無禍。神則夢清，天堂生活之鐵證。死則神靜，必能光輝大其。或曰，奸如何誅。神農工作，新闢耶穌牧場。裸體民生，活必安定。子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武繆冤忠

皆知逸影無益，而影卒不離於其身。咸悉目盲之艱而不知識盲之害。無益而逸，顯影而走。多於自憐自嘆，雖競死而不悟。目盲行窘，以杖試便知深淺。凸凹可過，雖險地而無恙。識盲意結，為名利而展征誅。赴湯蹈火，雖族夷而無憾。逐影不悟者，莊老南華，道德可療。目盲之艱者，西歐東亞，良醫可治。識盲於心者，耶穌聖藥，慧力可啓。鄙非基督信徒，而作神話假證。勿謂迷於催眠，以言麻醉之嗜。吾願天下，所有人類。悉數研究耶穌，診療識盲，杜絕慘殺之禍為禱。武繆，岳飛字鵬

學。宋制名將，今日中國武聖。初爲宗澤麾下秉義節，犯法將刑，澤見之而奇曰：此將材也。宥其不死，罪以圖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受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有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每戰必捷。肥水之役，金人破膽。曰：撼山易，撼岳軍難。帝詔見，勉慰獨優。得軍心善卒伍，賞罰嚴明。篤於孝，遵母訓，精忠報國。帝賜飛扎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李寶，牛皋，相繼敗金兵，於京西。惟與秦檜，意見相左。檜主和金，苟延偏安。飛言痛飲黃龍，雪恥欽徽。正在逐北之際，假金牌一日十二。淚灑十年，功敗垂成。父老攀轅臥轍，涕述懇切，勿資胡奴。兀亦欲令退兵，書生獻策曰：安有權臣在內，大將能成功於外者，王宜待觀其變。飛軍旋師之地，盡歸金收北有。抵京下獄，僞證逆叛。莫須有三字，縊死於獄中。族夷嗣絕終遼母訓。精忠報國至今猶放輝光。無罪而被誅夷，成千古之遺憾。忠心質天，冤沉海底。悉爲不平，咸爲嗟悼。人類有不灑，同情之淚者，稀矣。嗚乎！武穆岳飛，被害於秦檜，實死於高宗。檜揣迎高宗，戀棧偏安之意。棄欽徽而不顧，辱大忍而榮小求。志同利合，雖伏強胡之下。是高宗，明諱，獎勉於岳飛，而暗中同情於秦檜。忍視父兄北俘之囚殺，苟延偏安之局勢。臣奴於金而不恥，割地輸貢尤甘願。父兄骨肉親也，武穆異姓將也。忍棄骨肉之父兄，安能愛異姓之名將。君爲私有天下，尤非民主公諸愛國。壯穆奉諭北討，忠於君知。是其殉職後，君爲其報仇伐吳，力竭而崩。武穆被莫須有，三字之賤慘。欽徽既不知，高宗尤厭惡。岳飛忠可爲誰吾不得而解之。以族夷之犧牲厚博莫須有豈不冤哉。秦檜死後加封，足證其竭私力之功。帝愛之篤，以慰其勞，而彰其能。武穆族夷惡其痛飲黃龍。穢其叛而恨其逆，高宗之私。假金牌，僞叛證，冤聲顯揚天下，高宗始終不問。顧預自欺，偷安偏局。加封秦檜，愛其通權達便維持高宗之帝位。夷族岳飛，惡其善戰，絕跡欽徽變與之

旋。君臣互利狼狽爲奸金牌何來之假哉。武穆忠直，篤誠之將。竭其智慧，純盡職責之所有。可謂人臣之道毫無虧缺。無如識者，於小人揣摩之術。不知詔秦檜，而諛高宗。竊其臭祿，以飼腦滿腸肥之體。忠心耿耿，爲宋大局。志在忠孝，請旋欽徽，不料秦倫權變，媚迎高宗之意。君臣一致，忍棄父兄之俘，雖和不共戴天之仇，毒以叛逆僞禮之冤。噫！岳飛冤則已極。曰：不煩難以啓人類不平之敬仰，永垂後世之芳名。是武穆不卒之中，而大幸也。或曰：高宗實力有所不達，迫不得已，忍辱而待時。嗟乎！父也母也兄也后也。悉數被擄，慘受北胡之虐。坐井觀天，任其蹂躪。生無踪，而死無地。身居臣位親爲子弟者。宜如何犧牲一切，完成武穆之志。悉數玉碎，同歸於盡，以殉忠孝之誠。或者，格感於天，直搗敵穴，暢飲帶龍。高宗釋此不爲，畏死偷安。信於秦檜，始終不問，武穆之族夷。是高宗同情於檜奸，無可隱護。後君子，皆論秦檜之奸，不言高宗之賊者，何其識偏之甚也。良禽。賢臣，擇主而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仲尼，掛魯冠，而之他，不失爲聖。范蠡，撐舟遠遁，永擇木而棲保其忠。子房學赤松之避穀，智脫漢高之妬禍。韓世忠騎驢遊於湖上，逍遙自得。斯能自保，全身之道也。樂毅，忠竭燕昭，下齊七十餘城。雪國耻，而報君知。惠王繼位，中敵反間。樂毅劫代。毅奔趙而遠誅。斯知去就，明暗之辨也。關羽，奉王命，而討漢賊。威震華夏，奸曹畏之擬避，而使騎都，以避其鋒。被害吳興，功敗垂成。昭烈東伐，力竭身崩。臣爲君殉君爲臣崩。大仇，雖云未雪。君敬臣忠，遺爲美談。克殉明主，死慰九泉。斯碎身敵國，報君知臣之忠也。武穆不知，以此作鑑。又聲聲北討，請旋欽徽。積極進軍，痛飲黃龍。殺身之禍，決於此矣。豈必待檜，僞證叛逆哉。谷空氣滿，海凹水填。物質循環人事亦然。岳飛當日之冤，以俗觀之，決無昭雪之期。孰料，韓侂胄，愚忠主戰。褒揚武穆，彰顯祀典。袁世凱，漢族日滿。藉革命種族之題，趁機會而篡清廷權攝總統之時，唆使議員，岳春萱。稱爲武穆三十六代孫。提議祀岳，超乎國祭之上。云岳爲種族爭，言

閩爲私內亂。衆議辯駁，結論從多。閩雖未倒，卒達武穆與齊合祀。訓令全國，照孔孟之例，春秋禮
從，以昭忠顯。寬洗，力在洪憲皇帝，叛民國而篡滿清。清係胡故，金之苗裔。世凱借名對外籌安帝
欲。以遂洪憲之成，而遮盜賊之醜。假則利用真忠自欺以欺天。瓦解身殺，空幻洪憲之帝夢。眞忠借
賊奸之利用，褒揚彰顯。雪其遺憾，殊慰合祀之典鑒。物質歸原，理有循環。天道無虧，神有公判。
信哉不虛，奸乎遭報。後世當局，步武繆忠直，誠篤純真不雜者寡。學案檜，揣摩高宗之意，賊其富
貴者多。以奸狡爲能，慘殺是向，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國函

脫稿後，正在校刊間。忽有友人，黃君來告曰。蔣主席，擲宋夫人，抵滯關懷民，下詢積弊。
准爲密陳，照理答復，等情云云。兄何不將東北黑暗，素日工作密爲詳述。鄙曰，余主張德化，反對慘
殺。注意自衛，厭惡侵欺，即將國產，應辦實業。照余青年，創辦成案，大略陳之。

主席，鈞鑒。煞費苦心，光復華夏。逐彼倭寇，重生東北。關懷民，殷殷下詢。億兆歡呼，咸
祝。

萬歲。漢奸，走狗，賣國賊，人人所以切齒，而恨之深者。緣其形顯於外，而易見之也。唯，貪
官穢吏，禍國殃民。劫奪盜竊超乎漢奸走狗賣國賊億萬倍之上，而無形跡可察者。卒鈞世譽，大陸其
官。賊夥噓揚以欺天下。愚民無識謂其有德。碑銘匾額，以垂後代。應以何法，懲戒其惡。克善，原
名鴻勛。日視黑龍江，沿岸各礦。年產黃金，五六百萬早泥克。自光緒初年，以至民國三年，逾四十餘載
，金數產有，二十萬萬早泥克。全被俄人，以帖吸收。空虛紙幣，換我實金。產源外溢，受害無窮。
於是善陳政府總統黎。設立銀行，收金鑄幣，以資兌現。出發紙幣，抵制美帖。附設工廠自製國貨。

牧養森林礦業，以資邊需。聘技師，集貧民，工人武訓。國防邊實，種種事業。蒙批，黑龍江省核辦。督軍，畢桂芳，以庫款無着，應從緩議善後募妥，河北樂亭，資本家劉垣，完全認撥股款。擬設，實業銀行，出發金票，專收金沙。鑄鑄金幣，以資流通。附設工廠，以抵外侵。官督民辦，努力同心。年餘純利，提歸國有二成，盡民常期義務。俾利權，塞漏卮，官民一致。增原產，製國貨，積極進行。未料該省，財政廳長。魁星階，與齊耀珩，李樹舉，合謀竊奪。恫嚇愚弄，諛議畢桂芳。邊疆大吏，所司何事。弛政負咎，與其本身不利。官辦集股，以免政府耻笑。劉不認，奪外棄。表決，將趙鴻勳名，更換韓亞超。實業銀行改爲勸業，金幣更鑄金牌。齊耀珩，厚顏直接劉垣。行爲，甚於盜賊。慘忍，過於猛獸。碑銘匾額，金字輝煌。人難考察，只有神乎其報。垣見齊而詢趙，言語支離，當面好笑。利國福民，金幣銀行，被其摧殘。迄今懸案尚未施行，（黑龍江省有案可查）奔波遊說，往返三年，卒被貪官破壞。實金國產，紙幣毛荒，良可浩嘆。東北倭寇，繼續俄吸。總計七十餘年，產金之數，何可言計。果能照原案，民股進行。不數年間，必有可觀。金有來源，紙幣無虛。料有原產，製貨無恐。貧民既有生活，工作皆是良兵。運輸既省脚力，工價尤屬我族之廉。寒地生民，寒地訓練。邊疆有事，足可自衛。三冬北戰，勝於南軍。利國福民，莫善於斯。殖邊強兵，莫善於斯。昨閱報載（五月二十八日）

主席，關懷民福，准民行轅密陳。善，限於時間，簡述大概。倘蒙

下詢，面陳經過。或將舊稿，及著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貢獻。善，誓絕富貴，以免遺害子孫。情願報告一切，謹達

聰聽。尤願肅清盜源，以開甘泉。洗洗賊腦，醒醒民生。與人類造造幸福，匹夫盡盡義務。是爲至感，是爲至禱。肅此，謹頌助安。趙克善言

成吉思汗

債多者不賞，咸願自儉以羨淫，欠一幣而逼索。畏之如虎，以遠避。殺多者無罪，皆欲自投以慕死，殺一人而償命。恨之如骨，以言凶。債多者富，殺多者貴。言之者似瘋狂，聽之者而驚慌。皆必曰：無此事，亦無此理。搖首不信，掩耳而走矣。銀行開幕，空樓分部。存款雲集而送，紙幣天下以關。行長經理，冬裘夏葛，珍饈美味。腦滿腸肥，氣車啤啤。庸俗羨慕，望塵莫及。卒至倒閉，悉數沒掃。存款無着，紙幣荒廢。行長經理，巨富如故，欠一幣者逼殺矣。大盜夥聚，凶猛無敵。殺人如麻，血流成渠。毀閣樓臺。嬌妻美妾。牙爪護從，聲呼百諾。優劣勤惰，衡爲賞罰，贖分股之大小，名甄功之巨細。盜首及夥，安然全貴，殺一人者償命也。耶穌可醫，世間不平。大盜止殺，巨騙術無。貴者醜，富者腥，瘋狂癡跛，盲啞呆儂。認認耶穌，諸病自癒。世間沉疴數多，食基督良藥數少。實有確證，勿以神話難考。不信，問問牧師。當即澄清腦海。願我人類，誠視誠禱。元太祖，成吉思汗，世界知名。東亞英雄，威震西歐。島陸列國，未有不贊美，成吉思汗之猛烈者也。今人羨慕，尤有甚焉。比之噲之，學之勉之。尙武之國，尤爲提倡之。世俗咸多欽佩者。武力神速，慘殺數巨。滅金絕宋，橫吞大陸。鷹隼南洋，虎視北極。枯骨成山，血染寰球之半。白種碧眼，悉有黃禍之懼。黑髮墨睛，婦孺不敢放聲，大哭之畏。武力威嚴，亘古未有。可謂英烈之人傑，而無比矣。孰料九十年，而國祚廢。子孫零落，化餘無幾。試考成吉思汗，以下之蒙族。比較成吉思汗，以上之數目。盛衰多寡，即悉英雄嗜殺之果矣。夫成吉思汗，初本金之臣民。因官吏貪婪，勢迫而遠叛。殺金官吏，數少，聲罪討逆。殺金將兵數多，誓師伐叛。交鋒金潰，電掃無遺。攻大邦，逐小國，勢達寶輿之半。尊稱天子，造成大元太祖之皇帝。殺人無罪，誅官無罪，叛逆無罪，弑君無罪。設如失敗，以法

裁判，罪數必難誅矣。後君子，羨之慕之，是羨慕殺人之數多。比之喻之，是比喻羣衆之慘忍。學之勉之，是學勉征誅之厲害。提之倡之，是提倡叛逆之神速。君主以此，作標榜。殊不知，革鼎之奮，民主以此，作模範。殊不知，武斷之專橫。好鬪者，以此作力勉。殊不知，亂繼隨其後。用武者，以此作教育。殊不知，禍根種其內。在上者，政能永和平民心，則無事。在下者，恣能廉潔乎自守則無事。或有政違民意，繼成吉思汗之志者，時來矣。抑有官吏一時之貪苛，步成吉思汗之轍者，機到矣。嗚乎，上勉下效，以獎殺能。一國不悟，而列國競求。人人思奮爲雄，悉數以暗殺爲榮，勿待地球期廢，人類自滅於前矣。後世英豪，步成吉思汗，殺人，數巨之志者多矣。豈不大可悲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盜騙

盜可盜，非常盜。有名爲盜之貴，無名爲盜之始。盜爲天下，貴之爭也。水利萬物而不爭，人多輕賤。然絕其一時，而萬物悲。可知賤爲天下，貴之用也。金珠寶石，世以爲貴。無益於人類，有碍於民生。世人皆迷，競爭大盜，聚金積珠之貴，輕賤利物之水。舍棄利物之水，而逐無益之貴。不顧生命一切而相爭，以致於慘殺之極。大盜，以金珠寶石，虛榮誘導，殺人爲貴。民多羨慕，遂而效尤。狡者附和，趨勢分肥。篤者苦作，身爲牛馬。爲牛馬者，其心不平。不平則鳴，鳴多韓亂。雖有聖智，無能平治，況被大盜欺騙者乎。窃奪微末之物，而人皆恨之。盜騙天下之賊，而人皆敬之。緣斯世間大盜羣起，列國風行。溯自人類，有史以來，已歷數千餘載。無非以大盜，而止小盜。窃奪篡逆，無非以盜易盜。美其名曰征誅，爲民除害。究實，以盜攻盜，爲食斂民。盜自殺盜爲利私爭。愛民如牛馬，視民類珍饈。盜盜相傳，殺殺至今。諺云，只見賊食肥，何不觀察賊自斃。語雖鄙，而主義深，格言超乎聖銘。古之爲大盜者，簡徵節斂，不敢放肆。禮義廉耻，知張四維，盜而有道，天下亦

安。是以，成吉思汗，侵諸暗殺，而人多敬之。敬其，薄徵保贖費，能負治安之責。時與之盜，則不然。舌尖口利，賊夥爲宜。專闕橫殺，責無任負。僞愛而驟死，真騙以濫紙。大盜爭城以戰，曰爲民革命。小盜爭物以殺，曰爲民新生。愛之以死，民不敢不從。騙之以紙，民不敢不用。民情顛死，只求不亂。民已認騙，只求不荒。兵也民丁，內戰爲何。匪也民丁，內亂爲何。互相策殺，究係爲何。曰革命，曰新生。革命民死，新生民死。嗟乎何如不革，何如不新。不革不新，而民亦不死。良善日減，狡獪日增。亂無能息，荒無能止。殆哉，國危族險，神農工作，德服逆亂。復活耶穌，宗化狡獪。足能息亂，維持民生。子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耶律楚材

天道無親，唯德是佑。聖人無親，惟仁是輔。德者大道之本，親者仁人之道。仁人者，衆流歸附之海。非人力智巧，強迫可能，塞其歸附之流。孔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人心服，而天道親。天道以人心爲轉移，人心以天道爲依皈。德衆者，人心向善。風調雨順，植物蒙其潤。國泰民安，人類樂其豐。凶虐者，人心向惡。旱潦冰雹，植物受其災。盜賊疫厲，人類遭其殃。古今華夏，舊新國體，無道之君，有不亡國者乎。失仁之主，有不殺身者乎。東西兩洋，寰輿列國。仁德之種，有不綿長者乎。凶殺之族，有不自滅者乎。耶穌爲人類而流血，德尊心服。歌頌贊揚，非強力之所迫也。釋迦乘至尊，復爲衆生而說法。焚香禮奠，口誦心唯，非豪勢之所驅也。耶穌與釋迦，肉體雖無而精神永存於世間。德大誠感遺爲禱念。行仁者安民湯武之成。暴虐者苛斂桀紂之敗。斯謂舊道德與腐仁義。顯有善惡，酬達之常軌。近來，新奇發明列強競爭。技術精微，器械奧妙。無論如何高超理想舌辯。福於人類者長久，禍於人類者亡速。慘忍嗜殺，以填欲海者。任其有通天之智慧，決定其自銷與

自滅矣。耶律楚材，字晉卿。遼之宗枝金之名士。身高八尺，魁偉俊秀。博覽羣書，精通易數。醫卜星相，實驗靈殊。天文地理，尤有深究。敏而好學，大有仲尼嚮道之志。爲契丹王突厥，八世之孫。金之尙書，右承履之子。仕金，章宗。宣宗。蒙古伐金，特爲還顧。歷仕，太祖，太宗。甚得崇任。元朝創業，所與之力，頗大。改革陋風，制度禮法。建國之規模，多出其手。參贊戎機，有問卽答。言論計劃，適切其當。滅金西征，嗜殺無厭。血染征塵，枯骨山堆。耶律楚材，屢諫愛民戒殺，服之而已。言雖采納，而不停止。忽遇猛獸，奇身怪形。口吐人言，攔阻征路。兵山將海，獸無恐懼。驚異而問，耶律楚材曰。此獸何名。對曰，神獸角端。上帝有好生之德，不忍陛下屠殺遺其特來警告。始令旣師，西方幸免。太祖崩，太宗繼帝位。整軍，南旋。見漢族，狡而無用。與行軍，有碍。莫如悉殺，大燒一切。血染灰塵，地旺草茂。擴大牧場，便利軍需。衆將表決，議畢令行。耶律楚材，聞之大驚。急謁帝，痛哭流涕，而諫曰。臣聞，軍事密議，悉殺漢族。地荒牧養，絕人種而繁殖牲畜。果而施行不利於陛下也。爲君所爭者，人民。民愈衆，而君愈貴。遍野荒涼，君無貴顯。牲畜無知，不如庶民，知敬其君。況牧養，期待三年，而後可。漢民，當即，而利得。在陛下善於運用。不謀久遠之利源，而憤少數之狡猾。陛下宜宥之，著德以化之。篤誠良民數多，何可悉數盡殺。容臣三月，規定賦稅。軍服餼糧，諸物齊到。帝准奏，曉諭漢族，照章輸納。期月，糧秣山積。馬牛豕羊，雞鴨鵝蔬，金帛珠玉。車載馬駝步逐肩負，雲集雨送。帝大悅曰，非卿忠諫，幾誤朕事。於是下令，軍有私入民宅者斬。無知小卒，竊麻一縷。當時就地正法，以儆效尤。紀律嚴肅，民心歸服。歷仕，太祖，太宗，三十年間，多施仁輔。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也。善哉儒道，我漢族子孫，能保今日之繁盛者，耶律楚材忠誠涕諫之力。華北各地，同爲尊稱，胡三太爺。感其庇護之愛，迄於今日。家家，焚香禮食追念三諫，救我人類生命之德。一諫戒殺，二諫角端，三諫牧畜。俗謂補德忠君，愛民恩施三

太。繪其像，像胡服頂翎，儒道老先生式樣。非野狐精之類，可能轉趨仁政。彼時民畏，太宗始禍，僞言誤傳。士不究正，而忘儒道之仁。秉政施宣，迷誤聖教之狐。孔廟位饗，可謂鐵證無疑。漢族尊孔，超乎一切。大成至聖。德配天地。以胡族而祀典饗，漢族鮮與比擬。試想，其功德，定逾漢族，廟饗之上。突破史錄，首闢大同。嗟乎！以胡聖而誤野狐，不知淫祀之可悲。蓋夫，聖人之行，何族不敬。以漢族自尊，排外特性。外夷狄，而內中華。儒鄙佛教，民謗基督。惟獨，耶律楚材，非宗教之神，尤非儒道，漢族之祖。遼胡異種，輔弼蒙古。儒者尊之以爲聖，庶民敬之以爲神。欽哉，千古不朽，芳譽永在。精神不死，尊貴非常。以此觀之，無論如何，頑而不化之族。忠純篤愛，決能感動。大德爲諸，銘心悅服，豈不超過武力之上哉。後世君子，慕成吉思汗武功者多，學耶律楚材德化者寡矣，悲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常軌

以刀殺人者，必死於刀下。斯言惡行之常軌，非異怪之神話也。猛將善終者寡，英雄久長者罕。斯明顯之循軌，非神迷之透謠也。農工苦幹，純篤無僞，未有遭禍之人。土豪劣紳，本身不報，子孫多爲首斃。是以成吉思汗，乏民供奉遺族日減。耶律楚材，香烟禮食，芳名永在。夷狄契丹突厥之後，而入漢族聖廟之饗。冠冕垂裳，禮樂至重之地。特請異族，翎頂秋帽，胡服列配。不以爲怪，倍爲敬仰。奇因奇果，殊恩殊報。漢史以來，實放特彰。孔廟之內尤爲異衆。以德施人者必饗於聖典。斯言善行之常軌，非異怪之神話也。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喟然而嘆曰。種瓜得瓜得豆種豆，可不慎哉。

英武元章

二八

貧爲富之基，賤乃貴之礎。富極禍來焉，貴泰滅至焉。窮極則通，達泰必反。陶朱，先貧而後富，貧狀之勉。淮陰，先賤而後貴，賤况之勵。石崇富極，身殺嗣絕，驕奢之至。受辛，貴泰，國滅身誅，勢侈之趨。石崇，富存乎哉。淮陰，貴在乎哉。煞費心機，作一場繁華之夢。欲海未足，而宗族夷滅。帝王人傑，英雄名將，富貴之極，何嘗不然。孔，孟，貧則窮矣，窮驅其學。學策其通，通達於世，是其貧迫之力也。或曰陳腐，不和平今時。拿破斯強國，法其斯自奮，馬克斯共產，華盛頓平等，孫中山民權，共和自由。嗚乎，何不詳考，悉在孔孟，所言之內矣。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非拿破斯，強國歟。有文事，必有武備，非法其斯，奮鬥歟。不患寡，而患不均，非馬克斯，共產歟。贊述堯舜，揖讓天下，公諸神器。民爲重，社稷次之，非民權共和歟。正心修身，致知格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作模範，和平天下。聿明厥德，反對侵略。以德爲本，財者末也。云孔孟之陳腐者，係攻帝國，利用之弊端。未曾，明朕儒道，平治精神。須知大儒，不爲帝奴。小儒，爲祿媚君。公諸天下，不爲私用。大儒仕，而不奴。知爲君，而不知爲民，類於宮妾，私君一人。小儒奴，而不仕。儒道精神，平諸博愛。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朋，篤信，敬與慈，上而愛下，名曰一石。忠與孝，下而愛上，名曰十斗。名雖標異，愛力均衡。以此類推，非博愛平等歟。孔孟之精神，博愛平等，人倫有序。春夏秋冬，隨時可用。今世主義，春製秋弛。夏物冬廢，不堪移動。儒道福民應時，言濟於世者，而永存。如孔孟之類者，無碍矣。侈極奢泰無益於民。似辛崇之貴富者，有禍矣。迷於富貴之嗜者，終多自斃。嗟我世人，辯於饕餮，而不悟。明太祖，朱元章。父世珍，母陳氏。生時，室有光，姿冠雄傑，志意廓然。年十七歲，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至

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濠州，寄其狀，留爲親兵。遵軍律，直草廷，年景荒歉，衣食無着，於市下得一飽。郭子興，侍女馬氏，憫其饑飭麵餅，偷與朱元章食。郭子興，夫人覺，疑其私通，許審往來。馬氏，跪述實言，檢驗無他，餅熱烙腹有傷。夫人賢馬氏慈，憐之宥之，復薦，朱元章，爲親兵，戰輒勝。收里中兵七百人，子興著爲鎮撫。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潯州，得李善長，與語大悅，留掌書記。十五年，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於亳。徵元章，爲副元帥，不受。遂渡江，拔牛渚，下太平，取集慶。次第，略定，江左。二十四年，自立爲吳王。建百官，遂降陳理。執張士誠，走方國珍。盡有淮南，浙東，江西，荆楚之地。二十七年，令諸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乃以是年春，正月乙亥日祀天地於南郊。正皇帝位，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立妃馬氏，爲皇后，標爲太子。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始設六部，邦統免租。詔赦天下，訪求賢士。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興子九人，皆植王爵。壬戌年，孝慈皇后，馬氏病篤。后勤於治內，暇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以作模範。帝決事震怒，輒諫緩刑戮。恤太學倉糧，賜諸將，克元都，俘，寶王金珠。后曰，元以是亡國。願陛下得賢，勝於珠寶。教我子孫，以元爲戒。求良納諫，慎始如終。子孫多學，始克綿長。醫藥，罔效，而崩。九月葬，選僧侍諸王。誦經修佛事。吳僧道衡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之。以此生讒，澆事焉。庚午年，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壬申年，皇太子標卒。皇孫允文，繼位。癸酉年，涼國公，藍玉以罪誅。甲戌年，賜穎國公，傅友德死。乙亥年，賜宋國公，馮勝死。帝春秋高，多生猜忌。細故失意，遂即賜死。於是，元勳宿將，盡矣。戊寅，閏五月，帝崩。皇太孫，允炆即位，葬孝陵。戶部侍郎，卓敬請徙，燕王棣，於南昌。以免萬一之變。皇太孫不聽。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皇太孫好讀，每有疑，即召詢。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命方孝孺，就殿前批答之。嗟乎，卓

敬知譟燕王棣，禍皇太孫之萌。何不早諍，太祖未崩之前。太孫文弱，宿將悉誅。燕王棣，親機逆取，卒達位篡。允攷乏智，卓敬空諍。以致戰亂，而移鼎祚。方孝儲，感皇太孫信任，身殉亡國之君。明太祖，先貧如洗，足無立錘。皇覺寺爲僧，而混衣食。安敢希望，貴爲天子。是其窮迫驅策，有進無退。人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人所不敢爲者，而敢爲之。爲乞爲僧，辱其忍也。當兵當將，磨其敢也。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天將大任於其後也。以俗觀之，貧之賤之，以其無智於生活。耻之笑之，以其胡爲，挺而走險。元之局勢，譬如泰山。僧之實力，不及蚊蟻。振臂疾呼，龍從虎應。交平羣雄之亂，打倒異族之侵。恢復山河，造成帝業。雪九十年，亡國之耻，責任負於窮僧。噫，彼時稱雄稱儒者，能無愧乎。俗云天命，羨慕無既。究其實在，窮力鞭策之成也。賢后諫以，得人爲寶，以元珠玉爲戒。緩刑戮，慎始終，恤賜良箴，帝悅采聽。后之賢德，以何明朗，而能如此。婢女出身，經歷而得之。元動宿將，誅夷無存。棣妓叔姪，互相慘殺。否泰循環，富貴之害也。婢女出身，經歷之害者，何其迷醉之深也，悲哉。敢問醒迷之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知禍

會參史鮪，窮爲匹夫。正冠纓絕，捉襟肘見。雖庸俗，無常識之人。云其，似會史，則喜。夏桀商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鼓飲三千。即上智，有特識之人。云其，如桀紂，必怒。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如貧賤，會史之匹夫。是知賢愚禍福之別也。然則世人，皆競桀紂之實，厭聞桀紂之名。願聞會史之名，遠避會史之行。是知禍而趨禍，尤恐力有不達，亦可樂也。范蠡扁舟遠遁，子房素食避穀。富貴實達，而即棄脫。是其悟富貴之害，學會史貧賤之行，亦可敬也。明廷建國，元動宿將，誅夷盡絕。甲遭禍，乙必曰。禍彼自招，我非其人。乙被族夷，丙亦必曰彼自招族滅，我非其人。以

此類推，誅善無道。萬世稱人傑者，可爲一笑倒。子步，闕福堂。聞雲翁之言，喟然而嘆，曰：今世爭富貴者，何不以前史，作自鑑。哀哉，耶穌不活，爲人難悟。

劉基失算

君子如風，小人似草，風動草隨。君子導之，小人從之。因君子之善導，而啓小人之禍亂。奸狡者造謠，愚昧者驚囂。奸狡者宣傳，愚昧者盲從。雖有聖智亦難禁止。無根之言遍行天下。真偽既不分，虛實尤難測。即有神武之力，亦難止風從之說。君子噓於義，反成小人奸狡之利。試言，歌謠，（趙州橋，魯毋修，玉石欄杆聖人留。張果老，騎驢橋上走。柴王推車，軋了一道溝）。言張果老騎驢手托泰山，柴王車載崑崙。欲將堅固石橋，與其壓翻，以笑魯班工程技術。當時急煞魯班，雙手托於橋下，迄今遺有兩手印痕。販夫走卒，牧童村叟，言之鑿鑿。甚至，碩學鴻儒，博士教員，多數盲從而作偽證。俗儒亂世，尤爲可嘆。詳考，趙州橋，原係隋朝李春建築。時樣巧妙，工程堅固。後君子，息譏嗟俗，而詠詩諷。（誰向橋頭問李春，仙人仙跡幻成真，長虹一捲碧空境，是向殘碑說故人）。喻魯班者何，藉其虛名，以惑衆聽。落子駒駒劇園獲利。求資魯班，毫無遺跡。李春煞費心血，有益人類行途者，埋沒矣。姜太公，營丘食販，渭水漁翁，何曾賣過卜。封神演義，小說書內。有一段子牙算卦，火燒琵琶精。世人皆云，太公八卦，神靈無比。吃數學者，大聲宣傳，偽證以混衣食。著述者之用意，無人知矣。以此類推，謠言惑衆，社會惡偽之弊，大矣哉。劉基，字伯溫，元朝進士。得六甲天雷，投朱元章。參贊戎機廉潔自守。剛正無諛，元章重視。正朔洪武，封誠意伯。有要件而召詢，必直言而無隱。佐帝定天下，多爲謀劃。言則適切，料事如神。暇則敷陳王道，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理。帝云，我之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其見重如此。然性剛疾惡，小人畏姑。李善

長，貌寬和，而性苛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帝嘗以亶事，責善長。基嘗善長勸導，能調和諸將。帝欲相楊愨，基力言不可，曰：「愨有相才，而無相器。」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偏淺，殆甚於愨。」問：「胡惟庸，基曰：「譬之鴛，懼其債轍也。」帝曰：「然則無逾於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何患天下無才，唯明主悉心求之。」事後，愨卒，皆敗如基言。乙卯年，胡惟庸，方掌省事。忌基甚，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墓。追逐居民，以致亂。基，作，奪俸。既而，惟庸相，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嗚乎，世皆稱，劉伯溫，神機妙算。胡惟庸，暗下毒藥，而不知。既得六甲天書，以佐帝業。死被奸臣之害，而無覺。神機妙算，利於他人則靈。嗟乎，自飲胡惟庸醫藥，何其無靈，而遭毒。莫非數耶？有不靈，神耶？有不通。忽耶？失算，學耶？未精。抑算，帝賜其死，而假胡惟庸之手。不敢不食，不食爲不忠乎。噫嘻怪哉，神機妙算，自身不保。世之遺傳，卜筮正宗，黃金策。偽造欺，責筆欺，江湖藉名，以作飯糶。北京建築，於燕王篡奪之後。伯溫藥死，洪武未崩之前。世人皆言，劉伯溫，修下北京城。詩詞歌兆，未來預言。土掘壁現，不知凡幾。石勒鐵銘，屢見不鮮。儼然，劉伯溫，係神仙。無而論有，所爲者何。狡者利用，蠱惑天下。極者盲宣，而亂世人。嗟乎，譽之以圖利，毀之以爲己，譽毀固無價矣。以此達觀，盜名於世者，尤爲可耻。劉基，性剛疾惡，善於謀劃。料事如神，直言無隱。云：「天生敏慧，近乎情理。天書妙算，則虛僞矣。」後世君子，學劉伯溫，剛直廉潔之格者寡。從俗利已，造謠亂世者多。悲天，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國風

蜂腰突乳捲髮大臀，西式之女美。足纏錐形，長厚東胸東方之婦麗。暗殺無厭，以死爲榮，日本

武道之技術。私利爲子，死而無怨，中國父母之強海，崇拜上帝，篤信耶穌，東亞不如西歐，辭除人倫，色爲之赤，蘇聯烟建乎列國。種族既不齊，國風亦各殊。教育則不同，性質尤各異。是以華族，善造謠言，特技蠱惑。劉伯溫，六甲天書，神機妙算。俗言鑿鑿，活似神仙。斯中國民族，腦海不清。迷於卜筮，多存僥倖之心。母道胎教不良，多遺愚迷之風。代代薰染，迄今不醒。况江湖生意，多不通伏犧，神農數學。私心特重，公德力減。爲子爭利，輕女泰甚。所以西南多娼妓，花柳成染。皮肉生涯，不堪入目。東北多胡匪，附黨新生。遍地劫奪，殺聲不息。中國地大，土沃潤潤。弛於農工，以致如斯。宗教複雜，養成怪俗。世間所有人類皆係上帝之子。因何，美利堅民族，識享獨優，東亞特劣。吾今，知之矣。父子一氣，子乃分其父之身，以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其氣能日近，久之無不通。不孝之子，分身後，日遠日疎，久之氣不相似。人既如斯，神亦無異。美，係上帝之孝子，神乎氣通。我族，係上帝不肖之子，仇視基督。日遠日疎，久之氣不相似。私厚心昧，自趨地獄之誅。殆哉，宜速晤諸。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曰。趕快工作，信我耶穌民生。

(戊) 欺仁篇，行德反累，善惡報速，

仁聖光緒

春種秋收，反之則不成。冬萎夏葛，違之則有變。植物生其時，華茂果肥。衣裳應其季，適體麗觀。植物差平時，枯萎凋零。衣裳倒乎季，無病難堪。人生遇其時，名成利就。芳垂竹用千世敬仰。生逢不辰，身殺名裂。臭遺青史，萬代垂罵。時與不時，關係大矣哉。堯舜讓而聖，之論讓以爭。讓同而名殊，時代差也。湯武謂之王，莽卓謂之篡。取同而名異，時代變也。龍逢比干忠而誅，伊尹太公賤而貴。遇與不遇，在於時機之適否。幸與不幸，在於環境之成造。芳臭貴賤，又無足論也。大

清光緒，仁聖德宗景皇帝。歲在冲齡，君於慈禧西太后。淫威垂簾，聽政之際。女握實權，君位乎虛。藉君幼之詞，恣弄萬機。瓜牙叢衛，羽翼秘佈。光緒成年，名曰還政權操其實。機亂宮廷，太監得寵。李蓮英，總管一切。詔媚西后，而稱佛爺。光緒，鑑於甲午之役。喪師辱國，割地賠款，實在難堪。極力圖強，以雪戰恥。無如，腐弊秦深，積重難反。上受慈禧，西太后之挾制。下滯陳腐，庸臣之包圍，歐風西俗，了無所聞。東西新識，尤無所知。困於雌威之下，厭惡媚奴之詔。（清廷王公大臣，見西太后，皆稱佛爺，自云奴才。）悶於深宮，圖強無策。豈狗奴才，日媚佛爺。既無常識貢獻，尤乏特智諫諍，國勢頹靡，危亡可畏。正在籌思，善道之治。忽有，康有為。奏陳，變法維新。采取英日，立憲國體。參衆議院，悉由民選。君主裁可，輔弼負責。尊孔子爲國教，鄉村立校。教貴專一，佈舊道以化民。雜神淫祠，悉爲禁止。滿漢回蒙藏，不分畛域，齊爲平等。才鴻卓識，試考聘用。擇優秀者，留學列國。聲光理化，分科研求。言論自由，競啓識盲。變服剪髮，從歐式之捷便。以東亞道德爲基礎，著西歐物質作實用。征練新軍，淘汰腐舊。種種情形，適於潮流。件件改革應於時代。急起直追，政不容緩。帝悅召詢，康有爲，逐一面奏。有條不紊，詞不窮義。法良政美，新超腐舊。下詔變法，改良維新。積極進行，君臣奮勉。袁世凱，諛附新黨，藉登顯途。康有爲，以爲同志，內容完全罄述。袁世凱，見實力，皆在西太后掌握。兵權在於榮祿，君幼位虛，新法空幻。明爲討奮刺，祿，而爲密報中堂。榮見帝諷，倉皇色變。問計於幕賓曰，死乎。賓有徐世昌曰，宜謁太后，明虛實。於是榮祿，携袁世凱，星夜赴萬壽山頤和園。面奏康有爲謀叛，帝有不利於太后。西太后，當即命榮祿，率兵包圍禁城，嚴查出入。帝聞事變，遣使密諭，康有爲等，速爲逃走，以免殺身之禍。太后回宮，以家法訓帝。擅改祖制，逆莫大焉。謂康有爲，重於洋毒，疫染帝深。夏則幽於瀛臺，冬則囚於瀟源。衛兵監守，不許理政。菜市口，六君子斬首示衆，以儆維新之效尤。謠言四起，風聲全國。

云帝吃康有爲洋藥，瘋狂發迷。殺榮祿弒太后，保國會奪政權，讓位康有爲。種種逆行，皆係洋毒之力。於是腐臣當道，諛媚女后。言神護國，殺盡洋人而保大清。義和拳紅燈照，孫悟空豬八戒，天兵天將悉爲下降。妖風大起，怪雲漫佈。殺牧師戕領事燒教會擊僑民，無爾大小國籍不分種族畛域。咸云洋鬼混誅一切，激起八國聯軍大放瓦斯。義和拳紅燈照，隱遁歸原。無辜良民，悉受毒災。太后携帝蒙塵，幸於西安。開租界賠戰費，誅禍首懿頑將。謝罪過降國級，岌岌乎未曾瓜分者。皆出儒臣李鴻章，善謀之力。忽李蓮英曰，近日佛爺病重。帝聞有喜色，太后曰好。戊申年暮冬初，未聞帝有疾而驟先崩。病老西太后，期以繼薨。帝臨崩餘書模糊已看不清。遺詔有袁世凱，性如莽卓。宜速誅夷，以免國禍。惜攝政者，行之不果。免官歸鄉，卒有洪憲之亂。嗟乎，帝有堯舜之明，而不遇其時。上有淫穢，專權西太后，力誅維新之展。下有袁世凱狡逆叛欺，背君賣友以求榮。其不幸也如此。空懷仁聖之心，身幽於中海。德政未展，殊崩於涸源。皆云帝之不幸，吾曰民族之不幸。以君主而達立憲。憲成，而進共和。共和成，而後再言共產。始應民族，進化程度之階級。今時中國之亂，病在逾級之速。故曰，民族之不幸。媯后賢於國政，後世謂之補天。媯且忠於幼帝，今人稱之聖賢。光緒不遇媯后，而遇慈禧。不有周公，而有世凱。皆云清廷之德盡，吾曰民族之德歎也。果而憲成，決無今日慘殺之禍。故曰，民族之德歎。設無，后凱之障礙，更新國體。剔清腐弊，振刷精神。以中國疆域之大，庶民之衆，土產之豐，工料之廉。必超乎，英日二國之上。民無塗炭，清不亡國，共享昇平之日矣。浮后覆權，庸小詔媚。云神，可保大清。殺盡洋人，統一世界。巨禍臨頭，盲曰萬夢。於庚子年，激起聯軍八國，問罪之師。進攻天津，不知念爲謝罪，速息砲火之災。着土匪式之將兵，而抗聯軍之精練。著市井流氓義和拳，以播硝烟彈雨。參加三寸小金蓮，野妓紅燈照，試嘗德意志，科學毒瓦斯。識昧出極，謬以螳臂。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爲民憂思，以求良法。采納，庶有爲章奏，而

棄歷代專制，君有之權。國體立憲，君其虛位，無異唐堯之遜讓。勿需革命流血，實達公諸天下。深識康有爲，毫無踴疑。毅然行之，決無畏縮。幼君之神明，真古一帝而已。復辟宣統，功雖未成，康有爲忠實力竭。危臨戰場，岌岌乎以身殉。帝有堯舜之日，臣盡伊尹之誠。事雖失敗，君臣篤信，足可耀於史錄。遺詔，誅袁世凱，以免莽卓之禍。而袁世凱，果作洪憲皇帝之夢。聖知遠見，爲歷代明君之冠，有如斯之聖明，而遇如斯之惡外。民也無德，應時遭難，豈不哀哉。後世英豪，類於西太后，黨羽者多。似光緒，公諸天下者寡，悲夫。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時逆

仁者多被狡欺，義者多遭惡殺。狡欺惡殺，關於時逆時順之行。仁義順乎時則成，逆乎時則敗。仲尼生於亂世，固窮終身。孟軻出於戰國，泮然闕下。蘇格拉底，言人間黑暗，市井捧其身，監獄斃其命。耶穌勸盜賊，速爲反省，慘丁十字。信徒行道，多被匪戕。堯仁舜義而讓帝業，時順者成也。孔仁孟義，卒嗟道窮，時逆者敗也。光緒變法，力行堯舜孔孟之道。憲法失敗，君爲民而囚死。殉逾堯舜，孔孟之德也。然而成敗人事之價輕，即化世界之價重。蘇格拉底，逆乎黑暗社會，不得其死。耶穌逆乎盜賊世界，未得善終。唯黑暗盜賊仇敵，必被熱血神光朗化。黑暗盜賊，逐日膨脹。熱血神光，時益擴大。涼血黑暗盜賊，終必被熱血神光肅清。是以王潮，變爲君主立憲。君主立憲，而躍登共和。共和，而新生赤化。一層一層脫，期達裸體民生。今日假者冒充，明日真者必顯。無爲父母，無爲妻子，無爲本身，實行耶穌裸體精神。上帝公愛，赤誠之新生。須知世界，所有人類，皆係上帝子孫。誠心學好，決無偏愛。憫我涼血，盜賊黑暗。特遣孝子耶穌，灑其熱血，薰蒸救世。醒我地狹不肖，回首即陞天堂大路。西方日朗，囚何。信耶穌，敬上帝，孝子神通。東方黑暗，囚何。仇耶

蘇，誇上帝，不肖之子，氣不相似。宜速反省，帝無偏愛。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南海純白

物必先腐，而後虫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市虎成於三人，曾母投梭。此庸俗婦儒，以數多爲轉移，無鑑別之力也。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改良社會，變法維新。此智士獨鑑，以數少作先導，有卓識之定也。燕惠延樂毅，而使請劫代，楚襄放屈原，以任靳尚宰。庸君之識，聽讒而危國。唐堯知鯀，方命圯族。昭烈深信，子龍不棄。聖君高明，知臣而復興。明治變法，立憲黨選。伊藤博文，施政而不疑。華盛頓，革英吏弊，大造共和而無惑。斯英傑鑑透，利國福民，毅然而獨成之也。南海，康有爲。鑑於清廷腐敗，已達至極。處於列國，文明競爭，劇烈之世。而清廷，仍如古之洪爺，野爲閉守。燕雀處於危堂，不知大廈之將傾。巨獅沉睡，獵戶雲集。身爲衆矣之的，絲毫無覺恐。文無治國之方，武乏戰將之略。漢族奴儒，豚尾後垂。詔爲鶴祿，不知國事之可悲。滿裔皇親，鴉片嗎啡腐守古刃，昧於機械之兵器。魚躍釜底，游玩歡樂。有識之士，爲之大懼。於是南海，康有爲。奏陳利害，變法維新。整內禦外，研求自衛之策。采取列國，物質之長。補我中國缺欠之短。純守東亞道德禮教之風。禁止西歐，放佚禮教之侈。科學倡展，機械大擴。因陋就簡，國體徵更。有利於民，無害於君。行乎中庸，避免極端之破壞。漸漸改革，隨時修政。君民一致，期達至善至美。光緒帝閱，腦力舒暢。道理相投，聲氣相通。召詢詳討，詞出無窮。利國福民，莫善於斯。帝欣然下詔，萬事更新。願犧牲，帝位之獨尊，鼎新君主立憲。民選幹才，公評天下之無私。革帝王，獨裁之專弊。齊集腋成裘之削治。改絃易轍急起直追。君明臣良，中外罕有。不料西太后疑惑，被守

舊派之包圍。袁世凱趁機，弄其狡智。密報榮祿，面奏太后。謂康有爲謀叛，帝欲行逆於權母。以致戊戌政變，新派遭戮。康有爲，梁起超，蒙帝密示，逃亡海外。熱血之六君子，悉數斬於菜市口。康有爲，萍遊列國，心存帝遇。考查新政，以備忠殉於將來。著作不忍，詳述變法之國益。辛亥革命，康有爲回國。力倡君主立憲，以免共爭危險。分崩易散，統一實難。民識幼稚，程度泰淺。共和不成，勢達共爭之禍。清廷庸愚，政難自主。專請光緒，視如莽卓之袁世凱出山，虛嚇遜位。篡清廷，而窃總統。遼康有爲，襄助政體，始終不就。籌安會成立，洪憲昭顯於世。康有爲，與洪憲皇帝書。慰廷老弟，切莫胡爲。宜速猛省，復辟大清。懸崖勒馬，尙不遲爲英雄。惜袁世凱，不聽忠告，卒殉洪憲皇帝之夢。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乏才節制羣雄。罷免國務院總理段祺瑞，儼其跋扈擅專之罪。徐樹錚，引奉兵而入關。督軍團，雲集於天津。共和之國，實符共爭之名。軍閥割據，省各爲政。康有爲，鑑於內亂，危險國體。民族程度，不符共和。遊說定武軍，張勳復辟。全國響應，正朔宣統。梁啓超，力說段祺瑞，誓師馬廠，打倒君主，恢復共和。從此，師生斷絕，復辟瓦解。康有爲，諱雖失敗，志未稍頹。奔走吳佩孚，力陳印度亡國之難堪。吳佩孚遲疑，志效包胥秦庭之哭。惜事不果，而身已卒。嗟乎，節婦忠臣，蓋棺論定。朝秦暮楚，人類不齒。康有爲，志於立憲，萬折不回。功雖未成，赤誠之心，足可表白於天下。清亡數載，帝崩多年。大事已去，難以恢復。清之王公大臣，廉潔者，悉爲雌伏。貪鄙者，秦牛競逐，民國之祿。君臣禮義之說，已被民國新法推翻。况清係滿族，漢種何人思其故。滿係多庸，族數亦寡。譬如泰山崩頹，欲以蚊負之力，恢復其舊。勢所難能者，康有爲之舉。類於文天祥，忠宋之志。諺云，一死一生，乃知忠貞。一貴一賤，方顯良善。以康有爲之遠識，而堅決提倡復清者何。嗣光緒帝遇之誠，醒軍閥共爭之禍。不就袁世凱之聘，恥其戊戌政變，狡叛之醜。滿君漢臣，種族不分。珍域融和彰顯大同。名教禮義，維持社會。爲民爲國，無非求其安

。爲臣爲君，無非爲其信。爲賢爲聖，無非遺其德。不計成敗，勇往直前。終身役役，力盡而死。在上無爲，君其虛。在下有爲，臣其勞。竭其信義之臣道，昭昭然朗如日月。康有爲臣道之精神，永存於世而無滅。信義純白，可云囊雪欺霜。潔守忠清，可云微塵不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符康聖人之豪語。光緒雖囚死於瀕源，有一信義之康臣，亦可大慰於九泉矣。後世君子，學南海，康有爲先生。信義純白者寡。豈不悲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腦別

人類所以能高超一切動物者，在於腦力優秀手足之敏捷。是以彘腦濁，猴腦清，人腦靈通。彘無思想，以其腦簡之故。猴有技能，以其腦敏之故。人之智慧愚蠢，在於腦海之清濁。康有爲，鑑於腐守，清廷必亡。決定共和，內爭必亂。主義立憲，一級一級進。虛君訓政，一層一層登。因陋就簡，勉民以禮，有恥且格。就輕駕熟，醒民自奮，向學近志。漸革漸新，民無戰禍搗毀之災殃。極力提倡，保存完整，團結一致，警告愚爭分散之勢殆。以印度作前車，埃及作寶鑑。大破壞易，大建築難。鑒定共和，不免內亂之紛爭。斯康有爲學力，靈覺之神通。今世局成三民，力宜團結，不當破壞。訓政憲法，漸漸實達公均。息大戰之勞瘁養原氣之恢復。斯當軸學力，靈覺之先知。民國新立，宣統猶存。腦濁洪憲，膽敢橫行。斯袁世凱，不學無術之愚爲。東亞民族，私爭泰甚，實緣腦海之不清。西歐民族，公德烈競，確因腦朗之神通。不清者，穢濁亂爭，自尋地獄之苦痛。靈通者，輝耀光明，展其天堂之樂景。兩相比較，墮降懸殊。降者耶穌之力。降者雜神之害，可不畏哉。子步，闢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任公背信

一四〇

人言爲信，信以成實。言之相符者，爲君子。信之卓著者曰聖賢。李雖鄙淺，是可貴之以爲法。朝秦暮楚，以勢力爲轉移。背乎已言之證，反復無常。學雖淵博，是可賤之以亂世。鬻拳兵諫，息戰後而自刎其足。爲君爲國，以表忠信之誠。戒狻猊以欺君，禁妄言以禍國。雖武夫，而知信義之立法。馮道元老，數代宰輔，君弑國滅，屢改節而事逆，行同媚骨，甚於盜篡。秦顏頰，鮮恥至極。雖傾儒，不如武夫之信守。行乎貴賤，又何在乎，學之深淺哉。任公，梁啓超，係南海，康有爲，高秀信徒，保皇黨健將。光緒采納，新法之愛臣。與康，情洽志投，師生如一人。戊戌政變，同受光緒，優遼國士之鴻才。帝在榮祿，兵圍禁城，危險至極之際。恐康梁被獲，以遭不測。密遣特使，諭康有爲梁啓超，速爲一同逃走，以免母后屠慘之禍。幸蒙帝諭，始脫菜市口之斬首。六君子以身殉，當時云爲叛逆。聽一面之宣罪，死無真僞之辯論。彼爲君黨，新法而被誅。可謂死得其時，保全忠君黨格之志矣。帝被母后囚於瀛臺，梁啓超逍遙海外。言論自由，熱心君國。著飲冰室，表其使命之誠。評論各派，柔昧傍觀。坐視國亡，濟拯無策。宮言西太后，穢亂宮廷。攻擊滿族，尸位朝綱。感帝恩，倡維新，民多贊同。飲冰室，書名。專表，忠誠使命，內熱之烈。朝受命，而夕飲冰。揮莊周，人間世。可見任公，忠君愛帝之篤。辛亥初革，局勢未定。梁啓超歸國，庶民仰望。大旱而望雲霓，思其有一番驚人舉，冀世凱，藉清廷，宰輔之勢。假議和，束手之辭。恫嚇清廷，孤兒寡母，哀涕懇切，情願遜位於袁，而袁坐收漁利不勞而得，民國成立之總統。任梁啓超，財政部總長。時艱財窮，策應付，迫不得已而辭職。復任梁啓超，爲司法部總長。省各跋扈，政府掣肘。莫云整理，經我無從着手。自認書生，難堪巨負。迫於環境，復又辭職。創設庸言，以作民鏡。言論理智爲當時全國之好，

洪憲帝夢失敗袁世凱前。黎元洪，繼任總統，與內閣總理，復袁瑞，因衝突，而退位。各省代表，悉數簽字。張勳，回康有爲。晉京會議復辟，君主立憲。宣統續統戊戌，維新變法之事。各省代表，悉數簽字。張勳，回康有爲。晉京復辟大清。全國懸掛龍旗，賀電紛紛，祝辭雪片。段祺瑞，賦於津門。梁啓超閑於銜地。段祺瑞嫉張勳擅專自主。梁啓超，始康有爲，復辟忠君。力說段祺瑞馬廠誓師。借李長泰大兵，進討張勳，緝康有爲。以正國法，肅清亂源。張勳，兵屯徐州。少數隨從，已失連絡。朔月之間，兵力雜支，欲以身殉，盡職戰場。遭被荷蘭領事，電軍救走。復辟事成，而搗毀。康有爲，梁啓超，互爲攻擊，相苦辯論。從此師生，永久斷絕關係矣。嗚乎，康梁，皆係保皇黨，最高指導之首領。梁啓超，何其叛黨，欺君背信，如是之甚。清帝光緒，采納新章，囚死中海，戊戌政變，禍達帝身。正在危難，至極之際，猶不忍謀遠，國士康梁。事前密諭，速爲遠避。君愛士臣，絕乎古今。母后仇視，嚴拿黨魁，設無帝救，梁啓超，決必難脫，菜市口之斬首。康有爲，苦心復辟，遊說各方。梁啓超，不竭力相接，足可謂之忍心。尤進一層，換毀時機，背信而推翻。朝秦暮楚，宗旨無定。戊戌政變，罪其叛逆，莫首示衆，適符其責。袁世凱，密報榮祿。新黨叵測，急奏太后，亦可謂謀得其當。康有爲，果似梁啓超之行爲，袁世凱反成清之忠臣。帝之幼昧，亦被新黨之愚弄。廢之凶之，傲其從亂之非。菜市口，誅夷露屍，可謂宜矣。幸而其師，康有爲，始終如一，思報明君之遇。權讓民選維新，救國。言出計從，密諭更生之德。否則，徒死無益，眞僞莫辨。留有用之喉舌，直書春秋之筆。康有爲，幸而重生。實爲光緒，特放異彩。若天憫佑，壽命延期。著述不忍，以明其志。奔走復辟，表白其心。功雖未成，足可大慰光緒，生前幽囚，死後冥目。尤其辛者，洪憲昭顯，袁世凱遊變。彰康有爲之忠節，耀光緒聖目之有珠。六君子之心地，無從裁判。康梁順逆忠奸，已證確實。袁世凱告變，欺君賣友，以

致憲政失敗。光緒被囚，六君子梟首，康梁逃走。皆係袁世凱，作亂之詭計。如是大慘殺，任公忘其仇。任財政部總長，俯首而就之。忘其狡詐多端，爲利是竊。乘戊戌政變之勢，突然直接西太后女權。狡謀機巧，無所不爲。趁革命鼎新之際，盜握天下總統之柄。如斯巨猾，任公近其醜。任司法部總長，帖耳入其範。認其師也康有爲，以其有可認之勢力，而認之。認其師也康有爲，以其有可絕之機會，而絕之。大清帝國，有實力時。保之黨之，親之近之。頹弱時，攻之擊之，亡之滅之。投井下石，尤恐帝業翻身。大事已去，始揭真面。噫，保皇黨之健將，忠如是乎。袁世凱，仇人也，狡人也，醜人也，惡人也。戊戌政變，欺之賣之。微能知耻者，無力手刃之，亦必遠避之。篡竊總統，任公聞臭而事之。試之以財政，窘之而辭職。試之以司法，掣肘以難堪。任之免之，侮弄如嬰兒。窹其自出口供，言生難負重任。袁世凱，之狡智，可畏。梁啓超，之腐臭，亦可笑。芳臭不分，德怨顛倒。名儒之爲，固如是也。設如，洪憲帝成，勢達湯武。而任公，必盡伊尹，姬旦之輔。梁啓超，學爲當時之冠。史略，亦堪後世之考，悲夫。鄙非滿族，亦非遺老，尤非清朝之官吏。所注意者，人類之信義。不可反復無常，免啓紛爭之亂源。守信無欺，可止流血之慘劇。或云。忠清，爲一姓之私恩。共和，爲庶民之公有。噫，何其志異，而無特操之甚。知達爲公有，應從中山，國民之革命，而作共和之元勳。不宜謬入，保皇死黨，滿奴之走狗，而作佞臣之叛逆。視實力爲轉移，背信義於不顧。可爲光緒，采納新政，幽居中海，一大慟哭。英市口，未梟逆首。慈禧西太后，黃泉之下，恨必難消。儒爲庶民之先導，家國之目標。士爲人類之模範，戡亂之樞機。何其初志，君主立憲，而後改節附敵。導軍閥內亂之共爭，以致連年，戰禍兵燹，不可收拾。任公難辭其反復無常，造成內亂之咎，豈不哀哉。後君子，求梁任公，博學者寡。學其背信，反復無常者多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釋義

小人爲利而死，君子爲義而殉。因利以表小人之惡，因義而彰君子之善。小人君子，實因利義，而成攻擊之勢。設無利，而小人沒。小人既沒，君子無義可顯。義既不彰，則君子已無。是以利生小人之源，義出小人之萃。利與義，轍而同一，禍實無異。大道廢，有仁義。仁義彰，而烈慘。烈慘因何，競彰者仁義。彰其仁義，而權利來歸。仁義著，而大盜成焉。盜鉤者罪，盜國者貴。權貴天下之門，仁義存焉。慘殺大亂之源，無外乎仁義之競。設無仁義，而慘烈根止。權貴銷滅，而戰端自息。以梁啓超，當世名儒，腦思豐富。理智充足，學者通贊。究竟，未脫乎，利害與仁義。戊戌政變，慘案流血。所爲者，仁義皇黨。復辟戰禍，一言而馬蹶誓師。同類相慘，血濺燕京。所爲者，仁義民黨。筆勿學說，甚於武夫橫行。黑白顛倒，箠鼓是非。導天下之大亂，逾於洪水猛獸。嗚乎，慟哉。人類禍星，莫甚於學說。絕聖棄智，盜賊無有。根本解釋，絨口學愚。雪航，趙克善，曰。絕利棄義，大道光復。使夫小人，無利可圖，君子無義可爭。緣是疾呼，神農工作，復活耶穌。道之以光，齊之以公。絕利棄義，裸體民生。使夫智者，不敢私爭。天下平而樂園成，庶免小人君子利義之私殉。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洪憲彰顯

巨奸似忠，以堅人君之用。大詐似信，以固誠篤之迎。巨奸，行爲謹慎，態度鄭重。不輕發言，言必適中。舉止大方，量亦宏潤。或緊要時，危險其畚。抑衆和謀，獨來反間。人君以其爲忠，而効犧牲。潔已自愛，責任勞怨。勢必假之以權柄，錫之以重爵。及其力達穩固，乘機取而代之。迅雷不

及掩耳，變生肘腋之下。雖有上智，亦無可如之何。况，中智以下，庸碌者乎。大詐，信用卓著，克已利人見之而親。樸實恩厚，遜讓謙恭。自儉而禮豐，寬仁而自束。誰試之以無外，孰檢之以無隙。財奴大家，以其爲可靠，諸事可託。勢必假之以巨資創之以特業。及其，勢遂猖獗，乘機竊而翺翔。智謀力抗，遠避異國。雖有上智，亦無可如之何。况庸俗，貪婪者乎。袁世凱，清朝卿宦，袁甲三之嗣。外樸內狡，儀表非常。初仕，部內京官。同僚以其性殊，保其出使朝鮮。遷其外，而羣其離。大國欽差使臣，駐於附庸小國，聲價倍增。朝野歡迎，上下貢獻。鑑於朝鮮內亂，終必滅亡。力陳李鴻章，速併中國，改設行省。逐其新黨，以免日本之垂涎。李鴻章，曰：藏鋒待時，勿起爭端。袁世凱，以李鴻章，膽小身微，不足以語大事。復思，久使朝鮮，決無出頭之日。欲振大國之威，必先征服鄰國之慢。於甲午年，與日本交涉決裂。李鴻章，力主和平，以全兩國之友誼，而減生民之塗炭。袁世凱，屢其柔媚因循，有辱國體。於是憤陳滿族，庸庸總揆，戰端始開。海軍，丁汝昌，被俘。陸軍，左寶貴，陣亡。水陸皆敗，終議割地賠款，朝鮮獨立。袁世凱歸國，參加戊戌政變。康梁黨立，保國會實現。袁世凱，爲皇黨健將，保國中堅。鑑於兵權，在榮祿掌握，榮祿，係西太后，娘家之侄。姑侄一體，難以離間。兵權既在榮祿，實力歸諸太后。袁世凱狡智深謀，殊異乎廷臣之上。揣摩慈禧心理，陰自稜奪光緒。帝幼無權，后非誠意。不過慈禱淫智狡謀。過度替代，同治虛位。非子非孫，無倫無類之制。吳可讀，臣爲君諍，而殉職責。牝雞司辰，雌而雄爲。名曰有君，實事獨裁。况其，尙權始自咸豐。同治冲齡光緒幼稚。數十年政柄，安能放棄。才逾則天，正在中年。進步機來，時至勿疑。外親康梁，保皇黨，以變法。內懷，欺君賣友，而媚西宮。明爲，討奮刺榮。暗將，實據報祿。云，康梁謀叛，帝諭刺臣弑母。榮祿，倉皇失色，徐世昌從中策劃。詳奏太后，再觀風情。榮祿，携袁世凱。星夜至萬壽山，頤和園，西太后遊玩之宮。面報一切，西后大怒。當即誅滅新黨，袁因幼帝於

瀟灑。康梁逃走，萍遊海外。以袁世凱，忠心赤膽，頗有作爲，擢陞山東巡撫。女后信邪，妖孽叢起。義和拳，紅燈照。殺教民，戕領事，蔓延山東。大師兄二師弟，白蓮聖母，紅媽娘娘。來兗巡撫，自云神助，槍刀不入。殺洋人，保大清，要求認可。袁世凱曰：洋人殺之不易，槍炮厲害非常。當先試考，以免外國耻笑。聖母娘娘師兄弟等，應聲曰：可。批示擇日定期，練軍操場試神。巡撫親閱，神技武備。屆時軍隊集齊，佈成陣勢，如臨敵之射擊。真假虛實，以待會發。聖母娘娘，師兄弟頭裹紅巾，師領神兵蟻聚。排開卒伍，作法誦神。袒臂露胸，瘋狂大演。手舞單刀，悉喊殺殺殺。指揮請命，巡撫曰：射。只聽槍聲，兵兵兵。聖母娘娘，師兄弟等。顏色不變，絲毫未傷。庶民圍觀，信以爲神。衆云真奇，歡呼曰好。大師兄高聲疾喊，曰神助，殺呀。巡撫袁世凱，食指微動聲響，突出手槍，兵兵。大師兄，隨響倒臥血流，氣已繼絕。聖母娘娘，倉皇失色不知所歸。巡撫袁世凱曰：市井流氓，搗妓惑衆。姑念爾等無知，不忍悉數槍斃。始放空竅，擰去銅彈。留爾餘生，保汝無恙。若一二粒實彈，着身即亡，神力何在。多數洋人槍砲，何能抵擋。即時逐出境外，不許擾亂山東。再有違犯，決不寬貸。於是，賦稅增加，充實省庫。料到，禍惹聯軍，后帝蒙塵。需款孔急，全國束手時。備爲貢獻，獨顯先輝，可成功勳。京津失守，后帝幸於西安。袁世凱隨駕，應付裕如。慰歡太后，爲全國疆吏之冠。西太后，謂帝曰：世凱能臣，國家棟材。帝不敢不應，曰：能臣，棟材。究竟，袁世凱，目中久已無帝。極力，媚諂西太后，因其權利。所貢獻者，爲之陞官。約和回鑾，擢爲保定府總督，兼北洋大臣。奏請國防，小站練兵。名曰：常備，悉由民徵。軍紀嚴肅，賞罰分明。多種幹材，爪，前附。袁，有甲乙二僕，與袁妾私通，袁已疑覺。聲言携乙出巡，約得數日完歸。甲僕窃喜，妾亦心歡。未料袁出而速返，正逢僕妾之淫樂。二人變色，涕跪哀求。袁曰：吾歲已高。爾等，正在青年，互爲親愛，係人情之宜。謂妾曰：汝將物品收拾，與甲同走。免在府中，觀之不雅。如不聽從！

莫云竄劍延情。妾與僕甲，叩頭謝罪，當即出城。袁目視乙曰：可恨，速追，盡殺，有賞。乙正始而不平，奮身急往，殺畢回報。袁怒曰：彼奉吾命，省其父母，膽敢擅殺，污其名節。反圖僥倖，而邀功賞。惡極，曰斬。乙未及言，首已落地。諸妾咸感，總督，恩厚量寬。甲乙喪良，而遭報。常備軍，訓練得法，堪作勁旅。進級官保，而入內閣，爲軍機大臣。光緒三十四年，冬季，西太后，與帝，前後駕崩。袁參與喪事，頗爲盡職。不料帝遺詔書，袁世凱，性如莽卓，誅夷勿遲，以免國禍。攝政王，爲兄弒恨。拘留袁世凱，欲正典刑。張之洞，謂其有功，宜爲寬宥。免官下野，功補其過。慰朝中文武安心盡職。袁，通電黨羽，歸隱彰德。閑以無事，郊外散遊。獨乘小舟，釣以自娛。逐日執棹而往，空手而旋。忽有市井浪民，見袁世凱，曰：官保，我知魚處，釣之必得。世凱，曰：好。瞬息之間，鈎提魚躍，悅而賞之。從此指處有魚，每日如是。小人而妬，讒曰：官保，彼係僞詐。買魚而放，以圖多賞。袁世凱，曰：混，舌間妬亂，汝未得賞。人間，那有，真事。痴人說夢，無非妬賞。離間搗亂，少言速走。勿惹苦惱，攪我之娛樂。執杆垂釣，鈎如故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革軍虛聲遍地。報紙等宣，張大其勢。求資清廷叛將，黎元洪，一旅之兵力而已。袁世凱，顧其子，克定曰：預備出山，特使來請矣。倏然聞，慶親王，遣其子到，問候。袁見之遽而驚異，曰：數載未悟，親王面貌奇變，大貨即在目前。鄙隱居無事，研究相法。確有應驗，百不失一。何親王貌貴如斯，莫非有大德之感歟。慎重，勿向他人言，以免枝節叢生。臨行復與老慶王，厚送重禮。以表不忘昔日，擢拔栽培至意。慶王子歸，詳述一切。老慶曰：項城與我最厚。出山之時必有良策。更立新君，以服民望。機不可失，天命勿違。此時慶王，爲朝總揆。面奏，隆裕太后，速請世凱，以戢內亂。否則無人才，可能應付時局。社稷有傾軛之危。子孫有夷族之禍。攝政王無主張，隆裕太后以淚洗面。諭親王，速爲禮聘。特使往返，至再至三。回奏，袁世凱，假一旅之師，可以撲滅敵軍。肅清革命，易如反

堂。粵親王，竭力奏請，隆裕太后。曰，當此局勢，非常緊張之際，應場重禮，遣使特聘一軍政一切，任彼能臣。便宜而行，勿爲掣肘。袁世凱，見此諭禮。始允出山，要求條件。(一)親王，悉還國政，剔清濫竿朝列。(二)責任內閣，便宜行事。(三)親王出蓄捐餉，庫儲悉數補助。(四)選良將，練勁旅，預備應敵。慶王云，只要良臣出山，條件認可。袁始晉京，改組內閣。選拔新進，樹植幹材。滿族權勢，悉爲裁汰。清廷罪己，以慰民心。遣馮國璋，進剿武昌。恢復劉家廟，急攻大別山。革軍大敗，勢亦雜支。黎元洪，電袁。(係饒漢祥，撥稿。最緊要，亡清之毒彈。云隆裕，有生一日戊戌政變之事，一日不能忘。果而攻滅我軍，俾祿至極。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恐再伏隱彰德，不可得也)。此稿，刺動袁心，斃清利刃。力超革軍，百萬雄兵。足見炸彈，不及筆鋒之速。從此，密使往來，雙方求和。許袁，頭任總統，而移清祚。下令停戰，上海議和。北方代表，唐紹儀。南方代表，伍廷芳。正在互換，條件之間。忽而南苑兵叛，擄殺淫嬖，蹂躪京都，各省紛紛電告，傾清獨立。其實，皆係袁之手段，密使爪牙而爲之。袁持各省，獨立電報，面奏隆裕太后。京師兵叛，民心全變。朝野上下，趨向共和。官兵餉無着，多半暗降革命。臣已力竭，特請裁奪。領罪辭職，另選才能。袁安邦畿，而挽危局。隆裕太后，手指幼帝，宣統，而涕曰，我母子生命，全依老臣盡心。袁亦拭淚，曰。(想起光緒遺詔，反感淚下)臣，敢不效犬馬之勞。隆裕太后，曰。勉爲其難，勿得再辭。於是，逐日面奏，上海會議事情。君主立憲會散。虛留君位，議停。宰相府裡刺客，禁城炸彈暴發。一夕數驚，晝夜不寧。儼然，禍延清廷，宰輔無路。歸終清帝遜位，年給皇室經費銀，四百萬兩。以列國元首之禮，優待遜帝。表決共和，各省取銷獨立。中華民國建元，袁世凱權攝總統。參眾兩院議員，均由各省民選。總統，以參眾議院，投票選舉。通過及格，皆係多數議員，核考之專責。開選初任，黨派紛紛大施運動。袁世凱，籌有巨款。密派黨羽，連絡一切。各省選院議員

，非農家財奴之子，即奸商利圖之後。皆以金錢堆成，國家堂堂議員。既無世界常識，尤乏國內智慧。性同牛羊，識類麋狗，花天酒地，揮金無度。浪費運選之巨款，填已虛擲之虧空。蕩蕩賄之運動，如揚沙波水。秦樓楚館，朝歌夜絃。妓女像姑，談笑春風。淫奢，始於賄選。狡獪，起自民初。金錢多者，爲總統。勢力大者，作主席。公理何在，民權那有。開團數票，袁因數目最多，及格當選，爲民國成立，初任大總統。公佈中外，賀電紛紛。開幕即演，兵圍議院。清算公款，嚴審受賄。議員，槍斃失色，不知所爲。總統登臺曰。議員，爲民之代表，生命系焉。議院，爲國之產母，臧否生焉。議員廉貪，關乎庶民之禍福。議院芳臭，關乎國家之局面。內而庶民，以議員，善惡，爲轉移。外則國際，以議院良否，爲地步。議院高超，昔日之君位一切，何等尊貴。而今變成，賄賂公開之場。議員優逾，當年孝廉資格，何等清秀。儼然成爲，徇利之奸商。況國家，有用之款，以庶民血汗剝來。供給爾等，虛耗無用之地。捫心自問，宜乎不宜。果而不究，勢必日甚一日，恥無節制，國將不國。最高代表，行爲皆如斯。庶民淫奢，寡恥之風，又當如何止。已列芳名者，需款之數，速爲籌補。公款是追，莫云國法無情。議員猪子，目呆口閉，互爲醜視。各個拍電，以家匯款。爲議員，而破產難堪者，大居多數。虜王之子，帝夢空幻。自嗟被騙，袁世凱無良心議員受欺，有口難言。紛紛投南，鼓吹討袁。總統更乖，暗有預備。重用遼東，張作霖，督練奉軍。厚慰陸榮廷，待機兩廣。任馮國璋，鎮守金陵。優寵張勳於徐州，仇視革命。委陳宦於四川，監視南甌。植曹錕重兵於華北。逐日訓練。黎黎元洪，爲副總統，軍歸國有。結成兒女姻親，堅固爪牙。密受趙秉鈞黨羽刺殺宋教仁。毒殺趙秉鈞，銷滅證據。革命健將未遭暗殺者，悉逃海外。緣是，二次革軍北討，不數月間，被袁攻散。從此中國無敵，便宜行事。聘康有爲，襄理政治而康始終不就。任啓超，爲財政總長。書生無理財之能，迫不得已而辭職，復任司法部總長，言論家，乏法政之術，決難適切而辭職。袁世凱，鄙視文學家

，以及新人物。政治軍事，毫無價值。虛偽宣傳，言行相背。爭權奪利，禍國殃民。專門蠱惑，搗亂，而有餘。別無技能，長處之可取。於是，特選政治新輪，徐世昌。從新組閣，統一政權。法治嚴明，峻吏肅清。潔已奉公，國體日隆。強幹弱枝，無敢違犯。內政外交，蒸蒸日上。國風爲之氣振，庶民依之信仰。紊亂如蘆之局勢，未幾吹灰之力而蕩平。袁項城，可謂治國之能手。才可齊肩，伊尹周公，鄭伯魏武，之流亞。無如專恃其才，輕於植德。是以實現，梁士怡，楊度，媚迎袁意。創設籌安會，研究帝制。宰輔，徐世昌辭職。陸軍總長，段祺瑞退休。各省疆吏紛紛勸進。袁氏，功高德厚，足可稱帝。忠臣孝子狼狽爲奸。竭盡其誠，硬而造成，洪憲建元。殊彰國號，臭揚海外。尊考，袁崇煥，爲皇帝始祖。立克定爲太子，妻云皇后。特才黨衆，膽大妄爲。不料爲青年，蔡松坡之欺騙。首先勸進，繼之冶遊。小鳳仙夥度，嫡妻離婚。開娼設賭，淫食京津。密探詳報，袁世凱嘆曰。青年不靠，墜落以致於斯。革命中堅，有何聲價之可言。正在酣醉，皇帝夢裏。忽聞唐繼堯，北伐討賊。指揮蔡松坡，進攻四川。派人往捕，蔡已無踪。通電聲罪，的確不虛。軍勢浩蕩，勢如破竹。乾野下陳宦，倒戈宣言，大善滅親。全國討逆之省，已逾三分之二。餘者，自稱獨立，亦多搖動。洪憲宮中，如晴天霹靂。震蕩龍潭，波紋水漾。梁士怡，楊度，逃生遠遁。皇帝氣悶，尿結而崩。大鬧一場，洪憲帝夢。計八十三日，告終矣。嗚乎，袁世凱，才幹非常，奸智特殊。欺君賣友，而獲巨柄。斃姦匪，以弔蒙塵。殺姦夫，而正其名。舞弄，舉黨名士，梁啓超。如玩嬰兒，股掌之上。用兵如神，戡定內亂。善能將將，隨手而移轉。治中國之大，如指上觀紋。篡清廷，而清帝自遜。窃民國，而國民公衆。慶王空嗟被騙，議員難言受欺。刺殺宋教仁之敏捷，毒死趙秉鈞之果決。議院宣言，冠冕。議員，罪於適切。寡母幼帝，易於蒙混。盜篡其位，不足爲奇。革命群雄，清朝文武。名士良將，朝野上下。以致全國無一不被其欺騙者，可謂大奇矣。前有舊君，官統存在，不虐亦不暴。後有孫文

健壯，元勳亦元師。而衰敗之於雙方，如窃無人之物。數月之間，統一中國。神速敏捷，忽乎曹孟德之上。急起洪憲，本身失敗。不及曹孟德，學文王也。伊尹之時也，而袁不爲。放太甲以還政，泥而不滓。清帝宣統，正太甲之劇也。周公之機也，而袁不爲。輔成王，以明志，馨而不臭。清帝宣統，又成王之劇也。步伊尹之翼，而莽卓性可變。光緒無目，西太后有眼，康有爲無價矣。繼周公之弼，遺詔可笑。光緒愚昧，西太后明朗，康有爲作亂矣。行伊尹周公之事，成帝國之忠聖。作終身之總統，爲民國之元勳。不爲忠聖，不作元勳。偏起洪憲，以當皇帝。爲清史之篡逆，作民國之叛賊。被騙於蔡鍔，指揮北伐。受欺於陳宦，大義滅親。欺騙而得，欺騙而失。奇奇，而特奇也。嗟乎，以袁項城之敏慧，超雄之殊智。圖一時浮雲之富貴，而不顧萬世之臭譽者，其故安在。蒼天，特彰其欺也。人易於僞，天難以欺。雖有袁世凱之殊智，未脫乎公判，神範之報應。後世英豪，宜爲其前車之鑑。諸，則善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復始

物自何來，終歸其原。以人體而言，骨肉筋血，靈氣動作。吸食物質而生，卒還物之質原。逐日所飲食者，精華營養，滓復便溺。津液以生，骨肉筋血一切，期至於死。血歸飲水之原，骨肉筋等，化還灰塵。復歸原食，植物之肥料。靈氣仍返，空中妙有。善惡自分，陰陽波浪。良否自趨，天堂地獄。耶穌云自審，上帝曰裁判。雪航趙克善言，自然之趨勢，決難逃乎神範之歸宿。桀紂幽厲，隋文父子。彰明較著，人事之循環。世人皆知其始末，勿再繁述矣。以滿清而言，大明內亂，圖賊破都。吳三桂，爲女色，陳圓圓力請清兵入關。多爾袞，趁機取代。利用吳三桂，而平西南。卒以緬甸，擒其末帝桂王，大明至此而亡國。清封三桂，爲攝政。三桂，據地勢，叛清稱帝，而後族夷。清以攝政王多爾袞，穢淫太后，幼稚順治，侵略漢族疆域。卒以攝政王載淳，穢淫西太后，幼稚宣統，還我漢

族山河。吳三桂，舍其父仇，而爲女色。請敵國，滿酋多爾袞，而斃大明。慶親王，背其君恩，而爲其子。請君仇，漢賊袁世凱，以亡大清。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慶親王，爲其子請漢而滅滿君。吳三桂，爲色忍斃其父而亡漢廷。始終對照，無移易。最奇者，袁世凱，禍清。亦效，三桂稱帝，而後崩潰。日本利用，清之末帝宣統，而植偽滿。蘇聯，以長春，戰俘溥儀。又不知待誰引渡，效攜桂王之結束。漢賊，吳三桂，殺父爲色。滿逆，慶親王，滅君爲子。遙遙相對，遇而復始。猶如天地之常軌，絲毫無差謬。人類本身之自審，何嘗不然。世俗多爲觀利，而不悉心詳考，爲利者之結果。吳三桂，慶親王，西太后，袁世凱。淫亂好貪，血涼至極。所有人類，莫不切恨。究竟悉在，因果循環復始之原。知其因者，無憾其果。是以篤厚行遠，善必綿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舍神農工作，復活蘇耶，大道之精神。決無篤厚行遠，實在覺悟之人矣。

總理民生

爲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本色無偽，廬山面目。非人工造作，岩峯之點綴。風流天然之活潑，非化裝藻飾之姿勢。華盛頓，幼稚時，砍樹自認，以表其真。首創總統，三任則不可。以身作則，爲後世法。恐遺，貪弊，於將來。宋玉雅麗，衣裳樸素，無妖冶偽造之醜。風賦高唐，文章飄灑。寓諫楚襄，稱雄圖強，奮勉弛君之志。本色風流，兼而有之毫無偽者。中華民國，元勳，總理，孫文，是也。廣東，中山縣，籍。敏而好學，克己利人。特言，知難行易。識高智殊，超乎古今明哲之上。以大無畏之精神，奮其知難行易之事業。專門醫科，施其仁術。鑑於列國，文明競爭，物質進化之際。弱小民族，多被強大侵欺。與清宰輔，李鴻章，曹。痛陳時事，以醒迷醉之沉。無如病重已深，國手難醫。於是奔走疾呼，大喚聳躡之同胞。智士聞之而遽悟，中外繼之以響應，龍行虎從。

革命軍興。刺殺清廷之賊官，驅逐殃民之穢吏。遊說國外華僑，集款相援革命。拯民於水火，登諸於衽席。遍地佈種，宣傳利害。清廷，視如寇仇。秘佈，全國通緝。西歐被難倫敦俘囚。中國既難容身，毫無立足之地。滿奴領事，膽敢遠國除公法，私爲在英逮捕。擬先縊斃，送回戮屍。清廷雖野，黑暗刑法，世界所無。幸有，康德黎，師。力爲拯救，化險爲夷，絲毫無恙。中國今日，復興共和。三民之成，宜念英師，康德黎，之功。辛亥革命，勢遠長江。清軍獨立，舉義武昌。黎元洪，難服衆望。急請總理歸國，組織南京政府，鼎新中華。以民生民權民族爲主體，名曰三民。以大總統爲公僕，法依民選，名曰共和。公作公鑒，革歷代專制奴隸之弊。公神公器，刷已往私有之社稷。袁世凱，挾清廷，舊軍之勢，停戰議和。力勸清帝遜位，歸附民國。南北統一，省各自取銷獨立。戰事血止，一致對外。總理以袁世凱，有功民國。息戰和平，國民無流血，原氣不傷。各國革君專制，未有似我族，完成之迅速。光耀世界，當爲揖讓不爭。緣是，遜於袁世凱，爲初任大總統。稱其勞，而彰其功。不料袁起野心，妄自胡爲。擅更公法，獨裁政治。刺殺同志，亂捕元勳。起洪憲，稱皇帝，驅鷹犬，禍良民，立太子，封功臣，皇后正宮，爪牙附從。庶民切齒，中外堪羞。總理復集同志，共討竊國之賊。袁死，黎元洪，繼任。忠厚無爲，復又被逐。曹錕賄選，軍閥割據。國綱日紊，不堪言狀。互相攻伐，羣爭私利。陳炯明逆叛，吳佩孚獨裁。總理在廣東，組織非常政府，從新訓練。集同志，募人才，軍匪勦撫。佈告全國，志在平亂。聯和弱小民族，積極自衛。抵抗侵略，共禦專橫。無如實力薄弱，賊軍繁熾。迫不得已，運用外交。聯蘇親美，和英抗日。始有，包羅庭，相援。蔣介石，投効。恬談大悅，曰。革命成功，在此一舉。烈烈三顧，如魚求水。介石臂助，勝逾十萬精兵。征練新軍，宣佈北伐。肅清妖孽，以維民生。師出之日，勢如破竹。箠食壺漿，以迎南軍。無關實力之大小，專在人心之向背。蕩平陳炯明，統一兩廣。打倒吳佩孚，慰安兩湖。段祺瑞，張作霖，同時歸附。請

爲北上，實行三民主義。總理携員抵燕，與段祺瑞會議，而示國本，段頗歡迎。彼雖造爲進行，究實三民主義，未曾認清。忽而總理，肺病大作，當即入協和醫院調治。數月無效，不幸而崩。臨終遺囑，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於國家觀念，可謂至切至極。然費心血，萬折不回。四十餘年之奔波，爲民盡瘁而死。國民悲悼，如喪考妣。嗚乎！中國數千年，專制帝國。閉關古守夜郎自大，爲我獨尊。稱雄稱霸，知有私而不知有公。雖有傑出，亦不改家天下之制。即有聖降，亦難變貴爲君有之風。總理孑然一身，倡建共和。足無立錫，手乏寸鐵。特以理智，到處講演。輸人腦海，悟新非舊。無如荆棘塞道，頑迷不醒。清帝遜位，而洪憲暴露。黎元洪被逐，曹錕賄選。國綱日紊，中外悲觀。軍閥割據，生民塗炭。總理以大無畏之精神，展其知難行易之立國。誅偽帝，平叛逆，倒獨裁，罪賄選，振國綱，敬效尤，以身作榜，迎刃而解。懸一髮於千鈞，奠國家於磐石，無內外相乘之亂。蓋其經濟，足以應之。惜其將見統一，曙光發現之時。忽而協和醫院，重告駕崩。嗚乎！中國同胞之不幸，實世界人類之大不幸也。果而無舛，扶植弱小民族，聯和一氣。倡自衛而無欺，恤弱小以不侵。無分種族之畛域，以昭天下之大公。設如天假壽齡，延期生命。以仁，理，化其頑強，必達世界之和平。至於討逆戡亂，迫不得已而用兵。尤非實行仁術，總理之志願。劉邦附項梁，展其軍旅之勢。朱元章從郭子興，施其武力之威。漢高，明太，附從乘機，以建帝王之業。借他人力，漸成其勢。歸終獨裁，純爲子孫之私有。總理出身良民，懸壺濟世。未充軍旅，無作官吏。不藉邪教，無依黨派。耻附異說，特創五權。奮其已知之民生，達其三民之立國。毫無假借，造成共和。醒二百餘年，漢爲滿奴之覆附。公諸中華，五族之建國。大功告成，不爲私有。步堯舜之揖讓，行華盛頓之立業。所倡吃飯問題，診療施藥。正合神農，民食民醫之聖道。役役終身，大公無我。未範入帝國之臣，不趨炎武力之勢。飄灑仁化，德言至感。爲民盡瘁，卒以身殉。目識中正，依爲信徒。承繼其志，弱果勝強。

世界先覺，人類救星。又合乎耶穌大牧平等之宗教。善哉總理！裸體民生。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泮麟，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民學

食乃天性，嬰兒不尚藻飾，斯天真之時代。色動私貪，廉恥節欲，斯工作之時代。終身誠否，在於節欲強弱。人類禍福，在於廉恥優劣。期至於死，而後定其品格。廉恥成績，品格良否，關乎教育者之指導。東亞，根於君主，儒道名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奴範政策。民族腦筋，已成僵足之式。思想揮展，毫無自主。政府視民如牧養，民畏政府似狼虎。多生疑惑，始終難融一致。因此種弱愚昧，迄今不能自拔。幸有，總理孫中山革故鼎新，步塵林肯。以大無畏之精神，撞碎奴範。解放千年，纏固禍海，始能從英美之逐鹿。否則，寸步難移，謹守鄙野，趨於自滅而後已。民識漸開，內亂日甚。多數反感，不如古德。然植物長而不縮，學識尤貴進而賤退。時弊在於教育不良，未能普及善校。狡者特為蠱惑，愚者貪而被誘。參差不齊，以致亂爭。今日學者，多趨於軍政兩途，無非競奪功名富貴。舍此軍權政柄，似乎無光榮之可比。幸而學者無多，否則不堪設想。人類生活安定，莫如農工。衆多鄙賤，而不貴競。中國貪亂，世界危機，關係大矣哉。總理所云，連和弱小民族，成爲一氣。農工合璧勿用強制。列國所有軍閥政客，必定自愧而自斃。是以雪航趙克善，力言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微塵不染，裸體民生。安定中國，世界和平。子步，關禍堂。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完成，活我耶穌民生。

實業劉坦

利國福民，莫善於實業。極危濟困，莫如於農工。東亞西歐，皆與列國，皆以宗教作先鋒。佈之以仁道，繼展工商礦採，競爭之侵略。工也者，吸收昧國，土產原料，運至本國，機化製造。貧民藉其工作，豐衣食，資本擴其工廠，實獲巨富，斯工戰之勝利。商也者，輸於內外，虛實有無，詳考各國長短優劣。貴售其貨，廉購其料。盜其血液，竊其精華。貧民藉其商備，身博酬裕。資本擴其遠鏡，實獲巨補，斯商戰之勝利。礦也者，煤炸金銀，銅鐵錫鉛，寶石玉翠，各種土藏，遠探近採。貧民藉其礦產，而謀生活。資本大展其款，以獲巨益，斯礦戰之勝利。強大之國，莫不注意，宗教與實業者。精神物質，勝於兵力之戰也，可不畏哉。河北省，樂亭縣。劉坦，字履貞。前清解元，燕東實業。博學敏慧，慷慨好義。愛才廣交，諾必篤信。熱心公益，萬金無吝。有志之士，咸願歸之。公館，久任天津，地緯路。資本豐富，愛國濟民，皆稱京東實業大家。北京，打磨廠，震發合銀行。都市綢緞，雜貨各項，應有盡有。最著名者，奉天營口，厚發合。哈爾濱，蚨發合。黑河，環瑯，龍江，吉林，長春，京津永府，東北各地佈滿合字商業。甲午，中倭之役。助餉攻日，竭力援助。清廷光緒云，京東第一家。俗世士民，謂之受皇封。劉增營業，或置不動產。清廷優待其特許，超於庶民之惠。以其有助國之功，時常獻納，帝室巨款。樂亭，家築城式，內建花園。人工作成假山，河池湖沼。西太后賜以萬壽山，石。頤和園，花草菓樹，松柏樟檜。劉坦，尤善交際，揮金如土。有求必應，諾則篤行。毅於創立，傾囊不惜。藉其資援，而成名者。徐世昌，馮國璋，張勳，陸錦，張紹曾，吳佩孚，陳錦濤，張少鸞，朱家寶，以及著名人物，咸稱莫逆。首創交通銀行，成立後而讓他人。剛毅慷慨，如斯爽遜。錦州趙鴻勳，字晉榮。聞其名，以黑龍江省，盤古河，大白山，吉克淺金礦，跋涉數

千里，特往投謁。接見，天津，地緯路。而陳，黑龍江省。各礦，年產巨金，全被俄商，以羌帖（俄國紙幣又名廣布）吸收。兼其貨物侵略，受害無窮。預算每年，所產金額。現銀洋數，二千五百餘萬。實在黃金，五百餘萬早泥克。自光緒初年，以至民國成立後。總計四十餘載，爲數極夥。設鑄金幣，流通市面。莫云全國，世界可達。不但無人提倡，視羌帖爲至寶。金溢貨侵，何時底止。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擬設實業銀行，收金鑄幣，以資流通。出發紙幣，以利民便。鑄幣兌現，堅固信用。附設工廠，製造國貨。救濟貧民培植工藝。牧養森林，資增原料。礦業農工，填實邊務。分科研求，教以武訓。寓兵農工，以備國防。聘請技師，選優學術。工賤料廉，輸出之貨必多，不抵外而外自抵。貨輸於外，款輸於內，雖貧必富。挽利權，塞漏卮，莫善於斯。軍式教練，騎步兼施。朝習文，夕訓武，晝間工作。兵旣內寓，實抵外侮，澆不防而自防。工巧農精，財源日闢，雖弱必強。殖邊屯田，莫良於斯。當面將條陳，黎元洪總統，所批手諭，令黑龍江省核辦。督軍，畢桂芳，以廩款無着，准募民股，展爲詳觀。及閱總統，繳還銀匣，內裝金印，產金鑄成，種種證件，信而有據。愛國熱忱，實超世俗。劉垣，欽爲贊賞，曰可已。正逢夏歷元旦，北洋南開，蘇校長，來劉賀年。鞠躬而敬曰：中國有閣下不亡。趙謝曰：微盡匹夫，一得之愚。國強仍須全體，醒而努力。大皮築成，非一木之材。我族，私重妬深，無相援而相毀。是以多受外侵，言之可悲。劉曰：爽當，指四歲小孫，名立任云，行禮。小孫倒身叩拜，趙鴻助，即與羌帖二十五圓，以作孩童新正零需。劉復討論手續，言駁枝節。處處理合，而實在。劉曰：可行。趙云：雖然，合理實在。而貴東資本，亦宜慎重。遠來遊說，不知底確。間惑生疑，勢必不免。應爲解釋，以昭信固。所技巨資，非常重要。然非細款，可能隨便，携往潛逃。成立時撥款，當派安人監督。預任先鋒，積極進行。才品適當則用之，否則貴東裁去之。財權實握，毫無開隙。如事不成，川資旋罄，完全趙負，不耗貴東分文。劉，手拍茶案，曰好，爽當哉。

擬。復將總統，竊還七產，五兩金印，留以研究，實行鑄幣。核考金色高低，以便流行無阻。股款悉數擔任，表決而出。趙復又與，該傳達，兩餘本名金幾，一擲。惠嗣傳言之美，兼寓函電往來靈通之便。當即買票，乘京奉車出關，就便旋江進行。畢桂芳，電詢股款，劉復尙可多認。畢督軍，本擬核轉中央。不料財政廳長，魁星階。聽議總務科長，兼省署參議，軍署顧問，齊耀燭，陰謀計劃。實業銀行，變爲勸業。藉劉資本，更鑄金牌。厚顏與劉通信，劉亦未覆。賊心竊奪，仍然不死。復與該廳股長，李樹霖。媚詔，魁星階，雙員韓亞超。教其替名條陳，斟酌刪改。趙鴻勳原文，脫化於巽韓。籌劃更換，期達二星期。擬劉款撥到，迅爲呈請中央，備案施行。齊耀燭，親往天津，地緯路。接洽劉坦，詳詢股款。劉竊驚異，趙某因何，齊耀燭突來瓜代。言語支離，殊不合乎情理。復又窃笑，中國機吏，割據軍閥，鮮恥已極。民貧國弱，無動於心。已失之金，乏人過問。血誠提倡，賊來盜窃。沉思至此，慢而應曰，款項。俟趙鴻勳到，再行核奪。齊耀燭，顏色殊慚，未得要領而別。國綱日紊，內亂日甚，張勳忠清，復辟戰開。黑龍江督，被許蘭洲逆逐。畢桂芳，既逃北京。魁星階，齊耀燭，李樹霖，悉數同渡下臺。江省軍潮，被奉派而解決。一切權利，同歸張作霖之掌握。次第蕩平，復併吉林。東三省官銀號。與劉家生意合字錢糧業。搗存糧石，運輸國外。雜幣紊亂，價碼不一，悉在商戰之手腕，以博勝負之益虧。官銀號，職員驕蠢。不及合字號，消息靈通，戰術敏捷。因其官僚虛浮，乏識莫大。商情隔膜。學術不通。動輒敗北，以致大折而特虧。慚以生始，妬以生恨。進讒於奉吉黑，熱察綜，六省經略使綠林專門學校畢業，胡匪老師，張作霖。言其擾亂金融，壟斷利權。破壞團法，官民受害。張作霖大怒，下令封抄，鎗斃執事。劉坦，以樂亭，星夜逃往，天津地緯路。復以地緯路，避難日租界，從善里。又以從善里，移藏法租界，協昌里。舊有隨員，李瑞臨等，全行四散。東三省，合字號商人，足有三萬餘名，失業爲農。從此商業凋謝，迄今不振。劉坦氣悶，逝於天

津，法國租界，協昌里。嘗下只剩，劉夢斗，小枝，銀號。益發合，勉為支持而已。嗟乎，著名實業家，劉坦。不幸生於中國，而遭匪式軍閥，娼棍官僚，妬恨之以摧殘。畢桂芳，昧弱寡識，被其部下驅逐。齊耀耀，詔媚魁星階，變負韓亞超，更名頂替，趙鴻勳，鎊幣已成之事業。禍國殃民，利權外溢。直往天津，冒謁劉坦。寡廉鮮恥，莫此為甚。無怪內亂，軍閥自斃。穢吏結果，各顯其醜。今日，災產慘殺，惡因來源，有以致之。軍閥政客，何憾之有。唯獨良民，遭戰亂之殃，及被貪婪之害者，無乃冤哉。嗚乎，似劉坦之慷慨好義，苦為交際。尙未脫世妬，財閥之禍，常人何能保其無恙耶。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基督民生。

(附言) 善濟

學為性之善濟，有益於世間。勿學欲之縱橫，有害於人類。學之克念以作聖，學之肆欲而禍世。善濟於性者，學多則益。助欲縱橫者，學多則亂。列國紛紛，血流淙淙，世鮮克念之學矣。是以，貪起欲濃，廉始性善。欲之濃厚者，無所不為。性之良善者，諸惡不作。食色，係肉體之賊欲。貨利，係食色之餽糧。食色，可安賊欲。貨利，可慰食色，世人，皆舍其性命之爭者。貨集利聚，而慰食色，肉體之安。所謂，能克者，為君子，否則，成小人。因肉體之不安，而君子已寡矣。緣斯，欲之濃厚者，富貴。性之良善者，貧寒。欲濃寡學，禍人力小。欲濃多學，禍世力大。設如，寡學無識。欲雖濃厚，亦不過類一毒蛇猛獸。無能泛濫，而禍天下。可以避之，可以擒之，可以斃之。欲濃而多學，陰詭詭計，敏捷非常。詔上威下，圓狡至極。避之不及，擒之不可，斃之不能。今世之亂，多學寡克，鮮於善濟之道也。中國，以儒教為道主。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治世在於斯，亂世尤為在於斯。行其道而固窮，治世之力罕。背其道而富貴，亂世之力大。學之者，運其智。為私利，而禍天下，是

以，大盜得其道，足以保其賊身。今世禍亂天下者，莫非學者之黃鼓。狡賊巨竊，媚附大盜。禍國殃民，障官發財。魁星階，齊耀猪，張作霖，之類多。儒賊巨盜，如何肅清，在於當道解決，民生之。善濟。子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而嘆曰。非以，耶穌血洗，裸體民生，則無濟矣。

志剛果慘

八惠頹腐，智巧振興。愚極誠篤，無詐無欺。智則敏捷，有權有術。權也者，實力威嚴，聲名遠振。誅罰遂欲，與奪自便。愛之者生，惡之者死，言出禍福生，行動人注意。術也者，靈機便巧，隨時運用。假面偽情，變幻無窮。柔媚，如美女絞童，嬉笑顏開。忠誠，似龍逢比干，直言諍諫。智者愛其篤，愚者迷其媚。非伊無人可託，遠彼乏人可靠。當道，以此而起，安能厭惡其術。勢必委之以特權，與之以實力。無疑無惑，信而堅固。狡脣人也，權勢謀達，威嚴必顯。面如冰霜，氣同雷電。見之而生寒，視之而可畏。虎居狼顧，鷹犬護衛。狐迷鼠竊，富埒王侯。同牀國色，媿其私欲。婦孺見之以親近，庸俗望之而羨慕。贊其英雄不凡，手腕高超一切。言道德爲愚腐，不交時人之可哂。云仁義係假面，空喊口號之可悲。嗟嗟世風，咸趨狡詐。爲利鮮恥，勉尙虛榮。天下大亂，其原有因。殊不知，悖入悖出，詐得詐失。玄不容欺，妙不納僞。愚而種繁，智則族滅。試觀農工，蠢蠢勞動，子孫綿昌。源源相繼，顯官莫亡。賽與列國，東西兩洋。技巧族稀，魯笨種繁。智而侵，暗而殺，其族則滅。德日，可爲前車。愚而昧，弱而弛，其種反增。支那印度，可爲殷鑑。蒙，侵漢而自亡，滿，入關而族滅。印度亡於強英，亡者，不見族滅，強者不見族增。可知，民族增滅，非智巧者，可能操其勝數。智巧者，然竄心。製成機妙，以備愚昧之用。養氣存神，作享其成，無耗腦力神思之苦，有分潤物質，身受之實。階級雖殊，人類無異。愚者疾病，智者慰醫。分科研究，以拯其苦。巧爲拙

之奴，智備愚之需，狡作惡因，詐結彙果。焉知造物者，盈虛之玄妙。令執去作牛馬，愚智傀儡哉。曹永陞，奉天省，撫順縣，北史家溝籍。市井無賴，嗜酒豪賭。初爲毆殺，前清刀筆秀才，張大勝。潛逃吉林省，阿什河，更名志剛。復爲營絲，新城知府。金道監，私役隨從。金爲官暗殺，外號金大磨戶。曹志剛，勇猛慘忍，善於緝捕。氣味相投，互認知遇。襄爲捕賊，地方頗畏。金以肅清匪患，力保曹志剛，充捕盜營隊長。爲署衛親軍，名曰二虎。後投入奉天，張作霖，陸軍範內。鑽營術巧，漸漸直達，洪憲皇帝。袁世凱，陞其哈爾濱，鎮守使，兼護路司令，及清鄉督辦，事宜。從此，曹二虎，權威大展。明則勦匪，暗則受賄。匪民顛倒，槍斃無辜。有錢者生，無錢者死。養駿馬者，不獻二虎。知必抄家。罪以匪刑，萬難逃一。生美女者，不贈三虎。輕則殺身，重遭滅門。良民畏之，如猛獸毒蝎。巨匪親之，似骨肉同胞。微有鮮美，動植之物。設如，遲送二虎一步，必被其劇烈之慘害。手腕敏捷，機巧過人。對上善於，詔媚鑽營，運動陞官。祿位堅固，無機可控。對下能馭爪牙，威迫搜索。偵諜簡易，民有難隱。金銀珠寶，名馬美人，多收二虎之洞。富埒王侯，名震東北。巨匪悉獻勒擄之資，劣紳媚納物色之好。勢大財廣，度其無窮富貴。未料，惡貫滿盈，獸欲大作。獨霸親生子媳，晝夜宣淫。子怒難退，夜半襲其寢室。以自來得，實彈手槍，擊斃全家數十口。最難堪之慘者，二虎赤身裸體。在肛門附近，着彈數粒。以胸前透出，糞血糝糊，塗股滿榻。子則自投法甕，謂之家庭革命。按中華民國十一年，新刑法律。判決死罪，三十七。臨刑以機關槍掃射，着身彈數，洞如蜂窩。一場富貴家庭，即時銷滅。慘哉，閉幕。嗚呼，曹二虎，智巧敏捷非常，陞官發財更非常。慘報之速，尤爲特殊非常。不亡於匪，無斃於民。不喪命於冤仇，無作罪於國法。全家悉着，逆子槍殺，卒歸夷族之滅。二虎智敏之巧，天之假手於其子更巧。父淫子妻者多，亘古未有如斯，奇慘之報。

是其孽作之奇，而其結果，報應亦奇。試觀，機巧狡詐之人，孰能逃乎神籠。悲夫，不悟，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福愚

技術之巧，莫善於天。生諸有形，彫諸萬物。智力難達，人工難繪。禽藉羽翼之高飛，獸有爪牙之自衛。人類膚赤，翼缺爪廢。動物之中，最弱之一。然而超乎萬物之上者，何哉。是蒼天憫其仁，神愛助其弛。以天之巧，輔人之拙。雖無羽翼爪牙，翔衛之便。潤以智慧，生以奇奧。最妙之處，臂助兩手。藉彼之長技，發揮其腦思。諸物戰敗，人獲勝利。天生最妙之手，遵行天神之道。人類之責任，服從上帝之使命。否則，腦海混沌，思想不良。歸終果局，如禽獸之慘敗。神福愚拙，天妬橫巧。強巧者數稀，愚拙者數繁。是以，虎豹熊獅數少，獐狍鹿兔數多。鷹鶴鷓鴣數寡，燕雀雉鴉數衆。人類亦然，聖賢數無，英雄數罕。族強者亡，種弱者存。以表面觀之，弱被強欺。從詳細查之，強，備弱用。雌雖畏雄之強橫，雄終被雌之淫斃。是以巧爲拙之奴，智削愚之福，古今莫不然，以此考核，智亦愚哉。曹二虎狡敏，誠不如愚鈍，悲夫。子步，闕福堂。聞言而嘆曰，耶穌再臨，則悟矣。

克善妻嫂

天下大亂之源，始乎上誘而下迫。富貴而驕之，貧賤以激之。上下演成，禍水長存，潰爛無期。而人類悉無覺悟，可不悲哉。爲善之心人皆有之。世界和平，人皆欲之。所以不善不平者，衆生日積與月累也。富貴虛榮盜賊，誘之於前。小人女子俗風，激迫於後。爲富貴以死競，因貧賤而恥爭。富貴貧賤，造成攻擊之勢。悉成富貴則平，悉爲貧賤則安。富貴貧賤，世間難與兩立矣。智謀廣大，志向高超者。

無不欲，爲聖爲賢名成爲君子。或天命不許，生逢不辰。抑環境惡劣，枝節叢生。實事不達，貧困自勉，而窮修身。而小人與女子，鄙其爾非無能。辱詈詬譎，視攻擊。形以怪態，當面難堪。量濁者，以其無識，知若罔聞。奮其君子之道，藉其自策以自勵，量狹者，受其無知之辱，激成奮雪之心。舍善而爲惡，愈速愈妙，愈快愈暢。是以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歷盡耕庖之辱。助成湯以放桀，名雖君而可逆。太公營丘食販，窘於渭水之釣，從武王以伐紂，名雖君而可誅。血流漂杵，視若無物。積極富貴以雪貧賤之恥。商鞅說秦，舍聖王之學，而言鞅術。急於星火，以耀權勢。李子因妓不炊之難，展其連橫之策。金璧炫煌恥其前倨之賤。韓信辱於市井，攻齊破趙，興漢滅楚，王於三齊之威，雪其胯下之辱。賈臣妻於下堂，窘以難言。激成太守，光耀鄉里。漢臣名儒，囚其嫡離之醜，曹孟德，環境刺激，大演逼宮之劇。誅戮庸俗，雪其秘密章奏，蠱惑之恨。張獻忠，貧極難堪，病重臥地。口燥思潤，爬食市菜爪皮。突被擲足女，笑而踢遠之。病癒爲盜，屠殺四川，人畜無遺。活剝婦足，三寸金蓮堆成小脚肉山，尖缺一足則其愛妾而完成。名之曰，金蓮峯。使臭惡味，遠達數十里。食男心，嚼女趾，瀉其昔日，貧而不平之氣。希特勒，幼喪父母，孤身無依。輟學爲工，日覩財閥之壓迫。憤充卒伍，歷嘗軍旅之滋味。以其天資敏捷，怎能甘居人下。環境激成，拿希斯，我之奮鬥。墨索里尼，窮無立錫，飭食不飽。以其秉性剛果，安可固守於貧民。窘狀激起法西斯，黑衣死打。卡爾馬克斯結婚燕尼，因爵貴而遲阻，生子復又餓斃。典物被捕，疑其爲盜。窘以難堪，述其唯物之論。彼輩寒苦，境以辱圍。慘劇之演，勢所必至。及其力達縱欲無厭。滅列國，吞宇宙，剷盡敵我之類。斯時也順之者生，逆之者死。小人與女子，羨慕迎舐。俯首帖耳，奴入其範。埋殺輟學不能抗其暴。妬心不敢生言論自緘口。惡劫民順，服從到底。嗟乎，殺人如麻，成一名利。貧極富迫，殊途學說。世人不知悔悟，激成浩浩之劫。反爲羨慕，贊佩其能。衆尊殺機，而盲盼和平。世風之謬，至於斯極，惜乎戰征，嗜殺諸子。皆有

濟世之下，特殊之能，悉被環境害力，展其雷雲之心，設無，完善革新，戰戰兢兢，亂無時止，凡我人類，宜如何研求。謹言慎行，五爲敬愛。盡我道德公益，達成世界和平。趙克善字雲航。原籍保府安州，郝官屯。民樂氏，社七甲。生於遼東凌川，老虎溝，九股屯。內敏外篤，孝慈仁愛，父母珍之。嗜讀家寒，半途輟學。營商數載，後又自勉。因祖朱第書香，世無白丁。於前清，宣統三年，投考黑龍江省，清理財政局。民國成立歸民政司，官被薦任。二十五歲，爲庫瑪爾河，金礦委員。三十一歲，爲吉林省，饒河縣，稅捐局長。三十三歲榮膺吉林。伊通，雙陽，磐石，樺甸，滾江，五縣，賦稅調查員。整理稅務，一切收入。中年仕顯，兩袖清風。志在實業，濟救貧民。無如，每創事業悉被曠官，軍閥摧殘。迫於生活，只得周旋，穢濁官場之間。世俗以爲，官達簡任一視貪婪之富。求資，祖遺陋室，數畝薄田，粗衣淡飯而已。長兄銘勛，四十餘歲而鰥。因弟虛名，突然迎娶劉氏，有夫之婦。青年美孀，貧愛富。趙克善，聞之曰。鄙人，虛榮罪也。從此我家休矣，言之淚下。友笑勸云，爾舊特固。今世時派，新法許贊。善曰，親者父子，近者夫妻，人情之當然。該婦慕勢，而絕情原配，青年之婿。不顧廉恥。甘願下嫁老大之夫。吾兄藉弟勢，奪人愛婦。活離家散，無動於心。二人惡狼可想而知。前途迷霧，不言而喻。緣因三兄元勛，與長兄銘勛不睦。銘勛係克善，前母張氏之遺。元勛，係克善，母宋，相繼而生。以致家起紛爭，陰爲妬恨。雙方所仰望者，克善一人而已。克善，與朱子樵，將軍辦礦就便歸里。俗世周旋，來賓畢散。長兄銘勛，在東廂房牆下，垂首淚滴向善曰。見有媿對於弟。善曰，何出此言。兄曰，看汝嫂如何。善笑曰很好，彼在青年，兄茂數高，宜爲知足。竊思末已成舟，兄悟已晚。於是善歸至上屋，母笑曰，親汝大嫂如何。克善慘然淚下，媽呀，咱該好了。母大怒，而罵曰。畜牲，罪繼母之未阻也，吾親生，而疑繼母如此。何況他人，疑其繼母乎。阻而衆人，疑其繼母不與娶。不阻，子又疑其母樂其損。繼母之難當，以致如是之極。言之欲歎，克善含淚

而逝。大嫂，生一子，而孀。復懷孕，而長兄，銘助病死。遺腹子又孀。次年三兄，元勳暴疾而亡。母曰：家庭戾氣，今日果現，哭不成聲。克善慰之曰：未出三年，狀況已如斯。足見，冥冥中有神，昭昭乎顯。循環有理，決無疑議。然而，長兄銘助離人夫婦，死無含冤。三兄元勳，幼而欺長，亡有何憾。祖有餘德，尙留我在。力可維持，媼嫂節守。次年母宋已逝，克善之痛苦，難言其狀。大嫂劉氏，孤身一人。三嫂單氏，媼居子。長名可琢，次名可成。愚蠢頑狻，不堪造就。克善，竭其爲叔之力，勉負教育之責。文不成而武，武不成而商。商不通，而置地爲農。耗盡心血，終歸失敗。可琢娶妻王氏，可成初婚郝氏，繼續蔣氏。全經叔訓，而完婚。一家數口，度此平安生活。媼單氏，初以叔，青年仕顯，前途有望。叔每歸家，媼笑歡迎，妻側陪襯。大嫂劉氏曰：誓守獨身，終不再嫁。三嫂單氏曰：謹守孀居，唯叔是依。妻徐氏曰：三從四德，婦道應行。三嫂單氏復曰：侄歸叔有，諸般皆係叔責。詔語諛詞，盡其所云。叔固憐媼節守，罄傾其囊。以爲全家一心，度其終身團體之樂。未料時局惡劣，灰心仕進。富貴浮雲，阿堵無用。擬隱居僻村，研求神農。躬耕畝畝，長歌郊野。劣紳視爲無用，農夫鄙以無能。既乏收入，又遭匪患。金融奇緊，天災秋歉。生活之間發生經濟壓迫。媼見叔，年將天命，難達富貴。遽變面孔，驟現真形。大嫂劉氏，不辭而醮。三嫂單氏，獅子聲吼。曰：兒子我生，應吾所有給吾，趕快方好。克善耳鼓，如聞霹靂，幾乎震破。敲鉢心寒，曰：世態炎涼，有如是耶。因無多產，亦無分勞之業。媼嫂所動意念，恐老虛耗，累罪於其子。克善，迫不得已，於古曆歲底，隻身投奉。在省助友，季植東，監徵菸稅。夏季，蒙王瑞華軍長，邀植哈爾濱，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辦事員。當年秋季事變，正在寬城子辦公，慘被日軍俘擄。遼寧九一八失守，長春九一九陷落。以早五點開戰，至晚四點鐘，彈盡結束。軍警傷亡數百，克善死中餘生。旋哈爾濱，仍歸原差。文非武職，宥而無罪。當即函家，詳報經過。媼單氏，不但無慰問答復。特遣長子可琢到叔處投効。

叔以戰局擴大，無力安置，給資，令琢，還家，以待時機。嫂單氏，專兩臂焉，教訓反省，中戶究正，痛改前非。克善立時頭迷眼黑，不知所以。萬不得已，而歸家。所有，祖產遺物，完全立字歸嫂，外債皆叔負責。揮淚分炊，領妻自度。克善，四十餘歲，膝下無子。妻徐氏，年已不惑，忽而老蚌生珠，豈不奇而特奇。况其獨生此子，餘無二胎。因可琢文不成，商亦不通。託東北講武堂長，王瑞華，先送教導隊，備補生。名爲考試，其實人力。教導畢業，期入講武。彼時克善被友，劉潤芝，邀爲襄助，調查洮昌道區，十六縣。軍警縣政，稅務一切事宜。旋奉辦公，就便到森美商店。執事徐趾仁曰，令侄可琢，將閣下行里取去，聲言歸家。克善警異，彼在學期，何可回家。彼自有行里，無缺被褥。悶坐沉思，莫明其故。忽講武堂，秘書長，馬角生，來見克善曰。令侄可琢何往，講堂已經開校。怎不入學，真正可恨。此係盡於友情，熱愛之意。克善始悉，功課嚴而逃學。正逢新春，元宵佳節。買票乘車，回至錦西，老虎溝，九股屯。特覓可琢，趕緊入校。嫂單氏，代爲隱護。云行李，已記存，朋友家。劉潤芝，調查案件，急待克善，代其呈報。僅僅在家，夜宿一度。即携可琢，旋奉。善助友忙，不敢失信。令可琢取行李，始言已典而虛耗。善雖氣憤，亦無可如之何。及冬季，老妻徐氏生子，乳名麗冬。戚誼慶祝，來賓滿座。衆口同聲，云奇。村風俗禮，月期熱鬧一日。麗冬七歲入校，名曰可學。敏而好學，幼知篤孝。見父自操井臼，替母爲炊。常涕曰，吾父苦，有恒而無懈，學不滿十歲，從父教而不違。每有過失，父不忍責。輒以鞭自扑頰首涕零。自道其過，父憐而宥之。無如家寒，培養力薄。十六歲，婚當村劉姓女，年二十一歲，樸誠老幹，勤儉耐勞，未脫古風；襄理家務度日助手，婆母徐氏，時常稱贊。可學十八歲，入遼寧國民大學；嗣因時局變幻，校址推殘復又考入遼東學院。頗知努力，校長垂愛。克善，身雖貧寒，子孝媳賢，殊多自慰。惟妻徐氏，小敏通俗。藏否伸縮，增減以勢。克善中年仕顯，恭謹馴服，禮無所虧。甜言蜜語，可云真愛。善母宋氏，生於歷

代書香門第。經濟良好，家庭教育，識高智遠，預言必驗，曰這種姑，性如流水，富貴則親，貧賤則疎。如寒暑表，升降以時，較其生母，天地懸殊。側聞，類其父，毋如松柏，女似春花，言之惘然，兒宜注意。克善，以爲婆煩間，微存意見。秘密勸誘，徐氏代爲孝母，善母改後，善亦氣衰，東北陷落，僞滿成立。倭奴苛虐，生活痛苦，漢奸走狗，屠屠剝蝕，數畝薄田，年生五穀，悉數出街，遍地櫛齒，巧立名稱，莫云浮餘，家家食狼愁涕。善恥漢奸，而恨走狗，生命危險，絕源收入，既反對於漢奸，動作則違法，因而，饑寒交迫堪堪待斃，徐氏不但，無安慰垂憫之心，反爲逐日，尋釁爭吵，善母鑑定，必賭勢力而轉移，今日果然，甚於兩嫂，該誰首出，惡語相傷，貶斥名詞，巧妙非凡，喜有賞，怒有罰，成了涕笑文章。言善相窮，不堪入目，鶴行龜背，鼠耳猴腮，頭大嘴扁，醜態堪罕。辭妙舌巧，蒸善好笑，應笑而罵隨時而貶言不遜，而形不正，類於市井，村婦巫婆。可學，大爲反對，涕言母之不賢。克善曰，子不宜云母過犯。生汝，即有功於趙家，隨便令其亂言，絲毫無穢染於父。其徐，家庭舊式，固多禮教。奸商愚農，俗種之父母。通俗而生，何能離乎世俗。勿氣勿責，宜爲諒解。希汝學舜，克己自勉。父頑母置，大舜不失其孝。德在於本身，親如父母，不能分其潤。舜稱聖人，其父母，究竟如之何。復又帶爾曰，汝母愛我。出乎常軌，非汝所知。青年時代，遠接近送。進退有禮，行止可觀。日多不見，以淚洗面。言之雅媚。視之嫺然。頭大有福，似虎威嚴。肚大量潤，腹可撐船。唇紅食肉，龍吞虎噬。齒如含貝，聰敏多才。頸厚背寬，祿位高遷。堂瓦足方，福壽雙全。皮膚細膩，定爲聖賢。心宜靜養，勿使過傷。尤宜知足，青年名揚。貼腮接吻，雜言形狀。父今貧寒，無能耻逐，僞滿富貴。龍虎之姿，變成鼠兔之形。全身貧賤，不如拉東洋車夫趙生財。黑蠢醜陋，活像村農周吃吃。昔日，孰亦不如我俊我貴。今時，誰亦不如我醜我賤。前時，祖宗光輝。今日，父母減色。貧也如斯變幻。骨格替換，驕體全非。此態奇異，良爲可晒。汝父不但無氣，反而覺之有趣。

。世態奇異，有如斯極。悉我人心，實亦鐵誦。一死一生，乃知親朋。一貴一賤，夫妻乃離。親朋夫妻，方可定鑑。不死不生，人心良善。無貴無賤，世間平坦。貴賤賤迫，天下大亂。既不能，殺妻以求榮。尤不忍，借頭而換將。只有，雖伏求安，努力工作。非自自操代婦爲炊。勞我筋骨餓吾體膚。有益無損終身保險，庸俗視之，以爲懼內。以庸俗言，懼內有酒，汝宜求學悟道，自有特殊樂境。况汝母，度日勤苦，異常能幹。忠於家庭，俗世亦罕。症在寡學，不免恃功傲慢，否則亦一完善之人耳。試言娶妻，無苦之程度。婚配良緣之資格。無論，智愚臧否，出身高低。能達巨富大貴者，而多賢妻。市井無賴，盜賊匹夫。逆取濁竊，烏龜像姑，或爲將相顯官，抑作巨商大賈，願充媵妾，甘趣下賤，貪其黃金與權勢，滿其裝飾與食品。是以袁世凱內閣熊希齡，歲逾古稀，而納年幼，女大學生，廣東，有名士女，沈佩貞。青春年華，情願下嫁。已逾天命年齡，吳佩孚。子玉將軍，腦海奮於道德，婉言拒絕。以致青春士女，沈佩貞，大鬧虛榮瘋狂，浪漫天涯，終身抱憾。名伶，梅吶華，色藝超羣，金多勢大。燕都士女，圍觀垂涎。擲菓車前，悉欲染指。嫣然口密，音發韻妙。皆隨男子，眼色而轉移。一但，金盡勢散，當日門前羅雀。聲譽列國，美如晚華。晚年未脫，嫡妻之離異。足證，富貴金錢，係人類生活，不安之巨毒。世界凶煞，萬惡之殺機。富貴金錢，果不汰盡。任其老耄重生莊周再世，仲尼道顯，孟軻義化，釋迦般若，耶穌復活，難挽，友散親疎，嫡妻反目。強硬有志者，激起競爭富貴之殺。成則自慰，否則自滅。爽當快欲，世間類多。兵災盜劫，焉能息止。味弱寡志，瞻徼畏死，識時務之夫，趕緊變作妻奴。俯首帖耳，謹言慎行，維持家庭不散。否則，自不量力，愚爲抵抗。不達晰居，下堂而棄。勢必演成，慘殺流血之劇。苦上加苦，衆云無德。或問，克善夫妻，愛情如何。答云僅一點肉體之敦倫而已。讀者而必笑，不笑不足以明道。富貴小人絕食彼滋味。固窮君子，悉嘗此良藥。君子不信問問精神。咸有難言，點點款款之淚。克善至友，吳丙午，谷敬一。清風兩袖

，淚瀉同情。以此觀之，愚頑君子，不如小人狡展之智。驕妻美妾，聲呼百諾。劉智啓曰：無怪世界，慘劇大演。劫源寓乎，小人與女子。今日，吾知之矣。固守獨身，可也。雪航，趙克善，曰：良者獨身，善種已滅。愚劣繁生，更大亂矣。宜順乎，其自然而生，謙就善導而行。良法範諸正軌，熱血洗其溫暖。予所云者，力猛則碎，否則自斃。背乎神農工作，復活耶穌之道矣。設如終守獨身絕棄女子，方寸幽密之妙。則聖賢男子，從何而生之。弊在，教育卑劣，女子尤甚。果能，提高女教，大而化之。女子焉無聖賢，濟世救星。利害對照，詳爲均衡。克善所以受辱，而不動於心者。徐氏與我，生一孝子。非鄙，獨身，之可能。又安知，吾之孝子，不繼續而生聖賢。繩其祖武，以救世人。再以反光自照，本身過犯。因何無能富貴，貧累於妻。烈火雖熾當即銷滅。神而無功，萬物以生。至人無已，悉脫煩惱。聖人無名，影息世爭。嗣而屢續，尤不可缺。乏嗣者，等於自殺。宗絕脈斷，人類救生於補充。僧道收徒，以備其老。假平人生，罪過於自生。識高者，嗤之以鼻。何爲道德，有補助於社會，謂之有德。勿食人，勿殺人，研求我救人。勿空談，勿虛耗，實行我工作。刻刻勿懈，方無愧我之爲人。彼方刺激我，吾以誠篤心，憫其愚苦。彼方辱罵我，吾以耶穌血，拯其沉淪。平心靜氣，埋頭苦幹。工作神農補益，效法耶穌犧牲。世界決無，不平之理。克善舍求，富貴之途。達我民生，快樂大道。耶穌，代衆人贖罪。克善，負衆人，世辱。區區家庭，何足動於心。善，最悲痛者。良道不行，光途迷塞。悉醉富貴，衆增殺機。前仆後繼，層層惡起，陰霧遮日凶煞騰騰。巨劫期來，勢所不免，慕神農，工作之補益。德化寇仇，向善來歸。贊耶穌，犧牲之贖罪。博愛世人，一律大同。惜迷富貴而不悟，嗟增殺機而日築。男如斯女如斯，凡人類，無不皆如斯，富貴之毒。以何法，可能洗盡。是以悲是，以痛。悲痛世人，不生神農耶穌之心。誠則鑿通，慧以自造。忽有巨漢方面大耳。裸體赤足，軀幹強壯，魁偉非常。腰腎，圍以虎皮，遮於前腹。肩背，披以綠葉，達於胸間。左手緊握，雜色花草。右

手執着，雪瑋巨鎗。日放神光驚人，碎如黃鐘可畏，曰雪航。趙克善。帝有重任，委託於汝。方今，世界大亂，盜賊蠢起。孔子被劫，莊老遭劫。釋迦道侵，耶穌難活。涕訴帝前，觀諸可憫。帝本不忍，因果清算，蒼天一色。無如慘殺過當，良莠不分。瘋狂癩癩，奇症怪癖。盜名剽利，偽藉聖徒。吾，不忍坐視，上帝良善子孫，遭此無辜災殃。錫汝昔日伐補遂之靈。代勞掃蕩，肅清匪患。淘盡秕糠，而餘良穀。贈汝百樣花草，醫世時疫，針灸怪癖。驅盡邪風，而存正氣。倘有枝節，帝必助汝。趕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世界大同，期在救星。驅風逐邪，必有一番異動。邪風批糠，妬視仇恨。激颺漂怒，吼怪聲殊。勿懼賊襲，以縮神思。策爾功成，力在邪謗。不辭流血，始名耶穌。神勗汝學，勿懈勿弛。篤誠工作，孰敢不從。語畢巨漢倏無。只見，所遺巨鎗，雜色花草。刃銜四射，輝光滿室。花草鮮麗，芳香撲鼻。雷聲大震，遽而驚醒。覺然幻夢，吉凶未卜。巨鎗鮮花，猶存腦海。囑聲洪亮，餘音耳鼓。從此軀幹日壯，精神倍增。腦筋清新，心地瞭朗。他無所求，志於神農，活我耶穌。路德馬丁，貧而歌乞。力革腐守，擴大新約。雪航克善，窘演連山。口宣筆述，誓活基督。貧而樂道，烈火欲銷。克善之嫂單氏，今日苦極，尙不知悟。逐日與媳爭噪，子側嗤笑。可琢性殊，可成愚逆。寵妾愛已，奴隸其母。半途務農，力耕爲艱。兩子怨母，不能富貴。兩媳恨婆，如同妯娌。相詈互打，子坐旁觀，涕向克善云，嚴加約束。以叔訓姪，家法則可。姪媳王蔣，叔之良策，只有解勸而已。前半世，叔養嫂。肥胖，惡厲，慢罵，後半世，子養母。枯瘦，淚潑，敗譽。常氣，數日不食。子顧左右，而言他。僅以葉菜解悶，淚洗前面，聲長而嘆。可學曰，洛牲，吾伯母苦。俟我功成，代養可也。克善曰美哉宜矣。次子可成，僞滿勞工，徵迫烏奴耳，挖築戰溝，備攻蘇聯。病體身弱，力薄工遲。被倭奴，以棒擊斃，蔣氏再醮，歲將三十而亡，子女枝趨。嫂哭面腫，類於氣球。痴人雪航，視其形慘。涕曰，嫂盼我壯，生活無慮。可成不孝，果而棒殺。嫂其亂罵，腫而形慘。循環迅速，有如逐影。冥

冥之中，誰曰無神，世人不考，良可哀也。滯水道友關福堂，世代管糧，家無白丁。好學不倦，勤奮自勉。爲患清復辟，張勳部下，健將。手指市井浮蕩，怒向雪航曰：自恨不能，身爲黃巢，悉數殺之。雪航聞之驚異，而問曰：怪哉，何出此言。顯開理智，藉啓茅塞。曰：鄙在北京，禁衛軍時，有好學癖。初入軍校，先求學術兩科，繼之，地理戰略，暇則自習以求明瞭。呀這羣濶少，財勢秧子。花天酒地，專講門徑。不求實學，多敷衍來，在上瞻徇，在下胡混。野遊閑扯，離開破壞，造謠僞証，蜚言妄語，能力大矣。除其遺孽，衣服架外，毫無所長。正徑路景，無人遊行。淫亂姦私，污穢冶遊，在在皆是。正道無人問，惡劣濫金錢。營絲舞弊，非常詭。鴉片麻雀，特別精。妬賢嫉能，結黨排外，認惡至聖，亦必推倒。營營狗狗，難係流氓，有人擁護。學無人懇求，廉聖人交際。義以爲愚，恥以爲頑，至於文韜武略，內政外交，不俱少數者學，另眼加一番，仇視擾亂，蠱惑風謗，穢辱難堪。君子不黨，孤鶴倒寡。正人無立足之地，邪僻當道橫行。潔白者，惡名不可聞，僞宜之力大。穢淫者，譽芳世間，假証特別多。顛倒黑白，僞宜是非。滿街，奸商利徒，寡廉鮮恥，私心泰重，爲己犧牲。經濟學無，識類幾犬。商戰乏術，剝利專門。文武官員，賄賂公開。論其手腕，進級高低。考其國際，多無常識。叩其民生，不知何物。殃民禍國，爲數極夥。忠誠熱血，百無一二。列強競爭，如此之烈。沉醉睡獅，始終不醒。莫云，公德公益，之不顧。即其本身，逐日斲喪，而不惜。我願，化爲黃巢，悉數殺之。庶免強國，亡我之淘汰。雪航趙克善，莞爾而笑曰：先生，言病適切，憂之深而痛之極。宜靜養神，憫其愚頑。人非植物，不可教育。家與國同，時有興衰。雄生智敏，人傑地靈。寒來暑往，盛極必衰。天地運數，動植循環，死生有時，國運亦如斯。以我中國，疆域之大，原非一種，征伐吞化，倭而歸併。力最大者，文化超過武功。亡中國者自趨族滅。興亡無關，憤於德北。寡識者，以生爲樂，死爲可悲。衆見食味之美，不思養廉之穢。生死一理，食解常執。見其生，思其死，無爲

可樂。以其食，異其業，歸息伊瀟。生則，無不獲之人，醫則，無不求之國。生死興衰，痛感於心，識哉已滯。君子，發道，不憂貧。知，德大，而無窮。人有死，國有亡。耶穌神道，永不滅。知乎此，方可言大道。人人明瞭，耶穌神道。天國，即時功成。決無，憂慮苦惱，悲痛之世矣。嗚乎，列國之亂，寓於俗激。巨惡特奸，蘊於唐迫。以商鞅，蘇秦，之智慧，何嘗甘願作小人，而遺後代之譽。當時黑積，不免殺身之禍。似曹孟德之特達，安能願作漢奸，以遺千古之臭痕。商鞅，舍其聖王之學，而行翽術。曹操，棄伊尹周公之輔，以爲漢賊。知芳而遠，悉吳以近。積極達於其權勢者，皆被世俗，小人女子，惡劣態度。言激而造成之。張獻忠，姓名三字，意義核考，志固良善，貢獻臣忠，張其祖宗之榮。何其，名實特背，惡殺一切。因爲，病臥窮乞，岌岌乎填於溝瀆，痛苦呻吟，毫無憐恤，拯救之人，世惡無善，衆親其斃。拾市棄瓜皮，滋解口燥。飢餓廢棄，爬而嚼食。其狀至慘，其形可憫。纏足女，不動惻隱之心，猶爲可原，嬉笑遠踢，萬惡無識。愚蠢遊戲，禍種四川之殺機。張獻忠，憤其遠踢，口燥難堪。身弱行艱，激恨存於腦海。及其病癒，挺而走險。惡度氣盈，聚夥爲盜。瓜皮之恨，何能忘却於懷。惡痕深積，日甚一日見纏足女，憤而別之。回思昔日之踢，油燃以戲之。憶其當年，病餓之艱，無一善人之恤。剝男心，而生吞。嚼女趾，而活食。嚼趾食心不足以解怒。眼紅牙擦，飲人鮮血。愈憤愈怒，愈怒愈殺。禽殺愈多愈多愈食。愈食愈惡愈惡愈殺。以致四川，民無噍類。嗟乎世間如張獻忠，懷怒而未發者。爲數多矣，人皆不知察焉。雪航，趙克善。秉熱血，而受辱，展誠篤，以被欺。愛國，愛家，愛嫂，愛身，愛妻，愛戚，愛侄，愛族，愛友，愛同胞。擴而大之，愛我環輿列國，一切所有之人類。無分畛域，博愛大同。犧牲本身。願救衆苦。國無名。家無利，嫂不良，妻不願怪不肖，同胞不諒解，人類罕覺悟。所以未演成，禍世之大惡者。賀良晤學，終不改濟世之心。天雖無言，確實有神。晚賜子孝，徹慰其誠。策其濟衆，以勵將來。年已花甲，身軀日壯。晚睡

早起，逐日憂思。謀劃人類，生活之安定。無爲利祿無爲虛名，無爲版權。竭我神達，工作我之著述。無爲父母，無爲本身，無爲妻子。神農益世，實行耶穌精神。搜姪惡果，起始開幕。私已特甚，母子精疎。饗餐至極，迷深不悟。國亂家爭，人類浩劫。上誘下迫，演成殺機，無期之果。劉啓智，俱守獨身，減人生之苦惱。雪航，言絕良種，批糖混世；天下更亂。無補社會，有害民生。喚我耶穌，信徒勿蹈僧道沙尼，空食之誤世。趙可學，恥於伯兄，不孝寡母。慨然奮志，功成代養。青年血熱，雪航欣然。訓子學舜，人格自保，父母不能分其芳。理解清晰，子尤自策。闕福堂憤世，願爲黃巢。環境惡劣，可想而知。人孰不欲，留芳百世。而闕福堂，甘願遺臭，殺盡世人。是其熱血愛極，恨愚頑而不悟。雪航，醒以識滯，解其熱愛之迷。仲尼羨慕周公，而常夢周公。聖無妄言，決無虛誕。仲尼固未視，周公之面，何其而言常夢。欽佩仰慕，氣質神通，以夢爲會。血氣既衰，而不復夢。道窮筆絕，自己爲憾。莊周，齊物大同，別無是非。夢爲蝴蝶，栩栩然自喻適志與。不知，爲周也。俄然覺，則蕭蕭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科學，言夢，爲腦思。宗教，云默示。保羅，在特羅亞城，夜間領顯異象。負其艱苦，篤誠工作。萬折不回，完成救世之任。雪航趙克善，性愛勞農，常與村夫爲伍。忽夢神農，錫以巨斧，箴言藥本殊驅邪風，而清盜源。活耶穌，而朗新民。仲尼，莊周，保羅，克善，時代不同，夢顯亦異。大道雖濟世不二。理智欺，腦思欺，顯象欺，物化欺。勿謂之迷夢，勿謂之神話。志善君子，宜爲悟諸。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神達

呼蘭河，英藉路牧師。教會幹事，郭仁夫。問雪航，趙克善曰：先生贊成基督道，認爲世界救星。超過列國所稱，一切之聖。因何，不認此神。曰：識未達確，不敢盲從。又問先生，認否眞貞聖母，

神孕耶穌。曰，我神未通，不敢妄證。世人疑惑，吾亦未曾經清。果無真理，不敢盲從多數，而作假證。我所考察者，只要與人類有益。無論何孕，決必恭謹奉行。雖其，至賤娼妓，逆道像姑。亦不敢遲疑，停止吾之工作。穢言辯語，任其世俗毀謗。決難，頹我神思，似俗子之畏縮。疾風勁草，中流砥柱。肉體有腐，精神無懼。查其，與世無補，人類有害。雖其神生聖育，難免吾之怪辯，誓死攻擊。遼寧省，一經路，神學楊子育。在校內，向衆牧師，曰。雪航趙克善先生，可謂健將。惜乎不降，遲疑領洗。曰，輕諾寡信，盲從易叛。何況未得其道，而不澈底。憶我良友，話別以來，忽忽已逾二十餘載。中間益智，敷補何可言喻。溯自黑龍江省，通河縣，鄙人從戎防地。逐日助我貧友，劉子敬先生佈道，研求主鑑。分袂之後，埋頭苦幹，倏經三十餘年。恥食耶穌，遠離道友，決心爲主工作。誓不倚賴，志革腐守。類於僧道沙尼之徒，終必遭天然淘汰。最反對者，不知所以，引誘愚弄，盲從領洗。僞徒真惡，貪而無厭。苦幹神通，誠則慧啓。悟覺，童貞神孕，聖母無二胎。約瑟，認爲神賜，聖母無二戀。況且，淫亂之人，決不專一。以此鐵證，神聖獨生之子，毫無疑議。再證，原始第一人，係何種而生之。即知有不可思議，自然之神育。或曰，猿猴脫化。今日猿猴尙在，何其至死而不化。莫云聖母，獨生耶穌。我輩，凡夫俗子，無一不係神生。可云，一刻離神不能活。神滯塞，而有病。神不通，時自斃。科學者，神達矣，神不達，而難科。以凡夫俗子之神達，解釋神光之力敏。吾人精神，透於一日。智愚狡篤，觀則便知。智者，神足而清。愚者，神歉而濁。狡者，神賊而浮。篤者，神純而穩。目光到，而神達。動作一切，權操諸神。目光所見，神思酌核。科學，神此發生。凡夫，神此貪爭。識之深者，神足。識之淺者，神歉。痴憨呆僕，神混不清。孽重濁染，陰損神腦。觀其成功時，而神必敏。及其失敗時，而神必鈍。以此證明，神之變幻無窮。神果純靜，無所不通。云，急行火車，時刻不停。計，一百八十餘年，始達太陽之體。曰，羣星光放，二十五年，方照地球之

身。吾人之目，隨時可達，神光之速，莫能與比。神光，果能達其體。科學，始能研求，取其物。神果不達，而科學，決無能爲。善行神喜，形現融和。惡爲神懼，形顯憂慮。利己禍人，而神必愧。形態詭崇，目光賊射。以此，證明耶穌。先知先覺，神純神靜。無所不照，無所不通，吾人，果能純靜，實行基督，道。智慧朗開，神必大通。雪航趙克善，今日知之。神混者愚，神離者斃。再不敢曰，無神。子步，臨福堂，聞之曰，善。神識清爽，即登人間天堂矣。

耀珺奇報

天無言而清朗，包涵萬物，生諸有形。日月星辰，秩序井然。春夏秋冬，節氣行焉。天文家，曰軌道。科學家，云自然。釋迦說，法真空。莊周著，述真宰。可蘭經，講造物主。耶穌，尊爲上帝。物體何來，生諸形像。釋言妙有，莊云天機。回教物主，耶穌稱天父。科學，謂之電子。究係，何名何物，原自何來。非被造者，可能澈底，而知之。天文科學，求之於實體。釋迦莊老，述之於哲理。孰云是，孰云非，咸近乎情理。雪航，趙克善，曰。萬物，始於無，而生有。始於有，而化無。循環不息，原物之自然。滓成其形，精舍其神。形有死生，而神不滅。莊周言，天機難測。釋迦云，因緣不息。耶穌論，天堂地獄。雪航，趙克善，曰。自神自審，軌道難脫。試言，滓形循環。空以資填，物極，必殺。善行綿長，惡作凶報。歷代王候，智勇戰將。有益於世者則成，無益於人者則敗，禍於人者則前慘後繼，欺得詐失。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惜乎，貪婪者，而不悟。悉以俄頃之淫樂，而易無窮之悲，豈不思哉。齊耀珺，字文軒，前清秀才。吉林省伊通州，五臺子，籍。通信，仲五臺，隣於四臺子。大翰林齊耀琳，二省長齊耀珊因係山東，遷移關外，認爲同姓當家。耀珺，慕勢附驥，排其年齡第三，究資技遠，宗族亦不可考。耀琳，道德忠厚，以爲親己，亦以老。稱呼，不知其後，藉名父。因，

此，將一母親生，三弟輩，次第置，次第排成五爺。外方，皆以耀琳，爲耀琳省長，之一弟，裝箱朱門，奔走權勢，發仕版，達顯官，因其生成諂媚之技。盜世名，竊政權。嬌妻美妾，奴僕使喚，初在前清。捐一府經歷。投黑龍江省。度支司。賦稅科。額外科員。辛亥鼎革，度支司，改爲民政司。繼之。江蘇省長。齊耀琳，浙江省長，齊耀珣。弟兄二人，互誦吹噓，隲爲正式科員。徐簫霖，字敬一。榮任，民政司使。外求耀琳，耀珣，兩省長。函電於徐，進級二等，一等科員。內諛，總務科長。張寅采，字敬庵，進美言於司使。張，係，山東榮城，前清貢生。儒學淵博，文畫兼優。篤誠坦直，寡言謹慎。耀珣施其僞樸真狡，口拜爲師。乞副稿件，勤慎恭維。寅采篤誠，迷其狡術。竭盡師力，刪改指點。因其，案牘起色，隲爲賦稅科，名譽科長。兼職無薪，提高資格。民國元年，秋季，張寅采，調陞，廂瑪爾河，金礦總辦。力諫司使，喻其才能。保薦齊耀珣，代理總務科長。從此聲價日隆，漸漸知名。趙鴻勳，字晉榮，彼時充民政司，庶務科，一等書記。青年樸素，財色無戀。勤於職守，慎於言行。最善勾稽，出納無舛。經理款項，徼私不染。蒙張寅采，邀往礦務，襄助收金。知其可靠，專管現款。悉其樸厚，未知其才。軍官苛而兵叛，趙出說息，張始知有膽。員受賄，弁索賂，趙力清其弊。無如，省垣當道。以金礦，爲財源之藪。大迫私納，運動之費。因前任總辦，獅子明。徵收十萬，本身職富十萬。風聞省城，上下注目。張接任後，涓滴歸公。期年，增逾百萬。可見前任，全體職員，私弊之巨。國家遺漏，損失之大矣。省城當道，愚昧不察。疑惑清廉，超過貪婪。屢次，派員，調查，舞弊。偵謀密探，確無劣跡。於是，公文挑剔，預算書駁。訛交職員，私置戚朋。監視耳報，暗查實據。張深知危險，辭職不准。大官爲之貢金。小吏迫以賄賂。額減員增，以致巨虧。無法維持，難以交代，嗚乎猾貪者，大隲其官。中正者，無立足之地。中國政情，穢達如斯。當道者，無不曰整頓。言行相違，狡極鮮恥。國風相道，洵成互慘。族教不革，終難覺悟。國庫增入百萬，張實不

堪其虧。唯其高手，提調戈建勳，頗和潮流。出身雖微，時式相宜。原本姓郭，隨母再醮，就領之戈。及其成年晚婚，訥河縣長，張子餘侍女。奴配代子，繼續武夫，戈統領之家業。連絡員弁，詭崇當私。舞弊同情者，藻飾其容。雖然文官。而辦礦務，確係熟手。究實不學無術，放言欺世。結黨僞宜，顛倒賊廉。擇肥而食，竊笑張愚。張於前，既保其官陞，勢難再言其惡。後來彼之貪鄙日甚，知其寡廉鮮恥，亦無可如之何。窮守案牘，空嗟斗室。特請畢瀛序，字芳洲。辦理會計，兼爲籌補日虧。到礦之時，考察實權，已被戈劫。進退維谷，徘徊嗟異。密函委員，趙鴻助，面告一切曰。憂悶愁死，毫無辦法。張乃書生，除稟筆墨外，餘無所能。大權傍落，戈已發財。愚守窮虧，確是廢物。先生，有何良策。可解困囹。此劇不圓。彼必丟人。果能，保其完善，我輩尙可充差。否則官場。黑暗穢極，焉有清流之餘地。環境威迫，潔白難存。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趙微笑曰，貞操良節，勢逼爲娼。黃族劣種，怎能與世競爭。天然淘汰，不知可畏。私利心重，公益毫無。今日有財色之娛樂，無慮明日之族滅。昔時，張君，（寅采）向僕曰。風花雪月，人之所好。能克者爲君子。不能克者，爲小人。今日，能克者稀，言之長吁無既。芳洲曰，腐儒廢物，當今何世，而言道德。愚極已甚，無怪窮虧。趙曰勿懼，易於彌補。先行通令，全礦各局。芳洲，色異，而驚曰。彌補私虧，何可通令，以告人知。趙曰，整頓刷新，力清積弊。查金餘，核種耗，從嚴立簿。副偽冊，照實報，重懲貪婪。畢曰，可補虧空乎。趙復笑曰，作事認真，虧空愈多。畢曰。宜爲敷衍連絡，學戈之智慧。趙曰辭，上下其手，國亡有日，彌補張公之虧，係環境，迫不得已而爲之。非鮮恥貪婪之可比。况無識之員弁，弊端一開，如何結束。何可效戈，翻彼穢途，以遺我後，弊顯之亂乎。畢曰，如之何，可補張虧。否則，實難交代。趙曰，認真以儆，職員自恐。慎其勤務，無暇他顧。趁衆悚怖，畏縮之際，展我時機。秘密彌補之力。速將。吉龍大溝。西南坡，金旺之區，暗割一段。收金售貨，另立簿記。將盈餘純利，彌

補張公之虧。每月，終結。簿記，悉付丙丁，表面無痕，實虧已歸。第三者，安得而知之。國無弊竇之積漏，張公不失其潔守。認真，清弊，豈不可乎。畢曰，先生可靠，張公已識人。復又笑曰，未料多謀，而有手續。將虧空補完，辭職交代。試觀當今之局勢，文貪武虐，寡廉鮮恥。勇於內爭，昧於對外。似此胡爲，焉有不亡。設如先生，產於歐美，爲偉人。生於日本，爲英雄。何其不幸，生於中國。輕則名裂，重則殺身。財色不戀，清白乃心。反乎時局之潮流，蓄不及其身者，幸耳。於數月間，款補無虧。趙遭黨戈，機羽之妬。明畏暗誘，蜚語詭言，虛捏督訴，張知戈之爲，無法徹獄。揮涕罵曰，彼等出身微賤，類同相聚。惜我不智，誤用匪人。我既保其於先，難言請免於後。內寓痛苦，何堪形狀。趙憤力辭，決心旋省。畢芳洲，堅留而勸曰，先生，勞怨自任，張悉君苦。曠務繁清，諸般就緒。預算比額，增達二百萬。公爲國庫收入，私爲官長彌補。先生職務，可謂無愧。微遭妬謗，即不能忍，無乃仍欠火候。復而笑曰，聞探曠區，云有成效。果而屬實，我可幫忙，代爲轉賣。趙曰曠何容易，談有把握。十分成效，開辦時不過折半希望。況，捕風捉影，我亦未曾往驗。何可聽，無識者之謠言。鄙去心已決，非同無恥者之驚戀。畢曰，閣下，熱心愛國，僕所深知。然，謬行運數，必遭失敗。以先生計劃，微忍而行，我輩財恒足矣。青島，天津，上海，何地不可隱居。考察國內人心，安能強種。莫如，乘此時機，多多籌款。置產租界，娛我世外桃園，終夜動輒，卒不動心。畢曰，不聽吾言，必定遭禍。趙笑曰各行其志，於是管省。投調軍用。被服廠長，潘炳榮，及朱慶瀾，將軍。本擬從我以展所懷。忽探曠，工人，來報。盤古河，大白山，吉克淺溝。探出金苗，被濬源公司戈建勳派員侵奪。趙，即以省垣，派武廣儒，劉信二人，實地調查。武劉馳報，消息沉寂。復思，屬實與否，尙不澈底。堪作與否，尤無把握。宜與，官和去電，探聽虛實。彼係小人，以勢爲轉。趙雖保薦，有恩於彼。趙辭戈在，思其必叛趙，而附戈勢。決意，與官和去電，待其報戈，動靜虛實可知。

矣。斯蹟，係趙委員，與司金，林秋舫，自備食糧，遣把頭馮某，前往探得，費款無多，數十袋麵粉食品而已。曠類，彩票者然，莫雜成一。趙性謹慎，非難實在，彼必悉心核考。戈以，趙辭去急，曠必堪聞。突派員司，率數千名曠丁，前往開辦。官和，果將趙電，媚諛。戈急電將軍，速捕趙爲，其實，趙氣彼之穢譏，憤辭督省。另投門徑，以展抱負。朱子樵，將軍得電，即時傳見詳詢。趙曰，潔白無弊，清康自守。出資曠墾，毫無違法。遵照國家定章，呈請備案。採成堪作，而後開辦。若云在案，委員亦公，宜歸國育。不應，潯源公司，純粹民股，金曠侵奪。況其，現負，官曠重任。另外集資，名曰商辦。省城，大小機關，當道者，除將軍外，皆有潯源公司，金曠股票。試問其本身，出資與否，無人敢證。抑望權勢，而贈之，更無人敢言。請將軍，詳查潯源公司股票存根，即悉慕蘊。戈建勳，倚勢欺奪，可謂公乎。祈將軍，派委員調查。設有虛僞甘願作法。朱將軍，點首似悟。電令庫瑪縣長，孫燕，查復。孫，電將軍，調停趙戈和作。趙，而將軍，否認。情願犧牲一切，報効將軍。所需款項，負責集股。將軍曰，可。戈方，本擬，殺趙，逐趙，捕趙。未料電，而證實，調查不虛。反爲僑趙，發給護照槍械子彈，派員招待。於是組織，益民公司集股開採。親身往勘，實地工作。趙已備食糧，先領千餘名工人。殘月曉星跋山涉水。登途進溝冒險而行，奔那曠區目的地。朱將軍，被師長，許蘭洲逆逐。潘炳榮亦隨之而走。趙晉榮，率領曠丁。僻地邊荒，山深林秘。虎豹熊狼，獐狍麋鹿，風聲吼竄。戴月披霜，冰天雪地。募野人，鄂倫春，爲山導。萬里無民，開採金苗。沿盤古河，以尋區線。鑿井可錄，井井相同。錄爲產金原質之苗，曠丁皆喜。無如金生麗水泉湧浩大。乏機械抽水之力，以致人工難治。股資耗盡，食糧無積。曠丁之內，多寓綠林。欲爲義舉，擁超攻戈以鳴不平。趙力辭謝絕，不可輕舉妄動。成功與否，勿爲私爭。靜待名正言順之機來，同去爲國犧牲。綠林首領，琴義三，于萬步，等集資三百餘元，滲透出溝。趙携隨從，外號鑽天燕子，實名韓福臣，騎擊策仗。

膽力雄壯。其兄，韓四閔王，名爲古鰲，皆綠林降將。見充，被嚴置，守前隊長。弟，役於侍趙，義務保護。騎馬帶槍，從歷古河起程。途行月餘，始達吉龍溝。逢趙義漢，何桂山。側身，牽馬，而涕曰：「委員苦。可惜，受小人影嚮，被族戚所累。爲國熱心，以致於斯。爲民着想，以致妬訪。從爾掏出俄幣（金盧布）七十餘元，獻納慰問。趙，辭謝，曰：「汝薪有限，積蓄不易。我有辦法，勿爲我慮。何曰：「設能再待二三日，將外款索齊，能集二百多元。時急，不待，奈何。硬將，七十餘元，強給揣兜。手牽馬銜，途送二十餘里，戀戀不舍。趙，聲色俱厲，曰：「遠送無益，恐汝回晚。突開止步，灑淚而別。趙進溝時家鄉戚友，不辭遠道而來。諛詞慶祝，求見爲榮。門庭若市，擁擠不堪。無非藉勢漁利，淘金發財。趙，徐徐應付，夜半始止，最後，何桂山，求見，曰：「我隨，老爺前往。趙曰：「曠無把握，不易謀。果有成效，焉無汝事。原差勿辭靜待吾信，可也。嗚乎，進溝時到處歡迎。面示者昂首，不及者垂頭。出溝時無垂頭再懇求見，罕昂首者以面諛詞。烏獸羣亡，杳無踪影。數千名中，只見義僕何桂山，一人而已。吾國風情，涼薄如斯。言種強者，馳於首呼。試觀後任官，類於臭魚。求差者，譬如蒼蠅。突而包圍，拂之不去。卸任官，尤如寒冰。忽而四散，當時凋零，冷淡難堪。國民腦海，則清私利，餘無漿汁。哀哉，可畏。趙，裹服戎裝，鹿帽襍靴。腰圍彈袋，匕首內藏。自來得槍，斜挿胸前。右握博浪寧，實彈手槍。直達與龍溝，戈建勳，室。面戈曰：「穢款，鄙未染指。不忍狀訴，將軍者。恐礙同舟，張公之廉。君子，迫不得已，而虧空。今日鄙人，財窮力竭，特來結束。戈色愴異，垂手而曰：「吾援助，吾援助。請總辦請總辦，趙曰好。現款二千元金沙二百早尼克。俟我功成加倍奉謝。於是携款旋至飯店。隨從，韓福臣，恭迎曰：「請用早食。趙曰首途。賞店費，即乘馬登程。韓曰：「因何如此之速。趙曰趕途程，大磗子，面我良友。其實戈有，衛隊數百，嚴防其變。行至口岸登船，聞到黑河。以黑河，陸行江省。特覓巧匠鑄金鑄印。（一）文曰：「獅立中央，掌握全球，裕

國益民大總統印。外表印柄，醒獅掌握地球之形勢。內寓，利國福民，中興之意志。(二)文曰，虎踞中央威鎮天下，治民健國，總理之印。外表印柄，虎踞中央威嚴之形勢。內寓振作刷新，奠安圖強，之意志。復鑄銀盒，長方格。左裝赤色，右裝鑄印。紅綫包裹，晉京分呈，黎大總統，及段國務卿。痛陳黑龍江省，產出五金。全被俄人，以差帖吸收，受害無窮。宜立銀行，收金鑄幣，以抵外侵。附設工廠，自製國貨。救濟貧民，屯墾殖邊。牧礦森林，實開財源。徵兵訓練，以固國防。段其瑞派代表，私詣張接見。黎元洪批令，黑龍江省，核辦，趙旋江省，呈逃辦法，簡章手續。而謁督軍，畢桂芳。力陳邊產，巨失實在。急起直追，速挽利權。以裕民生，而救國貧。畢以財窘，示募民股。趙持公文，親往天津，地緯路，訪尋劉坦。於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抵天津。寓元緯路，旭日旅館。食畢正午，十二點鐘。往地緯路劉公館。先到傳達處，見李瑞臨。以名片，晉謁貴東。李曰，自何地來。趙曰黑龍江。李曰，商號經理，趙曰否。李曰何事，趙曰集股。李曰，有介紹信，趙曰否。李微微冷笑，輕輕搖首，曰素不識面，又無介紹。突如其來，冒云招股。天地間那有此理。能出金磅，做東亦不接見。未識一面，而無介紹。即能投資，創辦實業。未聞世間，有這種奇事。趙亦笑曰，先生所言極是，確乎不虛。庸夫俗子，尋栽培，覓事業。爲衣謀食，搖尾乞憐，而求介紹。英雄豪傑，請友訪賢，賢者聚之。未聞有介紹，而能成大功於世者。漢高祖，本一亭長。集天下之人傑，誅苛秦，而夷楚暴。朱元章，係一窮僧，結華夏之英雄，而逐強胡。李曰，時代不同，今非昔比。趙曰，庸有爲，梁啓超，塞儒無名。鑑於前清腐敗，危如壘卵。朝臣沉醉，而不知險。章奏變法，政治革新。醒君悟民，以禦外侵。痛陳利害，而固國本。光緒詔詢，考其才識。智高略遠，卓見超羣。下詔變法，積極圖強。袁世凱，欺君賣友，偽報榮祿。云君刺臣，逆囚太后。奪政權而廢母，殺榮祿而收兵。戊戌政變事敗，以致舊而愈腐。帝囚於中海，康逃於國外。大清始終亡於袁世凱，非亡

於辛亥之起義。設知此時，無袁世凱，立憲君主，選民執政，名爲君而實共和，革命之說，決無再起。清不亡國無亂，可以齊肩於列強。未聞窮尙康南海，有介紹，而見大清皇帝。孫文，黃興，身爲庶民。悲前清之穢腐，受隣國之蠶食。列強垂涎，羣狼俟隙。燕雀巢於危堂，不知大厦之將傾，衆蠶近罔於身睡獅沉醉而不醒。類於埃及古守，猶如印度蠢牛。朝鮮既被日本吞併，東北無力自保。於是疾呼奮然革命。以大無畏之精神，宣佈世界，聯和弱小民族，打倒不合理之強權，集款華僑，交際列國，三十餘年，百折不回，造成中華共和，世界稱爲偉人，未聞庶民，孫中山，有介紹，締盟天下之人傑。今日集股，正逢先生，所言金幣，利國福民，在於先生傳達，認股與否，在於貴東之智慧。現有，証據實金，請爲詳觀，李展視黃金，及政府批文，始鄭重曰，代達可也。晚四點鐘來見，屆時前往。李持名片，入內而返曰。劉十爺，已傷風，能待幾日否，趙曰能。將旅館，電話碼留，以便通詞。及元旦日，趙往賀年。李曰，今晚三點鐘，可爲接見。趙即辭旋，步行津市。紅男綠女，滿街嬉戲。雀躍鼓舞，大有新春氣象。窃思人生，奔波勞碌，所爲者何。無非，盼至年節，休息休息。官民同樂，以娛國風之當然。復思，家有孀母，乏斯彩舞。爲正名，而疎親。不孝屏加。青年尙儷，別離淒切。昔人情，而慚吾德。禹王治水，三過其門？史冊大書。我經六次，無人代錄，彼人也，我亦人也。而何彼此幸否，而懸殊甚。思之潸然淚下，自難遏止。又恐人知，以言不祥。勉爲收淚，含笑遊春。遇而旋旅，正開午宴。食畢，再往劉公館。李持名片內傳，即時而返。面色驚異曰，十爺云孟浪。不認識，招股。一無介紹那有此理。李而復紅，瞬息幻白。頗悉彼，慚於不符前言。以致，紅白難堪。然非李之失信，實則劉之矛盾。李曰。靜待多日，而未見，實在對不過。頂好，求一封介紹信，可以能見。趙，莞爾而笑曰，先生已經，替我分神，謝謝。最可笑者，好大十爺。前言傷風，俟爲癒見。病既痊，而食言，殊爲可晒。鄙非胡匪，亦非刺客。當面談談，有何互損。四點起牀，數日見客。晝夜顛倒

，性渾欲亂。夜郎自大，腦海不清。我聞，驕則惰，惰則敗。遠聞，虛聲震耳。求實不過，世俗之一而已。李曰，先生何往。趙曰，資本家有，覓特識者爲之。辭歸旅館，復用晚膳。茶役曰？來電話，趙接聞之。李曰速請，敝東東候接見。趙，乘車前往，適逢客廳，來賓正座。問曰，北洋蘇校長。態度自大，目空傲慢。劉坦，手領小孫，進廳。校長敬立，曰。主人翁到。劉指令，小孫曰。行禮。小孫，倒身跪拜。趙以懷掏廣布，二十五元。（即俄羌帖）給其，小孫曰，新正，零需。劉曰不可。趙曰，小孩，無關實事。不過微表，新春之意。劉曰，謝謝，小孫鞠躬。問幾歲，答云四。問何名，曰乳名，立住。將來入校，學名益疇。劉坦，態度沉靜，面帶不悅之色，曰。願聞，閣下集股，實業之宗旨。趙始面陳，黑龍江省。沿岸金礦。每年產出現洋，數達二千五百餘萬元。合計俄數資金。五百餘萬早泥克。以前清光緒初，至民國成立後，四十餘載。所產金額，二萬萬有奇。折合銀洋，十餘萬萬。悉收鑄幣，足可流通全國。照一倍，出發紙幣，數達二十餘萬萬。資金兌現，信途行遠。不但流通全國，而且世界可展。浩浩金源，以受外幣之侵。土產豐富，坐視外商之剝。精華巨失，無人過問。損一毛，舍死爭。亡群牛，而無覺。直抵外貨，愚爲蠢動。不思自奮以自勉。格物致知，而發明。抵日貨，以購法，抵法貨，而購英。抵英購俄，抵俄購美。行同兒戲，歸終自窮。男學，類於拳匪，全國瘋狂。女學，活似紅燈照，滿街胡鬧。焚毀絕棄，壟迫民貧。愛國傾家，以爲自榮。民果全貧，國以何富。家果悉傾，族以何存。教旨謬殊，怪風始舞。國焉危險，衆娛迷醉。以我，金礦源產。鑄我，金幣流行。以我，土產原料。製我，國貨民需。信用卓著，紙幣途遠。貨製良善，外輸日夥。本我，格物致知，努力工作。豈不，勝於蠢動，盲目抵毀。況幣鑄，金有提色。日日積儲，爲數頗巨。紙幣破爛水沒火毀，數亦不輕。貸款利息，輾轉無窮。擬以現銀二百萬，資金備換。出發紙幣，四百萬，日收資金，積極鑄幣，以資流通。四百萬，紙幣無，而收，四百萬，資金有。再出紙幣，

八百萬無，而換資金，八百萬有，以此類推，年收二千五百萬，現金，攢額紙幣，五千萬，而無念，因我實有，而民，決不來，兌現。以我紙幣倍著，携帶便利之故。金幣色提一成，年鑄五百萬枚，而色五十萬，以銀五元計之，二百五十萬。以此進行，數年功成。以此發展，大有可觀。以無易有，而不爲。愚抵外貨，而狂呼。智者可恥，極愚可笑。再附工歐，募我貧民。工廉料賤，省關稅，而節運費。聘良師，以教技能。收國產，而自造。擇優獎勵，以集人才。工賤料廉，成物價輕。輸出品多，外貨不抵而自抵。國貨外展，工商自振。彼果來侵，必尋自斃。邊區日闢，工商日擴。農工武訓，國不防而自防。而今紙幣雜亂，兌現信失。國產外溢，貨幣內侵。涓涓不竭，將成江河，何況巨漏無窮。當道，醉於內爭，不思禦外，良可哀也。世界，本係舞臺，事實確是幻術。在於知識高低，顯於技變優劣。弱國識劣，以真成假。強國識高，以假博真。試言，俄羅斯，幣制。名曰盧布，華云羌帖。一至十，零角輔幣。內純銅，而外銀鍍。價超中國內外純銀，零角之上。俄之成圓整幣銀重五錢。駕乎中國，成圓整鑄，七錢二分之高。是其銅，超於銀。五錢之輕，逾於七錢二分之重。紙幣虛弱，優乎吾國，金銀之貴。我之白銀不如俄銅。我之黃金，不如俄紙。貴賤顛倒，以致於斯。我國民族，焉能不貧。如是之巨，無人察覺。其他，被欺騙者，侵侵乎，無窮矣。愚者觀之，以爲國富兵強。盲信資金，超乎紙幣之謬。究實，在於理財之幻術，愚智變法之巧拙。彼以金幣爲本位，銀銅作零輔。庶民，心理腦海，注意於資金。純銅零角，雖云銀鍍。足十枚者，可換五錢，銀幣一圓。五錢銀幣，集成五元，即兌金幣一枚。紙幣貴於金，因其便利，而有信。昧國愚弱，被其流行之侵。強國識高，必有抵制之方。最甚者，中國，諸般落伍，外幣橫行。虛紙博資，俄冠列國。藉中俄，道勝銀行。合辦之名目，施其濫發之術。俄之國體突變，我國商民，即時遭其傾軋。日本紙幣，名曰金票。求實，無金可兌。民用而不荒，其故安在。彼之政府，以貨物爲準備。數不逾，產貨之額，慎而無蕩於

民。不論內外，出入運輸，紙幣類於籌碼，歸終貨來易貨。上下一致，永不兌現。我國則不然，政府始出，兌現銀之紙幣，濫發信失，荒毛作廢。前編後欺，民見之而發難。最可笑者，稅關車票。悉拒紙幣，而索銀圓。軌道自脫，民無信從。古者聖制，以海貝作幣，名之曰寶。因都，西北高地，以避洪水。距海穹遠，民難難獲，以海產之寶貝，作物易之平衡。採取爲艱，以皮替代。骨木竹篔，悉能記數。類於今世，紙幣代金。以補不足，兼爲便利。卒結塊貝，始終作信。漸而民識大開，知其海產。多往採取，竊自富有。物貴貝賤，局勢揚廢，以銅替代。銅曠日多，以銀替代。銀曠日夥，以金替代。當今列國，悉爲注意於金。今日之金，超過海貝，昔日之數。唯物昂貴，生活云高。究實金多，類於銅曠之採。物產，隨時銷耗。寶金，永無損壞。日積日多，必有金幣，作廢之期。交易籌記，莫善於紙幣。惜人欲，無克止，濫種之弊。信既不存，民多輕視。勢必，再尋難得，超金之替。老子曰。治大國者，如烹小鮮。識高孔孟。非大言之欺也。詳查我國，島港江灣，疆域遼陲。自以爲鄙陋。無用之地。租與列強，築成特殊，繁華之勢。譬如，良庖，烹調全羊，絲毫無廢棄。族庖，以羊肉爲貴，乏其零碎之變通。識無烹飪頭蹄尾臟之技能。不知鮮美，超乎食肉。族庖棄之穢溝而不惜。良庖捨於左右，以貢上賓之宴，列國以智來取，非愚盲者來送。我國貧弱識昧之故。試觀，香港，青島，大連，黑河，哈爾濱，等地。窮嶼窘滯，乏人足跡。經彼外關，局勢逾我國都，是彼良庖之技能也。族庖厚顏尸位，視之而無媿者，鮮耻已極。不貴難得之物，使民不爲盜。試想人類慘殉於金者。可云數已無量。老子識達病切，悲乏良藥。當今，黃金時代，環境迫之，而必競。否則，自困斃。復將，黎大總統函批，以及原陳五條。各項辦法（一）收金鑄幣，以塞漏卮。（二）自製國貨。以抵外侵。（三）森林牧養，增產原料。（四）移民邊界，以實民需。（五）寓兵於農，以固國防。英以公司，

而亡印度，我著銀行，足可實邊。最關緊要者，每幣收金，與紙幣權，官督民辦。每年純利，以十分之二，提歸國有。並將黑龍江省督軍畢，准募民股公文，交與劉觀。曰，合理很好。奈云出金，實數不符。環珮黑河，做號合記。每年計算，僅在二十餘萬。趙曰，貴商號，所收者，亦不過，微末之賦金。劉驚異曰，做商號，設立已經年久。正大光明，世人皆知。各商執事決不通賊。趙笑曰，非云貴商號，通賊之謂也。曠有，官商三種，探探很難，隔辦更不易。無論官商，探探之費，非常之巨。堪作之鑛，萬難獲一。果有把握，伐樹鑿路，築房設局。每成一鑛，需銀數萬，以至數十萬。始能，收金售貨，入工作之軌道。鑛有專權，不許外侵。貨價另外，增加一倍。金價酌核，減其若干。名曰鑛利，應有特權。局卡林立，員役監視。明查暗搜，竊賊棍責，貨金沒收。匪刑拷打，逐出境外。大陸不敢行，山徑員役巡。非有特殊之技術，難遮監視之耳目。譬如，圍觀淘金，能在衆目之下，將金偷出。如幻術然，名曰金賊。偷時既不易，行路尤困難。深山林秘，荒野人罕。虎豹熊狼，迷途餓斃。獸傷凍僵，險設脫過。人害，多數難免。金賊，漏其形跡，家鄉戚友，跟踪擊斃。搜金自得，寶山而行。逢見路劫，不容言語，即時打死。奪金而走，名曰金匪。貴商號，所收者，此項贖金。况東三省，各銀行，錢莊，金店，貨商，等。無一家，不掛收買荒金之牌。足見，贖金之數，亦夥。尤非貴商號，獨為專收。竊販走私，無國外執照。艱於交涉，往俄出售。迫不得已，而賤賣。中國官商，鑛務交涉，有中外執據，往俄隨便。金價高，而貨價廉。巨產大宗，悉送於俄。自覺，為獲利能手，辦鑛務幹員。求實被俄，紙騙貨侵。言之可悲，愚實可憫。劉！欣然大悟，曰，款易。指公文云，此數不足，尙可多認。趙曰，利國福民，千古留芳。大義永存，何可言喻。貴東，既明瞭事實，已經澈底清楚。非盲從，無識者比。然而，貴東之款，亦宜慎重。初言巨款，難免人疑。不但貴東，未悉我之為人。即鄙，本身亦當立信。然非細款，可以隨便，携帶潛逃。巨款撥時，貴東派委員，可靠者！

監視。實業成立，趙作先鋒。枝節一切，趙効犧牲。才品適當，則用之。否則，隨便去之。財權握諸，貴東之手。倘事不成，川資旅費，虛耗多寡。趙，悉數自負，不用貴東分文。劉，手拍茶棹曰：爽當，無疑。趙，復將總統，繳還金印，留作鑄幣，金色高低之考。先來之賓，北洋蘇校長，自絀文明弱。鄭軍起立，恭謹向趙。深深鞠躬，敬禮曰：中國有閣下，不亡。趙禮謝曰：仍須同胞，醒悟努力。表決辭出，至傳達室。李瑞臨曰：大功已成，當爲慶賀。趙謝曰：先生介紹之力。李笑曰：我向十爺云。趙先生，跋涉，數千里，而來晉謁。必有良好主義。見面，討論討論，有何防碍。拒絕而同，冷然可惜。不如見見，或者有益。十爺始曰：快以電話請，勿令其走。趙將自己，名刻金徽，一枚。重一兩八錢，贈與李曰：此物極多，悉數外溢。李感，含淚，而收曰：中國官吏，戕狗之不如。貪賊受賄，能力非常大，正事無人辦。這羣涼血，國焉有不亡。趙，謝其，傳言之美。兼寓未來，函電消息，靈通之便。辭歸旅館清算店費。當即，購京奉車票，乘而出關。以奉，搗南滿線，至長春。復以長春，換中東路，抵昂昂溪。以此，乘旗民俸餉，集股小火車，到黑龍江省城。呈請畢督，電詢股款。畢，電問劉，款項文。天津，地緯路，劉君坦鑒。據趙鴻助，呈請辦實業銀行。台端，承認股款，四百五十萬元，極表歡迎。究竟，有無其事，並能否多認，希電復。畢桂芳，寒。資本家，劉坦，電復。黑龍江省，畢督軍鑒，寒電敬悉。前，趙鴻助，面談。江省金礦，產出金砂。均被俄人，以差帖吸收，受害無窮。伊擬，設立銀行，專收金砂。鑄鑄金幣，發行金票。附設工廠，自製國貨。種種營業，用意頗良。坦，爲挽回利權起見，曾認股本。如蒙照准，尙可多擔。直隸省長公署，財政顧問，坦刪。黑龍江省署，參議，兼財政廳，總務科長，軍署顧問，等職齊耀瑛。見趙，而問曰：劉坦孰與介紹，趙曰否。齊曰：成誼乎，趙曰否。齊驚異，曰：那麼不認識，能出巨款，怎可信着呢。願聞，堅信，之方。趙曰：款少極難。多則，極易。一圓銀幣，足可困死英雄。萬圓之款，顛倒是非。千萬億兆，類於

糞土。隨便云云，取之不盡。中外，偉大人物，多生於貧寒之家。理透志同，即動大力者之援助，何在乎認識。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聖語無欺，古今如是。復將，認股經過，略陳。齊之顏色，立見淡白。趙知有異，揣其心理生妬。辭旋，金城旅館。向，劉鼎彝，陳錫全，趙榮桓，等。而述，昨夜夢景，及齊之態度。趙曰，混生，我已先登，氣恨驚醒。陳錫全，乏學，趙榮桓，味弱。劉鼎彝，前清貢生，山東飽學。經史熟通，文立脫稿。趙非常器重，優逾至友。劉莞爾，而笑曰。齊君與我公，交稱莫逆。彼必援助，迷夢不足爲疑。趙曰，先生讀書，似乎刻版。高等留聲機，弛於參謀計劃，人事之學矣。李世民，建元吉，一父同胞。爲權利，而瀉流血。周公管琴，親爲手足。因正名，而展殺機。前代聖賢，親於骨肉。較，今日之齊趙，如何。英敏帝王，親於同胞。較，今日之趙齊，如何。心動神移，形顯於外。我亦面許，齊之股票。不動資款，坐分其成。恐彼，貪而無厭，暗下毒手。鄙非好利之徒，以圖虛榮之貴。身非聖賢，而好信義。此舉功成，銀行遜於，張寅采。工廠推讓，潘炳榮。拜謝賤貧，戈建勳。加倍奉還，手槍借彼之款。本擬成功後，特爲設筵多請要人，作陪賓。以戈爲首座，我三拜九叩行大禮而謝曰。今日，當謝足下，策我之力。粉身碎骨，雖死其目。劉鼎彝，曰。唐李嗣生，賢不肖之慘。周公血流，鸚鵡聖之誅。齊家，書香門第，道德是訓。趙本，爲國爲民，熱血犧牲。管茲成吉，何可同日而語。況我義舉，人神共鑑。上達天聽，（指大總統）下至諸侯，（云畢督軍）何能破壞，公勿多疑。逾數日間，趙榮桓，倉皇失色，而告曰。果然，劫奪破壞，可云先覺。畢督會議，齊亦列席。畢督云，趙鴻勳，款已集成。按純利，十分之二，提歸國有。一萬萬，可提二千萬。不爲無補。宜速酌核，轉呈中央。江省，有此巨產，亦放光輝，齊起立曰。核轉，有礙帥位。名裂身敗。祿亦不保。畢督曰，何謂也。詳述我聞。齊曰如斯巨產無報政府。湯疆大吏，所司何事。

。畢督曰因款難籌，期延施行。齊曰，趙鴻助年方二十六七。素日無名，而募如斯巨款。中央政府，必笑江省無人。庸庸碌碌，尸位數多。毘連強俄，國境重要。勢必疑我，損失處多。全省文武，年俸若干。悉數贖徇，人才已無。黑龍江省，地大物博，期待發展。政府所以，不惜經費。准爲設立，財政，實業，教育，警務，四巨廳，一督署。簡任大員，日辦何公。莫非，悉數沉睡，而未醒。能不笑我，全省官員，不如趙鴻助，無名之小兒。所云帥位不穩，大員難保。畢色倉白，而問曰，汝將若之何。齊曰藉劉坦之資，以濟江省之窘。更，呈請者，姓名。改爲江省，勸業銀行。金幣改鑄金牌。劉認款，則實行。否則，不如仍棄，於俄吸。免却中央核辦直奪。帥位無功，可以無過。畢督軍曰，善。此件，完全交汝斟酌。趙榮臣，充差軍署。彼父叔，品三品一。皆工繕楷字，上呈白摺。故悉詳細，快憤而報，趙鴻助。齊與劉坦函，劉亦未復。齊心仍不死，秘密與，財政廳，總務科股長，李樹霖。刪改趙鴻助，原呈條文。更名魁星階，嬖愛幼奴韓亞超。竭盡心血，塗抹兩星期。（此稿卷存，省署第四科。鄭謙任政務廳長時。鴻助，充差，親見。實力毫無，暗自長吁而已。）齊復冒然。親往天津，地緯路。面謁劉坦，偵詢股款，決定之數。劉，驚其孟浪，官場污穢。耻其人格，而笑曰。趙鴻助，何往。齊曰，現在黑龍江，不日來津。齊之態度奇異，言語支離。所云辦法，皆不相符。復問款項多寡。劉慢應曰，俟趙鴻助到，再行核奪。齊面帶慚色，未得要領而出。就便晉京，代表江省，中央財政會議。趙聞榮臣告變，向屋座者，衆同志曰。我已言過，督軍畢桂芳，蠢物無能。政務廳長，蔡運陞，再生作文。財政廳長，魁星階，暗弱寡謀。彼輩奴性，善能拍馬。官雖簡任，皆不足慮。所恐者，參議齊耀穆。陰賊險狠，見利忘義。雖非大器，妬心特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官齊簡任，彼必伸手。今日果然，未出吾料。諸君，有何善策，以教我。陳錫全，係趙鴻助盟弟。垂涕而視曰，兄事敗矣。我輩，無能爲力。僅可被動服從，附屬而食他人。毫無自動，自立能力。生而無益於世！

莫如速死爲快。今日，機會勿讓，死有聲價。情願替兄刺背，以雪黑暗。留兄有用之身軀，作人類勝任之救星。深悉吾兄品格，守信好義。弟有女二妻一，託兄關照。勿使零落，雖死無憾。趙曰：殺彼債命，無巨價可博。青年自勉，焉知天不我助。趙榮臣曰：上訴，以明真象。趙鴻助曰：齊詔媚，魁星階，嚇縮畢桂芳。彼無責任之名，而握案卷之實。邊疆大員，政府所信。告，畢桂芳，能准乎。劉鼎霖，微笑曰。與劉坦去電，不認股款，爭奪自息。趙鴻助曰。我以先生，笑有妙策。歸終自碎自斃。鄙，奔波三載，六過家門。所耗心血，孰知。川資旅費，誰賞。視，茶棹，香火，燒之痕，曰。譬如此棹，火痕。錫全，曰。劈。榮臣，曰。乘，鼎靈，曰。碎。悉非，完善之道。鴻助，所希望者，覓匠利光，從新油漆。設如，本身生疥，甲涕乙哭丙嗟，毫無治法。再進一層，母指生疔，近地無醫，涕哭嗟歎，期待自斃。何如，決心斷臂，以絕毒竄。保全生命，另謀善法，孫贖膝則，智擒龐涓。希諸君，步履先傑，想完善，最後勝利之道。勿爲，自暴自棄，而思絕滅之路。同志淚視，一無良策。劉鼎霖曰。世間云，胡匪最惡。未知官僚，甚於匪類。爲匪者，易於人知，網於國法。爲官者，禍民馨美。人不知，法難網，惡極而善終。無怪爲官，多生醜類之子。實，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神之裁判矣。老先生之乎者也，論一時道。以酒解悶，仍無辦法。趙鴻助，曰。徒恨，無益。速與，劉坦拍電，急報內變，然後詳爲函告。云有辦法，勿言絕路。先生起稿，鄙人赴街。鼎霖笑曰，大街能有救星否。趙亦笑曰，或者有之。於是，往督署，晉謁畢桂芳。傳達名片而回曰，督軍云，見齊參議。復謁政務廳長蔡運陞曰，攜駕，亦云去見齊參議。趙聞，與榮臣，報告會議，計劃相符。當即大罵曰，狗官國賊，殃民禍種。革命仍未革清，涼血之醜類。對外無能，禍國有餘。總務科員，董祝三。聞聲急出，握趙手曰，晉榮。復以目視，顏色冷淡。趙曰，謝謝吾兄。辭歸董送，至轅門外，曰。弟，醒悟很快，否則易遭殺身之禍。趙辭別董，即赴江南，稻香村。購備，呂宋煙，龍井茶，波蘭地酒，廣東火腿，珍點

鮮菓。令該商，速送齊參議公館，正逢其晉京，代表江省財政會議，未曾起身。回有名片，知已全收。福注通行，齊曰：分潤，破費，謝謝。趙曰：本議援助，事情頗多。微末俗禮，何足掛齒。齊曰：吾到京，住西河沿，金臺旅館，有事通電。趙曰：我往天津，就近至京。齊曰：北京會晤。趙，以此辭別，而至天津。晉謁劉坦，而報經過。坦曰：電告函述，我既接到。知官方，必定來員。可笑，不要臉，之齊耀瑒，來詢股款。胡云：切，毫不合理。吾有款，均於大江，亦不能，交無耻官僚，胡爲浪費。宜爲遠之，勿近可也。趙曰：無碍，可以利用。勿失信於認股，以固，貴東之榮譽。彼守案賈，外情不知。竊改勸業，藉資濫發。最後紙幣，完歸國民。待其銀行開幕，勢必貸款，擴充其紙幣。股東多者，有董事監察權。新出紙幣，而免貸項。密令；各商說，互保透支。明入股款，暗則貸出。紙幣濫發，勢必毛荒。貸款既得，股數仍存，紙幣毛荒者，悉盜庶民矣。紙幣，愈毛，股東劈利愈雄。歸終，傾民禍國，與我無罪。官祿造孽，非出我心。民生中國，謂之不幸而已。劉聞欣然，曰：善。趙以此晉京，寓前門外，西河沿，翠賢旅館。用暗畢，往金臺旅館見齊耀瑒，互述途行之經過。齊曰：劉坦很猾，股款含糊。趙曰：篤誠信著決無有舛。出與公會，言之必慎。煌煌復電，名譽昭彰。非通俗兒子，無以品格爲重。助敢保險，萬無有舛。積極進行，勿疑可也。齊曰：我即電索公事，中央開會，以便提議。趙曰：晚間擇暇，觀梅蘭芳，尼姑思凡，新劇可乎。齊曰：可，隨員，李樹斌！魁雲階，先往我於梅劇，開演必到。在京之時，除劇園之視，即消遣，遊覽於古景。趙資自備，齊揮公款，奇年在野，何堪巨耗。齊既竊股款，而更韓亞超名。趙，復與周旋，股東承認。爲國爲民，爲官爲私，毫無所款。熱血之齊難傳涼血齊耀瑒。顯預欺心，毒成鐵鑄。督軍，省長，廳長，齊進一言。即有趙助助，工作之差。微與妻子，留點餘地，捕捕德虧。耀瑒，釋此不爲，撼辦行絕遺孽於將來。忽而張劉，忠滿復辟，黑龍江，舉督被逐。魁雲階，齊耀瑒等。悉被牽派，排之下臺。趙竊忠，禍國殃

民，亦有報應。拭目，觀其將來，齊既賦閑，而身多疾。常求趙，以延醫。首投効，代言履歷。營謀位，成其官辭。自云天命，勸趙宜忍。古今英雄人才，埋沒者不知凡幾。有命者，遇君子，一言而成。無命者，遇小人，一言即敗。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還不費工夫。言之淚下，悲嘆自身，懷才未展之意。以趙，爽直，忠信，無偽。感齊，欽佩，親切無疑。潘炳榮，電招趙鴻勛。參贊募兵，成師南征。因政變，而解散。復創工廠，名曰集成公司。留趙，襄理一切。趙辭，而投于深激，陸軍團部文牘。徐蕭霖，任吉林省長。齊雁魂，任財政廳長。趙，辭于投齊，委爲。伊通，雙陽，磐石，樺甸，濛江，等五縣賦稅調查員。齊，爲已殊貪，對外嚴苛誅求。撤懲刑囚，雷厲風行。各縣職員，無不顛慄恐懼。畏之如猛虎，視之如閻羅。自美其名曰，齊三省，作事認真云。以耀琳，耀珊，兩省長，加耀堯，而成三省之謂。究資，彼係遠脈，相差特殊。自高聲價，藉登官錄。宗教家，言道德。儒學家，云仁政。趙鴻勛曰，口號招牌，吃飯鮮麗之幌。道德者，爲窮民而教，免其窮極思亂。法律者，爲富貴而設，貧賤者誰得其保障。兵，爲權勢，資產而備，貧民無需兵衛。賊無利可，匪無所害。貧民類於土芥。死亡者，孰可關乎心。試觀，權勢富貴之狗。生活，超乎貧民，人類之上。生活比較，人不如狗者，多矣。以此察考，道德法律兵備，毫無窮民之益處，況其黑暗者乎。唯，禍國殃民，齊耀堯。容心，將救濟，貧民實業摧殘利權外棄。彼殺東北之貧民，在於督署會議，俄頃之間。彼之仁德，可在何處，而大陞其官。道德法律兵備，保其禍國殃民，盜賊之身。斯時鴻勛，憤而難解者，神與天也。古今中外，神天之說，究竟有無考證。斯時鴻勛，尤爲疑惑。是其憤而曰，天助惡煞。殺人，愈多愈貴。陰賊，險狠者，大富。世間常軌，黑暗賊殺。言道德者，類於牛羊。虎豹凶猛，天生食肉。牛羊齧草天生備殺。神天惡極，芻狗善類。鴻勛瘋語，嗚世不平。數月，賦稅調查完畢。旋省陳情，別弊刷新。復任，趙鴻勛，饒河縣，稅捐局長。縣僻匪巨，民稀地荒。莫云稅收，經費允難籌付。

急爲返吉，詳報窘狀。不料齊，調轉安東海關。李樹霖，亦隨之免職。趙則清風兩袖，氣猶未喘。齊則金銀滿庫，奴僕成行。伊通縣，公主嶺，阿河縣，哈爾濱，肥美之地，數萬餘畝。哈爾濱，道外二道街，樓房劇圍商店。慶豐茶園，厚德洪，裕德厚，銀糧錢業。資本銀四、三十餘萬。安東，東邊實業銀行。經理，王筱東。存其現銀圓，十餘萬。交通，中國，各銀行，皆有存款。天理何在，公神何判。足見神與天，無參預人間。神乎無靈，不及狡齊。趙雖不平，亦無善法，了此因緣。於是，研求佛學，以明究竟。莊老，孔孟，耶穌，宗教，道德。鏡裏觀花，水中攪月。維持民心，輔翼盜賊。愚弄牛羊，資助虎狼。不但無道可求，實有惡深孽重之畏。張維揚，領軍南社。函趙前往，佐助軍務。擬以，安東航海，就近面齊。正逢，彼生少爺，慶購金鎊一付。太太，張一貞，喜悅非常。齊，送趙於階下。張，觀趙，於樓上。曰，灑脫不凡，國家何未重用。閱人多矣，無此神情。齊復，傳見，曰助我，何必冒險，往戰線。委趙，爲安東海關，總務科科員。兼理，會計，庶務，收發，監印，密電，等重要事宜。金鎊力量，超乎神天。惟兼差多，而薪不加。利用趙，篤誠，負任勞怨。鴻勛，悉心考察。正式，海關權，在於中國外資英吉利，麻振。月間收入，全數盡歸，下海關，稅務司。中國監督署，類於寺院。海關監督，猶如方丈。職員活似，僧道沙尼。每月，二十五日。以下海關，英人檢給，監督署經費，現洋二千元。通知月間稅收之數，餘則毫無權限之可言。政府不能提，軍閥不敢侵。年朗債利悉清，餘交中央政府。海關權無，若大監督，不以爲耻。國辱難堪，若大監督，毫無思慮。鴉片麻雀，逐日吸博。魚游釜底，不知身居，奴隸危險之中。嗟嗟政府，皆錄如是大員。疆土焉有不失，國家安有不忘。況齊尤甚，貪而無厭。一枚銅幣，視如重寶。刺食空額，勒苛經費，填不滿其，貪狼欲海。齊娛安樂，享其洪福。男僕有三，于海，劉寶峰，朱萬賢。女僕有三，張王李氏。妻妾有五，嬌配孫氏。二妾王氏，呼蘭河，大糧戶，農家民女。僞言詭騙，以良女作妾，王氏氣死於安東。

海竊緊督署。三妾天津小脚妓，纏足改女，而生一男，名曰紀城，數言辭，而有奇疾，織配孫氏亡，娶于氏，生一女，名曰紀齡，于氏又少亡，再續吉林張一貞，生一男，繼生一女，無大小便，發溺之道。張一貞，擬醫割治，送在病院，齊耀鬼，以爲名譽攸關，力阻不可。致使肥大之女，活數日而慘斃。張一貞，年青貌美，儒學博通。因其伯父，係前清進士。父親，係前清生員。緣此經書熟誦，寫書堪觀。時鬻浪漫，風流自許。齊亦愛之，如掌上明珠。寵逾諸妾，愛超前妾。舊式官僚，家風極嚴。門牆緊閉，屋內藏嬌。未料，夫老妻幼，正在青春。突與于海，劉寶峰，發生私通。于海恨劉染指，以安東海關，拐一女僕而逃。事頗嚴密，外人不知。張作霖，任其親家，姚啓元，接齊安東海關監督。齊開公文畢，向趙涕曰。聚散有時，請助我忙，異日酬謝。趙曰可，代其辨理交接。眷屬，遷移奉天，朱家大坑。借鄆克莊，道尹樓房。後經趙手，買安西關。成平里，劉俊崗，洋式房院。留趙，助理各項。云出資本，十五萬元，以作生意。數次面商，請趙幫忙。趙知其狡，必戎尸守之成，傳蘭芳。監視一切，齊亦參加把持，商情不通，經濟學無。生意失敗，過多功少，數請而數辭謝。於此時期，一貞認趙鴻助爲義兄。曰妹家嚴絕嗣，我無弟兄，認君充作骨肉。勛曰不敢當，一貞曰勿辭。從此後，每有雜事，輒述涕。時濟零款，以作遊玩。或云，多情人，應戀之。勛曰彼以兄稱之，我以妹待之，何可亂倫。忽男僕劉寶峰，與齊妻張一貞，姦通暴露。初爲前房，于氏遣女，紀齡看見，繼爲庖厨遂遭。齊此時旋家，尙未歸奉。張一貞，恐透風聲，先述其罪。請趙，遂劉。趙曰，多年誠僕，突下逐令，與理不合。張一貞曰，大哥不知，其心壞矣。詢劉而劉曰，未壞。女僕，小老王曰，如此如此。遂劉寶峰，而用于海。齊歸，問劉何往。張一貞，實告強姦。齊色慘淡，氣向趙曰。唉，匹夫，不殺窮人不富。復又，身坐炕上，左右搖動，而向趙曰。我知先生，武力勇猛，怎麼未把他斃斃。趙曰名譽，宜忍爲高。太太貞操已保，無須再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傳達寧，胡鳳林。

係齊，姑表親，矮身老練，力辭回家。趙曰：你係至親，不當如此。胡曰：這陸事，不能作，趙曰何謂也。胡曰：趙老爺，未知細情。咱表兄，作一回大官。家懸上下，怎這樣溜。太太爺，人人知道。老爺，齊紀城，太已難言。我怎能，當此差。將來，小姐紀節，已是危險。趙初不信，胡果辭走。夜半寢外，忽而輕輕叩門。趙啓視之，少爺齊紀城，淡抹香粉，撲鼻入室。趙曰何爲，城曰秦惠。從此，不分晝夜，蕭蕭來擲。袖着縣，博博，你衛悅。在奉，專教漢文，於齊子。面趙曰美，紀城夜半飾容，往何地去。這學生真怪，將鄧提包款，竊耗不少。趙曰，慎言修德，吾決去矣。天理循環，今日已悟，前因後果，莫云無效。我之銀行，無復遺憾。貧民不得拯救，我之終身埋沒。趙齊惡緣必有前因。從此無怨，亦無恨。徐衛悅，面赤點首，曰可畏。劉啓智，聽講於斯，曰。請將，此段翻改。以免穢道，而潔我著。雪航，趙克善，曰。直錄事實，完我經過之春秋。刪則僞矣，失去虛山面目。善世驚心，戒蹟前轍。大道於斯，譽謗隨俗。生則無畏，死則何懼。以我一人之曠往，拯諸萬世之醒悟。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始能達到，完善地步。世界，所以亂者。質匪而言聖，真穢而偽潔。表裡大異，病多自欺。世間書籍，多爲順風展旗。千篇一律，類於中國女纏足。深飾僞裝，內幕腐爛。我之志也，在於宛正此道，達成世界真正和平。醒我人類，勿作惡因。世世自然，絕其惡果。悉爲善因，悉結善果。天國樂園，不期登而自登。劉啓智，曰。蒼天彰其，狡貪之報應。神波策其，自趨之歸宿。妙哉，循環可畏。齊耀瑋，遭此特殊刺激。有言難宣，有力難施。舊式腦筋，已作心病。知趙，特爲辭走，資囚其子。屏屏浪擊，神魂顛倒。勉強，吟詩誦文，力顯聲慘。可憐狀態，筆離形容。於是，將奉宅，變賣。復在吉林省，荒當舖胡同，（原名白山書院），七號。購安，瓦房院套，堅固華美。求趙，助爲遷移。最奇特者，到吉林後。所謂強姦，張一貞。心地壞矣，已逐男僕劉賢峯，用回。朱重寶，憤恨齊澤，不知芳艷，秘密向，趙督榮，曰。于海，劉賢峯，二人輪換，白日宣淫。詳觀張

節。于海，獨占齊有，形同過水之鼉。於民國二十九年，（偽滿康德時期）春間，趙鴻勳，被張一貞，以遼寧函邀吉林。留居數日，解決家務。一貞兩鬢已卅，涕泣艱難。麟大不孝，夜噴鴉片，淚珠洗面，猶如殘菊。徐娘雖老風韻仍存。擬遷移奉省，以求關照。趙曰：一動不如一靜。莫如住吉林，以免運輸之損失。趙臨別時，在於晨星熹微，張，贈以川資，疾聲呼兄，灑其痛淚而別。趙視，慘然，而嘆曰：三十年間軌道循環，有如寫真之表現。齊耀堯英明一世。產業子孫，無形銷滅，文盲家奴，于海劉寶峰，二豎之手，孽哉，愚囚可畏。戈建勳，妻淫子敗，家已零落。潘炳榮，壽逾七十餘，子孫滿堂，張寅采之子，廉潔廉學，大有其父之遺風。奇哉怪哉，孰云無報。九一八，東三省，被倭變侵，偽滿執政府成立。偽帝溥儀，諭秘書長，胡福仲。面商，趙鴻勳，進行國策。趙曰：二次大戰，波於東亞。日本危險，滿洲難存。世界緩和，北熊風起。列國難安，三次戰來。再爲，掇歐樹亞，衆抗赤僞。前浪後逐，波不易息，人類，慘死過度，極達裸體政治。微私不染，天下始能平和。毅力難展，智者不爭。天國，行在人間，決無部落之分。樂園共成，互愛逾於骨肉之親近。胡曰：期遠而秦難，求爲，代請齊耀琳，弟兄出山，維持現狀。趙曰：利用，虛名，而號招，計尤拙劣。况，伏人卵翼之下，大聲疾呼曰，滿洲獨立。婦孺皆知，而欲欺天下。恐智者有不可，識者亦不爲。胡復，強懇。趙曰：鄙與齊耀琳，無關連。所直接者，齊耀堯。彼今多病，恐難應付。於是，詳函耀堯，齊堯，趙鴻勳，信云。古義昭然，欽感無既。齊於偽滿，康德四年間。因家內亂，氣死於吉林。僞，華北，行政委員長，王克敏。擬任，趙鴻勳，襄理財政。趙，力爲拒絕，不見來使。從此，携術遊遊，漏訪有道。清晨運動，暇則靜坐。遠悟因果，逍遙方外。絕巧乘智，黠聰聰明，深入貌姑射之山。無名，無已，無功，得其玄珠。達彼無窮之光朗，遊其物外無涯之極樂。雪航，趙克善，曰：詳閱，中外史載。嗜殺者，多無善終。陰損者，鮮其良果。古之，君臣將相，諸侯大夫。慘殺旗夷，遠在子孫，

近及本身，可云，漏其天網者稀。今世，軍閥政客，果報尤速，湖白，清末以來，僅僅，數百寒暑，轟轟烈烈，英雄偉人，有不慘滅自斃者乎。惜其，乏人實錄，醒世忽忽。幸而，齊耀堯，有秘密經過之記載。以作愚貪之世鑑，而喚迷夢之反省。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猶魚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人類所以爭名利於市朝者，可謂悉數視為常軌。嗟乎，父訓其子，以爭名。兄勉其弟，以爭利。勢達，人人騰海，皆存競爭名利之思。果而，教育普及，學校如林。勢成，人人趨於，名利之途。農村日減，市朝日增。生產日縮，虛耗日伸。莫云，紛紛戰爭，人類生活，必有不堪言狀之日。悉心遠慮，市朝係害人之藪矣。詳考都市，除爭名利者外。多為，惰民流氓，賭棍淫窟，盜竊邪為，導引狡展。以此實証，比較農村。市朝，又與人類，有百禍而無一益矣。設使，交通普遍，學校均衡。醫院分配，物品平輸。庶使人人得其滋潤，復使人人負其農村工作之責。曉以名利，係人類慘劇之害。教以工作，係人類正當生活之軌。則，賭棍淫窟，盜竊邪為。乏人引導，自然淘汰。無需刑法，生活安定。尤有晒者，人類知名利之爭，而不思名利之害。猶如魚鼈，見食而不見鉤。為魚謀則棄之，為人謀則取之。晒彼，爭名利者，與涼血之魚類，有何異。似，齊耀堯，為名利，滅其天良，而自斃者，多矣，豈不哀哉。子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悚然而涕曰，願吾人類速悟。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印度甘地

大陸利於車，巨洋利於船，反之則不行。寒地宜於裘，熱帶宜於葛，遠之則有病。車行陸軌，倭

勝於船，謬以船。競賽於車，則必敗。船行巨洋，優勝於車。謬以車，競賽於船，亦必敗。義宜於寒，實爲衛生之資。去熱視之，以爲苦累。葛宜於熱，誠爲涼爽之衣。嚴寒視之，以爲無用。因地制宜，隨時變化，聖人不凝滯於物。優勝劣敗，愚被智欺，自然之趨勢。太古，鑽木取火，進化以鐵石相擊，鐵石進步於礮，礮而躍進電光石火。欲以，木礮占盡，戰勝電火之速。猶如，驅蚊之力，而攻泰山，決其必難平也。不至則鳴，萬物莫不然。蚊亦鳴，雷亦鳴，鳴雖同，而聲大異。是以，不鳴則已，鳴則空驚人，聲如雷門，激似瀑布，餘音渺遠，震蕩耳鼓。羯絲而振其韻，鯨駭以海其躍。鬼涕神悲，植物形頽，人類感服，聞其鳴聲以相應，衆力和之而授平。極於斯種度數，始謂之鳴聲成矣。印度甘地，爲一貴族之裔，生於一八六九年，留學英國，志於民族解放，以達公平之世。喚醒三萬萬民衆，不服從，禁畧，亡印度主義。全印，皆爲響應。英吉利，受其海。曾在，南阿勞働。純爲救移，虐政之下，痛苦同飽。一九零六年，十二月。南阿，新政府，佈告移民禁令，禁止亞細亞，民族移入。甘地，憤其賤視人類，當即猛烈反對。英以壓迫之力，禁錮獄中。欲以，蹂躪威嚇，而屈服之。而甘地至死不變。情願，犧牲一切，與惡勢力抵抗。其後，英國，自覺已非，派馬志將軍，與甘地面談。研求改良釋放無罪，阿富汗回教民族。誤認甘地爲英買收，皆罵甘地，叛逆投降。組織暗殺，乘甘地不備，突行襲擊。面部多受重傷，當時頗現危險。經人，送往醫院，施行手術。死而復生，免於大難。甘地對於兇犯，毫無懼色。在極度，體熱之時，堂堂發表其宣言。我對他們，恨我害我，的黨徒。不禁熱望，勿加什麼刑罪。我願我的血，爲印度教和回教徒，結合而流。倘若各位，純正理解，無抵抗精神。那麼，除神而外，我們當沒有懼的。苟能，充滿正氣，決不能怯懦。在遂行責任上，發生妨碍。正大莊嚴，義勇非常。尤受全印，民衆歡迎。感佩，尊崇。邇來曆經三十餘年。屢被監禁，而精神不頹。紡棉織布，廢食自食，不用機械，無需英製。大有反古，尚樸之道，老死下道往來。甚至於絕食，以

強而外，努力奮鬥，志雪英吉利之奇恥。當復自強，形似弱種之言。但歐戰人，注目之也，聖學以
理學文明，之抵抗，不動干戈，無機日言。專以神，與公理，向尊崇耶穌基督，英吉利帝國之爭衡。
恥愧優異者，自悟之非，勢有不達其，獨立之平不止。人心即天心，公理勝強權。尊崇耶穌英帝國之
僞徒。違背天使，博愛宗教之旨。不棄其弱肉，強食之欲，可不愕然。嗚呼！亡國之慘，同爲悲悼。
強權之侵，人神共憤。強者欺迫，弱者愚生，情理之自然。彼迫此生，互爲激動，始微而終必巨。慘
殺流血，期無時止。仇愈演而愈深，勢愈擴而愈大。天理循環，一元復始，輾轉輪行，似實滾滾無窮
。世界大亂，決無停息之日。雖有二智調和，亦不過，小康短期，偷安而已。甘地，欲以公理，勝
強權，不動干戈，而達獨立之和平。熱血蒸蒸，無愧人類，咸稱之爲聖雄，美哉善矣！敢哉可敬！無
如，強權，不講公理，以鐵血，橫行於大道。所以耶穌，不再復活。資難醫世，野欲之心。釋迦降臨，
亦難感化，不侵畧之貪。以肉體，對抗利刃，與毒彈，如兒戲，以卵擊石，卒於潰碎。以佛理，向虎
狼而說法，終必被其吞。導羣羊，與獅鬥，鷓雀，與鷹爭，卒必難逃，獅鷹之禍。智慧既不達，爪牙
尤不利，幸而甘地，遇英吉利，微萌仁心，猶存人道，否則，似東亞日本，不埋殺，即槍斃，聖雄，
又當如之何。阿富翰，回教民族。誤以甘地，被英收買，突而狙擊，以解不平之氣。危極宣言，無變
宗旨，希望理解不抵抗之精神，其故安在。內寓理智，不敢明言。甘地痛苦，非世俗之可知。英以僞
仁，籠絡愚弱。乃不釋其強權，侵蝕之心。是以履行，監禁甘地，舞其瘋祟之魔術。而甘地，始
終不受狐迷，剛柔侮弄。紡棉織布，曬曬自食。誓不與，僞仁假義，實在侵略之台階。不達其獨立之
平，而不止。雙方，外表，假面之文明。內幕，侵蝕，驅逐之不同。英以剛柔苟延，即乏實力抵抗。
苟延者，僞以道德。乏力者，云不抵抗。彼此，假面僞情，惡感日深，毒質日擴。勢必早晚，演成大
浩劫，如瀑布狂瀉。慘劇之來，決其難免。或曰，如之何，可能脫乎，流血之慘劇。雪航，趙克壽，

曰。當以上帝爲主，耶穌之愛爲懷。各竭誠篤，無以虛僞，彼此，自悟其短，覺彼是而我非，自然迎刃而解。再進一層愛，悉視如我，親生之子。復加厚愛，無異生身之父。不但英印和平，敢云世界無爭。有何大難哉。英吉利，當悟耶穌，無僞而不狡，是以大道，公行於天下。英文，通行列國，極達目不落，設以狐迷之術，以迷愚弱。侮弄一時則可，久而愚迷，身強自醒，必演斃其狐迷之劇。果悟巨禍之將來，實行真正之仁術。大德，種於無識。及其識開力達，必以大德之酬報，英吉利之禍，自然銷滅於無形。印度，宜於猛省，幼稚之狼，獨立之程度。實力達否，應爲詳細斟酌。自衛，有無把握。羊質，能否，抵擋虎豹。英譬如狼，兼有狐迷之術，僞充羊躄，善能喧伍，羣羊無力驅逐，只有哀涕言理，以祈慈悲。設如狼，果能發其慈悲，當即舍其狼貪。已變善羊之質，愛羊以自退。然，遇兩虎豹獅熊，飢餓垂涎。能無爪碎，競食其羊，而無慘斃乎。又恐，不如狐迷，假仁之狼，延期魔術，麻醉之生。試問，聖雄甘地，以何善法，而拯救之。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愚被智欺，自然之趨勢。再問，聖雄甘地，以何良法，而顛倒之。鄙料聖雄，詞絕語窮，決無辯論之技術。况以少數智者，而率多數，無識愚滯之羊。抵抗，謀略高超，巨數團結之狼。以狡負山，力必不達也。聞之者，怒目而罵曰。雪航，趙克善，血涼已極。甘爲下賤媚英走狗。雪航，趙克善，莞爾而笑曰。蒙君過獎，聲價特高。爲英商買辦，無不大發其財。洋服革履，氣車咩咩，嬌妻美妾，奴僕成行，樓房花園，暖閣雕標。若爲大英帝國走狗，應當如何榮耀。較其通商買辦，勢必爲乎萬萬之上。詳考，雪航趙克善之本身。衣不遮體，食難獲飽。何能有走狗，特殊之才幹。謂蒙過獎，不爲謬矣。國係何物，人類無不注意。大慘殺，大流血，大犧牲，銷滅一切，而不惜。溯自，有我人類，爲國輟策良民，擲其頭顱，無計算數，迷矣慘哉。所爲者何，如是之忍。提倡者何，無非爲少數，英名之之虛譽，迷矣慘哉。爲國爭者曰，祖傳男女爲家，畢家而成國。亡國而家不保，種族爲奴。悽慘痛苦，黑暗無光。爲國不能

不爭，爲國不能不死，雪航趙克善，聞之而放聲慟哭曰。果如此而不信，凡我人類，快不自尋滅。試觀列國，近年發明。逐日何究，所預備者，莫非爲國圖強，殺人之利器，訓練民衆，強迫向武。教育殉職，効死疆場。莫非爲國，圖強之犧牲。熱心爲國者，大其聲曰。愛國圖強自衛，奮鬥犧牲流血。雪航趙克善，大放其聲，而慟哭曰。毒黨腦海而不洗，擴大慘殺而不停，人類沒滅，期自來矣。或曰，雪航趙克善，窮爲匹夫，安有著書立說之資格。抑曰，履歷名譽，尤無救世之價值。雪航趙克善，莞爾而笑曰。耶穌，貧女懷胎，臨產驢廐。比較世俗，履歷名譽，鈔鈔當道者，人格如之何。况我人生，宜負救世之責，何可輕視人類之思。晒彼云者，滿腦俗黨。桀犬吠堯，知有權勢富貴之詞，而不知聖者，爲人類之謀。穢荒泥鰌，不足與語大道。果以耶穌良藥，洗清其腦力。將愛國之心，擴而大之。移於愛我天下，所有一切之人類。有何不平，再演流血之慘劇。舍此不爲，提倡愛國以獎殺。圖強必侵，弱者自衛。勢如瘋狂，以殺爲能。逐日役役，脫乎新生之常軌。熱心愛國者，變爲殺人之生活，可謂血熱不涼哉。甲國圖強，策其弱國之奴隸。乙國自衛，殺其侵略之壓迫。丙國圖強，鞭其弱國之奴隸。丁國直其強權，擊其橫行之侵蝕。以此類推，列國皆欲圖強以爭雄，孰可甘願雖伏爲奴。法不變，腦不洗，言世和平，無異痴人說夢。弱者復興而殺強，強者奮鬥而殺弱。勝者，鳴高自得，以言和平。敗者隱忍，無非求一時之緩殺。腦海心裏，刻刻賊思圖強。積極竊備光復，雪其戰敗之奴辱。驚競惡欲，慘忍屠殺。蠶食鯨吞，互不相讓。食者曰，誅不良。吞者曰，殺不仁。孰良孰仁，無大力者之裁判，誰惡誰善，乏寶鏡之鑑別。彼禱於神曰，護我之主義，誅盡魔鬼，此禱於神曰，佑我之和平，殺滅妖孽。彼此同禱於神，神可助誰。彼曰敵僞，此曰敵詐。僞詐難分，神亦不知其真。神乎，確有慈祥，好生之德，止殺勿爭。敬神止殺，而國必弱，民族爲奴。競殺者曰，舍却戰爭，人類無進步。嗚乎，人存此心，心存此理。互存競殺，期無時止。人類自滅，決無遠日。何不洗清腦

海、而深思。男女組織爲家，集家以成國，共和列國一切，而吾人類應有之天下。無分彼此，破除區域，將愛國熱力之腦，熱愛於人。智者導之愚者學之，弱者傾之強者扶之，愚者苦之智者憐之。凡我人類，互競仁德，崇尚恤憫。剔清私欲，咸趨大同。變通殺人之利器，研求人生之要需。以恤爲榮，以殺爲恥。雖下愚，亦知咸否之適從。舍殺伐而行善化，天下有不樂自、歸來者乎。善化云何，曰組織，神農會社，工作洗腦，籌備，復活耶穌民生。躬歸天國，共登樂園。大地一村，實與一家。尊上帝爲主，耶穌神農爲輔。工作以神農，生活行耶穌。農工合璧，裸體無私。豈不善哉，豈不美哉。斯我，當今，博學大雅，志士賢哲，列國仁人君子。同心努力，共修神農會，工作之公約。言倡力行，則天下平矣。敢問其方，曰：最後善勝，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原神

神道，如之何，而後可，曰：以誠相感，無以私僞。以其無私僞，萬物終必歸於神。因其，博能篤愛。造諸萬物，而無言其功，人事，何嘗不然。夫以神道，宗教創世者，身雖亡，而其精神永在。治國者，鑑其綿長久遠，而利用之。以神設教，愚籠民心，止惡萌，啓善念，補法律，化賊欲。爲其國之利益，大矣哉。於是，東亞帝國，利用釋迦。展其子孫，家有天下之業。西歐帝國，利用耶穌。侵略異族，殖民寬輿之地。而東亞帝國，終無立足之地者何，神懲其僞也。而釋迦牟尼，精神如故。西歐帝國，勢力久遠之存在者，僅有英吉利。溯自，宗教革新，英籍民族，大展基督。立醫院，施仁術，恤老幼，濟貧困。設學校，闢荒野，啓愚民，良教化。足跡遍五洲，種達日下。神力大矣哉。東西民族，莫有今日，物質文明，實藉基督東來之益。否則黑暗，閉守古野。英吉利是以興，言語文字是以貴，神乎不朽，補其仁道，救世之功。近來，經此兩次大戰，軍氣傷，國體弱，殖民地，陷諸異，

紛紛反骨，以時變立。朝源惡素，影響非常。英、荷民族，也現有是，疑食不安，毒氣，適克譯，一勿爲惡懼，猶有仁義存焉。今日局勢，使其神神、孫神薄惡，僞仁殺良。法嚴律，海兵器，替其德省，勉其將來。果而別僞，行甚督真。統一世界，神必在乎英美。奚以知其然也，語言文字，先鋒力達。勿弛勿懈，好自爲之。志宜革新，切勿保守，則有厚望焉。子步，闕囑堂，聞雪翁之言，曰：統一世界者，耶穌神道也。

法國拿破崙

野獸人畜，咸愛其良善。飛禽家卵，皆慕其有益。獲其實利，得其誠輔。而人類，厭惡其名，反戕其生，而不恤。虎豹凶惡，有害於人畜。見之者，曰危險，厭惡可畏。贊其人曰，勇猛如虎，英物非凡。聞之者而喜，見之者而敬。同類，被其摧殘，而無憾。牛羊，輔助於人。見之者必曰，利益源大。乳有滋補，肉美宜食。毛革製需，糞料肥稻。生則利於耕田，死則補益良多。謂其人曰，其性如牛，蠢於耐勞。聞之者怒，見之者鄙。同類，得其利，而不覺。鷹鷂，慘忍極凶，無益之物。非肉不飽，專食同類。家禽被其捕，羔羊被其啄。與人有害，而無利。謂初生之嬰兒曰，鷹物食肉，態度不善。父母聞之，欣欣然有喜色。成誼見之，羨慕而不已。嗟乎，我知之矣。助惡爲虐者，因有貪欲希望。鷹虎之食，鴉鷹吃肉。俗風幻夢，深染人腦。父母不加詳思，成誼未曾細想。生一鷹物，世人之不祥。產一虎子，鄰國則不安。同類遭其劫，良民受其災。雞鴨產卵，大有補益於人。毛暖肉鮮，悉數人類，獲其利。呼其人曰笨鴨，聞之者而怒，見之者而笑矣。虎豹凶惡之獸，人願得其名，牛羊利益之畜，人皆厭其稱。鷹鷂慘忍之禽，人子欲其似。雞鴨補益於世，無不惡其呼。奇矣怪哉，慘忍凶猛之禽獸。而人欲名之，成願似之。嗚乎，世間慘殺流血，吾今知之矣。悉樂虎豹，凶厲食肉。爲其，名

利私崇，衆欲而積成之也。無怪，英雄豪傑，風起雲從。陰謀險狠，戰爭屠殺。列國通俗，激諷，敦導之烈也。風情習慣，遺傳已久。知名利之暢快，而不知厲之於大凶。勇猛威嚴，橫行天下。昔日爲皇帝，今日云主義。黨衆刀雄，慘食人類。色欣欣，容羨羨，言贊之，書勉之，提倡之，褒揚之，鞭策獎勵，無非驅學，虎豹騰鷓。遠我，神農，仇視耶穌。何不詳考，東方神農。勞苦稼穡，以濟民食。採嚼百草，而療民疾。尤無深省，西方耶穌。勞工神聖，醒我愚迷。流其仁血，以衛良善。神農，爲牛羊，而謀食。耶穌，爲牛羊，以慘斃。嗟乎，蠢牛死羊，甘願爲虎狼之食，而不悟。甚至，厭聞耶穌名，忘食神農飯。爲虎作倀，與狼爲謀。無感神聖特殊之慈愛，慕彼虎狼慘忍之屠殺，豈不下愚至極哉。震動全歐，世界知名，大英雄，法國拿破崙。生於一七六九年，在克爾西加島，英雄降世之地。應物非常，膽略特殊。出身砲兵，智勇超衆。環境惡劣，迫而奮鬥。風雲大起，勢捲全歐。戰術敏捷，有如電光石火。躍進復躍進，而登皇帝位。俘虜敵兵，監禁獄中。有英國，水兵二名，切思故國。瞻望父母妻子，以及家族戚友。決計破獄而出，潛逃至布羅細海岸。欲渡無舟，窮極思策。在於附近，尋木拾柴。勉強釘一隻，小型木筏。以自己破衣，縫連一塊布帆。擬爲橫渡海峽，歸英之際，忽被法軍捉綁。拿破崙聞報，急令解到面前，親自審視。問，破木筏，是爾等所造否，水兵答曰是。問，欲橫渡大海，逃歸英國本土乎，水兵又答曰是。問，波濤洶湧，航路遙遠，能否容易，安全無舛，橫渡歸國乎。水兵答曰，能。請陛下，開恩，默許，決無欺瞞，乘筏安然而渡過矣。拿破崙，暗中稱奇，頗爲贊嘆，二水兵之勇敢，實在可嘉。當即解縛，和靄而慰之曰。望汝歸國，傳達法國皇帝，對於義勇者，雖仇敵亦愛之。因汝等，臨時勇敢，將汝釋爲，自由歸國。二水兵，感激非常。渡達英國後，確將拿破崙，敬愛仇敵之義勇，宣佈於國人。拿破崙晚年，遽生挫折。於一八二一年，被擄。禁錮孤島，而監斃。一代之英雄，未脫籠籠，果報之執。嗟我人際，步其慘轍，而不醒。嗚呼，異橫甚

野，流自萬里，鑄成一名英雄。山河依舊，人類遭殃。究竟所爲，少數權勢紛爭。忍心，摧殘一語，而不顧。敵對互殺，爲其惡思，政治主義。是非轉移，隨時變幻。殺機不息，永起爭端。果而淘汰，市井流氓，無賴賭徒，盜賊土匪，奸商剝削之輩。互相戰殺，減輕農工負擔。恨誅無遺，剔清惰民之狡食。則我祈禱，多產拿破倫之英雄。爲我人類，大造幸福矣。設其夥聚，市井無賴，流氓賭徒，盜賊土匪，奸商剝削之輩。反爲摧殘農工，實我人類之大不幸。迅速根誅絕滅，拿破倫之英雄。度我人類，正式工作者，決必悉表同情也。根誅絕滅之方，極爲容易。將我，農工喚醒，勿爲養牛死羊，自作狼食。認清耶穌，尊從上帝。工作自衛，團結良集。無需慘殺，虎狼自斃。潮考，古今英雄，市井無賴，流氓賭棍，卒伍軍旅，窮極所迫，而冒險者多。正式農工，守其常軌。文豪博士，譁彼道德，是以成英雄者，寡矣。流氓賭棍，習於敏捷。卒伍軍旅，歷經戰術。染成誅殺，一種精神之癖。再加名利相誘，凶欲境迫。一代一代，演成惡風之勢。水兵二名，良家子也。微而往戰線，以作雙方屠殺。徵則一律，死而無異。肉搏勝敗，爭其元首之虛譽。孰無，父母妻子戚友，鄉土故老，微而迫之於死地。豈止水兵二名潛逃，思爲冒險，歸國哉。雪航，趙克善，故大其聲，而慟哭曰。人類之慘，莫甚於，徵兵作戰。仁者視之，決其必不忍爲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人禍

名利者，人類之所同好，列國之所競逐也。以名利，而起禍端。以競逐，而展殺機。名譽美，以遭妬。利源聚，而生恨。守分良民，正式君子。必遭市井，小人無賴，而攻擊。因其，正當工作，無暇連絡。自食其力，厭於結黨。是以君子不黨，三代以上，唯恐好名，大道無偽也。市井無賴，貪官劣紳。結黨營私，狼狽爲奸。互相僞宣，魚肉良善。村然驟然，省亦無不然。設如，調查選舉，奸商

劣紳，必居首位。君子不黨者，無與參焉。況且，受其陰始，破壞蠱惑，甚無立足之地。試言，遼寧光復，赤軍騁爲，搶擄折毀。考棧散巷商民，不染指者，爲數稀罕。以此鑑定，君子寡，而小人衆。氣味既不投，邪正尤大異。果而調查，市內名譽。巨賊當選，君子罪斃。因其賊多，狗黨作証。君子譽毀，名裂身敗。世人仇視，終難洗清。誰依我神，代其中雪而已。再言宦海，結黨連絡，營私舞弊。吃喝賭博，贈送運動，手腕敏捷者，大陞其官。文守案牘，武喪戰場。賣苦力者，名無顯揚。嗚呼，狡賊黑暗，俗場羨慕。窮尊無糖，雞鶩鄙視。無怪，拿破崙，慘忍征誅。時代如斯，變遷如斯，人禍之劇烈，尤爲如斯。嗟乎，俗風不善，而言太平，無異痴人說夢。善風云何，曰：上帝耶穌，天國樂園，行在人間。予步，關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君子良集，小人自滅，天下平矣。

日本廣田弘毅

貧而無怨難，富而不驕易。窮居陋巷，不改其樂。迄今，無第二者，之顏向來。配髮至聖，春秋祀典。東方大道，褒尚廉潔。子罕言利，貶以貪婪。是我名教儒道，特殊之精神。以此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君子固窮，以喻義。小人爲利，而亂倫。今世紛爭，禍於尙利。寡廉鮮恥，榮利鄙義。男爲利，而媚諂。女爲利，以失身。家爲利，禍起蕭牆。國爲利，大展征誅。利之禍，大矣哉。詳考史錄，歷代興亡。君子執政，而國治。小人當道，而國潰。因小人之營利，而天下大亂。良儒爲宰，愛民如子。愛其愛，樂其樂，清風兩袖，掏心實天。以其所學，君子之道。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鑽營權勢。苟有軒冕可求，無所不用其極。嗚呼諂笑，諛而迎。逢富貴，而不親者，鮮矣。日本，廣田弘毅。生於一八七七年，關州縣籍，畢業於文洋館。幼年負

甚，校書雜務。因其敏慧，素尚堅強，咸支鄰國資助，勉爲入於小學。讀歐俄政，年方十歲，道不聞已，誤信謠言，而作小販。學陽節，而賣黃米糴子。餘務悉交，父母存儲，如此艱苦，攻讀不置。繼之考入，修餼館中學，努力不懈。時逢日俄戰爭，志願充軍。爲國効勞，熱心急於軍事。復入，士官學校。彼時，因三國干涉，外交，異常吃緊。中途，改變方針，決心於外交。明治三十八年，以東京帝國大學，躍進外務省。堅忍耐勞，博得讚賞，青年外交官之雅稱。最難能，而特奇者，在讀書時期。適有日本，國立日本銀行總裁，高橋是清，見其彬彬青年，意志不凡。勤慎篤誠，十分愛慕。曾向，廣田弘毅，而爲提議。情願，將親生女，結成婚姻。廣田弘毅，以爲有碍攻讀，婉言謝絕。云在讀期，不宜訂婚。已故前輩相，高橋是清，大失所望，出於意料之外。以其貧苦如斯，可以籍姻親之補助。未料其毅然拒絕，而心腦中，尤爲奮嘆不已。駐中國最久，有外交深感之淵源。後回本國，任情報部長。以此轉歐美局長，繼任和蘭公使。駐俄大使，外務大臣，總理大臣。以布衣，而達閣揆。以貧賤身，而拒富貴婚。日本帝國，一人而已。嗟乎，有志者，事竟成。貧苦童子，作小販而讀書。窘狀極難。高橋是清，目識良材，終成國棟。愷婦以女，愛超俗凡。不以富貴自驕，無以貧賤而遠。愧然俗慕，可謂非常之人。廣田弘毅，以學期，貴逾黃金。慨然辭婚，無以財勢爲念，可見其胸中之志矣。惜其，生於日本帝國，未脫染於侵略。終身宦海，不免政穢。設如投身基督，擴而救世。想其學問，必有一番，特殊之輝放。後世青年，當以廣田弘毅，求學辭婚爲法，酷於過度爲戒。宜以人類爲本，勿以私榮苛待。則世界幸甚，人類幸甚。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果能，以基督，洗其腦海。豈止辭婚，閣揆必不登。何來禍世，戰犯之罪哉。

〔附言〕 廉潔

二〇八

水清魚罕，官廉民酷。清則無物可藏，魚乏食而遠游。廉則自潔其身，民鮮穢而刷新。魚以遠游，既其水清之無食。民而刷新，畏其微塵之不染。上好下甚，必極於至酷。是以日本帝國，積極經營，侵略東北。傀儡漢奸，類於娼寮，無聲價之研究，附庸偽滿，口係當道。多爲自潔，愛其君國。極至清酷，以身作則，質同進級，下效尤甚。因其求好心切，博上垂青。自刻自勵，工作過度。對於民生，極於至苛。不數年間，國道完成，行途便利。朝戰猛烈，鐵路秘通，運輸無阻。馬路樓閣，都市建築。在於戰迫，窮極之際。謹謹十四寒暑，而東北煥然一新。設無大戰，環境相逼。苗圃培植，遍地綠化。工業興，農務振，國罕遊民，地無曠土。發展神速，雜與比擬。然而民疲，酷於苛勞。揮進窮人，民恨亦屬駭聞。想昔日長城之築，民怨秦皇之法，亦必如是之甚。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今世日本，步武亂秦。原予一擲，亦變焦土。無獨有偶，適成比例。是以中國政治，永不敢復活商君之法，咸有戒心。而日本帝國，試嗜於東北。十四年間，險乎全族銷滅。然而秦皇，遺築長城，以禦匈奴。嘗同文車同軌，整化民族。因其發軔，始成中國今日之大團結。秦法雖苛，而有大功於東亞。日本帝國，襲東北以開拓，擬作千代之用。彼此民族，仇殺傷亡，何堪言數。鯨食血心，終歸泡影。所以儒道，行乎中庸，重德而輕法。慎於偏枯，適切常軌。中國迄於今日，未能盡改其遺矣。廣田弘毅，篤志功名，無乃偏枯自酷。下焉尤甚，演成國民性苛。積極慘忍，擴大於世戰，哀哉，宜以爲鑑。予步，闕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德感，耶穌博愛。息戰化苛，毒銷烟滅。

義國馬可尼

文明進化，科學大展。日新月異，躍鏡非常。釘木爲舟，帆布行船。海輪火車，空艇潛艇，乘風

敷水。縮大地而小輿圖，數刻以通達，悉信仰電，瞬息間幾千里，巧妙靈速，咸稱便利，耗盡發明家之腦海，以備世人之享受。空行陸迅，水潛洋渡。利輸其間者，宜如何沉思，而感激。彼人也，我亦人也。降生以來，與我人類，有否良輔。偷生乎，盜食乎，抑爲人類之害虫乎。莫非似歲依飼，以待斃乎。斃，亦有益，於人類。肉可瀆，糞宜植，期年有利於人。捫心自問，果無補助於社會。是其雖具人形，斃亦不如矣。意大利國，馬可尼。於一八七四年，生在布羅虐地方。天資穎悟，好學不倦，當地大學畢業。少年時代，愛弄機器。十二歲，認科學家，李義爲師，熱心研求進步。忽有一日，李義在研究室內，規弄小型機器。棹上輪轉，活動火星濺飛。彼時，馬可尼，進屋。李義，知其喜愛，當面解釋。大科學家，凱爾策，發明電波，利用空飛。馬可尼，聚精會神，詳加思索，曰：現在，電燈電話，皆以線傳。電波既能空飛，無線亦可傳達。李義聞之，且驚且喜，曰：迄今，尙無學者，想到研求，無線傳電之法。電報發明，僅三十年來，電話復又成功。幼稚兒童，遽有驚人之理想。新奇穎悟，努力研究。功成之日，亦可稱世界，科學大家。馬可尼，聽師囑咐，深深入於腦海。埋頭苦幹，絲毫無間斷。發盡多年心血，仍然無效。如瘋似痴，精勵前進。李義從傍激勉，策其勿輟。一日，馬可尼，天未曉而早起。在其家內後庭，樹立兩柱，距離丈餘。接扯電線，安穩機器，從新試驗。無飲無食，直到夜半。不眠不休，苦究電送。彼父，見其，不食亦不寢。未曉而起，至於夜半，奇哉怪動。親到後庭，而問曰：工作何物，如此苦幹。馬可尼曰：試驗無線傳電。父曰：愚蠢已極，無線焉能通電。無怪世人，多云汝爲瘋狂。神精實在有病，當爲汝醫。馬可尼，笑而向父曰：兒無病，勿聽無知識者，外人之亂言。試驗研究，成則有益，否則亦無碍。我想，發明一種有益之資，決無不費腦力簡易之成。請爲休息，勿懈兒志。從此逐日，早起晚睡，始終如一。鑽研十餘年，似乎自有把握。天朗氣清，明月高懸。馬可尼，來到荒郊。將兩杆立起，復把機器佈置。自弄多時，發信機已經有效。

。而受信機，毫無活動之感觸。十分高興，掃去八九。夜半寒生，冷氣刺骨。喟然而嘆曰：十年心血，借無所獲。忽聞，馬蹄略略，已至近前。回顧來者，係李義先生。感師，不辭勞苦，明約而到。復思，年邁愛我，逾於骨肉。熱淚滂滂，滴腮墜地。李義下馬曰：昨接汝信，云今夜試驗，頗爲替汝高興。急來，祝試成功。十許里程，未覺費力。催馬加鞭，一氣趕到。試驗，效果如何。馬可尼曰：恐負師愛厚情，始終不敢鬆懈，然試驗一回，總無成效。有負熱愛，深感無既。李義曰：切莫灰心。師助檢查，再觀如何。李義，命馬可尼，注視受信機，自按發信機之電鈕。忽聽，受信機，吱着吱着響。馬可尼，欣躍而大聲呼曰：功告成矣。李義聞之樂極，往後一仰而氣絕。馬可尼，跑至而前。見其兩日已閉，蒼白無血色。因其年老氣衰，又加行路特急。滿身汗體，熱心似火，一概無思備。精神貫注於試驗，夜深寒極，涼風透骨，而不覺。洵聞功成，樂以氣散。寒病大作，當即支持不住。馬可尼，誇張失措，哭不成聲。竊思師，爲我前途，夜遭風寒之災。機器試電，完全拋棄。抱師上馬，飛奔博羅尼亞醫院調治。復又繼之，二年努力。兼蒙李義，多方援助，始遂途遠之通信。其間受社會，無知識之志向者。造謠蠱惑，愚妬訕謗，嘲笑惡宣。父疑其瘋，民云其狂。苟無，堅固毅力，早已被惑中輟。效果既達，經濟爲艱，自赴英國，陳述一切。屢次試行，長途距離之廣播，終獲英政府之信心。始許援助擴充，贈以光榮月桂冠。回義國時，義大利，博羅尼亞市署。舉辦國民，歡迎大會。臨下車時，萬衆鼓掌。美麗少女，進前獻花。官僚士紳，均集站前。於萬衆歡迎，擁擠之中。閃出一位，白髮蒼蒼老翁，親前握手。馬可尼，取出月桂冠，雙手恭捧而笑，曰：冠係我師，竭盡心血，援助指導之力。馬可尼，何敢私受。千乞晒納，勿却是幸。李義，雙眼淚下，堅拒而慰之，曰：冠係汝之心血代價，最光榮之紀念品。汝之光榮，即師之光榮。汝之偉大芳譽，亦即師之偉大芳譽。馬可尼，當時感激，亦淚下。彼時少女，敬慕插花，面現桃紅。因其年青，僅二十七歲。被多少女圍繞，露有羞憤

之色，市長演說，歡迎詞畢，馬可尼，當即舉手，作聲微氣，勉強答謝禮辭。於一八九七年，設立馬可尼，無線電業公司。一八九九年，試驗無線電成積，達到英吉利海峽。一九〇一年，已通大西洋，完全無阻。一九〇七年，推廣社會實用，開始英美間通信。一九一八年，充義大利，上院議員。一九一九年，得諾貝爾，科學獎金。一九二九年，六月受侯爵。任學士院院長。一九三〇年，四月復試驗，從義利爾熱那亞，通澳洲悉尼，特別裝置，無線電燈，無線電話。旋大成功，馭電隨意。從此世界人類，獲其通達之迅便。馬可尼，仍不以爲止境，云人之鑿，無所不通，在於志向之趨使。知無涯，靈亦無涯。能策馭者，發揮於無窮，無可謂之止境。未日，侯爵博士，於當年而薨。馬可尼，之生身母，係愛爾蘭人，父親義大利國籍。家貧無恆產，作倒活流，篤於科學，卒達世界知名。雪航，趙克善，曰。凡我人類，皆似科學，馬可尼，研求有益於無止境，公造社會之便利。科學如斯，宗教如斯，政體一切，無不如斯。天國樂園，易現於人間。所以遲遲，而不能於實現者。識有優劣，貧富不均。貧而有識，乏經濟之授，富而不仁，多產寡識之輩，力展私心生活之泰重，以致良識精神，耗散於無益。果而人人，安定其生活。舍邪途而納諸正軌，展靈光，奮有益於無窮。設如生活，果能安定。工作類於馬可尼之思想者，其數日必增多。嗟乎，以貧寒家之馬可尼，携其特技，而遠投英國。幸其小有研究之資，行途旅費力達。否則，被經濟捆綁，生活遑窮，日顧不暇，寸步難移。雖有馬可尼之志能，勢必銷滅於無形。吾想世間埋沒者，亦不敢云無。名顯世界，功成寰輿之馬可尼。少年志堅，毅於苦幹。研求電學，逐日不輟。甚至，不眠不食，連夜通曉。庸俗，以爲瘋狂，喜笑怒罵，嘲諷不已。如斯巨大之公益，而受無知之鄙辱。補益於人類者，多遭之常識者之攻擊。古今中外，情俗皆然。耗盡心血，以貢世間之迅便。人類宜如何，深思廣益，宣其公德，作永久恭敬之紀念。獎勵後學，慕爲步武其塵，則人類之大幸。剝利奸商，鼠盜民脂。腦海心血，賊於偏竊，賤買貴賣，甚至於墮斷。吸食津液，

自肥其私。賊竊暗剝，逾於貪官穢吏。害群之馬，族類公敵，奸商狡賈，苛利財閥。張其欲海，吸納血汗之涓滴。疫菌傳染，有害而無益。乏良藥而資蝕，給習惡端。瀕瀕剝除之收類，人咸羨慕，而恭敬之。何其，多效萬味，甘願疫菌，吮其血液，而不自悟，思爲衆力，公共剷除哉。李義，年高德厚，歷經科化。不惜其老，而助少年，馬可尼，無線電之成功。師生深感，誦讚譽聲。熱淚互滴，與清血誠之苦。焚費腦海，研求復研求。中間發生障礙，激溢之汗，又不知凡幾。知有無線電之便利，而無深思淚隨同情之感者。其人決無心肝，血亦必涼。英政府援助，大功告成。義大利市署，始倡歡迎。麗女織花，官紳慕慕，通俗敬仰，一若風迎。市人之衆，勢如山海。馬可尼之光榮，國籍依爲之提色。然而義大利，政府麻痺，官紳沉醉，巨商財閥，職盲知普。以致人才外溢，科學英獎。可笑其全體，風從蟻附，俗羨無益桂月榮冠，不知人才遺漏國耻之可悲。尤晒彼衆歡迎，只有李義一人，瀛其回思苦淚。餘皆盲從，不知所以。馬可尼，微有本國相援，焉能往乞外資。義政府，不知可耻。資本家，無以爲羞。萬衆歡呼，奏錫之榮。識之優劣，國之強弱，昭然而見矣。設無英國之援，義國乏識資助。財窮途窮，馬可尼心血虛擲。義國愚瞶盲識之輩，皆必謂其妄語瘋狂。仁師李義，熱淚空流，師生痛抱無涯之憾。幸而英援，公益於世。賞以榮冠，勉科學之躍進。馬可尼，舍父母之邦，而獻技於異國。害於環境惡劣，迫不得已而爲之，哀哉宜宥。希我後世青年，步武馬可尼，研究補益。效仁師李義，不惜老命，夜助成功，則人類之大幸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黨害

至德無親，人類大同。無以私恩，而禍蒼生。無以種同，而凌異族。公天下之民生，毫無私爲於本身。斯宗教之德化，輒以生活之合衆。君主時代，臣一人之私恩，吸億兆之骨髓。謹守奴務，竭盡

大馬，俗風美其鬃，史冊耀其忠。歐風東漸，旋染共和，以一人之權勢，變成多數之團體。黨派紛爭，言多語亂。昔以忠君爲號招，無非爲己之肥潤。今以愛國爲特幟，狡尙黨勢之權利，化整爲零，以少增多。民生之痛苦，倍甚於君主。昔日之暴君，無異於大盜。今日之黨亂，有逾於虐君。黨首，大聲而疾呼曰：愛我同胞，爲國犧牲。熱心黨政者，固有其人。然而求實，爲權利者數多，不思染指者極罕。以此類推，列國內暴之亂，莫不如是矣。組織團結，完成統系謂之政府。私割疆域，甄別種族，謂之國籍。以有政府，而苗藪蘊釀，內餓外侵。以有國籍，因賊侵而起大戰，唯戰餘展，因其展以獨潰崩。農工被其摧殘，良民受其毒晦，狡智日增，誠爲日減，人類之禍大矣哉。希列國政府，速醒黨派，內戰之私爭。獎勵農工，勞働之奮鬥。悉悟疆土，係人類，公有之疆土。非少數，團結權勢，政府之區域。宜爲公開，平章酌均。不應把持，謬云彼此。以科學，馬可尼，爲目標。李義，作援廣。內止蝕潰，外息賊侵。類，寶輿，無分之電波。化，列國，良善於完整。衆達國治，而天下平。子步，闔福堂，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活我耶穌民生。

(已) 大道篇 (曙光日透漸輝寶輿)

英國奈卿愛爾

誅暴伐虐，稱爲英雄。透澈理清，稱爲明哲。輔聖憫愚，皆謂之賢。佈大德於庶民者，人類咸稱其聖。施大惠於無形，而不可思議者，咸爲尊敬之謂神。英雄，易於稱乎哉。爲其本身，而征誅者，謂之巨盜。爲其子孫，而遺業者，謂之猛賊。爲其黨派，而討伐者，謂之蝗禍。蠢蠢胡爲，害多甚於盜賊。然則何者，可以稱爲英雄，曰：華盛頓，林肯。誅暴政，而不自私其利。倡仁道，以殉職務之責。成湯文武，其不如之。弔民伐罪，血流漂杵。肝腦塗地，博遺子孫之權利。盜名爲聖，以闔亡命

，獨夫惡欲，嗜殺之路。藉詞聖君之弔，爲其本身子孫，帝王富貴之業。天下大亂，寓萌於斯。智侵愚爭，亦萌於斯。狡展端開，嗜殺起始。假公爲私，以遺後世之弊。華盛頓，除英之苛政，以戰成功。總統三選而不可，退居平民地位，毫無爲己之私。以身作則，爲萬代法。止後世貪狼獨夫，知公法可畏，不敢起野欲軌外之念。林肯，爲黑奴解放，而被刺。行仁道，以犧牲。憫愚恤弱，退彼富豪。釋黑奴，肩平類，優待遇，導自立，以致殺身於成仁。德至公，耀史冊，標任責，流鮮血，應盡元首之義務。耶穌精神在於斯，宗教至實在於斯。美利堅，設無基督教育，決無林肯之仁成。神愛世人，聖德至顯。華盛頓，爲救弱民，迫不得已而擊暴。無爲父母，無爲木身，無爲妻子，純公而無私。林肯，志於人類，不分種族而競選。無爲父母，無爲木身，無爲妻子，純仁而身殉。似此二公者，足以稱世界，真正人類之大英雄。其餘市井，流氓無賴，盜賊土匪，草澤亡命。專嗜殺人，爲利自私。類於猛獸慘廢，人類禍害，豈足以言英雄。哲以理化，賢以仁輔，德惠於無形，而不可思議者，神聖之爲也。耶穌信徒，林肯工作，談何容易哉，英國基督徒，慈善女士，奈艸愛爾。於一八二〇年，生在義大利，飛琳塞。傲慧儒雅，艷麗絕倫。出身於名門，富貴之家。經過最高，良好教育。思想純潔，善於連絡，有交際女王之譽稱，然彼天性率真，不慕榮華。最鄙於男子，輕視女流。蹂躪玩弄，毫無仁憫之形。尤鄙女流自賤，花脂粉展，諛媚於男子。生活倚賴，自喪女權。志願奮鬥，以雪不平。男類人也，女類亦人也。世界君子，明哲賢聖，名譽多標於男，而不顯女者何，自暴自棄，皆無堅決之志向。况男性，粗野蠻橫，慈愛之力薄。不及女性柔和，慈愛之力厚。何其男性勢力，反超乎女權之上哉。設如世界，將男權移讓女子，以柔和博愛之道，感化於天下，慘殺流血，侵略戰端，勢必而自息。志向如斯，思念祈禱亦如斯。一八五四年，英吉利，法蘭西，土耳其，等聯和軍。在黑海，苦里密亞半島，與俄羅斯，開始極烈之戰火。死傷數巨，化爲血海，勢成阿修羅。彼時聯軍，截斷俄軍後路。包圍，塞巴特

波利要塞地。俄以堅固陣勢，頑強抵抗。三個月不休，五個月不降，戰期愈延愈長，英法士三國兵，死傷日增，戰期既長，傷兵愈多。聯合國，於保波拉史海峽，蘇割例，設立野戰病院。給養缺乏，醫院不良。醫藥艱窘，護士陳腐尤感缺乏。名曰醫院，染成疫助。療傷兵所，變成屠殺宰場。奈卿愛爾女士，洞悉內幕情形，奮然而起，決心連絡同志，共救生靈而奔走。彼倡此應，當即結成志願女子軍，一大聯合隊。悉數率往前線，置身於硝煙彈雨籠罩之中，彼時戰綫將兵，以爲女性突來。訕謗嘲笑，真覺然而鄙視，贊嘆嗟異，紛紛論而不一。奇態怪像，千變萬化，奈卿愛爾，不顧一切，竭力活動。披星戴月，馳驅戰場，不眠不休，救護傷兵，同志愈見增加，募補醫藥，源源雲集，腐傾醫院，煥然維新。醫藥既經改善，病兵日見起色，通霄達旦，逐日如斯。倦極之時，倚坐而睡，片刻即醒。每到夜深，輕輕徐步，注視傷兵，有說夢語者，似乎見其父母妻子。有呻吟長吁者，似乎傷重疼痛。窃思，皆係良家子弟，無辜遭此巨禍。眼含熱淚，走至神前。閉目，爲傷兵默禱，神安病痊，不分國籍，敵我一律，免其痛苦。日久不懈，始終一致。感化粗暴惡劣，腦筋簡單之野兵。悉變其態度，敬慕如救世天使。激起，良善奮勇，俠氣之心。多抱恢復健康，早赴戰場。擊滅暴敵，速救弱小民族被虐。後以國民獻金五萬磅，創立聖脫馬斯病院，看護婦學校。開始女子看護教育，研究進步於精微。女性毅力，超乎丈夫。從此輝耀，紅十字會醫院，永久紀念。奈卿愛爾女士，雖於一九一〇年，駕登天堂，而精神永存於世間。耶穌大道，純真博愛，奈卿愛爾女士，獨得其傳。輝耀基督，鮮紅十字，普救於世界。野兵蠻將，亦知稱其天使。凡我人類，皆似奈卿愛爾女士，研究營求奔走，博愛大同爲己任。樂園易築，天國可登。願我人類，步武其塵，則世界和平，額手稱慶矣。嗚乎，苦里密亞大戰，英法土俄，四國激爭。無論孰勝孰敗，陣前死傷將兵，爲數皆巨。所爭者何，土地賦，人民賦，歸終幻成泡影。強欺弱，智侵愚，卒達肉泥血海之空擲。山河依舊，輿圖色換。求實人仍然是人，物依然是物。要

一場，瘋狂彩劇。勝者何存，敗者何亡。盲爭愚戰，昔日爲之君。賊侵盜領，今日爲之國。虛耗腦海，屠殺無益，結果依然羣食於地產。以有用之精神，空幻於戰場。健康之國民，私策於自斃。血汗脂膏，犧牲蠶門。設如以此項血肉，工作生活之代價。山可平，海可填，尤可殖人類於異星。以今日，國疆部落，主義之犧牲，何如團結，研求競爭，探險於月球。果能以世界大戰之巨損，喪我人類生活之大道。不但目的可達，而且無敢論其非。或曰，暴虐不講公理，迫不得已而宣戰。勢同洪水猛獸之敵，不得不戰。聯和良善，維持生存。雪航，趙克善，曰。列國將兵，無一非良善。以良善殺良善，惜我列國之良善，愚而不自悟。抑云悟之者何，良者團結，善者自衛。良善皆大醒悟，竭力共鋤不良。不良者，而自滅。今日之潮流，趨向於愛國，迷醉於主義。爲國而流血，主義以身殉，嗟乎，國無定疆，主義變化。以無定而紛爭，以變化而競殺。往者如斯，來者無期。噫，國係人禍，主義亂生。無形之怪誕，迷人以致於斯之極。數千年來，爲此紛爭流血，迄今無人解悟，何不深思，國與人之利害，孰輕孰重。主義生活之比較，臧否可知。重國而輕人，戰難息止，人趨自滅。重人而輕國，博愛大同，天下和平。果爲世間，大多良民而戰死，猶云小可。否則，被少數權勢之驅策，以生命作孤注。爲名利之自私，以良民作芻狗。列國良民，宜速猛省。公益團結，以衆抵寡。良民大同，以善化惡。善者雲集，而惡自汰矣。奈卿愛爾之深思，同係良善之人，無辜而迫之於死地。誰無父母妻子，能無痛感於心。大博愛之慈念，足以愧彼侵略者之自醒。神前默禱，傷兵早癒，以致於淚涔。誠則鑿通，神果垂憫。感其腦力簡單，粗暴野兵，化爲俠氣義勇。願身早日恢復，速赴戰綫，殺滅強暴慘虐之敵。可見人類，非同惡禽猛獸，不能感化之物。蠻橫野兵，以奈卿愛爾，爲救世天使，驚怪嘲笑之輩，咸悟自己之非。最難能者，奈卿愛爾，熱血蒸蒸，慈淚涔涔。竭盡全力，以救蒼生。不分種族，無畛敵我。公而無私，一律看待。猶如慈母之愛羣兒，無偏尤無異。上帝精神，行於人間。耶穌博愛，顯

於世界。似此公正光明，德施無厭。雖有野心嗜殺之徒，亦能感其悔惡向善之路。弱女如斯，飽行仁道。強男何爲，而肆慘虐。嗟彼稱雄於世，暗殺人類者。能無愧感，不如雌女之仁。設如世界人類，皆以奈卿愛爾之心爲心，天下必和。悉以奈卿愛爾之行爲行，天下必平。思想簡單，粗莽野兵，化爲勇敢俠義之氣。列國英雄，識高於野兵。有不自悟其非，改善博愛之道者，其血涼薄已極矣。願我後世英雄，步武奈卿愛爾，博愛大同。造成純潔，和平世界。無人敢疵議其非者，可謂世界真正之英雄。否則，不如奈卿愛爾，慈女之雌。豈不愧煞，彼之稱雄者哉。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宗覽筆錄

英雄如之何，而後可，曰。善能止殺，爲人類而犧牲。公諸天下，毫無私偽。猶如赤子裸體，顯身社會。無須檢縷，衆釋所疑。寒狡辯，止爭端，築樂園，登天國，始可謂世間之英雄。爲名利而紛爭，佞口以欺世。爲子孫而遺業，妄言以騙人。飛蝗害禾，匪禍亂倫。洪水猛獸，世界蠢賊，人人得而誅之，豈足以言英雄。子步，闢福堂，俠義濟窘，實行而後言，誠篤之君子。與雪翁爲友，三十餘年，淡久之交，有如一丘。檢讀雪翁著述，神農醫活耶穌。按其附言，次第贊嘆。助以精神，工作復活。輔益社會，良莠民生。福祉人類，犧牲本身，力助醫世之新方。尤其照篇，悉心討論。研究古今利弊，應潮流史錄之說法。素僧，黃宗覺，認雪翁爲師，受業有感。本擬贊助一切，以達實現。無如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嘆奈何。雪翁，勤苦自愛，逐日早四鐘起床工作，晚八鐘休眠，平生如一日。歲及花甲，毫無倦態。逐日役役，無一時之弛懈。每日流涕，抱憾德薄。濟羊之管業，遭被豺狼摧殘。是其決心歸隱，以了餘生。息影瀟水，不求聞達。未料突來孽緣，劉啓智。哀憐懇切，誓願身殉，神

農工作，復活耶穌。雪翁以其誠懇，燃起博愛之教。不料其貧窘求道，大仁未得，而狡智叢生。以狡智騙倭寇，關東軍巨款。庶子奢華，復元財閥之浪費。貧則言道，巨富豹變。卒露時髦顯其原形，金錢豹之態度。大異於昔日，求道之時也。吾師雪翁，濟羊之事業，既被當道，豺狼而摧殘。吾師雪翁，道德學識，又被窮羊巨幻金錢豹而欺騙。六十衰翁苦幹數載，卒被狡徒偽詐亦可憐耳。宗覺，時為雪翁之悲涕。以吾師之目光，遭此黃口孺子狡欺。不但面無遺憾，而且欣欣然有喜色。堯爾向僕曰，中德俗情之恒，違背誓願之常。豈止劉啓智，一人而已。我所以不認其為徒，賜字慧生，稱而云友者。預防似梁啓超叛光緒，絕康有為之師也。儒學錚錚，海內名士。勢如寒暑表度，隨時陞降。無學之劉啓智，焉能守信，以此比例，痛感何有。況中國，人情軌道之常。汝以為悲，我以為樂。有此一舉，加肝學問策力。宗覺，雖云寡學，願為竭誠相助，完成熱血之著。緣是不揣冒昧，繼續福堂先生精神之贊頌，期達神農復活耶穌之工作。汰虎狼，慰羣羊，透曙光，輝世界，良化庶民之新生。建天國，築樂園，造方舟，渡善緣，朗耀寶輿之光明。馬克斯，鑑於歐風，奢侈泰甚。帝孽資本吸民骨髓。利用耶穌，麻醉人民。因此禍起，怒烈燦爛。遍燃全歐，勢蔓東亞。倒帝孽，斃財閥，窮赤一切。夷彼僞徒，剷其賊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以致輿圖色變，地球震顛，人類危機，朝不保夕。原子彈，宇宙線，積極競製。殺人毒物，層層竊築。似此行爲，人禍自作，必有傾瀉，不堪言狀之日。凡我人類，極宜猛省，棄假歸真。須知，英無耶穌宗教，不生奈卿愛爾女士。美無基督宗教，決無林肯，為黑奴之犧牲。馬克斯，無耶穌先覺，博愛大同。決其必無，高超赤化思想。耶穌本其裸體，微塵不染之精神。工作苦力，言行無違。馬克斯，安能測其志。以德不以殺，以道不以辯，尤非暴動份子之可比。共產黨，實源耶穌之外表，未曾深知赤化之大道。馬克斯學識，誠啓於先覺，謬言耶穌之麻醉，昧於耶穌，赤化大道。主觀僞徒，藉道欺騙。忽於經察，水平之澄清。吾師雪翁，審核已久。非復活基督

，世界不能安定。非神農工作，難以活我耶穌。東西握手，農工合璧。完整陰陽大地球，黃昏歸雲翁擊決目的之志向也。

義國哥倫布

羊之爲物，質狠識鈍。樂於集羣，昧於疎散。暑期炎熱之際，擁擠相欺。晌午烈日之下，羣首內藏。臀尾外向，互爲抵觸。不知尋涼，以覓肥草之食。若無善牧之者，熱死不散。擁擠自斃，而不悟。考我人類之性，大多數亦如綿羊者然。試觀都市多人繁雜，生活維艱。狡展剝利者衆，增殖補助者寡。窮極奢泰，上下懸殊。淫風囂囂，夜以繼日。填巷滿街，洋溢乎通衢。人愈多而愈聚，區愈狹而愈擠。競奇賽巧，花樣爭新。鄙力尙智，艷衣珍食。繁華當衝之地，日租間屋，超於僻村百千倍。一瀆一飲，浪耗農工幾歲月。甲國如斯，乙國仿之。丙國如斯，丁國效之。競逐極侈，羨慕始恨。侵襲盜竊，殺機之心起。愈奇巧，愈繁華。愈繁華，愈擁擠。愈擁擠，愈大亂。盜賊以此而生，殺機由是而起。名利凶誘，競巧心熾。妬之日深，惡感日重。小者地方衝突，大者國家宣戰。祇因樂於享成，畏於開始。巴黎，紐約，倫敦，柏林，東京，上海，華盛頓，莫斯科，等都埠。日間生活，非常之高。天下大聚，又非常之擠。疫染易擴，爭端易起。費腦用心，以苦爲樂。貪而無厭，逐影不息。往來乎盈溢，猶如蠅蛆，棲滾於糞中。蠅營狗苟，私已自利之心重。詭譎崇崇，多無正當之深思。以有用之精神，虛耗無益之浮蕩。弛於生活正路，競於過度邪途。浪漫浮糜，驕奢淫侈。廉耻日喪，道德淪亡。盜賊寓於斯，殺機寓於斯。害多利寡，列國競逐。袞袞當軸，而不思變者，豈不瀆哉。意大利，哥倫布。生於一四五一年。豪膽雄壯，毅力堅強。幼時求學，讀派薩哥拉斯著作。內述大地，係楮圓形。深入瀟海，逐日思索。果然地圓，於最短期間，可以航達印度。知識份子，多數反對。哲學大家，尤爲耻

笑其愚。地謂平坦，無人曰否。若云圓形，定則顛倒，傍流邊墜。勢如城郭，運轉糞球。談謔習罵，離塊入耳。哥倫布，知若罔聞，毫不頹志。自因家貧，難達其實。奮身海盜，兼習航渡。努力多年，卒無成效。自信大陸可探，窘於財政資援。謁資本家而求助，無獲其補，反受其辱。陶光逝水，倏邈十七年。未逢知音，相諾之聲。歲不及五十，髮已蒼白。希望既絕，慮其老景生活。擬進西班牙，修道院。荀延倫安，以了終身。羅馬教皇，聞其志向。贈哥倫布路費，六十五元。令其管謁西班牙，女皇伊莎白路。述乞幫助，以達目的。哥倫布，得此路費。將身穿破爛衣服，從新更換。復又購匹小驢代步，藉力行程。款已需盡，旅費仍無。只得沿路乞討，始見女皇，伊莎白路，面陳一切。皇悅慨諾，資助其志。賜以船隻，食糧物品。諸般齊備，乏人同行。且言危險，畏死不去，復乞女皇，撥獄死囚。偕助前往，功成免罪。假女皇之名，威嚇強迫，幾名水手。於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天尚未曉，率領囚犯，威臨水手，計八十八名。酌分駕駛，三隻木船。揚帆履行，未開航路。茫茫大海，洶濤無涯。洋洋碧水，巨浪層逐。中間波折屢現，毫無懼色。危險至極，亦不灰心。日久無邊可望，竟不見船隻人影。互爲言論，有死無生。竊議被哥倫，威臨迫誘，以致於斯。葬送我等，飽腹魚蝦。莫如將其捆綁，擲於大海，解解衆恨。殺機已起，蠢蠢欲動。哥倫布，見此情形，大聲疾呼曰。衆同志英雄，勿恐勿慮，大陸快到。業見漂浮木板，必近人居。設如把我殺死，果有益處，亦無不可。殺而無益，莫如前進。況我熟悉航務，必有達到之日。浮板漂來，決無遠途。衆聞其言，頗近情理。振刷精神，勇往直前。果於十月，十二日。遠遠發現，荒野人稀，新新大陸。衆喜近岸，同登樂土。先覺探險，追今感念之紀日矣。當哥倫布，歸西班牙時。頗受朝野，官紳民衆，熱烈歡迎。貴族富豪，頗生妬心。對一般贊美哥倫布者，特亦過度誇大宣傳。多懷不平，思以辱之。特張盛宴，迎風慶祝。藉席間盃盞，宴會嘩擾。諷刺攻擊，辱以難堪。免彼過度之贊，啟此自受之功。貴族成集，富豪畢至。一人以言挑

之，衆人附和辱之。君，此番探成，亞美利堅，新大陸，似乎與人類，有益處之地利。究竟極平常事情，無乃過大誇張。小小航行，匍匐全國。探報野地，謂之新陸。誣譽無識，自顯功勳。一直西往，誰亦能到。偶而僥倖，有何稀罕之榮權。態度異常傲慢，陪賓特別不恭。自以爲貴族富豪，怎可譽彼，海盜乞丐，獨占鰲頭。某以市井無賴，巫覡村婦之口吻，互競攻擊之能事。彼唱此隨，衆許其短。哥倫布，形容沉靜，毫無愠色。（聖態莊嚴非俗種）以食棹上，拿起一個雞熟卵，曰：諸君誰能將雞卵，豎立棹面而不倒。來賓齊立穩弄，怎奈棹平卵圓而滾。睜目閉口，難使其立，衆云不能。哥倫布，拿卵曰：照准尖端，輕輕向棹竪立。尖陷卵立，正正當當，豎在棹面。衆賓嘩然冷笑，繼之嘲虐，曰：嗚呼！破下端人類皆能。莫非閣下，以此爲奇。哥倫布曰：極容易事。可晒無膽，勇敢去作。衆賓默默，慚然無語。所謂模仿容易，創造難，坐享其成而生始心者，其人難逃天殺。於一五〇六年，哥倫布薨。以彼時蠢笨帆船，探得美洲大陸。識達志堅，終成目的。非常人也，欽哉可敬。嗚乎！貴族富豪，人類蠢賊，與世有害而無益。妬賢嫉能，箠鼓是非。敲剝骨髓，淫亂天下。賤視海盜，謾諷乞丐。究其行爲，不及海盜乞丐遠甚。以哥倫布，志向。益世利人，冒險犧牲。貧迫無路，極至於盜。研求航海，擬達彼岸。窮困終身，乏人援助。行途無資，極至於乞。嗟彼貴族富豪，無思進展，而生譽妬。無思補益，容心破壞。人類害出，早宜爰盡。數百年來，猶存世界。足見人識運鈍，以致禍亂至今。彼時幸遇哥倫布，量潤似海，沉靜答復。否則，逢唐時，尉遲恭。掌擎李道宗，喪其門牙，醒其傲慢。抑似黃巢張獻忠，屠彼貴族，殺盡富豪。剖其鼠膽，食其妬心。殃及同類，蔓延地方。以哥倫布豪爽，勇超尉遲恭。瞻彼貴族，不如皇叔李道宗。以哥倫布，遠征無畏，不亞黃巢張獻忠。瞻彼富豪，不如四川之民衆。劇禍突來，死有餘辜。設如，將其賓主盡誅。死鬼有靈，則必相聚而贊曰：英雄厲害。我輩言激而成，非彼之過。雪航趙克善，曰：哥倫布，聖量無涯，尤非賊將之可比。無以小人

嫉妬爲懷，不以貴族傲慢爲恥。補世益人，以爲己任。貧達福點，不忘大陸於海深。迫不得已，奮身海盜。研求航路，留心探險。宿志雖深，卒乏實力。身爲盜賊，心存聖志。希待資助十七年，無一應者。貧賤難堪，爲盜者有幾。貧而無怨，有志於道。質良腦善，聖賢有餘。探得大陸，以利後人。彼時，貴族富豪。當如何安慰其勞，獎勵後世之學。何可始功，辱以雜地，貴族富豪，未遭似尉遲恭，掌擊毀其門牙。幸遇哥倫布，聖量之有。惜李道宗，身係當日皇叔，突被敬德掌擊。哂彼貴族富豪，牙齒猶存，亦云萬幸。今日亞美利堅，食毛踐土之民。宜感伊莎白路，援助哥倫布。尤當追念，道院教皇，介紹給資之力。應爲同以聖賢敬禮，作久遠之祀典。否則無昔日，亞美利堅發現，亦無今日世界特殊之文明。亞美利堅，無哥倫布，當年不能實現。哥倫布，無教皇介紹，難調伊莎白路。三人一致，始得新闢大陸。凡我人類，尤應步武，哥倫布等，三人之行爲，改進寰輿列國之新生。抑云今非昔比，談何容易。雪航，趙克善，曰。吾所云者，非哥倫布，探險同樣文章之謂。新闢者樣數多矣，改進新生者夥矣。行其極易爲之事，而世間無人爲者，何也。多乏公膽，私戀不前。尤乏巨識，小貪爲己。隨聲附和，狃其窺成。順水推舟，巧節削力。避俗風之嘲訕，勿穢我之僞譽。自私自利心重，公德公益竅迷。龔突偏爲，神乎邪辯。若以哥倫布作榜樣，冒險去實行。或以耶穌作標準，博愛爲大同。抑以神農工作，濟世食療。凡我人類，皆可舍其自私自利之心，去行正大光明救世之道。樂園可築，天國可登。果而人人行哥倫布，極容易事，似亞美利堅，未闢之地者多矣。限於彼此國境，而荒蕪者，何可里數計也。因於窮島無食，而餓斃者，人數多矣。限於彼此國境，而不敢逾疆墾墾者，何可言其形狀也。彼處擁擠不堪，日無一飽。此地萬里無烟，荒棄弛廢。禽獸尚知尋食，人類安能待斃。不飽者，勢迫其勤儉精明，荒棄者，多養其地畜畜侈。似此形式，而求世界和平。期至萬年，亦難達到。譬如中國，西北，新疆，寧夏，青海，內外蒙地，東北，吉林，黑龍，遼寧，牡丹，等江流域，所謂九省，僅屬

十分二三。至於西藏，山川廣遠，土地遼濶，試觀輿圖，中國農墾幾成。荒野蕪邊，乏人顧惜，奧民洲罕，非洲人稀。其餘列國，未闢邊區，山林礦產，爲數極夥。設以戰費，移於新闢。豐衣足食，何來恐慌。既無衣食住之恐慌，決無侵略之禍端。世界私弊如斯，中國愚鄙尤甚。邊土弛廢，內地擁擠。省縣鎮村，庶民雲集如蟻，以致衣食住之恐慌。邊塞荒野無涯，罕人經營。死守不散，狡詐爭奪。諺崇多端，拐騙侵欺。奇邪怪癖，強詞藻飾。滿口道德仁義，明粉於外。盈腹盜賊狡竊，暗取於內。精蘊巧藏，難言其微。神技鬼術，電迅其捷。側面蠱惑，傍敲攻擊。主動者，偽裝君子。被動者，瘋狂暴作。輕則秩序大亂，重則巨血長流。偵探家，迷於檢，法律家，拙於判。非內地生人智狡，資環境而逼搶。亦非外荒生人篤樸，誠因土曠而近古。民稀物豐，互愛以仁。民愚無養，互守以樸。無詐無虞，鮮恩鮮報。聖賢歎，良化歎，皆非也。物豐人罕，而完璞之，雪航趙克善。曩者，率人探險盤古河，大白山金礦。當地森林，川河巖谷。內生野人，鄂倫春。依林而棲，近河以飲。漁獵而食，獸皮以衣。儀子阿拉古，儀甥千多羅，前引作鼠林之行導。馬駝食糧，油鹽菜蔬。儀甥千多羅，見雪深沒膝，負重馬疲，而諫曰，將食糧物品，遺放於新過雪地，距離數十里一堆。彼所云者，如驛站然。以近及遠，簡於擡運。節省馬力，亦便人行。雪航，趙克善，曰：雪地荒野，林秘曠日。即無軍警保護，尤乏實力守衛。倘來鄂倫春而盜運，我輩悉數以餓斃，況彼竄此山林，迅速於馬路，萬難追獲。義甥千多羅笑曰，決無此項損失。總辦所云者，林外漢人薰染，鄂倫春。盜賊劫擄，無所不爲。林內愚蠢，鄂倫春。未學，盜賊劫擄知識。餘外物品，毫不妄取。譬如遊獵，無論遠行幾千里。獵着各種禽獸，沿其行途，隨便瀟灑。身不多帶，何地獵何地存。期至歸家，回頭搜清，一無所遺。甲獵臨行，將接近樹皮，剝去一塊。刊平雪白，書存何物。以及獵者姓名，伴侶幾人。乙獵至此，禽獸無獲。餓則尋其積蓄，見物而觀樹。先知何人，從此復往何地，然後鼓掌動食，食畢餘物仍歸原處。亦將接近樹皮，

射光一塊。雷其姓名幾人，蠶空行此而食。甲旋取物見少，視視雷名，鼓掌大笑。歡迎親愛，以表人類之當然。總辦想想，盜賊無有，不似蠻子，（漢人一盜賊胡匪，劫奪槍擄，殺人偷物。野人鄂倫春一概不葷。拙笨愚蠢，目呆心直，不能作事。總辦食糧，莫云偷運，他決不取。除肉以外，一概不食。林外鄂倫春，接近蠻子。習學博采，米麵全食。藥房穿布，蠻子同化。林內鄂倫春，野地撮羅，（皮窩棚）隨更遷移。產兒冬以雪洗，夏以冷水。出獵時，將嬰兒，裝於皮囊。懸掛樹杈，以防禽獸。獵畢旋，而摘乳，雖半响整日，嬰兒亦不哭。饑達極點，人情不通。繼而笑云，丙丁二人行獵，雙方各不相識。丙被大熊撲倒，將槍擄於泥中。只露木柄，熊力巨否可知。正在性命危極之際，丁以遠山觀着。急策坐驢，（四不相獸）飛奔至近。兵一彈，將熊擊斃。丁扶丙起，一笑分手。藥死熊於丙，而不知問名。林內野人鄂倫春，似這樣蠢，怎能爲盜。正講話間，忽而丁同數人遊獵而至。千多羅指其人，而笑曰。總辦總辦，可以見見，此人賊，曰可。當面問曰，汝識熊撲倒之人乎，答曰否。（千多羅翻譯傳）汝救其性命，而擊斃大熊，問其籍貫姓名乎，答曰否。憨笑寡言，篤樸忠厚，千多羅曰，賊一樣，人情不明瞭。雪航，趙克善，聞之喟然而嘆曰。古之大道，吾今知之矣。天然至性，純真無僞。種大德於他人，不問其姓，亦不顯自名。無怪莊老，獨倡贊揚。憤，後世人狡，不如古風。臣弑君，子弑父，強欺弱，智侵愚。天下滔滔，流血滔滔。莫非今世之人，皆大惡賊，曰否。以今世人聰敏智慧，超乎古人，千百萬倍。安能不知道逆行，自尋族夷。莫非今世之人，皆不如古人之良賊，曰否。以今世人，競奇鬥巧。尤超乎古人，千百萬倍。安能不知良善之久，惡絕根誅之害。稽核今世病源，迷於聲色貨利，奇巧凶誘。虛榮導引，惡劣境迫。淫極奢泰，俗風日壞。道德淪亡，希圖僥倖之得。天下大亂，日無寧時。非是古風篤樸，今人狡侈。生於環境不同，漸染之故。林外鄂倫春，被漢人引誘而爲非。不如深山林密，鄂倫春，古道猶存。善惡行途，在於環境，誠否之爲，在於導力。土記物

豐，民多樸厚。窮山惡水，民多凶狡。民如斯，而國亦如斯。無待著者，而案述。良醫濟世，悉滋病源。可以調和列國，平治天下。所謂哥倫布，聖膽公關，始創人類之新生。宜爲研求仿效，採取進行，類此而說化。試觀中國輿圖，繁華之區，可占幾成。數千年來，內亂紛爭，皆係舊域。若云，爲衣食任，而奮鬥。其人愚，而不通，無言論之識價。雪航，趙克善，歷經數千里，沃野無人。草肥林盛，曠產牧區，優於內地。陳於政府，批交黑龍江省核辦。邊疆大吏，沉於財色，政務弛廢。復文省窘，以欺中樞。克善，說妥劉坦投資，開闢東北。突被惡濁，貪婪官僚，剗奪摧殘。是以豐富資源，廢棄而不顧。慘殺流血，衆知所爭者，區區繁華之域。內地擁擠不堪，既如彼，邊地廢棄荒蕪又如此。與羊羣集於烈日，擁擠熱斃者，有何異。或曰邊地寒苦，人皆厭其居，是以荒棄而不惜。雪航，趙克善曰，哈爾濱，位於江灣，偏僻不毛之地。經俄新關巨埠，以作水陸交通之幹部。連貫列國，往來運輸。二三十年之短期，有東北上海之譽稱。黑河，極邊之寒地。對岸係俄新關，阿穆爾省。數十年間，造成繁華之域。我國藉俄新關之力，黑河沿岸，市場雲集。安官設治，農工商日見發達。設如西北，仿東北交通進展，大可疎散移居。無如我國民族，多乏自動力。非外侵內迫，離期猛醒。尤非火燃眉前，難悉自策。因循固守，苟延偷安。革新躍進者，必遭腐敗之攻擊。腐化極點，不知恐懼。政府謾責庶民曰，程度泰低，難言遠謀。庶民憾怨政府曰，貪官污吏，包圍主席。冤資政府，以民而產。民則入政，而奢貪。政府與民，本係一種。責怨互誣，誠屬可哂。診病之源來，始於教育不良，乏識新往。設以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洗其，塵垢腦穢。必悉政府財窘，民力資援。民事沉縮，政府良爲基埠。關東北，殖新民。關西北，導惰民。民富而識開，始能一致，上下相援。無分種族，勞資互輔。勿別貴賤，愚智合和。貧者工作，富者投資。愚者費力，智者耗腦。互盡其長，相補所短。投資者，以濟貧窘。竭力者，增其積蓄。貧者致富，富者致仁，勞資努力，開進庶民之新生。不數年間，可成巨

業。仁義藏於中，道德寓於內。擴而列國，悉能自悟，皆能反省。變戰之非。移其軍費，補助農工。毀其無益，而備有益。偕我人力，去我人害。榮耀是農工，侵戰最可恥。祈我人類，咸悟斯弊。競大光明，無分彼此。互相發愛，和平大同。智者導之，愚者從之，弱者傾之，強者扶之。天下，有不平者乎。嗟我人類，不世寡學，哥倫布，爲人利而探險。毘連肥美區域，沃野萬里。曠產森林，豐富之地。弛廢荒蕪，無人經營。死戰亂爭，狂醉風行。宣言愛國，求實禍民。况乎國疆，係一種無形，殺人之血線，人類視爲至寶。墨味死守，血染無期。設以愛國之力，移於愛人。戰爭之殺，補於農工。我愛於人，重於愛國。天下之人，必樂我愛。果真天下之人，悉數皆樂我愛。豈不大於區區界限，愛國之利益。祈於斯，禱於斯。雪航，趙克善，希望人類，皆爲速醒於斯。尤願後世英雄，步武哥倫布，與人類擴大補益。勿爲，區區國境嗜殺，則幸矣。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弭禍）

民能自生，奈何迫之以死。民能相安，奈何擾之以亂。盜以導之，賊以誘之。天下豈意，世流鮮血。昔日大盜，美其名曰君。始於市井無賴，成於匪圍結黨。終於帝王，遺於子孫。貴爲天子，卒歸夷滅。禍人之種，自尋根絕。大盜迷於網，儒道失於躬。是以幽女官男，無人敢言非。慘忍蹂躪，無人敢直諍。儒賊獻策，擗地嗜殺。儒奴貢媚，稅賦橫徵。戕殺億萬同類，奉彼一人淫樂。大盜名尊爲君，以爲神聖，庶民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盜之黨羽，曰臣。互爲分贓，曰爵。魚肉良民，慘殺百姓。惜我人類，不認耶穌。以致擗地嗜殺，瘋馬識迷。昔日列國之君，實係列羣之盜。紛紛戰爭，無非爲之君。設使無君，良民無爭。嗟我良民，識低，不知割除人類之害，君少禍滅，君無禍盡。忠臣銷滅，良民始安。昔日忠其君，今日愛其國。人類知割君之禍，尙不知弭國之害。今時世界大戰，無非爲之國

。血染寶輿，死傷萬萬。所爲者誰，無非列國，祿爲少數人之主義。盜賊死有代價，生可自由。奢泰淫侈，隨便浪費。良民正路，強迫徵兵。生不自由，死無代價。以此實証，主義甚於盜賊。惜我人類，不認耶穌，以致毀碎賢政，瘋愚識迷。今日列國之黨，實係列羣之盜。紛紛戰爭，無非爲之國，無非爲之黨。設使無國無黨，人類無爭。嗟我人類識低，不知剷除人類之害，國少黨少禍滅，國無黨無禍盡。主義銷滅，良民始安。是以哥倫布，險探大陸，殖我人類於新生。實行基督，工作血止。天國樂園共享大同。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美國哥納義

大德廣佈，施仁義於天下。雨潤蒼生，展公益於世間。不偏不黨，行昊天之正氣。普照無遺，放日月之輝光。所謂帝德乾坤，動植藉其滋生。可云皇恩浩蕩，庶民承其澤惠。止干戈於無形，作模範之儀表。萬國賓服，人類歸附。曾參史蹟，不敢論其非。蘇秦張儀，無能贊其鼓。斯王者自尊之稱。良民贊美銘感，歡迎之譽。然而無大德於人類者，不耻於妄自尊大，而稱乎王者，豈不謬哉。美國，哥納義。生於一八三七年。家貧苦甚，義於勇爲。幼稚時代，乏衣缺食。窘狀難堪，窮魔日迫。仁者讀其史，有不感而垂涕者，其人血已涼極。於十二歲時，即充紡紗廠，捲絲小勞工。不辭辛苦，低頭努力。廠中歷來，尙未適着。有如是勤慎，小苦力之耐勞者。當事諸人，皆爲垂憐，公認優秀。充此小勞工，未免可惜。因之擢舉，爲郵政脚夫。任務之後，留心街道。巷衢門牌號數，無一遺漏。公認不凡，復拔爲電信技工。研求進步，始終不懈。認清目標，照准步驟。一級一級，勉力上登。苦於自檢，逐日積蓄。以小勞工，竟成爲世界鋼鐵大王。忽一日，來個新聞記者。到哥納義公館訪問，當時接見。禮畢問曰何事，曰爲求青年前途，出世成功秘訣。祈爲不吝見告，銘感無既矣。哥納義曰，極爲

簡易。第一須生貧苦之家，使其容狀異常。我在幼時，忍饑耐餓。和父母，同受痛苦。無燈無火，重軍壓迫。從此湧起，毅奮動機。決心打倒窮魔，衝碎困圍。使我父母，得到樂域。微憐人類，爲子之孝。記者曰，敬聞命矣，敢問達成今日之勢。哥納義曰，第二尤不難。無論工作，何種職務，勿志成爲第一人。我十二歲時，已下決心。努力猛進，非成世界第一人而不停。認准目標，時時前進。以此成爲瑣絲小勞工第一。郵政脚夫第一，電信技士第一。努力復努力，而今成爲鋼鐵大王第一。雖然如是，未可以爲止境。當今之世，大王名目頗夥，不足云奇。宜爲超乎世界大王之上，始無愧於第一。記者垂首靜聽畢，曰。世間青年，宜作模範。鞠躬謹謝，而辭別。哥納義，在美國，可謂屈指第一，實業大家。及至晚年，將其一世，血汗積蓄。罄其所有，完全補助公益。以若巨之財產，博得慈善大王之雅稱。果然達其世界，大王之大王第一。於一九一九年而薨。嗟乎，釋迦牟尼，舍其太子之尊，爲平民而說法，東方稱之曰佛。以其無戀父遺之富貴，俗凡之所不能。歌讚頌禱，迄今不休。究竟與人類，有何益。不過於消極，獨私無貪，希望自身成佛。達其涅槃，不生不滅，空而不空，佛光妙有，永存極樂。啓彼僧尼弛於工作，崇尚空談。虛糜民食，成佛資罕。以此觀之，哥納義之行爲，駕乎釋迦牟尼之上矣。佛講空法以渡世，衆生集資以供養。民弛職業，研求佛法。惰民日增，學佛日減。與民無益，而啓大貪，成佛之念。哥納義則不然，貧無立錫。幼作苦工，勤慎耐勞，志於第一人。逐日役役，苦幹終身。日積月累，漸漸達成鋼鐵大王。完稱世界，著名實業家。努力奮鬥，不眠不休。期至晚年，毅然將其所有積蓄資產，悉數捐助公益。青年時之血汗，博得勞資。中年時之腦海，策費研求。晚年時之戒得，反而施舍。毫無吝惜，完成公益。無遺產於子孫，無爲本身希望成佛。甘願犧牲，補助人類。自幼苦幹，滴汗積成。尤非釋迦牟尼，承其祖遺皇帝。父繼相傳，未費苦力，太子成業，乘而談空者，可能望其塵。勞苦自勉，善施無吝，不愧於慈善大王之雅稱。雖之賢自潤地，不及耶

耶穌之舍身。而哥納義，然發腦汁，滴汗博來，醫其所有而犧牲，亦可謂，無愧於基督工作。勞工神聖，名實不虧，豈止大王之大王第一者哉。願我人類，皆以哥納義作榜樣，勿以鐵血嗜殺稱英雄。尤願我人類，受潤慈善，蒙惠公益者。當詳細深思，仁懷義施，善舍者之苦處。更宜反躬自問，我亦人類之一有何補益於社會。勞與力，雖云不達。良心腦汁，不可不發動於自責。設如人類，悉以哥納義之心爲心。勿用憲章，法治調和，天下必平。素僧，黃宗覺，見雪翁書此，感慨涕零，而祝曰。吾願天下人，學其仁風，履其德行。爭是大王，第一之第一。肅戒沐浴，祈禱於神。默示人類，速清腦海之競逐。尤祈後世英雄，步武哥納義之王，永存於世矣。或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雖有惡人，亦生哥納義之心耳。

（附言）篤行

世間人類，莫不自誇其德，黨彰其美。宣僞譽，資賊利，弊資叢生。外藻飾，內辭穢，甚於隳毀。蟻聚蠅附，繁殖菌蛆。拂之不離，揮之不散。賊利擴大，黨勢遂濶。外侵內潰，戰雲風起。是以僞德利賊，而亂天下。今世人類之所爭者，無非競取指導地位。以說優，迫識劣。誘勉躍進，刑法征誅。以致人類，生活不安。誇德彰美者，大其聲疾其呼，曰。愛我同胞，強大國家。嗟乎，今日之大慘殺，實因列國英雄之小愛。強弱不平，毒萌亂源之大害。誠能，舍其小愛，而博大愛，輕其國家，重而大同。彰神德，弭賊利，顯真美，銷僞宜。學耶穌之犧牲，步哥納義之公益。行神農之工作，鼎哥倫布之新生。範以德化，宗教大同。競賽模稜，良善榜樣。實作實証，篤進篤行。下愚不欺，上智無爭。賊難利其用，狡難僞其宜。始化小範域，良則大擴充。否則訓練，達善爲止。類似人身良血球，集成全體，完整健康。驅賊風，逐邪氣。造成寰輿，大和平區。惡風汰盡，腐菌化消，豈不善哉。素僧

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快快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美國魯吉委勒

諺云：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今世適得其切。戚友寇仇，兄弟閹牆，父子析居，夫妻離異。地方紛爭，國際亂戰，究其原因，無非爲之財。噫，今日，成爲扁毛，禽鳥世界，曾走獸之不如。幸魚竭孝，彭咸潔身，壯穆盡忠。伯夷叔齊殉廉，羊角哀左伯桃死義。諸子之行爲，時髦謂之愚。今世時人，非財不死，非食不亡。純染歐風，舊德無遺。禮義廉耻，人類四維。東方精粹，悉數移於西土。種族優劣，文化高低，足可見之矣。魯吉委勒，係一跛足童子，送新聞報者。在美國，支加哥城內，營其送報生活。忽然一日，閱報載有：施厄志爾女士，溘被火燒。傷勢厲害，慘不忍觀。據醫生云：若無活人，身軀新鮮皮膚。補其重要燎傷，性命決難保存。魯吉委勒，閱畢沉思，即動慈念。感覺自己，懦弱無能，跋足殘廢，私身無益，公世無補。果能救濟一人，強如虛活一世。毅然決心，舍身博愛，救此傷女。親自往院，晉謁醫生，割去一隻廢腿，補於施厄志爾燎傷。魯吉委勒，自知截腿後，性命危險。唯一感想，女士生存，有益羣衆。自己活着，無利世人，醫生照其慨諾，進行手術。鋸斷跋腿，急療纏裹。似乎身體尙好，沒其性命之憂。不料數日間，彼染肺膜炎症。於是醫生，詳爲面述。魯吉委勒笑云：果能死於救人，我是非常暢快。請爲告述，施厄志爾女士，我希望她，迅速恢復原狀。努力志奮，補助社會。勿爲我悲，勿爲我念，我係情願犧牲。魯吉委勒，言畢而薨。當即新聞露布，近居城邑，農工商士。自動追悼，哀傷一口。募款豎碑，呈請褒揚。譽滿天下，世人贊頌。魯吉委勒，係一跛足，送報童子。留芳萬古，碑銘垂於後世。精神永在，突破人類之紀念。嗟乎，世界弱人之碑，豎者夥矣。貪官穢吏，土豪劣紳。狼狽爲奸，立碑僞銘。軍閥黨派，殺人如蔴。假託貞德，立碑爲宣。

。禍世巨姓，屠夷列國。肝腦塗地，立碑紀念。狡獪博偽，俗風羨慕，不知禍人之可悲。希望庶榮富貴，羨慕地方官之碑。希望征誅嗜殺者，羨慕軍閥黨派之碑。希望列國屠夷者，羨慕禍世巨雄之碑。希望基督救世者，羨慕魯吉委勒之碑。嗚乎，禍海不洗。巨雄不醒。巨雄不醒，人無瞻類。吾願天下之人，步武魯吉委勒，多豎救世之碑。衝其犧牲代價，超乎虛榮屠夷，而禍世者幾萬倍。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魯吉委勒，之爲人，日必增加。

（附言）善讓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太王寔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寔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尤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是以魯吉委勒，讓身療補，施厄忘爾女士火傷。庶民感悼，停止業務。世人贊頌，碑銘紀念。凡我人類，孰能免乎其死。有如魯吉委勒，聲價者乎。魯吉委勒，可謂死知輕

頂矣。吾願後世英雄，深識善護，死知輕重，則人類之幸矣。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美國查普曼約翰

東亞民族，知西方有極樂，咸願往生。衆口贊揚，不知所以然。長齋誦佛者，皆有此希望心。嗟其求佛而不達，妄生斯念，博成空幻。靈光日縮，知識退減。以致愚腐難堪，影響新生。東亞之不振，唯其多數欺佛而已。奚以知其然也，好佛者崇尚空談。哲理深奧，舌下生蓮。水中明月，鏡裡之花。幻景無窮，易入迷夢。株守死待，愚想非非。俗凡艱於靜土，僧尼卒成泡影。科化無以進展，工作尤弛奮力。佛既難以卒成，而且性多增惰。西歐進化之速，實藉基督之力。民識殊優，科化特展。佛之空談，不如耶穌之篤作。是以西方信主之國，成爲天堂。東方欺佛之國，確似地獄。祈我同胞，悉心考察，始知鄙言不謬也。查普曼約翰，性愛花卉。靠近美之匹茲堡地方，建築花房，沼池園圃。播種花卉，栽培草樹。彼時美國，西邊的中部，新開墾務，正在殖民。逐日成羣，向西移過。苦力農工，風塵征途。查普曼約翰，感想深思。農務勞苦，一無安慰。碌碌奔忙，嗟無興趣。設如將此花卉，播種農村，房屋四圍左右，果樹植於路傍。行人有休陰，工作亦暢快。翔鳥聲宣，春爽入耳。不數年間，曠野荒地，變成嶼新美麗之州。復思農工，築房開墾。決無暇晷，植花栽樹。况此生活以外，無緊要之麻煩事。於是，查普曼約翰，毅然決心，貢獻本身之工作，求達理想實現。如饑如渴，盼望新闢西方，花木成陰。美麗點綴，似都市遊藝花園。植培大陸，天然鮮美，紅花綠葉。配以殖民風景，山水人物。言而無盡，大塊文章。俟彼漁翁歌其釣，樵夫翫其林。耕者可休陰，讀書湧詩潮。彼既決定，公益同樂，良善思想。照准胸裏成竹，起始積極進行。以工作爲己任，辛苦毫無畏懼。於是將自修花園！

研築房間，完全懺讓他人。逐日勞勞碌碌，照其思想，目標最勇，努力栽植。乞食宿野，不顯倦態，各地殖民，見其熱誠，無不感激歡迎。每至食宿，無異家人。披星戴月，顧着西方，大陸遊植。最艱險痛苦者，與印第安人，勉力周旋。屢經困難與危險，毫無頹靡與灰心。不顧一切，苦幹三十餘年。終成西方，果木花園，點綴乾坤。如星羅棋布，有條不紊。凡住在，美之俄爰俄，地方人，異常常佩服與敬愛。不料勞瘁過度，死於美之北印第安納州路傍。身衣襤褸，腰無分文。檢查荷包裏，餘存一袋蘋果子。面現笑容，似有無限之快樂也。嗚乎，查普曼約翰先生，身殉公德，薨於路傍。無為金錢，無為虛名，無為父母，無為本身，無為妻子私心遺孫。純為西殖民衆，植果而死。考我東方，吃佛情民，欺佛劣紳。無此耶穌信徒，犧牲之精神。極樂世界，而人難到。西方樂園，遊美之君子，人人已覬矣。雪航，趙克善，曰：彼人也，我亦人也，何天堂地獄之殊。根究禍原，罪孽在於仇視基督。吾願東方，造成天國，實顯超乎樂園。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勵德

補益曰仁，溥暢而至。濟生曰德，無擇貴賤。布大德，施仁政，不武來歸。草木悉知向榮，皆因地潤日光之熱愛。禽獸馴服，實因人力酌飼之惠養。草木禽獸，尙有感覺，何況我輩萬靈之人類乎。是以林肯，身殺放奴，後人感禱。哥倫布，冒險探陸，今世厚享。哥納義，志酷第一，完成公益。奈卿愛爾，忍辱傷兵，革新護士。魯吉委勒，舍身施療，心存社會。查普曼約翰，花園西墾，犧牲本身。諸子仁德，突破史錄。衝開舊式已往之黑暗，雪洗新生將來之靈光。蒙其潤澤者而銘感，聞其德風者以神歸。人類果能，以諸子之心爲心，天下無爭。以諸子之行去行，天下必平。醒我列國，宜爲競立，特殊勵德學校。研求林肯，哥倫布，奈卿愛爾，魯吉委勒，查普曼約翰，等腦海，與心理。步武

其行爲，與人格。世界幸甚，人類幸甚。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設立大陸，勵德學校。

悲慟帝王

貂斃於皮，參枯於醫。貂產於深山秘林之中，穹遠於無人之域，飲以甘泉，食以麗草。與異類無相侵，自以爲無窮之樂。坦然安居，自喻適志也。無如彼之皮毛甚美，細膩柔和。暖如春日，融身適衛。三冬之雪，遠避其毫。嚴寒之冰，無能透其體。獺皮者知其價貴之寶，不辭渺遠之勞苦。雖距數千里，亦必追捕而殺之。岌岌乎，貂之族類不保矣。參生於古野山間，森林翳日之下。近者千載，遠者萬年。隱於芳草，藏於松柏。與異植無相害，自以爲無涯之壽。坦然安居，欣欣然以向榮。無如彼之質良醫要，濟弱扶傾。延年益歲，大補於身。公候將相，購飲其汁。富商巨賈，販輸其利。採藥者知其價貴之寶，不辭登山之勞苦。雖距數千里，亦必尋掘而採之。漸漸乎，參之種類已罕矣。貂以皮毛之美，而遭夷族之禍。參以醫需之要，而遭根誅之絕。人類之富貴者，何嘗不然。試觀古今，私自存，而不亡者乎。侯霸之國。有長久而不夷者乎。結果而其子孫，血肉有不崩潰者乎。湖譚史載，者名英武之君，明王之國。安排布置，慎密嚴周。深謀遠慮，詳核得失。咸知自衛，寬避其禍。智慧莫不超乎，貂參動植之上。以人力視之，足可永保其尊。然而風雲變幻，人尤難測。完閱史冊，無一逃乎，貂參枯斃之似矣。以有智謀之英雄，聖君明王之偉畧。類乎動物野獸之貂，似乎植物無靈之參。必有大力量者，怒目而眈之曰。匹夫非禮，安敢毀謗，聖君賢相。比列斃獸枯草，自取殺身之禍。雪航！鶴克善，莞爾而笑曰。淮其心，洗其腦，知我博愛之誠。清其神，醒其迷，悉我熱血之著。忠言逆耳。

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吾所云者，非妬勢誹謗，革君之謂也。尤非結黨自私，宣傳名利之謂也。純粹熱心，爲其帝王，血統永存謀劃。盡忠帝王子孫，保守萬代之長久。更非，步其殺身者，以成仁。求禍者，以鳴世。愚頑貪鄙，沽名釣譽者，之可比。試言以証之，尤非空談之無據也。成湯爲中國之基，無人敢否認。盤銘日新，遺教於子孫。恐其後代，近於驕奢淫侈。左右座銘，器血格銘。諄諄訓誥，率修厥德。及至紂王，不遵祖訓。棄其盤銘，國亡身殺，而族夷。周武鑑其殷車之覆，託孤於聖弟。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謙恭和藹，折節趨士。恐慢賢哲，與國有碍。集天下之俊傑，以言政治。始著尙書，稽古帝堯。舜禹湯武，典諱訓誥，明德至善。教其子孫，以饗國祚。防秘慮周，可謂善至。及於幽王，淫奢無度。國亡身殺，妻奴不保。秦始皇，統一六國。長城巨築，志在萬代。及至二世，族夷墓掘。骸骨暴露，灰塵無遺。漢被魏逼，晉以牛亂。模仿效尤，狡欺逆篡。南北朝，繼弒仇殺，難言形狀。隋文奇崩，逆子刃父。煬帝結果，色夢空幻。唐李弟兄，血濺慘劇。終局國嗣，多被朱全忠而縶斃。五代濁誅，侵據毒弒。彼滅此夷，腥血殿塗。宋趙末帝，被元兵迫於韭山。張世傑，軍大潰。陸秀夫，負宋主，衛王，投海而死。越七日，屍浮海面者，十餘萬人。楊太妃，得屍屍，及詔書飄寶。撫膺大慟曰，我忍開闢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沉海而死。張世傑，墮水溺斃。風濤浪滾，以盡臣節。悲矣慘哉，一塊肉而難留。元太祖，成吉思汗。英武異常，名震歌亞。世祖呼必烈，滅宋征倭。興旺一時，史耀武功。九十年，而國祚廢。子孫凋零，種族日減。明朱末朝，李自成圍攻燕京。丙午日晡，外城陷落。莊烈帝，登萬歲山。高望南城，烽火徹天。而嘆息曰，苦我民耳。遂命太子，定永二王。避難於外戚，周田二皇親府。拔劍力擊長公主，曰。何其不幸，偏生我家。立逼皇后，當面自盡。帝免冠披髮，縊死於山亭。清朝末代，孤兒宣統。困居於日本租界，復受倭弄。充滿洲傀儡，康德僞皇帝。逐日行爲，類於遊戲猴熊。今被俄俘，作世界戰犯之証明。

身當帝王，辱逾盜賊。我云其生，不如速死。至於洪憲慘崩，囚曹偽選，軍閥例斃，政客清算。（時言抄家滅族謂之清算）前仆後繼，無一良善之果。斯簡述，中國史錄，悖入悖出。嗜殺而生活者，必被人殺，族夷而後已。悲矣，慘哉。拿破崙，法國著名英雄。勇略超羣，威震全歐。稱帝之後，囚斃於孤島。俄羅斯，帝制威嚴。蠶食列國，侵略四方。巨關西伯利亞，築軍港於遠東。海陸騎三種精兵之練，稱雄於世界。集權中央，勢握族貴。星羅棋布，維護帝業，子孫於萬代。未料馬克思掌說者，列寧勇於實行創。史達林翼助，蘇聯政府之功成。可憐帝俄，貴族子孫。一場巨火，無噍類矣。以此觀之，貂以皮毛之美，夷斃於獵戶。蔘以醫需之要，掘採於根株。帝王以國有之貴，夷滅於逐鹿。噫，人類，皆慕帝王之貴，而不深思帝王族夷之慘。衆知軍閥權勢之高，而不詳考倒斃之禍。同觀政客財色之麗，而不注意循環之報。狡矣慘哉，智矣實愚。嗚乎，遺禍於子孫，雖至愚而不取，況自誇族夷乎。陋彼智者，多數而爭之。苟有軒冕之尊，爵祿之貴。雖朝得而夕斃，咸願爲之。愚也如斯，亂何時止。權勢譬如寶珠，懸誘於中空，富貴猶如刃毒，陷井於地下。貪夫競取，舍命奮躍。力有不及者，多數多落刃井。腥血淋漓，穢水激湍。珠懸如故，白骨堆山。權勢浮幻，人多不悟。嗟乎，莫非古今英雄，皆無腦汁，思防夷族之禍歟。白否，以列國著名，武功之元勳。深謀遠慮，秘布嚴周。鑑亡國之前車，戒將來之覆轍。取長舍短，擇優剔劣。察已往之興盛，警將來之衰敗。文化潤導，武備嚴視。似此周秘，謂無思防則謬矣。或曰，夷滅之由，安在哉。天數歟，人事歟，帝王子孫不智歟，白否。亡國之君，多半無蠢才。黨羽堅固，爪牙刃利。文取全國，武徵民間。人事完備，無畏天數，遠柔近撫，文武振奮。謂之不智，則謬矣。試言強大，以智進展之國。世所深知者，簡而論之。俄羅斯，帝國末年。侵東亞於大陸，闢海軍不凍之港。虎視西歐，勢吞列國。蠶食侵襲，野欲積極。羅集中央，勢握親貴。文教武訓，歷考各國。學世界之精華，習列強之妙術。擴大貴族智慧，極展皇親

遠識。民則反是，愚而弄之。過其知高之思想，以固皇族之堅實。內壓愚民之政策，重重以增榮。殊不知，無智則禍細，有智則禍巨矣。奚以知其然也，理有所必至，勢有所必遂。智府高榮，愚被力壓。人爲萬物之靈，必有天然之傑出。愈高榮而力愈壓，植物猶有反彈之力，何況人多之勢乎。愈壓愈抗，山川必有崩潰之時，何況民衆之氣乎。隣邦畏其侵略，籌謀暗備。妬其強盛，日思破壞。明禁於外暗蠱其內。趁其民心之厭，施以反力之菌。皇統懼有菌染之力，復以特殊之智，嚴加防禦於民。民疲力壓難堪，竭思抵禦之方。愈加嚴防，民愈抵禦。互爲賊視，敵如寇仇。如水之塞源，終必崩潰。洶濤暴刷，洗盡無餘。欲族不滅，豈可得哉。抑云，汝將若之何。雲航趙克善，曰：敬天下人之父母，如敬己之父母。愛天下人之子女，如愛己之子女。濫私心，洗穢腦，布天下之大公。絲毫無掩，裸體新生。以耶穌之精神，彰上帝之德行。無爲虛名，無爲俗權。無以欺僞，無畏世惑。無爲本身，無爲妻子，處處求實，而爲入益。愛天下人者，天下之人皆必愛之。敬天下人者，天下之人皆必敬之。互爲敬愛，天下同享敬愛之利。互爲私爭，天下同受私爭之害。利人者，終歸利己。害人者，終歸自害。無論巨細，循環不異。利無增減，庸俗視之以增減。害固無多，盜賊亂之以增多。無爲本身，無爲妻子，決無夷族之禍。盜賊爲己而殺身，神德公愛而禱敬。私有權利者，無異貂皮之貴。必被獵士，競逐而斃之。智歟愚歟，在於志向之勇悟。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人人志尙勇悟之心。

(附言) 愚得

智極而愚，愚極則智。所謂上智下愚，而不移者，利害相同。智作類愚，愚得類智。智愚之平衡，甘苦無異也。下愚之人，混沌混沌，不知所以。智人視之，以爲牛馬，苦死而後已。殊不詳審，智

者本身。熬腦髓，時時不停。爲人類之謀劃，期無時息。常人視之，以爲癡魔，苦死而後已。然而智者，多爲愚人奴作，始終而無覺。發明創造，光輝進展。莫非智者之痛苦，愚者之快樂。智者之心血，愚者之坐享。諸葛武侯，爲漢盡忠。熬費神思，竭其腦力，輔翼阿斗。鞠躬盡瘁，苦死而後已。孫中山，爲民生而革命，奮鬥三十餘年。努力北上，苦死於燕京。林肯，爲黑奴，而解放。突被凶賊，苦戕其身。至於愛迪生之發明，斯芬芬孫之創造。熬費心血，竭盡腦汁。莫非，爲我愚人設備。愚而無知。樂享其成。以此觀之，愚利亦大哉。昔日帝王，今世偉人。竭其所能，而治天下。先爲民而後爲己，子孫尤其次。是以明君偉人，盡其愚忱，成其大業。留芳後世，終保令譽。須知始皇，用智而族夷。俄帝爲己，以絕嗣。人類視之如寇仇，名之曰獨夫。是其竭盡腦海，先爲己而後爲民。結果之慘，適於盜賊。唐虞之世，愚爲善讓。子孫保之，宗廟饗之。中國帝業，至於清終，而變民主。當武昌義舉之時，宣統溥儀，正在沖齡。隆裕太后垂簾，醇親王攝政朝綱。見民心趨向共和，革命流湍。慨然釋其兵權，退居民位，清廷，滿族親貴。無不習其，愚弱能鮮。不如多爾袞，英武之攝政。怨言遺憾，迄今猶有餘論。嗟乎，滿族親貴子孫，能保完整於後世者，愚弱攝政載醇之力也。否則，決必覆轍，始皇俄帝，一炬之灰盡。遜帝溥儀，赴滿之際。彼父載醇，止曰危險。終將若之何，不如爲民之穩妥。溥儀厭其愚弱，昔日攝政之失國。憤然而對曰，屈爾誓以身殉。同倭入寇東北，度其傀儡偽帝，滿洲康德生活。瞬息十四寒暑，硝煙彈雨，世戰風雲。活埋戕殺，不知幾千萬。終結溥儀，生被俄俘。未知猶作，如何感想。傀儡不死，國亡未殉。戰犯証明，尙爲狡辯而求生。辱於智力之大，足可以作鑑，而醒貪夫之迷頭。嗚乎！罪犯溥儀，辱而不死，國亡不殉。智慧雖大，不如載醇燕辱之極得，悲夫有言。素慎，黃宗聲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世人自悟無辱矣。

可憐財閥

迷於腦海者，瘋狂大作，謂之神經而有疾矣。迷於心竅者，痴呆泥塑，謂之氣血以確塞矣。四醫艱於技施之手術，東醫乏脈理之良方。以其顛痴，目之難堪。以其病苦，見之垂憐。傍觀者，相顧而談曰：病得之於愚。心腦開化之人，決無此症也。嗟乎！世間秦半，多染斯病者。何其無覺，而久不悟。肉泥血海，腦漿崩裂。殊瘋特痴者，永無良醫，醒迷之方。涕我基督不活，世乏神經診療。以致人類，怪症繁生，日趨擴大。試觀鄙述，前項諸篇，章數實錄。何其惡症多，而善病寡。根究禍始，耶穌死後，世乏良醫洗腦。誤導惡風，深入神經。主義巧誘，嗜殺雨霖。枯骨山堆，巨血長流。滔波浪逐，互奪賊侵。野欲縱橫，慘顯於世。第一第二戰禍，所得者何，結果虛夢空幻。以其一念之差，造成世界，不堪言狀之悲劇。斯係惡風鼓蕩，神經傳染，以致世亂之極。溯其來源，咎在痴呆。穢腐腦海濁貪財閥。臭金入患，惹是生非。數不厭多，自需有限。以中國，小小無識，財迷而論。逐日役役，置身曠地。終身碌碌，營商搆業。銀行積儲，唯恐不多。金銀珠寶，尤恐其少。即使天下之財，悉歸已有，毫無厭倦之心。試問與其本身，有何良益。必曰，自適而已。嗚乎！果能自適，亦無怪其，迷貪濁財，而無止息。殊不深思，無益於身，反增巨害。置莊田者，早潦關心。租戶優劣，品行不齊。營商賈者，賄贈欺憂。虧餘懸念，執事難依。銀行儲積，慮其倒閉。紙幣毛荒，現金提無。夙興夜寐，無思不至。寢食難安，精神疲倦。財奴之痛苦，適於乞丐之艱窘。財聚以殺身，丐貧而無禍。爲仁不富，爲富不仁。達人哲語，鑑定無疑。果而行仁，爲君子。乞求無厭貧者塞門。甲來乙往，應付無期。不思仁者，君子之苦。只知窮者，濟補之艱。口誦仁者之德，心在求助之實。厚此薄彼而有怨，丙前丁後以言憾。稍微不慎，禍由慈生。恤有不周，前功盡棄。苦矣冤哉，名裂身敗。果而聚富不仁。

固守平民之份。或者憐於自苦，積蓄之不易。節似乎吝，儉近乎吝。交際停滯，官來欺侮。人情不活，土棍生非。門前多事矣，君子遠避其庭，尤恐禍染於身。賊隙機來矣，小人包圍其產，積極分利其禍。成誼語以諛詞，無非營求資助之援。求之不得，謗即叢生。蠱惑反對，窮黨敵視。日親夜襲，時時危險。劫擄燒殺，皆在意中。迫於無奈，而思抵禦。築砲台，設電網，聘技術以自衛。牆高壁堅，形同監獄之式。風聲草動，疑係賊兵之來。慮驕兒之丟失，畏少女之現醜。謠言四溢，偽証衍流。穢聲盈於耳，敵式觸於目。精神既受痛苦，行動安能自由。官方尋其獻納，賊匪捐其糧餉。居於深院，身類刑囚。出入恐懼，瞻似竊猴。僥倖者，果不出其禍，財遺子孫。養成淫奢，終必遭殃。非孽深重，禍矣難逃。試視以身殉財者，爲數極多。愚哉不悟，實則可憐。或曰，東亞不良，財奴痛苦。西歐文明，資產輝展。曰，小異大同，無何差別。言其巨痛，抑有甚焉。勞働風潮，厥務罷工。驚慌失色，耗損奇多。畏共產之薰染，懼黃禍之復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俄羅斯之財閥，可爲殷鑑。雪航，趙克善，曰，果能洗其腦穢，速變方針。碎其私產，化而爲公。苦盡甜來，名利兼收。樂園天國，顯於人間。耶穌必能，欣欣然而復活。神光普照，輝耀無遺。以其非孽財奴之身，即時化爲基督之形。靈魂永在，精神不滅。嗚呼財閥，速爲猛醒，自解倒懸。本身幸甚，人類幸甚。敢問洗腦之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無隱

儒道彰於東亞，化一黃種。屢經異侵，而儒異蟻。歸終異者滅，而儒者顯。可見儒道，超乎武力之大，有不可思議之能。倭奴寇華而戰敗，否則不出百年，必歸諸化。天皇尊孔，臣民敬孔。挾僞滿而利用孔。正風俗吞華夏，絲一不提個孔。倭奴臣民，學力文深者罕用漢字。談吐論答，完全儒氣。

辯駁，不亞華儒，元清覆轍，三島來歸，決無疑矣。需非宗教，尤非權術，何其首趨神道，毫無阻礙。黃族信仰，異種歸化，無團體之宣立，泛宗教之神助，不勝不尊，咸自願求，無感無昧，誠心悅服。化力之大，在於何哉。曰彰顯公德，無隱私傳而已。耶穌爲人類，而流鮮血，犧牲之力，超乎孔孟，幾千百倍。團結宣傳，宗教神助。布道工作，歷經流血，善導進行，可謂積極。詳爲深考，等於僧道，兩派之沉寂。俗云，不適用於中國。滿言，不合乎中庸。甚至仇視，穢語譎惑，以，義學醫施，血肉濟博，難入耳之言，良可浩嘆。雪航，趙克善，努力奮鬥，筆述口宣，與耶穌作証，三十餘年。反對者，而力駁。辭辭厲色，形狀不堪。俗情之所難忍者，而克善忍之。緩和激烈，變而談諧。無不色悅心服，笑顏逐開。奇矣怪哉，精神要領，在於何項。今日吾知之矣，大道在於無隱，公布天下，恐人不知。東亞民族，而尊孔者。欽其毫無賊語，謬言竊藏。尤無詭話，迷而麻醉。是以上智不疑，下愚無惑，東方道德，以儒教爲主體，佛老次之，耶穌晚來以繼之。儒派一概，稱爲異端，謂之神迷鬼話，不足以語大道。因是異教來華，必先親儒，協和工作。儒派加入，庶民始爲釋疑。所以東方，稱爲三教，儒釋道。今時新添耶回。謂之五大宗，又曰萬教歸一。究實儒非宗教之類，哲理政治，人事道德之發揮。輝耀力展，無非有益於人類。嗟我基督，遍地灑血，不如儒道之中興。澈考原因，遲鈍在於，厭煩領洗。俗風反目，疑生鬼藥。斯弊不革，耶穌難以，復活於東亞。或曰，精神，正在洗禮。果而變通，易於逸選。減少信念，多生虛僞。與世無補，道反有礙。嗚乎，何不固守割禮，羔血塗門。無乃言爾，有碍救世。吾所云者，求實爲要。新生不肯基督，即係耶穌信徒。設使，市井無賴，盡行割禮，而其精神，僞且遠甚。若云，信念不滅，可乎。假藥房，重利於注射。僞醫生，草菅我入命，騙財欺世。彼雖領洗，若云，基督信徒，可乎。救世者無僞，大教擴於鼎新。宜仿儒道無隱，朗開大宗之門。悉革舊守，日日維新。破除東亞民族，多數之疑心，而生信心。篤作篤行，輝耀新生。天堂地獄，樂園愁

城。優劣相較，自然清醒。講經布道，洗穢腦之神經。色悅心服，勝如死守領洗之陳腐。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苦兒私利

以天下爲公，無絲毫之弊者，玄聖之道，神農之行也。以人類爲一，無彼此之分者，上帝之任，耶穌之愛也。公益德行，無爲私利，以成其聖，永存萬代祀彙。斯爲公德之聖，以其無私，終成無畏之大私。彼此不分，博愛如一，宗教天下，久受世人典禮。斯爲公愛之聖，以其無利，終成無畏之大利。知爲己私，而不知益公。碌碌奔求，不知所爲。尚利心重，毫無德行。以致天下騷亂，血泥肉醬。本身不保，子孫崩碎。斯爲苦兒自私，終成族夷之禍。知爲利爭，而不思人類之患，侵擄燒殺，盡競洶洶欲海無涯，填不盡期。斯爲苦兒自利，終成慘斃之害。帝王爲己苦爭，傳神器於子孫。虎衛狼顧，堅固其位。鷹羽鷲翼，偵察其罅。嚴防慮周，無微不至。煞費腦海，難逃於滅。前仆後繼，迷於私利之爭而不悟。公卿大夫，爲己奔波。揣摩忠君之術，籌思左右進言。治國方略，牧民手續，內政外交，研求應付。康潔自守，鞠躬盡瘁。私忠苦殉，至死而不悟。乘機狡誘，苦負無厭。陰損巨奸，賊利私爲。結果難逃，監斃鋒銳，天報之誅。逐日役役，貪死而不悟。總統主席，身出民選。維信維廉，聲價日隆。天下爲公，蒼生爲重。易君之名，行君之實。煞費心機，宜競堯舜。步塵林肯，應殉職務。作人類之救星，苦死而爲是。留芳青史，益世敬禱。精神永在，逝而猶存。無學賢聖，專嗜殺人，孽死而不悟。袁世凱，篡清廷，窃民國。名裂身碎，短期崩潰。苦煞洪憲，臭死而不悟。拿破崙，嗜殺適度，人類禍星。強徵民役，爲私稱帝。斃於孤島，囚死而不悟。軍閥政客，私爭權利。敲剝民錢，賊視天下，禍死而不悟。黨派蠱惑，巧奪民食。假公濟私，佞白舌辯。互相慘斃，盜爭天下，

。無如多爲，自苛自苦，以爲名，假義假仁，而諱私利。所謂小儒多賊，無道文化，終身逐利，腐死而不悟。世間最重要之人物，莫貴於農圃，次之爲工業。民食器需，缺一不可。生活裕如，格良安靜。果無盜賊以禍之，虎狼而推殘。天國樂園，即現人間。無煩神農工作，復活耶穌之救世。

。化盜賊，汰虎狼，機要在我農工自悟，無如苦兒堪憐，私於自利，農於田圃，奔走多道。披霜戴月，勞碌經營，自食無多，苦思治富，吝節節，摸充產業。田置千頃，不厭其多。糧收萬石，猶恐其少。欲海茫茫，填無滿期。毫不深思，與身有何益，尤不細考，與世有何補。所謂愚農，殉於田圃，苦死而不悟。工於忙製，研求新奇。煞費腦血，無非爲己請其職務，晝夜籌劃，達其巨業。不暇不休，竭其神思。步武實業大家，賽其製造範圍。貧民被其窘迫，遽起工潮之罷。輕者巨受損失，重者有性命之虞。所謂愚工，殉於貨物，苦死而不悟。商於剝利，層層風餽。僞柔巧取，詭欺狡詐。腹內賊思，輾轉盤算。盜取竊購，狐媚鼠藏。煞費心機，貪而無厭。所謂奸商殉財，苦死而不悟。賢聖殉於仁，小人殉於利。智而爲公想利，大利終歸於仁。愚而爲私想利，利繁禍必及身。智者先爲人，而後爲己，愚則反之，芳臭利害，應爲詳審。勿速於燃眉，以遺千古之憾。君子小人，優劣之分，賢聖道德仁義之顯。嗟乎，小人甚於君子，痛而實多。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何嘗異乎聖賢。同樣苦幹，等於犧牲。惜其芳臭懸殊，譽毀特異。機在腦海清濁，知先後之強別。先爲人者而芳留，是以人人感禱而思念，先爲己者以臭遺，是以人人厭惡而唾恨爲己者，亦不過爲其有生活。爲人者，何嘗無立足生活之地。以痛苦，而博衆怨，千秋禮典。以痛苦，而博衆怨，萬世遺德。奚以知其然也，試言以證之。耶穌釋迦伏羲神農莊老孔孟。昔日身雖痛苦，博來後世，人類，精神之酬慰。祈禱典祀，頌聲不絕。小人之巨痛，則冤沉苦海，永不得見甘泉。奚以知其然也，試言以考之。爾爾自利，逐日爲己。勤

儉努力，穢糞污身。三畝四畝，恨爲數少，八畝九畝，不厭其多。起早睡晚，罄其應時之菜。選擇優良，盡力外售，不忍自食其肥，以求自利之儲。房梁千間，地置萬頃。問其何益，不知所以。究利之儲，不被銀行荒騙，即被奸商營賠。設使中途無舛，卒達財閥之勢。不失敗於子孫，亦必遭胡匪之棖斃。哀哉苦兒，難逃愁城。終身竭力所種之菜，未曾自享其成，揀選肥美馨芳者，悉數以食衆，公行君子之資，博得小人殉利之恨。冤哉苦兒，同爲聖賢工作之苦，毫無甘泉滴水之奠。有人點破斯迷，皆必大放悲聲，悟而慟哭之。競於大道，而能救世者，曰聖賢。補於社會，而有公益者，曰君子。耶穌，釋迦，蘇克拉底，伏羲，神農，老聃，莊周，仲尼，孟軻。當年雖受痛苦，最後終獲聖利。唯大智慧，窮莫悲慘，甚於纏足。中國民識低劣，心私自害，重男而輕女。以男爲己有，犧牲一切而不惜。培養教育，無所不用其極，俗風女外，終嫁異姓。因此而生私心，甄別輕重。因此而萌妬念，深思利害。俗云生女，搗頭草類。甚至仇視，生女而餓斃。通俗愚識，以爲無利於己。滅其愛護，輕其教育。遏其智展，吝其學費。貧寒之家，以爲虛糜。積極董養，而棄之。甚至以婢娼妓，視同畜類。守其女子無才便是德，腐儒惡極之訓，人倫喪盡，毒害世界。中國德損在於斯，落伍在於斯。根本錯誤，何況其他。彼此相關，利害對照。我貴人，人亦貴我。我賤人，人亦賤我。彼爲己，教男而不教女。此亦爲己，教男而不教女。彼此爲己，演成全國無教育，愚頑不化之野女。彼娶無教育，愚頑不化之野女。此亦娶無教育，愚頑不化之野女。完成全國，無知識野婦。全國彼此私己，愚念產生，聰敏聖賢佳兒。陋其彼此，私心爲己。緣木求魚，豈可得哉。況女爲國民之生母，家庭之要任，關係何等重大。惜我賢哲，而忽略之。數千年來，無人醒悟。幸有，西方耶穌，來教東土。諄諄布道，始悉男女平等，互愛重要。以家家必娶之婦，人人應配之妻。彼此生母，利害關切。似此重大，無動於情。自私之

心，禍莫甚焉。自利之心，害莫大焉。或曰：今有女校，業早施行。嗚乎！試偵弱海，何其輕重。男女相善，必定遠甚。勿以都市，極少數，女教之觀。應以農村，大多數，爲目的。當此競爭，激烈之際，優劣存亡之秋。斯迷若不擊碎，中國險極，世戰難息。自私未醒之君子，應以中國輕女，鑑諸一切自利之害。速行廣益於大公，突成世界大同之幸福。最私最險，列國自利，殺人之機化。爭奇鬪巧，日新月異。暗藏優良，明售腐舊。以殺人爲試驗，以遲速觀銳鈍。製造者，非常得意，宣耀技能，實弄自利。模仿者，專求奧妙，競逐速賽。因其腐舊之式，發明新奇之鏡。切盼戰端，售其殺人之器。數日惟恐不多，獲利尤恐其少。縮減隣國之種，築育自族之殖。嗟乎！初以徵末自利之私，造成陰毒流血之巨，互競殺法，相賽斃命。甚於中國，重男輕女，萬萬倍私心自利之害。足見私利爲己之心，係我人類巨禍之源。嗚乎！列國英雄，宜爲澄清腦海，灌漑心腸。應爲盡思，人類爲重。則化國靈，可止殺機。主義上帝，可息紛爭。神農工作，活我基督。行耶穌道，德化私心。以人爲實，互相憐愛。國境虛幻，互相了悟。利於人者，則競之。害於人者，則碎之。移於愛國之心，擴大而愛世人。以上帝主義，遼闊無涯之境。一視同胞，和合團結，我們兄弟。自私自利之珠思，思利於公益。利國利種之厚說，莫如著述，思利天下，所有之人類。競有益於公衆，棄禍害之殺機。愛我上帝大德，所生一切之世人。豈不勝於區區，愛國愛種之大哉。否則，彼利國，此亦利國，因利相爭。彼利種，此亦利種，爲利仇視。形如瘋狂，勢如競賽。將大地所生之利，完全因私爭而粉碎。恐與我人類不自利，而自害矣。嗚乎！醒迷趨悟，非良道而不能。是以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天之大使，人類救星。迄今數千載，未虛及格之神聖。以致世間大亂，造成不堪入目之慘劇。皆知有欲以親其姪，不知無欲而觀其妙。咸悉私利之益，而不察私利之害。上帝靈魂，神分人身。可云人人，宜負天使之責。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果能毅然覺悟，舍我自利自私之心，團結人類公益之行。棄我私愛之國，

而博愛大同之人。天下有神聖之智者，必能竭其慧力，以資助之。施其善法，而弭禍亂。展其仁德，以化兵戈。凡我世界，一切人類，有不進來，顧而從學者乎。七頭當世英雄，速醒自利之非，競爭公益之行。至可克剛，弱必助強。化一宇宙，簡易不難。拯我人禍，在於德行。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實證

余村，李廷選，子李德雲。外號通稱，大嘴。廷選，係余祖父，篤周，村校，大學生。家資充裕，讀書三十餘年。縣試不第，終身白丁。彼之同窗，舉貢生員，進士及第者，頗多。廷選，試落孫山，賦閑於村。原係大家庭，因而分居。不善於農，生活日窘。晚年生子，李德雲。貧而務農，知盡孝道，性極忠厚。廷選，因子農產，生活安定，無求進取。德雲娶妻，繼續連生三女，不見男兒。中國惡俗，重男輕女，恐懼絕嗣。廷選父子，因而祀憂。生女捏死，或戕斃。一連三四胎，皆以此法解決。余母宋夫人，因為彼居東隣，兼係親屬，微有所覺。及其又生女，急往安慰，特觀形狀。但見，新生女孩肥大，呱呱亂叫。德雲妻目腫，滿面涕痕。廷選父子，色現嗔恨，曰：死鬼難活。雲妻俯首嗚嗚，似欲言而難言。余母宋，稱廷選，曰：二舅父。讀書明理，舅父超俗，何可似鄉愚之憂慮。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舅父有德，不但女孩不死，而且男孩快來。言此變闕語，醒其勿斃此女。廷選，應聲而答曰：外甥女。吾受汝翁教育，師言德要，讀書次之功名尤次之。所以篤周吾師，年已四十七歲。始生女婿趙樹松，五十二歲，生女婿弟樹桐。師茂高，將近八十。臨終與二子樹桐，而講一篇得意文章。曰：從此不再聽吾講，含笑冥目而逝。一世所教，舉貢生員，悉數來弔。靈柩起時，院爲之滿。如喪考妣，無一僞哭。外甥女，汝亦親目見之。足見吾師之德，子孫繁昌，名垂後代。我云汝弟，德雲

夫婦，勿爲過慮。好好保護女孩，男孩自來。余母來自舅父，所言極是。因此第四女，而保活命。現已四十餘歲，夫婦兒女，頗稱完全。繼而德雲妻，果生一男。闔家歡樂，親友禮賀。酒筵酬謝，名曰五了頭。（即姑娘稱呼）嗣後又生二女一男，完全無恙。家庭，亦日見小康。廷選，歲至八十餘而終。其子李德雲，嗣遷移黑龍江省，拜泉縣。子孫頽而不振，德雲歲至七十餘，逝於拜泉。刻下余村，吳永吉，類似李德雲，生女唐妻，不給飲食，嗚乎，惡風毒俗，慘無人道。類於此者，豈止一村。私心爲己，全國泰半。骨肉自生者，而偏枯如此，其他何堪過問。若不速以宗教，提高女校，決難洗清私腦之穢，素僧，黃宗覺，開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國戕人禍

無利於物，而有害於人者。必思善法，鏟除以盡絕之。毒蛇猛獸，疫菌蟄蛆，發現於世間。皆必大驚疾呼，羣起而防之。當其凶勇毒厲之時，傷我人類最旺之際。未經調話，已爲一致。無奉嚴令，奮而同心網罟圍遠，隔離注射。智力努竭，迅速捕滅之。始爲神安，慶祝歡喜。斯毒蛇猛獸，疫菌蟄蛆，微末部份，杳小傷人之物。羣集智謀，團結實力，以剷除之。惟有名無形之人禍，超乎毒蛇猛獸疫菌蟄蛆，億萬倍厲害之大者。而人類皆迷於愛，毫無痛覺，豈不怪哉。著此異常駭人聽聞之言，必有驚疑怒目而問曰。古今聖賢英傑，降世極夥。無不思誅人害，而進入益。果有無形巨禍，安能皆迷而同愛。無乃狂殊，大言欺世之論歟。雪航，趙克善，曰：昔日吾在青年時期，愛辯超俗，不顧一切。以致清貧，窘狀難堪。嗣蒙基督記名，考察真道，始悟我之狂疾。幸而遇此良醫，未藥自癒。竊思久服基督藥者，尤能增其特覺，以救世人。試言太古，無國之民，樸厚純風。交媾有節，月終有信。鹿壯天然，眞愛無僞。逐食異類，處於中土。茹毛飲血，互助無疑。不分彼此，無憂無慮。大地是家，

人類是親。無厚無薄，平度生活。無貴無賤，娛其天年。進而部落酋長，相率野門。勝者居守，敗者遠遊。衆聚烏合，共割膏粱。無王侯之尊，寡羣衆之實。樸厚純風，尚未大失。進而日國有君，王者百里，侯者數十里。彼此割疆，各守國境。以德化民，益隣輔仁。無相侵害，互崇賊欺。民盡農食之力，君任治安之責。既乏大欲之貪，決無重斂之弊。樸厚純風，尚未遠離。進而用智，德假仁僞。強吞弱併，欺昧乖愚。宜己之長，訐人之短。巧辯是非，以售僞德。於斯尚智，而展征誅。樸厚純風，日見其罕。進而假仁尙霸，著書立說。整軍練武，專嗜討伐。美其名曰，忠君愛國，除暴安良。愚誠者以身殉，狡獪者而獲利。英傑巨產，奇才特出。集於其類，拔乎其萃。專尙詐術，結黨私爲。互相利用，狼狽爲奸。貧賤匹夫，忽而公卿揆相。市井流氓，倏然聖君明王。順之者生，逆之者死。國重人輕，官貴民賤。當此之時，樸厚純風，業盡無遺。賊匪既爲君，流氓已作相。羣盜競逐，各顯名譽。然而盜亦有道，安民爲本，秩序井然。薄徵減斂，民心不叛。進而各欲稱能，雄據地勢。甲倒乙，丙背丁，分門別派，篡弑叛誅。黨同伐異，天下洶洶。於是主義大興，愛國風行。嗟乎，國哉人禍。甚於昔日中國民族，愛女纏足之害。陳腐機腦，言之可哂，尤爲可悲。母愛其女，孩生三五歲，幼稚時期。趁其筋骨軟嫩，將其女兒美麗天足，着帛緊纏，名曰裹脚。晝夜不鬆，日徹日厲。石壓板枷，扁小瘦尖。骨折筋縮，類於菱角。歲至十五六，曰金蓮裹成。內纏雪白之綾，外穿紅鞋綠絨。大不過三寸者，男女同爲贊美。愛而獎之，曰，小小金蓮。父母光榮，女兒自耀。婿愛逾於珍寶，專講二足不盈一握。戚友贊頌，遠近譽揚。農工商，愛妻纏足，心悅誠服。士子歌感，尤表愛甚。吟詩作賦，弓鞋鳳嘴。文章著述，三寸金蓮。描寫花樣，陪襯點綴。佳人色麗，莫美於足尖瘦小。否則，貌如西施，無人過問。色逾王嫱，老死閨中。賢似孟母，烹飪女工。才勝卅昭，漢史文章。一言女兒足大，拒絕配偶。戚友諷語，遠近笑譁。父母爲之減色，有婿羞爲垂首。無論女子醜俊，只要裹一雙，纖纖瘦足。雖其

喬韓博時，垂垂將廢。果有英介，無厭歡迎。海運大通，萬國僑民來華。駐我陳腐，鄙野愚頑。極以基督，布以人道。始悟革新，男女平權。最悲痛可恥者，尙未認清耶穌，救我世人。重男輕女，依然如故。纏足式之腦海，悉未肅清。科化理智，較於西方，遲鈍懸殊。弊在基督宗教，東方未曾普及。斯中國之落伍，宜悟積極，提倡耶穌，宗教大同。紛紛入禍，今世風行。偏爲私重，各愛其國。甚於漢族，愛其慘忍瘦小金蓮。舉世殊狂，迷嗜戀愛。武殉戰場，文罄歌咏。初生幼穉，訓以本國偏私之愛。竭盡神思，達兒心裏。能殉國者目之爲熱血，愛人類者，視之以爲愚。猶如幼女纏足，愈纏愈甚。竭盡教材，纏我人類幼兒之腦。嗚乎，足廢身存，國受人死。爲一部落之狹思，而忍全世之滲整。勢如瘋顛，尤於競賽。爲愛國。而集惡排外。爲愛國，而分疆域彼此。爲愛國，而仇視擄殺。爲愛國而競別親疎。爲愛國，而倡種族遠近。甚至一國，而分南北，而別地方。權術籠絡，黨派私爭。以爲熱血，以爲眞愛，以爲勇敢，以爲能殺。嗚乎，同係上帝之子。給我人類，完整美備，生產地球。被少數野心家，割疆釋腦。競而粉碎之，競而夷滅之。彼云圖強。此言自衛。列國之精華，咸集於軍備。體健之良民，皆重於武訓。文明大展，殺法特異。民生凋敝，戰端不息。光輝完整之寶鏡，變成多數之軀支。硝煙彈雨，轟炸砲痕。長江巨海，浪滾波翻。驅多數良民，作芻狗孤注之擲。博少數英雄，虛榮繁華之夢。赤地血海，樵市頽垣。朗朗乾坤，造成不堪入目之悽慘。所爲者何，皆殉於愛國之害。試問列國良民，孰願開戰，而歡迎速死者乎。度必一心，樂求和平。迫而死之，人人所不欲。戰敗英雄，乘機遠遁。死而求生，人類同情。識劣乏勢之庶民，何嘗不樂安生。所以不能安其生者，皆爲愛國之毒迫。列國英雄，果以人類爲念，決無世界戰爭。宜悟大同，德化國疆。競考良益，研求新新生路。或曰，擊碎國境，即能太平，造世人之福歟，曰否。以數千年，國風之薰癘。欲爲一朝一夕而洗盡，勢必劇烈變其常態，人類尤且遭其殃，譬如中國，纏足解放之女。溯自洪楊，大聲疾呼，百有餘年。武力

失敗，終歸自悟。今日蠶足，咸自爲羞，世間大車，尤非暴力之所能成，不俱無効，而且冇碍矣。宗教良範，樂園朗樂。洗滌精神，德化錫慧，靈竅大通，私欲掃滅，凡我人類，皆入無爲之妙。以神農工作洗滌，爲榜樣。復活耶穌民生，作模範。止干戈於無形，弭大禍而不生，上帝神愛世人，德化列國爲一村。彌天堂，樂樂園，悉在神愛，爲人類之洗滌。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農德

奉天省，錦州，高橋，北，九股屯，名儒，趙篤周，西隣，王爲善，粗通文字，弟見一人，仲爲仁，季爲寶，業農儉樸。兄友弟恭，異常和睦。中年爲仁少亡，二弟爲寶，居於原籍太爺。爲善，在九股屯，開墾薄田，兄弟二人，督訓子孫。度其村間，農作生活，以貧起家，而致大富。業房置地，人畜成羣。子孫繁昌，夥居無算。大爺距九股屯，五十餘里。兄弟二人，互相經營。不俱無彼此多寡私爲怨言，尤無爾我厚薄子孫計較。爲善有美肉，必設法保存待弟同食。爲寶獲良莠，定全物放獻兄前。同食共飲，換盞推杯，互敬逾於佳賓。爲善長子國君，忠厚篤誠，繼續經理家務。戶口數，雖人多而不亂。三股同居，毫無男女爭鬥之喧嘩。國君長子，文勤儉農。次子文章，與克善，同學於家叔趙蔭剛私塾。文章勤讀愛好，分文不浪費。爲善年至八十餘，弟爲寶作古。放聲大哭，淚如驟雨，哀曰：手足已無，吾願隨其同逝。生而不散，不如速死。壽至九十餘歲，每思念其弟，猶爲淚涔涔，涕不成聲。子孫堂前圍觀，慰而笑之云。百歲祖宗，又想弟弟矣。晚輩婦女，聞之無不鶉然。國君長女文蘭，婚配虹螺岬劉玉山爲嫡妻。生一女，夫即少亡。家無餘產，貧而孀守，誓不再嫁。自云，決不僥我，農教之家風。而今歲近七十，身體健壯。每見克善旋鄉，歡笑言後，常流數點珠淚。云見吾

弟，即想起汝兄文章。二人友愛如一，彼已少亡。復嘆其孀家，晚輩隨居不如先人矣。嗚乎！和則富，爭則貧，家國之一理。讓則完美，奪則必碎，天下莫不然。嗟我人類，不知私爭之貧，公和之富。玉碎其奪，完美其讓。以爭家敗國亡，天下爲之裂。噫，何其古今中外世稱英雄者，多爲疆域私爭，身敗族滅。反不如老農王爲善，濶大友愛互讓之完璞，智亦愚哉。余鄉孝子孫玉文，次章印符，孫祥生之二子也。兄玉書，弟玉章，皆敏捷豐采。唯玉文，幼而多疾，又好哭。父鄙視之，命名曰二賸。以其穢辭，不能發展。成丁後，留家務農。珍視玉書玉章，類如明珠。教育培養，衣食婚選，悉優於玉文。祥生晚年運衰，染成芙蓉癰，經濟壓迫，環境狀窘。玉書尚未成，農亦不就。玉章僞充西醫，嗜好鴉片。數畝薄田，僅够喝粥。生活口見緊張，別無進項。玉文向其父曰：兒係無知農人，不宜改轍。無如家境如斯，入不抵出，商可試否。父慢聲應曰：亦可。於是披錦西，虹螺岬街，戚族梅東閣處，隨其學商，兼爲工作麵城。東閣視其愚樸，無能自立。聲明脫離關係，各自營謀。玉文迫不得已，從此整理小本經營。日積月累，珠成巨賈。濶大油坊，擴充筵業。對於父孝，購芙蓉膏，笑顏承奉，竭盡資財而不吝；衣食完備，冬裘夏葛。對於母孝，尤甚。母武氏，下忤失手墜地。玉文珠成重病，炭炭乎未殉於母墜。母幸無恙，玉文病亦大痊。父於丁亥，李夏疾逝。玉文行商於外，未及傳喪。迄今言之，淚猶珠滴，以爲終身之恨。母七十餘，身軀尚健。玉文現營皮業，爲行轅之被服。雖在百忙之中，數日內必定歸家一視其母矣。嗚乎！惜我中國士子出於諸門名教者，尙多不知喜懼色養，按時省其親。僞孝數輩，眞孝更難求其質。孰料大孝顯於村農，無懈無弛。政客軍閥，才學博士，曾農夫之不如，良可哀也。國光人瑞，故以爲誌，是以克善欽愛，彰其愚樸之誠耳。

家也戕窟

子弑父曰逆，父殺子曰慘。夫斃婦曰凶，婦害夫曰悍。四者之惡，人生皆大恨，而最忌避之。父

教師訓，著書立說，公私嚴戒，退爲不祥。每逢發生逆案，竊竄然而不安。啜嗟詈罵，驚駭怪異。國法之所不容，人類之所同憾。然而，家家寓藏暗殺，日日賦自欺戕。痛而無覺，遂以厚愛。互爲劬啗，不知自慄。著此無理，格外首言。必有當頭棒喝，而曰速止。淆惑民心，秦謬人情，雪航，趙兒善，莞爾而笑曰，君宜勿燥，澄騰洗耳。靜聽証明，試言私有之家庭。父子互迫，夫婦相激。不順逆慘凶悍，類似而死者極多。國風民俗，痛不自覺，因爲年深，習慣日久，法律無咎，視爲當然。人爲家基，家爲國礎，國爲天下良範。基礎蝕爛，國宰良範，而欲世界不傾碎者，豈可得哉。試以東亞，始謬相道，不惜至今父愛殺子，子愛弑父。夫迫妻離，妻激夫逃。証以人人可信者，簡而錄之。桀紂國厲，因恃祖道，而遭身殺族夷。胡亥子嬰，繼承始皇，不免屍骸暴露。隋文緣遺制之業，突被逆子煬帝之弑。李淵因家天下，演成秦王，弟兄相慘。康熙清稱聖祖，難免雍正，智誅其骨肉。斯著名，帝王大家，流血之慘苦，人人可得而聞之。試問孰爲，族夷慘斃。莫非其祖宗父母，私有家業，遺愛而完成之。石崇多資而滅族，沈萬山財廣以殺身。悉因私家，而遭巨害。慘哉殺苦，至今人類愛而不悟。蘇秦，被父母妻嫂之激迫，刺股攻讖，遊說功成，身戕異地。買臣，受其妻窘，負薪苦訓，身榮族滅。斯著名之人物，未脫殉家之慘斃。試問，孰令爲之。莫非父母妻子，家也相激，而造成之。河北，樂亭縣，資本家，劉坦。因祖遺之產，分而雜清。詞訟二三十年，未曾解決，以致於零落，吉林省督軍，孫烈臣，遺產豐富。填房妻，與其過繼子。因資產，視如寇仇。彼此覬聘律師，訟戰法廳，至死而未息。斯富豪與軍閥，家也紛爭，久度地獄生活。試問孰使，仇視訟戰。莫非夫父遺業，而種之仇視哉。余村武清，小康之嗣。猶子，武廣志，承其紛爭餘業。岌岌乎，未演成流血。至於廣志生子，名曰武慶。性嗜豪賭，因賭債而典房賣地。廣志夫婦，痛子憂貧，以致叟病媼瞎。一雙老夫妻，相繼慘斃。斯余目見，我之幼年，私塾同學，武某。健存於世，逍遙法外，實在情形。特以錄彼，作人類之鑑考。

試問廣志夫婦，嗷嗷誰手。莫非因其敗子，武慶賭博蕩產，而斃之乎。至於庶民，父母倚其子，以出怨言。無能不孝，激而走險，以致於殺身者多。子靠父母之遺產，驕奢淫佚，骨肉紛爭。厚弟薄兄，勢如敵國，以致於族夷者多。妻慕虛榮，不忍於貧。繼惑其夫，冒險觸法。成則坐饗，敗則下堂。終身服役，死而方休者多。夫有才能，營營富貴。金屋藏嬌，妾媵成羣。嫡產庶生，猜怨妬恨。色衰者後，躍往者前。優劣紛爭，齟齬禍起。逐日嗷嗷，死而方休者多。弟藉兄惠，則多怨言。怨乏利寡，未遂其私願。兄倚弟勢，則多抱憾。憾不從已，未滿其欲海。反感惡生，徒嘆奈何。實緣國風俗倚，因其家道累趨，而死者多。家業豐富，被其子孫，吃喝嫖賭，收而零落者。父母爲之，嗷嗷涕零，痛閤氣警。不知所以，而死者多。據此事實，鐵誑之言。父殺子，子弑父。夫斃妻，妻戕夫。兄仇弟，弟寇兄。巨冤難雪，深痛黃泉。逍遙法外，而不究者多。嗚乎！中國民族。無形殉於家慘，無故斃於家苦。以骨肉，而私爭如仇。以微產，而惡鬥不休。因家內亂，因家外侵。因家起紅黑戰，因家流血因斃。家也慘苦，如斯禍厲。可不詳爲深討，則化痛源。家爲國之模範，國爲世界之觀瞻。家寧國靜，天下始平。或曰：東亞俗風，不及歐美。子不倚父，父不賴子，因無承繼同居之弊。夫不踐妻，妻不累夫，因有謀生工作之責。有家庭之名，寡倚賴之害。似乎，較於東亞，病軀之多。曰：善則善矣，仍未免於政爭軍競，商戰工擱。名爲國，而實爲家。五十步，而笑百步，究竟未脫有私家。內政紛爭，而外侮戰，究竟未脫有私國。家國有大小之分，私心無巨細之別。宜以人類爲重，澈底要公。公天下之物，公人類之心。使夫天下人類，無所私爭。抑云：共產赤化歟。曰：非也。馬克斯，主義著述，市嚴禁閱。民不得購，以致生疑。然而，赤行極慘，世人所共視。無乃偏枯多僞，暴虐嗜殺。是以流血，而世恐懼。破壞人倫，搗毀建築。名曰：平衡救濟，求實同歸於密。宣言解放之區，甚於專制之域。言不自由，行不自由，逾於古野王霸之橫，上下慘斃，不遺情理。是否合法，無卷可考。對於財

開，慘殺過度。對於成物，畧壞秦甚。凶暴折損，而寡德行，偽多真少，無怪列國生疑而反對。慘斃破壞，無怪列國生恐而嚴防。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無非理智與倫常。德達而自化，無須慘殺。益顯而人歸，無須強斃。是以公德公益，莫善於宗教。言自由，行自由，競於良化，凡為自由。果能革其腐守，展其新蓄。實我人類，絕妙之模範。君主，民主，共產，以及無政府。悉為適宜，毫無障礙與矛盾。最神妙，化世止殺。宗教良殊，遠欲勿貪。第一善法，自由信，自由歸。第一良範，自由守，自由作。有志者，各展其慧力，以善天下，救世者，各奮其光榮，以醒世人。展我人類之新生，莫善於基督。言而不殺。行而無虐。競爭者，無非以血飲仇敵。乘其心善，化其惡行，可謂真亦而無偽。果能悉乘全世人類，化為耶穌之行。使夫野心家，不敢萌其私爭。競也者，競於公益而加勉。爭也者，爭於公德而有獎。競於公益，以厚養，勢必自努其力。爭於公德，以譽揚，勢必自奮其誠。厚養譽揚，進步工作。求實剔虛，無碍自由。男女配偶，曰有家。同床，曰夫妻。家有室，床有序，男女工作，有職務。男有厚養譽揚，女亦有厚養譽揚。各食其力，神聖無虧。互無依賴，尤無過累，雙方既經認可結婚，娛其永久自由魚水之愛。一室同床，度其天然青春人倫之樂。厚養譽揚，係男女各自努力公益而博來。男無強硬之侵欺，女無依賴之耻辱。他人尤不能，狡竊而染指。破彼凶家之慘苦，度我快樂之新生。無苦惱，無私雜，各自善為，努力前程。所生子女，父母應壽十五年，保護義務之負擔。十六歲後，子女既能工作，自立生活，尤有厚養譽揚之補助。子女於斯，公益奮展。父母於斯，脫其私愛。十五年義務負責，實寓遠愁，達其滅生滅殺之大道。子女無私雜之苦惱，父母絕累心之禍老。無碎人倫之恐懼，有益公德之團結。至於特出材幹，遴選大學。公培公養，公濟公愛，公心以教公學。公材公需，公任公責，公心以奮公益。子女無靠父母之私，父母無依子女之弊。有公家暢慰之安樂，無私家搗亂之紛爭。同室同床，公益公競。展各人之才能，盡大公於無私。春錦標之公認，護譽

幾於公朝。夫身之厚養，妻不得而干涉。妻身之舉動，夫不得而侵犯。神聖之自由，無絲毫之僭越，人倫之大道，有綱維之統系。帝王，霸者，競此道，無夷族滅種之禍。民主，共產，競此道，無慘殺流血之害。簡述宗旨，綱維有目。欲覓全豹，宜觀信條。息世狂風，醒世惡俗。列國幸甚，人類幸甚。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親道

余嫂單氏，兄逝孀居。長子琢，次子成。弟凡二人，文武皆落選，商工非其所長。雖無特能，務農堪稱中樞。琢成雖不大陸，尚可同居度日。成妻蔣氏，虛榮心熾。成母單氏，貪財過度。母以爲子，悉數爲爨，心有不甘。說長論短，以與兒聽。妻慕富貴，嗜張比李，態言變激。於僞滿，康德十一年，一民國二十三年。春季，激成怒蓄，隨塔山，高鳳岐，往烏奴耳。勞工築防，蘇聯攻塞。及地旬餘日間，突被倭員，以淬擊斃。木函盛其焚骸骨灰，郵轉至家。母哭，兄涕，妻嘆，聲聞一時，而葬村北山坡。成妻蔣氏，期年而遠離。嗚乎，成孰斃之乎。莫非被其無知母親，貪而迫。淫蕩賤妻，言而激。斃成之軀，命喪於始動，其母與淫妻。設無母妻之迫激，成可村守農傍，身不離本庄，倭寇安得而斃之。余村趙耀先，出身奸商，後學無賴。生子有四，長名子學，次名子仁。三幼穉，尙有瘡疾。長次居家，時商時農。耀先因嗜鴉片，每日虛耗，超於尋常，家度數倍。放賭抽頭，零售吸煙，以濟浪費。見其四個子，一無來財之貨。逐日大罵，晝夜不停。長子學遠離。次子仁，技軍。光復後，內亂黨爭，甚於中倭大戰。遠離投軍，不知落於何地。戰有傷亡，雖有病殃，皆在人事意念之中。而趙耀先，絲毫無動於心。逐日言計生子，各各需耗之本。痛財思累，罵聲不止。（與余函云，總有犬子四個，無能養老。培植而今，分文未得。弟之心中，萬分難過。）嗚乎，設如其子，或有傷亡，或

有病歿。試問孰使之，而傷亡。莫非其父，趙釋先罵而迫之。設無父迫，子可守份務農，不離村作，安得異域之災禍。最可陋之俗風，我國爲父母者，多不知盡其父母之責，而欲博其子之厚利。是以演成，重男輕女，買賣式婚姻。表面形式，僞裝父母。求其心理，實在奸商，圖利之賊。民族腦海，積濁黑暗。欲謀全國之輝煌，豈可得哉。素僧，黃宗覺，聞導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良教洗腦，放大光明。

盲殉愚貪

促療好鬪，童子玩弄，秋禾期與，搜捕尋捉，以應時役，而博勝負。罔顧顛倒，苦其訓練。養精蓄銳，以備奮戰。童子群聚，各誇其能。奇名怪形，利鈍銜較。將欲使鬪之前，童子各將蟋蟀，握在掌中。口吹法氣，注視行動。置其戰場，刺以鼠鬚。雙方展翅，鳴聲大作，怒目振臂，奮力肉迫，牙痕爪迹，支體殘傷。弱者敗北，強者猛追。甲童以其鈍弱名負，怒而摔斃。乙童以其銳強欣而糶衆。當此之時，戰勝促織。鬚蟲翼鼓，得意長鳴。必有丙童，接而試鬪。敗北者，仍然摔斃。定有丁童討戰，以博勝負。敗者身碎，勝者長鳴，歸終蓄養之促織，不殉於戰場，必斃於童子。嗟乎，動物之好鬪，莫甚於人類。世戰之大將，不殉於疆場，必斃於國法。促織被童子而玩死，大將迷名利以戕身。寒蟲無知，盲殉童子。大將識迷，盲殉君國。人爲物斃，慧別清濁。果能考核耶穌，必能變其試海，竟爲大同人類之殉。決不以區區部落，謬分君國，割疆而競慘殺。蠟性好險，團結公益。長江巨海而無畏，山嶽高峯勇於登。巢穴工巨，微力集而築成。外勢如丘陵，內幕最奧妙。淫雨滂濤，雜毀其居。大火山焦，無碍其任。公益堅強，團結力衆。偵逢食糧，通告全體，爭先恐後而奮輸。察遇要需，悉爲緊運，無分巨細而搗移。左右應急，前後繁忙。扯拉推抗，無一自惰。大具形名被其貪，適其騙者受

其侵。身殊杏小，種族繁昌，腰如懸絲，力結攻堅。達其建設，成其構造，審諸食糧，備諸要需。嗟乎，動物之團結，莫善於人類。惜我人類私鬪力大，公益勢散。慘殺破壞，反不如後生之蟻。實我世界，所有一切人類之大恥。噫嘻，人為萬物之尊，類於昆蟲之鬪斃。理智科化之能，不如蟻生之團結。救也不良，以致互相慘斃。殊為可悲，殊為可哂。噫我人類，活似童玩之雲蟲。鄙我人類，不如蟻蟻之善生。皆必群起而攻之曰，狂徒亂言，不知自尊之可貴。雪航，趙可善，曰。以自尊之貴，始為侵戰慘殺。以自尊之貴，始為首殉愚貪。究其宗旨，不知所以。尋其貴賤，未會了悟。為人類之殉，不失為聖。為私利之殉，難逃為盜。惜我人類，殉於私利者多。奚以知其然也，試言以證之。鬪龍逢，為其私君，而諍行爲，不免夏桀之誅。王子比干，為其宗社，而諍酒色，卒遭文辛之剖。伍員為諍吳禍，刎頸夫差之前。申生首孝，愚死於驪姬。扶蘇賢從，自戕於趙高。關壯穆，義殉昭烈，岳武穆，冤死宋祚。陸秀夫，負孺子而投海。文天祥，為宋廷死於正氣。周遇吉，全家喪命戰場。崇禎日晡，殉其家天下。拿破崙孤島，殉其私有皇帶。希特勒健將，威斃其納粹。墨索里尼黨魁，皆死法其斯。東條英機，為其君國，甘作戰犯禍首。嗟乎，明君賢相，良將精兵，勝者歸息榮耀，敗者俘作戰囚，不免慘斃。溯考人類，始於競爭以來。咸以私有君國，為其欲海而競斃，實為人類之爭殉。皆以俗風自尊，為其名利而嗜戰，罕為救世之德殉。人類公敵，而人不悟。人類禍害，而人趨向。惜我人類，不知貴賤，認禍為尊。惜我人類，無衡輕重，認害為貴。嗟乎，物世巨盜，而人類反為尊貴，羨慕趨向。為人類而犧牲者，救世耶穌。惜我人類，不加詳考，而多仇視。惜我人類，不加細問，而多賤聽。至大至光，而人不競。反順狂風，而競黑暗之禍星。至尊至貴，而人不爭。反助惡風，而爭盜賊之慘殺。尊貴至聖之爭，為人類之平衡。顯其神愛之無偽，必成世界之和平。無為父母，無為本身，無為妻子，無為私君，無為私國，無為私種，無為私族。不以時機，而互利用。不以優劣，而相

忽略。大公無私之犧牲者，林肯爲黑奴之解放，財閥政客，地主劣紳，軍人土豪，奸商惡販。群起而攻，可云無一不反對。最堅硬，而有勢力者。多數劣黨，爲其私利，而劇烈之逆抗。辯論以理，正名以族。實力有武，沒有金錢。黑奴乏識，類於畜牲。情願惡黨勝利，依策而食。愚不知感，恥不知害。族異形怪，高等優畜。令與肩齊，情多不通。林肯毫無私圖，卒無所畏，以爲人耳。應籌恤憫，不宜異黨。於是戰而，卒敗劣黨。擊破巨盜。粉碎賊錄。碧血輝光，晶結作鑑。前無史創，後無繼任。英雄多爲權利之私斃，三爲人類之戰殉。二次世戰風雲，時稱五怪。拿破斯，希特勒。法其斯，墨索里尼。馬克斯，史達林。合衆民主，羅斯福。主義三民，蔣介石。當世五大怪傑，各有特能。爲其主義而死爭，爲其愛國而雄鬥。侵襲暗備血戰遊擊。無非以列國良民，填斯主義。無非斃列國良民之實敵，博成愛國之人患。擊滅二斯，敗一君國，戰局始慶結束。然而主義風行，雜觀穩定。羅斯福曰，吾爲人類而死。大哉斯言，人類救星。蔣介石曰，我爲正義而死。濶哉斯言，東方大道。正義者，確爲人類。無怪二人，友稱莫逆。志向既同，行亦無異。羅斯福，腦溢血崩。蔣介石，在世奮鬥。五傑存二，舞臺劇演。最後貴賤，決於閉幕。世皆以羅斯福，言去實行，悉爲人類而死。耶穌復活，完成天國。實與一家，何來慘殺。人間幸福，和樂且祥。否則，盲殉愚貪，爲私迷之蠢爭。第一第二第三，相繼血戰。第四第五第六，怎可能免。科化大展，武器特殊。殉家，殉國，殉主義。策我人類，殉於絕盡，而後已。溯我人類，殉於戰爭。雖有善藉者，必難脩考其數。前綫戰殉，後防災殉。勝者鬚盡，敗者戰犯賊囚，垂首待斃。山河依舊，殺法突幻。亂者何榮，輸者何羞。以神愛之光陰，虛擲蟋蟀盲殉於兒戲。以彈丸之地球，謬作蝸角之空爭。有益乎，無益乎，宜爲鄭重之酌思。爲公乎，爲私乎，當以真理之核考。果與人類無益乎，勿殉可也。嗜於名利，而迷自私乎，勿殉尤可也。林肯身被賊戕，逮其仁政。碧血生輝，世界起色，殉之切宜。哥倫布，探成大陸，有功後代，不

亞於身殉。哥納義，志酷第一，完成公益。奈卿愛爾，忍辱傷兵，革新護士。苦作爲人，不亞於身殉。魯吉委勒，舍身施療，心存社會。查普曼約翰，花木西墾，犧牲本身。公忠之殉，精神永存。凡我人類，宜爲崇競斯殉。公世光明，典祀紀念。輸貫清腦，靜洗濁思穢想，世界決定太平。今世崇競武勳，躍進嗜殺。威履，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等。凶猛善戰，血流溶溶。盜之尤者，風高怒吼。典配飾藻，殊勉有加。美其名曰職殉。獎我後人互斃。愚矣慘哉，宜爲猛醒。闢邪徑，導迷途，莫甚於盲殉。鑿欲海，築淫窟，莫害於愚貪。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禍世凶星，殺人巨盜。殉其職，盡其任者，享導世人，闢其盜源。宜碎斯殉，止我人禍。喚彼盲從，速登覺路。石崇多寶，藏於私有，以致於殺身。設其當日，競而爲公，以作博覽。寶可存於今日，名可垂於後代，孰得而誅之。沈萬山多財，愚於私己，以致於族滅。設其當日，競爲公益。財可存於今日，名可垂於後代，孰得而滅之。嗟乎，今日資本家與財迷，何不速爲反省，無畏大盜而誅夷乎。殉君，殉王，殉家，殉國，競殉區區部分之私斃者。莫如競殉天下人類，融和之大同。認清盲殉愚貪，爲我人類之公敵。崇勉大同，化其私斃。如蟻團結精聚，公築世界樂園，大展神愛之光輝。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 利產

利無增減，賊亂之以增減。產無多寡，盜據之以多寡。大地一球，天賜人居。咸係上帝之子，應掃彼此之界。毒疆既然銷化，安居自然樂業。世人所以不能安居樂業者，賊亂盜據割裂分勢。有人多地少，產遼濶而民稀。人多地少，衣食恐惶，勢必思其外侵。產濶民稀，弛惰荒蕪，當然輟其進展。雨暴熱激，風烈寒迫。貧則起盜，富而生仁。天經地義，常軌之實。人事變幻，日新月異。君主，

民主，共產，極至烏托邦。勿論如何奇革，歸終仍爲衣食住。何種才幹，決難增產地球之外。勿論如何主義，無非爲籌謀民生。何種計劃，不過仍食地球之物。君主，產於斯，食於斯。民主，產於斯，食於斯。共產，產於斯，食於斯。勿論如何舞弊，目的在於吃飯。花樣如何翻新，目的在於權利。堯之爲君，茅屋，土階，鹿裘，糲不粟色。衣平民衣，食平民食，住平民住，工作亦平民工作。是以揖讓，罕人死爭。雖云君制，則於今日民主。果如堯之儉篤爲君，居於今日亦無爭，因其無害於民生。譬如十人，耕地百畝，秋成收糧百石。君主，名曰食我。民主，名曰共食。共產，名曰均食。究竟，爲君私有。名雖君，而其身，無食二人之量。民主，公有。名雖公，一人之量，不能濟十人之饑。共產平均。名雖均，十人仍需十人之費。譬如，每月一人，食糧二斗。十人年額額銷，二十四石。秋收百石，盈餘七十六石。以是簡計，皆可明瞭。任其如何巧算，奇異名稱，決難變易增減。擷而大地球之人數，亦不過如斯而已。君主，民主，共產，治安皆可。所以亂世，而不安者，弊在情狹貪婪權利之爭。名無優劣，人有奢儉。君似唐虞，雖帝制而無爭。民主似袁世凱，希特勒，雖共和亦必亂。今世黨派，下級工作人員。衣食住，超乎昔日堯舜之君。中級黨員工作，衣食住，不亞封建諸侯。高級黨員工作，淫佚奢侈，不亞於三代以下之帝王。微有差異者，無秦皇，衆多幽女之娛。寧清廷，數千宮男，解放之穢。馮公玉祥，與蔣主席雷云。馮席一棟四十萬，每日不下十萬棟之宴會。揮霍蕩費，無非官寮與黨派。連絡運動，無非車馬與奸商。閱報者，而駭目。談論者，而色變。馮公直言，以正俗風。恤民心切，以逆衆計。清廷道光，龍衣補綻。未見各派黨員，著有補綻之西裝。因是黨派日擴，遍地如毛。凡入黨籍者，皆生妄念虛榮希望心。高級黨員，而握政，額過帝國元勳王公。中級黨員而得祿，何止東周諸侯。下級黨員，數難言計。東北良民曰，黨混泰多。好在無似，僞滿之敵詐。然其競取，黨政黨權，日需浪費，無非良民之血汗。學者咸競，黨派與政客。非步胥吏奸商，即入軍警之途。嗟乎，良

工，之員工作，錦標軍人競奪，我爲農工放聲而哭曰，負擔日增，奄奄待斃。素僧，黃宗督，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競奪農工錦標，慰止悽慘悲聲。

窮納無盈

虛能容納，收藏一切。空能全有，涵養無遺。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任萬物之侵欺，任私抗之自衛。雖毫末之微，足可勝於虛空之大。動植皆侵其弱點之可欺，而無防其烈化之厲巨。是以有形之物，難逃乎虛。堅強之體，卒化乎空。以此觀之，一切動植有形之物，悉納於虛空無盈之範。於是聖人考諸物，悉爲自納於虛空。故行其虛心以下人，空已以愛物。下人者，而人恒其敬。空於愛物，莫之能傷也。英雄則反是，所謂殺人者，人恒殺之。任行篤愛之聖窮，無辜英雄之殺富，競達虛已以愛物，完成克己之任責。世人皆知競己之名利，而不知寓之於凶害。皆知窮思之愚蠢，而不知寓之於聖利。是以彼爲己，而此亦爲己。我愛人，而人亦愛我。一而二，二而一，未脫計三之數。彼競私，此亦競私，彼此同遭競私之害。彼競公，此亦競公，彼此悉得競公之利。競於私者，愈競愈黑暗，妬恨仇視，激至於慘殺。競於公者，愈競愈明朗，親近博愛，極似於骨肉。我益人，而人亦益我，是益終歸於己。我殺人，而人亦必殺我，是殺終歸於己。我禍人，而人亦必禍我，是禍終歸於己。我利人，而人亦利我，是利終歸於己。我害人，而人亦害我，是害終歸於己。是以聖人，愛人及物。庶民尊崇，物亦莫之能傷。英雄豪傑，嗜其殺人之治，竭力乎其天下。雖其威嚴可畏，結果不免短期，崩潰於自滅。列國皆如斯，古今莫不然。惜罕詳考，而多疎忽。東亞重男輕女，中國尤甚。以致數千年無教育，悽慘纏足愚弱之女。流毒擴大，染成東亞，半數廢人。愚其弱昧，以作國民之母。岌岌乎未滅種者，幸我基督東來。啓我良識，女知解放。化我愚頑，男知革新。而今亦知，大聲疾呼強國

，體彙健康。漸漸發展，有如嬰兒之進步。惜我最早開化之民族，今日仍落伍，晚進英美之大後。病在不認耶穌，弛敬真神上帝。是以家多痛苦，國多內亂。互自慘斃，狡辯僞榮。以致於黑暗陰霾，地獄森森。果能信耶穌，敬真神。倏然雲開霧散，當日大放輝光。否則，根本既失，謬誤到底。穢腦不洗，覆轍舊履。似重男輕女，偏枯教育。愚弄自欺，毫無人道。野心勃勃，爲己適切。謬以地獄，而云天堂。美麗民主，不如封建。氣也不平，而穢亂。水也擁塞，必暴潰。軌有經常，道無二理。封建時也，虐君奢侈，諸侯淫佚。賤視黔首，階級懸殊。厝屠黑暗，處處剝蝕。民窮教育，識級特劣。低氣日壓，極至於誅君。陳腐日積，極至而夷侯。今日演成局勢，有甚於封建。無怪不平，無怪其亂。教育，爲國家之至寶。家有子弟，盡其才能。無偏無私，遴選其讀。無爾無我，籌補學費。是其祖有陰德，家必興焉。否則反是，人亡家散。國有殊材，焚如毛薪。富者爲己，無良能之子弟。貧者才生，乏培養之教費。洪至賸徇運動，免試而入大校。朽木花雕，堆以金玉。良材廢棄，然以爲炊。今世列國，多害斯症。東方封建之時，曙光尙未嚴塞。君爲私有，無忘遺才。搜羅夾帶，訪賢詢能。於是牧童漁翁，皆知努力。樵夫耕叟，咸悉發憤。身雖貧賤，學業不輟。負薪掛角，無弛於工作。囊螢映雪，節省其學費。朝爲匹夫，夕膺公卿。伊尹果賴學，成湯決不禮聘。太公設廢讀，陰符莫能大展。嗚乎，今世權利黃金時代，富貴生活人才。軍閥政客，所生之子孫，悉握政柄。巨商大賈，所生之子孫，俱掌財權。以其金錢力大，堆成大學。以其旅費充足，歷遊列國。糞土金污，增其特色。嗟乎，貧寒子弟，即有天才，無能爲矣。莫云大學遊歷，小學足有難登。因家貧而日工作，爲糊口何暇讀書。負薪掛角無校証，文似班固世人輕。囊螢映雪乏異業，孔孟重生亦杵然。罕明君之搜尋，乏報紙之宣揚。嗚乎，伊尹生於今日無能爲聖。買臣貧於今日，難成其儒。是以今世智者之子孫，而日智。愚者之子孫，而日愚。富貴之子孫而日富貴。貧賤之子孫而日貧賤。牛馬奴隸，昭然人獸之階分。貧而沉淪地獄，永不能

返其身，利害對照，人難預料。打倒大盜暴君之專制，血肉造成共和之民主。元首自鄙爲公侯，封首躍登作東翁。根誅王爵，剔決世襲。咸謂從此，可無大害。孰料侯肥主瘦，愚被狡欺。黨魁巨官之子孫，金錢智力，永久超乎貧而日愚，東主蠢翁之上。孰又料，以血泥肉醬，博來實力，造成狡智奴欺。主可爲主貧日愚，永世作牛馬之痛哭。然而人非獸識，一旦猛醒，必甚於誅君夷侯之迅。欲世界之和平，必先以中國女教入手。特費殊訓，普及無遺。女應提高，男宜次之。女爲生民之母，胎教母道，行止動作。精神氣染，無形關切，有不可思議，神傳之教育。及至嬰兒，七八歲時。母教完成，勝如中學十年。因其基礎良潔，穢而雜染。再入小學，名雖初級。超於無母教之野兒，高級程度之上。况無母教之兒，甚於未經馴伏之野獸。因其知能超乎野獸，復染惡濁社會之深毒。七八歲間，穢入骨髓。色墨絲黑，洗白爲艱。雖有良師，亦難究正。而今中國未受母教之民，爲數極夥，可不畏哉。母教即達，良心必正。良心正而家齊，家齊而國人和。國人和，而道德展。道德展於天下，世界焉有不平。是以俗風之腦，毒甚於女穢足。惡習之種，禍烈於猛獸。歷觀史載大戰，無非俗風惡習之激起。禍源流血，慘哉可畏。改惡易俗，神農工作。拔諸地獄，復活耶穌。樂園蒼朗，窮納無盈。天生之才，各植其用。達其貧富無偏私，使夫牧童漁翁無遺憾。貴賤彼此無厚薄，使夫財閥資產有保障。否則私心不死，盲呼愛國。而不思天下，人類是愛。甲國備原子，乙國儲死光。初染一三三，風行於列國。彼思掃盡，此思燒滅。愚迷癡狂，認砒霜爲甘質。人類禍想，幻成世界之不安。抑云，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可以無爭乎。曰，世間大覺，神聖之道。雖有極惡巨盜，決不血刃無知之赤子。即使凶頑賊漢，必不慘殺龍鐘之老嫗。因其弱而無能，反博盜賊之恤憫，設有強硬者，必犯衆惡，悉竭羣力而攻之。極至擊斃，而後已。神農工作者何，曰，發公德，鄙私忠，尚仁道，戒凶誅。以德誠感愚頑之猛省，着實特彰公德之偉勳。一視人類，悉是同胞。相親相近，無分畛域，精神一致，以止殺機。愚者勿

欺，而垂憫。頑者勿暴，以柔順。禽獸猶宜愛，何況我之人類乎。復活耶穌者何，曰：洗穢腦，清穢心，崇大成，教善行。以神愛世，厚薄之平均。著真殊顯，偽宜之可恥。勿論貴賤，窮納無遺。凡我上帝之子，志行篤誠工作。法其狡智，洵我私情，擴大神愛，易世惡俗。輝耀神光，朗肅妖風。春融氣和萬物欣欣。尤宜須知，智者神之愛子，慧者天之信使。厚以禮教，愛以特識。美於環境，高於生活。既受神之厚愛，當盡厚愛之任責。蘇傑天之信使，應負信使之濟世。勿走邪途，以智欺愚，勿以慧力，暴誅頑固。勿損愛子之榮譽，勿失天使之信任。永久享其神恩，如甘露之滋潤。熙熙雍雍，慧娛無疆。物質文明蒸蒸日上者，德大之所感也。愚頑貪狠，神罰之下，凶惡暴虐，天譴之罪。愚頑貪婪，作孽自縛。終身苦其黑暗地獄，桎梏之生活。凶惡暴虐，嗜厲吞砒。終身苦其欲海難填，禍趨於族夷。蠢笨之識，謬行逆施。環境惡劣，物質缺乏。悽慘痛苦，毫無禱慰。穢氣茫茫，不知所以者，取孽積之特深也。智者悲之，慧者憐之。多方憂思，以拯沉溺。悉心籌劃，交諸枉席。譬如父母良師，教訓愚頑子弟。諄諄善誘，不忍笞傷其體。喚其醒悟，增其智慧。處處莊嚴，標榜雅潔模範。拔其苦惱，導其樂境。甲競於斯，乙競於斯。以致全世界，所有之人類，無不競於斯。甲如父母良師之愛，乙如父母良師之愛。以致全世界，所有之人類，無不如父母良師之愛。競於斯，愛於斯，學於斯，行於斯，戎馬安能生於郊。以此競爭，無畏劇烈。以此褻愛，何懼積極。愈速愈好，愈快愈妙。人人以父母良師之心而為心，能不達其，互敬互愛互恩互義互惠互利者乎。既達父母良師，大博愛共同之心理，決無互妬互恨互陷互害互慘互殺之動機。愛博戰息，公耀私滅。釋迦必厭其機樂輿圖，耶穌即開我天國朗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之能知者，莫知我之可貴。敢問其方，曰：神農工作洗腦，復活耶穌民生。

（附言）革教

國亂紛爭，屠殺流血，天下而不能安者，巨毒源於婦女。忽其良德教育，以致戕狗之不如。惡俗賤賤於小人，激成殺機力猛，以致大盜之慘忍。女無良教，虛榮怪誕，因之而生。無術輕重，易從誘迫。是其所生子女，愚者似牛，無價之可論。智者多下流，萌禍之可畏。藻池，修脚，蓬髮，旅館，茶棧，飯店堂宿，優伶娼妓。彼輩工作，終身以服裝爲目標。量其勢力，發表度數。勿論市井無賴，巨盜大賊。華衣麗冠，當即獻其媚技，殷勤奉謹。任其明哲博士，服敬履綻。遵加白眼，該謹晒罵。常衆侮辱，使彼難堪。究其所爲之目的，僅僅不過微末之賞金。貪此微末賤身之賞金，而激迫演成世間之大亂。奮雪之心，人皆有之。自尊之貴，情感同之。受其賤辱，雖匹夫而入骨。况亂世草莽，英雄之數多乎。昔日，盜跖，黃巢，李自成。二次世戰，希特勒，墨索里尼。焉知不受此輩行爲，刺入髓。張獻忠，毒激四川，是其惡殺之原起。男兒無良教，始敢爲非。惡機亂萌，悉在於生身。孟軻，成其亞聖，藉其良母機杼之訓。窃思馬麗雅之教耶穌，力必超於孟母。雖云愚度，亦在人事情理意想之中。張獻忠等，設有孟母馬麗雅之窮訓，決其不爲禍世殺人之生活。余雖未曾深悉母教，亦敢武斷言之。惜我中國數千年來，輕女寡教，以致公德落伍，達於極點。况智者而日上，愚者而日下，識級懸殊之大害。革新宗教，宜從中國女嬰入手。女孩能言，即以識圖認字法，多備幼稚園。女教普及，悉數有中學程度。男孩無教，可超高小之上。或者自修，優於中學。母能大學畢業，子無入校亦有中學成績。熏陶漸染，自然相似。課程摘要新約，將耶穌聖行，貫輸爲母之腦海。使夫女嬰，各各悉生耶穌之心。再生男兒，即能人人萌耶穌之念。果而人人能行耶穌之志，天下決無武力之爭。否則，教男而忽女，盜賊必難清。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教不革而自新。

神農工作復活耶穌

世界如之何，而後能和平，曰復活耶穌民生，重爲人類再造幸福。不以天下之大，忍視國籍種族私欲之爭。尤不忍視羈民崩潰之血肉，曾腐鼠之不異。博其國際種族雄長，最少數名利之犧牲。得意洋洋，毫不慘然。豈天地之大，碎民崩潰之血肉，獨私少數英傑畛域，屠毒之淫樂耶。以國境爲至寶，別種族如寇仇，慘殺侵擄，認爲當然，各國私愛以爲是，豈不知殺機亂起而全非，後之英傑，果能保此國境傳之於無窮，亦無怪其以此自私。人之陰謀欲侵，誰不如我。密絨滕，固扁鑰，以爲嚴防之堅固。然少數英傑之智力，難勝天下同嗚不平，欲得之者之衆。遠則數世，近則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種族。明於大博愛之和平，真正耶穌信徒，人人能護。是以華盛頓無私愛，林肯任犧牲。雖然大博愛之道而難明，不以俄國之淫威，易其種族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耶穌如之何而能活，曰神農工作，信徒悉生耶穌之心。所有一切人類，深悟基督大道，則天下必平。

（附言）解答

或曰，當年耶穌，業經七日，復活陞天。信徒作證。世人公認。而先生謬言再活，豈不誤哉。曰非也，吾所云者，復活耶穌，非言俗迷之復活。僞徒兜正，革新工作。使夫世間，人人自生耶穌之心。精神一貫，氣久相似。洗穢腦，滌濁心，悉化世人，皆能承受耶穌之新生。使夫世人，脫離耶穌，不能存生。達成耶穌，爲人類之生命。孰棄耶穌，孰即棄其自生。使夫人人腦海，發生耶穌之萌。行爲耶穌，工作耶穌，犧牲耶穌。使夫世界，列國元首，以致於庶民，一是皆以耶穌心爲心。始達吾言，復活耶穌。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世人深爲承受耶穌之新生，導化世間之和平。

耶穌復活德化兵災

古之宗聖化世，以德爲主，國爲賓。凡其熱血之經營，皆爲天下之人類。今之英雄治世，以國爲主，庶民爲賓。凡天下之不得安寧者，以國有兵也。是以列國，贖武窮兵，日日研究殺人。所有精華，悉數集凶凶器。赴戰場，較死力，擲民生於不顧。一役也，枯骨百萬，血成江河，曾不慘然。曰，我爲愛國熱忱，鞭策之犧牲也。世界大戰，殺人數千萬，屠毒徧五洲，此尤屬空前絕後，人生之奇災巨禍，視爲當然。曰，我爲種族創業，戰爭之光榮也。然則爲天下人類之大害者，列國之窮兵而已。向使無國無兵，人各職其業，人各得自由。嗚乎，豈立國練兵之道，固如是也。古之天下之人，愛戴宗聖，比之如父。歡迎義兵，擬之如天，誠非過也。今天下怨惡其兵，視之如盜賊名之曰凶災，固其所也。而小仁義之英雄，畛域區區。以愛國愛家愛種愛族，強兵餓血之說，互競於天下。雖至種夷族滅，猶謂國與兵，一日不可無也。國名爲虛誕，窮兵成實災。以天下庶民有用之血肉，擲博列國虛名之誕爭。豈天地之大，人類之衆，皆狂迷而不悟也。是以堯放驩兜，舜伐三苗。數千年來，人稱有道。以其無私，而昭大公。華盛頓，爲拯民，而主戰。林肯，爲人類，而犧牲。流血之聲價，不亞於耶穌。兵動而無私，戡亂以止殺。萬不得已，而爲之。老聃曰，善戰者，服上刑。聖者無外之大博愛，不以國境種族之奇異也。或曰。化小仁義，完整大博愛。如之何，而後可。曰，復活耶穌民生，德化兵災。宗教天下大成，博愛天下人類。清淘私腦，盡汰畛域。神感天下人類，如水之靜平。

〔附言〕息磨

天地一大冶，形陶萬物，以作芻狗。英雄人間磨，粉汁庶民，以博名利。芻狗形成，係天地之仁

施。名利彰顯，係英雄之造化。天地治陶，悉符萬物之形成，英雄磨汁，工作庶民之新生。形成者而造苦囚，終歸於刑殺。新生者而博名利，卒達於導欲。刑殺者慘，導欲者爭。慘爭不息，演成磨之粉汁。輾轉無已，幻成治之陶形。嗚乎！天地嫉其芻狗，英雄嗜其粉汁。耶穌曰：我替世人贖罪。止治陶，息磨汁，展我之熱血。上帝曰：吾之樂園。余友馬角生曰：返我無形之家。素前，黃宗聲。聞書，曰：歸我自然，還我原真，無慮嫉嗜之患矣。

神農大笑英雄猛醒

枯骨數千萬，築成幾個英名。全球血淋漓，殺機起於侵略之野心。濫發私欲擴大，壓倒潔白之良性。人類之悽慘，莫甚於國境，燃起世界之戰爭。虛幻無益於實體，有害於民生。則國鈞爲私有，導殺人之火競。是以英雄，因此而生，割據區域。豪傑由斯而產，占領島嶼。伸縮無定，進退征誅。前仆後繼，了無止期。然則慘殺人類無窮之巨害者，唯國境大小，伸縮之爭而已。設無國境大小之甄，英雄必變其腦力，與我人類重造幸福。豪傑定罄其心血，達其博愛之仁。以其無可熱愛之國，決無虛名之成。彼既視國境爲應有，種族當熱愛。豪傑竭其腦力，盡其心血。粉身碎骨，雖至萬死而無憾。考其熱力之大，足以超過耶穌之犧牲。果有特慧，醒彼迷途。移其愛國愛家愛種愛族之心，力爲團結，愛我天下所有一切之人類。極樂可達，天國可登，豈不勝於區區微末偏私之愛哉。吾願世界列國，博學大雅，仁人君子，猛醒英雄，敏慧豪傑。悉竭智力，修正公約。別盡私愛，倡導和平。無分畛域種族之私，同生神農耶穌之心。天國樂園，即在目前。無優無慮，光輝明朗。農工握手，大笑人間。長期復活，聖地無疆。

〔附言〕近視

目疾近視，眼於遠觀，必佩適宜眼鏡，而後目的相應。識疾近視，罕於慧達。必須研求聖經，而後識開朗大。余幼遲鈍無學，記名其督，而後粗知文法。昔日我認耶穌爲聖，不敢妄言爲神。今日我認耶穌爲神，不敢愚定云聖。諺曰，歸我老家。果能歸否，孰可保險。世人無家，孤遊極苦。短期肉體，瞬息銷滅。唯精神靈魂之老家，設如失無所歸。較肉體之孤遊，殆有甚焉。世俗人老，而昏瞶者。是其靈光燭滅，趨於黑暗。道德人老，而精神爽者。是其靈光燭增，趨於明朗。減其靈光之燭者，私穢沉淪。增其靈光之燭者，公卿家迎。家在何處，克善曰上帝。

修正公約朗化畛域

悉考萬物之所生，既知蒼天之所爲。詳查族類之繁滅，即知人種之臧否。天固空室，無預於人事。循環非井，有自然之報應。古往今來，聰敏技巧，治方術者多矣。嗟莫不以方術，自滅其種族。武功曠大，墜亡於武。文化昭彰，卒弱於文。帝制專橫，多遭橫禍。民主自由，複雜紛云。共產平均，過於自適。足見人類之痛苦，多寓於方術。流血之至慘，明顯於畛域。拯今之溺，莫善於民三。樂園之模範，極宜實地去履行。秉蒼天之大公，登諸人類於衽席。憐弱恤貧，仁讓非爭。彈禍於未然，夙永久之和平。大同民生，光耀天下。化專橫，適自由，息工潮，醒赤風。有如秋水之靜平，無他偏枯之窒碍。靜可鑑諸萬物，靜澤澄清。平可趨諸自然，無需征誅。祈天下仁人君子，共倡世界民生，同列國之賢傑，同鳴神農。修正公約，朗化私域。復活耶穌實行神愛之主義。

(附言) 狡應

世界大同，新說風行，或曰性有遺傳，抑云教育宛正，二者雖是，仍有不完。雪航趙克善曰道理

自然，大德感應。昔日虞舜，父頑母嚚，子不肖。而舜殊優父性，子尤大謬。遺傳之說，實難確立。歷代帝王子孫，無不集天下良師，德教其行。英武模範，賢哲榜樣。然而帝王子孫，卒難逃乎，國亡塗炭之禍。教育宛正之說，亦難固定。是以無德而有才者，必遭其才之害。狡得狡失，巧取巧喪。有如鈞山東崩，靈鑪西應之感。東北遼陽，袁金凱，次章潔儀。前清貢生，壯年營入官場。尼智多謀，圓滑至極。內輔張作霖，外結吳佩孚。初翼學良，終弼溥儀。滌陽中蘇，各報登載。噫彼漢奸，不亞五朝元老，馮道之智謀。鑽營富貴，隨風而轉。東北淪陷，袁附偽滿。趁機觀日，媚競崇銜。父爲尙書，子作高官。族戚鄉誼，多蒙厚潤。自遼陽起，至瀋水止。肥美良田，足有萬垧。悉數得自其妻，外號母老虎之手。以金多寡，酌薦職級。核親厚疎，舉其爵祿。袁避實權，言而有效。大小官僚，多趨於母老虎之裙下。似晉王衍，厭妻阿堵。偽裝清廉，假充名士。巨賍尤精，盜名欺世。陰而巧取，陽無所傷。子榮身貴，生活自得。陽無傷人之處，復能面面圓光。自娛終身，可保無禍。孰料八一五光復，共產八路軍，先到東北。搜查其家，金銀珠寶，裘服葛裳，計五十二箱。八路軍官，姑念袁氏夫婦。年已耄耋，子悉遠逃。恤其老，而有其頑敵之弊。袁氏夫妻，復又跪涕哀懇，酌留產業，憫其餘生。指破箱二，云內皆舊爛衣服。思爲賞給，維持遮體，免於凍斃，感德無既。軍官心軟，允其所請。側有小兵云，試爲啓觀。箱內無衣，僞滿百圓，國幣盈溢，軍官大驚。以槍指曰，狡極可恨。著車載箱，快而快走。袁氏憂悶，憤氣而死。母老虎，地已沒收，糧租絕濟。乞討民間，母老虎化爲母老虎。嗟乎，始蒙有智軍官恤允，偏逢無知小卒多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矣哉。至於特殊漢奸袁金凱，終未遁八路軍之崩者。因袁昔日未曾殺人，而袁卒亦不被人殺。因乎妙，果乎公。自審自裁，剛乎狡應。袁氏有知，可以無憾。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因果可畏，唯德有感。

東西標典競善懸殊

東亞以孔子爲文教，可謂先進於禮樂。西歐以耶穌爲主體，本係後進於禮樂。嗟我先進，不如後進之特殊也。孔子，講三綱，論五常，導我人倫之大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提綱挈領，維持社會秩序。井井然，而不紊。於是帝王，行其德政，利用而治天下。小儒規規，繩墨王道。以爲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間。以致暴君，肆無忌憚。征誅苛求，虐政百出。英雄逐鹿，乘機而興。籍王道之趨，互爲討伐。血流漂杵，都市成焦。肝腦塗地，荒涼腥膻。崩潰兆民之血肉，造成一姓之尊守。假仁義以勝戰，爲私利而刷新。除盜安良，養民自肥。省刑罰，薄稅賦，樂其子孫，萬代之食基。是以崇孔日高，尊爲文教正統。東亞知識，多志儒道。竭盡腦海，競鳴於世。禮教風行，譽守名節。愚縮治安，緘口智言。迄今數千載，惜無一人，而及孔子格者。皆不知，退化之悲也。況文教，闕乎庶民，生活之進展。理論醒勉，物植之發達。哲學科化，新知層生，莫不借重於文學。理想事實，記錄統系。發明著述，表彰公然。尤非紊亂無識，言語之可能。文化減退，而欲求進民族，安靜新生活，豈可得哉。無論種族，不分畛域。西方祈禱，耶穌救世之精神。直言盜賊，力諍人害。多數信徒，半遭匪類戕生。血潤西歐，始萌仁芽。濺達東土，晨光熹微。且達曙透，尙需時日，奚以知其然也，我未見東方好德，有如好色者也。景仰西方，奈卿愛爾，哥納義，查普曼約翰，魯吉委勃，林肯等。德超好色，彰顯西土。上帝愛子，天使救星。慚我東方，毫無所現。足見民族，德詳福淺。唯一孔子，永無及格。緣是處處落伍，夷視魚肉。嗟我族類，尙不知慘耻之可悲。西人尊崇耶穌爲神聖，因其德遠如好好色。力將黑暗盜賊社會，赤誠血染碧晶輝光。宗教德感，化惡爲善。緣是仁者，以此而生，造成共和，公諸天下。時有野心，無不自滅。或曰及耶穌格者，西方有幾。

曰，行仁道而瀝碧血者，悉數及格。歐美以此精神競世，始有華盛頓，應讓天下。林肯，爲人類之大犧牲。比較仕魯司寇，身軀髮膚，不敢毀傷者，如之何矣。譬如競賽，彼以七萬二千里，賽與一週，爲合格。極劣者，亦可達其萬里之程。我以五百里，擊標競走，云目的。極優者，必不敢超過規定之額。無怪我國，知識階級，多趨明哲保身。況治人殺人，髮膚不傷。達則食祿，窮則獨善。較其舍身救世，被人殺者，又如之何矣。孔子祖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大聲疾呼，始終無一人，忘其後塵者何。是我五百里之規定，不及七萬二千里，範圍善域之大也。劉啓智曰，東亞因何，不以神農作民教。雪航趙可善，莞爾笑曰。有碍帝王，欲海淫威。妃嬪賭博，宦官奴隸之樂。身任農務，以爲表率。嗜毒自苦，以療民疾。德化游惰，仁息戰端。行其水平線之治，不如孔教尊崇天子。征誅與奪，富有四海，八佾舞之貴。棄淫樂而就至苦，勞身饜民，征殺爲何。是以窳穢者，避神農之行，厭聞耶穌之名。神農之行，尙且難堪。何況效法耶穌，殺身救世歟。淫威日熾，壓力日甚。天下囂囂，大道難行。防民良善之思想，尤於防洪水之禍災。貴賤相妬，貧富仇視。弊積日深，不平之氣日增。任其有何種，愚民政治方術，終必不免崩潰。當今列國資本家，與勞工競視。設無善法解決，卒必難逃赤血之巨禍。雖然大道難明，不以俄頃財權之淫威，易其族滅無窮之悲。雖至愚者，亦明之矣。嗟彼英雄資本家，腦海未清者，宜爲良洗。

〔附言〕優劣

孔子之道，公諸人類，無別內外，凡欲求者，竭力教之，唯恐不通。尤大中庸，勿言極端，戒神迷，塞異說，最厭詭崇之行爲。講仁道，省豪橫，極惡秘密之匪語。公開無隱，坦坦乎而世不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友朋。得其道者，皆有補益。是以東方，崇之以爲聖。藉其化力，廣納異族

，擴大華民，英伙毒服。斯孔道之後，莫與比擬。耶穌則不然，行刺而大意，復瀆洗而世來，割禮領洗，難免不肖之行。祈禱歌頌，類於巫祝之爲。節制秘密，似乎詭祟。本係素酒斷乾，謬言食肉飲血，近乎異端，幻同兒戲。範教神迷，癡醉極枯。神聖活潑之大宗，作成死禱之佳誕。西方風景，無暇深究。東方人情，確屬反目。是以耶穌若大犧牲，不及孔子化力，求其弊因之所在，傳教者禱，固守者愚，未審疹疴酌劑，因病施醫。凡我人類，皆係上帝愛子。何可密爲範圍，使夫無知者，而生疑惑哉。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教宜革新，實達基督之大宗。

競獻血疆公酌仁區

教化關乎民智競善，國界確係殺人電網。利害是非，在於時俗。戰端風起，死於族靈。醫今之世，莫善先清腦海。其餘諸難，迎刃而解。耶穌良藥，因其苦口，多厭拒食。醫雖神，難以普遍。神農積祖，濟民肉食，多表歡迎。着糖衣，良藥可甜服。洗清腦汁，始能融和，團結無私。公愛通乎神愛，肉體清乎精神。悟已往私境之非，醒將來大公之是。血界化銷，障礙自滅。博愛大同，種族不分。完整寶輿，無裂無痕。獻國境，平諸害，萬孔殺人無窮之電網。貶英雄，褒聖賢，共榮良民之新生。以天下之大，無外人類之家。不分畛域，合而爲一。以科學之便，利於交通之迅。競善公榮，大國樂園。著實教化，爲神農之行。良藥洗腦，同生耶穌之心。咸以博愛爲懷，互敬互恭。皆以公益爲輔，相近相親。物爲天生，備民所需。嗟我大好山河，誤割國境墮文。謬分彼此，演成無窮戰爭。實與完整美麗之良田，造成列國擊殺堵人之場。就以神愛世人爲主義，晒我人類無故競生枝。是以神農工作，復活耶穌。醒世沉迷，達神主義。設如符全球，規定區域六十，每區域，公選賢德者，爲教長。或三年，抑五載，爲一任。無成績可觀者，隨時告退。不宜厚顏，聽人訐短。勇於謀幸福，耻於爲戀棧。公評工

作，選能以賢。一大區域，劃爲六大行省。以地方，選其賢能。請區域，加勉委託。行省教長，負責督作。次第州縣村，悉由民選。請省加勉，篤實委託。擇適當地點，組織中央總教會。統制三百六十省，教化一切事宜。村縣州省區域，按其德級，層層遴選。以德不以兵，專勵舍身而救世。賢能自苦，公諸人類良生者，爲大道總教長。賢能自苦，儉而不奢。虛名資儲，與貧無異。彼之蓄儲，矜然公共之輸源。競讓不競爭，研求庶民良善之新生。競公德，尙公益，使夫野心家，無隙賊仰。備選者，常有神農之德行。否則，心叛羣離。以耶穌，作榜樣，築神範之基礎。以神農，奮裸體，誅狡智之私心。天塚可陞，樂園競登。農工合璧，斯道易明。初步先以模型，漸漸達道大成。衆參條列，以清腦海。修正公約，而獎仁爭。凡我人類極宜猛醒。當仁不讓，私利勿爭。實與農工，無私畀行。保其國境者，咸存畛域私愛之心。是其腦海未清，殺機難息。彼此既存畛域私愛之心，公德無日施行，戰端無期可止。外以假面僞情，利用耶穌侵欺。內以鷹隼虎視，空喊口號弄愚。謙謹僞善，無非欲操國境電網之綱。複雜黑暗，決難弭兵禍於未然。碎害網，而無私。汰野欲，以戢兵。不宜私練，以表大公。兵爲人知護法，不應劃界私吞。知私慘毒之可畏，必表大同之公誅。競人類新新生活者爲榮耀，研求殺人利器遠度者，最可恥。化毒不良，皆競有益。醜陋世界，變成美麗乾坤。地獄生活，按諸藥園。人類戰之腥羶，光化全球之德馨。同清腦海，樂園共成。精神一貫，簡而易行。今世宗教，雖有統系，亦不過佈道勸善。今日敗之，明日叛之。即不叛者，亦毫無基督生活滋味。迷霧醉，空擲時間。對於灌輸基督精神，無實作之榜樣。類於佛教信徒，游民陷食。虛糜民脂，難抵補益。何如革新增產，自食其力。餘補社會，以作仁者之先鋒。團結一致，分門工作。改良生活，處處翻新。科學尤宜注意，爭先發明，競放神光。諸物建樹模範，庶后輝耀維新。潔行不染，仁信勇進。使夫世俗，見我基督信徒，悚然而起敬心。耶穌不再來臨，雲帆趨見善，誓受地獄之懲。試以模範區成，穠蔭叢林。

以嚴禁，類罰良民，濫進進長，善道遂於五洲，珠積瓊築於世界。宗教範圍，樂我天堂新鮮滋味，無衣食住民三之苦悶。宗教範圍外，度其地獄罪式悲慘，死生不卒之難堪。是我宗教，化一名良善之人。實我宗教，解救一名地獄之苦。歸神範者，其生活顯有樂園，行於無上之光朗。背神道者，其生活悲慘可畏，趨於苦貧之自滅。是其罪孽深重，沉迷不可德拯。天假盜賊之手，銷滅惡魔之勢。是其根株一名惡人，實滅一名世間之狡亂。一救一汰，數十年期。大地人類，悉化基督叢林。良教神範，列國仁成一家。聖地光大，黑暗霧散。使其雖欲爭，而無可爭。水流處窪，鳥知奔期。况人為萬物之靈，有不志願速登天堂，積極投我聖地之光者乎。

〔附言〕譽毀

譽毀人類之所懼，好惡之攸關。穢言耳鼓，良藥難醫。君子殉於譽，烈女死於毀。是以朋黨互宜，僞弊叢生。三代以下，斃於毀者，數已無量。余非三代以上生人，唯恐好名。天生本性，保我之純真。世俗之工巧，當世譽能。賭徒結夥，盜賊橫行。嗚啡鴉片，互爲獎稱。臧官穢吏，勒碑刻銘。奸商市井，人販優娼。呢服革履，赫婦名揚。父母食其肥養，譽其子之孝。兄弟藉其厚利，譽其事之能。妻子分其機露，譽其幼之才。朋友得其資助，譽其匪之勢。狡智猶捷，剝削技敏。所譽者，禍世之濁賊。所毀者，功德之潔守。微塵不染者，難存於今世。宋弘毅，幽余涕泣。家庭育子，有如餉豕。以其肉可食，則飼之。苟其肉不可食，雖棄之溝瀆而不惜。無怪重男輕女，顯見偏於私利。舉世行之，而不覺其非。獨我表伯論及，可謂先知先覺者矣。慚我弘毅，鮮能今世，賄盜匪誘之技。致使父母仇視，不如彘之博利。勿論取於何道，非肥養不足爲孝。嗟乎，父母利視其子，曾狗彘之不如。弘毅困窮，被其父母之毀。惡濁社會，賦視其利，何堪再論。或曰，子之譽，已毀矣。雪航趙克善，莞爾而笑曰，鄙本桀紂厭聞，耳內之逆賊。最懼者，唯恐譽不殊毀，尤媿我之身存。未步蘇克拉底，基督之後

塵。日俾晚後，長春以南路綫，歸諸日本。歸關租界，計劃千代。初爲誘引，興隆街市。繼以賊侵，襲我山河。槍殺活埋，武力威壓。經濟殺，教育殺，佛化殺，手段毒辣，昭然揭於偽帝滿洲。尤其始創路驛，租界訛語。最適我國，狡民之胃口。煙館，妓樓，戲園，優娼，嗎啡，白面，賊窟盜窟。街市繁華，商業茂盛。僑吏囊滿金溢，舉尤芳聲遠揚。萬家生佛，歌頌銘勒。租界以外，槍案層出，盜賊成羣。清河冷冷，宵壤懸殊。僑吏龜山喜太郎，譽振官陞。臨別民贈，銀盾金杯，旗羅傘帳。爆竹之聲振耳，雅樂之奏做揚。官民一致，和樂且賢。登車握手，脫帽禮送。微笑點首，得意自然。新任突來，鐵面無私。離宵內義雄，勤務公主嶺驛市。禁煙清匪，抓賭擒賊。榨逐嗎啡，掘窟搜賊。賭場閉，財源塞。蕩民稀，娼妓匿。戲園散，飯店歇。商賈鮮於買賣，旅社乏其客居。商會籌籌捐款，職員怨言減薪。良民雖感其安居樂業，子弟亦無須跋東浮浪。然而驛市蕭條，影響剝利禍世之徒。一致聲言，恨入骨髓。報紙稿登，匪民淆惑。商業團結，文電上訴。長春，奉天，大連，旅順，東京，內閣，天皇。毀符謗電，無所不用詞新。如芒刺背，目中生丁。積極力拔，始能安其枕。衆口相燦，冶化金剛珠滴。果然毀及上怒，免職查究。好在一無確據，流言偽証，悉數乏根。唯警破產終難挽救。劣紳胥官狡智互利之賊，爲之窃哂。嗚呼，惜我農工，死守道範。篤誠愚做，罕智僞宜。星散不黨，癡類牛羊。雪玉其內，黑黑其外。虎豹豺狼，絨煤其內，藻粉其外。神農爲圃求食，耶穌替汝身死。農工農工，宜爲合璧遠醒。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滌心洗腦，急汰積弊。

良善振奮世界仁興

復滅國，繼絕嗣，大展仁德之義師。伐無道，扶有道，維護人類之安寧。公行天討，所向無敵。暴者誅，虐者安，霖雨滋潤蒼生。澤及枯槁，德厚活民，莫不欣欣然，而迎仁光。憲章公布，人類福祉。列

國講守，壽親良治。國滅者，既思復活之恩。崩絕者，尤感權原之恩。良言振奮，世界仁興。有識之君子，咸謂英戰禍之重生。雪航趙克善，曰：禍根未清，巨災必增。維持一時之小康則能。若云從此天下永久和平，期期以爲不可。禍根者何，國境而已。以有國境，而生愛國之心。既生愛國之心，必有種族，強弱疆域之紛爭。大小多寡，伸縮無定。愛國圖強，強則競爭。彼生斯心，此亦生斯心。人類衆，必有傑著出。思想高，定有利刃妙。况區域狹而庶民稠者，必有饑饉之患。疆土大而庶民稀者，定有弛奢之虞。智仁勇，係環境之所造。驕奢淫，爲局勢之所趨。饑寒饉窘，迫而生非。富強者雖無侵略之心，窮極者難免不平之氣。氣而不平，以日集。集巨力暴，暴則洶猛。日久暴崩，焉有不潰泛之理。然則如之何，而後能平。曰：凡我人類，皆係上帝愛子。宜化愛國之心，而愛天下所有一切之人。以上帝主義，真愛爲定平。其餘世間之非爲，極應洗盡穢腦之賊思。行神農，復活耶穌來臨法。擴革宗教，改良民生。耶穌民生，合爲一體。民生耶穌耶穌民生。使夫我一切之人類，一時不敢離耶穌。離開耶穌，即時不能生存。皆悉耶穌惠我，良善安靜新生。天下列國之人，勢必勇躍樂而來歸。煤球黑煙世界，化爲晶玉無瑕。大地春光，寰輿一家。精神肉體，達成一致。精神行農工之大道，肉體作庶民之新生。食物不忘神農，器皿深感耶穌。愛生活者，必愛耶穌。愛耶穌者，即愛其生活。以神農之勞爲勞，人類自然相親。以耶穌之心爲心，人類自然相愛。獻國境，汰野兵，賽大德於無私。重農工，尙民生，競光明之正道。天下者，人人公有之天下。生產者，人人應有之生產。上帝無私，雨潤平均。各宜認清，勉爲自奮。不分畛域，公益日展。無別種族，公益日競。皆知愛天下所有人類之是，悉悟愛國禍寓無窮之非。行神農，學耶穌，同登覺域大樂園。天下和平，人類幸福。

（附言）天使

終日乾乾，孜孜不倦。所著者何，克善主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於何，強名之曰上帝。上帝者何爲，博物神愛，生生不已。損者益之，強者化之。損有餘，補不足，乾乾之所爲。今世沉溺迷亂，莫不以國境紛爭，種族紛爭，主義紛爭。血染全球，毫無定星。昔日云是，今日云非。是非無窮，血戰不休。顛倒黑白，反復攻擊。以致天下羈羈，歲無寧日者，莫不囚權利之私爭。前仆後繼，死數難量。國與國無形，種與種無痕，民與民無爭。世戰紛紛，實爲少數酋長之雄。酋長雄據，各驅良民而搏勝負。盜與賊，帝與王，花樣翻新。古今名雖不同，慘民實在無異。宗教不良，致使人類腦窩暗殺，永存匪爲富貴之心。不敢直諍，詳宜匪症。試觀古今大英雄，不遵自斃者有幾人。轟轟烈烈，利那銷滅。果能醒悟，私爭無益。物質歸原，非孽非輕。因果互報，循環必應。殊可畏者，此言攻，斃敵數十萬。彼言擊，殺敵數百萬。悲我農工良善之民，悉被彼此匪迫，硝煙陣亡之地。古今戰役夷屠，皆在彼此將帥，言行之動機。是以古今將帥，善終者寡。身遭慘斃，子孫滅絕。生則爲殺人自肥之生活，死則焉免似物質之循環。悽慘痛苦，當然逃不脫，自審之神範。或曰：無將帥，而賊亂天下。如之何，而可。曰：孰爲賊，姑止不論。設我人類，悉數歸服耶穌。洗洗腦汁，生生良心。競行上帝主義，賽任神愛公理。組織良善範圍，汰其匪言匪行。互勵榜樣工作，情其暗殺可恥。爲神農之德行，補助社會之不足。生耶穌之良心，人人應負天使之救星。使夫將帥息影，良民不兵。將帥悉數化作天使，善爲民食犧牲。士兵悉數變成農工，善爲勞動產增。使夫人人皆生耶穌良心，世間決無私利戰爭。素僧黃宗覺，聞雪翁之言。曰：禱我世人，勿爲遺漏洗腦，一是皆生耶穌良心。

公德護法國際神兵

神教，道德，刑法，三者缺一，而天下亂，實請以心，敬畏無形，民始有人堂地獄，善惡之同背。絕萌止亂，莫善於神教，而道德次之。行乎天理，以率良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息戰止爭，莫公於道德，而刑法次之。除暴安良，以行仁政。迫於無奈，而悲誅伐。鎮凶止惡，舍刑法而莫能。然而神教。道德，刑法，尤不可以偏酷施之偏酷，天下亦亂。偏於神，酷於拘，無神派斥之迷，有道德以補之。偏於德，酷於篤，狡詐者以之侵，有刑法以治之。偏於刑酷於苛，慘忍性嗜之殺，有神教道德以化之。遏殺以神，大公以道，誅殺以刑。神教，道教，刑法，三者適切，而天下平。能適乎中庸之道，而不偏者，非組織國際護法神兵，不足負道德寧靜之巨任。德無道則失效，道無法則被欺。是以舍刑法，而道德無能維持。失道德，而神情不能自審。所以刑法，道德，神教，皆為人類之良範。德教神兵之程度，如之何而後可。曰，寶輿之大，人類之衆，品質不一，良莠各異。有難以德化，不可以理喻者。極至萬不得已時，不得不用道德神教之兵。繩之以法，醒悟其非。教之以刑，開其新路。弔之以伐，悲誅止殺。是以上帝，神愛世人，公德護法。刑教戒乎暴虐，專衛行乎良善。兵之程度與責任，重且大矣哉。慧覺特識，超乎公德。舍身救世，當仁勿讓。殊選選拔，道義淵深者，為合格。列國競德，慎選學博，組織世界國際神兵。以備妖魔風起，萬不得已時而鎮之。兵宜有，世界大學道德程度，遊歷天下之畢業生。神學宏富，科化精通。道德心重，慈育大同。純潔無私，不嗜殺人者，可充神兵。導公德，行覺路，感我人類皆悟樂土。其餘腐式，帝王黨匪，列國私有贖武之窮兵。悉數解甲，歸為農工。資助生產，復免虛糜。神兵訓練，逐日佈道。除神武功課外，研求科學之精微。效法神農工作，身去耶穌犧牲。兵也如斯，官將責尤重焉。以大德而化之，著神兵以鎮之。以上帝為主體，著神農耶穌作輔弼。農工互益，東西合璧。宗教精神，良化世界。天國樂園，覺域競登。豈不勝於區區龜文國境，蝸角私愛之戰爭哉。然而神兵將卒，專為佈道鎮凶。服從教長，不宜擅侵政務，以免重兵之亂世。

（附言）大成

大成之道，志於和平。諸聖思想，莫不注意息爭。煞費心血，維持世間秩序之安寧。是以全書主要，以民生爲目的，洗穢腦漿神基。中外人物，歷史變遷。宗教臧否，証以實鑑。諸子學說，善惡結果，集思廣益，革弊維新。不分畛域，無論種族。化我人類，公諸一心。息戰止爭，樂園同登。組織良範，榜樣新生。賢哲者，志修公約。仁勇者，善闢德緣。神農工作於寰輿，德化五洲永無爭。列強以科學而競世，中國著大德而化一，東方神農，活彼西方耶穌。裸體純潔，私僞難薰。請其列國，視我唐山真面。重農工，戒僞宜。崇勞勩，汰私貪。濟貧弱，化強橫。尙大同，彰自由。貧富榮其仁，貴賤積其德。資助者，爲慈善之股東。名雖施舍，終不失權利。勞働者，爲苦力之股東。名雖勞工，卒必競成股東之新生。勞資合股，良集工作。慈化列國之干戈，善擴華夏之民三。洗清腦海，悉發覺程。公組良法，德化私萌。使夫智者，不敢利於武爭。

神農史觀爲民新生

民爲國本，食乃民天。本傷則國滅，食絕則民斃。原始茹毛飲血，山萑野蔬，主食獵捕，抱鹿之肉。逐殺禽獸，人類團結，處居於中土。漸而繁殖，種族日夥。飛禽走獸，不足以濟民食。山菓野蔬，不足以救民饑。始創五穀糧民之新生，而無饑饉餓斃之患者，神農之行也。微疾以待巨，重症而待斃。束手無策，五患以淚。悲多歡寡，人生無樂。首創醫藥，診療維護。拯民於無憂者，神農之爲也。率性以樸，公益以篤。無名利之求，罕私欲之鬥。視民疾如己疾，啗草試石，以身化驗。斟酌損益，以療民病。自苦而慰民，克己以愛物。超乎今世父母，利視養育其子。大公無我，罕絲毫之弊者，神農之愛

也，善於貞節，以蒸以惠，惡以德化，以惠以養。身先勞作，不自宣其功。黎民苦己，不自憐其德。推護良善，慈化愚頑。摧殘民命，深惡禍世，不可以德感者。萬不得已而伐之，神農之法也。辨者爲之食，渴者爲之飲，病者爲之醫。傾者爲之扶，弱者爲之濟。至仁而至公者，神農之道也。稽古少典之君，娶於有囁氏之女。曰，安登，生子焉。長曰，石年，育於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稱連山氏。時味無醫，民病而死。嚐百草以療民疾，遇有毒質料而化之。肉食無濟，民多饑斃。教民稼穡，知藝五穀。於是，農務興焉。以此因緣，故曰神農。初都於陳，繼遷曲阜。古者民茹毛飲血，兼食野蔬。未知耕田，民多疾苦。烈山氏，因天時，相地利。斲木爲耜，楛木爲耒。始教民，藝良穀。春種秋收，以濟獵食之不足。氏欣欣然，而慰焉。年盡春復，作蜡祭以報神惠。大德萌動，作楛鞭以鞭草木。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呻吟待斃，悲涕無策。烈山氏，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嚐一日而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痾。於是，醫道興焉。以此因緣，故曰救星。仰觀天象，俯察萬物。以伏羲周易先天之髓，展其連山，四正四隅，後天之用。教民數理，以辨方向，泉水甘苦，知所避就。庶民安居，自食其力。從此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便。於是，敦理興焉。以此因緣，故曰連山。時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幕於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替換輪轉，各得其所。於是，交易興焉。以此因緣，故曰農工。諸侯，夙沙氏勃不周，命臣箕文，諫而被殺。烈山氏而不怒，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來歸其地。於是，大道興焉。以此因緣，故曰仁德。南至交趾，北至幽陵。東至暘谷，西至三危。不武遠征，莫不感德歸化。於是，疆土攢焉。以此因緣，故曰工作。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長沙之茶鄉。文王載太公於渭水，與周八百，封於齊國，即姜水烈山氏之後裔也。嗟乎，匪世盜行，多崇利己之望。神農耶蘇，厥厥其名。

。以其鮮於私利，有碍富貴之虛榮。一子，一農一工，以救世人。爲民自苦，罕人信崇。耶穌行於西方，宗教大展，因有善士之創作。神農濟於東土，大道不行，罕賢哲之提倡。西方藉耶穌宗教力量，物質文明政治日新。東土埋沒神農至德大道，以致世世內爭，代代自亂。詳觀史載，被外侵而內戰時多，整內武而外耀時寡。自相慘斃，鮮恥仁道。西力東展，東土日縮。非人力不足，實神靈力薄。凡我人類，皆係上帝之子。何其後於西，而劣於東。是我不肯者多，神靈有所不通。竊祖神農，至仁至德。大公無私，博愛求實，事修厥真。憂民食以樹五穀，慮民疾以嚼藥石。百穀樹而民食足，藥石備而民生賴。躬親畎畝，耕耘收斂。良藥發明，方書傳世。澤及當時，恩垂萬代。憂世之深，博愛之濶，亘古及今，未有齊於其肩者。天任信使，人類救星。發明大家，民生始祖。寡言而民信，不令而民行。蕩蕩乎無能名之，熙熙然其樂融融。有超世不朽之功，無絲毫微末之弊。宜作人類標識，爲列聖之領袖。科化之精，無懈云神。公德至大，不愧稱聖。東亞農民之多，不知有祖。方書遺世之確，不知求道。實在無量功德，不及孔孟空言之尊崇。濟食人類之救星，不如牛鬼蛇神之祀典。農無心肝，忘其祖宗。儒失德彰，盲食五穀。任愚民倒拜雜神，不知所以。遺子孫之巨毒，祈禱飛禽走獸。以致東亞數千年，無正當宗教化一。邪魔妖怪，誘農民之迷信。披毛戴甲，祀水族陸虫之廟鑿。舍正軌而不行，杜光明之神道。履彼邪途，演成今日之黑暗。或曰，正宗有佛，民多歸信。何必再以神農，活其猶太耶穌。曰，佛來印度，亦非中國特產。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佛道爲出世法，圓寂清靜。耶穌爲救世主，舍身拯溺。認清標識，然後宗教於世。求宗之實，戒宗之虛。增產者多，空耗者寡，方有益於民生。世禍在於僞名，大亂趨於分利。虛誕僞宜，號招黨衆。蟻附分利，淫欲奢侈。化此惡疾，宜尙農工之樸。割虛名，絕分利，宗教狡智者，自知以爲耻。神農苦力濟民，耶穌舍身救世。不尙空言，無藉文飾。以身作則，農工大同。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又

曰，吾不如老圃。行有餘力，暇以學文。是其極畏，偏於空言虛文，不勞而食之流弊。孟子賦諷，桑扈牧養之學說，無不注意民食民衣。惜後世小儒，多偏於虛榮自尊，是以貪而日趨下流，附盜翼賊，天下大亂。黨匪橫行，蔑無寧日。張獻忠，李自成，盜匪羣裡，賊滿多數奴劫。唐則天，清慈禧，穢亂春官，奴儒竭力稱臣。鑽營富貴，甘居鄙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嗚乎！孔孟以下，儒技淫窟，賊奴數多。寡廉鮮耻，形狀難言。演成今日俗風，神聖力有難挽。紛紛戰爭，小儒爲之前導。滔滔流血，賊儒爲之割策。寡廉鮮耻，奴儒爲之詔媚。悲哉黑暗，儒爲匪勢之淫污。噫，可爲孔孟信徒，潔白處女之守者，冤枉一哭。淫欲日熾，盜勢日增。世間之亂，無期停息。或曰，世人厭戰久矣，一心希望和平，如之何而可。雪航趙克善，曰：大儒崇尚農工，小儒化爲勞働。奢神農之行爲，競耶穌之犧牲。使夫，僞宣者失效，狡智者絕萌，始能云期達天下和平。

（附言）聖經

余本機惡的稅吏，怎敢清談聖經呢。譬如身混妓樓，莫言貞潔。假充節操，反惹識貨的竊笑。莫如實言，本來面目，不失官場中的真色。或曰，我清廉，不免自欺。莫云作官發財，生活恐難維持。薪餉微薄，不够應酬。篤誠拘放，環境有所難容。活潑運動，始能迎合上下心理。頌贊譽揚，躍進神速。試問，運動，款從何來，必無正當答復。側有好說者云，盜國庫，虛報銷，勒索冒徵，枉法貪賄。否則虧空公款，祿位不保。中國有一句，最適切的話。家家賣薄酒，不漏是好手。說世間，賊子淫婦，成那虛榮僞譽，手腕高超。又有一句恰當的話，要人充差混事，作一代皇帝，亦不過是大耍人的而已。說世間，光棍土豪盜賊英雄，應當剝蝕那愚蠢的農工。喂呀，這無知的農工，莫非專爲預備的光棍食。皆以此，爲人物的競爭。俗風羨慕，崇拜其能。若云世間能明朗，我這機惡的稅吏，亦可成聖了。在

民國十一年，春盡夏初。余接受吉林省，財政廳長，齊耀楚的委任。充過饒河縣，稅捐局長。看見那，森林刊木，伐樹勞工的苦力。身衣襤褸，食住粗糲。沿過烏蘇里江，山水洶湧，流放溝內的木排。被那大浪衝開樑棟，激碎的雜材。木散人沉，順水漂浮。刊木苦力的死屍，面目泡腫，衣著破爛，登山的服履。任其鐵石心的人，見着亦必情動思憐。忽然想起耶穌，說那牧羊一段話。軟弱的扶植起來，勿被強硬所欺。愚昧的教其醒悟起來，勿被虎狼慘食。懷抱羔羊，勿迷失了光明大路。博愛至誠者無偽雜。惜其味羊不悟，體弱尤乏爪牙。迄今一千九百餘年，犧牲了無數的信徒，尙不見曙光。唯中國味弱尤甚，死羊死羊，尙不知快認耶穌。正在默默深思，突聞局內，總稽查胡治卿。向分卡安級三說，局長一見，稅即不忍收了。免免免，不但影響國庫，尤且咱們亦跟着受窮。何況運動一縣稅捐局長，亦是很不容易。千載難逢，發財陞官的機會，眼睜睜的放過。我不知局長的心理，怎麼打算。這亦不是長久世襲爵位，何苦的錢來撞腰而不受。假設局長卸任後，這羣牛似的，無知識苦力。逢着時候，連一頓飯，他們都不能供給。要着他們，見着我們官差。外表裝的非常忠厚，求實山裡的胡匪，盡是這邦東西。話畢窃哂，似乎稅捐局長痴愚。嗚乎，不數日間，總稽查胡治卿，突遭匪斃，安級三亦少亡。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余非君子，亦三變矣。年已花甲，窘狀難堪。好在體壯神健，日度裸形新生。無防賊偷，不患盜劫。八路軍清算無我，除奸團兇吾不誅。余非基督信徒，逐日達人與耶穌作証。果能人人生二耶穌的心，列國和平世界統一。余友孫潤田，說我兄煞費苦心，爲的人類和平生活。雖然貧窮至老，身後留個名垂。余笑云，君未知我，以爲著述，希望留芳，安知不遺其臭。貧苦富潤，智愚已分。是以智者，先致富而肥身。愚者，不知窮而身苦。地球時有壞，太陽期有滅。以地球太陽體勢之比較，人類乎微菌之不如，瞬息化銷。現成在運的富貴不求，窮究神農耶穌，人類和平生活之道，豈不下愚至極。況且未必留芳，或者弄遺萬年之臭。即留空空自世之芳，與我本身有何利益。

終日苦幹，明知以爲愚。柴盡米無，市捐又來催迫。寧心肝於私生活的，莫過於我。馬角生，側坐笑云。直言傷衆，恐怕小人具而攻擊。當世報紙評判，尤爲劇烈。你知那句話，射中其病。誤會仇視，那可不得了。況且小人多，而君子少。悉數揭其隱，實在危險。余復笑云，人各有癖。孔孟言病，不如莊老疾深。莊老，不及耶穌世辯。好說精神話的人，社會亦不可無。否則，日愈黑暗。世間所以演成，這樣黑暗地步。多誤在明哲保身的君子，皆爲私身的預算。東亞聖導，不如西歐的聖，犧牲力大了。余所希望世界，我能够射中其病的人，多數攻擊。達成極毀身殺，這是我欣然而歡迎的。何惜空幻，無影的虛名。吾料同情於我，這精神話的人，亦不能無吧。生活艱難，甚至斷炊。季達大害，屋陋奇寒。堅冰在鬚，手顫難書。正在歇筆煖手間，突然稅捐局徵收員到，催納什麼所得稅，聞而驚駭，窮思光復了，貧民得救。不料甚於偽滿，日本侵略帝國。倭寇關東軍，法苛嚴誅。漢奸走狗，媚獻其極。東北人民，所贈受的，慘然活埋槍殺。雖其暴虐如斯，尙有假仁假義存焉。恤老憐貧，幼壯讓坐於衰弱。匪清盜肅，穢吏畏法。果見貧老，尙有恤憐之假意。總理民生，專言老弱有資。蔣主席夫人，曾濟災區賑款。莫非官吏不悉國稅，量入負納。余的狀況，陋巷盡知。偽滿苛稅，孰敢遺漏。其所以免徵的，調查清楚。而今盜匪成羣，搶劫層出。滄市內外狡民，藉俄兵誘力，大擄倉庫。而發巨財的，悉數無罪。因其金錢力大，臭可通神。小販正民，全數倒囊。告密搜索，蝦務食泥。大宗漢奸，狼吞虎噬。鯨肥蝦飽，苦瘦良民。徵捐加稅，燭照無遺。余演連山，濫字數巧。出身本非內行，江湖視爲例外。逐日窮忙我的著述，言証耶穌的道爲。所以背相馳謬，窮而愈窮。偽滿垂憐的貧叟，光復稅更視爲魚肉。總理主席，可憐你對民的，心血新生。良善思想，奔波實現。果能人人照良善規模去工作，天國樂園建築在世間，無如竊法不一，盜出神奇。須知周以外重，內輕而亡國，悉考秦以內重，外輕而衰族。今世列國，黨數日增，團數日結，村議，縣議，省議，國議，員員壟附。農會，工會，商

會，議會，各項，各界，各組，各宗，團結的會，會會長員產生。政治擴充，機關林立。莫云內有亂，祟黑暗，即新餉車馬辦公費等項，爲數亦成江河。是其分利者多，生利者寡。一切的散食費銷，莫非農工血汗。以最低的，員耗薪費，每一員，著農民十名供給，恐有不足。何況狡者藉名生弊，節外出枝。世尙空談詭譎，狡競飭食。正式農工，負重日增。難免不演成，蠅繁數殖，良民的大害。類於木生虫蝕，葉盡根傷。聖賢熱腸，反助禍世的蝗災。佛門僞徒稅役，吳懷珍，問余。怎樣生活，可能安穩無弊的好呢。答云，神農工作，復活耶穌。使夫狡智絕萌，僞貨不生。未料這句話，逆了食善虫的耳。誤中此君大症，面赤罵余而走。鄰人笑而向坐友云，我的著述尙未出版，即有這種偵察感動力。將來稅稿布世，當有如何誤會的攻擊。友云，莫如絕筆，休息休息，秦寬柱列。余笑曰，不然。比較那蘇拉拉底市瘴，基督慘釘，工作程度，尙欠的遠呢。子程子吟有，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的詩句。正合鄰人的，實在狀況。人不知而不溫，貧賤的快樂。有遼君子。或曰，先生工作革新，生活如何維持。曰飛鳥有食，奕其天然。我處這種環境，外人視之以爲苦，我覺之以爲樂。良友頃全三勸余，不自計生活，愚謀人類萬年和平幸福。慢云不易達到，即能成功，我亦不作。衆遂時風往南，偏你謬行往北。費這種腦力，作點甚麼事情不吃飽飯。你想教育人人生個耶穌的心，那能作的到呢。我不笑你愚，看看你的生活，有多麼難堪。余笑云，現有慈善家相助，尙不致餓死。暫時可以維持我的工作，兄勿爲我本身遠慮。果能達吾的神愛主義，情願行一老農工作的生活，資則滿足我的良心。吾所親念的，非耶穌活動中國，不能化一和平世界。其餘宗教，皆莫能爲。最惹世人鄙笑的，余臨澗水。周演蓮山，標榜復活耶穌神農工作。愚者見之以爲怪，智者讀之而爲奇。逐日供養我著述工作的慈善家，計有三種。財迷，色迷，官迷。這三種慈助人，農工商士，雜牌宗教，應有盡有，品類俱全。唯真正基督信徒，一名不見，財迷，奸商猾吏，欺騙盜傾。色迷，戀愛偷情，縱慾私淫。官迷，軍警政

客，鑽營運動。父母求我的，盧斌槍斃，念子形狀，憂慮堪憐。佳人問我的，被調職夫，涕泣失聲；賣國賊求我，神色不安，態度志志。漢奸走狗問我，吉凶方向，隱遁潛逃。最可笑的，事實危險，專問平安。將官出征，參謀薦卜。瀋陽市瘡，郭經九，得着江湖的巧妙。皆云，馬到成功，旗開得勝。陣官進級，在此一舉。陣亡的，難再見面。凱旋的，掛匾賞錢。政客薦任，簡任連陞特任。獄孽徒刑的，不能來問。進級得意的，報紙登謝。商賈，百萬千萬，以致萬萬。虧累不堪的，云其生意扯誕。宏猷大展的，說他賽過神仙。車馬盈門，陋巷若市。倭寇太君特訪，官吏齊肩。紅運大興，男女腸肥。生活超於宦海，衣履不亞財閥。偽滿期間，積款數千萬，置地萬畝，市房千間。十面進財，無窮的富貴。孰料八路到，遼寧繼着，建國軍，光復軍，保安隊。夜間化裝數次，與其清算，哀哉崩矣。前數年間，余與關福堂云。郭經九，不祥之兆。爲術士者悉貧，君平每日自錢，不敢多貪。况其寡學，豈成亘古未有的暴富。不知息止，今果驗鄙言。問余則不然，面告謹慎，官宜勿貪。最好參考基督，請閱聖經。惜這三迷，無一不厭惡耶穌。余力言剖解。証實救世的益處。雖逆彼耳，其識海中，印有耶穌宗教不壞。川五年，十一月，廿六日。王璧山來訪，自述被選瀋縣，參議員。一切經費，縣務代銷。每村額選一員，近日會議，將地方警官彈劾。問余日需不足，願爲接濟。余微笑點頭，當面謝絕。物思王璧山，以稅吏變成偽滿土紳。光復地方成軍，彼充司令，忽而化爲議員。利祿薰心的人，莊嚴人民代表。鑽營手段，超然可佩。說亦奇怪，議員既稱民選，余並不知我選的何人。我亦是國民一份子，刑事不犯，公權未奪。我非文盲，尤非無賴。被選資格，或者不够。莫非民權應有的票，亦取銷了。啊，貧民無票，人格無証。富貴勢力，土豪劣紳。攪起雲集，營謀參政。類於牛馬無知的農工，更談不到民有的票權。至於學生遊行示威，苦力風潮罷工，詳究根源，悉被搗亂詭的鼓動。嗚乎，竭盡將主席的心血，亦難感賊醒悟。軍務失敗的，王伯鈞，復來造訪。笑而首言，大哥，先知，光復！

中國必亂。你的真識，今始佩服。余笑云：我弟師長癡過透了嗎。王壁山，孟子權，請我出山，參謀一切，誠懇至極，悉為婉言謝絕。因為我無官癢，孟子權與我絕交。我說了一句，殺人造孽的話。孟子權，永不登我的門。凡我人類，皆應互愛，何況自相慘害。你想，共產黨，徵的兵，是我國的良民。中央徵的兵，亦是我國的良民。迫良民，殺良民，可惜無知識，不如獵狗的良民。牛馬似的，畜性服從，驟不能團結起來，正義與其抵抗。雙方互殺，並不知死在誰的主力，可憐。王伯鈞云大奇，光復以來，人可死老了。超過小日本，侵襲東北百千倍呀，慘。飛來的，南蠻子接收員。不但不可憐，被蹂躪的民。說我東北八奴化，常加白眼。倭寇東北的時候，我們係奉政府的命令，退却，不抵抗。空拳的民，敢不忍受嗎。這邦東西，不過腿長，跑的快些。他們的工勞，自覺着不得了。究竟勝利，在於我們的首領，運用的外交。設無英美俄援助，原乎彈實力。他們的腿，怎麼長，亦逃不脫小日本活埋。或者，看風駛船，早就倒戈投降，亦未可知吧。余笑云：弟宜醒悟，解甲務農，免遭慘禍。考查考卷，基督的道理。吾敢保險，與人類有大益處。中國安靜，世界和平。非根據基督教育，餘莫能行。教育云何呢，答曰聖經。（新舊約）

演說洗腦清愚易風

時代演進，人生宜為主觀。凡我世界，所有一切，人類的生活。最重要的，亦不過是，食衣住。再除去輔助這三樣，實在主要的口需以外。餘則，皆可以說，悉數謂之。批誕。大家細想，平均每個人，專食衣住，去工作，余敢武斷的說，人人能有，數倍的盈餘。大地遼闊，未曾耕作的，荒蕪很多。天與人類，預備生活。自然地球，為的繁殖同樂。無故的，產生了若干的蒙難，喪土分疆。以其少數的私兒，違背上帝神愛世人，大同廣博的主義。驟分畛域彼此，慘殺戰。農工本係上帝愛子，多數被其私主義，紛爭摧殘。借帝之愛子，愚多不惜。盲為逐影，空鏡無用，復被賊誘竊狂互慘。唉大家詳

細看看。世間所有一切的人類，早起晚睡，逐日勞勞碌碌。甚至殺身流血，瀾成慘劇，不顧命的貪求。可是爲的什麼呢。費腦用心，汗滴征途的士。披霜戴月。寒風透骨的苦。如負重物，而登無邊的高山。筋疲力乏，奔波那無期的徒刑。爲何都犯這樣的傻呢。腦海澄澈的人，並那覺悟的人。傍觀這流連盲瞶的苦，真正可憐。審其自己，不但不以爲苦，似乎非常的得意。濃厚機氣的催眠，怎麼有這種渾大的力量。哦是其罪孽深重魔鬼名利，虛誇的刀山。著那芳留千載，譽垂萬代。青史流名，勒碑金石。的詭幻。噫，這是盜賊春艷的監獄，騙我人類生命的匪窟。珠寶堆積，美玉娛玩。置地千項，築厦萬間。呀，這是盜賊秋麗的刑場，斃我人類的淫穴。金銀廢儲，紙幣濫發，沉迷貪欲。認賊爲以當貴，不知殺你的利刃，崇尚無益，賤視有益，沉迷虛偽。認廢物以充寶，不知殺你的德行。喚我人類，宜速猛醒。須知青史名標，芳臭無定。局勢變遷，潮流時異。今日的虛榮，安知異日不受寄奇學呢。昔日女子，纏趾蜂腰以爲美。今日女子，熊足虎胸以爲是。醜俊既因時，芳臭必論代。古是而今非，今日的最，異日未必不非。况勒碑刻銘，益彰遺其美。日久年深，風蝕雨爛，雖彰而無聲，形同於兒戲。人事顛倒，變化無窮。彰遺其美，焉知不彰遺其醜呢。生則淫貪，神情不穩。死則難舍，神情妄戀。淫貪妄戀。生死顯然永在地獄刀山。自審自判，痛苦悽慘。勿用覺悟的，傍觀多言。詳細深思，迷於僞名虛榮的，有何趣味咧。迷於金銀珠寶的，有何實用呢。大廈高樓，夜宿一間。糧牧萬石，口食三冷。顧慮不周，巨禍突來。賊思盜窺，求借始慊。不死於名，必斃於利。社會災害，侵蝕的禍源，在於名利。深究淫貪妄戀，虛僞的名利。千年的巨根，在於穢腦。這種禍世毒，若不洗洗。世間黑暗，何時朗開。洗腦知害，實行神農的工作。灌輸醫黑，新生耶穌的良心。知名爲虛幻，病在魔鬼的引誘。知利是凶器，症在欲海的妄貪。虛幻不實，妄貪無益。何其愚迷不悟，趨於殉名殉利。行止無定，如瘋如狂。環境趨於陷井，處身勢如倒懸。最可鄙笑的，俗風羨慕，世界列國的大英雄。如拿破崙，俾斯麥，希特勒，墨索里尼，東

條英機，等怪傑，主義鐵血。征服一切。虎嘯獅吼？大有橫吞寰宇的野欲。宣傳贊美。世人景仰。當時無不稱其偉大人物。慘殺屠戮。以多爲能。究竟怎樣呢。孰亦未逃出。不義自斃。神判的範圍。俗風觀念。以爲彼是大英雄。究其實在，不是我們人類中的，幾個慘殺劫奪，大土匪嗎？在彼戰戰期間，未遭失敗落網以前。試問其心神，有一刻的安寧嗎。志忑賊思，時時的緊，戰戰兢兢，步步的恐。試問其心神，有一刻舒適嗎。以這土匪式的落網英雄，比較起來，不如中國，東北的牧牛翁，王爺人，神清夢穩，創那道德會。勸人向善，還爲一小部分祈禱。雖云力量狹窄，總比那盜賊，狂呼獎勵，提倡匪行富貴強的多。衆人想想，這僞名假利，兩股巨盜的腦筋。若不積極清洗，世界決難和平，人類決無安靜的時候。惡魔邪術，私利的催眠。若不積極德化，世界決難明朗，人類決無自由幸福的期望，世界形形色，千變萬幻的花樣文章。鼓浪翻新，層出不窮的瀑布洶濤，爲着甚歷呢。勢必簡答，名利呀。唔，這種謬誤的腦思，若不清洗，勢必人人趨向原子殺人的巨毒。大衆再想想，我們人類，有不將於名利征途的嗎。果而求實，名利二字。確是我們人類的死敵，而無疑議了。然則爲其死的，究竟有何益處呢。歸宿實地，無非爲人類謀安寧吃飯。設如專爲人類，謀安寧吃飯。名可謂，成爲無義的虛誕。利可謂，成爲殺人的毒質。這種禍害，因爲名係利的招牌，又是利的先鋒，然後實達食衣住的真面目。天下紛紛所爭的，無非這三種，及輔助一切的重要條件。因是假名盜利的賊匪，遍地僞名叢生。催眠蠱禍，勉以利增。拿這忠字講吧，中正不偏的心，公諸一切，方合乎始創主義的忠字。以此類推，假名盜利愚忠的名，必無立足之地。知恥賊名，然後道名世競。林背，爲黑奴解放，公平人類。不求利勉，無望虛名。身被匪狀，可謂成其中正的，公諸人類忠名。神農，竭其腦汁，忠於民衆新生。耶穌，舍身救世，忠於人類贖罪。純公無私，毫不僞雜，成其萬世不朽的真名。餘則，爲其爵祿，私忠非仁。彼成名者，遭那大盜利祿的催眠。爲其私身預算，成其人類中的賊名。知恥賊名。必先

清洗賊腦。洗清賊腦，必先德化私利，始能發生耶穌的良心。籠總起來，假名盜利，這種賊毒。確是惡魔枝柄，催眠術的大本營。所以藉這假名義，不顧命的貪，不顧名的爭。誘起俗風趨向，以為名美利厚，莫不決其性命之情，而競賊餐蝕利。大則國際戰爭，小則內亂私鬥。以致山石朱殷，血流淙淙。惜我人類，不知反省，時尚假名私利的凶途。大家想想，每人一日，吃三飽飯，即可滿足。季費不了兩套衣服，終身住不壞半間屋，這不是小小微末的事情嗎。況且每人勞働生產的物品，一人能够盈餘十人的需銷。以此類推，食衣住三種人生主觀，本無難題，尤極簡易。試問世戰，因何而起呢。大多數必說，物質不足，實為民的生活而戰。不對咧，錯誤啦。孟子曰，不思寡，而患不均。孔子曰，憂道，不憂貧。當今之世，患在物有不均，耗於淫奢過度。勿為憂貧，宜憂大道黑暗。看哪，列國無不徵兵，窮為積極預備殺人利器。竭其精華，而擴武力。壯丁充兵，滅其增產。軍耗巨而生物寡，焉有不貧。弛正軌而競賊途，廢有益而築無益，何怪生活恐慌。狡競時尚，虛偽誇耀。民生大道，日趨淪亡，勿怪世間大亂。假名盜利，顯然有線，以致人類不安，皆感物需不足。以這種饑荒來說，列國作的多們嘩張呢。或者有說，是環境所擠迫的。人孰樂戰，處於時局。不得已的預備呀。人類的同胞醒醒吧，別再沉睡啦。用手拍拍自己的頭顱，清清自己的腦筋，揉揉自己的睡眼。勿再瘋狂盲逐那，無益的戰爭。勿再痴貪私利，那殺身的人禍。勿再愚迷淫奢，那無益的嗜好。勿再裝聾作啞，為自己的預算。若信那說的，物質不足，為食衣住大戰，可就盲從的很了。詳細，考察，考察吧。未曾開拓的，土地多啦。內含寶藏，物品夥咧。當下地球，尚無人類的滿患呢。生產決定，有大盈餘。求質未遭這饑荒的病。罪孽在那，痴貪愚迷瘋狂，奔走那假名盜利，閑扯誕禍世的前途咧。若以閑扯嘩張名利的人，皆去工作開拓。競賽夔勉，完整這食衣住，人類正當的生活，需物能够不足嗎。設如閑扯嘩張名利的人，以天理變變工作的良心。去那生活的增產，與人類有輔助的奔波，世界能够不和平嗎。閑扯嘩張名利的人

，以天理自誅那，妄想邪辯花花心。皆換成守份愛人的耶穌心，負起來救世的工作，世界能有大戰嗎？列國，能有內亂嗎。這種流血慘劇，悉數發源於種族咧，愛國咧，忠君咧，殉職咧，英雄咧，好漢咧，這些瘋狂私念害人的毒氣，薰染雜醫的死症。趕快換換新鮮的清氣，洗洗腦筋，醒醒迷途。禱我世界，願博鴻諸，賢哲名士，青年學生，新聞記者編輯。慈善家，宗教家，資本家。仁勇奮鬥，修正最後的公約。團結指導，力救那深染瘋菌未醒的人。登這神農建築基督，光明的覺路，達那上帝天堂樂園。劃假名，誅盜利，靜安天下。競大道，養公德，新朗乾坤。耶穌確是榜樣，神農可作實行。上帝二子，一競大道，一養公德。耶穌爲人類出苦力，流血贖罪。無分種族，無別國境，絲毫無私己的弊，行其最大博愛。這種真正名譽的精神，永久不能變的，永久不能倒的。有人說，宗教是麻醉藥，迷惑愚弄無知的人。說這種話的人，他是很關心，世間的黑暗。痛恨這惡社會，一切的虛偽騙局。可以說他，是極熱心的考察，濟世救星的先鋒。比較那無心盲從的人，強的多多啦。他是著實考察，那些僞徒。昧着良心，充耶穌，偷耶穌，盜耶穌，不勞而獲吃耶穌。油頭粉面，西服革履。潔美單屋，華麗教室。拿輕躲重，避臭就芳。携着一部聖經，每日佈兩點鐘的道，云爲工作的僞徒。污穢耶穌。內容種種，黑暗不明朗的弊病多啦。拿那真正信徒，以血汗博來，捐助的款。造成那，所謂麻醉迷人的藥。毫不慚然的自居，我是基督友，我是工作員。試問那，黑暗地方，你去工作過嗎。穢臭羣裏，你去誦道過嗎，幽默雅堂，風琴歌頌，振鈴空講，到點休息。淪落世間籠籠地獄的人們，能够聽着耶穌的道嗎。君子勿用法，何必宗教教。小人繩以法，尤宜宗教感。基督原爲犧牲於小人盜賊，污穢黑暗前世。無避其弊，無懼其勢。既爲信徒，當步耶穌的教塵。而今工作員，假名盜利，藉教苟食。未佈道呢，先顯惜他的羽毛。極俗，極鄙，極畏俗言。這種鼠竇賊私的僞徒，能說無遺憾嗎。怎樣他入籍，口，言我宗教是麻醉呢。然而耶穌他，不是苟食的人格。他不是那種，詭祟遊惰的賊耗。他不是

那種，身逸舌辯的廢料。他更不是那種，毒質製造麻醉藥材，專門的學校。他是個，斧利錐伐，輔助民力的勞工。他是個，行有餘時，暇以佈道的君子。他是個，勤慎儉樸，以身作則的苦聖。他是個，舍身救世，廣血潤澤的貴星。不是空言實務，狡猾白吃虛耗的害虫。設如專看那僞徒的行爲，不考察天使的實據。認爲麻醉藥材工廠，可就在那耶穌宗教，大道的精神污穢了。這是基督，不掩飾的大錯誤。果能學耶穌的人格，生耶穌的良心。行耶穌的實跡，作耶穌的苦力，能說這人麻醉藥。學耶穌的博愛，血潤仇敵，死而無怨。行耶穌的工作，刊木伐林，開山鑿道。效耶穌的補助，雕刻建築，房屋器皿。法耶穌的教範，規矩準繩，不侵不欺，敢說這人麻醉藥。用心費腦的研求，晝夜奔忙的苦幹。諄諄的良言，供給社會。蒸蒸的熱血，獻與人間。身不息的勞苦，舌不住的講道。因爲人類淫貪不悟，罪孽深重的瘋狂。灑其寶血，潤洗我人類，一切的穢迷。似此大犧牲的工作，試問當今，不麻醉時髦的人物，能有幾位。設如專看那僞徒的行爲，莫云身作苦力，流汗灑血呀。拔他身上皮膚微末的毫毛，怕他亦心疼吧，豈止癡醉呢。真正信徒，逐日勞作，醒那白吃虛耗。真正信徒，施展新道，多被妖魔慘殺。真正信徒，決不神迷腐守，時時研求人類的新生。真正信徒，不顧一切的犧牲，造成人類幸福。使夫世間，似馬克斯等學說，心悅降服。真正信徒，必能解決勞資敵視，列國永止戰爭。樂利建築在世上，拔諸人間地獄的痛苦。孰再敢說，基督宗教，是廢醉呀。設如人類，皆學耶穌，那種工作的大精神，去工作。人類皆學耶穌，那種不顧一切的犧牲，去犧牲。人類皆學耶穌，那種不分國族熱心仇敵的大博愛，去博愛。人類皆學耶穌，那種真正無僞的道德，去道德。如果世界不和平，雪航趙克善。敢立罪狀，屆時自動的槍斃。況且耶穌，那種大無畏的勞工。鏗鏘熱忱，諍諍講道，化那頑而無靈的，禍世狡賊。終日乾乾，結果卒被匪慘。血潤西歐，仁風普遍。漸漸達我東土，日透曙光。這種大道精神，真正榮譽。無論世界怎樣變幻翻新，決對推不倒的。怎說呢，以若大聰敏的天使，甘

作苦力，輔助社會工務的不足。固窮守道，貧死不爲賊利用。能說他，是壞人嗎。以絕頂智慧的苦聖，微塵不染惡濁富貴。甘窮布道，洗那匪世狡賊的穢心。講道說仁，身殺無怨大盜慘忍。能說他，不是神愛嗎。云病化好，誅心洗腦。以天下的勞怨，而彼自任。以彼一人的熱血，潤天下的賊省，敢說他，是人類中的害虫嗎。這種救世精神，純真的榮譽，決對永存的。非是那妖魔詭祟，假名盜利，狡智的僞譽，可能競存比賽了。物有腐蝕，德有賊食。近世發生一種，殊爲駭駭可哂的，僞德僞善。以德博名，以善博利。依德賴善，盜善蝕德。無以名之，強名之曰蝕德虫，吃善虫是以名的競爭，應以耶穌救世作標榜。後世子孫，皆宜學他，更當感激他的恩。可憐他，爲我人類死的苦。設無耶穌，血省盜賊，德化殺機。吾想，全世界，早成戰爭的血海了。人類生存的數，勿爲愚再詳述。時代變遷，風俗時尚。是以堯舜尚德，夏尚功，商尚賢，周尚親，秦尚刑法，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節度文華，宋尚法令議論。元尚武征濶侵，明尚種族文化。清尚愚漢尊滿，民國尚巧辯舌宜。日本尚朝衛，德意志尚戰爭。蘇聯尚赤化，英吉利尚交際。法蘭西尚腐守，美利堅尚仁德。世亂，俗風尚利。貪官爲財，不畏監獄槍斃。奸商營利，不怕搜尋法懲。黨派爭權，無畏身殉。列國紛紛，內亂外侵，無非爲權利私愛的爭。辯論滔滔，是非相攻，有一不懷假名盜利的心。分利時尚，民多饑苦。生產時尚，民多殷富。饑苦多則思亂，殷富多則思治，世界惶恐，悉在饑苦的食爭。雪航趙克善，所著述的神農洗腦。希望世人，力倡農工，德汰虛榮。光耀勞動，資援生產。使夫弛惰游惰，趨新勤儉。勞資團結，一德一心，尚那民生軌道。是以崇神農的工作，普耀中華的耶穌。以神農的勞動，築我人類生活的基礎。達耶穌的大牧，爲我世界人類的新生。溯考昔日神農，爲民族的新生，憂食憂疾。藺五穀以增產，嚼百草而療病。無分國境，無別種族，毫無爲利私愛的弊。身作農務，補助社會。終日乾乾，行其昊天大博愛。這種爲公利的精神，無論世界怎樣變幻翻新，決對推不

倒的。怎說呢，設無神農，藝五穀以濟人類的食。嗜草石而醫人類的疾。恐怕我們的人類，多遭病死饑斃，決無今日的繁榮吧。近世科學日競，多說宗教是倒開火車，迷惑愚弄無知的麻醉藥。說這種話的人，他是關心人類生活，恐怕危險與墮落。幫助社會理想，欲救同胞熱誠的人。比較那無心，逐日混吃待斃者，強的多多啦。他是經驗那些，蝕道的偽宗教。昧着良心，從中漁利養成遊食弛惰，多數的奸民，欺誘盜騙，鼠耗虛糜。謬言大道，偽充宗教可以說他是，偷宗教，盜宗教，不勞而食吃宗教。內幕種種，出軌黑暗。不明朗的弊費多啦，豈止倒開火車呢。拿那真正宗教的招牌，研究人類的方針。不但不去，行那救世的引渡。且造成鼠竊，麻醉的材料。這種禍人毒質，鼠疫傳染，可以說甚於倒開火車。然而神農會社，基督宗教。不是那樣腐蝕，鼠盜贖食，禍世的疫菌。神農的工作，行耶穌的犧牲。基築堅固，督作有道。如金鋼的體，蝕虫不生。範圍光朗，鼠疫難施。道法輝耀，惡魔難侵。普照無遺，魍魎息影。德化那空言無補，白吃虛耗，狡劣宗教的蝕虫。為信徒的，得履行神農的工作，行耶穌的犧牲。以神農的作為，化那魍魎魍魎的鬼祟。研求物質，親身試驗。埋頭苦幹，不尚贊鼓。發明輔助，耀以樸誠。公益道德，無須刑罰。欽佩神農工作的，勢必信仰耶穌。入神農範的，應盡耶穌流血的義務。神農的工作，耶穌的犧牲。保險無食衣住的憂慮，必有終身快樂的安慰。以其無發無詐 篤實生產。以其無侵無欺，犧牲本身。使夫馬克斯學說，俯首於我宥免那資本家，赤血橫流。使夫默哈墨德古教，收藏寶刀入庫。誠篤的，團結起來。努力工作，良善生活。好狡的，機散塵飛。仁策風吹，批糠拆盡。快樂的，傑工作努力的公德。苦腦的，是地獄自作的罪孽。不誇不迫，不侵不欺。以身作則，自願犧牲。神農工作，是這樣的光明。復活耶穌，是這樣的精神。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宥而不煩。神農工作，有光輝的化力。無機械式，不自由的相綁。工作神農的生活，無絲毫的苦惱，有天堂的快樂。非邪道的拐騙，非雜牌的可比。或曰，快樂安慰，有何把握

，有何確據呢？雪航趙克魯，答云極易，而且非常有把握。人類皆學神農，那樣研求的工作，能無飯吃嗎？人類皆學耶穌，那樣犧牲本身，能有欺騙嗎？人類皆學神農，那樣樸實耐勞，能無盈餘嗎？人類皆學耶穌，那樣良心自責，能有戰爭嗎？人類皆學神農，昔日發明新生活，能不物質文明進步嗎？人類皆學耶穌，昔日博愛大無畏，能不暢慰嗎？似神農那樣工作的人，集團起來，組織神農會的良範。工廠，蠶絲，牧養，森林，礦產，救那良善的貧民。資本家，為慈善股東。貧民，作勞動股東。使夫勞資，團結起來，造成全數皆成股東，能怕那馬克斯赤禍嗎？似耶穌那樣犧牲的人，集團起來，充那神農會的良好指導。清算資本家的禍海，生生勞動人的良心。勞資互愛，樂園集成。於是良範以內，拯救一人，世間多添一勞動善人。良範以外，斃一鼠耗，人類多減一禍世黑人。因其不能以大德感化的，當然在上帝，淘汰批賤之權。抑云，人心能够那麼發齊嗎？答云，當然難齊的了。明公細想，那青天空虛，無窮的大，包含無量有形的小。日月星球，一切微塵動物的各色形狀，類別時期，皆有秩序不紊的，正當軌道，人為萬物的靈，三才的一。難道說，就不能組織良好，正當經常的軌道嗎？果能有正當經常良好樂園，作世界列國模範的軌道。吾想怎麼樣的愚濁國人，他亦是如水流歸海勢的來學。而且神光普照，既助那無靈，無覺的物體，能有良好經常秩序。人承上帝最優靈性，以極短期的世間生活，怎能不獲其壽善壽美呢。或曰，我知道，神農氏，僅僅是個莊稼人，開山的始祖。造成一派，如牛似馬的農圃，苦力子孫，何來樂園的生活呢。答云，人類能認認，給飯吃的始祖，既好了。大衆再想想，人生的主要。第一是食，第二衣，第三住。除這三樣，主要的日需，餘則無甚慶均可。設無食衣住，即無生活了。可知道那莊稼人，一日不可無，列國不可少的重要人物。當今世界競賽的，多尚智巧。殊不知，智巧多則亂。是以聖人，唯恐其數多，多則紛爭餓斃。農圃唯恐其數不多，多則生活富足。視農圃人，如牛馬的人，是他全看錯了。雪航趙克魯，所著述主要地點。應當看那種無知識的農人，是我人類的

做東。尤可說他，是我人類的救星。咱們大家詳細想一想，把自己日食三餐，開山鑿派，做東的始祖，遺忘棄掉，不敬不禮。多去獻媚，那雜牌邪魔妖怪的神。祠堂廟宇，燒香許願。碎銘首頌，典禮祀饗。可嘆全數農人，不認留爾吃飯的祖宗。大儒小儒，忘爾飯東的德宣。如同舍了光明的大道，迷入斜曲山谷黑暗的險境。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怎怪愚而痛苦呢。果能醒悟，與我人類，謀幸福的神農工作。努力起來，築那基督大博愛。救我農工，活那資本。免却列國偽赤橫行，慘殺流血。使夫馮克斯寧說，無條件的繳械降服。罪有資產，十字勞動。偽而成真，樂園天國。想當年的神農見我人類，生殖日繁，禽獸日減。獵食困難，生活危險。他研求野地草籽，集糞五穀，以裕民食。可以說，他是首先發明大家。人多疾病，呻吟慘斃。他研求草石，口嚼化驗，以療民病。可以說，他是科學醫世大家。造方書以遺後世，著連山以明數里。可以說，他是博文哲學大家。列壤於國，甘中爲市。以有易無，互益運輸。可以說，他是商業交通大家。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製耨農器，耕耨獻敵。可以說，他是工科兼農務大家。稷重端質，不忿爭而財足，毘運和順。不侵欺而食豐，互惠有益。可以說，他是理財經濟大家。無制嚴令，而民服從。法省不煩，威厲不殺。可以說，他是法律大家。咸沙氏叛，而不加兵。益修威德，感化其民，自願來歸。可以說，他是政治大家。濟食救疾，不厭其精。以身化毒，甘苦自嘗。視民疾，如己疾。可以說，他是慈善博愛大家。咸沙氏叛，不以武伐。畢修厥德，專攻其心。感化敵民，自誅其君。可以說，他是攻心爲上的，軍機大家。悲悼痛苦，功不自居，濟世活人，德不自宣。大家再想想，似這樣工作的始祖，可以遠忘棄掉嗎。這樣良好目標不學嗎。這樣完善規範不作嗎。果欲得好生活，應當學他敬他，快快皆來認識他吧。似此簡明的解釋，聽者已能澈底。決無疑惑，必有感念。非是假神設教，愚迷麻醉的工吧廠。試想昔日神農，苦心稼穡，教民籌謀大家的公食。磨草驗石，一日遇十二毒。親自化藥，而作大家的公醫。用這種心，費那樣腦，補救大家的

生命。毫無爲私，毫無所圖。以這種工作的精神，復活那耶穌生活的宗教。決對成功救世，永存不滅。收降那馬克斯學說，免除流血，解決勞資的敵視。使夫後世，人類子孫，悉數學他，更宜進步感激他。須知我們人類，若無神農的救濟，恐怕無這樣的繁榮吧。雪航趙克善，考察世界，所有的列聖，雖有功於人類。無耶穌的大犧牲，無神農的大施救。凡我人類的教育，皆以此爲目標，皆以此奮工作，世界能不和平嗎。果而人身，不能似這樣，模仿去工作。濫充人數的盲食，或爲私利的狡狴。不知愧恥，反覺爲能的人。是其未受耶穌的洗禮，神農的仁黨，大儒的教訓。始多禍世，作亂的鬼。人生有幸與不幸，成敗有遇與不遇。幸而仁逢堯舜，不幸仁逢桀紂。仁成遇君子，仁敗遇小人。時順林肯仁成於黑奴，時逆基督仁敗於世賊。是以耶穌行上帝主義，迄於今日尙未完整。鄙人雪航趙克善，志在基督行爲，神農工作。所隱恨者，屢創益於人類事業，皆被那舊軍閥惡官吏，私心妬恨劫奪摧殘。以致晚年，清風兩袖，乏力再行奮鬥。緣是埋頭澗水，藏居陋巷。藉連山爲生活，混於鷄鶩羣中。不求聞達，期待大冶的化。未悉那種孽緣，神波感應。突然間來了個，貧困的劉啓智。特到敝舍造訪，誠懇恭謹，迷於求道。乞爲說法，以濟後世。鄙人吾，已經自解桎梏，無欲再作大愚的苦力。奈其誓言，熱情感觸。憐其天才，孺子可教。燃起了，同調共鳴的電力。於是陋室苦力工廠，開幕佈演。起稿無紙，陳鳳閣贈給紅格千頁。臆寫乏案，木板睡枕代替。刷印各費，劉啓智慨負完成。從此精神組織，神農工作。決定復活耶穌，普救中華。劉啓智誓效身殉，多造方冊以濟世人。於是逐日與彼，先論歷史病源，再爲詳剖性欲。神農洗腦，復活耶穌的民生。降服邪說，化一和平世界。權講因果循環，哲理奧妙，物資歸原。科化進展，人的神通。性善欲惡的戰爭，君子小人的變幻。聖賢英雄的實解，狡詐盜賊的報應。清濁廉貪，顛狂瘋迷。一切的新舊雜症，亂世的來源，悉從根本道破。然後，再以精神洗腦，章法範圍。博核各種宗教，諸子學說。步武神農工作，實行耶穌犧牲。酌修新生活的公約，良營集團人類的

條件，劉啓智，逐日叨叨問道。糟糠妻，異常處處反對。言余真正下愚，毫不知度日生活的來源。由你終身所作的事業，照那常人所行的特別。條陳咧，救國咧，睦外咧，拯內咧，銀行咧，工廠咧，救貧咧，濟困咧。一點產業你亦未置，毫厘款項你無盈餘。弄的精光，棄家歸隱。形同乞丐，類似瘋迷。孩子老婆，跟着你受罪。簡直說，你就不知愁哇。無緣無故的，來了一個窮孩芽子，叫什麼劉啓智。一見面，你即說，有才呀，知音啦，聰敏咧，可教啦，稀有咧，數罕啦。整日的講，亦不厭煩。半夜作文，預備窮小子日間來聽講。據對門布床子，趙生財說，他根基不正。小老婆生的，又係野種。他的弟兄，打嗎啡，吸白面，他亦是各處欺騙。趙生財不禮的，窮孩芽子，你看他如同寶貝。趙生財與你，會成一二十個學生，請你教育。月給學費，你不幹。硬說教這個損壞子，可救世。起早睡晚，分文不要。說他根基不正，你說耶穌，係聖母童女所生。他似那救世，耶穌的骨格嗎。聖母無二胎，聽說他是神聖。他媽與那文盲山東驢作妾，似彘的生了一羣，能有良好的野種嗎。你又與他起個次章，字云慧生。吾說頂好，他勿慧生。果而慧生，必定禍世。看他那行動，能是善類嗎。你看趙生財，是個拉東洋車出身，肩挑貿易，布床打鐵，盡是來錢的道。買房置地，多麼能創業。小日子過的，熱熱鬧鬧的。人家實在，瞧不起你們倆呀。背地裡，常往人說，廢物完蛋。年青的小夥，不幹點正當來財的道。整天的與那老書噉子，溺談什麼，有何益思呢。聒着講的，愈講愈有勁。聽的，愈聽愈愛聽。一老一少，一講一聽。除你二人以外，孰亦不明白。你們講的什麼，聽的什麼。趙生財說，用這種苦功。作點甚麼買賣，不能養活老婆孩子。正事不作，整日的窮講。你看，早晚吾將那劉啓智，與你罵跑了。那有這樣便宜，不用一文錢的，教其慧生。寫什麼救世咧，洗腦咧，神農咧，耶穌啦。我給你們，扯碎焚毀，看看你能把我怎麼樣呢。可是萬子墮說過，數十多圓，寫個斷絕關係的離婚書。費不了半點鐘的工夫，一擲到手，你不幹，你不寫。擰着人心說，絕筆咧，德缺咧。剩幾十圓鈔，買點甚麼物件

不好。缺的甚麼德，絕的甚麼舉。比較你低着頭，整日瞎忙，寫那一分不進款的文章，好不好呢。究竟萬子靈說你，那些受窮的話。吾本反對他，甚麼事都作。無財不食，寡知檢點。然而我看着你倆，叫那趙生財，耽着你們。瞪眼又裂嘴，等覺着，與面目上，實在難堪；你們尚且不知呢。克善笑曰：趙生財，這倆個正當的准姓都無。祖先木牌，他供的是宋氏正宗。傍附趙家枝派，求余與其代寫，年間對聯，視為頗異。以後偵詢，始知其母，與趙伙度。彼隨嫁依賴成人，代其娶妻生子。先婚被市井勒索，復為膠續二婚。因趙竭盡父資，歸宋宗派，難逃俗論。偽滿成立，物食統制，奸商乘機，行偷買賣。趙生財，雖云僥倖獲些暴利，被那偽滿警察特務，時常打的鼻口淌血。窮而驕富，不知所以。言大欺衆，鮮恥自誇。無知婦孺，羨慕非常。志者視之，不值一哂。鄙人逐日自操井臼，代妻為炊，鮮能富貴，內寓自貶。經濟壓迫，環境惡劣。糟糠妻，身傍曉曉不休。是其寡學問，不知憐宥其夫。趙生財，耽着我，以嗤嗤冷笑以鼻。是其燕雀得時，不知鵬程九萬。糟糠妻以我工作，被人攻擊，視為不順。趙生財，以鼠盜技能，親我行惡。究其實，風馬牛不相及。他們何苦的，扯這些閑誕話。哦，君子小人殊途，聖賢盜賊特異。聖賢行其天道，扶弱攻堅，損有餘補不足。著書立說，化惡向善。小人縱欲權勢，附壓侵弱，補有餘損不足。助惡為虐，慘殺流血。世間大亂，皆係小人與女子，激而演成的，以致於今日之極呀。或曰：有何鑑定。云：有証。試觀社會，時尙昭顯的，權勢富貴。小人與女子，趨向特甚。多數心理，願為強硬，欺壓軟弱。贊成豪橫，鄙笑守份。罵那被欺，贊成侵略。三妻四妾，不言他是獸慾。衆為捧場，說他是好漢。嗜殺強盜，不言他為禍世。衆反羨慕，說那是英雄。男願為僕，女願為奴。能直接着，洋洋自得。以為勢力在我，榮耀非常。因果報應，毫不計較。只要目前得利，如麟附羶。那管他將來，夷族滅種呢。最鄙畧的，柔弱寡勇，譬如綿羊。喜笑怒罵，為競勝的趣料。以其善弱無能，不如凶猛禍世的暢快。怎麼講呢，小人的心理，驟這樣的惡嗎。曰：居多致吧，確有實証的彰顯。

。可惜爲君子的，不注意中國小說，通俗教育。導於善則善，導於惡則惡，今世無定性的混懸，類同鴉棲，何常不是導引的力。五弊自戕，慘劇層演。又何嘗不是，著述催眠的罪過。以中國舊小說，水滸內的人物，拿來作証據吧。武大郎，係一守份的良民，作那小本無大力的營業。逐日奔波，自度生活。可以說他，與社會毫無侵欺，發生障礙的地方。因妻貌美，被那西門慶，豪橫金錢，買誘成姦。結果被那奸夫淫婦毒害，七竅流血，死的極慘，應當可憐他吧。設如有人提說武大郎，小人與女子，皆必唾罵而大笑之。宋江，本一貪贖賞法通賊的機吏。吃喝嫖賭，品格不端的匪人。只從他殺了，閻婆媳，作那水泊梁山的賊頭。逐日度那殺人放火，劫擄的生活。可說他，是國家寇仇，人類的禍害。設有提說宋江，小人與女子，皆必贊美鄭重而言曰，英雄好漢。武大郎，與宋江，比較起來，他們兩個人格。一係良民，一係賊頭，臧否如何呢。果有人說，你似武大郎。他必怒髮衝冠，與你死鬥。換過來說，你似宋江。他必逐笑顏開，謙恭的說。實在不敢當，我怎能够比的上呢。足見俗世小人，羨慕賤頭，鄙視良民。以這種心理去追求，社會競爭的。願爲良民數少，欲作盜賊的數多了。野遊北里，見那娼妓。嬉笑怒罵，任意蹂躪。詆譭百出，態度萬幻。毫不思索，他是弱女被陷，宜爲極力拯救。亦不思量思量，本身姊妹姊妹子女。設如落水娼樓，遊花逢見，尤應如何感想。能否滅着良心，盡力凌辱。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盜賣良家子女的人，他是極惡可恨，禍世的敗類，應當羣起攻擊他吧。俗世小人，反來親近，說他是耍人光棍吃花界的好漢。恭敬諂媚，趨附勢力。前清燕京，像姑名旦。梅蘭芳，孩童時代。被其家庭惡極的孀娘，貪財慕勢押害穢窟。天資穎悟，敏慧過人。才奇貌美，歌舞絕倫。馮秋光，以金錢穢力，使夫晶玉濁瑕。多聘名士，新排劇文。結黨募客，幕開捧場。雜誌攝影，報紙登宣。趨炎附勢的，當即大得其利。入梅黨的，頌梅譽。得梅潤的，揚梅技。金錢力大，顛倒芳艷。才色兼優，中外馳名。未潤梅澤的，破壞梅譽。敲梅不還的，搗梅穢史。梅其不幸，何致於如斯的極

呢。哦，生於今世，競芳的益處了。梅似宋玉，天生的才貌，不亞孔孟的人格。行爲端方，博學幽雅。因家貧寒，獻身社會。設如生於權貴，聲價必超昭明，而無疑。或得仁助，小學，中學，大學，遊歷列國。尤可造成，救世的聖賢。惜其金錢勢力，竭誠盡製人類的玩物。見幼稚溺於穢水，不思悲於慈慈。反爲蔽其竹槓，污毀其名。昔時盜泉嗟食，君子遠避。今日穢水翻箱，人物趨附。彰顯列國，遊宣世界。以爲國光入瑞，不知大恥的可哀。足見世人，寡憫弱小，被陷的良心，反爲羨慕，金錢勢力，罪孽的奢華。怎怪那，馬克斯學說，風起時興。八路軍慘然，鬥爭清算。原因小人與女子，爲虎作倀，激成局勢大亂。是我中國，以儒道爲轉移，西方以基督奮志向。儒道蝕生，俗風日壞。是以賊儒，甚於大盜，奴儒不如娼妓。虎豹雖云凶猛，無賊儒與其添翼，禍世力寡。淫亂雖言鮮恥，無奴儒獻其諂媚，而俗風日正。儒爲人類目標，行止關係極大。君子儒多則世治，小人儒多則世亂。君子儒的行爲，近乎聖賢。正風俗，尙禮義，建公德，築公益，福世無涯。小人儒的行爲，近於賊奴。諸權勢，導淫亂，盜公德，竊私利，禍世無疆。硝煙彈雨，不足懼。賊儒奴儒，毒可畏。則天禍唐，無儒翼賊，當日瓦解。慈禧亡清，無儒充奴，光緒德展。帝俄，以遠東報，侵華東北。乏漢文，俄難染指。倭戰，以盛京報，首作先鋒。罕華士，日本以何欺。滿洲催眠，文臺健將。有傲霜庵，儒丐，冷佛。與倭添翼，麻醉漢族，顛倒黑白，蠱惑內亂。媚外拋蘭，糞污祖國。爲其小小微末飯碗，筆掃盛夏，竟不顧。因其點點枝棲，墨淹種絕，而不惜。儒以道德爲本，良思有益於人類。扶弱濟傾，潤達博愛。醒元悟清，儒力風吹。革命功成，萌於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呂晚村，等名流。融化東亞，光漸西歐。統一勝利，在於最後的文德。蠻侵難久，武力不足懼。最與儒學難堪的，下賤敲詐。未遂的盛京時報，文臺健將儒丐。羞惱成怒，作了一部梅蘭芳小說。內幕佈景，非常豐富。穢語淫行，如在芳觀。郭三相，馬二爺，醋海生波。寐顛聲笑，燃燈洗手。茶役隱聞，不知所以。驚怪奇異，種種描寫

小說出版，狂銷東北。爭先恐後，短期售盡。印刷獲利，儒丐名隆。呀，不知他受馮秋光，多少賄賂。將馮本名，幻成馬二。梅係潔白聖體，被賊陷穢。應當如何，盡其儒道言責，褒貶以公。越濟濟困，而正仁風。彼反投井下石，無隙敲詐。是可忍，孰不可忍。儒者所爲，世俗捧場。助桀爲虐，導世淫亂。民國建設，儒風日下。朝秦暮楚，爲利是趨。甲倒媚乙，無非爲其微末，星星點點衣食。洪憲發表，多數稱臣。賀電奏章，詞藻華麗。歌功頌德，聲宣全國。求爵祿者，爭先。畏遭禍者，遠避。幸有純真儒格，李六更，儒志不衰，精神猶存。煙花柳巷，擊柝醒那猪子議員。籠內納蟹，罵那袁氏橫行。儒力風吹，英雄繼起。否則洪憲帝成，孽禍中華。何其六更數少，而儒丐數多。何其不見軍閥政客，無一良果。戰犯漢奸，公法絞斃。儒丐恐亦難脫，八路軍清算的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哦，三代以上，唯恐好名，實厭譽其芳。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誠畏揚其臭。許由務光，洗耳潛逃，唯恐芳染其身。袁世凱，張宗昌，慘斃新聞，賊惡揚其臭。今世競芳避臭，尤甚於昔日。余非三代以上生的人，誠恐今世的芳薰，獨述我的裸體實臭。藻飾粉膚，當然反對仇視。蘇格拉底，命喪於西。雪航克善，誓願身碎於東。是以劉啓智，知音於我。我亦情願爲彼，犧牲於世。勿論其將來，能否施行去作。願將滿腔熱血，盡傾叛徒。終達裸體臭影，遺正後世行非。我的愛妻傍聽冒余，世人爭芳，獨你奪臭。行亦奇怪，言亦大謬。余云咱兩，形勢成爲夫婦，精神早已離異。是我畏芳妹怕臭，怎能合度。生不共枕，死勿同穴，老於式而已。妻笑，我亦晒。事有公理，評宜善判。春秋的筆，貴在直書。善惡褒貶，論誅賊心。揭其黑幕，昭成後世。譬如有人說你，似梅蘭芳，他必怒。反過來說你，是馮秋光，他必喜。求資梅蘭芳，原係純潔身軀，宋玉資才。不幸被那金錢豹的蹂躪，試問怒者，你的小樣，你的技能，比的上嗎。馮秋光，縱其獸慾，違背仁道。試問喜者，你的思想，你的良心，能够好嗎。這種世人的穢腦，若不以良教刷洗，天下決難和平。至於武大郎的概略，係那施耐庵，銜恨當

時黑暗。忠厚樸實，有才色的人，生命即不能存在。究資本無，武大郎那個人。以賊明宋江，爲小朝廷。係那始耐施，隱恨當時，政府官場，甚於盜賊。妓女與像姑，人類悲慘。最可恥可憫的，陷害生活。獸有時，虫有節，豈乎常軌，不如獸虫。俗儒與小人，恥罪於弱溺，媚助那匪勢。漢帝顛倒陰陽，不如獸爲，辱侵白玉無瑕。小儒不敢責其君，罪判籍穉與郅通。所謂世惡，賊儒改儒，二派樂成的。大儒則不然，碎其身不屈其筆。言扶於正，理誅於邪，無失君子的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首先佈告，禁止娼樓。廢絕慘無人道，皮肉生涯，王莽篡漢，曾放漢奴。袁世凱僞總統，亦解清穉光緒崩，論其性如莽卓。以此尤顯。然清景宗，非漢孝平之庸懦。戊戌政敗於袁，可爲仁君一哭。袁政刷新，國風日振。惜其野心洪憲，造成中華內亂。官宦像姑，雖然廢除。慘無人道的娼妓，迄今尙未取銷。官場仍舊吸其皮肉生涯，穢水淫汗的捐款，可謂忍心。平等自由民權，我不知在那裏。冶遊同胞，鬆懈其姑姨姊妹。不以爲恥，反以爲榮，良心如何有。以此証實，革命尙未成功，總理怎能真目呢。民主共和，官爲備僕。宜與主人翁良益着想，方不負股東垂青選西席。設無學術，教令東家子弟。容心誤人兒孫，冬烘可就缺大德了。是以儒負，人類的言責，履行聖賢哲博的義務。悲世憫人，公利天下。拯溺濟困，善轉乾坤。悲似武大郎者，勿被人欺。完其天年，得其善終。偶似妓女者，勿被賤陷。旋其閨秀，選其良夫。天生白玉，勿遭惡魔殘毀。禱那慈善大家，施諸良好的教育。德化世界，不再出中國的，張獻忠慘禍。善感實興，勿再生法國的，拿破崙好爭。多產神農的工作，復活耶穌博愛的精神。團結力抗，破壞世界的魔星。鄙人吾，業已經驗核考。每有善舉，必出種種怪象枝節。擾亂你的銳進，破壞你的成功。每有惡作，必出種種輔力凶助，催促你的勇敢，逼迫你的殺機。善果異常的優，惡禍特別的速。善性薄弱的，易被魔力引欲的欺。只要秉著正氣，德化那魔祟的欲。否則，與他敵對，那就入他魔力的窠臼。或曰，宗教，已經在過度時代。適於古，不適於今。現在科學大展，人的識能

擴張。所以物質文化，積進少。設如再以宗教，神權來麻醉。智者厭煩，愚者退化。弊竇叢生，障礙殊多。況且無神派，過激派，科學家，哲學家，多倡打倒宗教的麻醉，神權的偽言。注意實驗的效力，銷滅虛空杳茫，無益弊端。刻下多數趨向，贊成的吧。以雪航趙克善的，管見所及。宗教神妙的實在，超過一切所有。西洋物質人才進化，這樣的快，悉藉耶穌先覺神教的實力。西洋賢達道德犧牲，那樣的多，悉藉耶穌先知神教的覺力，過激科學，發明的始轍。皆係根基耶穌，微末星星點點，灑揚零碎的種籽。神的全能，尤非我們菌似的人類，肉眼可能澈清。若以這種未解剖的演說，必多疑惑而不信的了。試以耶穌宗教，根本精神言之。聖經所云，耶穌是牧羊的。指導教訓，那無知識的羊。勿失迷路景，背了光明大道。勿被虎狼，吞食嚼傷，殺滅你的子孫。瘦弱的應當扶助肥壯起來，永久不被那強橫侵欺。這種寓義，是不是。耶穌指教社會所有人類，宜為互愛，共防盜賊。大同仁德，皆享平等自由呢。人間諸病，耶穌悉能療痊。世人多以神話誤解，無怪備派生疑。鄙視聖經，類於神話小說。殊不知，彼時王霸專橫，甚於大盜。暴虐慘殺，超過虎狼。革新宗教，行道泰難。謹乞隱語，不免賊疑，慎為寓言，多被其誅。篤誠信徒，數存有幾。譬如那眼瞎的，見了耶穌，即能看見。聖能聽，啞能言，愚能智，瘋能癒，癱能走。這種寓義，是不是。耶穌指教社會所有人類，腦海宜清，善惡途分。勿再盲從盜賊，心瞎識啞。見了耶穌，當即生智癒瘋。聽聽耶穌道，諸症可痊。說那無知的人，勿行那虎狼似的盜賊嗜殺。說那識理的人，勿聽那奸誘拐騙。說那識啞的人，勿言那禍世雄能說那識癡的人，勿走那害人邪淫。說那識瘋的人，勿作那狂鬥癩爭。生生善智，醒醒惡迷。以這坦白訓世的大道，類譯神話小說，豈不特謬。雪航趙克善的愚見，欲想世界和平。非我人類悉數醒悟，不受那邪淫罪戾的騙策，方能平靜。所以疾呼神農工作，復活耶穌的救世真理。喚我世人，聽聽耶穌的道，啓啓你的愚頑，長長你的智慧。閱閱耶穌的經，醒醒你的瘋狂，見見你的犧牲。吃塊耶穌的餅，壯壯你

的膽量，振振你的精神。飲杯耶穌的酒，清清你的腦筋，洗洗你的心腸。西歐得其先知，物質文化，漫潤五洲。惜我東亞，乃不早悟，以致諸事無不落後。因彼神通，科學始顯。因我混雜，愚迷內亂。識之遠爭，膽怯鮮能。以此詳觀，耶穌的權能，精神的指導。先知的迫力，創作的勇敢。尤非雜牌神教，可能比的了。療世新鮮，救法神奇。西方醒於前，蒙潤殊多。東方悟於後，愚昧難堪。雜牌偽神，包圍吾族。敵視正牌，仇攻耶穌。影射聖道，進退懸殊。再以東西道教，優劣鑑定。歐美的婦女，乘耶穌神教，信仰力堅，超過男子數倍。女爲人類產生的母，信仰既堅，思念必固。產生子女，皆有遺傳耶穌博愛的天性。逐日轉告耶穌，良善救世。灑其德教，發生未來的種籽。這樣純潔神聖的芳苗，栽植那子孫的腦海。他雖然不作那寶血潤地，救世的事業。雪航趙克善！決敢武斷的說，他不能去殺人放火吧。好一好，他就能學耶穌的行爲，百分之二三，來補助社會了。真正耶穌信徒，雖無救世的能力，他決不生禍人的心腸。以這簡而易明的，耶穌大道來說，科化哲博過激各派。無非研求補助於人類，犧牲個人所知的本能。試問本能，以何而來。又不能不歸功，他那靈感神通的力量。反對宗教無神派的腦汁，若缺靈感神通的力，他必即時弛殞成了枯木。設無耶穌這種神聖先知指導，歐美決無那樣物質文化的進展。設無耶穌，這種神聖先知靈感，西方決不產生，奈聊愛爾，哥倫布，查普曼約翰，哥納義魯吉奈勒，林肯，那樣道德的犧牲。耶穌係大同的目標，光明的寬路。墜在信徒株守，鼠耗愚待，不照革新躍進。致使那科化哲儒無神派等，鄙笑的攻擊。設如革新，極展靈感神通。超過一切補助入知的工作，孰敢輕視上帝，神愛的權能。基督基督，仍祈助我的精神，展我的筆力神思。溯考我們東亞神教，可就大爲悲嘆的相反了。有權勢的，力用孔孟，使其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權神聖，榮崇非常。弊成小儒，慕勢而日隆。今雖革新，小儒餘毒，尙未洗盡。次倡殺人，忠臣良將。廟宇祠堂，塑像稱神。紀念香奠，祀典聖會。彰其威嚴，教民以效。究其用意所在，無非崇其忠君私

利。一心無二，爲其有權勞的效死。次尤俾鄙，山神土地，狐黃白柳，祠廟參差，形塑各異。飛禽走獸，水族陸蟲。牛頭馬面，山川草木，無一不成神仙。鐵打銅鑄，木雕泥塑，青臉紅髮，咬牙切嘴。愚想非非，奇怪猙獰。究其用意所在，無非狡智愚昧無知。從中剽利私心佑己。習慣日久，深入腦髓。文盲市井棍徒，無知婦女信仰。成神墮仙，降怪受罪。許願燒香，立碑掛匾。獻衣納款，頓首禮奠。剖其腦汁，無非爲陞官發財，佑其子孫。專爲利己，無一爲公。遺傳這種神教，精神被毒浸染。似這樣多數心理的婦女，產生多致的國民。他能朗朗光大，爲人類公正的犧牲嗎。有智慧的，染成英雄殺人心，忠君死節成神念。庶民染成私己發財心，許願燒香神佑念。僧道趁機，財劫募化。沙尼偷生，混食終身。再兼着，通俗教育的高鄙陋難堪，古守不變。評詞大鼓，戲劇小說。多演那，私名私利，征伐慘殺。稱雄爲能，逞強比賽。賊睥鹿眼，詭詐多端。奇謀怪計，黑暗策劃。幼而至老，裝於滿腦。似這樣俾鄙，寡於公德人類的俗風。有害而無益的大薰染，社會怎能止那爭殺呢。況且人人腦海中，存個勝者爲英雄，敗者亦不失爲好漢。以這種理想，比賽競爭，世間能太平嗎。賤視農工，如同牛馬。男厭其爲，女遠其婚。勿論如何發明，輔助人類生活的良益。亦不如殺人英雄的榮耀，女作太太的美然。似這種害人，俗教的腦海，若不從根本刷洗，世界怎能和平無戰爭呢。自以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儒俗，尊貴非凡。利用孔子的催眠術，私竊天下的權利。充其僞君子表面，狡取富貴實在的小人。滿口孔孟道德仁義之言，盈腹盜賊詭詐之行。親時乘機，爲利是趨。觀其成功，雖賊子淫婦可屈膝。看他失敗，雖賢哲神聖亦遠避。行爲狗苟，唯我獨尊。餘則宗教，悉謂異端。救世耶穌，難與比肩。趨賊附益，以利私人。詔富媚貴，以爲自得。是以昔日君主，利用此類，堅固私有天不的教育。尊祀孔孟，特建文廟大典。崇高關岳，春秋禮奠殊優。階級嚴別，資格限制。文教武訓，効力聖君。究竟以此政策，催眠服從。盡忠死節，異常榮耀。任我農工，有補天的功，濟世活人的功，亦無這文武兩派的表

彰。溯考孔子，出仕魯國，爲官司寇。開刀先殺少正卯，三月魯國大治。魯君色迷女樂，三日不朝，孔子挾冠而行。週遊列國，講道說仁。聚弟子，記其善言，集成魯論。復爾春秋，善惡褒貶。孟子七篇，仁義，標殊，特攻私利人類的害。後世學者，尊稱之曰儒。彬彬君子，以教小人。試想孔孟，祖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無非學其維持人類，生活平靜的道。惜我中國數千年來，無一步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轍。足見政治趨下，君子需罕。可爲長嘆，可爲悲悼。壯穆殉於昭烈北伐，武穆死於南宋奸相。忠義標榜，利於私有天下的遺毒。以致同類相慘，愈演愈烈。中山革命，力倡天下爲公。打倒私物，以便維新。無如毒染已深，一時難以澄清。臨終遺囑，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扶植弱小民族，無分畛域。大博愛。東亞曙光，始爲普射於人類。嗟我先覺，功未成而作古。宗教失常，民無正軌。戰爭斯起，殺人利己。甚至父子脫離關係，互相欺騙。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或云諸如此甚，有何鑑定呢。雪航稱克善曰，有証。試言父欺子，仕官爲庶民的表率，洵其顯著的欺。省長縣令到任後，秘佈黨羽，以固爪牙。宣傳良政，連絡營私。土豪劣紳，狼狽爲奸。或三年抑五載，碑銘匾額歌功頌德。詩詞贊美，僞譽四揚。剝盡民脂養滿黃金。任交辭行，走狗緊張。香煙雲送，爆竹聲繁。以表而觀，公正廉潔。以耳鼓聽，可謂清官。求其實在，貪婪巨獍。天高三尺，地皮刮深。及其歸家，以清廉自居。然置地萬畝，築厦千間。嬌妻美妾，奴僕成行。月薪有限，巨款何來。問其財源，必曰儉樸。庭訓其子，格言良箴，聖語古典。設如真有篤誠孝子，廉潔忠正。或爲縣令，或爲省長。照那家訓，清理地方。嚴懲土豪，警戒劣紳。教令市井，減商利暴。良民得其安枕，農工盡其力做。行其君子不黨，率性爲政。勢必避那晏子初辛，怨聲四溢，惡名聞於朝。定被劣紳連同土豪奸商，誣言蜚語，藉詞告倒。况其行司來查，不知運動。兩袖清風，應酬怎能圓滿。譽毀咸里鄙笑，虧欺難見稽查。實行聖治，反博惡名。此時歸家，其父必效景公之怒。責曰：養貨，不能通權達便。習其廢物，名利全

非。寡學之識，讀言悉爲刻肺。至於晏子二次，奮勇譽美，殃民欺心，劣紳歡迎，豈公大悅。那種裝盡天良的手腕，老死亦不傳於其子。意在自悟，隨時變幻。博得清廉美譽，竊得實在任款。言行兩人，不滯方是好手。這樣新大人物，多數父欺子的教育。普通庶民，被那雜牌神像傳染。欲想世間平靜，無異痴人說夢了。狡欺子，子狡更欺父。不以狡欺爲恥，專以狡欺爲榮。今日中國的時勢，迫那篤誠的不能身存。怎能不亂，怎能不殺呢。或曰，父欺子以致世亂，敬聞實証矣。子欺父之甚，又不知用何種手段。曰，極爲明顯，惜盜名之君子，多爲默守自欺耳。再言子欺父母，以孝爲第一，無能而子，倚賴生活。雖云不足掛齒，亦無不自彰其孝。良材創業的子，那個欺劇，表演更奇了。彼果娶妻生子，他那精神，完全移在騶妻，愛子身上。對其父母，能虛應典故，裝飾門臉，那就可稱大孝。究其實在，衡其輕重，妻子與父母相差，多在百分二三。官吏與商賈，撈眷極多。考察考察，父母隨任者寡。雪杭趙克善，齒莽的說。家家父母，培養其子，整個利於子妻，父母首爲自苦，終無本還。莫云獐狍野鹿，細狗難於回家。利息，安能談的到呢。無人格的子，背父母而行軌外。厚愛妻子，虐待雙親。父母雖受痛苦，不敢聲言。恐人恥笑，云其無德。任其愛妻侮弄，偽敬時在眼前。聽其愛妻枕言，隱憾父母愚頑。父遺巨產，子不語，孝點微末衣食，必定竭力彰顯。最惡的偽孝，甚於忤逆。偽孝欺親，忤逆自彰。任彼盜其孝名，父母難辯其黑白。她僞其賢，子僞其孝。或高貶而死，抑悶氣而亡。生前未得子的真誠，斃後反鑿造格的虛榮。高架喪樓，棺槨麗耀。音樂聲宣，花彩紙奠。僧道分班，經誦悲喊。披麻掛布，唵已噤乾。山珍海味，美食賓演。弔者大悅，而贊曰，孝子可已。究其實在的，怎麼樣呢。衆來賓以其美味適口，吃飽喝足，陶暢盲贊。追其真理，不知所以。尤不知他那父母，在生前時代，說不出內幕的苦悶。子聽姑言，形色冷異。甚加白眼，語聲難堪。考察吧，孰家婆媳能和。孰家男子，不納婦言。假孝欺心，洋洋自得。無以欺爲恥，皆以欺爲榮。輾轉不息，世代遺傳。因果循環，昭昭在於目前。借其父母至老，不悟自

實。們心自問，對你本身，昔日的父母。反復思之，當即了然無憾。試想父子，這樣的狡欺，其他何堪過問。狡欺達於極點，不遺慘殺，以何瀉其天憤。（人人本身的神，靈感和天。又何常異乎上帝，）或云不欺，如之何而可。雪航趙克善曰，孝當生前竭力，勿願死後俗觀。只求父母知我，裸體其葬，亦無憾。吾無偽雜，俗雖鄙視，我自榮。中國的民族，染成這種狡詐偽欺。症源在那雜牌神教，與賊儒的傳染。是以東亞，每發生一種宗教。非結黨作亂，必營私取利。是以白蓮教，黃辛教，屢次大舉，終被剿滅。偽教叛謀，卒歸盡誅。以其狡欺，故而失敗。公益心無，私利毒深。禮樂先進的國，落伍歐美，物質文明的後。因我寡信耶穌，違背上帝神愛。宗教關係人類的進退，有多麼大呢。雜教的目標，詭崇偽欺。殺人的惡魔，黑心私利。毫無公德善學，怎能發生救世犧牲。以耶穌宗教，仇愛敵方祈禱來說吧。我的天父，賜給他們的智慧，可憐他們的愚頑，默示他們的光明路景。勿入黑暗的迷途，勿墮那深淵的地獄。拯救他們，可憐他們，那麼。用這種熱誠，感化仇敵。毫無怨恨，偏愛的私禱。能說這種宗教，不道德的嗎。所以日重祈禱，以德注射信徒的腦海。雖有惡人，他亦好些吧。以這大公無私道德，逐日祈禱。雖有狠毒的肝腸，他亦變變良心吧。或云耶穌，因為什麼，不能普遍呢。雪航趙克善曰，弊在腐守空談。信徒狡竊偷食，虛耗無補於社會。內奉種種，典禮不公開。所以教外人，鄙視他與雜牌神迷而無異。孔孟之道，乏人攻擊的，在那毫無隱蔽。使夫愚智，人人不疑。耶穌信徒，宜速革新。學耶穌，工科的行爲，神農那樣篤誠苦幹。以身作則，築成人類，良善模範生活。使夫人類，見我耶穌信徒，垂涎起敬。馬克斯學說，俯首歸降。始能達成世界，普救無遺。否則，恐怕打倒厥降了。雜牌神的宗教，舍那大自然涵蓋一切的，上帝根本而不論。以其教主，個人本身，微末的知覺，起始爲本位。稍有價值的釋迦牟尼哲理，尙合乎基督。唯其出世法，繞道而行。不如耶穌救世法直徑降然。餘者愚膠迷惑，無益於世，有碍民生。以其小仁小義，而騙天下，達其不勞傷的窮

食偷生。以那私利祈禱來說吧，一動一念，無不求神保護他的平安。焚香頓首，但看那奸商，求神保護發財，穢吏求神保護陞官，盜賊求神保護勿犯，戰爭求神保護勝利。銷滅敵方，永墮地獄，警放他們，勿再違抗。有求必應，掛遍上供。大則新修廟宇，碑銘經頌，小則屑屑木牌，紅布飄飄。專爲個人祈福，無論他人死亡。只求我地豐收，那管異域餓餓。用這樣私已的心腸，神怪教育。毫無公德的思願，注射民腦。雖有善人，亦必薰壞了吧。以這兩宗祈禱，比較起來，確有霄壤的懸殊。試想，以這樣紊亂無章的，雜牌神教，中國怎能够息其內爭呢，有智慧的，精神不附於美，必降於俄。使我中華整個的國，裂成兩派。精神既不能自立，能够不燃起世界再戰嗎。無知識的，互相仇恨，詭詐欺騙，地方怎能太平呢。可想宗教與人類的關係，滅否的力量，影響社會，可就非常的大了。法律治已然顯著的罪犯，國家迫於無奈而用刑罰。宗教化未然萌芽的惡念，設教退於無形，而止亂源。政治如何良善，無宗教補助，犯罪的人必多。宗教高超一切，化險爲夷。怎能說空虛，杳茫麻醉呢。弊在信徒，多趨盜食，不爲勞働。昔日耶穌，能够粉面油頭，專以舌講工作嗎，科學家，哲學家，過激派，無神派。倡導以人力研求實驗，權有的大能。所謂不能者，是其知識不達，理論已經多數公爲承認，似乎充足而無間隙的了。設云無神，試問你那無窮的知識與智慧，源源從何而來的呢。科學家，哲學家，過激派，無神派，恐無充足圓滿的答復吧。況且之智慧的平常人，亦能觀那無神氣的人，知他離死期不遠。足証神足而敏，無神必斃，何種絕技，皆以神情而生。無論什麼發明大家，神若不充足，決其勢必不能。以此看來，什麼樣的能幹人。身離神力維持，即時斃而殞臭。至於神的無窮奧妙，被造徵生人類的覺力，怎能知到上帝支配呢。大道本無形，亦無名，出乎於自然。強名曰道，亦強名曰神。以神設教，列強公認。以德化世，萬國歡迎。公推爲造物主，尊稱之曰上帝。大自然，權固妙有。鉅靈無涯，陶冶動植。我們人類的形軀，在於大自然無涯空中，微塵杳小分潤那無涯的鉅靈。行爲動止，不能不歸功

那巨靈的神了。尤其人類，言思主宰，可是誰呢。科學哲理，發明的道，可又是誰呢。大家想想是不
是人類肉體氣通，變幻無窮巨靈的神呢。耶穌云靈魂，釋迦謂佛性，莊周曰主宰。以這幾位大智慧的
先知先覺，皆言有玄妙的神。父母不能傳，妻子亦難分。來去杳茫，孰亦不知其所以。云腦筋，云血
心。腦與心，皆係穢質的囚。無知無靈，亦無感覺。所謂能感覺靈通的，醫學云神經。況且有先知的
事，亦有先覺的兆。默示領悟，吉凶預料。以此鑒定，神心確有。宗教即有，維持社會的代價。尤其是
，行善的，必結善果。作惡的，定有惡報。天理循環，確有軌道。物質歸原，絲毫不虧。分散為無量
數的名詞，求合歸原為自然的一體。好戰的國人而，嗜殺的人族夷。奸猾狡詐的，神報之以巧。忠誠
樸厚的，神愛之以實，認你有何智能，亦難逃出自然循環，終身所作實質，不滅的常軌。設如科學家
無神派言，人是萬能的。彼若講道德行仁義，尚可維持世界的安寧。否則專倚人力技能，任意去爭雄
。未來的戰禍，更不堪設想了。這種說，慢云立不住。就便能够倡行起來，決其難脫如物質歸原，善惡
的軌道。雪航趙克善，粗求神農工作，復活耶穌精神的大道。擬組織世界，神農會的章程。先尙農學
，而後競工科。勞資互助，農工合璧。建諸樂園，容納一切。使夫各種主義學說，情願歸於上帝神愛
，無須戰爭，皆化良為。或云贊美耶穌，必是基督信徒。答曰，骯髒污穢，實在不配。想那耶穌，係
爲人類舍身流血，神聖的大犧牲。這種救世的精氣，飯依的信徒，確是應當鼓勇，方不辜負基督的神
救。然而鄙人，膽怯畏死。連一句基督話，都不敢明說，故此未敢領洗。好在不同俗，混他的飯吃，
盲從去佈道。這樣偷生怕死，不敢說德行話的人，怎能够配那耶穌信徒呢。少加入遠些，免爲餓了耶
穌。換句話說，那有基督信徒的滋味。呸，敢不要臉嗎。云神農呢。曰，足可齊肩，足可並配。神農當
世，雖未流血。他爲人類工作的犧牲，實在不亞耶穌。考核史証，足可及格。惜我諸學，盲食五穀，不
知彰其大道，以致東亞農工不展。專爲虛榮名利捧場，皆忘其吃飯實在的祖宗。五分錢的，腦海種族

，怎能不反對耶穌教呢。嗟吾政治，利令智渾。不知提倡農工，息爭福民。專尚狡智，欺弱慘殺。昧於德教，弛止淫風。東亞農祖，爲民食而奮腦海。爲民疾，以身化毒。方書遺世，澤及後代。惜其子孫，多無心肝，不知研求進步。數千年來，古守不變，反爲忘了吃飯他的祖宗。堪羨歐美，藉猶太教，崇高耶穌，行其善道，燭照無遺。可嘆我東亞，不信耶穌，不敬神農。自塞朗光，盲祀殺人。倒海翻江，天黑地暗。弄成，官殺官，賊殺賊，子弑父，妻害夫。狡詐騙欺，循環擾亂。以微末而攬巨大，愈演愈烈。以方隅而蔓寶輿，愈痴愈狂。孰知微菌力染，演成世界慘劇。果再不悟，第三第四，繼而災禍不免。耶穌良藥，特醒瘋狂。因其逆耳苦口，人類多數厭聞拒食。一千九百四十餘年，尙不知方舟可渡洪水。清血誅穢，醫士德方。惜其工單力薄，貧乏農友援助。緣是雪航趙克善，研究神農工作，復活耶穌真正民生的精神。治洪水，降赤鼠，躬朝上帝。消勞動，和資產，德止殺機。化一世界，在我人類悉知，恥於不愛。洗腦清神，隔人良善性源。滌心無穢，私慮根誅。孽欲不生。共建天國，同築樂園，始云達到神農，洗腦的工作。今世人類，穢腦穢心，私利互慘。演成種種社會形狀。譬如中國，纏足婦女。始於漢朝，帛纏足瘦，名曰快馬。甚於後季，官娘纏成新月，名爲金蓮。風俗沾染，以致於今。僻地猶習，纏足自慘。數千年間，無一覺悟。穢腦結婚，先觀兩足。以筋縮骨折肉爛，最瘦小的爲是。以天然活潑自適，完整的足爲非。痛苦奇怪地獄，認爲特殊至美。國風謬逆，迷而愈迷。貌似天仙，不如面目醜陋的，三寸小脚廢物，聲譽隆高。五尺身軀，二足不盈一握。雖其禿瞎，亦云半美。英雄愛之以爲榮，聖賢從之不爲匪。致使全國女同胞，度其年久地獄生活。耶穌東來，放大光明。朗化陰霾，悟自解放。餘毒華北，尙未洗盡。可見狂風，深染人腦。當今列國，摧殘人類。大病皆在，纏足式的腦。最顯著的，殺人鉅毒，趨向愛國的惡風。舍我人類而不愛，專愛彼此畛域的國。這種害人的淫念，甚於華族毒愛婦女的纏足。纏足的女，不過天足纏廢。動轉爲艱，一部份的障礙。男子愛如

至寶，生命博殊良衛。對於人類繁滅，尙無可怕的問題，唯獨癖於富貴，甚於纏足。吸盡天下之財，不厭其多。勢達寰輿之貴，無以爲止。嗟嗟，愛國毒風，競賽日隆。殲穢，科化光電，愛而互殺。勢如瘋狂，人類危險。穢腦謬愛，何時期止。逆風不息，人類自滅。撥此深疾，非神農西行，德化國境不爲功。洗腦滌心，醫誅疆域殺人的電網。披肝瀝膽，醒我人類，愚昧富貴的與那國迷。腦毒洗盡，如解放纏足漢族女。私穢滌公，適足而適心。博於愛人，甚於愛己。智者憫愚，善爲指導。愚者自悟，勉力從學。智者勿侵其昧，宜存忠厚的心。愚者勿爲自棄，當酬愛我者的犧牲。智愚互愛，衆竭熱誠。無分國籍種族，全球愛成一村。以上帝博愛世人爲主義，融和列國，共誅的是私爭。以新約聖經宗教，爲學課，復活耶穌民生的真精神。著神農工作，美食的糖衣，以便服其逆耳。苦口耶穌的良藥，既曉皆爲上帝子，必悉同胞尤宜愛。良途競走，公德是賽。能不明朗，世界的和平嗎。欲清性耀，精神一致。研我人類，共同研求良善生活的進步。章法項條，尤禱博碩大雅仁人君子，悉心援助公修。酌核人類生活，息戰的益處，戒那文辭深飾與人的無用。專心禱摩人間，生活的弊病，戒那千篇一律纏足式的文言，遺傳的留聲機。這種纏足式的，遺傳腦毒。始自於蚩尤，黃帝擒誅。甚至於桀紂，湯武征伐。極達於成吉思汗，拿破崙，俾斯麥。列耀於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窮兵贖武，暴其殺能。毒類纏足，愈小愈彰其變麗。殺人愈多愈顯其榮耀。廢足不覺奇恥，孽殺無畏神判。希特勒，慘虐效獅吼。以良民填戰海，自博涼血，寡恥的英名。李後主，愛宵娘纏足。以婦女娛獸慾，毒染中國女殘廢。解其心理，知慮已而不顧他人的蹂躪。剖其腦汁，知殺人而不思自殺的痛苦。腦簡如猛獸，世人皆羨慕其爲英雄。心毒如蛇蝎，世人皆詛毒盜賊的富貴。今世愚愛英雄，甚於昔日，腐男愛那女纏足。李後主愛織趾，何不以帛自纏其足呢。腦穢的敗類，亦知足解放的舒適。希特勒效獅吼，何其戰敗遠畏殺呢。腦簡的蠢虫，亦知避槍斃的悽慘。英雄心理，大多如此。慘死他人，勿斃本身。豪傑腦汁，大多如彼。

。保其精神，以備再戰。所以維廉敢擊何蘭，完其半世偷生。便宜，莫如彼。墨索里尼，敢亦潛逃，結果屍如懸甕。報應，該如此。英雄英雄，山河依舊，白骨成灰。問其所得者何，必無圓滿的答復。世尚小人，商執法治爲寰。不知神聖，德化力難。商云，仁者，不能使人仁。義者，不能使人愛。言其法苛治誅，民凜遵從。以表面觀，令如泰山，理論實難駁倒其法治。殊不知，受過名教的大儒，決不殺人去爲匪。足証孔孟的道，可以使人仁。十字會員，無別種族而施救。尤顯耶穌的教，可以使人愛。俗間專用法治者，無非愛食夷秦，商鞅的毒藥。希特勒尤進一層說，善人如牛羊。內寓釋其雄獅獸猛，禍人的賊，不知可恥。近世皆以，利國利家利身，爲前提。今日的列國，上下交征利。何不深思，而世界人類危矣。禍世傷人的腦海，宜爲靜澄汲新，腦毒心穢，骯髒思想。非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真正的精神。世毒難清，戰端難息。是以雪航趙克善，述己往的覆轍，作人類的公鑒。滅否利害，擬諸良約。敬待仁人君子，參考救世的援助。使夫馬克斯學說，並一切宗教，及各種主義，躬降上帝。天下所有人類，共享和平。

(唐) 覺域篇新闢仁軌德以大道

陳情國際息戰和平

呈爲農工互輔，勞資合璧。競公裨益，止慘殺而勉民德。食力尙恥，展新生以息戰爭。善爲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真正精神。洗腦滌心，期達人類永久和平。仰祈，

鑒核事。窃查，列國紛紛，內亂外侵。較力鬥智，時尙征殺。以星火而燎原鉅禍，慘達世戰，已經兩次矣。銷耗物質，屠毒人類，曾芻狗之不如。以我人類神聖智慧，偏尙於狡詐，而競慘殺。究其原動力，不過愚爲名利二字。激考腦汁實爭，皆爲民生之一途。道同理殊，致起盲憤。嗷嗷瀕藉，彼此主義。滔滔流血，死爭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無窮，非亦無窮，戰禍棟然更無窮。以有用物質，虛擲於無益。以能幹良民，慘填於戰海。世人咸知遠避其禍，而戰禍終難避免者何哉。

曰，是我人類腦毒遺傳，心懷穢慮。生活本係微末事情，無用畏其千秋萬古。稍能勞働，即有盈餘，何必倒海翻山，轟起若大慘殺。嗟我世界英雄，不思改良方針。再其窮兵，善化世人。努力仁謀，即登昇境。勿以種族私爲小利，較勝彼此唇舌。勿以國疆迷滯眈域，激成爾我血戰。勿以主義互爲廝迫，直逐無涯，是非之爭。宜從上帝，神愛爲懷，研求大同樂園新生。當效耶穌，舍身救世。良德進展，換換腦筋。尤應力學，耶穌行爲。贖罪替死，長長慈心。是以雪航趙克善，無求名利，不避禍端。絕膚粉，誅藻飾，裸體筆述，貢獻於世界。神農工作洗腦，唯我人類公利是競。復活耶穌民生精神，唯我人類，犧牲是榮。其餘鞭策他人去死，造成本身坐獲私利者，悉名之曰盜賊。催眠他人屍坑戰海，造成本身虛榮富貴者，悉名之曰禍星。勞資合璧其德，仁愛自食其力。擇優獎勉，人類公判。唯我東亞，出一特色忠殉。惜其未考耶穌宗教精神，空空慘擲於帝尊。日俄戰爭，日本在未勝利先。乃木希曲大將，其詩吟曰，爲何武運祈長久，短急本來適武人。復在日本勝利後，向其全國男女學生廣播演說，殺爾父兄者吾也。二子陣亡，夫妻志合，殉葬於明治。設如洗洗此腦，盡爲人類道德去犧牲，世界安能不和乎。道德云何，曰，公利競殉而已矣。列國先行試立模型，組織神農會基督教改良新生。資本家，隨其善意照章投資。定名曰慈善股東，無別國籍。勞働者，條約遴選，良格收集。定名曰身份股東，不分種族。以農學，牧養，森林，礦產，原料工作，爲前鋒。以格物致知，盡善盡美，製造物品，展進工業，爲輔助。人各揮其能，競其雅麗生活。人各竭其力，奮其工作榮譽。世界博覽，齊萃公判。與人類有益之發明，賞給德業異常勳章。僞宣無效，實証可憑。使夫狡智絕萌，殺機止。慈善家名雖慈善，終則不失其股東之權利。勞働者名雖勞働，始爲確有其股東之身份。獲利共享，皆是東家。奮其公德公利，人人自分厚潤。賊蠱工潮工罷，人人自受鉅損。忠於毅然工作者，無非爲其身軀，榮膺於美食華衣。勉爲竭其才能，勿虧其天資。盡力公有物品者，無非爲其人格，精神方向之保存。竭

爲殉其公德，勿負其良心。剖其自私，有公正之衡。別其自貪，無餓餒之穢慮。巧辯功無，實作可法。使夫猶情滓沉，勤慎彰顯。德驅學篤，仁策尙恥。彼此公衷，以道爲體。互相誦獎，以義爲用。煥然一新，皆長神農之腦。人類一致，咸生耶穌之心。以小模型而擴大範圍，以自有數，而展至無量數。範圍日擴，數量日展，極至達於化一。始著方舟，渡我良善之覺民。任其洶湧洪水，逆流倒流。終藉神光，普照而無遺。靜待赤鼠根絕，趨於自斃。初創德範幼稚，宜藉列國歡迎而保護。漸教大悟，自知義結以自衛，資本家，化爲慈善。勞働者，幻成基督。勞資相輔，團體力偉。資本家，脫了勞働，性命不能自保。勞働者，離散資本，生活難以自存。腦洗心期，人人可致豐富。腦穢心黑，人人自尋其匪斃。勞資相慘，同爲搗毀於物盡。仇視互殺，與我人類有害而無益。科學難烈於勝戰，難達大德化一而心服。公禱英雄，速變其方針。積極造方舟，渡我人類出諸洪水。尤祈賢哲，仁勇其良導，積極喚沉迷。築我人類樂園，大同力結防鼠疫。是否有當，理合檢同，神農會基督教，條章各項問答，備文呈請

鑒核，通知列國施行。謹獻

國際

長。

附言約章二十二

謹將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真正精神，約章列後。

第一章，定名曰，世界神農會基督教。勞資合作，復活耶穌民生，真正精神。無別種族，不分畛域。博愛調和，永息戰端。

問，神農工作，是甚麼主義，何種理想呢。希爲詳釋，公佈於世。

答：工作培植，復活世人皆生耶穌，博愛大同心。熱力融化種族，宗教畛域不分。洗穢腦，滌賊心。盡我世人，盡食之沉痾。是以榜標，神農的食糧，基督的工業。以便勞資合作，農工相輔。勿論世間，何色種族的人類。無糧穀原料製食，他那種族絕對不能存在。因為神農，是我們人類，發明五穀的始祖。先覺。補助人類，身軀健康最高的素養。不但無慮肉食的不足，而且減殺多數，良善動物的生靈。愛人及物，可謂兼施。人類的救星，禽獸的慘滅。這樣良好榜樣，慈悲的大聖。無偽無欺，良思人畜綿長的幸福。我們人類應作教範，不可時時忘他。尤宜學他的熱心，兢兢發明。斟酌損益，應運變化。時得其當，地確其利。善心研究，與人類生活，有補益的工作。莊稼大道，坦平寬濶，無涯的公共大馬路。負擔交通運輸，往來行人。毫無阻碍，光明正大的責任。非那談空竊食的，雜牌宗教可比。任那仁義君子，行為放步，競履有益。盜賊歸我正途，改其禍世的行為。初雖難於肅清，不免背道而馳。漸達多悟，自然他不再那詭祟黑暗的地獄。况我神光，燭照無遺，魑魅魍魎，可往那裡躲藏。害於邪徑劫擄，杜塞鼠竄的時窺，為盜賊的不歸正途，勢必趨於自斃。工作大道，善於感化，汰那暴刑的慘殺。不分種族，無別貴賤。不鄙視既往的惡，專勵未來的善。詳考神農的實跡，學他濟世的行為。我們人類，應護似羊的善性，驅逐虎狼的惡欲。當學神農不倦的孜孜，淘似蚩尤的破壞。奮鬥表彰，正那邪心。公利模範，誅那私腦。息惡風，止慘殺，種善因，結良果，使夫英雄絕萌富貴虛榮的爭。以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博愛大同，真正無私民生精神。根誅暗殺。德化和平，勿為部落酋長，盲逐私利畛域無涯的影。與人有害，本身無益。認清剝皮，吸血的禍星，擇與人類有公德的是從。尤宜覺悟，勢達全球，獨裁世界亦不過日食三餐，夜宿一榻。况以屍山血海，換來短期的虛華，即使生時忍心安食，死後神必不容利那間，同歸於大治。半途潰否，不敢自保，名譽芳臭，尤難決定。腦瘋心迷，精神宜醒。誅其症根，世間安靜。貪而無厭的財閥，自私自利的資本家。晝夜的營求，策劃的搜尋。大地所有的物質，全歸

獄私有，不言厭其多。何不深思，大壽無過白歲。本身需聞不多，遭那民衆的妬視。發腦用心的痛苦，罕人感謝的冤枉。甚至激起環境的惡劣，造成慘殺的黨派。拿蒂斯，法其斯，馬克斯。窮富思想，著述破壞。亡命凶爭，抵抗攻擊。市井無賴，藉題藉起。宣傳蠱惑，大演仇殺。資本不能自保，生命尤難自存。冤沉海底，永無昭雪。果悟神農工作，復活耶穌博愛，大同的精神。諸症族夷，世間安寧。色不迷人而人自迷，淫戀惡鬥失戀互戕。以致妻多夫衆，造成人類遺傳性的亂源。果悟神農工作，復活耶穌聖母，馬麗雅的貞操。毫無淫念富貴，第二夫的思想。絕萌亂源，世間太平。是我神農會的工作，氣通上帝神愛主義。復活耶穌民生宗教，展其陽春白雪，生活良集的進步。農埏食豐工善利器。二位一體合德競賽。斯神農會基督教，組織改良新生。人類單位生活的模範，救世約章團結的宗旨。

第二章，列國神農會基督教。勞資互輔，無限潤展植德宗社。

問，基督宗教，列國皆早林立。醫院學校，應有盡有，設備頗全。突然發生神農會，各國能無驚異，而歡迎承認嗎。

答，神召，救世，青年，安息，長老，等會。無非革新宗教進步，大展德化。然植德人人有責，尤非一國可能把持。宗教救世，所有列國，應當盡的義務。不宜弛作，推諉少數國家，人員負其責。唯我中國，諸多立於被動地位。症在罕於自動，以致盲從落伍。神農會正適當，以我中國起始。發軔於天下，植德教於列國。因我庶民，雜牌神教，特殊的紊亂。對於正式宗教，毫無印像。尤且對於耶穌，泰亦認不清楚。試以救世軍，佈道而言吧。音樂聲宣，當即民來圍觀。正式講道，演說耶穌二字，倏然而散。至於各會教堂，進而聽講的，可云寥寥晨星。再詳考察，有人研究基督道。不反對的，亦必搖頭，或左顧右盼而言他。中國多數民的心理，只知敬雜神，保護其私有權利。對於公德普濟，可謂爲數極稀。爲其私利計劃，而遠離耶穌。甚至仇視，誣言毀謗，多因影響其詭崇生活。雪航趙克善，以我

人類公德，吃飯問題請出神農，德植基督教會庶民爲其衣食，決定歡迎神農。以神農，再介紹耶穌。類於二次世戰，蔣中正，與羅斯福握手。庶民用命，信而無疑。否則，指爲漢奸，晉其係賣國賊。耶穌宗教，不能普遍通行於中國的原因。係多數雜牌神道，詭言懺惡。西洋教吃鬼藥，無常識的愚民，隨其惡風而倒拜。被其誘斃，曾幾何之不如，這是缺乏中國始祖華冠的領導。基督藥治病，雖云良殊。無製糖衣，甘潤舌燥。苦口不納，逆耳拒聽。設如裹以糖衣，而售良藥。銷路大暢，行途濶展。積極建築製藥工廠，擴充醫院。以忝小而展巨大，一國發軔，輻達萬國。集股資，選良民，工作人類模範。藉神光，燭黑暗，宗教愚頑，悟登覺岸。互助有無，公益天下。運輔適當，人類同獲其公利。神農息戰，世界和平。達我人類集愛新生，公共幸福爲目的。至於各國所有利權，逐日進展，隨其增大。不失其國有，無畏其自傷。利可超乎愚私，榮譽達乎世界。那有不歡迎，神農會基督宗教的理。譬如中國，地多未墾，礦蘊未開。宜集農耕，牧養伐林，採礦掘藏。附設工廠，自製農礦，一切工作的鮮血。資本家，無分國籍，許其投資。技術家，無別種族，允其投効。愚蠢識劣，募其苦力，以身作股，酌核彼的程度。勞資互輔，利益均沾。當此黃金時代，非藉資本家的援助，決無實力開發荒棄的產源。非有技術家的善導，難達物質文明的進化。集列國的資濟中國的窘。納天下的術，闢中國的源。一國物產豐富，列國澤其餘潤。邊塞弛蕪地，變成肥美田。山林蘊藏物，採掘世界需。中國獲利，列國得益。名爲一國有，求實各國用。中國如斯，列國皆如斯。以此愛人類推，啓世愚覺。終必大悟，庶於愛國。能愛天下人者，而天下人必樂歸之，豈不勝於愛其區區微末的國。互惠互輔，相親相助。地大公開，人能智竭。國無惰民，地無曠土。智者鑿其壘，愚者澤其潤。人懷濟世的心，決無欺詐的侵。無論何國投資，何族投効。同志歸來，共襄聖業者，悉得服從中國，正式政府指令。應盡國民，一切所有的義務。不得以強欺弱，致起爭端。或內亂，抑外戰，災地資產與社員。列國應著實力

，公共保護，勿傷人類模範的工作。待其解決平靜後，亂期所有義務，應有的款項，仍得如數補還，不准藉詞拖欠。正式政府，亦不得枝節橫生，無理的要挾。紛爭既息，工作日安。似此進行，頗新新展，人無廢職的失業，地窄物棄的埋藏，以神農為戒，工作為目標。復活耶穌民生，博愛精神為目的。著神農的舊衣，服耶穌的良藥，洗洗人類封建穢腦，澆澆人類私利黑心，神光朗耀，世界大同。無私爭的蹂躪，有建築的起厝。寡破壞的禍星，多救世的神聖。工作生活的軌軌，德化百戰的犧牲。工作既無邪弛，競爭亦無亂喪。人物產增。食衣住必豐。生活無虞，罕禍欺侵。始能尚廉恥重禮義，英登樂國，享我人類的大同。腦新思良，心期公輝。時時奮那公利的競，刻刻榮那公益的城。偽道德。空自宣傳的國。假仁義，寡於實在的人。屆時考其成績。勞必露其狡詐的醜。顯其原形，象觀其愧。無用征伐，自認其貶。或三年，抑五載，規定人物世界大獎。優劣自分，等級公判。雖有狡詐，雖施伎倆。無動刑罰。自知慚服。輾轉進行。人物維新。以能力輕重為標榜。公益多寡論邦級。正道有軌可競，爭端無詞乘隙。神農工作日擴，窮兵血刃日減。耶穌良藥天下暢銷。洗滌人類。腦芳心期。使六列國，有征兵名，無用武地。上帝取銷裁判，天國行在人間。農工互輔，黃金自廢。不貴難得的物，共享自造的福。人類有不同意的，必為極少的數。中國諸子百家，世界宗教黨派。類各異個。皆當學我，悉數從我。餘則鄙視，一概非之。譬如甲重目能，遠觀近視，無我難行。乙重手能，操作一切。無我不成。丙重腦能。責任極大，無我身殞。丁重足能，力負全體，無我則仆。至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各逞其能。皆欲獨樹一幟。學我從我。列國喧嘩。顯有其能。世間蠢蠢，土無安靜。是以完整天下，為之碎裂。殊不詳考。上帝分配你的靈覺。安適你的部位。負責任能。不能妄動。道有常軌，違背則傷。主要的，所有機能。無非維護你，全體生活。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長短互輔，村各起用。完整人身，以應時運。身之部用如斯，世界亦莫不然。牽一髮而全身動，足趾動則不可。今世所稱

勞工神聖，餘咸鄙視而非之。是其注意足力，而輕腦思。慘毀資財，以濟貧窘。是其注意手能，而輕目觀。雪梳趨善日，調和濟窘，保護手足，則可。莫因手足，而毀腦傷目，自戕其身，則不可。天下所有的人物，係我完整生活的身體。應為互相補助，不宜斷裂碎裂其軀。再言，譬如列國，所有的領土，質的良否，絕對難同。山崗池窪，沃沙濕燥，島嶼大陸，風水人情，當然各異。赤道遠近，寒溫熱度，生物各有所長。動植應時，隨地變幻。族色不一，性情必殊。人類如斯，食物亦如是。黃豆，宜於科化，補益良多。黑豆，飼畜。爬豆，煮飯。小豆，調粥。綠豆，漏粉。芸豆，菜蔬。質雖不同，單名則一。色雖複雜，悉有養素。酌用適切，皆可肥身。違用其質，體必受傷。人類種族不同，人事則一。寒熱風水，各有所宜。近世類似豆質，各類其長，競言色美。黃族尊，白族貴，黑族似，雜族賤。寒帶誇其裘，熱帶耀其紗。寒云裘貴，熱云紗尊。主義紗者，打倒一切，學我衣紗。主義裘者，打倒一切，從我著裘，各宣其長，不言其短。是著一派的私見，抹煞億兆的適用。毒甚於虐君，禍大於匪。愚與人類無益，而有害了。再以食胃，不同而喻。中國北部人，多鹽食，肉食。南部人，多素食，淡食，甜食。山西省人酸食，山東省人辣食。蒙古人肉食，乳食，炒米食。鄂倫春人，野肉食。俄羅斯人，麵包牛乳食，牛肉貫腸食。日本人稻食，魚食。中國人，最美的食。講八珍，供上賓。燕翅席，筵高客。西洋人，頂美食，講大滾，為恭敬。人類族色不一，胃納當然亦異。譬如顛倒，迫而強食。勢必胃翻，倒而嘔吐。不但無榮養的益處，反來多生疾病的障礙。雪航趙克善，昔日在黑龍江省，陸軍駐防通河。便宴小酌呼爾河，基督教會，英籍路收師。備預油肉，鹹淡酸辣，牛羊雞豚，各樣煎炒烹炸。濃汁厚味，分類列於食棹。英國路收師，一無所動。僅僅的，吃了幾塊，加餡糖溜蘋果。星星點點，蔬菜而已。窺查他的意思，多半不適於口，頗嫌油膩。不如食西，暢快的樣子。以此觀來，列國的人，性情決難一樣了。若以一部落，生人的性質。欲行規定世界，所有多

數的人類。衣服飲食，一律的生活。勢必添病，而無疑惑的。寒衣裘，熱衣葛，違背，則必病。因地利，核度數，適中，則相宜。無違其度，萬物育焉。是以動物，喜活潑的競爭，方有興趣新生的躍進。或開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真正精神。標榜目的，可是什麼呢。答曰，息戰止殺，競賽公利爲宗旨。採納各族，人類長處。補助各族，人類短處。新婚禮喪，隨其國風。娛樂玩耍，各任其性。惟每日在工作鐘點時間，應守神農會基督教的範圍。照那約章進行，不得有紊秩序。其餘工作以外時間，一概任其國風所好。隨便自由，毫無捆綁拘束的障礙。慘殺，人類所不欲。博愛人類所歡迎。息戰止殺，責在耶穌最後的勝利。祈我上帝愛子的同胞們，齊心努力吧。

第三章，神農會基督教。貧富積資，德植股東一致。奮競地方分野，期達方舟普渡。

問，列國與地方，有何甄別呢。

答，無論何色種族，成其獨立的國。皆有中央，與地方的分野。運其幹枝，連貫的統系。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便敏捷的工作。中央爲幹部，枝劃地方省縣區村。是以幹強枝茂，葉肥色新。枝幹氣通，始能繁華實果。可云植成一株美麗，完全菓樹。以此株植進展，遍地陽春。使我人類，達其大覺。躍競世界，欣欣綠化，同食赤果之甘。資本家，以其紅利提成，積資作股。勞働家，以其身薪提成，積資作股。期達人人積資有股，完成公共，人人所有的權利。實達氣通一致的股東，齊心努力。勿爲慘殺強迫，教其明瞭自策。志向朗奮，始有益於私身。今日列國，競治的英雄。多愛其本身幹枝，以作爪牙。而不知葉蝕，傷其全體。皮剝斷喪，斃其枝幹。知征誅慘殺，法治強迫。而不知宗教，德植心服。世界和平，永息戰爭。是其自知增捐加稅，濫發紙幣，積極練兵。以愛國自強爲號招，以僞名利誘作催眠。致使全世界，所有的青年。狂風大起，互爲慘殺上帝愛子。造成血海肉泥，而不知自惜。譬如葉被蝗蝕，皮遭金剝。欲不自斃，怎能脫漏呢。考察考察，中國商鞅夷秦的法治。閱閱法國

，全破舊的歷史。不看德國，希勒的結局。可知武力，法治強迫，不如德服天下的人心。昔日耶穌，身披賊賊，可云武力高懸。迄今列國人則敬仰，轉念歌頌，無非感其德大而不忘，借我後世，僞徒敢多，以耶穌爲偶像，衛生基督道，風靡耶穌。以致人間，屢起反對攻擊。果以其正信徒致力，誓行基督道，工作復業。世界早現大同，那來時域的慘殺。道以德爲幹部，工作顯枝葉。枝葉美麗新鮮，樹幹無恙。毋論其枯脫落，樹幹必受傷。聚斂民財，以資武器。兵強械精，以爲無敵。殊不知，民爲國本，形似蓬蒿。注焉無枯，風搖飄落，必定受其影響。况以金器自剝樹皮，欲其不自斃，焉有生焉。理人多注意，江河滄海，忽略雨點涓滴。殊不知，江河滄海，悉以雨點涓滴，細流而成。民猶雨點，涓滴細流，政府省縣，譬如滄海江河。豈可查視。而不注意。植株成林，湖達綠化。今世國競之治，未多注意一株之鉅。譬如擊，將所有的滋潤，盡數拘集鉅樹之下。幹壯枝新葉麗，司樹者欣欣然有喜色，殊不知，遍地已成焦土。毫無生物生存，勿待我言，有識的君子，皆能一致的判決。今日世界私仇其國，何嘗不然。是以神農會，基督教的工作。以總社爲幹部，省縣區村次第枝葉。稍幹無恙，綠葉鮮鮮。以近及遠植株於世界。安然度我陽春，達成樂園白雪。是以稍葉的區村，土芥的細民，尤當注意。大亂之始，莫不以此發源。小民關於大局，孰敢忽哉。神農會基督教，以細菌起業，湖集世界。酌考土質民宜，農工時尚。省區省市，植德萬國。以神農耶穌生活工作，爲人類的模範。非修厥德，恥於用武。人類相親，化一無痕。若問主義。曰，神愛世人。先以中國爲醫囑，列國皆以此類推。中國宜於農，邊塞多未墾。應將荒僻民稀地方，劃定省縣區村。組織神農會基督教，學務開闢收養林礦交通運輸，一切民生事業。省縣區村，規定相當一律的距離。星散種少邊民私產，許可教會公平優價收買。或勸民戶，自由願爲投資。加入範圍，作其股東慈善新生。不同意者，隨其自便。俟其明德，再請來歸。村立初級小學，注意女生特殊教育。以作人類，模範的母。無別貧富貴賤，皆以學識

品格爲榮顯，愛護人類作表彰，母良品正，決無市井，無賴之子。人無市井，無賴流氓，那來惡魔的禍星。母似馬麗雅，悉生耶穌那樣子。世界怎能够，有慘殺的戰爭。村區縣市，悉以此教，悉以良生。省靜國安，天下太平。每村中央，築一禮教堂。東神農，西耶穌，中間上帝。一農一工，以作人類的榜樣。舉他敬他，自然息了人類的慘殺。左學校，右醫院，貧富皆可學，貴賤悉能療。貧而無賤，富而不貴，利潤同澤。馬克斯自然心服，歸降我們上帝神愛。春秋兩季，崇以農工大典。春初第一日開幕，祈禱春復慶祝。祈上帝恩施神惠，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每日規定，工作以外，正午休息時間。全村民衆，公禱一次。鼓舞宣講，神農工作的行爲，耶穌民生的精神。詩詞歌頌，上帝神愛世人的功德。天使救星，博愛人類的大同。餘則隨其各地風俗，自由娛樂。唯新春歌舞七日，祈慰良民，以昭大典。劇影編演，神農工作的仁德，耶穌遺傳的聖道。以神農洗腦全書，善惡的人証，爲誦題。循環的報應，作替世。以耶穌新約聖經，滅否的神跡，爲課程。天堂地獄，醒愚頑。篤誠有篤誠的榮顯，狡詐有狡詐的神判。年穀豐登，三秋日祭。照春初大典，感謝神恩。歌舞七日，慰勞農工。將各地所有一切農工出產，按類優選，獻於神前。展覽工作的賽，核實新生的競。照其成績高低，會聚公衆裁判。酌分優劣等級，褒貶獎勵以憑。春秋第一日，村產會聚裁判。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暮秋二日送區。於是區產會聚，集合各村代表參觀。照其成績高低，會聚公衆裁判。酌分優劣等級，褒貶獎勵以憑。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暮秋三日送縣。於是縣產會聚，集合各區代表參觀。照其成績高低，會聚公衆裁判。酌分優劣等級，褒貶獎勵以憑。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暮秋四日送省。於是省產會聚，集合各縣代表參觀。照其成績高低，會聚公衆裁判。酌分優劣等級，褒貶獎勵以憑。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暮秋五日送都。於是都產會聚，集合各省代表參觀。照其成績高低，會聚公衆裁判。酌分優劣等級，褒貶獎勵以憑。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暮秋六日送於國際中樞。於是樞產會聚，集合

各代表表公觀。以其成績高低，會聚公眾裁判。酌分優劣等級，實業獎勵以憑。將所選優秀發明的新生，莫秋口口公佈於天下，以彰其德業。糧穀如斯，工藝如斯，文學科化如斯，一切政治軍警，公德亦如斯。按其成績優劣，次第列序。品格榮譽，出自公判。巧辯無功，實作可法。偽宜無效，有憑可証。使狡狴詐學欺，空廉鮮恥的人，無所施其伎。蠻爭獸鬥，虎狼暴虐的國，不能用其武。慨然東翼，德其睡伏。世息削伐，人止流血。齊心努力大同，競我上帝神愛。村設小學初級，區設小學高級。縣設中學，省設大學。編設考試，及第者為國士。中樞選拔，德業厚的國士，為天使。德才第一者，為救星。以足羣中，選拔第一德大者，為得道。以得道，而道長，而總裁，與人類寡德於工作者，學雖淵博而不選。列國以德競發，弭其兵禍。期達，心正，身修，宗齊，國治，天下平。

第四章，勸農會其將教，募集貧民，族聚股東。延聘失業，均負職任。期達民族，民權，民生，經濟潤展，天下的大同。

問，前有限國籍投資，與技術員自由投效。今募貧民股東，失業者的均任。貧民既失業，窮已不自保。彼的生活，尚不能維持。何來實力，達其股東的權有。欲來相投的資本家，能無畏縮徘徊的阻碍嗎。

答，極簡易的事業，毫無為難的望礙。有仁識的資本家，必能勇躍爭先。決無狐疑，大表同情，有財莫如有士，有士莫如有人。天下無以為寶，為仁足以為寶。仁也者人也。以仁植人，人必歸服。能使天下，人人願來歸我。不但無慮赤禍，罷工搗毀。何物無有，何寶如之。以此簡言，仁可貴於無價，諸寶之上矣。惜其財勢權達者，甘願愚自私貪。戕其身，而自夷其族。不知施仁以自衛，皆為天下所戮笑。禹哉，已甚。雪航賴克善，雖為貧民謀衣食，實為富貴良計劃。富者投資，以濟窘困。有慈善的芳譽，無失其資本股東的權利。貧者工作，感其仁德，有競其身份股東的興趣。衆知竭力，

爲其自身的生活。貧民，既知，爲其人人生活，的團體，能不竭其死力，擁護他那仁德的財閥。豈不勝於五恨仇視，相殺搗毀。冤源水解，融和氣生。無需刑罰，自贖其後。有萬年不朽，大家的富貴。無纖芥絲毫，爭端的禍慮。酌核久遠計劃，使其人人皆無危險恐懼的生活。以每人日作工資，勸其握有十分之二。積投股儲，以備年老富足的快樂。與工作者，逐日生活無碍。與公座者，不擇細流，而成江海的淵源。日有經常軌道的公積，何患貧民分其甘潤。老安少懷，資有產源。貧富有補，毫無凝滯。利我人類，莫善於基督。豈不勝於列寧，先行慘毀，而後建設呢。況富貴起於貧賤，江海源於涓滴。工作日積股本，勞働勢必高興。雖其極低投資一元，亦能博得股東美稱。勞働成爲股東，開會時有其一席發言的權。不但互勉躍競，而且集多監視漏弊。屆時分其餘利，固其信然欣欣。願增股者倍其本，有急需者任其支。勿得其權利自由，躍其活潑的興趣。勞資互輔，富以貧何。資本家，能不歡迎嗎。日積月累，雖貧必富。信而卓著，年期分利。勿論大小，皆是東家。提高人格，平等待遇。勞働家，能不竭力嗎。彼仁我義，勞資融洽。彼競我賽，聖德是榮。有監視弊竇的賊私，無罷工風潮的匪患。只有同德相愛，決無貧富仇殺。總理三民，輝聯列國。弱小民族，利潤齊肩。名實相符，不黨不偏。數十年後，勢必光耀於世界。彼以科學勝，我以大德感。勞働家，能反對呀。資本家，能反對呀。

第五章，種族無斃，工作一律。言無貴賤，恤爲善導。衣足食豐，同納人類於樂園。

問，似此說法，世界一家，國境化歸烏有。地大的國，與識高優秀的族。能否同意，與那地小的國，識劣類於原始的人。混合度那嶺嶺生活嗎。

答，迷破大悟，自願相投。在於先覺感化，仁德良導。國境已言先行照舊，免多疑惑爭。優劣在於賽競，虛否服諸裁判。既有實物可憑，僞狡難以詐欺。仁德達於正軌，公信昭諸天下。程度高低，在其工作的等級。人類雖平，技能難齊一致。生活優劣，在其德業的代價。無須刑罰，勢必自奮。

其工作。根誅僞宜，有其良証可憑。以個人爲單位，珠積於列國。以德業爲創造，極達於化一。衆已大覺，決無異爭。若云優劣不分，勤惰一律，豈不造成無賴的世界。至於國乃人割，疆域虛紛。上帝以地球愛育其子，何嘗令其榮毀的瓜分。有什麼神聖的貴重，有什麼久存的善政。銷其一種私稱的導火，滅其一種域器的禍爭。那我人類血戰的海，平我人類利刃的山。窺與水陸，係我人類公共所有的物源。豁然大悟，瓜分確切的私錢，戰禍不彈而自弭。國境紛爭，係那原始無識，部落酋長，人的愚毒。禍與洪水愛其小國的私惠，刀兵不息而自息。敵誅係乎天生，穢潔在其技能。優秀智慧，怎可與那無識野人，同日而語呢。世界戰端，慘殺難止的禍源，多因閑扯誕的事。造成肉泥血海的悲觀，多因閑扯誕的名。帶智者不悟，演成世間閑扯，無用的是非。與我人類生活，有害而無益的，宜爲刪改，宜爲修正。僞言狡欺，尤宜清腦。時尙質樸，博愛施仁。試觀今世，人類知識不齊，狡侵賊欺亦異。優爲的人，侈於半諷的閑。半諷叫化的人，甘願作那優秀文明的醜。文明的醜，壓迫那無知野人的頭。所謂大魚吞小魚，小魚嚼蝦迷，蝦迷苦而食泥。然我人類，非同涼血動物，永無大覺。一旦原始無知的人，識地顛通。腦存一種激刺壓迫的痕，必蓄毒恥爭強的信念。抵抗半開化的國，復其壓迫的仇。或肩齊而爭雄，抑超過而併吞。半開化的國，悟其走狗的鄙。奮其尊貴志，燃起妄想獨裁念。以種族的稱呼分遠近，以愛國的名詞結死黨。彰顯自麗，宣揚他人的醜。此賽彼競，愈進化而愈亂。彼奮此鬥，愈文明而愈殺。勢如黃河流滾，船道無常。大陸受其水淹，人物遭其禍殃。世如瘋狂，盲奪利刃的高山。身碎血濺，威風勇敢的技能。殆哉可畏，嗟我人類競斯爲榮。設以最優秀，神識的基督徒。良爲指導，德化那世俗的愚。謙恭自下，茲爲悲憫。無別種族，一視同胞。齊心努力，共築正大光明的覺路。規定時間的工作，善爲公德的訓練。智者盡其悲世憫人的良謀，愚者竭其篤誠，勤慎的勞動。有衣食住的豐美，無患防患的戚欺。洗清世人的機腦，皆學神農的工作。澹朗世人的黑心，幻成耶穌的精神。試

開列國，其與廢棄地。不獨聖，留爲信用。森林曠山，不採伐留待何年。開發有補公益，政府源來鍾利。濟世懷衆，不失其國富。愚守自窘，逆仁而不爲。坐視枯斃，能無遺憾的遺憾。試問列國，英俊秀智慧的英雄。何不克其私念，行那耶穌，博愛救世的犧牲。偏爲區區私愛，國域的紛爭。塗炭生靈，造成少教的虛榮。即使能忍慘費的虛食，歸終決難逃其神的自審。況且人雖下愚，亦知有心。黑野原始無識的人，亦能超過禽獸的知。昔日林肯爲解放黑奴，仁至身賤。彼時黑奴何嘗有感。看看今日黑種的子孫，對於林肯的遺念，心理如何的祈禱。吾所云者，不用流昔日林肯的血，足可拯救列國各種無識的人。握有大地寶藏的後傑，及那特殊智慧的英雄，何不速爲步武林肯。

第六章，神農會基督教。物質流通，源不滯塞。交易大公，坦白無私。萬類躍進，同納公利於益海。

問，交易大公，坦白無私，同納公利於益海。人納私利，商賈路塞，物質怎能流通呢。

答，神農會，無所不組織。世間一切，悉有模範。隨便遊覽，作人類的公考。各種渡世方冊，唯一德厚來登。無拒人多，品格榮選。良善集於教下，何慮愚頑不醒。登方冊者受良教，直達上帝神愛。自作孽者溺洪水，領容地獄嚴判。清濁難以混合，善惡怎能同幹。質異性殊，情願天然。法者，非我方冊之不渡。良質未盡者，回首可達其朗域。孽深不悟者，淪沉洪水之淵底。一方醒教，一方學汰。天國樂園，足能顯於人間。何用強逼說正，用那武力的慘殺。神教誅心，嚴於變形。借我世人舍本而逐末，良可悲嘆。既言神農會，先以產源入手。當然無慮，自製原料缺乏。登方冊者來歸神愛，人人達其股東，愛子的身份。是每一方冊德圍利益，悉數盡歸衆股東所有。私利既絕，鼠盜自罷。商賈爲分任，對俗世的工作。免爲滯塞，而通有無。對內則社員，工資日得。生活需品，任其隨便購用。物既購得，餘利充分其潤。涓滴有份，無非皆爲股東積蓄。對外則醒世，力爲拯溺。人類模範，榜

樣新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工作日擴，植德是榮。繁華競賽，萬類無私。新而日新，無畏其劇烈。擴而益擴，歡迎品高的人格。工作日隆，神光朗放。億萬盈餘，屆期仍歸股東分勞。教外自私自利，鼠竄黑暗地獄的人，無此公利，益海的滋潤吧。

第七章，神農會基督教。家庭無滯，夫婦脫累。擁有歡樂的安居，弊無偏枯的窒碍。依神農而無恐，祈耶穌可登天。

問，耶穌未曾再臨，天國怎能行在世間。那麼神農的工作，果能達到基督精神，生活的無累嗎。答，須知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各食其力，而無家庭紛爭。各盡本能，有豐潤的生活。既言村區縣省都，以致天下總樞，業有軌道的組織。家庭，何可無良好的夫妻。結婚，爲我人類初組的起始。家庭，乃社會植樹的基礎。以株展，而成森林。以森林，而達天下。人類繁殖，亦猶如。是。初植良苗，決無耨耨。選培性善，那來的禍星。汰其腐壞，容納的新鮮。有善男信女的工作，無豺狼虎豹的凶害。肅清匪萌，生活自寧。男有正當工作，日有善資的來源。女有正當工作，日亦有善資的來源。男有身份股東積儲，女亦有身份股東的蓄積。既無生活依賴，實有自立人格的精神。篤誠親愛，可近則近之。狡詐賊侵，可遠則遠之。人各有工作，生活的能力，決不受其僞猜的奴弄。結婚雖成夫婦，生活各奔前程。無黑暗膠滯的紛爭，有明朗真愛的精神。晝攤膳費，合組吃飯。夜可同意，一榻合眠。被褥各自預備，需耗各自出資。至於互惠互輔，在於男女各自情感。生活日清，根誅狡展的私索。同榻夜息，完成夫婦的人倫。如賓如友，相敬相恭。疾來有公益醫院，子生有教會學校。無其私累，有補公利。幼稚嬰兒，送入母院。專責司哺，毫無偏愛。及至成人，又奔其股東，前程的大陸。競賽公利，植德業的生活。父母年老，有其股份的保障，無慮不孝的兒孫。子女成了，有競賽工作的苦儲，無慮遺產的不存。父子無依賴的苦，老少有生活的樂。况年老的人，工作久而股儲鉅。愈晚愈

而愈有，晚景的娛樂。肉體雖云未登耶穌的天國，德業實達神農的快慰。至於校試的品級，照人才幹的公取。分類工作，材需適切，期達建設無遺憾。識養資鈍，落第於中學者。悉數皆歸農務，以及勞働工業的榮表。聰敏陞學者，亦不過求其智能，馬力倍增的負擔。策其先鋒的精神，為求攻堅而已。

第八章，神農會基督教。物質大展，實驗爭先。天生特才，知超學校。最宜注意，勿傷殊萌。接其神智，躍彼新新技能。

問，未經大學教育，不及中學格的工作員，他能超過大學知識的發明嗎？

答，古今列國，未聞有過，賢哲至聖，特殊發明，大家的學校。然而世界，可彰顯了，多發發明家。有益於人類的，賢哲至聖，肯識的教員，愚俗的眼光。以鷓鴣的知，笑鸚鵡的怪。天生特才殊能的人，不知彼此帶誤害有多少。不但無特殊發明家，賢哲至聖的學校。而且亦無那種，神識特殊的良師。況這種特殊的人才，多出於貧寒的家。環境惡劣，多被世俗，識如歲狗的攻擊。影鳳穿於雞羣，無他容身立足地。極可惡的，寡於德識，大學畢業，出身工作員。以為格超一切，孰亦不如我。留聲機式的腦，裝滿了死箴。照其已納所學的廣播，毫無變通，發明的萌芽。身具人形，實類機械。無活潑的氣象，有泥塑的莊嚴。自食自大，好似日無全牛。求質他的知覺，與其行為的成績。不如初級小學出身，職員智慧的工作。經驗開歷，注意留心。揣摩認真，革新朗進。以實比較，相差遠甚。此余親目所見的，為數頗多。甚至有文理不通，他可有大學畢業的證書。須知，滿遭損，謙受益。應考愚誠，千慮的一得。勿為影響人類，新生活的進化。設如指導者，忽略那種特殊的天才。影響世間的光展，誤我人類的新生。不但失其首領的資格，而且他的罪孽，可就深重的極大了。進一層的惡，復生其嫉妬心。隱恨壓迫，賊思窃奪。功歸自有，羞於愚鈍。或小有才，諂勢媚權。僥倖獲得，居於指導地位。始才嫉能，退辭欺良，銷滅特殊的大展。因其一人的私欲，而誤世間的輝耀。神教的障得，人類的公敵。應為

取銷他的，一切所有。快快將他，請爲滾出。神農會基督教，永不許此項賊頭，侵入範圍。穢我神農，欺叛基督。神鏡高懸，明照妖孽。宜於村間起始，每年三秋大典。在禮教堂，集一村所有的男女。按照實地經驗，列名核考。能以文述的，取其以文。能以言述的，納其以言。能以模型的，核其模型。能以苗圃的，採其苗圃。有一種興利除害的益處，應爲酌核，一種分別的獎地。如有特殊的人才，發明特殊的新生。更宜特殊的獎勉，特殊盡力的援助。達其完整的智能，展其行易知難的神思。村而區，區而縣。縣而省，省而京都的中央。以京都，而達國際中樞。勿論男女，無別種族。擇優獎勉，以便公利於天下。

第九章，神農會基督教。順乎人心，自然活潑。無違乎民生，人類歸服。一面分散無量的數，末合仍歸服元的一理。在上無危，在下有福。

問，若順人心，能否皆遂其意。無違民生，能否不發生無恥，奢侈的要挾。一分無量，繁至紊。末合歸一，豈不是成爲大混沌。似此說法，上極危險，下遭巨劫。工作自苦，投資無益。勢必藉口順心民生，導成隨便自由。天下，能不大亂嗎。

答，植物欣欣，各向其榮。動務活潑，何嘗不然。況我人類，靈超乎萬物。果有大宗教師的指導，競德養仁，醒那瘋狂似猛獸的凶爭。善道適於活潑，最忌頹縮痴呆。譬如剽捕禽獸，投於園籠。人工異飼，超乎林野。食美穴麗，反多倒斃。是以人力，違乎心，背乎性，不得其自然的活潑。實驗証據，雖愚亦知。人類斃於機械法治，亦莫不然。二次世戰，列國多法配給。樽節物資，以備長期。機關林立，上下緊張。不但無大盈餘，而反成其殊密。法以民間出產，悉數收爲國有。復照戶口，按人配給食糧。上下交困，民多餓斃。非是物資不足，實係違了民生的自然。日本侵淫，中國東北，旣樹傀儡爲滿政府。奴化華族，以欺世人。奉天省，區域生人，俗食秣米，原料本係紅糧碾成。黑龍江

省，區域生人，俗食麥粉。吉林省，區域生人，俗食糜糠。秈米，玉黍，小米，麥粉。山東省。區域生人，俗食玉黍而。山西省，區域生人，俗食麥粉。華北一帶，俗食穀米。長江以南，各省生人，皆食稻米。僑滿樞關配給法，無論何省生人。亦不計其老少。每人口給秈米八兩，高糧破皮粗似馬料。省區不一，俗食各異。米粗而腐，飯色紫黑。奉天省人，視雖難食，尚可免爲充饑。其餘各省，在奉僑居的民。無論肚量大小，俗食何糧，皆爲照常配給，頂粗的秈米。配給圓滑，亦多餓斃。何況中間，弊竇叢生。機械生活，樊籠形神。粗劣的枯瘦，優秀的宮斃。僑滿配給，粗米糟糠，華民多嗜其滋味。神農工作，撫民於自然。耶穌精神，犧牲於救世。在上者，籌謀安民以慰下。在下者，竭其篤誠而盡忠。上下一心，德達生活自由無礙。父母勿慮子女不孝，子女無患父母無道。夫則無恐其妻不賢，妻亦無畏其夫不愛。第七章，已經詳言，勿再重述。產源爲一，神農工作操其始總。類別分製，基督信使數種無量。各種出品皆在，神農範諸。諸色製物，悉在耶穌的信徒。運輸分責，交易酌任。各有使命，皆負職工。繁衍天下而不棄，利達萬國而無私。歸終所獲，同澤所有人類的股東。是以末後歸一，毫無疑惑。譬如上帝，神成地球，始不過一。散而山川，江湖河海。植物欣欣，動物蠢蠢。色無盡樣，數無窮量。悉以地生，悉以地死。是其幻成無量數，歸一皆納於地。明瞭物產製造，係我人類的作品。榮養利益，亦係我人類的公有。力量大小，固爲天生。知識高低，乃成靈感。各盡職務，應享工作的等級。敏慧者，宜施其才。魯鈍者，當竭其力。指導果圓，期滿退休。循環接替，輾轉無息。上安下娛，無爲而化。私有資產，恐懼殊多。逐日痛苦，勿待余言。莫善資技神農工作，保險萬代資本而無虞。品結耶穌聖血的行爲，築成人類樂園，永世而不朽。衆集公益所有，私竊難以侵蝕。利權久存於世，榮華代代可觀。無防其妬視仇殺，有解彼倒懸，無苦的快乐。勞資互愛，相近相親。貧富一體，無礙無痕。至於生活，獎勵維新。衣食住，競賽模雅。各展所長，躍進有趣。雖其微末理，浴

池飯莊，裁縫烹飪。亦宜專門立校，研究進步，榮譽衰頹。歌舞樓臺，日日爭鮮。劇未來的神思，合理的想像。歌力遠的文曲，娛可能的色舞。褒揚有益，貶誅世害。活潑勇躍，騰起新生。消極腐守，人類大患。等於自戕，甚於蟹殺。釋老空玄，哲理深奧，有益於人類。僧道沙尼，惰風遊食，不利於人間。蟲蝕虛耗，極宜鉢革。鉢革云何，速投神農工作，效法耶穌的精神，有補於世界，無害於民生。產業投資，身作股東。絕我佛蟲，無盜世名。脫家庭累，弭國境爭。和樂融融，悉娛大同。孰云耶穌，反對佛說。歌利王支節釋迦，不生嗔恨。基督慘丁十字，愛其仇敵。無我道同，孰云宗教有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孰云佛經，教其拜偶像。世間僞基督徒以及吃佛賊，宜速覺悟。應行真正基督信徒，救世毅勇宗教，神農軍的工作。復活耶穌民生大同，掃蕩宗教一切的蝕蟲。與世有輔，與人有益。而止賊風，剽耗物資的人害。孰云，不是極樂。

第十章，神農會，基督教。宗於德化，遏入欲萌。止刑淘惡，廢兵銷凶。灑以熱血，溫世涼禍。問。止刑廢兵，世人當然歡迎。淘惡銷凶，恐有難達。設有狡詐侵欺，凶頑作亂的，那可怎麼辦呢。

答，前言已有，組織國際，護法神兵，以鎮妖孽。預備萬不得已時，宜經眾議公認，而後刑教無刑。古法治國以兵，教民以刑。兵以戡亂，刑以止殺。殊不知，弊生於私為養競。造成貪婪凶惡的人，藉口有名。人類係良善表情，最靈的動物。易於馴伏，尤易德化。禽獸為食，猶知鳴舞。獸其技能，以媚餉者。何況優秀，極靈的人呢。指導其善，多來學善。率領為惡，多去學惡。或云，有何証據。曰，有。俗世為私，慧被利翳。逐其無涯的影，至死而不悟。試觀東亞，釋道叢林。庵觀寺院，什麼樣作惡的人都有。慘盜淫匪，市井亡命。奸商猾吏，凶將惡卒，優娼巫覡。世間不能容其身的，認師皈依，落髮冠巾，忽而質化良善。正心膺戒，修身自苦。口不言惡，痛改前非。凶頑的人，而變

舊。法規嚴，階級尤清。無因無義，秩序井然。小沙彌見了大和尚，卑躬敬禮。大和尚隨監院，監院奉命於方丈，絲毫不敢有違。僧道各執工作，大致多爲募食。衣食住，異常儉樸。日間生活，特別鄙苦。配與衣單，無給工資。兩餐素食，他無希望。方丈照程度高低期選，監院更得精明強幹。叢林萬年遺產，無一敢違破壞搗亂。無刑殺而守清規，衆擁護公有資產。名之曰長處，又曰天下叢林。考其內幕，佛老宗教。圓寂羽化，繩以無爲。設有萬一違犯者，僅僅自動起單出院而已。可是這種和尙與老道，即時大失信徒的資格。僧道全體，同爲鄙視。彼不還俗，亦無叢林，立足之地。可見人性，恥於不良。放欲爲惡，勢必被人征誅。肆無忌憚，決定遭世攻擊。以此觀之，善道遼闊，惡爲自斃。所以今世善道，而不能濶展者。趨於小仁私愛，率領而爲之也。僧道叢林，萬代不紊。聖慧垂憫，宗教感化。弊在愚守，空談的風蝕，多爲虛耗不實的補助。誠能取長舍短，藉其慧跡改絃易轍，無爲而化。韓愈原道禁書，絕滅哲學。悉絀先知的口，歸諸獨裁的舌。隨便放其治言，隆其攻守的戰策。昌黎可謂甚於今世，法其斯納萃的黨。幸而唐廷，未曾采納。哲理微妙，惠後學識。神農工作，尤爲簡易。耶穌精神，甘願犧牲。倘有違背神農耶穌的行爲，宜從衆議，請其教外休息。免其工作義務，革除信使資格。諸弊昭顯，一概清彰。世間遊歷，悔過返醒。亦可納其自新，重闢生活的路。廢止兵役，化爲農工。銷毀國器，以作良需。屆時聖臨，整理乾坤。藉神農的工作，擴耶穌的真神。築世界的樂園，放上帝的愛光。

第十一章，神農會，基督教。爲公運輸，宜竭實力。爲私運輸，禁止物送。善輔天下之災危不爲私，惡助內外之私戰不爲公。息戰止殺，莫如以根株。

問，列國既立神農會，基督教。原產在其國，製造在其域，甲乙二惡雄爭，隨便運用土產自製之物。孰能有力，阻止其戰鬪呢。

答是非曲直，爲私爲公，自有國際之裁判。神農工作，濟天下所有人類的災危。非給私戰，禍世猛獸的凶爭。是以神農洗腦，所洗者目的。洗我人類，不道德的，濁穢私貪，雄霸豪橫，惡戰凶爭。毒如蛇蝎，凶類虎豹。狡僞宜，藉題作亂。當此之時，神農會，基督教，物資，唯國際多數，公理公判公法爲從，則心自寧，世間無惡。殺橫肆虐，人類公敵。被侵害者，勢必控訴於國際。自有其公議裁決，必無偏情的私判。倘有愚頑無靈，野心不死的禍難。善言難息，侵淫愈甚。即違公議裁決，悉止違章資財的源，絕其私戰物資的源，該本國的出產自造，當然不能周全。輸血路絕，不誅自斃。果悟其非，速領公判的罪，或者輕減刑罰，開其自新之路。抑其國民，自摘其元凶，送其國際公敵之地。廟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其心章的止境。雁那多行不義，趨於自斃的效尤。大旱亘涼，兵侵疫厲。國有一災，則有一禍。萬國神農，基督會，各量其力，酌核速救。衆宜濟運資匪，盡其德業。以昭大仁，而顯公愛的精神。良集義結，劃世亂源，能說不是根本的解決嗎。

第十二章，神農會，基督教。結婚志願，篤實忠誠。謹守終身信約，強弱勿裂初言。災危乃顯夫妻，死病方知真愛。改善人類，萌諸良化。

問，期至結婚，家庭成立，本係人類常軌。歲既成年，性已大定。怎麼言萌，改善呢。

答，人類善惡，根於婚始。種族純否，悉在婚初。意志優劣，關乎嬰兒的胎教。品行高低，關乎生民的良莠。家國興衰，天下治亂。在於人類結婚初期，可不慎重。植物欣欣，係春雨的時正。動物精英，乃神明的交禱。口無惡言，目不斜視。心存正大，胸襟賊思。遠其穢物，非禮勿聽。不坐聖而生賢，人間那來的匪類。意不誠而婚生，其人無資。心不正而婚生，其人必凌。不資而狡，欲欺其性。人類果隨淫欲，勝戰於潔白的天崖。勢必貪婪鮮恥，無惡不爲。小則害地方，大則禍天下。人生於無，而始於有。虛無之間，時期有三。情動氣聚，達我生人，精神思戀，第一期。離種難遠，已備

春骨，此同無異，而現朝設，及至雲騰，男女始爲交媾，而施雨。無而生有以復乎。達我生人，色變形合，第二期。精血盡一，神聚而知食。先以兩目，而四支，五臟六腑，八九竅通。骨肉形全，脫胎降世。達我生人，完整雛型，第三期。胎教時過，神情勿論，喜怒哀笑，在其母道的領導。賊否稚染，尤在家庭模範，兼於鄰里的俗爲。是以孟母三遷，機房訓成亞聖。胎教，母道，家訓，這麼三種基礎。夫然後，再進學校。以良師量材力琢，如教其子之心以爲心。自元首，以至於庶人。各宗職責，一是指以教其子之心爲本。期必能達，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今世則不然，藉口自由，泰多放肆。染成淫佚，巧語舌風。男女鮮恥，以爲滑稽。意志穢亂，性已不純。基礎腐蝕，層次動搖。佞云禮義廉恥，甚至父母於不顧。狡詐欺騙，紛爭離異。思則穢濁，行尤乖謬。三慾五騙，勉爲色和。神情內變，鬱悶殊多。設如此時懷孕，怎能可生良民。胎教關乎母道，神思關乎情結。母道迷失正軌，胎教怎能良善。設如此時，完成雛形，安有聖賢救世的嬰孩。鬱悶濁氣生，紛爭變氣生，離異惡氣生。濁氣應焉，衰氣碎焉，惡氣毒焉。晦，碎，毒，而生人，何怪多產敗類的禍星。洪水泛溢於天下，殲滅於羽山，因其違導之咎。大禹治乎順，民始安居。陰陽氣通，不紊之謂道。結婚係我人類，倫常之起始。紊亂離恥，不如禽獸知有節。鬱悶，紛爭，離異，誠是我人生的大痛苦。精神機械，非似物類可以洗滌。污點難除，神差終身。性既淫亂，情尤蕩碎。欲生良善人格，豈能完整呢。家國紛爭，天下大亂，禍始於賊思，淫念不良胎教母道，家訓失當。聖者產於良母，君子受教於貧人。未有淫亂之母，而生大聖。盜賊之父，身係賢哲。防思於未然，莫善注意於婚約。豪華堅實，層次無搖。無搖則神清，神清而欲縮。欲縮則性朗，性朗而淫欲肅清。篤實忠誠，克念近聖。那豈能來，濁氣聚結，暴虐的惡魔呢。志願婚書，當正大光明的公開，宜防詭祟的誘騙。譬如男女二人，性質相投，情愛篤實。彼此毫無動，美玉難成淫瑕。男穢女恥其求，女亂男避其約。觀其短期的行爲，可知終身的婚約。察其遠

目的品格，酌訂百年的大事。專一爲榮，互表真愛。心二德失，僞情已顯。始終不改，方謂夫妻。否則行其性欲獸交，何可與訂人類的婚誓。色與精神，內外一致。誓以不變，比翼終身。先行同心，而後立約。否則狗懸，淫亂五分鐘的愛。僞言文明結，互爲賊欺。狡猾自由離，甚至慘殺。鮮恥已極，世隨風起。佞淫端開，亂無期止。或曰，歐美最盛，何其強而文明。曰爾試觀，西史述戰。慘忍兵器，毒辣手段，何嘗不寓萌於此。尤不詳察，彼識高者。守其獨身，超於東亞的節烈。堅信尙恥，行爲道德，亦優於東亞。再爲悉心，詳細核考。凡研究與人類，有良益的賢哲，以及發明的大家。決無狗懸五分鐘的結離事，更無三角戀殺的審案。我們所言的自由，多觀市井無賴，藉口西歐。糾化不學，道德厭聞。專門崇其市井淫懸，良可浩嘆。蕩子浪女，虛糜害世。淫侈懸亂，慘殺數夥。無憫人的善性，有從惡的肉欲。世界大戰，又何嘗不萌於此。詳考禍世的惡魔，那一位有良善的出身。譬如一女，勢如春動母狗。貌麗淫甚，甲戀乙通。丙求丁乞，以致成羣。參差不齊，能不紛爭嗎。淫欲情鬥，能不慘殺嗎。色形次的，魅力微減。怪象百出，仇視始恨。試想他們本身，既有這樣械亂的表現。他們若生子女，能不遺傳而擴大嗎。聖賢哲科，發明大家，決無此類父母。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知恥可以止欲。禽獸尾交有時，春夏秋冬不違。設人無恥，可以逐日行淫，晝夜通姦。甚至懷胎不止，產期交媾。會獸禽，之不如，怎可名之曰人呢。能克欲念者爲君子，縱欲放肆者爲小人。君子率其天性，力行仁道。小人縱其私欲，而作獸爭。是以聖賢自鑑，明心見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息戰止殺，莫善克念於未萌，勝如形成已顯之再誅。始亂決無堅久，輕諾終必寡信。失信於潔白玉戀，自欺欺人，勢必欺神而禍世。浪漫浮華，慎爲妄交。此君子淑女，宜爲婚期的鄭重。免爲失足，終身的遺憾。婚初應遵良母家訓，彼此詳慎考察。果而誠篤真愛無僞，情洽意投。請求結婚，聘媒約而作証。誓守盟約，履行品級。始組真愛無僞的夫妻，育生忠實的女子。既無邪淫國民，終達良善政府。愛的情切。

終於死期，實我人類一生的快樂。美貌夫妻而娛目，不過半世的玩好。良窈夫妻以娛心，堪作終身的輔助。夫宜有才智，妻應立婦德。互感良惠，完成終身室家快樂，結婚自由，認可雙方。切忌拘版，緊要活潑。愛以精神，助則篤誠。守信盡忠，庶無失德。人類面目既不同，性質情戀亦各異。恬淡淑雅，色濃慾厚。各隨其天性，不宜強制情愛。中國舊式，父母主婚，猶如刑囚地獄。離異慘絕，爲數極夥。終身認痛，歎居多半。宜早人間，已往不平等婚姻，當立誓願，互守信條，品格的約級。欺心者，有其証據。狡騙者，可執其憑訴。按照各人性質清訂，酌爲甄別各人本來面目的等級。不宜勉強，出乎自然。各守誓願婚約，期昭終身大信。刪偽裝，而實履行。汰欺詐，以清歡享。信貴互守，不應偏枯。利害變否，方知其人格的優劣。(甲)互守貞操，唯一不二。男先逝女節守，終身不再醜。女早亡男獨居，至老不膠讀。各執婚書，以備死期信葬。到老無僞無欺，葬以純紅色禮。表彰潔白信堅，完成一等人格的姻緣。設有中途地約，失信於先亡者。死期葬以黑暗紅色，穢點雜痕。徹示失信，約守不真。(乙)生前貞操唯一，死後的核醜讀。男先死女再醜，女先亡男再讀。各執婚書，以備死期信葬。到老無僞無欺，死期葬以純黃色禮。表彰篤守信約，完成二等人格的姻緣。倘若生前突有第三戀愛。死期葬以黑暗黃色，穢點雜痕。徹示失信，約守不真。(丙)生前通融，互爲宥寬。男戀異婦，女亦戀異夫。互無怨恨，各隨其便。到老無僞無欺，死期葬以純藍色禮。表彰如意信守，完成三等人格的姻緣。設有中途，怨恨離異詞訟。死期葬以黑暗藍色，穢點雜痕。徹示違意，約守不真。(丁)隨時異戀，婚不解約。男隨時外戀，女亦隨時外戀。到老無僞無欺，死期葬以純白色禮。表彰信守無欺，完成四等人格的姻緣。設有中途，解約離異。死期葬以黑暗白色，穢點雜痕。徹示妬背，浪漫信守。(戊)盡人皆可成爲夫婦，不知何爲信約，無講什麼淫恥。死期葬以純黑色禮，雜以穢痕。徹示淫亂特甚，人格毫無。然而中國國風，多實非於女方。水面不平，人類黑暗。一陰一陽，乾坤

定軌。是以春夏秋冬，秩序不紊。一男一女，入倫大道。相愛相親，無逾夫妻子女。設如乾坤脫軌，陰陽必變。人倫失道，世間必亂。亂因混沌，遮滅神光。光滅則爭，爭鳴不平。不平則氣鼓，氣鼓則慘殺。慘殺之始，誠因男女失其道。多夫多妻，時尚無恥。極當革以公平，而息人類的獸爭。以此婚約，可定終身品格。使夫僞宣者，難欺世人。盜名狡騙者，無能遮其醜。

第十三章，神農會，基督教。嬰兒初胎，既產於良母。復得保娘，善育以神訓。幼稚教導，保院負責。世人誠否，在乎研求。訓育有方，人類享其幸福。

問，那麼保院訓娘，責任異常的重大咧。

答，胎教母道，責於生身的母。撫育善導，負於保娘的訓。新生子的母，或期月，抑百日。恢復健康，而去工作。嬰兒並在保院，訓娘負其責。朝，午，暮，生母時乳，餘可食粉代補。科學化驗，屬實質良者，則哺之。否則，選擇更替。充訓娘者，宜以專門學校畢業，神識道德，腦滿耶穌的博愛。考試及格者，始能充其保護訓育的責任。勿論何項，非始良善的基礎，終必難達精益的結果。試觀東亞中國，多數生子的母。彼既無識，尤乏家庭良教。蠢蠢愚愚，秦牛如牛者，不足論矣。即以中大學校，多數卒業女生而言。滿腦虛榮，營求爲己。洋溢乎繁華，貪而無厭。對於人類道德公益，毫無研究。甚爲盜匪，竊據慘殺。貪爲虛榮，賤其身節，而嫁文盲，老大軍閥奸商穢吏。三妾四媵，不以奴隸爲卑。七十八十，無以老夫爲恥。勢力豐富，雖盜賊甘願爲妾。衣食麗都，雖龜頭亦願充其妻奴。無以爲恥，反以爲榮。試想這樣的母，而生子女。胎教既濁，母道尤穢。再染世俗，惡霸光棍。土豪盜賊，職官穢吏。劣紳奸商，奴隸走狗。種種無恥，虛榮的國風。倍加鄙視，農工愚僕。不如學那，狡狴的華彩，不勞而食的豐富。挺而走險，逞其巨盜。權衡人物，時風羨慕。每次戰亂，何嘗少了這種禍源。不但東亞如斯，西歐亦莫不然。溯考史載，以及當時。嗜殺滅血，禍我人類的英雄。世

間多數，着此環境的因緣。雖其出身微賤，根基不正。一旦僥倖名顯，腥血尙未停止。正在曇花時現，循環未報期間。走狗成羣，美女獻媚。果能直接握手談話，自表非凡。時風崇拜，榮耀異常。亂何以成之，曰：俗助嗜殺的膽，濶大禍世的雄。至於哲博賢聖，學識淵深，與人謀幸福的。不遭慘殺，多被奇辱，毀謗尤在其次。爲衆謀而自害，甚至衣食不完整。俗目鄙視無能，辱以難堪。麗女聞名遠避，似恐窮染其身。未受初高中，大學校教育的蠢貨，卑鄙謾誇，更加萬倍。試觀這類人，愈生愈多，愈學愈壞。逐日擴大，繁生不息。世界大戰，能有回教的止期嗎。列國哲博賢聖，被庸俗鄙視，生活狀窘。其咎安在呢，曰：志於謀公而不營私，是其自尋痛苦的病。天生管才，以爲人類，管亦云宜。改善人類，安定世界。非從胎教母道，保娘起始。根誅惡染，革舊步新。銷滅私欲，期登光明覺域，決不爲功。神農工作，所爲者。人人生了，耶穌的心，上帝遂笑顏開，俯瞰世界。

第十四章，神農會，基督教。農工神聖，一時不可分離。分則亂，亂則爭。亂爭不息，流血不止。農增產源，工務製海。無源則海枯，無海則源泛。枯竭死矣，泛溢禍矣。農工合璧，共防人類之災患。

問，耶穌宗教，不認有第二神聖，可爲余何。况經教革以後，專表基督，無言聖母。生耶穌的母，他都遠棄。怎能突認，神農爲友。期達農工合璧，族異心同，努力公益和平呢。

答，知識高超，有卓鑒的人。莫不深知，有獨一無二，全能上帝真神。上帝本無形，杳而無涯的大自然。真空妙有，物物主宰。其靈無所不通，無所不在。知有這種虛靈，不昧的生機，還有那樣神光無窮的玄妙。東亞先知，已經認清。故曰，郊社之以禮，所以祀上帝。大儒不拜偶像，是其知神的真原。又曰，勿不敬可以配越上帝。是其知敬神，宜於篤誠雪潔。通稱曰天，庶民知畏。追達極點，疾呼天爺救我。空大無窮，虛潤無涯。無形無聲，無所不生，以目顯見，最大物體太陽。青天比較，

微塵者然。一團火質，涵藏溫養，無量質數有形。人類靈覺，目力難達。以何鑑定，曰理。空虛無涯，又無窮，當然所生物體，無數亦無窮。太陽似空中的微塵，以人力測其巨體，亦不過空懸地球之一。今世天文家，名曰恆星，以無涯大空之局勢，太陽亦必空懸無量數。以此比較，人類身軀，安能形容於空中之體。杳杳其軀，浩浩神通。無窮靈覺，源源相濟。運用得法，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若問從何而生，什麼智慧人，亦不敢武斷決定。東醫所謂，食五穀百蔬之精，納先天陰陽之氣，混合而靈生。四醫所謂，物質精集於腦部，血脈細紋，自然而有靈。孰云是，孰云非。醫士難捉，科化難通。有形物質，模仿能製。虛靈不昧，難以窺奪。杳杳形軀，浩浩靈通。納之無窮，用之不竭。無能名之，強名曰神。東亞明哲，業早信有上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証其大自然的奧妙，尤非被造物體，力可能達。唯神可通，靈光逾電。是其未生耶穌以前，先有默示，通知作証。即我俗凡，愚蠢世人。禍福臨頭，亦必有覺。因此劣識官紳，市井流氓。各以其感覺，所信的神，靈惑愚頑。以致神雜派多，無所適從。使我庶人，舍上帝而不敬，帝王政府，復以此，逼上智，嚇下愚，爲其護國的根本。劣教愚民，智者已爲竊笑。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庶民，有危急，遇大險。無不大聲疾呼。其天，以求救。知險求救，而不知久敬，可憐亦可笑。足見東亞民族，知有天，亦知有上帝，決無反對真神的人。然而單提耶穌，可以說，惹出多數反對。何以作証呢，試觀基督教佈道員，音樂歌贊，趨圍集觀，愈聚愈多。時間大了，真是擁擠不堪。止贊息樂，正式佈道。一提耶穌二字，忽而驕散。微有知識者，隨衆當時走吧。覺着難乎爲情。勉強強強的，留足數分鐘，住足聽道的人數，亦不過寥寥晨星。其餘陪襯的，多係誘降的基督徒。勉強外表，以嘴作証。藉耶穌宗教的名，連絡吃飯的職務。若說他真信耶穌的道，爲數可說實在稀罕咧。看那外表領洗，偽裝似個基督徒。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記名領洗，多方連絡。藥房西醫，以耶穌爲利源。神父牧師，以耶穌爲飯海。誘員告經，以

耶穌爲寄生。猶吏奸商，以耶穌爲階梯。軍閥政客，以耶穌爲外援。募勇自衛，數居多半。朝夕祈禱，不知所以。澈底認清，果決獻身，而行基督道者。世有幾人，良可浩嘆。窃名盜利，僞欺假裝。背叛信條，日見增多。何時可達世人，悉歸耶穌。況且目空一切，惟我獨尊。排外最甚，毀謗尤烈。前者激成拳匪，禍蔓八國聯軍。二次世戰，宗教亦非無因。日本培植佛教，預備瓜代。基督革新，互展其譽。長老會，安息會，青年會，神召會，救世軍。競奇鬻殊，無非動信行善。外表以耶穌爲標榜，宜放光明大道。內慕以基督作飯糶，結黨聚會。天主舊教，云此輩，皆是叛逆。毒蛇魔鬼，僞造聖經。新派，云革故，冒其腐守，弊亦殊多。孰云是，孰云非。除非上帝，化我人類的身。降臨世間，親自嚴審，面爲清判。真假立見，疑團可解。否則，皆云真可。悉言假，亦無不可。宗教大者，原係仁德智慧，以身作則。特樹善幟，犧牲一切，彰顯神道。感化世人，維持秩序。息干戈，止亂萌，勝於法治慘誅。求資神有，毫不虧人。循壞報應，有如物質歸原。爲善者，賞其良果。作惡者，終必苦懲。然而神有，須借人力以揮展。試問舊約，上帝作的嗎。以無形無涯大自然，怎能譯成列國有形的文。試問原本舊約的稿，係上帝著述的嗎。以無形無涯大自然，怎能著述人間的書呢。試問新約，耶穌作的嗎。必曰，路德馬丁，然而新約內慕，神跡行爲。耶穌種種經過，如日親觀。莫非云，馬丁路德，彼皆時時在其側來的嗎。亦無怪舊教神父，大爲反對新說。宣言牧師，種種僞造叛逆的罪。究竟舊約，亦是人間著述的遺跡。大仁巨慧，靈覺慈愛，替神行其天道。試問舊教神父，不叛逆嗎。舊約信徒，應行割禮。今日的神父，及其教友，行割禮嗎。四足，蹄分兩瓣，導嚼則食。驢騾馬豬，不倒爛則成。牛羊爲食，羊羔最美。今日的神父，及其教友，不食豬肉嗎。舊約類於回回清真，極鄙視的，攻擊偶像。逐日禮拜聖母，馬麗雅寫真女影，莫非不是偶像嗎。無怪東亞民族，多數疑惑。自相矛盾，麻痺殊深。况且僞派，一聞耶穌，係宣女神爭感生。皆掩耳插首，以爲不合，世人情理。俗多

效尤教受影響。雪航趙克善，前已詳言，種種鐵証，神孕無疑，勿再重叙。新教多譁耶穌博愛，不言孝其父，復又不拜其母的偶像。中國儒派注意，母慈子孝。若聞不敬父母的逆子，人人恥恨，且為恥。因此多數，厭聞耶穌的名。任你如何作証，亦難堅其信心。甚至子信耶穌，他母愛力，當即熱滅。疑其吃了洋藥，必棄其母。雖云俗鄙可笑，宗教可就大受打擊。亦不可不想完善的法，大展信仰宗教的心。以耶穌不分畛域，種族的博愛，能不孝敬其母嗎？弊在一知半解，識難達其全豹。譬如見一毛，而論羣牛，黑頭已甚。世戰多因主義，紛爭緣為種族。我云宗教不完，感化力薄。釋道二宗，維持東亞民族於讓讓。釋會尊貴太子而佈教，道乘尊祿以息影。讓賢福民，止殺未萌。歸真反璞，靜觀良化。無如腐守，不知進步。固其出世法，塞其救世道。耶穌信徒，完全行救世法，為人類謀幸福，是以罪革數次，法變必新。腐守者教弛，維新者日展。國用則強，民信增慧。舊教而腐，神類信墮。國用則弱，民信增昧。亦無怪乎，先進於禮樂者，退化野人。後進於禮樂者，進化為君子。腐守教爭，眇域慘殺。始以理論，繼辯是非。卒以武力，決於勝敗。微以蟻穴，巨潰江河。星星點火，遍市成焦。失檢於微末，禍蔓世慘殺。息戰止爭，莫如革其宗教，改良新生。農工合璧，擴宗滅殺。以上帝神愛為主義，農工實作樹模範。宗其大不鄙其小，教其愚不棄其昧。採眾聖的智慧，擴我宗大的範圍。起於有涯，達於無涯。類於蒼天，涵養無外。適於今日佈道員，多言介紹，以耶穌為友。提高人格，導其信仰。普通民族，尚可為友。倘若介紹，大東亞的先聖神農。與耶穌為友，力助宗教統一，良濟世人。根止征誅，力拯沈溺。同登天國，躬朝上帝。篤誠協和，革故展新。那麼基督教信徒，能說反對不歡迎嗎。當今無神派，多趨向於過激。茵蔯列國，攻擊耶穌，宗教麻醉。擁護神道者，若不積穆變法。革故維新，恐有根本動搖的患。耶穌與神農合璧，則東亞十億農民，必能力助戰勝一切。否則，宗教，不久於世。况東亞民族，知畏上帝，悉教信天。五穀充饑，百草療症。神農方畝，遺拯後代。食知稼

猶，病知疥癢。若云與耶穌爲友，則必驚奇，喜趨額祝。驚的是，耶穌怎麼與神農携手咧呢？喜的是，神農怎麼與耶穌爲友咧呢。驚喜疑惑期間，上層知識，必要追求考察。中層知識，定則隨其思感。下層知識，農務居多。勢必熱烈狂歸，歡迎給飯吃的祖宗。民族既信神農，決定親愛他的良友。果能無厭其良友，自然明瞭耶穌的大道。研求神愛，真理救世。信而益堅，久而無疑。譬如世戰，中國民族。信仰蔣介石，決不屈膝日本，賣國求榮。任誰離間毀謗，民族毫無移其信念。是以蔣介石，與羅斯福，携手爲友。民族悉信羅斯福的人格，無詐無欺。黃白種異，而精神一致。戰禍雖烈，勝利終歸我方。羅斯福，雖然碧目赤髮。東亞民族親愛，厚於同種日本。昔日黃帝逐蚩尤，以誅民害周公殺管叔，所爲民生。行其仁道，以安天下。云爲鴟鴞，不言同胞。種族本無關，在於仁道的招來。農無食絕，工無器拙。食絕民斃，器拙製劣。農一日不可無，無則產源竭。工一時不可罕，罕則有障礙。有食無器，退化古野。有器無食，人類餓斃。神農爲食先知，耶穌爲器聖覺。勞農產源，勞工製海。運用得法，人類幸福。神農與耶穌爲友，世界農工悟而携手。努力共造方舟，渡斯洪水氾濫。普救民生，博愛大同，誰曰不宜。

第十五章，神農會，基督教。無限投資，畛域不分。如滄海之收藏，巨細皆可以容納。導衆源以入海，免其崩潰而泛濫。期達巨細歸一，悉知強弱有輔。

問，巨款能與細資，投爲合流共作嗎？弱小無力，怎能補助強大呢？

答，須知泰山不拒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擇細流，故能汪其洋。涓涓不竭，久成江河。人久來歸，德顯仁聖。是故能犧牲其巨慧，庶民始能崇報以大典。斯耶穌赤誠爲人類，力行其救世法。終必達成人類，景仰之一致。息影林泉，觀仁隱慧。暫保其身，私樂其出世法。與人類毫無補益者，決無輔酬以紀念。有大犧牲，始有大代價。物質歸原，循環常軌。天道自然，公判無差。小人世皆厭

惡，君子世皆歡迎。果無小人，君子終身，不能成其名，凶橫惡虐，人類所同恨。道德慈仁，人類所悉親。設無凶橫惡虐，道德慈仁，永世不能親。是以君子，垂憫小人之愚。道德，堪憐凶惡之醜。不爲己甚者，作大敵。開其自新者，光明路。春氣融融，萬物欣欣，君子之行。齊於蒼天，量如滄海，道德之爲。人能知此，無物爲敵。不凝滯於物，是以爲聖。小人係築君子之基，凶虐始成實聖之礎。無卓著的大惡，怎顯誠篤的至善。微塵積成泰山，涓滴聚匯淵海。投資大小，有何障礙。巨資收利大，細資獲利小。弱小爲數多，强大巨數少。弱小集聚其多，力超强大的勢。在於運用得法，誘導有方。潤我容納的壘，收其氾濫洪水的源。水有歸藏，民得安居。巨細有補，諸無窒礙。豈不是，大同的樂園嗎。

第十六章，神農會，基督教。上帝玄妙，宗大綱維。神農耶穌，輔弼民生。以上帝神愛，爲主義，神農耶穌行爲作榜樣。單人類向來痛苦，展民間歡躍新生。感惡魔爲慈祥，化黑暗變明朗。如水就下，回歸於巨海。

問，照這樣說法。儼然化爲神的世界，實力能作的到嗎。

答，極爲簡易，絕對能達。只要人類，皆能克其私欲。忠誠篤實，無詐無欺。率其天性，競其公益。以耶穌的心爲心，以神農的行走行。悉如奉了，上帝使命，負其救世的工作。人神合一，毫無隔膜。或云怎能鑑定，造成事實呢。雪航，趙克善曰。試觀那，無影無踪，無聲無臭，無窮無涯，無物空虛的天。生那，有影有踪，有形有像，有聲有臭，無數物有的靈。人類既分潤納那，無窮無涯，空虛無盡，玄妙的靈。理應似他，無窮無涯，靈而組織，有形有像，有秩有序，的玄妙。所以靈而無靈的緣故，皆爲私欲，翳其天性。果能克其私欲，展其天性的靈光。可以說，無所不在，無所不通，無所不能。世人皆知，科化神妙。而不知運用，靈光得法。求其實在，科化的所知，亦不過運用！

能通那，無窮無涯，空虛天含，數量的所有，毫毛復末而已。無論智愚善惡，悉知人類羶幕中，通有變幻無窮的靈。行，仁德公益的事業，其神必安。作，私欲凶惡的事情，其靈不穩。以人類肉體觀，謂之人形。以疏通虛靈不昧言，謂之精神。真正帝愛子，悉知肉軀有壞，而靈魂不滅。是以耶穌神通，身適極極，不以為苦。神農嗜毒，與民瘼疾，身不為害。君臣佐使，毒可良用。神通廣大，毫無障礙。設如人類，皆照耶穌神農，那種率性克欲，通神工作。科化躍進，公益大展。天國行在人間，樂園開於世界。譬如無識野人，不知運用虛靈的玄妙。突然來到物質文明，實達極點的國，他不說神的世界嗎。

第十七章，神農會，基督教。恩施惠佈一視同仁。恩振智奮，人類德衛。強弱極醒，大小速悟。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方履光明大路。

問：耶穌七日，已經復活了。怎麼再用，神農工作呢。

答：世俗之為証，耶穌七日復活，我亦不敢違謬。然依耶穌，吃耶穌，賺耶穌，利用耶穌，狡騙耶穌，罕為履行耶穌道。耶穌被欺無言，信徒盲從腐守。今道過激大劫，打倒麻醉。死徒溯古，不知恐懼。死吃耶穌，無思維新。是以雪航趙克善，放聲疾哭，曰。偽徒數多，信徒已死。絕真誠，寡生氣，我為耶穌宗教危險哭。我為耶穌，名成麻醉，冤枉哭。我為耶穌信徒，她於民生哭。我為耶穌信徒，放棄大牧哭。我為耶穌信徒，盲食死守哭。果以神農工作，喚起東亞十億農圃。補助耶穌科化技術，活顯世間。種種新生，超過打倒麻醉派。決其最後，必然歸我，無條件的降服。宜速喚起東方農圃，補助西方科化工藝。果能一致，合璧團集。知有上帝真神，敬以不懈。信有耶穌，愛而無疑。醒夫農工，人人似耶穌，負其救世天使之責。發揮神的光輝，顯乎真神的權能。超於世間，科化物質，一切文明之上。德潤垂憫，恩佈大同。愚者感惠，智者迷悟。大知無虧，小知有益。強弱大小，

遜讓不爭。悉數明瞭神教，新生活的樂園。優而無慮，簡尤特美。振奮精神，競姿公德。同心努力，共築樂園。方舟普渡無遺，任其洪水空泛。滄海桑田，何患其搗移。馬克斯，本係上帝愛字。一切思想，無非救我人類。可恨叛魔，利用破壞，罕為建築。慘殺折毀，寡行仁道。降此妖孽，非上帝神使，無能為力。革其神迷，大顯神通。無滯無塞，回歸光明覺路。天國行在世間，上帝神愛無道。列國農工握手，德化人類雄爭。始顯復活，耶穌民生。

第十八章神農會，基督教。簡葬以禮，盡孝以篤。無禮則倫亂，不孝人情絕。倫亂情絕，無異於禽獸。似禽獸而無恥，欲天下之久安，勢必難能。

問：若以中國，儒典喪葬。盡禮盡孝，可謂完全盡了人情，無虧倫常的軌道。

答：繁耗過度，民生有損。喪期特長，悲觀誤事。況且內幕多偽，殊不正当。僧道沙尼，虛擲無益。棺槨紙彩，尤為特需，藻飾外表，以喪虛名。求其實在，真孝毫無。假而為榮，真以為恥。胡為悲言，顛倒云此呢。試觀孝經所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試問，厚葬炫耀，立身行道者有幾。無非多數，政客軍閥，貪官猾吏，臭金薰天，厚葬父母，以為孝。奸商利徒，苛剝成家，厚葬父母，以為孝。甚至，盜賊劫奪，拐男騙女，業優鬻娼，摧殘人道，無恥致富，厚葬父母，以為孝。世俗羨慕於孝子者，在於厚葬豐富。贊美頌揚，才幹能力大哉。品格行為，無人詳考。黨諂偽宣，淫風趨向，德殊義特，大受惡攻，濁穢亂源，湧如江河。以財勢言孝譽，以黨眾偽鐵証。狡取名振，真孝數罕。無察為誠，顯於手腕。俗孝風行，影響社會。余村孝子，孫祥王，譽揚鄉里。龍鐘孀母，大受媳制。祥生妻武氏，凶悍刁鷲，婆媳反目。新春時節，沈宗魁宴余，請孫祥生作陪賓。余親身至家，同為往叨沈酌。彼謂其妻曰，汝揀選好肉，切上一塊。酸菜心，剝他一碟。漫點麥粉，與媽捏些蒸餃。吾與他老叔，（指兒女稱呼余）赴

沈家吃飯。其妻武氏，厲聲曰：「得了，敷衍一飽罷。」余宴畢歸家，而母曰：「孫祥生，狡詐惡極，奸商可畏。余母笑曰：「村稱孝子，爾爲何悲出此言。余曰：「孫祥生，濫自欺母，以客至屋，始囑妾肉。純爲外觀，實在毫無。態度悉瀟灑，言多粉飾。况妾悍而譏母過，祥生不知嚴教其妻。是可忍，孰不可忍。親可欺，孰不可欺。故曰：「可畏。余母，莞爾點首。繼云：「世間，這種孝子，尚不多得，更可畏也。爲母者欲恨九泉，爲子者狡顯孝名，根機世亂，愚民效尤。眞仁孝也，利於公益，私毫不妄取。立身行道，造福於人類。顏回，簞食飲，身居陋巷，不失爲大孝。曾參，正冠纓絕，捉襟肘見，不失爲大孝。哥倫布，深涉大陸，遊於勇爲，貧於終身，不失爲大孝。林肯，爲黑奴而犧牲，當仁無讓。卒碎忠義骨，不失爲大孝。喪葬若無區別，何以顯清濁。俗風設不正，怎能致太平。昔日立身行道，以孝父母者，君子多敬之。今日途有竊利，辭顯父母者，小人親之。勢力豐富，雖行如盜跖，今世云貴云孝。固窮陋巷，雖使顏曾重生，今世云賤云逆。狂風驟雨，惡俗激成。洪水橫流，淫勢所演。正風云何，簡葬以禮。立身行道，而省民耗。公益良多，爲大孝。父母好仁，無違其行，爲大孝。父母逾軌，諍感歸正，爲大孝。義於勇爲，卓著公幹，爲大孝。勿以苛富，而行卑爲孝。勿以潔貧，而行高爲恥。勿畏俗謗，而輟志。勿懼惡矣，而莫身。步塵耶耶，犧牲救世，始達大孝。惡風必正，毒俗定革。是以結婚，世誑人格，葬儀世類優劣。見（第十二章）列國，各自斟酌，應服民心。正世品行，以利公益。短期三日，長至星期。三日觀其死氣，七日決其無生。肉體已廢，腐臭多悲。宜於迅葬，勿弛有益。生竭孝義，死盡哀情。人倫大典，無損其底。金木水火土，世分五葬。潔而簡便，莫如火葬。無侵地勢，有適衛生。步武神農，孝顯安登氏。名標耶蘇，光榮馬麗雅。似此公益於人類，可稱無愧爲大孝。

第十九章，神農會，基督教。哲博賢聖，垂憫愚頑。慧集恩施，醒迷悉悟。碩學大雅，惠顧狂惹。智聚錫蘭，尊登富路。勿爲子以傍觀，任其自作之孽。勿恐吠而息影，忍視慘殺之果。

問，哲博賢聖，克念寡欲，孰願多累。碩學大雅，潔身自愛，孰近穢染。

答：克善本不欲虛耗精神，以逆大劫，故隱潛水。尤不欲耳聞以聲，激吾腦海，故爲默然。日濱運山，以度蒼生。佈耶穌道，時正逆風。完我工作，期待大治。未嘗審慎，突遭狡僥。貧困無路，墜入塵生的子，劉啓智。外樸內敏，俗觀可致。忽來認師，情尤懇切。余鑑康梁信遠，餘何能靠。當即婉言謝絕，辭之再三。哀憐懇乞，誓效耶穌。故而燃起，我的大犧牲念。以世爲懷，不宜自吝。雖疑狡狴，甘願觀其最後的詐術。是其認我爲叔伯而不納，認我爲師而婉謝。諾以平等，苦舍所學。盡我義務，試彼誓言。嗟我歲高，光陰不待。啓智曰：我猶青年，極應竭力。從此逐日，課無間斷。恭學唯謹，時無弛懈。未料惹起，拉東洋的車夫，趙生財的妬視。他本姓宋，因其娘夥度於趙。初與成婚，而被市井霸占。復與再娶，所生子女，依趙培養。無以爲恥，反以爲榮。這種人格，本無研究價值。然而妬心頗深，蠱惑力足。劉啓智，每來陋室，講課時間。彼必怒目圓睜，氣貫斗牛。達人手指足劃，亂惑一切。類似有多大冤仇，未解的樣子。甚至，波憾余身。啊，冤緣在彼辭物，外甥女。宋趙面，向劉啓智提婚，而劉謝絕。未及期年，宋生財。將外甥女，配給奉天市，小南關，天昌匾店執事劉德秀作妾。達人誇獎，僞滿奸商，走到能力。求實天昌匾舖，係僞滿配給所。盜送趙生財，豆油十五斤。無以賊爲恥，反以賊爲榮，可憐，又可笑。劉啓智，曰：社會淫污，無恥至極。惡俗臭風，以致於斯。神類頸縮，顏色慘淡，而冒曰：中國不亡，實無天理。上亂下穢，怎能圖強。無怪夫子言之，犬吠鷄鳴，淫亂耳鼓。我今始悉，妙莫如隱。言下噴生，頗不高興。雪航趙克善曰：兩欲濟世，效法耶穌。初步未達，態度輒變。量已難容，敢言基督宗教。汝去犧牲，豈不可晒。須知，小人，係採葉君子之基。黑髮，係造賢聖之礎。不宜忍爲仇視，睚眦怪醜，自相摧殘。應爲思憫垂憐，醒其愚頑狡詐。晒彼力爲蠱惑誑誘，妬恨破壞。不但絲毫無得於我，反爲造成培養我的肥料。無最極惡劣的環境，怎能

集成賢聖的智慧。稽古中外的賢達，輕者被誘辱，重者遭殺身。無誘辱，智乏毅奮。不殺身，一知迂聖極。詳思道理，慎核利害。凶惡暴虐，係光顯賢達神聖的陪襯。小人破壞，悉是君子的肥料。乏陪襯，缺肥料，決無速力的發展。以德化愚，勿凝滯於物，何來嗔恨之有。劉啓智，悟而笑曰。誓願犧牲一切，我去誘辱殺身。苦海茫茫，肩負無量。得意洋洋，辱謗無涯。倘若昧於神農工作，乏耶穌的精神。無量嗔恨，何處可能消。是以祈我列國，哲博賢達。以耶穌的心爲心，勇於犧牲，而成聖極。以神農的行去行，而解世毒。碩學大雅，以林肯的心爲心，無別種族。以哥倫布的行去行，勿畏俗妬。悲憫蒼生，竭施智慧。咸集良策，善謀組織。息戰止爭，同登覺路。勿惜各人羽毛的文彩，而避狂風搖動的荆棘。宜振鷗鷗的搏扶，御其清風的波浪。勿畏俗妬的攻擊，以隱碩學的博思。宜展大仁於天下，勿懼桀犬爲食的聲吠。尤宜效法耶穌，大無畏的精神，爲人類而犧牲。勿以獨善其身，學明哲之自保。結實與所有的鸞鳳，雅奏齊鳴於世間。集天下無遺的福音，爽聲普達於列國。那怕他地獄黑暗無光，只要集思廣益的工作。著君子的力量，德化其明朗，達我世界光輝的躍進。使其大地處處生春，完成人類樂園的幸福。宋趙兩姓，名云生財。無恥烏龜的鹵夫，近吠隣驥，毀謗仁道。世界知名，亦云幸甚。噫，世間，如趙生財之妬吠，而不知名者多，何其不幸也。

第二十章，神農會，基督教。民生仁化，公益互輔。資源運輸，普濟有無。輝展公法，科化競優。德成明朗，朋登覺世。

問，組織這神農會，基督教。當以多大範圍，爲標準呢。

答，無而生有，小而及大，萬物莫不然。小而無內，大而無外，上帝範圍。以可能的步驟，展耶穌天使，救星的仁德。以濟食的工作，行神農科化，補助的民生。以上帝範圍爲目標，達其神通世普。當今列國賢哲，皆料世間必變。博學大雅，亦晚劫數難逃。無如氣演惡風，艱於止息。資本大家，宜

先覺悟。魂為組織，慈善模型。行神農的工作，展耶穌的博愛。勞資台璧，翻新民生。闢拓實業，擴大資源。貧富相輔，仁息工潮。富以慈保，貧以仁生。慈補仁助，德化惡風。以有數達無數，使我人類同舟共濟。以有涯達無涯，使我人類悉登樂園。任彼洪水浸天，其奈我何。隨其亦風遍地，毫無苦傷。否則，材迷而不悟，難免揭毀族災之慘劇。是以祈我世界，所有一切，皆博賢達。集慧施憫，速為組織。研。躍進，大德大仁，大名大利。德非一人之德，公衆所有之德。仁非一人之仁，公衆集成之仁。名非一人之名，世間所有人類之名。利非一人之利，世界所有一切人類之利。小則無內，大則無外。展我上帝神愛，謝我耶穌宗教。達我無限無期，無量無涯，永世不朽，榮譽富貴。或曰：題大難成。前途遼闊，聞而生畏。雪庇趙克善曰：簡而極易，尤能明瞭。勞資合璧，億兆一心。貧者工作，以身可充股本。富者慈濟，以財可積實權。似小公司，而擴大公司。類於釋道叢林，普渡天下蒼生。慎戒空談，研求實益。男女分以工作，勞動自食其力。窮達地無曠土，人無游惰。黎務神農，工務耶穌。氣通上帝，悉信真神。采諸良益，收降一切。盡忠人類，大同新生。

謹將神農會，基督教。民生組織，工作約法，草列大概。餘待君子，究正修補。

注意列國庶民投資股東權

- (一) 意志投票自由
- (二) 公益利潤均沾
- (三) 廉獲餘利所得
- (四) 次第責任備選
- (一) 民生
- (二) 收降
- (三) 仁化
- (四) 理財
- (五) 運輸
- (六) 輝展
- 日理恒需
- 采諸良益
- 教育宣講
- 生產資源
- 五為補益
- 研究科化
- 至大道，為人類之榮極。
- (一) 村為鄉長
- (二) 區為村長
- (三) 縣為株長
- (四) 省為社長
- (五) 都為會長
- (六) 國際為道長

注：下列國所有獨立指揮權

- (一) 收納一切捐稅
- (二) 各種民盡義務
- (三) 按照國有版圖範圍
- (四) 政府憲法無相違背

系	(一) 啓路	天國樂園
處	(二) 神達	無所不精
院	(三) 顯神	民生優世
勢	(四) 明朗	化一靡兵
局	(五) 德成	止戰息爭
隨	(六) 公法	優褒劣貶
亦主席	弱德	
公選大道	輔仁	

第二十一章，神農會，基督教。漢範祖成，執事負責。先以地方，漸達全國。擴大世界，靈通天下。地方首創，熱誠進級。良格備選，次第齊登。德成大道，榮極天下。

問，熱誠首創，功莫大焉。開始人類，鼎新生活。建築仁軌，濟登覺路。這種忌肝義臟，堅毅公德饒餘的人，能够有嗎？

答，極夥殊多，只要求其醒悟。名利兼收，榮譽萬代。有神農會基督教存在，即有新入存在。負其天使，完拯人類的救星。上可齊肩上帝愛子，下可為耶穌的信友。軍閥，政客，資本家，勢如浮雲，瞬息自滅。子孫不保，身猶土芥。果而悟變方針，始創民生宗教。日月同光，天地同壽。微有德智，必能奮其毅勇。除非下愚至極，而不敢為。那麼業成私已，弊竇叢生了吧。曰，至公無私，那來弊生。察該大德，品學兼優者，進級。年有前途進展，月有榮譽考核。無論脫粟苦力，遺賴公選。才

幹超羣，品學服衆。貧富無偏，皆能被選。新生起色，經理良善公認其成績，當然進級。斯資本家，成爲慈善股東。坦然安生，無慮窮賤，共產的鬥爭，責任勞働，以身金三成，善資作本，資達其股東的名份。股無大小，發言權齊。資格既無奇異，緊要品行相宜。才能者當選，股東者進級。勞資合體其德，決無洪水泛濫之患。各各有名利兼收的希望，人人有得道進級的榮譽。貧富團結，精神一致。實競者，公衆的新生。疾貧者，各人的行爲。品學拔選，無虧才能。善善爲者，優良的衣食。終日乾乾，上下一心，孰能蠱惑其胡爲搗亂，有損無益罷工的風潮。况且勞働皆是股東，豈能自斲自喪，損壞自己優良的新生。斯勞動家，肩齊富貴，權利德尊，工作公判，有何不平可爭。那麼熱誠，竭力進級，別滿有何把握，生活的希望。日，德勤的安然，彼既立德於教會，進至大道，春秋已高，股儲數巨，身耗微末，逍遙自在，娛樂無涯。尤其是，駕返天堂，餘資雜携，所有物品，如數遺我人，賴子孫，斯貧富良好的調和，決無過激流血的慘禍。斯利國福民的政道，決無貧富貴賤階級的糾紛。正心修身，端品行德。精神一致，寬養公益。登天堂的覺路，奮極樂的新生。使夫人人，大醒大悟大覺。自然化了，殺入惡魔的鋒銳。從斯惡魔悟而降服，因其腦海已清。戰海既清，勢必勇於善爲。彼能善爲，力必超乎庸俗之上。惡風息而邪俗正，世人悉奮光明的覺路。孰可慘忍，再策良民，作那前驅無謂的戰爭。悉行神農的爲，同生耶穌的心。孰又肯，爲其少數虎狼，去那無謂的大犧牲。愛國必爭，愛家必私，愛種族必有不公。何如行我上帝，神愛世人一視人類，皆是同胞。洗清腦筋，應爲互愛，又向來戰爭的慘殺以神農會，基督教。組織新生活的模型，繁衍天下的叢林。方冊普渡，同登天國的樂園。至於工作規則，宜照宗教兼濟業組織。斟酌地利，商訂列國條約，募民培植，其國的人才，以其國的人才，救其國的危難。祈我天下英傑，哲博賢達，各發仁慈，速拯沉溺。方舟渡斯，人類迷於洪水，翔登智路爲禱。

第二章，神農會，基督教。集天下的仁德，宗教慈導。聚世界良材，共築樂園。行神農的工

作生耶穌的愛心。博采諸益，收降一切。率列國醒悟覺，躬祈上帝。

問，果至此時，耶穌能復臨嗎。

答，當然。人人已生耶穌的心了。仁風華美，天國樂園。

(辛) 公約篇，誓篤信條，天國競登。

(附言) 信條十七

勞資合作，公約信條。耶穌良徒，勇奮新生。善至樂園，惡為自汰。洪水無情，猛獸橫吞。速登方舟，共濟大同。

第一條 本宗教，以耶穌為主體，著神農作先鋒。勞資宜悟，合璧其德。庶免過激，破壞慘殺。精神一致，奮鼎新生。采諸良益，收降一切。

第二條 本宗教，無別國籍，不分種族。容納良善資本。良善農工。覺悟者，合璧其德。開源產業，迅殖人類新生。以神農勞働為勞，生耶穌愛心為心。善模良範，標感和平。

第三條 本宗教，職務工作員。無別國籍大小，資本多寡。不論種族強弱，知識優劣，皆以良善慈悲，誠篤無偽。不狡不詐者，云合格。

第四條 本宗教，開發產源，鼎新民生。募緣列國慈善資本家，量力投資，輔助一切。以濟貧工，而救窮農。期達人類大同，良善的生活。

第五條 本宗教，集世界所有，良善誠樸男女。為勞働工作，利人生產職員。量才委託，各項負擔。

第六條 本宗教，股東信友，勞働與資本，名分二種，得利無異。資本以財作股，勞働以力作股。

資力團結，銜成一體。貧富同治，堅強無隙。既無工潮的紛爭，那來赤禍的搗毀。

第七條 本宗教，工作人員與資本家。腦清心朗，質悉教旨。試爲合格者，發給印証手冊，記名股份

。以便展其熱血的犧牲，同築人類的公益。

第八條 本宗教，工作人員。逐日所得勞資，除日應攤伙食費外。按其十分之二，提儲股資。達成

股東名份，以備終身的娛樂。

第九條 本宗教，資本與勞動家。互爲勤勉，慎敬以禮。崇高人格，類於平等。認清責任，監奠仁

爭。假誅涼血，勇於熱誠。克剔自私，利人是務。

第十條 本宗教，每年各項產業，所獲純利。以十分之二，提補神學與醫院。十分之二，備基礎。

十分之六，作勞資股東，大小應得額數之分劈。

第十一條 本宗教，工作職員，効力逾七年者。如其本身，發生障礙，不能工作時。優其公養，恤其

終年。至於入教年久，範圍結婚。所生子女，照例培植。無分厚薄，一視信女。

第十二條 本宗教，慈善範圍。照新生活，工作如下。

(甲) 墾務，各種農產。

(乙) 工廠，琢製物品。

(丙) 森林，培植刊伐。

(丁) 牧養，繁殖禽獸。

(戊) 礦產，採掘一切。

第十三條 本宗教，職員悉數，皆有被選當選資格。選舉投票，一切發言權。股資資達，黃金二兩，

以上數者，公認爲正式股東。期選三年，良善連任。利人業多，德大可延。以三任爲限！

應免久於羈縻之弊。

第十四條 本宗教，工作職員，食衣住，悉歸教會酌製。以昭化一，而適衛生。利權無外溢，實需有節。期達人類，時尙篤樸。

第十五條 本宗教，工教職員。有行為不端，或露狡詐。抑形偽跡欺，慘忍暴虐，違背人道。教內信友，品行端方，素無惡爲者。皆有彈劾，據實報告。適當公平，開會革害，除名起單，（頂好革職以請出二字）一切提議表決。

第十六條 本宗教，無論員長，工作何區。宜先在各該國政府，或地方，呈請立案。以便保護，而安生業。展良善的模範，作道德的榜樣。期納人類，生活於正軌。

第十七條 本宗教，有未盡事宜。敬待查與，所有列國，

先知先覺哲博賢達，仁德君子。襄成義舉，修正公約，天國樂園，悉爲鑄造，實達

耶穌，含笑於人間。

應當奮勉，烈爭工作。

（一）我們人類，既成爲最高等動物之首。承受天地之間，所有一切。可云無物不備人之需要。即應當奮勉，作造物主上帝之愛子。克己利世，始能無愧享受一切。不宜謬自戕殺，背信叛亂，逆爲不肖之子。

（二）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神聖道德，烈爭大博愛之耶穌。爲庶民始創大好牧場之

生活，而犧牲自己所有之一切。

(三) 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孝修厥德，烈爭感敵之歸神農。爲庶民始創良好穀蔬之生活，而研求各種之發明。

(四) 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儉樸利人，烈爭真面目之唐堯。爲庶民始創元首榜樣之生活，而竭力求賢之續代。

(五) 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功德於世，烈爭大平等之林肯。爲庶民始創元首無私之生活，而爲人道無視民族，解放奴隸之犧牲。

(六) 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慈善大王，烈爭第一人之哥納義。爲庶民始創勞工模範之生活，以其血汗，精成捐助之公益。

(七) 我們人類，應當奮勉。皆學上帝愛子，植真於世，烈爭疲窮死之查普曼約翰。爲庶民始創花果慰勞之生活，以其苦幹終身，築成之樂園。

極宜耻革 人群禍害

(一) 我們人類，私濁慧覺，而逐穢氣，以致腦濁，洗之既朗。極宜恥革，賊智禍世，僞聖欺衆。營私結黨，妄言假証，獨徇良民，以盜天下。忤逆其父，穢黨上帝。賊夥僞宜，以成假聖之芳譽。穢腦洗清，始知誅其不肖之行。

(二)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恨誅賊智，類之成湯。放棄自取，僞訪護賢。不隨因其穢，自投溺於稠水。昏光厭其辭，負石自沉於嶺江。二人之死者鄙其窮兵贖武，非義殺民。內質饕而外裝廉，虜黨稱之爲聖。賊濁者，匪風而盲從。不隨昏光，惡其漫辱，慎俗養慕。恥革穢黨，自雪精神。

被淫，重洗而死也。

(三)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根誅僞聖，類之武王。伐紂自代，使叔且往見伯夷叔齊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乘機竊取，推亂易暴。利塗我身，不如避之以澡吾行。二子北至首陽，遂餓而死。子之俄饒者，鄙其賊智私己，僞聖欺衆。腦汁不清者，媚勢歌頌。伯夷叔齊，憤世人之盲從，又以利誘穢氣薰其身，自雪精神之辱，重洗而死也。

(四)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根誅大盜，類之成吉思汗。勇武稱雄，殺人如刈草。凶殘行爲，逾於鷹鵠虎豹之慘忍。鷹鵠虎豹，食飽而止。彼類嗜殺，以肉泥血海爲工作，粉骨成出耀其榮。實我人類之公敵，凶禽之猛獸也。

(五)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根誅巨匪，類之拿破崙。侵凌異族，私竊橫吞。驅其良民，作彼一人芻狗。凶逾慘賊，而稱皇帝。期至孤島於囚死，毫無人類覺悟恥改之悔過也。

(六)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根誅下賤，類之狄仁傑。屈膝於淫婦，始終食其祿。無以爲恥，反耀其榮。會侍娼妓，夥友之不如。夥友雖侍妓穢，而不爲之跪拜。賤儒喪其廉恥，而俗儒隨之效尤也。

(七) 我們人類，極宜恥革。根誅奴卑，類之曾國藩。長踞於穢官，始終自稱奴。爲一姓之走狗，屢夷多數之同胞。圖其小小富貴，而喪其本身，殊大無價之天良。甚於狄仁傑之淫念，至死而不悟。奴儒賊名，耀世俗慕。鬪始淫志寡恥之風，有逾於娼婦。俗儒效尤，而夷天下之人恥。噫，管仲爲設妓閭籌捐，貶入孔廟。曾國藩奴助淫后嗜殺，反爲褒其列整賢祀。嗚乎，賊黨勢衆，何怪世亂之浪逐矣。

我之宗教政治戒律（樂園天國）

- (一) 戒營私
- (二) 戒妄語
- (三) 戒假証
- (四) 戒賤黨
- (五) 戒偽宣
- (六) 戒偷盜
- (七) 戒淫亂
- (八) 戒驕公

犯此八戒，衆議誅名。請

君，爾外之遊。勿檢我們，人類公益，

天國之芳土。

今世慘逾洪荒

潮人原始，靈菌爬虫之一。洪荒禽獸，無分種類。漸知羣結，互鬥相食。鮮血淋漓，凶猛者爲榮。裸至於人吃人，非其生者，食其多數之爲貴。進而部落，會長，君臣，種族，愛國，割據尙武。嗜殺之風，日烈一日。革其昔日蠻野，直接食人之癖，似乎進化文明矣。然而擴大爭地奪物，相殺聞食之巨數，甚於昔日，蠻野蠶食，直接之小數。權衡輕重，文明超過蠻野之禍，不知幾萬萬億兆倍。屍

山血海，智勇精毅者爲貴。嗚乎！進化文明者何，互爲競爭巨食同類矣，克善悉心稜藉，非著耕農耶穌大道。難以喚醒世界凶迷，政事今日嗜殺之怪癖。神農洗洗世人穢腦，耶穌感感猛獸良心。公德物產，復活神聖之大牧。守份安良，勿再開食同類。窃思稍講入道者，必表同情也。

(壬) 樂園篇無憂無慮共妙醒悟覺

醒世漫畫

圖繪地球，農工篤作於陸。互相輔助，汗零涔滴於下土。突被陰霾惡風，狂吹搖蕩。洪水洶湧，激拍崩潰。子步闕福堂，奮不顧身，怒罵淫風禍水。素僧黃宗覺，仰天嗟嘆，挽救無力。潛水隱翁，指其神教。喚衆速醒，風息浪靜。努力同心，期達穩奠。

須知才力寓於困奮（禍因惡積勢如瀑布）

項羽力能舉鼎千鈞，卒被羸弱韓信而擒。漢高無能，藉其三傑，秦降楚滅，統一華夏，家傳四百餘載。嬴秦地廣兵多，大好江山，移旂於亭長。紂有臣億萬，敗於寡兵，周武三千。桀據四海土地庶民之衆，卒被區區七十里，成湯而放逐。力小而吞勢大，寡兵能窮將海。論者，以爲仁暴懸殊，勝敗之理也。殊不知，仁而無智，亦是枉然。則天禍唐，義舉逆跡。讀駱賓王，討其檄文。嗟失困才，咎其宰輔。淫逆而不亡，知達遺漏之非，豈淫逆而善終。是以劉章，仁遭備奪。安須氏，名顯忠孝，不免四伯妬視之襲。漢高功成，非其兵力可以制項，勝利在於張良間諜之惑。驅類弱女，窮而多疾，力超大漢之全軍。嬴秦兵山將海，非其武力不足以守國。失檢點於病夫，娜婦似女之子房。鼎革其政，二世族夷。周以其武三千，決不敢抵紂億萬之師。其所以視紂億萬如無物，而敢伐者，渭水漁翁陰謀之膽。

。成湯以七十里，而吞海內萬里之大。較築實力相差遠甚，尤非七十里，地勢可相抵。其所以速能遂放而敢吞者，確得有莘庖丁阿衡惟懼之策。俄羅斯帝國，勢如鐵鑄。實與列強，無不戰戰兢兢，畏其陸軍之厲。未料馬克斯學說著，列寧雄夢作。俄羅斯帝孽，大彼得子孫無遺類。孫中山，革命數十年，同志可謂極衆。最後得一蔣介石，欣欣然有喜色。曰，勝逾精兵十萬。北伐功成，世戰勝利。足見一人之才力，勢超億萬之雄師。非有聖慧之目力，焉知可策之精英。然而物有盛衰，氣有寒暑。生堅熟縮，自然之勁弛。人事發揮，莫不如是。秦楚夏商。俄羅斯帝制。著名將相，雲集海納。智翼力輔，黨結無遺，終不免崩潰慘滅者，何哉。是其所愛者，未脫於俗，尤乏慧力之眼。名成勢顯，莊嚴世觀。試取庸才，罕儲生力之奮。失檢點於特殊，激成寓困之精英。故無能久持，一擊而碎其巨勢。張良，姜尙，伊尹，列寧，蔣中正。生力寓困，懷才難展。限其資格，核其履歷。羈於駑棧，受辱惡奴。寓氣盈腹，不得一飽。執鞭臨策，盲視饑困之驥，不如騫馬之肥。果而一旦，幸遇伯樂。慰以糧秣，飲以甘泉。雕鞍銀鐙，絲辮金銜。驥足大展，欣躍長鳴。奮其盈腹，久寓生力，不平之氣。質騫而被肥累，庸驕而氣衰者，安能望其塵。輝光四溢，鋒刃銳利。競而無敵者，精英揮展其高。氣足鳴高，融洩久困之鬱。是以君子，無畏其窮，寓志於困奮。仁成生力，達其聖德，無敵於天下者，豈不然哉。

覺我世人非神莫能

雪航趙克善曰，人類不在乎種族，在於知達。展其精神，謀人幸福。臧否認清，團結實力。被勸者多出中才，自動者爲數極罕。是以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學者，人羣之怪物也。商鞅變秦法，於斯以興。身雖小人，而其才幹出衆。秦能圖強，併吞六國。統一天下者，商鞅之法也。

或有知其，已種夷秦遠禍。膽無忠諍，尤不敢諫，知亦等於不知耳。蘇秦，張儀，舌尖嘴銳，策其縱橫。互利富貴，名顯天下，最可笑者，秦之資權，操於張儀兩唇。秦之戰守，以其唇為轉移。齊楚燕趙韓魏之資權，歸於蘇秦一舌。齊楚燕趙韓魏之行止，以其舌為決定。嗟彼戰國七雄，兵山將海，文武廷臣，庶民之衆。悉聽蘇張，二小指令。漢族亡元，權又亡清。以武力觀之，決難挽回。孰料瞬息間，光復漢統山河，夷滅滿蒙之侵奴。俗觀英雄鋒刃之滴血，而不知孔孟，文化之力大也。今世列國紛紛，舌辯無窮。內亂外侵，戰端不息。吠影盲從，不知所以。究實戰禍，終必不免，華盛頓，馬克斯，兩政之主義。良否勝敗，在於信徒之工作。凶虐者亡，仁德者存。言雖古鄙，而難移轍。世界之大，人類之衆。一切精神，不過兩派。以致天下羸羸，民生不穩。亦云可憐，亦云可哂。唯我上帝，神愛世人。遣其信使，喚醒大同。統一良教，非神莫能。普及博愛，非神莫能。息戰止殺，舍我上帝。信使耶穌，孰敢曰能。吾所云，世俗之所以不能者，無爲人類犧牲之精神，畏從禍世惡主義者，僅避屠醢其身而已。

雪航言易

大道易爲，而人不爲。非不能爲，非不敢爲，以其私愛之深也。大德易成，而人不成。非不能成，非不敢成，以其熱力之薄也。英雄草澤於窮起，賢聖迫生於貧賤。窘以賤，貧而迫，環境激成大道。喪其體，煉其神，始能光顯於世。物極必殺，貴極必滅，勢之所當然。必殺必滅，人之多樂趨也。貴賤向背，損益咸否，在於君子小人之自擇。劉啓智，曰悟。勉吾力哉，我願獨身，無以纒累。剔私愛，增熱力，大而化之，至於無畏。雪航趙克善，曰。行神農，志耶穌，成哉勿叛。

醒悟覺歌

(一)
狂風怒濤大陸危沉，血流成渠惡魔不醒。愚哉，鬼祟，同歸於盡。愚哉，鬼祟，同歸於盡。

(二)
何時期止良民痛苦，枯骨隨醫無人垂憫。神農力助耶穌，拯我人類光明大路。神農力助耶穌，拯我人類光明大路。

(三)
哲博碩賢施慈悲呼，給智開愚速為迷醒。指其大道光明覺路，指其大道光明覺路。

(四)
一日三餐何必苦貪忙，夜宿一牀有何大恐懼。衣食更是微末的事，何必同類流血自相慘。衣食更是微末的事，何必同類流血自相慘。

(五)
哲博碩賢趕快團集尙垂憫，勿觀血迷耍瘋狂。醒藥酌施療世的病，止那崑山血海勇摧殘。醒藥酌施療世的病，止那崑山血海勇摧殘。

(六)
瘋狂症醒自解散，登吾覺路大樂園。血迷速清助天國，那怕他洪水猛獸凶勇的厲害。那怕他洪水猛獸凶勇的厲害。

(七)
神農力助耶穌，鼎新民生。信徒速悟世界，難以存身。極應采諸良益，收降一切。始能方舟普渡，樂園同登。極應采諸良益，收降一切。始能方舟普渡，樂園同登。

(八)

羔血塗門，戒食雜牲。腐守割禮，類於回宗。馬丁路德，革教維新。雲航力倡，合璧民生。

(九)

以力服人心未服，德仁化歸始爲服。但看耶穌前流血，魔鋒鬼銳自成酥。但看耶穌前流血，魔鋒鬼銳自成酥。

(十)

農工握手兩相親，志同道合樂融融。世人方知工作的好，同登覺域，魔鬼大醒，同登覺域魔鬼大醒。

(十一)

起來起來，工作工作，大家運醒。渡這泛濫的洪水，避那凶惡的猛獸。除非投在主懷，世外有何求。不登方舟，還往那裡走。不登方舟，還往那裡走。

(十二)

信徒工作，在於篤誠。真實無偽，同生耶穌的心。良朋互惠，善道相競。感邪歸正，共作神農的工。泥而不滓，暗地施燈。竭我筋力，化吾貪欲的夢。心作良田，身爲榜樣耕。神農大笑，信徒始省。

潘水隱翁簡歷

韶光浙水，富貴浮雲。精神易在，驅鼓難存。遺萬代而不滅者，大道之輝光而已。潘水隱翁，趙克善，次章雪航。時爲戚友，尊稱之曰雪翁。原籍華北，保府安州，郝官屯，民樂氏社七甲。祖父錫光次章篤周，前清生員，因年饑饉，投奔遼東，錦州高橋，教私塾於各方。漸漸名達，遠近邀聘。舉

生雲集，爭讀爲榮。縣考院試及第者，爲數頗多。因是聲價日隆，往來已無白丁。樂善好施，終身諱戒妄語。從學者，日多一日。當地文化，爲之大展。咸知禮義廉恥者，農工子弟，勇於尙讀。鄙野風俗，尤爲之正，嫡配馬氏，故於安州遺墓，託其弟弟關照。至橋膠嶺，朱家窪女沈氏，數年病亡。復續九股屯劉氏，篤周四十七歲，始生克善父。名樹松，字秀巖。父三歲喪其母，再續大興堡王氏。篤周五十二歲，繼生克善叔。名樹桐，字蔭剛。兄弟二人，聽其父訓。秀巖及長營商，蔭剛繼武祖制。篤周壽至七十七歲，蓋夏遺囑。潔身自愛，謹言慎行，以教子孫。最奇者，臨逝無疾。將克善叔，蔭剛喚至面前。誦以本身得意文章，兼詳解釋。畢云從此已別，不能再聽吾講矣。嗚乎，此克善母宋，親目見之，以告祖父遺德之囑。克善十歲喪父，家貧母守。隨叔攻讀，無慮東修。倚母維持，勉購書籍。先母小韻于張氏，生克善長兄銘勳，多技。四歲母張氏亡，鸞膠克善母宋。籍爲高橋東頭，門第書香。生克善二兄麟勳，敏慧好讀。突於廿二歲，瘡疾而天。繼生克善三兄元勳，勤儉務農。母宋於三十六歲，即已丑年，丙寅月，戊辰日，癸亥時，生鴻勳。後自更名克善，因厭鴻勳俗同者泰多。庚子拳匪，內亂外侵，兼身多疾。因是隨蔭剛叔，弛於塾學。四書雖云讀完，求實不知所以。及關裡堂叔，春和來屯，而問之。驚曰，我家書籍，鉢乏人代。始祖以來，世無白丁。設無良材，從此絕繼祖武。克善幼稚，不知叔言之悲。復向孀母宋，曰。嫂，宜令此子求學，竭我秀才平生之力，量其材而琢之。春和叔，善教得法，先講後念。申斥獎勵，剛柔兼施。夜半起讀，如攻堅敵。自冬季從學，至次年八月間止。除寒暑假外，僅七閱月，熟讀完部，詩經，書經，左傳，國策，唐詩，古文，孝經，青雲集，以致於珠算，剖釋詳解，書法作文詩對。叔以苦心鞭策，克善始爲粗通文字。自憾鈍，鮮能聞達。感叔熱愛，愧汗慚涕。錦西匪區，蔑無寧日。春和叔，迫於匪亂旋里。克善從此，輟學營商。頗承股東歡迎，同仁愛戴，衆推爲首席。二十一歲，婚結朱家窪，徐瑞符長女，徐寶潔爲正室。期月

於黑龍江省，因於同舟義友，姜輿周退職。克善力辭益大公司，資本銀圓二百萬總經理。於是榮商爲官，以展所學。二十五歲，任黑龍江省，庫瑪爾河，德勝溝金銀局委員。整理產金，肅清匪患。二十六歲，同黑龍江省將軍朱慶澗合資，創辦盤古河，吉克淺金礦，益民公司。二十八歲集安華北，樂亭縣，資家劉垣，完全擔任股款，收金鑄幣，實業銀行。施行金幣，革新信用。附設工廠，救濟貧民。開源自製，以抵外侵。已蒙黎大總統，元洪批准，黑龍江省試辦。紙幣出發，收金鑄幣，等權，概爲特許。銀行工廠，森林牧養。每年種種純利，獻納國有二成。融化官民，一致努力對外。無如各省，軍閥跋扈。駐官作蠱。倭吏把持。中央政令，不出都門。軍閥無識，多被讒佞包圍。利誘智嚇，舞弄似嬰兒。突將利國福民，收金鑄幣銀行，製貨工廠。悉被黑龍江省，財政廳長，魁星階，與其總務科長，兼省署參議，齊耀珺，職員李樹梅，韓亞超等。合謀竊奪，根本摧殘。寧使利權外溢，不欲國與民有，涼血私妬之深，可謂達於極點。貧民失業，饑寒不免。軍閥內亂，贖官禍國。大劫期至，人力難挽。克善熱淚悲灑，六過家門而不入，孀母倚閭，青年妻望。苦奔三載，身遭妬謗。血心空費，終成畫餅。劉垣有目，而無天命。既諾鉅款，金幣虛幻。於是克善，歸家省母，以慰遠懷。復又投軍奮鬥，餉需無着，短期解散。三十二歲，任吉林省，財政廳，伊通，雙陽，盤石，樺甸，濛江，等五縣，賦稅調查員。不幸又訂母喪，悲悼無生人滋味。三十五歲，迫於家產不足。復任吉林省，饒河縣，稅捐局長。軍通匪械，遍地劫奪，慢云稅收，薪費難籌。窘於無奈，俯就安東海關監督署，總務科一等科員。收發監印，庶務密電，復陞兼會計科長。四十一歲，即己巳年，乙亥月，乙酉日，庚辰時。妻徐寶潔，生子可學。老蚌產珠，亦云殊奇。獨生此子，頓悟好讀。纔我祖武，步塵書痴之遺風。四十三歲，任中東路哈爾濱特別區，警察管理處，第五科辦事員。駐長春寬城子，檢查路綫所有，一切弊端事宜。九一八倭寇遼寧，九一九夜半襲長春，警務員兵，全被賊俘。在硝烟彈雨屍橫遍野之中，卒

保餘生。偽滿成立，息影農村，傀儡執政薄儀，諱秘書長胡惜仲，召而不就。偽華北行政委員長，王克敏，函召交財政部，酌爲任用不就。閉門固窮，勉學君子，忽夢神農，錫節錢，頒芳草，囑以仁道。革宗教，行耶穌，濟以方舟。夢雖新奇，不如自醒。年逾天命，夫復何求。隱於潘水，獨善其身。未曾審慎，突來孽緣，劉啓智，躬謹下問，燃起生力，教此孺子。疑其誓願，戒其勿叛。五十七歲，即乙酉年冬季，中央戰機，飛來遼倭。南滿總譚，及兵工廠，爆炸無遺。冒險烟霧之中，率子可學平安抵里。於舊曆十二月初八日，在燕風雲，太陽輝朗，光照蓬室。於卯時間，子可學與媳劉雅榮，正式結婚。准克善父秀嚴，博文好學，精通三易。對於子平，最有奇驗。錄勳降生，嚴曰多技好奇。麟勳降生，嚴曰前慧壽短。元勳降生，嚴曰愚農儉樸。鴻勳降生，嚴曰大器非凡。向克善母宋氏曰：吾不及待，汝能目見。秀嚴於四十七歲，季冬辭世。生前職官穢吏，不敢侵掠，鄰近地方。好俠重義，以致家貧。鄉間父老，今猶道及。預言子女，無不應驗。尤有奇者，我之著述完成。克善，疲倦於正午，橫臥內塌晝寢。余父秀嚴，忽來相告。汝昔日爲貧民，酌壽生活，以致功敗垂成。劫數當然，勿恨國賊。今又調和勞資互輔，息戰止殺。努力自勉，切勿懈弛。余涕述賊禍種種經過。父曰：我亦耳聞。細君徐寶潔，驟臨牀側，急爲喚醒。神清涕止，淚灑兩腮，枕已染濕。細君笑而問曰：垂夢歟，克善面述，見父之奇異。復爲默默沉思，貧乏遺影，想像毫無。逝別四十餘載，形貌已不記憶。突來殊顯，莫解其故。忽而自悟，若。父子一氣，子乃分其父之身以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其氣能日近，久之無不通。信矣哉，先哲之言，誠不我欺。神之愛子，耶穌，靈通上帝，而無疑矣。

（癸）資球編以害爲利時風正熾

倭立偽滿慘殺屠異

九一八，無故倭寇東北，砲攻遼寧。慘殺始起，日甚一日。以薄儀作傀儡，凶頑益甚。先屠人而後殺狗，人死過半，狗已斃盡。刑以水灌鼻孔，屠則倒栽活埋。槍射刀刺，電殛棒擊。通文者，爲思想犯，而殺之。通武者，爲抗日犯，而殺之。青年者，爲反滿犯，而殺之。商賈者，爲經濟犯，而殺之。工技者，爲間諜犯，而殺之。務農者，徵其勞工，而殺之。尤有甚者，毘連俄蒙，邊塞極寒國境。修築戰壕，挖掘隧道。徵去勞農，凍餓而斃者，可云無數。死以火焚，寄灰回家。火煉極慘，多有氣尚未絕，即擲屍堆而活焚之。余村戶少，徵往北境，烏奴爾。去者十名，生旋五名，灰返五名。生旋者，悉數調養牛載，始能恢復原狀。謹將被徵姓名，生死實錄如下。生旋者，沈維綱，沈鳳岐，劉祥，吳永吉，吳永順。灰返者，趙清，張四，董君，孫六，趙守一。尤爲積極，徵殺家犬，名曰出荷。用血用皮，以備戰需。狗肉價售，朝鮮民食。狗屠盡而徵雞，亦云出荷。鷄卵蔬菜，豬羊牛馬，糧穀柴草，瓜菓梨棗，桃李杏梅，諸色樹木，民產所有，無一不出荷。歲歲數增，不足者罪以匪刑。幸而原子炸彈，發生效力。短期結束，日本全部降服。否則東北，民無噍類矣。九一八，攻奉天。（遼寧）九一九，夜半襲長春，定僞都曰新京。余正在中東路，寬城子特區負務。該地駐有，陸軍，特警，路警。於夜半酣睡時間，突被日本軍包圍。槍砲暴發，烟火冲天。文官死屍，多數裸體。武官弁兵，徒手戰亡。賊襲之狡，亘古未有。余曰日本，報應必速。同僚觀其勢力，多有不信。余曰，長城血跡獨存，始皇子孫而今安在。况倭，甚於始皇萬倍。余固不知，蒼天假手於何人。可能預料，其遭報，必無遠期。嗣後同仁，降日工作。余辭旋奉，隱演連山。日居陋室，勉維生活。忽接家函，告以二命倖，趙可成，往烏奴爾，充帶勞工。展閱涕下，曰成休矣，果而人無灰返。余急爲旋里，慰祭冤丘，時爲慟哭而已。

祭趙可成文

維夏曆，甲申年，乙丑月，丁亥日。季父趙克善，銜哀致奠，告汝可成之驗。嗚乎，吾今年五十六，日見衰老。汝今年纔三十，正在少壯。噫嘻悲哉，老而衰者存，少而壯者歿矣。憶汝幼稚篤貧，言無妄語。我以黑龍江省旅里，全家向吾，云汝愚蠢。特乏常識，尤爲鹵笨。叔彼時詳觀眸子，目雖小而神藏不露。當面起學名，曰可成，寓意愚能成仁之謂也。彼時汝祖母宋尚在，莞爾而笑曰。叔有眼力，疎觀美日之效。及汝年長，性頗率真。核考無僞，叔甚愛之。緣是幼婚陳家屯郝姓女，生一子弱，其母亦亡。復膠續版石潘蔣氏女，運生二子皆歿。叔因家境艱難，故隱於潘水。被迫於生活，窮殫連山於陋巷。無求富貴，苟全亂世。計之寒暑，已十三易耳。聞汝屢生子而屢殤，中年不幸，代爲憂感。宿思長期有待，晚立子亦無妨。暮春之初，忽咱村李子辛，來藩面云。汝充帚蒯隊勞工，殊爲得意。疎聞駭駭，不勝嗟慮。當此慘忍惡煞正旺之際，藏避尙且不及，何可親之以身試。火車遠載，邊陲工作。消息既不靈通，信箋無處郵寄。晝夜思維，爲汝就變。外競非其時，險冒決不利。汝兄可琢，孟秋函報。謂汝募往烏奴爾，願同苦力合夥。母留不住，兄勸不醒。迄今數月，杳無音信等情。展閱之下，淚涔涔已濕前襟。汝燻徐，在側涕而解曰，不致有外，多餘悲痛。無信者多矣，又何必傷感如斯。叔曰，汝非從小苦漢出身，何能遭邊塞饑寒之苦。汝燻徐，曰。有勁身強，正在少年。叔曰理智，非無學識女之所知也。仲秋因純傳來，謂汝被倭吏鉅棒擊傷，繼得瘵疾而暴亡。紛紜不一，皆無准實。將信將疑，霜寒念之。季秋之末，小北屯，陳三來藩面述。焚汝屍灰，靈柩到家。紙彩古樂，禮葬於九股屯正北，韃地山坡。種種死傷，悽慘經過之記錄矣。嗚乎，暴亡已實，尤非幻夢。數業蕭條，三易家，臨墳慟哭。徵致俗套，以慰冤魂。無如近年，生計維艱。冠履不完，衣悉典盡。數業蕭條，三易實乏問津。川資旅費，異常難籌。急於星火，歸心如箭。實力不達，悲淚洗面。兩汝燻徐，趕緊折賣產糧。款運涇涇，便達新幕之奠。叔在安東海關，總務科時，訓汝讀書，嚴督功課。令汝學東文，以

備今日局勢自衛。不圖榮宗耀祖，光輝門楣。只求汝等，自能保身。衣食無缺，叔願已賞。叔在奉天太卜時，爲汝寬商，意在穩妥鋪運不佳，期年倒閉。叔在長春，負務中東路，特警檢查時，爲汝薦差。嗟爾書未讀通，疲勞外勤。艱於文任，以致奔波。叔在河龍稅捐時，派汝鐘城分局勤務。該地匪多，危險至極。我已決心辭退，令汝趕快回家。叔生一世，勞勞碌碌，虛爲名利而逐影。披霜戴月，實爲衣食而苦求。孰不願，家居安樂，作享其成。孰願，跋山涉水，行遠征塵。所以不能家居安樂者，祖乏遺產，身無倚賴。被環境之窘迫，不得不然矣。嗟乎，汝有遺產，身務農業。屯田數十畝，守耕足。以食。房屋五六間，安居可以住。晝娛母兄之前，不失孝恭之歡。夜同鸞膠之誼，共聚團圓之樂。釋此不爲冒險征途。叔之爲汝慟哭，而不解也。或者，步武叔爲，男兒志在四方，大爲國而小爲家，犧牲一切而不惜。殊不知，但是登途者，都是命薄人。斯叔之至愚，何可再步其前轍也。况汝與叔，家境既不同，學識亦各異。叔之時也，父遺債臺，厝厝高築。薄田雜壑，北山西溝。母孀兄饑，株守不毛之地。正房典於孫瑞，窪田當與王三。弛必貧死，情則饑斃。至戚遠避，咸畏窮菌之染。隣里竊算，思躡房地之宜。環境難堪，至於斯極。迫不得已而遠征，非願自苦也。幸賴吾關外親叔，樹桐。與關裡堂叔，春和。垂憫教讀，仁免束修。未致於文盲，始承哲身之保。藉此，而學，而商，而官，而文，而武，軍警，稅關，實業，政治。南往北返，周旋於豺狼虎豹官場之間。跋山涉水，曾經雪地冰天驚濤駭浪之險。金銀數百萬，以致億兆。親手度過，絲毫不妄取。仕宦權達五縣，只落兩袖清風。感吾叔之良教，固窮愚道之舊禮。而今充著丐於陋巷，衣食住尙難維持，是汝來瀋親目見之。緣我無力於農作，艱於村困之賦閑。萬不得已，而仍羈於外。晚景如斯，乏人可言。唯汝微知叔艱，所以涕泣時局，迫我之窘狀。汝云，姪實鮮能，毫無善法。營養不足，以致叔身枯瘦如柴。姪本淚佈，確因眼眶窩深。嗚乎，言猶在耳形化灰塵，良可哀也。叔年老血衰，無能勞働。不競於外，而難自存。汝在

年，力達於豐，春種秋收，衣食無憂。舍却大好田園不守，遠征勞工，叔之爲汝慟哭而又難解也。叔前妄貪，迷於名利之途。假涉冒險，謬作孤注之擲。爲國不成，而爲家償父債，完見婚，葬母訓姪，名揚親顯，雖未榮達，人間俗情，可告無虧。汝無母葬，兄婚父債之迫，遠征勞工，羸於愚夫苦力之內。既乏榮名，尤無鉅利，輕死於鴻毛，叔之爲汝慟哭實在而更難解也。安東無舛，遼寧無舛，長春無舛，河龍無舛。設如有舛，叔必竭力當面而慰救。何其不幸，任各自性。愚昧孟浪，往烏奴爾，遠離叔側而出舛，何其背謬之深也。荒野疆僻，人烟稀罕。既乏骨肉至親之關照，尤無仁術醫院之愛護。欲想不作天涯之鬼，安可得哉，叔之爲汝慟哭，而抱無窮難解之憾也。死則人生所難免，何必哭之以鎮痛。然而生不能旋，屍可還家，鑑別真僞，生死兩慰。今貧灰丘，毫無完全體証。汝之母孀妻姪等，圍向焦骨，盲涕荒郊。目腫和乾，不知所以。叔尤爲汝，母孀妻姪等，大聲疾哭，而又悲悼，抑其無涯可憐之痛也。爲國而犧牲，根絕僞滿之奴隸。爲家而犧牲，後代有追遠之紀念。爲父母而犧牲，克成於大孝。爲兄嫂而犧牲，達成恭養。爲妻子而犧牲，鑄成於慈愛。勞資家需，毫無蕩費。過嶺德山，承汝遺產。願勿懸懸，亦當冥目。魂其來兮宜饗，冤難言兮叔慰。嗚乎，哀哉，尙饗。

附李又生代賦悼詩四

茫茫天道果無情。如此純明了一生。

學賈學文資後步。謀官謀吏計前程。

祖龍豪壯能徵役。姜女溫柔夜哭城。

溼土木乾音已到。松膠幾盡淚雙傾。

他鄉行役苦難留。風掃飛車過錦州。
關路蕭條驚彩鳳。迷魂恍惚泣烏奴。(牛)

電光石火一生成。虫背鼠肝百世愁。
回首前塵增太息。白雲紅葉兩悠悠。

其三

自犯征塵辭故園。汀洲新雁向天翻。
無錢可買窮年運。有賦難招絕塞魂。
情似危巢重累卵。勢同螳背謬當轆。
蕭疏白髮潛潛淚。一到家門哭墓門。

其四

消息痛無青鳥銜。龍鐘老淚灑輕衫。
尸明卜肆端颯。雲鎖荒山莽木函。
百尺烟生冲野火。五更風起掃松巖。
長眠落窠無多日。泉下相從共苦鹹。

附言村錄因果

勳刀殺人者，必死於刀下。宗教精神，係我人類之鐸。切戒勿自欺而欺人，勿殺人而自殺。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者人恒殺之。此從表而觀之，顯然而易見也。至於無形循環，臧否自趨，科學無能以聚散者，多矣。類別質分，剖解化驗。僅僅有數，成形萬物之滓。虛靈玄妙，變幻無窮。科學無能

取，耳目所難達者，神之權能也。是以因果循環，智者難脫，愚者厚饗。身家可作世鑑，興亡應爲警揚。詳考史載，留心實事。可以先知，尤能大覺。雪翁言其鄙野山村，頗有研究宗教價值。云其本屯，有李老慶者。行惡過度，外號青草大王。敲詐拐騙，尤在其次。最凶惡者，彼有姿色婦女，誘騙淫霸，不許他人染指。有張姓女，被其誘姦。彼時張妹，巧而遇見。笑云，大天白日，唾。被誘之女，羞而向涕。李老慶曰，看明天白日。次日正午，復至張家。驅逐他人，大門以外。指其妹云，三姑娘來。與吾捉虱，撥炕而淫之。曰，再敢笑否，你再唾唾。又有劉姓婦，被其誘姦成姦。逐日來擲，不敢拒絕。一日其本夫來家，李某逢見。云家何人來也，婦曰否。李老慶，當面脫劉婦褲，而檢驗云。即刻之事，怎能瞞我。將自著厚底鉅履脫下，對婦陰戶暴打。呻吟月餘，不能下牀。屯有才大哈哈者，異鄉移居。家道小康，忠厚農夫。見李某如鼠逢貓，摘借挪移，應聲作保。虧欠才大哈哈，款已無數。歲暮李某，復往摘借。數多允少，李曰好，待另裁奪。第二日面云，吾有急事，赴鎮辦理。將才某駕轎墨騾借乘，晚間回屯，云已還債。貧富被其害者，皆敢怒而不敢言，遠避其禍。李生五子，類父豪橫。三女，性皆浪漫。男則，囚刑盜斃，掉死天亡。女則，淫奔私生，穢跡昭彰。家庭零落，血統族滅。吳會友曰，咱屯又有步其。後塵者，武廣枝也。王文仲，母親曰。孫鮮生媽，即李老慶之兒媳，改嫁其父，孫刺頭匠。無知者，以其子貿易發達，趨爲羨慕。求實毫無價值可言，媼云畢，嗤之以鼻。雪翁，只見孫鮮生母，餘悉耳聞也。是以屯中君子，以李作前車，爲家庭之寶訓。後起尤棍，武廣枝，字萃廷。欺孤誘寡，吃喝嫖賭。孀婦再醮，武廣枝不通過，無人敢娶。離婚另配，武廣枝不認可，難以出屯。從中漁利，暗自分肥。販賣牲畜，老者鑽其牙，以充壯者鬪。放賭抽頭，栽賊敲詐。往劉樹林，借錢未遂。秋季以穀擲院，曰偷。纏拴棒打，罰洋二百元。云戒賊擄，維護秋收。姦淫放火，炭爇乎燒斃張桐全家。歲暮辦年，武有婿，來度新春。按戶乞茶，無敢拒絕。復將吳永順，家備元米

爬豆，掃數而借。永順父，吳會友，含笑迎送，毫無愠色。而吳閻家生氣，謂其父曰：「特亦軟弱。被欺如此，與其異常親近，吳會友笑曰：『食物雖無，免却禍端。須知彼係第二季老慶，燈不吹而自滅，其油已竭。』」（云彼惡極德盡）有何與其計較，愚哉已甚。斯雪翁親自耳聞，吳叟面述。彼時歲將八十，精神尚健。言之寓有子孫，不能明勝之餘憾。武，肆惡橫行，村民畏之如蛇蝎。求而懼諾，勉力應付。生子有二，長名福元，學名武堂，與雪翁同校，讀書無能，壞習精緻。次名小黑，學名武賀。文理不通，豪橫不亞其父。武堂凶猛，其父猶懼。武賀盜竊，嗜於嗎啡而斃。武堂充倭走狗，弊露自縊。武翠廷，因賭博衝突。被陳二胖，暴打一頓，氣病而亡。全家銷滅，種無遺類。村民多以武翠廷，李老慶，調戒其子。後續土豪，趙泰榮，字耀先。充村長，吞會款。敲詐欺騙，超乎李與武，二人以上。際東孫才，界臨趙樹三。本與耀先，間隔一戶。無故生風，云孫才侵其地皮。孫才畏勢，託人弭禍。設宴請客，道歉賠款，銀洋八十元而了解。放賭抽紅，鴉片明燈。張某仍一嬰孩之屍，即云穢侵其山地，敵款若干。李某倒退活漢妻，給耀先銀番九十，始能璧返。栽贓杖殺，詐小北屯張某款若干。於周利先，胡同井沿，強姦鳳林幼女。雖被淫辱，而不敢言。侵蝕會費，銀洋三千餘。証據昭彰，任意揮霍，爲所欲爲。屯中耆叟，孫魁一曰：「第二武廣枝，甚於季老慶。可嘆，趙明遠，無故而生此子，（耀先父）係其嘴過之咎。耀先長子，名曰子學，充偽滿特務。次子名曰子仁，市井賭泔。三子殘廢，嗜於鴉片。而今長子身廢臥炕，次子充軍無信。現狀，近於武廣枝矣。嗟乎，彼宜速醒，止欲退凶，遠避會事，或有轉還之餘地。否則，又無遺類。沈維廉，字鶴清。僥倖清廷末場，策論秀才。目空一切，滂若無人。自恃才能，當即與叔沈宗魁分家。恐後發達，受其叔累。樂嫡妻而不顧，逆孀母而不孝。在吉林省，另納一妾。嗜煙好吃，不知度日。沈鶴清，僅充一初中教員，勢如無窮富貴。趾高氣揚，目無鄉里。其母故時，未敢歸家。彼恐父老袖手，顏面難堪。今已雙目失明，狼狽至極。嗚乎！

學而不如無學，可不慎歟。又言有趙利者，財迷嗜物，侵地解，製醜頭，是其終身之能。偷柴草，竊秋糧，是其特別之技。家資驟富，晚生一子，六歲能行。名曰趙春堂，曾與雪翁同學。入校十餘年，三字經尚未讀通。聘於西席，耗款若干，不能自書其姓。天生怪癖，諸事蠢笨，偷家敏捷，柴草糧穀，減價外送，每遇正人君子，而不接受者。作揖叩頭，哀懇乞憐，非留不可。奇矣怪哉，孰云無神以判之，循環以賞之。鉅利借債，百倍奉還。春堂已五十七，一無拖欠，不失信於他人。彼生三子，長名樹三，性頗純孝，敏慧超俗。債父冤債，口無怨言。父盜糧草，而無慍色。訓弟戒妻，勤儉謹慎。身執教鞭，才冠一區。惜乏人力相援，屈身於教育。致使牛驥同槽，難達其衝風破浪之志。嗟彼不遇，終身株守於環境。好在弟樸妻賢，父享晚年之福。再言雪翁家庭，弟兄以作世鑑。長兄銘勳，鰥久而思色，以金錢購成青年，有夫之婦。老壞心用，拆散他人家庭。三兄元勳，橫霸家權，欺其無娘弱兒。閹齧甚於寇仇，母宋偏爲私愛親生。逐日紛爭，互相不讓。忽長兄銘勳病逝，家稍安靜，母宋心亦暗慰。期年餘，三兄元勳，突染時疫暴亡。母宋雨淚聲慘，形狀難堪。雪翁旋里，涕而慰母曰。勿爲過悲，尙有我在。甥料祖有遺德，不致窮滅。家道修補，必有轉還之理。母宋徬自小語，今果真壞矣。雪翁目視妻徐，曰，醒悟已晚。鄙人祈爲慎代子勞，異日酬謝。雪翁正榮膺，吉林省財政廳空，區達五縣，賦稅調查員，而遭母宋大故。急歸奔喪，不及生面。僅僅三載餘茲，而有如斯因果循環之驗。言之悲感，含有無窮之憾。至於趙可成，母子，事實經過。前有記錄，勿再贅述。素僧黃崇覺，聞之，不勝悚然。故而誌之，以醒世人。

籌我內戰藉頌宣

爭視新東北日報七十二烈士紀念日開幕典禮文

伊尹耕於有莘，輔成湯而革命。太公釣於渭水，翼西伯以興周。誅虐伐暴，爲民除害。農夫漁父，應

盡匹夫義務之責。足見天下者，係人人之天下，非一人私有之天下。義務者係人人當盡之義務，非一人義務之力，可能成天下之大事。惜其湯武，名聲賢聖，未脫私君傳子之愛。帝孽遺毒，迄於今日。虛榮薰世，禍海權利。嗟我民族，猶未洗清。幸而黃花崗一役，烈士忠殉七十二。灑出鮮血，醒我沉迷。始悉滿清異族，毒染之深。以同胞殺同胞，甘作奴化之驅策。引外力戕漢族，爲其少數之尊貴。毒染肅賊，曾國藩之腦，詔清廷而薦戈登。血流成渠，長江爲之赤。搗毀太平，終身爲奴下鷹犬。於是僑奴，李鴻章，左宗棠，等輩。沉醉虛榮，勇於內殺。橫徵暴斂，對外不敢言戰。助桀爲虐，通緝臣國元勳。禁封報館，塞我民識。絀我民口，行其愚民之政策。屠毒天下之子女，敲剝天下之骨髓，以媚清廷西宮之淫后，

總理孫中山，嗚呼以書，疾呼以喉，遊說以舌，鼎革以新。身披血汗，爲我民族爭命。無如奴範堅固，民族麻木。充奴者衆，應命者寡。迫不得已而用武，黃花崗一役，結成碧血七十二。從斯燃起特殊熱力，民族驚醒。億兆一心，昂首同鳴。倒滿清，斃洪憲，瞬之間如電掃。然軍閥割據，政客辭穢。倭奴乘隙，侵我東北。槍殺活埋，誅求至殛。涼血漢奸，作彼忠實走狗。以奴爲榮，尙其虜類之食。寡廉鮮恥，自相摧殘。寒來暑往，已經十四。死者無數，生者難堪。尤幸

愛國同志，率領民軍，血戰八載。復額男女黨員，以大無畏精神之犧牲，遂彼倭寇，光復一切。奴範崩潰，拔諸地獄。同胞歌舞，樂感涕零。時過漢奸，無暇發論。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希我同胞聯誼，宜爲澄清。勿蹈前轍，再步漢奸之塵。勿引異類，再流宗族之血。勿爲權利私爭，再起匪式軍閥之分。互爲醒喚，戒入迷途。互爲謙讓，切止妬萌。仁勇自任，競奮建國之前程。身殉黃花崗烈士七十二，必含笑於九泉。今日追念烈士○○週年，宜從悲悼中欣欣然，呼我同胞。以此碧血無瑕結晶日，作我英雄奮鬥之寶鑑。光輝祖國，潤朗世界，切莫辜負鮮血紀念之空流。

貴報爲民生之任鐸，補助仁勇精神之餼糧。以烈士身殉紀念日之開幕，作模範前鋒之典禮，負責新東北物質維新，文化一切鼎革，舊東北桎梏毒藥，百弊肅清，導哲理，展科學，興工業，闢農源，良風俗，剔靡恥，倡和平，佈道德。光榮我之華夏，樹列國之先聲。責任重大，當仁勿讓。勉旃勉旃，謹祝

新東北日報殉難烈士紀念日開幕典禮。

中華民國德達萬歲。

世界和平萬歲。

呈杜魯門書

美利堅國大總統，杜魯門先生鑒。道以德成，仁以義造。世界亂極，始生救星。復滅國，繼絕嗣，濟弱扶傾。以天下爲己任，大公無私。逐日役役，力爲。

聖道之行。大國貧服，小國感涕。

道德仁義，救星聖行，

先生兼而有之。然人人心服，而天下定平。有一怨憾不平之鳴，難免天下之惑亂。定平者，使其寡怨憾而多心服，無一惑亂不平之鳴，天下始能永遠太平。否則，有一不平之鳴，怨憾之道，趨成於蠱惑。天下未可定也，世界誠難平矣。道有真僞，紛爭始起。人有善惡，良否不一。有真者必有僞，僞者先勝而後敗。有善者必有惡，善者先衰而後興。物之真假，人之狡篤，事實莫不然。天難以僞，萬物皆有良善軌道之生。神難以欺，人類悉有靈光不昧之覺。僞謬天道，顛倒良軌，其國必亡。逆背神光，自覆靈性，其人必滅。詳考列國，史冊記錄。逆天欺神，肆無忌憚。國體雖強，終必歸於崩潰。今世僞

赤正而，茵撒種佈，宇宙爲之魚變。資本恐懼，貧漢歡迎，同情者勞働，以多數能擊其少數，結情同路不同，勢操必勝之券。斯人事之觀念，未明神道之度數，是以逆天，欺神之僞赤，淫擄燒殺，狡佞狼貪。放其虐膽，爲所欲爲。橫行天下，毫無顧慮。曠海之中，統一寶輿。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殊不知神道假手之妙，洗世惡暴欺僞之染。帝國橫徵苛斂，奢泰淫侈。財閥肆欲剝血，貪狼無厭。激成馬克斯學說，倒斃奸商剝血，戕殺禍世盜賊，欺我神道，基督之僞徒，孰爲慘殺，孰爲惹起，孰爲禍首，孰爲世亂。奢泰淫侈，貪狼無厭，自作孽演，遂成地獄之實。神道天道人道，順乎軌而能行，逆乎理而崩潰。試觀今時列國所有人類，悉在恐怖之中。貧者恐懼生活，富者恐懼赤禍。二者之恐懼，可憐亦可笑。貧與勞働，祈馬克思主義功成，搗毀資本家，以便平均。資產權貴，積存舊有政治綿長。嚴思防塞，以利私愛，攻守侵防，已成勢不兩立。天下轟轟，人心戚戚，誠無掩飾。考我人類，凡有發生一種事體，莫不先假而後成真，假者瀉其宿惡不平之氣，搗毀孳盈之資。真者善調融和完整之適切，達成諸方便利之潔儒。良導和平，靜安天下，莫善於耶穌之感想。篤行無僞，人莫之能欺。使才智者不敢爭，狡者乏道毀。光耀宇宙，朗照無遠。詭崇肅清，黑暗不存。可謂天下定，可謂天下平。溯我人類，爭端原起，噴恨戕殺，以致於今日之極者，不外乎是非誠否之道之爭也。爲名而爭，資之空也。爲利而爭，多之禍也。爲食而爭，需之微也。爲衣而爭，耗之末也。爲住而爭，宿之易也。除此民生五者之外，無可爭也。名固虛空，利多無用。食衣住，微能動作，皆有盈餘。奇矣，怪哉。以民生微末之事，造成世界恐怖不安之景象。本身用之無多，世間殺機不息。列國恐懼，人人憂慮。脫乎食衣住之常軌者，皆迷於是非誠否之爭，趨於紛亂狡佞之道也。試問大英雄，謂其爲本身，爭食，爭衣，爭住。爲大英雄者，皆必悉數否認，面爲之赤。是其美於無價，慚於微末之爭。深媿匹夫小人，不足啓齒之事，而謬加於大英雄之志。面赤之難堪，亦可晒也。再問所爭者何，必曰種族與主義。再問種族主義爲何物。

，必曰民生。再開禽獸各自能生，人爲萬物之靈，莫非不如無智禽獸之能生。荒野識劣之禽獸，猶能謀生。最高識優之民族，怎能無生。所以民族不能生存者，唯我人類英雄亂生，劫奪我之世界各族民生。彰顯卓著，無須闡明。嗔恨戕殺，以致於今日之極者，無外乎是非滅否主義治道之爭也。是非滅否主義之治道，因其思想而成事實。以其事實，而展爭端。以其爭端，而動殺機。思想滅否，關乎人類之禍福大矣哉。是以雪航趙克善，以上帝神愛世人，博達大同爲主義。洗清腦海，采諸良益。收降一切，納其正軌。著述神農工作，復活耶穌民生。闡明神道，輝展新生。以神農爲先鋒，實作耶穌之德行。以上帝降僞赤，神化世界大同之和平。造我方舟，普渡洪水。宣達聖經，馴伏猛獸。著真誠，感虛僞，標我特殊榜樣之民生。着仁德，化凶爲，朗我天國樂園之大同。勞資合璧，情感日篤。德充列國，仁滿天下。眞日擴大，假無餘地。僞宣乏其效力，實德顯有明証。信義堅固，道德風行。使夫國際無恐懼，政治無恐懼，財閥無恐懼，資產無恐懼，權貴無恐懼，貧窮無恐懼，生活無恐懼。隣國相親，人類公愛。耶穌精神，與工作者，肉體貫通，合行爲一。惡風日息，大地安寧。眞神德行天下，赤鼠自行銷滅。瑪堂等，固無常識，尤乏貢獻。惟性愚誠，篤於實事。愛國愛家愛身，莫如愛我所有一切之人類。突聞雪航趙克善，著述神農洗腦工作，復活耶穌民生。收降馬克斯學說，化一和平世界。耶穌宏彩爲正統，上帝神愛作主義。理論實行，頗有可能之性，集資預刷，無利私圖。勉効棉薄，捐款提倡。志在援習印成，公善於世。趙固熱心窮儒，鄙本貧民之助。實力有限，難達模型。故刊全書，贈送。

貴國政府，研究刪謬。分神轉達，宗教家，慈善家，資本家，新聞家。集天下所有之人才，悉心參考。和世界所有之勞資，詳爲計劃。弭未來之戰禍，造人間之幸福。同登天國，共建樂園。本擬譯成英文，表表敬意。限於實力不足，尤恐舛誤。荷思

貴國政府，以德爲懷，人才薈萃，必能詳譯，善濟天下。披讀地獄，悉登天堂爲禱。伏維

垂鑒，謹頌

鈞安。倘蒙

詢，函示

中華民國，遼寧省，深陽市，小北門裡。關東印書館，總經理，陳鳳綸，收轉。雪航趙克善，子步臨，福堂，爲感。

丙戌年三月十五日至丁亥春款未集成另尋善助矣

與韓牛劉啓智書

燕生劉啓智。韶光逝水大地回春。蓬萊話別，倏經甚年，恨彼歲往猶如電迅。嗚此人間，乏我遺跡，緘言。

言論之可矧，何申遠而豹變。惜爲彼此非常之遇，未脫中國彘狗之蠱。嗟爾天賦非常之才，未脫中國俗種狐疑之性。果而背信輟約，從斯逆叛。可謂彼此之不幸，亦東亞黃種民族之大不幸也。趙生財，於客歲冬季，以及新正，屢報

弟之狀況。云獲關東軍之棉物，驟而暴富。種種避賢絕交之由，言含鄙目無珠。不識庶民之孽，慨教逆父不孝之類。狡而無信，先生視爲至寶。鄙莞爾曰，吾之鍾子期也。彼爲貪利，陰謀光復之財，已寓殺身之遠禍。今已逃移，無居我巷。鄙劣識之友堵全三，滿腦虛榮富貴。意擬加入，彼此工作之範。不知所以，首爲親近。春來兄弟絕我往來，視几文稿而問之曰，忙甚麼。鄙云，每早三鐘起牀工作，所爲者界世人類。癸未歲至丙戌年，逐日苦幹，尙未完成。堵笑曰，元宵燈節，黑臉優佳子。

無非恥我不知謀利，去角之愚蠶。鄙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借其未生於今時之美國，見見好德，超乎好色者多矣。林肯貧爲伙夫，苦幹奮鬥，貴達總統，獨身固窮，殉於黑奴解放，爲人類之犧牲。哥納義，貧無立錫，幼穉而作勞工。血汗積成，爲世界鋼鐵大王。所有資產，完慈公益，查普曼約翰，自植美麗花園，慨送他人。爲農夫而植世業，歸終疲勞過度，死於印第安納州路傍。跋足魯吉亞勃，獄本身之活人皮，救當時焚殆女士施厄忒爾。情願以自斃，留有用而濟世。類於此者，西洋各國殊多。天使救星，筆難盡述。庚子拳匪，禍惹八國聯軍，索我賠款，美國獨爲慨舍。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而美悉乘列國債權。二次世戰，勝利完成，美以食糧資濟敵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愛仇如己，植德無厭。我國聖君賢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實與美之比較，良士大夫，恐亦望塵而莫及矣。美之公衆民族，文化物質，爲列國之冠。取之無盡，公認識後之力，爲天堂生活也。中國地大物博，貧而內亂，互相慘殺，亡國滅種之咎，地獄生活也。彼人也，我亦人也。同生一地球之中，尤非異外之產。彼如斯之優，此如斯之劣。愚者以爲怪，智者以爲神，究竟皆非也。是彼急公好義而行仁。精誠團結以德感。實其神通天佑，特產良才，自築天堂之樂。我迷私利，懷毒妬毀。陰損積成，自乍孽演。黑霧日濃，光遭厚霾，衆造地獄之禍。簡而言之，大德缺陷。道德不講，科舉不通。衆知所爭者，匪類盜賊之食。事無大小，權利之私。雖有善導者，難清我族腦漿之濁。處於今世烈競極端之際，科化殺械幻展之時。設再不覓德行，恐世無我立足。嗚乎殆哉不醒，嗚乎殆哉不醒。

趙生財，妬視誦謗，

弟之智得 堵全三，愚笑該語，我之認真。趙生財，以爲汝富而絕我貧，鄙視彼此類於小人。全三，以爲我愚而被汝欺。鄙視彼此，類於詐騙。以其愚劣之思，度我濶大之識。彼之誦謗，以爲富而樂。我之赤誠，實以貧而慰。趙生財，聚市房而鼠竄。堵全三，敗子偷而失踪。賊生苟活，貧而不悟。

試觀今日富貴而逃斃者，無一安靜之戶。余雖貧而爽快，著書立說，爲我人類之善思，性體無畏，極吾視聽之娛。斯樂也，深感我之狹

弟，篤情而燃起。六十衰翁，晨星工作。粗軀康泰，飲食加增，幸可知也。唯爾學我德智而行盜賊，違約背信涼薄至極。嗟我中國，致多如斯，能不悲哉。君子交絕無怨聲，賢聖施德不求報。最爲痛惜者，愚與

足下非常之遇，復被虎狗非常之盪。遇而不遇，識而不識也。克善，之終結，無暇論矣。啓智之終結。決必難逃富禍，家庭罪孽紛爭之斃。尤惜濟世之才，見小利而變初志。無聲無臭，穢瘴於虎狗之穴。草木同朽，毫無人類之遺。良可浩嘆，良可浩嘆。倘若天緣有份，或可辱臨來遊。晤而詳解，以便

進行。爲利幻誓願，通俗富翁。祈簡函復，是爲至禱。特此睿審，順頌

合安。 丙戌年暮春

附錄狡賊劉啓智復函二件

克善夫子大人函丈。自聆

教誨，已屆三年，良啓愚忱。竊謂金銀得度，幸何如之。每於夜深人靜之際，獨憶

夫子以往，可歌可泣之事業，不覺倏然起敬。陋室卜居，饑寒交迫。於斯自顧不暇之時，猶能著書立說，爲人類謀幸福。夜以繼日，數歲自苦。妻罵友謗，不爲所動。直追耶穌，效法神農。雖孔孟復生，亦遠不如也。我

夫子偉大之精神，常使生五體投地，欽佩不已。日昨忽接

大函，捧讀之餘，敬悉一切。生因本月軍需急產，工場事多人少，只生一人。俟月末，方有暇時矣。謹此，敬頌

弟子慧生劉啓智拜上 丙戌年八月十八日

近安。

其函二

克善吾師大人

拜讀敬悉

劣生劉啓智拜上 丙戌年季秋

與陳鳳岡書

鳳岡仁兄英覽。鴻鈞歲轉，復元孟春。恭祝

大號慕典暢茂，

兄體健康，是爲至頌。弟事如恒，乏善可述。惟軀泰無恙，堪告

知己。神農會基督教，民生稿脫，敬待救主之援。鄙與福堂關君，酌核刷印。宜尋特殊實力，非俗言可能空補。諸物飛騰，工料千倍於昔。尤非貧寒素乏虛譽者，所能募成。繼而慨語，實紙勿吝。曾維現狀，以濟燃眉。生活無畏，再決最後。俠氣冲天。驚駭鋒感。前蒙

兄諾，助以精神，今正其時矣。祈將已存菊判紙，竭力價值，售其五疋。濟維窘狀，勝逾精神多多也。拜託拜託，肅此頌頌

春安。

（殊）工作篇埋頭苦幹謹戒狡言。

（注意）趙克善之良心與精神

- 劣、極可恥的收類，說而不作。
- 一、俗有二貪，名利是也，因之世亂。
- 優、最宜敬的民族，作而不說。
- 二、我無三怕，罣臭死也，鏡之則平。

與司徒雷登書 燕京大學轉前美國駐華大使

司徒雷登大使仁覽。窃聞道以德成，德以

聖慧。聖而大化，無所不通之謂神。是以今世紛紛，亂異常軌之慘殺者。世多欺神逆聖，薄德背道，而致之。狡論巧辯，以智爲能。政侵軍襲，賊展科學之夷幻。勝則歡然，悲惻心無。禍起東亞，蔓然西歐。戰觀列國，無一安靜之區。期至結束，咸望曙光。陰霾漫佈，重爲緊張。嗚乎！人類危險，何地設想。

先生，以道爲本，救世爲懷。興學校，創宗教，倡導和平。篤忠信，竭熱誠，調停黨爭。無分畛域，博愛大同。輝耀中華，

仁氣神通。厚世德而行大道，擴教力以補良宗。靈而有感，愚以時應。於是願將鄙之著述，完全貢獻台前。無索稿費，不貪版權，盡盡人類之義務。尤願

使君，速爲刷印，研究公佈。以利天下，而弭世間不平。書名我之宗教政治（神農洗腦）大盜魂嚇，復活耶穌民生，化一世界和平。字約三十餘萬，工作五年完成。組織有條，新生以神。絕言妄誕，錄以資証。利害攸分，清洗世人之腦。鄙因貧寒，資乏援助。版權非我所願之利，特稿尤非俗家之有。以上帝統一世界，實行耶穌民生主義。采諸良益，收降一切。使夫，狡者無隙可乘，智者不敢私爭。神而化一，無須武平。更祈

台端，多爲募刷，譯分列國。宗教家，慈善家，新聞家，資本家，勞働家。衆集仁智，研求裨益。洪水勢雖橫流，方舟可濟良民。任其洶濤怒泛，神力可弭今日異常之亂。如蒙

閱世，垂詢此項草稿。通問遼寧省，小北門裡關東印書館，總經理陳鳳岡。（宗教長老）便知內容，

洞悉此章。惟原稿不外寄，恐有損失。請爲辱隔核閱，隨便刷印。所有版權，情願捐助，將來成立，神農會基督教。鄙書毫厘不染，以醒今世。尙思

使君，熱誠宗教。必能以此收降馬克斯，一切共產軍。施以

聖慧無需武力。決這最後，世界和平。是鄙爲人類，著迹目的之祈禱。希即斟酌核復，切切勿忽，是爲禱祝。肅此函達，願頌道安。

丁亥年三月二十九日

復呈美國總統書

杜魯門先生偉鑒。前呈蕪函，度邀

青覽。瞬息之間，已爲陳迹。然林肯爲黑奴而流血，耶穌爲人類被慘釘。世族

神光，濶大

聖氣不平之鳴者，日見數減。感德歸降者，日見數增。足証化力，勝逾武功之勢大哉。竊查當今，列國紛紛，互爭長短。窮兵黷武，無非爲之疆土與主義。賊思狡辯，僞宣自德。其次愛國種族之論，無非爲其部落酋長，割據之稱雄。侵淫盜襲，血流私貪。尤其次者，反古并田，名曰共產新生，馬克斯唯物論。以封建帝王之制，欲吞天下歸併之大。青年被其薰染，以爲奇新。考其實作，醉於中國，周朝之式。八家同井，按人均田。民無私產，何新之有哉。秦因其腐，殊碍民生。廢井田而改郡縣，民始能自由，展其競力。工業發達，擴大農墾。歷觀史載，顛倒方術。革故鼎新，千篇一律。推翻前政，莫不借口爲民，歸終無不私奪，民之利權。蜂腰纏足，頭面之腦，風行日久，以毒風害世爲榮。惜

我人類，愚而不悟。以有用之精神，虛擲於無益，以列國多數之壯丁，經營少數稱世之野心，蜂腰濕足之害，識弱婦女，猶知解放。愛國私忠之禍，迄今男兒，不知覺悟。嗟我賢哲，屢倡弭兵，嚴防慘殺之戰鉅。然則列國，無不因其私愛，而生懼心。情同弭兵，威實軍縮。究其實在，無不暗為預備，劇烈增加。宣言簽字，不亞於神聖。違約突叛，曾盜匪之不如。爾虞我詐，表裡懸殊。欲世界之安寧，豈可得哉。前總統羅斯福云，吾爲人類而死。今主席蔣介石云，我爲正義而死。情同道合，不愧良友。大哉斯言，互昭以公。果而英傑，皆能效法，爲我人類正義而死。博愛無私，趨於大同。天下不和平，而自和平矣。無如思想殊別，主義特異。迷於催眠者，狂風大作。慘殺破壞，以斃爲能。蠱惑勞働，弛於工作。菌撒種佈，日甚一日。雖有武力威鎮，不足令其心服。設無根本解決之方，世界早晚，必被其崩潰。求我人類和平之幸福，莫善於以德化護其私心。醒彼知競公德，而有良益。使夫醉於愛國者，不如悟諸愛世人，迷於主義狂殺者，莫如新生耶穌心。洗我人類歷久遺傳，蜂腰濕足之禍。止於今世邪說，狂風怒獅之吼。是以人人知恥，爲其私愛之蔽。始能省諸部落酋長，疆土主義碎裂之爭。人人既能反省公衆利害，滅去本身之關係。兵不弭而自弭，軍不縮而自縮。釜底抽薪，沸然自息。緣是雪航趙克善，誓願犧牲各人之愚血。穢滴衰輿，醒我世人。遺臭身戕，概無所惜。尤願將鄙裸體生活著述，完全貢獻於

台前。研究公佈，以利天下。收降馬克斯斯學說，根誅偽赤疫染匪軍。永息戰端，而弭世亂。名曰：我之宗教政治。（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化一和平世界。拔諸苦海，同登樂園。字約三十餘萬，工作五年完成。組織有條，民生以神絕言安誕，錄以實証。利害清分，易知向背。神愛世人，大同上帝。承諸良益，收降一切。使夫狡者無隙可乘，習者不敢私爭。神而化一，無須武平。尤希
使者，多爲刷印，譯分列國。宗教家，慈善家，新聞家，勞働家，資本家，政治家，軍機家，教育家

博學家，科學家，哲學家。運集慧力，衆築補益。弭此偽赤洪水橫流，多建方舟以濟濫溺。今日濁

濤怒泛，波迫於天下。靜給神力，醒彼偽赤異日鼠竄。如蒙

憫世，垂詢此稿，通問中國東北，遼寧省瀋陽市八王寺，關東印書館，經理陳鳳崗，（教會長老）便

知詳細，惟原稿不外寄，恐有損失。請爲就近

遣使簡員核印。所有版權，微利不取。情願捐助將來成立，神農會基督教，盡我人類之義務。竊思

使君以道德爲懷，救世爲念。必能以此肅清馬克斯偽赤鼠菌，決達最後貧安世界和平。千乞

裁復，是爲遂觀。肅此函達，願頌

助安。

四月九日

嗟我徒腐敬待賊斃

物腐虫生，因其原質神死。人疑謬入，決其信力薄弱。原質神死信力薄弱，今世基督之宗教。馬丁路德，見昔日神父之腐。力革維新，汰彼頑迷。基督道展，聖教淵大。行途日遠，舟渡殊方。英吉利藉其輝光，資達文言日不落。美利堅因其朗化，德成執彼寶輿之牛耳。足見以道德施其仁義，天下莫能與之爲敵。無如徒腐蝕宗，不知隨時變化。任其馬克斯學說，打倒原醉。淘世賊侵，絕誅贅疣。搗毀濟溺方舟，岌岌乎神被人力推翻，殺菌藥水，欲爲根誅盡掃。是彼蓄藏無窮噴恨，竭力注射清血一針。笑我麻醉無靈其督虫，依然死守尙不知畏。俄羅斯僞徒帝孽，可爲耀世慘斃前車。迄今列國迷徒，覺悟數稀。任其蹂躪。靈罕光衛。嗟我寰輿所有一切信徒。了無馬丁路德之繼。盲蝕古守。腐而日潰。雖云此輩無犧牲代價。好在多不禍世。最難堪者，中國庶民。大多數。不知基督與僞徒，係何物，故而之當識者，盲從瘋狂共產。否則又被雜牌邪教，乘機而壘。秘密斂財。暗行工作。黨羽雲集，

曠佈福音。是以內亂外侵。實因其愚昧。教之優劣。關乎民族盛衰。政治鹹否。姑置不論。試言耶穌當日牧羊種種宗旨，無非爲我民生。後塵之難燕馬克斯，安能測其闡振神光之廣。可哂不知生死佈道員，悉致幻成風使基督。步舛神迷，脫軌民生。分利割食，與世罕補。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徒僞日禱，不知獲罪於上帝。衆激孽演，始生馬克斯學說，注射肅清毒血藥針。暮寢深思，彼食宗教者，恐無立足之地。哀莫大於心死，信徒已罕生氣。奚以言其然也，試觀現代，科學躍進，悉求實驗。無神派日增，共產黨日熾。設無特務新生，靡醉故守，決必神道，反爲人力而倒斃。殊爲可悲，尤云可哂。欲爲隆盛大道，舍却復活民生，濶展牧羊之場，定則世間難存其遺跡。設如基督信徒，再無鼎新鑿割，革造方舟，必被僞赤洪水淹沒。神職徒滅，世遭汜濫。鼠盜橫行，陸沉賊穴。再言中國，民族心理。教堂虛設，按點佈道，名曰時間工作。無論有否人聽，期至點數爲止。死講神話，毫無活潑民生之氣。况且行爲不端，及有嗜耗殊貪者，決其永不步入教堂。茲因清濁不同，氣味大異。悛云信徒數罕，充僞徒者亦寥若晨星。民族重要之道，以儆爲主觀，餘則次之，所以惡作匪爲，悉數解決生活肉體之恐懼。果無辭軀累贅，世鮮小人皆成君子。無須教化，自趨聖道。足見安定民生，諸般迎刃而解。以此理性相推，尤非巧言空談，可能立宗教之基礎。余演連山數學，始悟佈道簡直捷徑。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奸商利徒，市井無賴，優娼盜賊，雜牌邪教。遇有難題發生，無不誠心問教。賊匪思爲，驟不盡情傾吐，亦多述其大概。無須刑考，自招口供。態度悽慘，難言形狀。昧食識邪，情殊可憫。初以著龜驗其已往，繼以耶穌訓其將來。心服口諾，慨助零捐。咸爲欣欣然，透其喜色。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奸商利徒，市井無賴，優娼盜賊，雜牌邪教。到過大聲著，神農工作室，洗洗贖者。其耳鼓中，皆裝滿耶穌民生。無不切盼，嚮大牧場，爽慰羊食。至於未經過大聲著，神農工作室，以基督教分其贖濟洗贖者。極言蠱惑，冒謗毀罵，無所不用其極。似乎有幾代世仇，永懷遺憾。愚叢如薺，亦

可樂也。以此考察，死守古法佈道。中國基督教，萬年不能普及良民，是我正式農工，悉數被其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奸商利徒，市井無賴，優娼盜賊，種種雜牌邪教。於無形之中，力爲蠱惑。狐疑排外，反對不信。何況近來青年，又多倡打倒宗迷麻醉乎。余之志向，願以身作農工，而去佈道。將所有一切農工團結起來，一致競我耶穌光明大路。以身作則，榜爲新生，期達世界永久和平。無如年老氣衰，力有難行。迫於無奈，窮演連山，藉此維持辭職，逐日與主作証。嗟我在於窮巷陋室，穢濁羣中，孑然獨身，與其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奸商利徒，市井無賴，優娼盜賊，形形色色，各種雜牌邪惡，奮鬥死爭。雖曰脫了民生正軌，實力可超麻醉之虫。孜孜不倦，筆述舌宣。寒寒無畏，淘世賊思。雖云力薄，勝如偽潔，死吃基督。世界和平，非以中國入手，不能成實。中國和平，非以基督普及農工，難達目的。今日死守佈道員，莫如革新連山工作。收彼貪捐，補此會費。拯其地獄，登我樂園。喚我麻醉信徒，宜爲迅速清醒，積極挽救現狀危險。多造方舟，以渡赤水。否則，不但世界被馬克斯學說崩潰，而我基督信徒，遭其毒射，恐亦無噍類矣，悲夫。是以雪航趙克善，著述神農工作洗腦，革腐守而擴大牧。農工會鑒其德，復活耶穌民生。收降馬克斯，窘境噴恨學說。仁化貧鼠，奠安世界。國際無爭，人類幸甚。拋棄西方各國，無不樹立新新教會。青年，救世，神召，安息，信義，等等。可憐我中華，名稱大國，依賴性成，迄今無貢獻新式教會。克善曰，宜創神農。

巨奸不謀國何以立

禍人類，倡大同，期達世界和平。書已結束，上帝化一。莫爲誤會，言我著述之矛盾。生逢當時，談談局勢。中國未亡，烈士碧血。焚費神思，精誠團結。生而奔波勞作，死而風塵灑血。智者盡其竭力，竭其良善之謀劃。仁者展其道德，慰我人類之痛苦。勇者奮其俠氣，殉其戰場之殺敵。倒滿清

，逐倭寇，光復華夏奮有之山河。嗚乎，血流似海，始逞勝利。枯骨成山，齊肩大國。嗟我內憂外患，疆域尚未穩奠。備爲勇士白骨，空獻於世界。國內未肅，怎言攘外。何況法弛清賤，貧乏人類之補益。是以禍世害種之巨奸，肆無忌憚。不愛其國，則可矣。反爲賊之走狗，戕我庶民。爲其一人之淫欲，慘斃億萬之同胞。似此涼薄不諱，何以慰英靈。類斯狡賊法宥，以何策將來。侵略者之不絕，焉知異日無國難。盜賣者之無罪，效尤數目必增多。雪航趙克善，裸體生活著述，業經完成結束。不宜再讀枝葉，妄言是非。無如關乎現代之安危，國際之亂萌。朝秦暮楚，形同野妓，滑妖禍世，人類大患。對於此輩，國法泰寬。仁近於弛，宥似乎暗。國則殆矣，天下亂矣，昧於刑罰無刑矣。昨晤蔡仲甫先生，宣洩多年，清風兩袖。慷慨好義，毫無官僚俗氣。藏晦潛水，面壁養神。動則，臨其張謇之字帖而已。士雖無名，確有廬山本色。云及蔡運陞，已往南京活動。凶係宗族，知之頗詳。子不育而家敗，蔡大晚景之苦况。言其多方友誼介紹，晉謁蔣主席。連聞之下，冷然驚駭。蔡運陞充龍沙政務廳長時，大魁星階齊耀瑋等。合謀賊奪，摧殘劉坦，義助趙鴻助，救濟貧民實業銀行，兼設製造國貨工廠。鑄幣，抵制俄國以紙幣吸侵。而蔡運陞與魁星階齊耀瑋等，以韓亞超名僞替趙，卒將愛國救民實業。一。忍爲利權外溢，金被俄羅斯以濫紙沒收。槍案猶存，該 第四科。禍國殃民，達於極點。是不可忍，豈止後來盜賣主國哉。賣國賊蔡運陞未死，被害人趙鴻助健在。彼時賊之工作，詭計多端，人所難知。盜名欺世，遠陞其官，大發其財。廟爲中東戰役，交涉特使。媚俄要求，禍種東北。入寇，傀儡溥儀。蔡運陞爲日本忠實走狗，鑽營僞滿，初任間島省省長。橫征苛斂，媚寇殃民。新京經濟部大臣。驅滿腸肥，穢跡昭彰。蔡仲甫言其沃田，數達萬餘畝，趙克善云金銀力大，且動。然而神範難逃，卒必歸於自裁自斃。彼昧於自審自矜之神範，專以人力敏捷之活動，其其。晉謁世戰勝利功勳。獄期罪孽，勢必巧弄一番，營故之狡舌。秋波淚灑，定能脫其國賊漢奸。

走狗之淫皮。夫也不良，妻多離異。世人疵之，而不原其情。夫與賊戰，淫婦媚賊，反爲助敵，力攻其本夫。終結婦夫力竭其侵賊，淫婦遷其秋波之淚以了之。論者以爲其夫之仁，究竟我云，忘其醜之恥矣。國法宜寬，誤者當宥。迫不得已者，亦應赦。唯容心媚外投敵，而助賊之資源者，宜爲審慎。經濟大臣，籌敵財政。餉糧餉秣，甚於交鋒之兵刃。斯而無罪，殺人戰犯者，應皆無罪。以此觀來，足証奸蔡運陞手腕敏捷，超乎五朝元老馮道之上。悲我中國，內憂外患，其來漸遠。仁乏智勇，行近於弛。誓言嗟涕。不知所著。唯有大聲疾呼，中國仁政，不亡而已。

與英國皇帝喬治書

大英吉利國，

皇帝陛下。仁行世治，德厚人服。言及萬國，文燿日不落。聞而相親，競學無厭。強弱大小，莫能與英文比肩者。義學施醫，革新宗教，力行耶穌之道。人類有感，誠心歸向。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足見德化之力，超乎武功大矣哉。然而世隨時遷，人從事轉。馬丁路德，輝展於宇宙，實賴貴國之仁助。馬可尼，無線電學，貢獻於世界，確蒙

先賢之資援。是以列國文明大展，科化盛興。有志之士，莫不景仰貴國

皇帝陛下之德助矣。世頌主義變幻，黨派亂爭。天下紛紛，幾無寧日。科化機械之戰，仁者知己不堪再試。否則帝國危險，宗教雜存，資本不容立足。彼以下屑而攻上級，力以多數而擊少數。破壞慘殺，專以流血爲能。被其催眠者狂風大作。朝以貧賤之身，夕則富貴清算。腥血橫流，慘無期止。知識分高低，技能別優劣。膠欲擡彼生活水平之線，豈可得哉。設如達其主義，不大亂必退化。智者不前，愚

者墮落。利用一時黑暗被壓迫者，多數不平之氣，攻擊少數驕奢富貴之位。破壞搗毀最易，整理建設極難。資源本無窮，治則增亂則減。家國亦無貧，勤則豐惰則歉。人類居於大地，何嘗不然。今日世界主義之紛爭，譬如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大異。狙禍不清愚以混爭。今日人間是非流血之戰，又何嘗不然，倒帝制而立憲，而總統而主席。試問總統與主席，日需之生活，與帝位有何區別。以此類推，一而二，二而一，未出三數之首爭。無如狂風大起，燎然沸騰，衆喊疾呼，咸懼赤禍。杜塞嚴防，莫不暗備以武。嗚乎，以此談和平，無異癡人說夢。狡詐譎辯，崇尙舌論。口密心毒，窺隙違約。以此言盟好，無異虎豹充僞羊。集武聚智，莫如德擴心服。釜底抽薪，靜以自息。樹良範，標新榜，積極神農之工作。洗穢禍，誅賊心，復活耶穌之民生。使夫人類覺悟是非主義之爭，虛擲頭顱有損而無益。識達利害，皆知避就。自然趨於良範，納諸正軌。今世風行，圖強以武，而不知德勝其萬倍。嚴刑法治，而不知以教正其身心。主義新奇，而不知上帝妙有一切。大宗博愛，澤及有形。得其道者。身爲救世主。德潤天下，動植欣欣。自路德馬丁，宗教革新後。久守陳迹之工作，無思民生之良策。舍棄牧羊大道，墜於談空之門。腐弊叢生，靡醉蝕剝。僞徒日增，行徒日減。盜名欺世，多作富貴之階梯。因而孽演馬克斯學說唯物，風起慘斃人類之論。青年被其黨誘，以爲新奇。搗毀慘殺，勢如瘋狂。考其實作，醉於中國周朝之式。八家同井，按人均田。民無私產，何新生之有哉。履古陳法，名微變通。以中國久廢之制。欲封建於今世。行爲可晒，愚亦可憫。無如勞働被其蠱惑。平民多被催眠。設無解決收降之方。世界早晚必被其崩潰。是以雪航趙克善。誓願犧牲各人之愚血。機滴寶與，醒我世人。遺臭身狀，概無所惜。使夫迷於愛國者。不如悟諸愛世人。迷於主義狂殺者，莫如新生耶穌心。洗我人類歷久遺傳絆腰極足式之腦，止於今世邪說，狂風怒獅之吼。神達人人知恥爲其私愛之醜。始能省諸部落，酋長極土主義碎裂之爭。

。人人既能反省公衆利害，咸否本身之關係。兵可弭，禍可止，天下可和平。尤願將我裸體生活著述，完全貢獻

於陛下。研究公佈，以利天下。收降馬克斯學說，以息爭殺。根誅偽亦。德化匪軍。勞資合作。而弭世亂。書曰：我之宗教政治。（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達其牧羊神任。博愛大同。化一和平世界。拔諸地獄，共登樂園。字約三十餘萬，工作五年完成。組織有條，民生以神。絕言妄誕，述以實証。利害分清，易知向背。神愛世人，統歸上帝。采諸良益，收降一切。使夫狡者無隙可乘，智者不敢私爭。神而化一，無須武平。尤希

陛下多多印刷，力爲倡行。譯分列國，宗教家，慈善家，新聞家，勞動家，資本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博學家，科學家，哲學家。速集慧力，衆寡補益。創世模型，潤殖良範。多建方舟濟此濛濛。弭其偽亦，以息橫流。彼以洶濤怒泛，波迫於天下。我以靜結世人神力，醒彼偽赤穢而亂。如蒙憫世，垂詢此稿。通問中國，東北遼寧省，瀋陽市八王寺，關東印書館，經理陳鳳崗，一教會長老，便知詳細。惟原稿不外寄，恐有損失。請爲就近

遣使，簡員核印。所有版權，分文不取。情願捐助將來成立，神農會基督教，盡盡人願義務。尚願陛下，仍繼

先帝之精神。勇助馬丁路德，革新宗教之力，而助趙克善。資援馬可尼，無線電科學之資，資援成立神農會基督教。復活耶穌民生之大牧，捨其偽赤馬克斯。想

陛下，以宗教道德爲懷，救世爲念。必能以此肅清偽赤匪苗，決達最後奠安世界永久和平。千乞采納

裁復，是爲感禱。謹此函達，敬頌。

御安。

再與司徒雷登書

司徒雷登先生偉覽。前早燕京大學，收轉蕪函，度達籤掌。迄今多日，未見

裁復。竊思

使君，熱心於人類，決無不檢閱。或者信途出舛，郵轉遲誤。反復沉思，疑念殊殷。再爲簡述，神農洗惱，我之著作。因果循環。遴選實錄，無論智愚，難逃神範。宗教救世，超乎武功。証驗昭顯，惜人不察，神妙治道，昧於利用。果能洗清世人之腦，悉數自悟。不談和平，而自和平。唯中國民族愚詐，狡而無信。私爭激烈者，病在多數不認耶穌。是以內亂不息，墜度地獄生活。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本無怪劣詭人之反對。逆其邪徑，而裹足不前。苦其唇舌，而閉口不食。雖有神醫，無能爲力。我之著述，以神農洗惱工作爲糖衣。而衣耶穌之良藥，使夫中國民族悉數，無耶穌逆耳，苦口之以感。甜食如蜜，人人裝服，縱之以誘賊，甘之而樂進，賊清亂止，藥下疾絕。世人皆悟。萬有真原。無不速歸基督教，莫不新生耶穌心。積極革其陳腐，實達耶穌大牧。收降馬克斯學說，團結耶穌新民生。標榜良範，共建大同。以我中原起始，普濟列國無遺。神而化一，永弭世亂。宗教之生活，宜彰天國之神妙。諸般工作，超乎俗凡。力達神效，人類勢必來歸。心服自投，如水趨就於滄海。信無而疑，降必不叛。不但中國以此和平，世界亦可贊其永久安樂。今世基督宗教，死守陳迹，不知革新。非藉以養身，即作權勢之階梯。腐弊叢生，完全成爲基督虫。倚賴沉迷。靡醉蝕剝，與人罕益，世生厭惡。因而俗視佈道員，無異空門。僧道沙尼，依佛穿衣，藉道吃飯。耶穌牧羊云何，無非顧慮民生。今則遠其道

而大聲談其空。脫其愛羊牧責，競尙舌辯竊蝕，世間大亂。良有以也。是以趙克善，誓爲範外工作，無蝕基督。言宣筆述，鐵証無私。古教行其割禮，無非修其身。今教新其領洗，無非正其心。中國俗惑，謂之食西洋藥。疑而反對，教難普及。因此趙克善俗演蓮山，而佈基督道。令身爲望，誓達耶穌愛。著述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前函所述，實行大牧。千乞

稜奪開刷，神農洗腦，便知詳細。無如世多俗觀，功成者人趨向，行遠者身畏避。殊不知耶穌當日之貧苦，路德馬丁之難堪。哥倫布窮險大陸，馬可尼貧達無絲電。果而生畏，中途必輟。設無良識大力之援，恐其至於今日，亦不能貢獻於世界。想我

使君有道，必不同於俗觀。事理求實，拯我人類。濟世爲懷，決不以貧寒見拒。淵達（檯頭）聖識，尤不能以俗耳，增減其風聞。必能求實採納，以救世人。是以趙克善，不揣昌昧，再瀆

聰聽。竭力達我

使君維持人類，真正和平。趙克善家雖貧寒，決不漁利於版權。確知人類義務，匹夫應盡。緣是稿存濟陽市八王寺，關東印書館。敬待

高明核印，期達救世爲禱。特此函達謹頌

助安。

趙克善 謹言

六月三日

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函

商務印書館，諸大執事英賢當今列國，競爭劇烈，軍事政治，莫不奮奇門巧，宗教文化，無不日新月異。積極進展，朝夕式幻。外言和平，內寓侵襲。世亂紛紛，戰無了期。究實所爭者何，無外乎

主義與不平，民生衣食住而已。以我人類微末之日需，俗染風行無窮之血戰。溯考禍水源來，上以名利餌誘。下以虛榮窘迫。賊腦淫心，互相激蕩。日久習慣，造成繫腰纏足式之腦。而世人不知悲其身爲自慘之可憫，反爲耀其摧殘醜惡之技能。幸而東西婦女，知蜂腰纏足斷喪之可恥，不數年間，悉爲晤自解放。唯我男子，揮刃逞雄，盲從嗜殺。迄於今日，人無反省。穢腦毒深，甚於婦女束腰裹足萬萬之倍。惜我人類，不以劇烈，無涯之禍水，爲世人汪洋之巨害。反行施諸特殊之教育，皆爲勉力倡導之。嗟乎，殺人利器，尙堪進步耶，原子炸彈尙堪濺試耶。今日最難解決者，國境紛爭，勞資攻防。以主義爲催眠，庶民作鴛鴦，黨羽多寡，實力大小。僞宣贊頌，世若瘋狂。嗚乎，設如此腦永久不革，是我人類自趨於滅滅而後已。原子彈不足懼，腦穢毒深大可畏也。余身居僞滿鐵蹄之下，歷盡艱險，生命猶存，故不惜數死之軀，隱居滯水。著述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大盜源穢，德化世界。名曰我之宗教政治，稿已完成，幸未遭禍。工作五年，字約三十萬。鑑前車，哀後人，彰顯古今內幕之特殊。醒狼貪，悟迷津，洗我世人之舊腦。神波正軌，覺達有証。注欲鑑別，利害清分。歷代人物之腦海，宗教儒道之風行。臧否適用，應時而生。相沿習染，謬悞摧殘。彼以代代演幻，我以盾盾解釋。闡明西歐，以方舟而救世。表揚東亞，着大德作前驅。今世列國，多以科學而鬥智，莫如行我華夏，著愚誠以化一。仁讓謙遜，古侯耐勞。是以人類相親，異族歸附。嗟我後人，反其先哲大德，無爲之善道，而尙夷狄，狡狡賊智之陰謀。逐是慕非，忘其先人樞得於環中。義款仁失，弛傳於正統，克己愛人，肆修厥德之訓。是以人才慧滅，夷狄逆叛。處處落伍，強隣違犯。內亂外侵，民無安枕。互相慘殺，各炫其能。尤爲不悟，禍我人類，大恥之可悲。我之著述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以我東方神農，懺悔糖衣之工作，達彼西方耶穌救世良藥之大牧。善滌腦海，絕言妄誕。裸體無僞，証以世錄。組織有法，標以良範，止殺機之將萌，息世戰於未然。收降一切，同納上帝，愛我世人之正軌。尙思

貴館，享我國文化之中樞，潤大道於世界。資本充足，人才薈萃。利我民族，德潤四方。緣是將我標
體租野著述，情願貢獻。詳爲刷印，公佈世界。尤祈天下

賢哲仁人君子，集思廣益。竭力潤色，期達人類之至善。厲洗新樂園築，皆悟世戰之非，嗜殺之禍。悉
移列國之軍費，覺賽萬國之民生。以我東亞中國首先提倡，惠顧世界，所有一切人類之同胞。輔助國
際，良導和平。凡我人類，有不樂從者乎。特附稿約，以及版權簡章，希爲

裁復，實爲德感。肅此函達，願頌
時安。

附一 簡約

一 本稿，擬爲就近交溧陽市，商務印書館，代收妥爲包裹，郵達上海貴館刷印，庶免損壞遺失。
如蒙

照准，祈爲函告該館。此稿交到時，給以交稿人回據，收存作証。

本稿，經

貴館校正，排完版後時。祈將原稿寄回，以便著述人保存。

一 本稿，所有版權。無論利潤多寡，悉數匯至溧陽市，交通銀行。遇有慈善事情，或需要時，以便
執據領取。再祈

賜版權簡章，及各種應當經過手續爲荷。

函美來華特使魏德邁

特使德邁邁先生英覽。爲人類而冒炎暑，考察中國。求和平無畏艱險，調查東北。云之特使可，謂之天使亦無不可。博愛大同，莫與比擬。吾爲

貴國德展功成祝，尤爲

克善

生於東北，歷經事變。在偽滿鐵蹄之下，隱居瀋水。以未死之軀，著述神農洗腦，復活耶穌民生。醒帝國之佞迷，收降馬克斯學說。勞資悟輔，息世邪風。工作五年，字約三十萬。稿已完成，幸未遭禍。昨閱報載，特使來華，復又

辱臨東北。世界安寧，在此一行。趙克善爲人類久遠和平計，願將本稿完全貢獻於

台端。核考人益，潤色新約。公諸列國，息世狂殺。內容博采，材料豐富。古今實錄，各項鐵証。誠思俗風，悉因時代環境而激迫。僞滿寫真，光復之怪亂。東亞人的心理，西歐特顯之宗教。使夫貧富無恐懼，強弱有情感。癡賊寇，止亂源，莫善於復活耶穌民生。登天國，築樂園，莫善於耶穌世界之大牧。祈爲

晒納，積極造我人類，大同之幸福爲禱。稿備完全，希以

特使手諭遣人來取，或

令派人去送。肅此函達，順頌

助安。

八月三日

否泰循環

混沌初分，時代演進。巢樹穴居，漁獵游牧。部落侵吞，酋長君臣。進而種族優劣，鬪結戰爭。

極於今世，耀武揚威，逐愛其國。石弩戈矛，箭戟刀槍。武術力巧，火藥焚崩。進而陸砲機械，海艦空襲，極於科化，瞬息千變，揮展其能。初戰，幾十，幾百，隊伍不過幾千名，見之者，而驚懼。曠而數萬，百萬，死傷不過幾十萬。聞之者，而駭異。進而千萬，數千萬，以致萬萬。慘滅如廣島原子炸，則廢辭矣。言之者而情不動，勝之者耀其超製之能。嗚乎，近百年間，進化如是速，戰器如是劇。數千年後，尤當如何。雪航趙克善曰，反於洪荒。奚以知其然也，曰泰極則否。世界所有一切文明科化之國，繁華都市。多致步其廣島後塵，災害必加數倍，局勢擴大其範。互慘逞能，巧競技殺。文明繁華之域，悉化焦土廢墟。動植豐富之類，難逃水火風銷滅。是其益虛消長，理之固然。週而復始，數之必至。生死存亡，唯我人類之自造，謂之天譴可，謂之神使亦無不可。因其巧爲自作之孽，歸宿慘報應得之果。設我人類之所能存者，亦不過極寒邊野，星星點點。與禽獸爲伍，微末最少之數。因其愚蠢，乏識遠避。混混沌沌，游於塞外。人不注意，國無經營。彼類所以能生存者，愚拙善讓之益。數千年後，子孫繁殖，無相慘擾。數萬年後，泰而思治。文明科化，再極於自滅。或通異軌星球，侵略相慘，互爲毀。輾轉經過，難預其數形體期壞，大地崩潰而後已。生死存亡，吾曰係我人類自造。湖觀史載，歷經誘策。獎盜殺人者，莫劇烈於婦女。傾國傾城，不過言其小。滅種滅族，何堪言其大。試觀今世所稱有識之女子，擇其適當之偶配。某也爭城而戰，殺人盈城，而某方女士，與數十萬枯體堆成名將，結婚矣。某也爭野而戰，殺人盈野，而某國女士，與數百萬枯體堆成英雄結婚矣。孰是孰非，無須討論。而識高女士以色身，博得其最後安全勝利。不忍殺人之心，無動於中矣。吾難以名之，強名之曰人妖類醜，獎盜嗜殺。被其禍害之蠢俗，莫不盲逐羨慕其食。歌舞頌揚，隨風狂喊，不知悲其，父母兄弟姊妹姑姨妻子，受彼無形妖術，策誘之推殘。言之者涕，慕之者晒。問於良心，忍與不忍，判然而揭其神。人生之子，莫不珍愛，欲其不死。強制徵兵，而赴戰死。其母涕曰，此謂自由。民

本厭戰畏死，環境迫之必死。好戰者何嘗不畏死，環境成之賊數多不死。啊，留與人類爭平等。或與人類革新生。抑云，中國如之何。曰，半爲印度，半爲波蘭。時代不同，形勢無異。局面如斯，勿作悲觀。果能努力，德化世界。賊腦洗，盜源熾，醒我人類，登諸樂園。孰能德化民族性馴，孰可統一列國。使夫鹿自來投，勝於隨俗盲逐者多多矣。

與陳鳳岡書

鳳岡仁兄英覽。古人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誠不我欺也。又云，士遇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實屬情至也。弟之終身所遇，鄉誼戚友，爲數多矣。富貴則親之，貧賤則棄之。有如寒暑表，陞降以時。甚至兄弟鬩牆，骨肉相慘。情同娼優，行逾盜賊。國焉而不亡，族焉而不滅者，盡耗先人之餘潤矣。是以感觸我之著述，徵盡人類之義務。喚喚塵迷，醒醒貪嗔。筆述言宜，逢人輒道。教育窮困時之劉啓智，立願於誓言。期達苦工三年，富而遵其原約。尙我大道之慧覺，行其賊世之巨騙。不但食其前言，而且絕了足跡。彼雖背義失信，我確毫無遺憾。努力奮鬥，決心完成我之著述。幸遇關君福堂，同情於斯，實爲我之知己。復逢吾

兄，傾蓋如故，慷慨助我精神。欣然自慰，目的可達。無如時局變幻，物質飛騰。垂成之樹印，作爲畫餅。於是酌商內子，盡出家中薄田數畝，實達我之志願。老妻涕言，婦女積蓄，實在不易。況且備君，晚景嗚咽。極至與其離婚，始允歸家折賣。突而八路進攻，化爲共區。已去數月，杳焉無音。昨日老妻徐寶潔，率其兒媳劉雅榮，逃抵潞水。途行十餘日，屎尿淚流，大悔不聽其夫前鑑之言矣。形狀難堪，可憐亦可笑耳。當此米珠薪桂，人口增加。策業蕭條，生活可知。祈

兄分神，將所存菊判紙，如數出售。除補前瑣

貴號款外，餘交這人帶回。尚無相宜買主，弟可另託友人代爲運售，以救目前之急爲荷。特此函達，順頌

台安。

賞善罰惡無須神判（深爲自審天理當然）

善爲則遲，惡行則速，善遇破壞，惡逢凶助。成事最難，敗事極易。所以世間演至慘殺，卒無了期者，僞君子多於小人，賊世盜名而激變之也。潛水安息日長老陳鳳崗。係滬東印書館總經理，語意言甘，達人周到。交際圓滑，精明強幹，誠商界中之巨好也。櫃夥選手，亦多敏捷。是以生意發達，遠近馳名。僞醉基督，日談大道。不但色裝篤誠，而且寢食祈禱。甚至痛哭流涕，大有殉主之勢。僕因著述完成，深感義士關君福堂，善助東北流鴻券五萬元，時價能購純金五兩餘。當即擄款，親往該號酌商，交爲刷印。初與櫃夥虞某核計，普通發訂二千部，虧款微末。復與經理陳鳳崗，介紹暗談。當面贊成僕之熱力，認爲天之選民。親近握手，傾蓋如故。決定助僕精神，達成目的。募款簡章，序論光輝。要求接洽關君福堂，僕曰貧爲衛士，非係地主財閥之可比。鳳崗滿口稱奇，尤爲贊美。數至陋室，願見關某爲辛。約僕同到關君筵舍，面述彼之義奮。募款簡章，援助僕之精神。殊贊福堂，見義勇爲，當仁勿讓之毅力。嗟嘆爲異，哈哈笑而欣佩。福堂垂首默默，復又左顧而言他。及陳老辭別後，福堂曰此人非善類。決以兄身剝削，安有義志之仁施。逾數日間，陳老面告余曰，紙漲工貴，有款十萬可以完成。趕緊繕清草稿，以便刷印。數月間復告余曰，款得百萬。僕曰君云購紙作存，以備清刷。莫非云，紙亦未購耶，陳老默默未答。次日派其櫃夥趙某，送來一條，書寫判紙二十五疋。云陳經理問君，變賣合置否。僕笑曰，怎能云賣。驚悉助僕精神者，即現其醜陋之原形。期於三年，募款

杳然，精神銷滅。迫於無方，與僕拙商談判。變賣彼蓄薄田數十畝，資助我之印刷。談判度數，頗難於離婚。始爲認可，歸家變通。詳詢印費，得二千零十餘萬，設以純金五兩計之，是有浮餘。莫云未利三年，悉數作該商營業之資源。不料拙商歸家以後，八路進攻。虹峴失守，高橋破壞。鐵路西北，砲火不絕。拙商徐寶霖，携其兒媳劉雅榮，逃抵瀋陽。當此米珠薪桂，告貸無門，營業蕭條，堪堪待斃之際。僕含痛淚，親往該號擄款。勉強摘給流通券二十萬，僅購斗米之數。該商憤極，成云紙幣外幣，賤無買主。兜資瀋市，紙缺價昂。迫於燃眉，萬不得已，另託友人轉賣，維持現狀生活。市行十萬，大價二十萬。物料該商，決無紙給。果然每疋，按照十萬而合交款。前後總而計之，僕得毛荒流通券百餘萬元。結束純金之數，僅僅五六鎰重。山前徐寶潔誓余曰，曩哉未有似君之甚。凡事不聽我諫，造成終身之害。以巨賒奸商，認爲傾蓋如故之友。行爲誠否，今日始知之。予步鬧福堂聞而笑曰，好在陳鳳岡，係基督信徒，資格長老。天良尙未喪盡，可謂不幸中之幸。否則日交係定款，再與兒毛荒流通券五萬元。買不來二升米，嫂當如之何。可以說中國，尙有道德人之存在，拙商聞之亦嫣然。僕曰陳老，被環境包圍，此宗紙項數雖無多，尙不知經幾名參謀陳述諫議，予可學侍於側曰，長老見希道德，不下決心，怎能達到這種圓滿目的。又不知中間，有多少小執事之反對矣。孺子言出，俱有宗教經驗之常識。嗚乎，設我中國民族，皆如是貪狼相頑。未來之浩劫，尙堪設想耶。僕當觀之，陳老係商界中之人傑，以僕視之，陳老兒孽積已身，作東驛之牛馬。實實在在，人間地獄之可憐虫耳。有一日留僕在該號早演，先行握手作祈禱禮式。感謝上帝恩典，我日謝謝老兄真做。復述彼之家歷景況，現在不到一年內。亡子天一女，餘存一子，皆逆敗家逐而析居。言之悽慘痛苦，語露怨士，形式顯然信而無助。僕當即窃哂，身爲長老，不知耶穌大道之所以。我即應其聲而慰之曰，兄勿怨士，爲何畏主之試探。彼曰好好，純金銀鍊，毫無餘滓。賊降慈笑，究實未醒。詳詢該號，趙慶亭小經理之

產業，皆被八路軍清算鬥爭。家庭人口，咸無着落。嗚乎殆哉！奸商報應，神無私徇。禍近殺身，毫無入覺。巨賈陳老，枯瘦如柴，每膳食粥兩碗，猶爲愚貪。子亡女天，本身壽促，蠢哉入中之可憐也。正逢此間，忽來柳河大賈，迷津普問。該縣鬥爭極烈，家內安否，本身有無災殃。彼云八路特惡，無論貧富，殺無遺。僕曰嗜於殺人者，怎能活動於世。况以多數被殺，而不能抵抗，殺其少數凶犯耶。果而如斯慘無人道，何其蔓延附從，又如是之衆速耶。僕曰共黨數多，窮不畏死。僕曰天雨之乎，地生之乎。賈曰貧賤泰廣，而禍富貴，實在天數之大劫也。僕曰，設如貪官污吏，巨商大賈，地主財閥，八路軍未到以前之時。即將所有資產，自散於民間。多多作其慈善事業，使夫貧民有經常良軌之生活。勿爲賊世，剝削脂膏。貪官污吏，巨商大賈，地主財閥，自專無私，坦白乎於天下。八路軍已到期，可再如之何。賈曰無可清算，亦不鬥爭。僕曰能盡其否，賈曰不能。僕復笑曰，似潘坦內，奸商財閥，高糧米以每斤二百元，盜買漲至四千餘元。奸商竊藏，賊賈居奇。暗通賄賂，官禁失效。貧民食豆餅，國賑難普遍。窮罕錢購，靜待餓斃者有之。毒殺子女，自縊身殺者有之。涕饑噉寒，街滿巷溢。彼輩盜賊輩年之餘，無以云之多。吸盡天下之血，難填彼淫欲之海。爲已醜斷一切，無視餓倒殞屍。尸臥。禍辭心毒，禍人之類，殄之不可乎。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環境皆由自造，何必再問若乎。大賈默然無言，垂首而走。嗟乎，奸商賈賈，人間害虫。善願燒香，迷貪著演。禍已臨頭，尙不自悟。俗世濁哉，無處論矣。惜我陳兄鳳岡，身爲基督長老，郭價殊隆，應當異於尋常識之信徒。晒彼輩爲愚貪，不思自密。言露怨主，尤爲可鄙。天堂地獄，係我之自作。有如物質不滅，常軌循環。雖用科學哲理，難以駁倒。關福堂酷自慈悲，竭助印費。趙克善貧逾乞丐，爲人類而盡義務。陳老忍爲剝削，極至於十分八九。其他賊蝕，何可言喻。沉溺墜落，孽猶重蓄。晝夜祈禱，恭懷罪狀。痛哭流涕，哀爲悔悟。噫嘻悲哉，陳老不悟。設如主能替罪，惡爲者皆可認主了解，而登天堂。善爲者

，豈無安身之地。罪孽日增，善良日減。勢必惡滿天堂，善無噍類。果無地獄之懲，善途何人敢再踐行。陳長者，與其小執事。鼠蝕賊剝，時時度其黑暗生活。骨肉乖舛，家業凋零。期近族夷，尙不深思自察，死待循環強制之判。冥頑無靈，昧於主之試探，愚哉可憫。遊覽今世，詳閱古典，既知天堂地獄之無偽。耶穌釋迦，莊老孔孟。殊厭富貴，甘趨貧賤。迄今數千載，有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較於武力超群英雄蓋世者，優劣賽比，人心向背，確有天堂地獄之殊。以此類推，尤且可知，莫不有大自然之宣判。神之抽象如斯，有彰明之顯著。時事相應，又何嘗不如斯，循環之果報。借哉人類多不自審，演成神之強制世界雪判大慘殺也。

遂鹿大同天下歸仁

腦爲全身之主宰，支配肉體一切之所有。靈光慧覺，咸集於樞要。所以腦清之人，無不神通廣大，終身不受災殃。勿論工作何業，利益必超乎於庸俗。穢濁者則反是，禍人害己，至死而不悟也。世爲人類指導之元首，又何嘗不然。庶民之緩否，莫不以樞機爲轉移。聖治隸分，尊人爲貴。於是男女結婚成家，集家曰國，聚國曰天下。名曰中華之主，以有四賓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發生於諸馮，文產於岐周。是以中國俗風，不分畛域，爲德是崇。博愛仁厚者，庶民皆尊之。廢舜周文，籍雖東西之賓。善教羣契，入主羣邦。光照四海，民得安居。迄今數千載，而無外排攻擊夷狄之論者，感其良治之仁政也。故禹南巡，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有典則，以貽子孫。春秋之中，獄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甚至七雄，嬴秦合併，統一中華。大法以簡易約法三章，移其苛秦之鼎，中國繼更，前已詳述，詳須再行重叙。於是航海漸通，五洲運貫。佛法東來，耶穌西渡。潤其仁政，宗教大同。莫不志在，

列強爭奪疆域之紛爭。人海泛濫，日國聯，日樞軸。亦無非想象，研求世界和平之統一。無如過於積極者，舍其善宗而用武力。帝德維康，野心暴發，燃起列國之干戈。東條英機，雄稱東亞，血染寰球之水陸。侵略之獨夫，雖云皆告失敗。統一與國之動機，條經屢爲之表現矣。而今蘇維埃，實行亦化，擴充主義。美利堅，援俄樹亞，暗增旗星。無非競執寶輿之牛耳，爲首指導天下，所有一切之人類。畢竟鹿死誰手，我曰決不成功，二國之武力，卒必收獲於文化之德。嗟我華族，親蘇近美之同胞。禍起蕭牆，引寇助殺。依人作嫁，甘爲傀儡。迷其主義之催眠，死効鷹犬之力逐。兄弟鬩於牆，骨肉自相慘。莊者迫於兵役，亡於內亂。弱者官於譏謔，以填溝壑。屠毒本國之子女，盲爲蘇美雄爭利權。瘋狂而戰，甚於倭寇之銜鋒。嗚乎哀哉，與其內爭，自殺而自滅者，莫如寧亡於日本之爲快也。含淚忍痛，百年期間，決必夷其三島之倭族。竊以知其然也，試言彼族全數七千萬。女居多半，男只三千萬。即清老弱幼殘疾，堪爲軍警政治工作負務者，約其實數僅在千萬。散於朝鮮臺灣，灑遺流球群島。除斯而外，頂多不過餘爲數百萬。以其少數嫡倭，盲登我之無涯大陸。奴奪主勢，塗其飽食暖衣之爵祿。利爲驅使，欣躍沙揚，塵飛星落，氣脫團結之力。以我中國，地大物博，庶民繁昌，庸愚俗常之數極多，良知慧覺之數極寡。日語決難普遍，日文焉能化導。行其商鞅苛法之一時，達其霸術之短記。屆期王道之夢，即其族夷之日。况彼利用孔孟陽教，堅彼帝制專橫。上則好之，下則必尤甚爲。君知慕我諸道之治國，爲其子孫久遠之王業。臣習籌籌恭謹之盡忠，爲其尊祿寵高之裕榮。庶民勢必風起雲從，競登元清之故轍。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誅暴虐，安良善，愛民如子。環境規彼，爲利所驅，勢必履其夷奴，侵入中國，歷代帝王自醜於孔孟之空章。或曰時異事遷，今昔不同。雪航趙克善，曠然而答曰。君之所云者，觀其新寇之侵略，現在之烈害。槍殺活埋，下馬嚴威。彼之腦海中，治我亂民，切用重典。君識膺外之疾，尙未考其，根誅我族，遠大之計畫。宥以經濟殺，愚以教育殺，醉

以佛靜殺。燭其滅吾族，賦殺之毒者，莫不凜然，慄慄而寒顛。涼血漢奸，歲前走狗，無暇論矣。日本唯一政治，首重兵役。注意工業，濶增農產。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利徒，市井無賴，盡數淘汰，罕其立足之地。兵役全國，庶民義務訓練，退武，無傷民氣，中國疆域雖大，庶民雖衆。有日本精兵十萬，足可完成守土治安之責。無須多數常備，虛靡國帑。警察三三名，圓滿支配一區之事務。清鄉地面，策駭保甲。路無拾遺，夜不閉戶。營私舞弊，反對其政治者。生命難存，子孫不保。法嚴民畏，國泰外靖。以此大國團結，精練之兵力。遠交進取，攻弱兼味，外交活敵，內政法殊。蘇俄防其緊張，帝禍而難周，何暇展彼外侵之赤化。老英容於縱橫手段，艱自衛，趕緊退爲解放其殖民地，否則崩潰而無疑。航海諸島，濶其遠略。西伯利亞，輿圖色變。日本武力，勢難離遠。統一世界，東亞大陸決可保其無虞。境大於元，國強於清，東方實稱復震於西歐。是以英美先覺，炯照其野心，恐其子孫直遭陰毒之害。空軍母艦，原子炸彈，早已暗爲之備。英美助我中國，非愛我中國之國民。實畏日本，倭族慘忍，禍水蕩漾，侵其所有一切，利權而自衛也。嗚彼日本當道，悉數冥頑無靈。毫不自審。一針一縷之微，不如英美之精。膽敢孟浪，突而試嘗。科學戰術，武器機械之化。慢云武力不足恃，仁德亦難望。美國遠大之座。愚哉，已甚。似我中國民族，今日黨派私爭，互引外力，激烈自殺。觀彼倭奴一致對外之犧牲，回顧我國內亂之胡爲。機棧袍蘇，骨肉相慘。噫嘻哀哉，何其全數戰鬥之員不知大恥之可悲。故吾曰，與其五百屠殺。莫如寧亡於日本之爲快也。况彼之建設，與我之推殘。途異苦同，民死又大懸殊。設無英美之援助，日本武力業早統一東亞。安能壽死如是多，無辜之良民。調和黃種，實成一氣，以我孔孟文力而化之。是彼，武侵，關我文災。共榮東亞，豈不可乎。借彼日本，無以仁德而助中國，以致於自斃。設以誠意輔佐，無雜欺僞。首先交還，不合理之種種束縛條約，提倡於列國之前。本色融和，親若兄弟。以中國之產源，着日本之技製。料賤工廉，焉有異種掉足之餘地。嗟彼

稱此不爲，而鬱鬱仇視中國民族，豈狗之不如。愚哉識罕，舍仁德而用武力，亡於謬也。日本民
於，髮奮奮鬥，犧牲首爲。較我中國民族，勝於百倍。知恥格守，見義勇爲。尤勝於我民族，無五惡
恐懼之心。僕非涼血賣國之漢奸，亦非東京畢業倭染之學生。更非感其疏阿，昔日僞滿忠實之走狗。
視我東北，淪陷期間，風雲日急，殺聲四起。南有英美威賜，北有赤俄蠢動。八路軍逆擊衛戰，中央
軍磁鐵相吸。侵襲東北，新建僞滿之區域。視其內政，絲毫不紊。周南戰事，日日緊張。幣制糧食，
又毫無見其荒漲。在於狂風巨浪傾覆之間，國道完成，鐵路網築。都市建設，工廠擴充。礦務發展，
農產增加。旱田水稻，荒闢遠墾。殖邊移民，國防森密。積極進行，蒸蒸日上。期至於原子彈之開炸
，彼國昭和天皇諭示廣播，繳械投誠。居住僞滿，所有日本之軍民，垂首淚下，一致恭謹聽命服從。鷄
犬無驚，秩序井然。各項機關，猶如預備新舊任，長官之交接。文書檔案，台賬表冊，款項物品。一
概點清，堅封庫儲。除其每員惠給亡國薪卹外，餘無苟取。可見日本帝制，教育催眠政治精神。我國
有心人之目之，莫不爲之驚嘆而感慨之。至於盟軍，蘇聯兵到藩垣。槍聲四起，街巷大亂。觀我口唱愛
國之同胞，即將昨日畏倭嚴法謹慎之心丟，驟然放其巨膽，凶躍勇猛，有如大戰抱奮之衝鋒。俄兵前
誘，壁倉開庫。我民後繼，特槍殊分。摧牆破門，盜竊零碎。遽聞俄軍，復爲彈壓。機槍掃射，刺刀
力扎。哀我無知國民，前仆後繼。悉被俄軍快擡其影，報告本國作其外交材料。街橫巷臥，遍地殭屍
。斃於非命者，曾幾狗之不如。朝鮮僑民互殺，日本降卒抵抗。刀劍棍棒，互有傷亡。殺氣騰騰，陰
霾數日。忽聞我國軍隊來藩，農工商士欣躍歡迎。只見服裝不整，器械牌雜。甚至有赤足露體，衣冠破
碎。形同乞丐，不堪言狀者。然而秩序殊良，紀律莊嚴。霜雪鋪地，寒風透骨。無一兵卒，擅入民宅
，索取食物。歡迎民衆，多爲之驚異。住數日間，始知係共產黨八路之軍。繼而自退，中央軍接收，觀
之服裝齊整，器悉機械。俄軍竄斂，日見數稀。軍規嚴肅，民多歌頌。屆末明年，將校跳舞，競選夫

人。官貪吏污，賄賂時興。罕常識，乏良教，東北特殊之民，以結交中央官吏爲榮。著其時搖處女學生，風流街賣。只要贊成中央軍二等大兵，結爲夫婦。彼之嫉賊，異常榮幸。逢人輒道，光輝門媚，未料軍隊換防，官吏轉勤。忽而還婿家中，接其女兒，以賄番來信。身被夫賣，押價爲妓。憑告籌款，趕快贖身。金鎊銀鎊，手表衣服等物，悉數化爲烏有。女之父母，急爲乞貧親朋。集款數十萬，急急前往贖接。隣間左右，始知該戶，被中央軍人，雙管齊下之騙矣。新任行轅，陳誠，膺藩，整頓刷新。斃貪官，懲汚吏，貶將校，囚尉卒，貪污之風日見肅靜。然而杯水車薪，以一木而支東北之危，險矣悲哉。近來紙幣信廢，物價飛騰。米珠薪桂，民生難堪。八路進攻，包圍瀋陽。折路襲村，處處吃緊。砲火硝烟，房倒屋塌。悽慘痛苦，陣亡與餓斃之數，甚於東北淪陷，倭寇建設偽滿幾十倍。吾故曰，與其內亂自殺，莫如寧亡於日本，造成黃色之一域。爲種族計，爲人類計，亦應當自爲子孫，留漢昌之餘地。爲熊走狗，爲傀儡，毫無人類之思。專爲之者，本身虜囚。忍辱示仗，胡爲自斃。絕其叔伯兄弟之嗣。被人驅使，亂爲自殺，互以同胞大填血海。死數適當，逾於世戰之亡屍。微有仁德之心者，決不爲也。世戰對於尚惡，侵略者之周旋，尙有不忍，擲其原子炸彈於都市。以我民族之互殺，無所不用其極，而博漁翁之利者，猛獸之不如，安有成功存在，人間之埋哉。祈我同胞速爲自衛。息兵戈，止流血，融和團結。植仁德，競大同，當仁勿讓。見兇而知顧犬，亡羊急於補牢，未爲晚也。否則不悟，亂無了期。莫如我不光復，任彼之倭爲矣。設無美式原子彈，與聯軍之協助，以日本之兵力，利那間統一東亞。藉其少數，埋頭苦幹，指導員，汰我強兵五千萬。假其十萬常備精銳軍，肅清土匪五千萬。嚴法懲盡，貪官汚吏，機警數數百萬。監禁囚殺，奸商利徒，土豪劣紳，市井無賴，幾十萬。濶展土產原料，擴大工廠自製。增殖邊陲農墾，牧養森林綠化。採掘山曠蘊藏，出口貨多進口物資。以日本民族模仿性能，製造大東亞之資產，積極自研求。或者商戰，抑爲經濟。力雖難於超乎英美，決其

不在列國之下。庫實國富，庶民負擔必輕。內而匪盜，外而賓服，庶民兵役必減。性急之君子，覽聞於斯。必有怒髮衝冠拍案而誓曰：涼血漢奸。似此形狀，我族已滅，永無恢復之期矣。雪航趙克善，慨然而答曰：君宜詳觀前述，即知我之熱力。復當後讀事理，澈底我之真愛。前後揣摩，始能明瞭鄙人腦力憂思，鑑賞之區別。非俗種首從五分鐘，皮膚之狂燥九一八，東北潛水突被侵襲九一九晨光，寇我長春。世皆驚曰：蠶食鯨吞，中國危險。余當即被其俘而笑曰：率彼三島來歸，百年交其賊族。我力能化滿清，還都華北民之雜居。何畏東倭全數，登我之大陸。飛蛾投火，自趨焦醃。果能造成我神州與國之一域，日本雄稱帝國之大中華，福應預先爲我民族，全體子孫之頌賀。恐其此番失敗，再遣我子孫遠大疔毒之患。奚以知其然也，以日本慘忍性之民族，有堅強毅力之團結。受一次挫折失敗之教訓，定則增加一倍經驗之智慧。變其方針，圖謀復與。百年隆盛，禍莫大焉。或曰：亡我醃彼，有何鑑定。曰：富貴無不驕，驕則無不奢，奢則必趨於注佚。屆時收弛軍賦，賄賂公閒。上行下效，無顧恥格。防所難防，誅不勝誅。當此之時，我勝民族。藉其法苛刑酷，容於難堪之環境。努力蘊釀，而造成立之能矣。譬如我之民族千戶，駐其倭吏監察之一姓，奴隸我民，作彼牛馬。鞭策虐待，則仇視日深，崩潰必速。恩寬厚仁，則思恢復獨立，遂其必快。鄰邦離間，強國始助。互自戕殺，義舉暴動。理之所當然，勢之所必至。彼雖嚴戒其子孫，格言銘訓，至再至囑。以其倭文獻，着其日語化。經濟殺，佛法滅，照其祖遺計劃，積極進行。勿弛勿惰，勿奢勿佚。無如我之愛國愚民數多，倭文難解，日語帶化。以我千戶之內，雜居一姓之倭。彼族所生之兒童，除其一姓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外，餘無他種。環境所包圍者，皆是蠶食之漢族。來往交際，出門玩耍。舉目所觀，完全漢土山河人物。言語風俗，行止動作。學之則利於彼，事事得辦，無隔閡之障礙。不學則滯於彼，處處掣肘，有欺隱之黑暗。譁譯舞弊，勢所難免。學生搗亂，必有間中之禍害。熟通漢語，便於感情。互誦理達，莫如直接

之疾當，蓬濁而染，日久而色變。况彼兒童，除其家庭數人以外，餘無日語可向人言。尤其人類，無不健前而聚後，節省時間，便利工作。非武力威臨，能以顛倒而轉移。試以物理名詞，而論實証。我曰鷄，一字之簡，完全發現，人人可曉。彼云ニソトリ，院內之鳥。重累難堪，繁至四字之多。我曰有鷄二字，標爲了當，簡該洽確。彼云ニソトリガイマス，繁陳累述，重疊疊，穢推八字之多。彼此較奪，便否舛顯。權衡輕重，優劣特判。以此類推，倭之日文，難與漢字爭雄。譬如譯成漢文，戰犯東京英機，試以倭文字母代替，數目之多，勢必遠於我之短章策論，醜爲可哂之物。親日漢奸而曰，美說光輝，血淚罕恥，極無常識也。所以日本博文學士，咸重於漢典，知有崇尚之價值。常觀日本大員演說，或長時間之講話。以我精明強幹漢文翻譯，不過數語，即能簡當了解。僕又與日本人，以筆談語，較論文理之精粗。提出明顯之確証，小山內義雄回爲之亦。偶有數名爲滿好漢翻譯，而觀亦莞爾。頃聞彼國排外，減需漢字文法，增用倭文字母。愚妹譏甚，良可憫也。何不深思，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以雪航趙克善，疾呼大同，順利則學，逆害則刪。福祉於人類者，博爲米納，榮成而習之。若曰，以我國科學統一世界，首言大話，不知自量。抑云，以我國文理競選，或有與一前途之希望。西有英倭，文遠日不落。東有漢化，臨夷於西貢。當今文字賽比，只有東漢西英，兩大之目標。英以科學名詞，新新增添字母，較勝於列國。漢以簡便順利，時時益於善展，足可與之爭衡。是以我國之文德，爲其子孫遺於至寶。綠水青山，長留春色。瘦條不肖，甘心額外。破壞祖有精華，擬以祖師文字替代，而棄滅之涼血漢賊，其肉尚堪食乎。或曰英文，醫科科學之字，漢文最長者，何其嚴謹之陋也。彼能新添，莫非我實不能譯而增之耶。况且太古之漢字，何常有今日如是之多也。希我後生，不可一時忽略，輕視弛學放棄，須知我國歷代，亡而不亡者，文字闡大團結精神之力也。九一八奇變，衆爲之悲觀。我爲之笑曰，倭奴率其三島來歸，恐其此着不成，重爲我子孫，再種遠大禍根。

· 西北匈奴，歷爲漢土邊患。胡必入主中華，輿圖擴大，而匈奴悉數自夷。東北女真，久爲漢統心疾。· 多爾袞遷都燕京，肅清匪亂，而女真餘無噍類。日本垂涎中國，甚於昔日之元清。果而入主華都，焉能不陷於匈奴女真族裔之轍。前言彼倭，知其字母，較我漢文鄙陋之可恥，無不競學漢文，願稱之簡便。東北淪陷，僅旬餘年。日本軍警政界商民，多諳滿語。求實係我漢語，滿洲語文，業早次盡無遺。· 設問滿族嫡派子孫，罄其所有全數亦不知其所以何來滿語，存在之可學哉。日本建設偽滿傀儡政府，以我漢族語文，強名之曰滿。掩醜自欺，殊爲可哂。溯考清廷入關以致於亡國，何常甘願放棄滿洲語文，簡於便利之所驅，不得不然耳。倭嘗遊覽燕京故宮，見有清廷鐵牌銘識，鑄於歷朝太監，參與內政而亡國。戒其子孫，嗣有太監干政者，杖殺無論。鐵銘煌煌，立於正殿，歸終清廷末朝，復亡於太監李蓮英，吳慈禧四后，狼狽爲奸。宗廟不保，滿洲族滅。自醜於利驅，環境之使然。回憶多爾袞入關之時，又何嘗不深思，嚴加預防。想彼滿漢公文對照，旗民不交產。清帝特詔，朝見用滿語。漢官而賜旗，賦於自殘。有功其滿族者，榮擢以漢軍旗。極力獎勵，卒歸於無效，亦可哀也。況且漢族之數，原固無多。荊蠻爲舄舌，不可以王教。實因秋爲利侵，而自趨歸我文德之化。似彼日本，擬以文字教育殺。終必幻成虛夢，決其難達倭文，野心目的之願。至於檢舉奸商暴利，以誅民害。欺儲銀行，不許私爲浪費。婚喪正需，准提減取。樽節有禁，蕩耗嚴懲。表面爲我民著，教成樸樸。實權操諸倭掌，利於政府帝國。奴我民族，不得自由。痛恨切齒，道路以目。漢奸走狗，爲其養餉，酷効忠實。投井下石，火上澆油。人間地獄，云之天堂，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忍痛含淚，拍馬倭屍，勉爲之強笑。· 屈於斯時俗爲之悲哀，我爲之慶賀。有識之君子，必能同情於我鑑。鑒其經濟，殺至極點。造成列寧第二，突其天皇之貴族。譬如母被囚盜惡鞫，假父賊視未斃之帝子。厚愛彼之親生，慈物殊偏。其未死之帝子，迫於環境，勉爲強笑稱之曰爸。忍氣吞聲，盡其色養之孝。求實父子情非，內蓄殺弒。

第之鄉居，事逼門爭。喜笑怒罵，播弄穢辱，刺激羞惱，積憤於胸。親隙待裂，寧其賊恥。欲想久遠之不潰，豈可得哉。藉其經濟殺，害成我民之醒力。受其法苛虐，芽生主國之覺路。喜極惡來，害至利生。彼日以誘，我日以怒。不敢言而敢去，詭詞詭語，技獻精工。醉則失其覺，物腐必生虫。神於賄賂，鬼於私通，係我民法特殊之技能。處於千瘡百孔，狂風巨浪，內憂外患，建設之僞滿。極於危險，最短促之期間。乘機發現漢奸走狗，鮮恥之活動。上焉金珠古玩，名人書畫。下焉皮酒鴉片，國幣鑿捐。官員吏，吃嗎煙賭，虧空公款者有之。吸鴉片，海龍英，注射嗎啡針者有之。當此僞滿建國之初，嚴酷法治之下，而有如斯寡廉鮮恥之貪污。況且重重疊疊，收類層出之顯象。僑員內，滿吏殺，死生律殊。僞官府內尚書，私徇情面。宰相宗枝，倚勢剝民。僞滿奉天省，警察廳長白銘鎮，廣播加語，賊官匪警，法不勝誅。未料爾此日本官僚大忌，當即免職，以絀言放。由此觀之，倭力果能執東亞。其後世子孫，安能逃脫元清之故轍。於斯賄賂濶闊，監獄日增犯官之際。雪航趙克善，傷自瀆爲，向友人子步關福堂曰。中國民族，特殊技能，化染之術。集其列國所有民族，全數比賽，亦難望我同胞之塵。子步關福堂聞而笑曰，濁氣薰天，辭力化寇。文德蕩滅，擴大疆域。我之蠻族，亦有天然之自衛。我而爲智者之侵略，暗而已矣。設如日本遷都於大陸，期至年深，染於利誘所趨。彼之子孫，淫佚奢蕩，弛而無爲。必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傑出之漢奸。忠實爲奴，以固尊寵。若漢奸誅漢族，使同胞殺同胞。寇賊享其成，走狗以爲榮。類於洪楊者之義舉，恢復而失敗。繼之中山大革，列國同情。似曾左李等，奴下奴之餘孽。悟而知其母辱於賊霸，假父係其寇仇。以醜以媿，備於忠孝，打倒僞祖，雪耻歸宗。至於星散沙揚之倭族，即隨其監視居住之地，悉數化爲該城之土民。再欲團結實力歸其三島故巢，決不可得。山河依舊，光大漢統。歷代夷侵中國，皆爲之利，自歸於族。日本亡我，安能逃乎例外。惜哉，應吾前言，倭寇之敗。何其不幸，而遺我子孫，百年後之大患。是

以光復日，俗爲之慶，我爲之悲。當大戰日，正勝，日本未敗之前。余尚道可學，教以常識。世戰結東日，即我國內亂驟起時。緊接着美國擴張，積極援歐樹亞，必與蘇聯對峙。北風靡起，亦化全球。戊子年孟春，溧水被中共大軍包圍，遂陽失守。子超可舉嘆曰：我父預言已成。可惜未曾提前詳細著述，公佈出版，亦一憾事。余曰爾忘聖人無名乎？今日我國內亂，禍於蘇美兩大國，禍於親善之援助。嗚呼哀哉，蘇維埃美利堅，助之者何爲，竟我產源，殺我弟兄也。全國同胞，腦海宜清洗靜深思，區別彼之志向。爲我大多數公民而助耶，仁共少數傀儡走到政黨而助耶。爲其殖民商也，禍而助耶，爲其赤焰一色大化而助耶。專航趙克善，廣播我之真聲勸哭曰。迷於賊力催眠，裝善其民。互爲屠殺之同胞，極應速悟。放下戰器，立即和平。停止內爭，誰被寇侵。詳考列國仁道，與我黨之賢哲，良善主義多矣。何必被他人侮弄，甘爲自殺。當集慧覺，爲勸須益。類於農林苗圃，劃仁家地，試爲研究。擇其善巧成，仿效而濶大之。其不善者，而剷除之。久何必積慘於流血，依人作伴，禍自而屠殺也。保我原氣，培我苗圃。植我善產，救我良民。頑充我，成功之試驗。使夫世界列國，所有一切人類。羨慕遊覽，競登我之模範。無須強制誘迫，率士自動來歸，豈不勝於蠢蠢奮鬥混殺者哉。是以專航趙克善，放聲慟哭，今世人類五慘。竭力著述，和平大同，積極德化。蘇維埃，果能施其仁政。即掛赤灑之菌，以愛中國之民。美利堅，果真愛好和平。極應收其武器，幻成中國民食。或以篤誠相交，無爲已私。抑以坦白調停，勿弄利誘。藉爾公德，息中國之內亂。化盡惡汁，造人類之幸福。慶良善之生活，貶凶殺之可耻。尤宜深思，以我人類有大害者。積極研求，善其善化之。以主義而立百國，以有國而裂碎大塊輿圖。因輿圖之裂碎，而起國際彼此之紛爭。神考列國主義形創之良，莫不以鮮血爲結，白骨堆成。嗟乎，國仁不祥之物，屠我人類之權機，戰端之禍水也。何我世界所有各色人類，皆沉迷於愛國，而不愛世人。害何哉。嗚乎，或被少數主義催眠，巧爲盜竊私有利權之愚弄。非爲公衆道德，

不分種族，大同之愛也。以有國境，始分彼此，大小疆域，因是團結練兵，國強致富。防禦侵略，守內攻外，天下騷然，則無安靜。設如澄清瀚海，博養愛我世人。效法耶穌裸體民生，公正人類之生活，根絕私害之罣礙，絕其巧取，弭於兵禍，何來流血之戰爭哉。試問列國所有之兵，爲其貧民勞苦農工而論爭，再而論爭，再而列國軍警法律以及學校，亦爲其貧民勞苦農工而設耶。列國各英雄，恐無圓滿之答復，再而論我人類者，網心自問，寡識窮兵，流其異血，又保誰何等人物耶。貧無報瓦，窮無立錫之民，貧家國兵之衛，勿論何種人見之，決心垂憐。貧苦農工，竭其牛馬汗力，以博衣食，又何須軍警法律之保護。果而冤死於權勢，或被財奴之宰斃。恐我貧苦農工之子弟，無錢聘律師，乏議與詰訴。權勢財奴，藉通軍警法官，必有狡辭之維護。溯我人類，自有國以來，冤死者何地計數，古人之學，貧而好讀，足可立功非常，達善天下。負薪掛角，囊螢映雪，懸樑刺股。只要貧而有志，窮則不懼，亦可以學，超權勢財奴子弟之上。今世之學，非富有財勢者，莫能爲也。貧寒子弟，勿云學費無着。苦力小兒，被其生活所迫。工則無暇，安敢有希望求學之心。嗚乎，貧寒子弟之前途，僅有愛國兵役戰場之犧牲。否則，賦稅負擔，去作牛馬苦力之義務。以我愚考實在環境，任其孔孟重生於今世，雜迭兵役匹夫之陣斃。因其家貧，罕力入大學，無畢業文憑之資格，尤乏外洋遊歷，財政之援助。時下列國之作風，大多數貧富攸分，階級判決。寡識窮民，永世爲其權勢資產作芻狗。以此種種不平，甚於帝國貴族之爵崇。帝尊有時亡，爵祿隨其失。今世利權子孫代代團結，奸成永久之狼狽。黨羽數衆，絲連，財力人情，交換扶助。涓涓血汗，匯成少數江河。賊勢固定，不倒之翁。奚以知其然也，試以余村一殷屯言，居民百家。私塾即廢，古學無用。高中大學決難成立，初級小學尙且不能完備。優級雖設，初中更談不到。悲哉愚農，固定世世作牛馬。彼亦大聲疾呼曰，選舉總統，我亦有一份。最可笑者，未完初級小學程度，妄想國家政權，亦要過過官癮。雪軌題馬苦曰，罕教育山村之農夫，其本縣

地方之小小議員，恐亦難達到彼之頭銜。嗚乎哀哉，非我村之農民，皆無才能也。實則國家教育，未能普及平均之弊也。地方形勢既如斯，國際之弊尤有甚焉。荒地新洲之區，未曾經我人類開墾者，爲數多矣。森林曠滅之域，未曾經我人類伐掘者，爲數廣矣。以其私有國境之限制，愛國之毒風。致使窮島，窮土民族。雖有神技，不能展其生活之智慧。西方文明崇拜基督，咸云人類，皆係上帝神愛之子。莫非云我之神，愛其天下之子，爾有如是厚薄之偏枯耶。設以雪航趙克善，代表天之發言曰：遠爲取締列國彼此私有之疆域，宜顯民主大同之快樂。始於單位裸體新生，洗其私產之罣礙。智者盡其能，愚者竭其力。無負其欺，無詐無虞，完成各人品格能力之生活。鬥爭者，文明之補益。博賽者，技術之精微。愚而適切，賢者寡慰。上下無虧，愚智得所。碎其私有，國境新權。以純公正義，統一和平世界。散其種族，團結私爲，樹立博愛，人類合理生活。神光普照，人間樂園。行我天道恢恢，豈不善且大成。

遙祭張公寅采先生文

歲在丁亥，癸丑月，己酉日甲子時。趙鴻助，更名克善，在濟水之陽，謹具中國典禮。遙爲祭於山東省榮縣，張公寅采先生，在天之靈曰。善闢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殊顯古風純樸，坦白無偽。特表今世狡智，浪逐虛華。莊周曰：天下大亂，自堯舜始。云闢爭名之禍，而後弊端殊啓。緣是假世紛黨，臭以芳宜。貪污穢穢之風日甚，寡廉鮮恥之徒日衆。雖有銜鉞之詐，亦難戮盡匪毀之蠱。黨羽大若，盜名欺世。權握重柄，譽溢四方。光前裕後，碎踏遺揚。嗚乎，奸惡衰生，俗風隨之而舞。沉靜孤高，潔白如玉，才然而不羣者，無其容身立錐之地。輕則名毀，重遭殺身。斯軍閥時代，民國初，實在之情形也。邇來馮玉祥，使於美國，廣播曰：無官不貪，無吏不污。邇

似貪污者，習之云：馮玉祥，言苛舌損。善曰：醒世良箴，洽當之至也。自東北陷，至於光復之後。善脫官場，不敢妄語。然而行轅主任陳誠，斃貪官，囚汚吏，時有所聞。以善之經歷，與親自目覩，官不貪，吏不污，莫云榮遷，決其難存於宦海。貪污之風，實因上之誘迫，而下賤舞。競耀俗榮，穢逐淫奢，弊驅於環境之使然。大官僚，無植私黨，行其豺獠。專倚其新，焉能够彼奢華，應付各方之銷費。小滑吏，不作狗養，技術之弊獻。怎能保其，祿位之榮遷。幸而陞其官，光輝鄉里，餘潤成。不幸爲其大吏作穢藩，冤鬼不免，替他人之槍斃。可見官場黑暗，不如真正大盜行爲之朗耀。奚以知其然也，實言雪我張公之爲人，名曰寅采，次章敬庵。口無惡言，耳不淫聲。生今返古，有違時弊之潮流。常曰：風花雪月，人人所好，能克者爲君子，不能克者爲小人。其爲官也，潔已自愛，微塵不染。俗謂之鐵面無私，白臉包公。民國建元之初，奉黑龍江省都督，宋小濂委託。總辦庫瑪爾河，金礦一切局務。知善勤儉耐勞，誠爲前往徵收。到任整理，力清積弊。恤善懲惡，民稱之便。涓滴歸公，毫無培染。忽而忽力叛，員司蔽避，善爲之解圍。即日風平浪息，恢復原狀，內外無傷。公始知善於勤儉之中，膽敢有爲。無如弊竇叢生，積重難返。穢貪之風，層層激迫。所有職員廉潔自守者，悉數化爲烏有。於斯擺弄，素德勝滿金礦局委員，清江腐弊。善悉才力不逮，辭之再三，卒不獲此回成命。迫不得已，實地任事。復恐託付之不效，有傷我公之特委。書辭不准，面懇不許。只有奮勉勇爲，以酬知遇。擬會員，懲賍弁，振作清新。耻賄徇，媿門經，勞怨自任。公不敢爲者，善代爲之矣。於此將余，調轉都渥喜。整頓局務，禁戒貪污。突接華芳洲，密函相召，當即面爲談判。舉色慘淡，亦現再三，勉爲沉靜。類似處女，初次開演，斯然而告曰：先生知張公，被迫於環境否。善曰：環境如之何。善曰：借款六七千省厘虎口巨張，豺狼聚額。前任劉子明，徵收十萬，而其本身，私運滿載十萬，衣冠榮歸。張公徵收，超於預算原額，百萬餘金。誠屬空前絕後，而未有。若云私斂，孰

能信之。張敬庵認真，戈建勳發財，言之嘆嘆，長吁無既。復云：我公，除要事外，別無所長。善莞爾而笑曰：君子焉，而受濁世之辱。涓滴餘公，應酬浩蕩，能不虧乎。畢曰：先生，爲張所識。有何良策，以盼鐵膽風味之不。彼如孤燈殘婦，婉轉悲涕，恐懼乎良格破產，毫無善法，守其多年之貞操。族戚叢蠶，員司不靠。善曰：願以師禮待之，應款易於彈補。畢曰：好，對下宜寬，勿過認真。善曰：嚴而固張名譽，無常識者知畏法，難以理喻。何可令第者，參差而知之。張公所辦款，係在上者。員交員司，在下者倚勢推荐。類少員多，應付周旋，川資旅費，種種黑暗之資耗。寧心而論，迫不得已而爲之。非貪官汚吏，營私爲己之可比。是日約訂革故更新，通令清弊。雷厲風行，嚴查贖賄。善作偽冊，簿立兩重。官產空砂，莫有不曉。酌割肝地，私別分收。宣言成色，實行化驗。價值高低，免被外欺。冠冕輝煌，員司公植。除畢芳洲一人知外，餘無人覺。內而秘密進行，外則異常認真。善爲之先鋒，畢爲之後盾。舞之幽默，弊無裂痕，數月間，所款補完而有盈餘。善戒畢曰：切勿優待，免遭衆妬。勿顯厚薄，免露形跡。實誼失敗，青年透其鋒芒，資因漢朝高直之欲。戊戌政變，因景宗於滬台，禍澗西后機黨之害。戒之至再，言之又言。無如滿汁不清，時人善忘。於預言之中，卒受此宗影響。公以善之作爲可靠，令兼分局。新濠礦開，勸召查詢。最遭嫉者西島咧，不宜帶戈而携趙。突被戈之機黨林仲紡，無理由之污告。於是狂風驟起，無故生謗。毀入胞兄之耳，漸達孀母之聞。鄉誼異色，族成爲之竊笑。於斯時也，忍所難忍，堪所難堪，決心辭職，以避流言。畢芳洲，極力代爲挽留。云有新礦，可以高價出售。余曰：成礦尚無把握，何況空報無影之溝。善雖有口，難尋分訴。公雖潔愛，艱於厚酬。雙方之切痛，尤非局外人所能知之。善抵江省，本擬從戎。竭我鶯憤，衝鋒險路。忽武廣需疾報，戈霸新溝。劉信纘報，潯源公司派數千人，礦開吉克淺。善知密風捉影，恐有不資。特電官和，偵詢形狀。朱慶淵將軍，突接電告。趙係私爲，照例歸公。斯時也，善不但名毀，而性命

觀於自保。環境激迫，不得不挺身而奮鬥。詳訴將軍，時緩認解。電庫瑪縣孫燕棠，深究實在。孫亦復電，云爲調停。雙方合作，以息爭端。善慎否認，從前與朱將軍組織益民公司。或云密報內容，復解隱憾。善以有公，拒絕賊諷。新醜難訴，恐不勘驗。萬死一生，至堪果然。於斯山窮水盡之際，擬殺戈而自戕，了結終身。復思冤未昭雪，宜尋生路。始握手槍向戈，擒款借金。蒙公調解，未趨於極端。於是陳情政府，出資紙卷，收金鑄幣。源源日產，無慮發現。銀行成立，附設工廠。植集貧民，自製國貨。殖邊屯墾，工兵訓練。森林牧養，資源北防。各項要件，緩急應辦之事。蒙黎大總統，遂備批准，奈政府財窘，江省庫空。雖蒙采納，難以施行。善復力說，京東資本家，劉坦。概允股款，完全擔任。善竊思功成之日，請公特居首席，善作副。徵表信義，正正風俗。專請名人宴會，列戈上座。摘款借金，倍加賞還。叩謝戈建勳，激達我之志願。當衆宣佈，以媿當世之貪污。不料舛出意外，被賊竊劫。齊耀堯，與李樹，陰爲合謀，以魁星階嬖奴，韓亞超之名，僞替趙鴻勳。文改名更，斟酌兩足期。爲其進級之梯，以固府籠。省署會議，齊耀堯首先發言，嚇倒督軍畢桂芳。邊疆大吏，所司何事。政府深究，難辭大過於廢弛。劉坦承認我之計畫，可以進行。否則仍爲外棄，免遭政府之笞恥。畢聞懼從，當即令齊，函電劉坦，親往晉謁。含污中鄙，鮮恥已極。劉坦悟齊冷笑，慢不以禮。大好民生實業，被其摧殘。名成功就之時，渺然聞其規滅。嗟彼江省，巨僚代表。涼血齊耀堯，厚顏出席，中央財政會議。醜類咸集，故彼其言國爲而不亡者，賴我先聖文德之餘潤。齊耀堯，復以陰謀壞水，詭譎當道，大陟其官。善忍痛隨彼爲員，轉到吉林。數晤公面，各自垂首無言。職員竊論，穢耳難聞。有知齊內容者，代善鳴之不平。齊以吉林調轉安東海關，利用善之篤誠，經理彼之款項。迨齊免職後，復又隨彼遷居濼陽。老齊從此彰顯，妻淫子亂。濼水雖以堪居，復歸吉林。剛因目覩彼之婬子，倒屣日甚，並雜入耳之言以氣斃。善始知期有長短，絲毫不爽。嗟乎，禍譎於人者，卒被人譎。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太史公曰，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衷心。同子參乘，賈絲變色。又云，人尚有一死。或卓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死，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命。其次詭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錢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司馬遷，堅忍宮刑之辱而不死者，以有待也。曹沫不死三敗之辱，終復魯國失地。范蠡不死會稽之恥，卒滅吳王夫差。設使曹沫有蓋，半途夭亡。容後抱國目的未達。智愚勇怯，不但世無人知。自雖有口，亦難雲矣。周公恐懼流言，身爲遠避，靜觀武之鸚鵡。伊尹展其忠訓，匡君悔過，毅然放太甲於桐宮。設使周公伊尹，身處中間，或君於短期內而覆崩。容懷赤誠，不能實現。忠奸真偽，孰又能洞澈其心。與之証實，代而辯論也。然人易以僞，天難以欺。雖經顛覆流離而不死者，天爲之輔助，完其真誠之志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善歷經實業，無求巨富。寧雖淺陋，家無白丁。識雖鄙劣，常受訓於良師。願以二十六歲之前，殉於德勝溝，人類知我盡職責之所以。君以二十六歲之後，長期不死，忍而自衛。以人類不知我之所以爲何而死，我決不死者。誠恐遺於父母之差，有傷名教之訓。是以小人知肉體辱苦，而不知君子精神辱痛，甚於刑餘之吏臣。况且辱棄本身名譽猶小，惑及公之純潔，實爲大可哀也。善以勤勞謹慎相逼，無成或鄉誼之關係。公以秉政無私適選，毫無杯水之情徇。優禮國士，感効馳驅。時於穢境環迫，款麪有司賤索。善力所能達者，敢不竭効奮鏞，以救誠真。自公非闕閭者專諸，以備刺察。尤非燕丹厚感荊軻，利於使秦。善與公，係純真誠然無僞，氣口相感至切之人。致使苦悶終身，至死而不能光復交言者，貪污穢吏戈建勳。禍國殃民，齊瑾兔，爲之孽演。彼此不幸，生於中國，僻世穢濁之間。不屈於圓滑狡獪之環境，而被匪蠱。有違陰損時派之潮流，以避切妬。悽慘痛苦，倍增於最下之腐刑。公

死不瞑目，善生尤恥忍。喜自循環有軌，報應昭彰。完成我之裸體著述，赤身貢獻於世界。醒我人類，賊行於狡習者，作其前車之寶鑑。公如有鑒，亦可含笑於九泉。是以克善，披肝瀝胆，掏心泣血，謹具典禮。悉爲發告我

公，在天之靈矣。嗚乎，哀哉，尙鑒。

與天業善書社函

貴社諸大善士英覽。頃閱道學叢書，惠施濟水。當仁不讓，力挽人心。光輝中國，拯我民族，有益於人類。敬讀之下，欣爲額賀，尤爲列國遠大和平之祝矣。窃查今世，勞資仇視，惡黨殺機。設無善法調停，必有暴發不堪言狀之勢。唯目前緊急需要者，宜積極解決，貧富互愛，大同相安之生活。然後可達清談，深妙哲理之道德。濟世行仁，務必增產。戒其玄空，虛耗剝蝕。顯著民生，集德天下。無分種族，善而化之。欲結良果，貴在實作。多樹模範，闢達俗間。彰我天堂之有路，何患其惡鬼地獄不空。公築樂園，榜樣新生。起於單位，達於無窮。身無罣礙，心無恐怖，既無遠離顛倒，尤無瘋狂夢想。醒世沉迷，皆大歡喜。化英雄，醜貪夫，自願來歸。以此工作，擴大善域於世界。豈不勝於文藻拘泥，清談無補，虛度光陰者哉。鄙，冒險僞滿，活埋思想犯期間。著述神農洗腦，弭亂侵攻。復活耶穌民生，收降卡爾馬克斯學說，期達天下太平。幸而完成無患，稿付華昌印刷局，集資排版。祈公等，慨爲義助。善集進行，擴刷部數。以便分郵列國，息世戰之慘殺。倘蒙，

金諾，可通電話，（四）三六七九。轉大聲響，雪航趙克善面言。或向北市區康寧街，四段五十號，電話（二）一二八一，華昌印刷局詳詢各項。檢閱草稿，斟酌補益，爲禱。特此函達，願頌

道安，並希

賜復爲荷。

附募啓三份

醒劉啓智書

啓智先生覽。昔日貧賤避債，乞我求學時，任其愚婦唾罵而不去。突然識閑，驟富揚眉時，師以禮請而絕來。嗟乎，吾所云康梁戊戌政變史，果驗於啓超小兒，最後叛逆之劇矣。吾日有珠，而未純替。須知局勢變化，朝夕慘演。天網恢恢，慎爾欺騙。吾非無力也，亦非罕權勢之交也，實有所不忍爲也。知時務，悉利害，而窮吾之蓬廬。光復以來，歷經大力者之邀顧。堅辭婉謝而不就，眼光已早達於今日之極矣。是以無求富貴，留我有用之身軀。完成我之宗教政治，導我全世界所有人類光明之坦途。雖云爾被俗惑，中輟原誓。吾仍愛爾之才智，決不能因青年之小過，而棄人類之救星。書業脫稿，暇來面商。或往華昌印刷局，校勘一切。以便履行前約，竭盡人類之義務。不需爾款，尤宜勿懼。設不以老叟爲汝，傾盡心血之可欺。速爲醒悟，決與爾大有良益。果然財迷勿憚，必有悔而不及之日矣。特此函達，出自斟酌，願頌

時安。

(終)

